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集部第二三一册目次

昌黎先生集四十卷外集十卷遺文一卷（唐）韓愈撰（宋）廖瑩中校正
朱子校昌黎先生集傳一卷 宋咸淳廖氏世綵堂刻本 ○○一

昌黎先生集四十卷外集十卷遺文一卷

（唐）韓愈撰 （宋）廖瑩中校正

朱子校昌黎先生集傳一卷

宋咸淳廖氏世綵堂刻本

東雅堂韓昌黎集註四十卷、外集十卷、(副都御史黃登賢家藏本)

不著撰人名氏。惟卷末各有東吳徐氏刻梓家塾小印。考陳景雲韓集點勘書後曰、近代吳中徐氏東雅堂刊韓集、用宋末廖瑩中世綵堂本。其註採建安魏仲舉五百家註本爲多。間有引他書者、僅十之三。復刪節朱子單行考異、散入各條下。皆出瑩中手也。瑩中爲賈似道館客、事見宋史似道傳。徐氏刊此本、不著其由來、殆深鄙瑩中爲人、故削其名氏并開版年月也云云。今考此本、前列重校凡例九條。內稱廟諱一條、確爲宋人之語、景雲之說爲可信。知此本爲瑩中註也。景雲又自註此文曰、東雅堂主人徐時泰、萬歷中進士、官工部郎中。今考明進士題名碑、萬歷甲戌科有徐時泰、長洲人。蓋卽其人矣。

昌黎先生集序

朱子云此集今[illegible]本[illegible]近歲南安軍所刋方[illegible]定本號爲精善別有舉正十卷論其所以去取之意又它本之所無也然其去取多以祥符杭本嘉祐蜀本及李謝所據館閣本爲定而尤尊館閣本雖有謬誤往往曲從它本雖善亦棄不錄至於舉正則又例多而詞寡覽者或頗不能曉知故今輒因其書更爲校定悉考衆本之同異而一一以文勢義理及它書之可證驗者決之苟是矣則雖民間近出小本不敢違有所未安則雖官本古本石本不敢信又各詳著其所以然者以爲考異十卷庶幾去取之未善者覽者得以參伍而筆削焉○方云序只云目爲昌黎先生集諸本亦多無文字者今以之○後凡以方氏者不復論所不同者乃著之

門人李漢編蜀本作朝議郎行尚書屯田員外郎史館修撰上柱國賜緋魚袋李漢編今本或有幷序二字非是

文者貫道之器也不深於斯道有至焉者不也易繇文象○繇音宙占辭也春秋書事詩詠謌書禮剔其僞皆深矣乎秦漢已前其氣渾然迨乎司馬遷相如董生揚雄劉向之徒尤所謂

傑然者也至後漢曹魏氣象萎薾司馬氏已來規範蕩悉謂易巳下爲古文剽掠潛竊爲工耳文與道蓁塞固然莫知也先生生於大曆戊申幼孤隨兄播遷韶嶺兄卒鞠於嫂氏辛勤來歸來或作求非是自知讀書爲文日記數千百言比壯經書通念曉析酷排釋氏諸史百子皆搜抉無隱或無皆字汗瀾卓踔奫泫澄深左太沖吳都賦云泓澄奫潫郭璞江賦云瀇滉因泫○奫於昊切泫音玄或作泫非是詭然而蛟龍翔蔚然而虎鳳躍鏘然而韶鈞鳴

方从杭蜀本作發○今按二字兩通但作鳴則句讐而字穩耳故今定从諸本而特著方本所从以備參考後皆放此日光玉潔周情孔思千態萬貌卒澤於道德仁義炳如也洞視萬古愍惻當世遂大拯頹風教人自爲左氏成公二年其自爲謀也則過矣○爲下僞切時人始而驚中而笑且排先生益堅終而翕然隨以定嗚呼先生於文摧陷廓清之功比於武事閣本作士非是可謂雄偉不常者矣常方从杭本作賞云取漢書功蓋天下者不賞之語○今按不賞乃蒯徹教韓信背叛之語而唐太宗亦嘗自言武德末年實有功高不賞之懼施之於此既不相似且非臣

子所宜言者李亦未必敢以爲用也當从諸本爲正取長慶四年冬先生歿門人隴西李漢或無隴西二字辱知最厚且親遂收拾遺文無所失墜左傳國語多用失墜字或作墜失或無失字者皆非得賦四古詩二百一十聯句十一律詩一百六十雜著六十五書啓序九十六哀詞祭文三十九碑誌七十六筆硯鱷魚文三表狀五十二揔七百或作七百一十六或作七百三十八方氏考其數皆不合而姑從閣本杭本以爲唐本舊如此既非文義所繫今亦不能深考并目録合爲四十一卷目爲昌黎先生集傳於代又

有注論語十卷傳學者順宗實録五卷列於史書不在集中先生諱愈字退之官至吏部侍郎餘在國史本傳

昌黎集叙説

宋景文公云柳柳州爲文或取前人陳語用之不及韓吏部卓然不丏於古而一出諸己

蘇明允上歐陽書云孟子之文語約而意深不爲巉刻斬絶之言而其鋒不可犯韓子之文如長江大河渾浩流轉魚黿蛟龍萬怪遑惑而抑絶蔽掩不使自露而人望見其淵然之光蒼然之色亦自畏避不敢迫視

東坡云杜詩韓文顔書左史皆集大成也又云唐之古文自韓愈始其後學韓而不至者爲皇甫湜學皇甫湜而不至者爲孫樵自樵以降無足觀矣

山谷與王觀復書云杜子美到夔州後詩韓退之自潮州還朝後文章皆

不煩繩削而自合矣又云老杜作詩退之作文無一字無來處蓋後人讀書少故謂韓杜自作此語耳又答洪駒父云諸文皆好但少古人繩墨耳可更熟讀司馬子長韓退之文章

秦少游云探道德之理述性命之情發天人之奥明死生之變此論理之文如列禦寇莊周之作是也別黒白陰陽要其歸宿決其嫌疑此論事之文如蘇秦張儀之所作是也考同異次舊聞不虛美不隱惡人以爲實録此叙事之文如司馬遷班固之所作是也原本山川極命草木比物屬事駭耳目變心意此託詞之文如屈原宋玉之所作是也鈎莊列之微挾蘇張之辯摭遷固之實獵屈宋之英本之以詩書

折之以孔氏此成體之文如韓愈之所作是也蓋前之作者多矣而莫有備於愈後之作者亦多矣而無以加於愈故曰揔而論之未有如韓愈者也

陳後山云杜之詩法韓之文法也詩文各有體韓以文爲詩杜以詩爲文故不工耳

李方叔云東坡教人讀戰國策學說利害讀賈誼晁錯趙充國章疏學論事讀莊子學論理性又須熟讀論語孟子檀弓要志趣正當讀韓柳令記得數百篇要知作文體面

昌黎集叙說

重校昌黎集凡例

是集　慶元間魏仲舉刊五百家註引洪興祖樊汝霖孫汝聽韓醇劉崧祝充蔡元定諸家註文洪辨證樊譜註孫韓劉全解祝音義蔡補註未免冗複而方崧卿舉正　朱子校本攷異却未附入讀者病之今以朱子校本攷異爲主而刪取諸家要語附註其下庶讀是書者開卷曉然今舉凡例于左

一朱子攷異凡例見于文集序首並仍其舊

一閣京杭蜀石本異同已見　朱子攷異凡例今更加讎校是正頗多觀者當自知之

一註引經子史等事則書于攷異之上釋音則附其下

一小圈下令按云云者並是攷異全文

一註引經子史書傳事爲證者則入如集中有關繫時政及公卿拜罷月日更博採新舊史唐登科記附益之

一舊註引某氏云者今倣　朱子離騷集註例皆刪去惟攷異下有糾方之繆者則存之如復志賦誰無施而有穫所辯之類是也

一先儒議論有關繫者隨所聞見增入如閔己賦固哲人之細事兮東坡顏樂亭記嘗有評議元和聖德詩婉婉弱子赤立傴僂南軒所議之類是也

一正文或有疑字並依攷異文从□如藍田縣丞廳壁記再進再屈□人之類是也

一皇朝　廟諱諸本多易本字如貞元作正元之類非臨文不諱之義徒失古意今例但空本字點畫若唐諱如以丙爲景以民爲人之類却存古不改

一攷異於正文本字或一字或二字並提起今例如本字在句末卽入註脚不復重出句讀中或一兩字各有攷異並總附於一句之下

重校昌黎集凡例

昌黎先生集目録

門人李漢編

第一卷

賦

感二鳥賦

復志賦

閔己賦

別知賦

古詩

元和聖德詩

琴操十首

南山

謝自然

秋懷十首

江陵途中寄翰林三學士

暮行河堤上

夜歌

重雲

江漢

長安交遊者

岐山下一首

第二卷

古詩

北極贈李觀

此日足可惜贈張籍

幽懷

君子法天運

落葉

歸彭城

醉後

醉贈張秘書

同冠峽

送惠師

送靈師

縣齋有懷

合江亭

陪杜侍御遊湘西寺
岳陽樓
送文暢師
答張徹
薦士
喜侯喜至贈張籍張徹
古風
鴑驥
馬厭穀

出門
嗟哉董生行
烽火
汴州亂 二首
利劍
齪齪

第三卷

古詩
河之水 二首
山石
天星
汴泗交流
忽忽
鳴鴈
龍移
雉帶箭
條山蒼
贈鄭兵曹

桃源圖
東方半明
贈唐衢
貞女峽
贈侯喜
古意
八月十五夜
謁衡嶽廟
岣嶁山

永貞行
洞庭湖阻風
李花
杏花
感春 四首
寒食出遊
憶昨行

第四卷

古詩

劉生
鄭羣贈簟
豐陵行
遊青龍寺贈崔補闕
贈崔立之
送區弘
三星行
剝啄行
青青水中蒲 三首

孟東野失子
陸渾山火
縣齋讀書
題新竹
晚菊
落齒
哭楊兵部 凝 陸歙州 參
苦寒
赤藤杖歌
酬崔十六少府
送侯參謀
東都遇春
感春 五首
酬裴十六功曹
燕河南府秀才
送李翺
送石處士
送湖南李正字

第五卷

古詩

辛卯年雪
醉留東野
李花 二首
招揚之罘
寄盧仝
酬司門盧四雲夫院長望秋作
誰氏子

河南令舍池臺
送無本師歸范陽
石鼓歌
雙鳥
贈劉師服
題炭谷湫祠堂
聽穎師彈琴
送陸暢歸江南
送進士劉師服東歸
嘲魯連子
贈張籍
調張籍
和盧郎中雲夫寄示盤谷子歌
寄皇甫湜
病中贈張十八
雜詩
寄崔二十六立之
月蝕詩效玉川子作

孟生
射訓狐
將歸贈孟東野房蜀客
答孟郊
從仕
短燈檠歌
送劉師服

第六卷

古詩

符讀書城南
示爽
人日城南登高
病鴟
華山女
讀皇甫湜公安園池詩書其後二首
路傍堠
食曲河驛
過南陽
瀧吏
贈別元十八協律六首
初南食貽元十八協律
宿曾江口示姪孫湘二首
答柳柳州食蝦蟇
別趙子
除官赴闕至江州寄鄂岳李大夫
南山有高樹行贈李宗閔
猛虎行

第七卷

古詩

雪後寄崔二十六丞公
送僧澄觀
獻山南鄭相公樊員外
和武相公詠孔雀
感春三首
行香贈盧李二中舍人
晚寄張十八助教周郎博士
題張十八所居
酬盧給事曲江荷花行
和錢七盆池所植
記夢
南內朝賀歸呈同官
朝歸
雜詩四首
讀東方朔雜事
譴瘧鬼

示兒
庭楸
翫月喜張十八員外以王六至
和李相公攝事南郊
和裴僕射相公假山
與張十八同效阮步兵
送諸葛覺往隨州讀書
南溪始泛 三首

第八卷

聯句
城南
會合
鬬雞
納涼
秋雨
征蜀
同宿
莎柵

雨中寄孟刑部
遠遊
晚秋郾城夜會

第九卷

律詩 凡八十五首

題楚昭王廟
宿龍宮灘
叉魚招張功曹
李員外寄紙筆

次同冠峽
答張十一功曹
郴州祈雨
湘中酬張十一功曹
郴口又贈 二首
題木居士 二首
晚泊江口
湘中
別盈上人

喜雪獻裴尚書
春雪
聞梨花發贈劉師命
春雪間早梅
早春雪中聞鸎
梨花下贈劉師命
和歸工部送僧約
入關詠馬
木芙蓉
題張十一旅舍三詠
榴花
井
蒲萄
峽石西泉
梁國惠康公主挽歌二首
和崔舍人詠月二十韻
詠雪贈張籍
酬王二十舍人雪中見寄

送侯喜
學諸進士作精衛銜石填海
酬振武胡十二大夫
和盧庫部元日朝迴
寒食直歸遇雨
送李六協律歸荊南
題百葉桃花
春雪
戲題牡丹
盆池五首
芍藥
奉和虢州劉給事三堂二十一詠并序
新亭
流水
竹洞
月臺
渚亭
竹溪

北湖
花島
柳溪
西山
竹逕
荷池
稻畦
柳巷
花源

北樓
鏡潭
孤嶼
方橋
梯橋
月池
遊城南十六首
賽神
題于賓客莊
晚春
落花
楸樹二首
風折花枝
贈同遊
贈張十八助教
題韋氏莊
晚雨
出城

把酒
嘲少年
楸樹
遣興

第十卷

律詩凡八十首

送李尚書赴襄陽
和席八十二韻
和武相公早春聞鶯

太安池 闕
遊太平公主山莊
晚春
大行皇太后挽歌詞 三首
廣宣上人頻見過
閑遊 二首
酬馬侍郎寄酒
和侯協律詠筍
過鴻溝

送張侍郎
贈刑部馬侍郎
和裴相公女几山下作
鄆城晚飲贈馬侍郎及馮李二員外
酬別留後侍郎
同李二十八夜次襄城
同李二十八野宿西界
過襄城
宿神龜招李二十八馮十七

次硤石
和李司勳過連昌宮
次潼關寄張十二閣老使君
次潼關上都統相公
桃林夜賀晉公
送李員外院長分司東都
和晉公破賊回重拜台司
獨釣 四首
枯樹

元日酬馬尚書去年元日之什
詠燈花同侯十一
祖席前字
秋字
送鄭尚書赴南海
答道士寄樹雞
左遷至藍關示姪孫湘
武關西逢配流吐蕃
次鄧州界

題臨瀧寺
酬韶州張使君惠書
題秀禪師房
將至韶州寄張使君借圖經
過始興江口感懷
韶州留別張使君
量移袁州酬張韶州
次石頭驛寄王中丞
遊西林寺題蕭郎中舊堂

自袁州還京次安陸寄周隨州
題廣昌館
寄隨州周員外
酒中留上襄陽李相公
題層峯驛梁
賀張十八秘書得裴司空馬
杏園送張徹
雨中寄張博士侯主簿
和張侍郎酬馬尚書
早春遊楊尚書林亭
奉使常山次太原
夕次壽陽驛題吳郎中詩後
鎮州初歸
同水部張員外曲江春遊寄白舍人
和水部張員外宣政衙賜櫻桃詩
早春呈水部張員外二首
送桂州嚴大夫
酬馬僕射見寄之作

奉使鎮州酬裴司空
鎮州路上酬裴司空重見寄
和僕射裴相公感恩言志
和僕射相公朝迴見寄
和李相公題蕭家林亭
和杜相公太清宮
第十一卷
雜著
原道

原性
原毀
原人
原鬼
行難
對禹問
雜說四首
讀荀
讀鶡冠子
讀儀禮
讀墨子

第十二卷

雜著
獲麟解
師說
進學解
本政
守戒

圬者王承福傳
五箴五首并序
後漢三賢贊三首
諱辯
訟風伯
伯夷頌

第十三卷

雜著
子產不毀鄉校頌
釋言
愛直贈李君房別
張中丞傳後叙
河中府連理木頌
汴州東西水門記
燕喜亭記
徐泗濠三州節度掌書記廳石記
畫記
藍田縣丞廳壁記

新修滕王閣記
科斗書後記
第十四卷
雜著 書
鄆州溪堂詩
猫相乳
進士策問 十三首
争臣論
改葬服議
學生代齋郎議
禘祫議
顔子不貳過論
與李祕書論小功不稅書
太學生何蕃傳
答張籍書
重答張籍書
第十五卷
書

與孟東野
答竇秀才
上李尚書
賀徐州張僕射白兔
上兵部李侍郎
答尉遲生
答楊子
上襄陽于相公
啓
上鄭尚書相公
上留守鄭相公
第十六卷
書
上宰相
後十九日復上
後二十九日復上
答侯繼
答崔立之

答李翊
重答李翊
代張籍與李浙東
答李秀才
答陳生
與李翱

第十七卷

書

上張僕射
答胡生
與于襄陽
與崔羣
與陳給事
答馮宿
與衛中行
重上張僕射
與馮宿論文
與祠部陸員外

第十八卷

書

與鳳翔邢尚書
爲人求薦
應科目時與人
答劉正夫
答殷侍御
答陳商
與孟尚書
答呂毉山人
答渝州李使君
答元侍御

第十九卷

書

與鄭相公
與袁相公
與鄂州柳中丞 二首
答魏博田僕射

與華州李尚書
京尹不臺參答友人
序
送陸歙州詩序
送孟東野
送許郢州
送竇從事
上巳日燕太學聽彈琴詩序
送齊皥下第
送陳密
送李愿歸盤谷
送牛堪

第二十卷
序
送董邵南
贈崔復州
送張童子
送浮屠文暢師
送楊支使
送何堅
送廖道士
送王秀才
送孟秀才
送陳秀才
送王塤秀才
荊潭唱和詩序
送幽州李端公

第二十一卷
序
送區冊
送張道士
送高閑上人
送殷員外
送楊少尹
送權秀才
送湖南李正字

送石處士
送温處士赴河陽軍
送鄭尚書
送水陸運使韓侍御歸所治
送鄭十校理
韋侍講盛山十二詩序
石鼎聯句序 并詩

第二十二卷

哀辭 祭文

祭田横墓
歐陽生哀辭
題哀辭後
獨孤申叔哀辭
祭穆員外
祭郴州李使君
祭薛助教
祭虞部張員外
祭左司李員外太夫人
祭薛中丞
祭裴太常
潮州祭神 五首

第二十三卷

祭文

袁州祭神 三首
祭柳子厚
祭湘君夫人
祭竇司業

祭侯主簿
祭竹林神
曲江祭龍
祭馬僕射
弔武侍御所畫佛
祭故陝府李司馬
祭十二兄
祭鄭夫人
祭十二郎

祭周氏姪女
祭滂
祭張給事
祭李氏二十九娘子
祭張給事
祭女挐女

第二十四卷

碑誌
李元賓墓銘
崔評事墓銘
施先生墓銘
考功員外盧君墓銘
施州房使君鄭夫人殯表
清邊郡王楊燕奇碑文
河南少尹裴君墓誌銘
國子助教河東薛君墓誌銘
監察御史元君妻京兆韋氏夫人墓誌銘

第二十五卷

碑誌
登封縣尉盧殷墓誌銘
興元少尹房君墓誌銘
河南少尹李公墓誌銘
集賢院校理石君墓誌銘
江西觀察使韋公墓誌銘
河南府王屋縣尉畢君墓誌銘
試大理評事胡君墓銘
襄陽盧丞墓誌銘
河中府法曹張君墓碣銘
太原府參軍苗君墓誌銘

第二十六卷

碑誌
朝散大夫贈司勳員外郎孔君墓誌銘
中散大夫河南尹杜君墓誌銘
銀青光祿大夫守左散騎常侍致仕

上柱國襄陽郡王平陽路公神道
碑銘
烏氏廟碑銘
河東節度觀察使滎陽鄭公神道碑
文
魏博節度觀察使沂國公先廟碑銘

第二十七卷

碑誌

劉統軍碑

衢州徐偃王廟碑
袁氏先廟碑
清河郡公房公墓碣銘
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左散騎常侍兼
右金吾衛大將軍贈工部尚書太
原郡公神道碑文

第二十八卷

碑誌

曹成王碑
息國夫人墓誌銘
試大理評事王君墓誌銘
扶風郡夫人墓誌銘
殿中侍御史李君墓誌銘

第二十九卷

碑誌

朝散大夫商州刺史除名徙封州董
府君墓誌
貞曜先生墓誌

秘書少監贈絳州刺史獨孤府君墓
誌銘
虞部員外郎張府君墓誌銘
檢校尚書左僕射右龍武軍統軍劉
公墓誌銘

第三十卷

碑誌

監察御史衛府君墓銘
河南令張君墓誌銘

鳳翔隴州節度使李公墓誌銘
中散大夫少府監胡良公墓神道碑
相權公墓銘
平淮西碑

第三十一卷
碑誌
南海神廟碑
處州孔子廟碑
柳州羅池廟碑
黃陵廟碑

江南西道觀察使贈左散騎常侍太
原王公神道碑

第三十二卷
碑誌
司徒兼侍中中書令贈太尉許國公
神道碑銘
柳子厚墓誌銘
昭武校尉守左金吾衛將軍李公墓
誌銘
朝散大夫尚書庫部郎中鄭君墓誌
銘
朝散大夫越州刺史薛公墓誌銘

第三十三卷
碑誌
楚國夫人墓誌銘
國子司業竇公墓誌銘
正議大夫尚書左丞孔公墓誌銘

江南西道觀察使贈左散騎常侍太
原王公墓誌銘
殿中少監馬君墓誌

第三十四卷
碑誌
南陽樊紹述墓誌銘
中大夫陝府左司馬李公墓誌銘
幽州節度判官贈給事中清河張君
墓誌銘

河南府法曹參軍盧府君夫人墓誌銘

貝州司法參軍李君墓誌銘

處士盧君墓誌銘

太學博士李君墓誌銘

第三十五卷

碑誌

盧渾墓誌銘

虢州司戶韓府君墓誌銘

四門博士周況妻韓氏墓誌銘

韓滂墓誌銘

女挐壙銘

河南緱氏主簿唐充妻盧氏墓誌銘

乳母墓銘

第三十六卷

雜文

瘞硯銘

毛穎傳

送窮文

鱷魚文

第三十七卷

狀

贈太傅董公行狀

與汝州盧郎中論薦侯喜狀

論今年權停舉選狀

御史臺上論天旱人饑狀

請復國子監生徒狀

贈絳州刺史馬府君行狀

復讎狀

錢重物輕狀

第三十八卷

表狀

爲韋相公讓官表

爲宰相賀雪表

進順宗皇帝實錄表狀

爲裴相公讓官表

為宰相賀白龜狀
冬薦官殷侑狀
進王用碑文狀
謝許受王用男人事物狀
薦樊宗師狀
舉錢徽自代狀
進撰平淮西碑文表
奏韓弘人事物狀
謝許受韓弘物狀

第三十九卷

表狀

論捕賊行賞表
論佛骨表
潮州刺史謝上表
賀冊尊號表
袁州刺史謝上表
賀皇帝即位表
賀赦表

賀冊皇太后表
賀慶雲表
舉張惟素自代狀
舉韓泰自代狀
尉國哀表
舉薦張籍狀
請上尊號表
舉韋顗自代狀

第四十卷

表狀

論孔戣致仕狀
舉馬摠自代狀
賀雨表
賀太陽不虧狀
舉張正甫自代狀
袁州申使狀
國子監論新注學官牒
黃家賊事宜狀

應所在典貼良人男女等狀
論淮西事宜狀
論變鹽法事宜狀

昌黎先生集目錄

昌黎先生外集目錄

第一卷
明水賦
芍藥歌
海水
贈崔立之
贈河陽李大夫
苦寒歌
請遷玄宗廟議
第二卷
上賈滑州書
上考功崔虞部書
與少室李拾遺書
答劉秀才論史書
與大顛師書
第三卷
送汴州監軍俱文珍序
送浮屠令縱西遊序

第四卷
通解
擇言解
鄠人對
河南府同官記
記宜城驛
題李生壁
第五卷
除崔戸部侍郎制

祭董相公文
祭石君文
祭房君文
高君仙硯銘
高君畫贊
潮州請置鄉校牒
第六卷
順宗實録卷第一
第七卷
順宗實録卷第二
第八卷
順宗實録卷第三
第九卷
順宗實録卷第四
第十卷
順宗實録卷第五

昌黎先生外集目録

昌黎先生遺文目録

聯句

有所思

遺興

贈劒客李園

遺詩

同竇韋尋劉尊師不遇

春雪

贈族姪

嘲鼾睡 六首

晝月

贈張徐州莫辭酒

辭唱歌

知音者誠希

酬藍田崔丞立之詠雪見寄

潭州泊船呈諸公

飲城南道邊古墓上逢中丞過贈禮部衛員外少室張道士

池上絮

書

答侯生問論語

墓誌

相州刺史御史中丞田公故夫人魏氏墓誌銘

啓

皇帝即位賀宰相

狀

奏汴州得嘉禾嘉瓜

皇帝即位賀諸道

皇帝即位降赦賀觀察使

潮州謝孔大夫

疏

憲宗崩慰諸道

題名

長安慈恩塔

洛北惠林寺

謁少室李渤
福先塔寺
嵩山先封宮
迓杜兼
華嶽

昌黎先生遺文目録

朱子編昌黎先生傳目録

新書本傳
文録序
記舊本韓文後
潮州韓文公廟碑

世綵廖氏刻梓家塾

昌黎先生集卷第一

賦 宋莒公卷首具列卷中篇目[illegible]以朱墨烕殺之惟存其都凡集外別有目錄一卷今按李漢所作序云摠七百首并目錄合四十一卷則正與焉合

感二鳥賦 并序 ○公貞元十一年正月至三月以前進士三上宰相書不報時宰相趙憬賈耽盧邁宜其不遇也五月東歸遇所獻二鳥感而作公之賦見於集者四大抵多有取於離騷之意此篇蘇子美亦謂其非亂頻挫有騷人之思詭其年壯氣銳欲發其藻章以耀于世蘇語雖少疑然進學解所云不虛矣

貞元十一年 一或作五以諸許考之作一爲是 五月戊辰愈東歸癸酉自潼關 潼關在華陰 出息于河之陰時始去京師有不遇時之歎見行有籠白鳥白鸜鵒而西者 舊史德宗貞元十一年河陽獻白鳥 號於道曰某土之守某官 一作某土之守臣某用禮記全句○守音狩 使使者進於天子 使使下去音 東西行者皆避路 西丁閣杭本無行字考之禮記及公送温造序富有 莫敢正目焉因竊自悲幸生天下無事時承先人之遺業不識干戈耒耜攻守耕穫之勤讀書著文自七歲至今凡二十二年其行己不敢有愧於道 於杭作之非是 其閒居思念前古當今之故亦僅志其一二大者焉選舉於有司與百十人偕進退 十或作千此專爲選舉而言也貞元九年應宏詞者僅三十二人作十爲是退上或再有皆字 曾不得名薦書 方以聞本名上有列字名下有於字○今按嘉祐杭本與謝本並無此二字語簡而意已足方本非是 齒下士于朝以仰望天子之光明今是鳥也惟以羽毛之異 以下或有其字 非有道德智謀承顧問贊教化者乃反得蒙採擢薦進光耀如此 此下諸本有可以人而不如鳥乎一句今以閣本文粹刪去 故爲賦以自悼且明夫遭時者雖小善必達不遭時者累善無所容焉其辭曰

吾何歸乎 此句或在苟有食其從之下 吾將既行而後思誠不足以自存苟有食其從之 苟或作敬非是 出國門而東騖 音務馳也 觸白日之隆景時返顧以流涕念西路之羌永 路一作洛羌或作差○今按作差固謬然羌乃發語之詞施之句內似亦未安以上文反顧流涕之語推之則西路乃長安之路而此字當爲浸漸愈益之意不知的是何字又恐或是適字 過潼關而坐息窺黃

流之奔猛（黃流或作流黃）感二鳥之無知方蒙恩而
入幸惟進退之殊異增余懷之耿耿彼中心
之何嘉（之或作其嘉或作意非是）徒外飾焉是逞（焉或作而）余
生命之湮阨曾二鳥之不如汨東西與南北
（楚辭汨余若將不及說文水流也○汨音聿）恒十年而不居（恒或作亘）
（而或作以恒居鄧切與亘竟之亘同班固叙傳恒以年歲選詩徙倚恒漏窮）辱飽
食其有數（其一作方）况策名於薦書（策方从閣杭作筞云公上）
（宰相書非苟沒於利榮於名也與此義通○今按唐人策字俗體从竹从宋亦有只从卅）
（書與榮字絕相近故閣本作榮盖傳寫之誤耳方引榮於名亦與此語意不相似於或作）

（與亦非是）時所好之爲賢（○好去聲）庸有謂余之非愚
昔殷之高宗得良弼於宵寐（或云宵上當有在字或是念字）
（由上句末有愚字相似而脫也）孰左右者爲之先信天同而
神比（先下或有容字信或作容皆非是漢酈食其傳沛公吾所願從遊莫爲我先韓）
（語祖此）及時運之未來或兩求而莫致雖家到
而戶說（或作曉）祇以招尤而速累蓋上天之生
余亦有期於下地盍求配於古人獨怊悵於
無位惟得之而不能（惟方作雖惟字正是韓轉處作雖卽無力矣能）
（或作孤亦非是）乃鬼神之所戲幸年歲之未暮庶無

羨於斯類（今按上文之意若曰天之生我必有所用何不力慕古人如傅說之）
（徒而獨怊悵於無位耶惟或者苟得其位而不能追配古人但如二鳥之空彼榮寵乃是）
（鬼神之所戲耳故幸年歲之未晚而庶幾無羨於斯類也斯類蓋并指二鳥與彼得之而）
（不能者而言也○歐陽文忠讀李習之幽懷賦以謂翱一時有道而能文者莫如韓愈愈）
（嘗有賦矣不過羨二鳥之光榮歎一飽之無時爾是心使光榮而飽則不復云矣若翱獨）
（不然其賦曰衆囂囂而雜處兮咸歎老而嗟卑視余心之不然兮慮行道之猶非怪神堯）
（以一旅取天下而後世子孫不能以天下取河北以爲憂嗚呼使當時君子皆易其歎老）
（嗟卑之心爲翱所憂之心唐之天下豈有亂興亡哉歐陽子之論善矣雖然公不云乎文）
（章之作常發於羈旅草野至王公貴人氣得志滿非性能而好之則不暇以爲感二鳥賦）
（蓋所謂發於羈旅草野者使其光榮而飽憂天下之心孰謂公一日忘耶）

復志賦（并序）

（公貞元八年擢進士第十一年猶未得仕）
（東歸十二年始佐汴州明年又衛以疾比賦句法步驟辭騷往往相似見無咎嘗取此賦於變騷）

愈既從隴西公平汴州（隴西公董晉也按晉行狀貞元十二年七月拜檢校尚書左僕射汴州刺史晉受命遂行公及劉宗經韋弘景寔從之辟公爲汴州觀察推官其曰明年七月則十三年作也）其明年七月有負薪之
疾（負薪賤者之稱禮記問庶人之子長曰能負薪矣幼曰未能負薪也又君使士射不能則辭以疾曰某有負薪之憂鄭氏注憂亦作疾○公羊注云大夫病曰犬馬士病曰負）

新公病作此賦故云退休于居作復志賦其辭曰
居悒悒之無解兮。悒音邑憂也選良増悒悒解或作辭獨長
思而永歎音難騷云心鬱鬱之憂思兮獨永歎乎增傷豈朝食之
不飽兮寧冬裘之不完昔余之既有知兮誠
坎軻而艱難坎軻不平易貌選坎軻多辛苦○軻音可坎或作轗當歲
行之未復兮從伯氏以南遷歲行十二年而一復大曆十二
年公從兄會南遷韶州時年十歲故云歲行未優也伯氏兄猶詩伯氏吹塤仲氏吹篪
凌大江之驚波兮過洞庭之漫漫按唐地理志洞庭在
岳州巴陵縣郭璞注山海經云洞庭地穴湖水廣圓五百餘里日月若出沒於其中也漫

漫大水貌選歸海流漫○漫讀官切至曲江而乃息兮唐地理志
韶州治曲江縣踰南紀之連山唐一行以天下山河之象存乎兩戒分南
北紀韶在南紀之外爲詩云滔滔江漢南國之紀南紀字杜詩多用如南紀風濤壯南紀
阻歸揖相國生南紀之類嗟日月其幾何兮攜孤嫠而北
旋孤謂孤兒嫠謂寡婦左氏傳云莒子殺其夫巳爲嫠婦謂會卒於韶州公從嫂歸葬
河陽○攜戶圭切嫠音釐旋以宣坊還也孤嫠一作嫠孤值中原之有事
兮將就食於江之南兮从閣本無將字於下有大字或又無之字今
詳文勢皆非是○建中二年成德魏博山南平盧節度相繼稱亂三年王武俊李希烈反
四年涇原姚令言犯京師德宗幸奉天朱泚犯奉天興元元年李懷光反如梁州貞元元

年公以中原多故避地江左始專專於講習兮非古訓爲
無所用其心方从閣本古作詁爲作爲非是窺前靈之逸迹
兮靈一作脩超孤舉而幽尋既識路又疾驅兮孰
知余力之不任音壬考古人之所佩兮閱時俗
之所服騷云謇吾法夫前脩兮非世俗之所服服介佩也考古之所佩非與時之所
服言當世之士不及古人遠矣皆已可庶幾古人也闊抗古作闊非是忽忘身之
不肖兮之或作而又或作之者皆非是謂青紫其可拾夏侯勝謂
諸生曰經術苟明取青紫如俯拾地芥耳梁劉孝標辯命論曰視韓彭之劉變謂鷙猛致
人爵見張桓之朱紱謂明經拾青紫豈知有力者運之而趨乎公此語事本夏侯勝傳而

意取劉孝標論自知者爲明兮老子知人者知自知者明故吾之
所以爲惑吾丁或有志字非是擇吉日余西征兮亦既
造夫京師京師在西故云西征公貞元二年自宣城至京師既或作冀君
之門不可遷而入兮遷或作徑遂從試於有司惟
名利之都府兮羌衆人之所馳○羌起羊切或作差非所
或作四騷云羌衆人之所仇楚人發語端詞猶言卿何爲也字羌競乘時而
附勢兮紛變化其難推附勢或作射利或只附字作射字班彪口
乘時射利商人之功此借用其語以譏世也全純愚以靖處兮將
與彼而異宜欲奔走以及事兮顧初心而自

非朝騁騖乎書林兮夕翱翔乎藝苑揚雄長揚賦云幷包書林劇秦美新云發祕府覽書林遥集乎文雅之囿翱翔乎禮樂之場班固賓戲云眞要安乎藝術之場休息乎篇籍之囿騁或作馳楚詞朝騁鶩乎江皋作馳非是諒卻步以圖前兮卻去約切退也家語儒行篇是猶卻步而欲求及前人不可得也前漢劉向傳猶卻行而求及前人也不浸近而愈遠哀白日之不與吾謀兮至今十年其猶初豈不登名於一科兮貞元八年公登第曾不補其遺餘進旣不獲其志願兮退將遁而窮居騷云進不入以離尤兮退將復修吾初服排國門而東出兮貞元十一年公東歸慨余行

之舒舒戲或作嗟之或作而易大有卦厥孚交如時憑高以迴顧兮涕泣下之交如戾洛師而悵望兮○戾郎計切詩我客戾止洛師洛陽也聊浮游以躊躇莊子聖人躊躇以興事注從容也騷云聊浮游以逍遥○躊音疇躇音除假大龜以視兆兮大或作火求幽貞之所廬幽貞隱者易幽人貞吉廬寄也曹植節遊賦曰非吾人之所廬顏延年拜陵廟詩壯困孤介末暮謝幽貞初甘潛伏以老死兮不顯著其名譽音歟非夫子之洵美兮吾何爲乎浚之都夫子謂董晉也浚之都汴州也公貞元二年丙寅始自江南入京師十一年乙亥春三上宰相書不遇夏東歸秋至洛陽十三年丙子秋從董晉入汴州晉辟

署試校書郎爲許宋濠潁泗州觀察推官凡十餘年矣故上云至今十年其猶初小人之懷惠兮猶知獻其至愚固余異於牛馬兮寧止乎飲水而求芻伏門下而默默兮下或作而下之竟歲年以康娛竟或作卒時乘閒以獲進兮○閒何艱切暇也又居莧切空隙也楚辭九章篇願乘閒而自察顏垂歡而愉愉而或作之仰盛德以安窮兮又何忠之能輸昔余之約吾心兮誰無施而有獲方從閣本誰作惟下又有德字云李本謂陳無已去德字今本變誰惟爲誰其誤甚矣○今按此句本用楚詞孰無施而有報孰不殖而有獲之語詞意旣有自與又與上下文勢相應故嘉祐杭本與

諸本多如此乃是韓公本文相傳巳久非陳以意定也閣本之謬如此而方信之反以善本爲誤字不得不辨也又嘉祐杭本世多有之而其不同勉方省不錄豈其偶未見邪抑急之而不難也嫉貪佞之洿濁兮說文洿濁水不流孟子數罟不入洿池○洿汪胡切曰吾其旣勞而後食方無旣字非是懲此志之不脩兮愛此言之不可忘脩方作循云唐人書脩近循楚詞亦有誤者○今按唐人書字之誤方說是也然此乃脩誤作循非循誤作脩也脩循脩好脩之之脩蓋因舊增新之意耳情悃悵以自失兮心無歸之茫茫之或作而苟不內得其如斯兮孰與不食而高翔抱關之阨陋兮有肆志之揚揚諸本多作

陽陽後漢孔嵩傳云晨門肆志於抱關史記晏嬰傳志氣揚揚公當是用此語詩君子陽陽則注謂無所用其心非公所用字也伊尹之樂於畎畝兮焉貴富之能當恐誓言之不固兮斯自訟以成章斯或作聊訟或作誦往者不可復兮冀來今之可望音忘

閔己賦公當佐董晉於汴未幾晉薨復佐戎徐用徐帥張建封也建封又薨公罷去來居于洛時貞元十六年也晁無咎嘗取此賦於續楚詞而系之曰愈才高數黜官頗自傷其不遇故云

余悲不及古之人兮伊時勢而則然而或作兮獨

閔閔其曷已兮閔閔或作閔閔○按洪慶善云歐宋本無兮字後皆倣添或云感通本復志賦與此賦皆無兮字未知孰是憑文章以自宣昔顏氏之庶幾兮在隱約而平寬楚辭居處愁以隱約兮注謂隱身守約也選魏文帝典論云文王幽而演易不以隱約而不務固哲人之細事兮夫子乃嗟歎其賢惡飲食乎陋巷兮亦足以頤神而保年閣本無食字非是有至聖而爲之依歸兮又何不自得於艱難何下或有苦字○東坡爲膠西守孔宗翰作顏樂亭詩其序有曰昔夫子以簞食瓢飲賢顏子而韓子乃以爲哲人之細事何哉蘇子曰古之觀人也必於其小焉觀之其大者容有偽焉人能碎千金之璧不能無失聲於破釜能搏猛虎不能無變色於蜂蠆孰知簞食瓢飲之爲哲人大事乎司馬溫公又曰子瞻論韓愈以在隱約而平寬爲哲人之細事以爲君子於人必於其小觀焉光謂韓子以三書抵宰相求官與于襄陽書求朝夕芻米僕賃之資又好悅人以諛銘而受其金其戚戚於貧賤如此烏知顏子之所爲哉司馬蘇氏之論富矣雖然退之嘗答李習之書曰孔子稱顏回一簞食一瓢飲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彼人者有聖者爲之依歸而又有簞食瓢飲足以不死其不憂而樂也豈不易哉若僕無所依歸無簞食無瓢飲無所取資則餓而死不亦難乎而此賦又云爾蓋閔己之不若也東坡溫國獨謂其不然要爲顏子言之爾曰余昏昏其無類兮望夫人其已遠詩小雅焦贛易林讀遠字皆協平聲作遷作者非○夫馮無切行舟檝而

不識四方兮涉大水之漫漫勤祖先之所貽兮勉汲汲於前脩之言騷云不量鑿而正枘兮固前脩以葅醢注前脩前世脩名之人也雖舉足以蹈道兮蹈道字本穀梁傳云蹈道則未也哀與我者爲誰衆皆捨而已用兮忽自惑其是非下土茫茫其廣大兮余壹不知其可懷壹本多作豈閣杭本作壹舊監本潮本尚作一訛壹爲豈自蜀本也檀弓云予壹不知夫喪之踊也韓語蓋原此就水草以休息兮恒未安而旣危又拳拳其何故兮亦天命之本宜本或作所惟否泰之相極兮咸一得而一違閣本作衰非是

君子有失其所兮小人有得其時聊固守以
靜俟兮誠不及古之人兮其焉悲人下一無兮字○焉於虔切

別知賦公歲癸未貞元十九年冬以監察御史言旱飢得罪黜連之陽山令明年春至邑連在唐屬湖南道時楊儀之以湖南支使來公爲賦以別之集中又有序送焉

余取友於天下將歲行之兩周周謂十二年公自興元元年甲子以中原多故避地江南至貞元十九年癸未凡二十年矣故云兩周下何
深之不即上何高之不求紛擾擾其既多咸

喜能而好修○好去聲紛或作伊紛擾或作伊紛其或作而或一作或非是
寧安顯而獨裕顧阨窮而共愁窮或作塞惟知心
之難得斯百一而爲收之或作而斯或作在百一或作一旦皆非是陸機嘆逝賦得十一於千百韓用此意歲癸未而遷逐侶蟲蛇
於海陬○陬音鄒侶或作旅遇夫人之來使○夫別無切使去聲將命者闕公館而羅羞而或作以索微言於亂志前漢藝文志昔仲尼沒而微言絕注微妙之言耳發孤笑於羣憂物何
深而不鏡一作考理何隱而不抽始參差以異
序卒爛漫而同流○參差上楚簪切下楚宜切又楚佳切不齊也以或作於爛漫本或作爛熳或作瀾漫○漫莫半切又謨官切大水也云何此歡之
不可恃遂駕馬而迴輈遂或作辛而或作以輈車轅也詩五楘梁輈文意謂儀之訖事而反山磝磝其相軋○磝五交切或作嶅樹蓊
蓊其相樛蓊蓊木茂也前漢觀衆木之蓊薆樛紋也儀禮殤之經不樛垂注不紋其帶之垂者杜詩古木巃嵸枝相樛○蓊音翁又烏孔切樛居由切樛或作繆雨
浪浪其不止楚辭霑余襟之浪浪浪浪並音琅雲浩浩其常浮江淹別賦云風蕭蕭而異響雲漫漫而奇色公此頗效其體○雲或作雲浩浩或作活活其或作而皆知來者之不可以數楚辭哀時命篇徠者不可與期淵明歸去來辭知來者之可追也論語朋友數斯疎矣○數音朔頻哀去此

而無由或無者字或無之字皆非是而或作以倚郭郛而掩涕
空盡日以遲留而或作其

古詩

元和聖德詩 并序

○此詩元和二年作憲宗紀永貞元年八月即位明年正月改元元和楊惠琳據夏州叛三月辛巳夏州兵馬使張承金斬惠琳傳首以獻九月辛亥高崇文收成都擒劉闢以獻十月壬午淄青李師道十一月戊申武宰張愔皆受命二年正月己丑朝上親獻太清宮太廟辛卯祀昊天上帝于郊丘還宮大赦天下公時爲國子博士分教東都此

詩所以作也○穆伯長曰退之元和聖德詩淮西碑柳雅章之
類皆辭嚴義偉制作如經能崒然聳唐德於盛漢之表筆罡問
錄云此序乃司馬遷之文非相如文也
臣愈頓首再拜言此下或有曰字臣伏見皇帝陛下
卽位已來誅流姦臣永貞元年八月庚子憲宗卽位壬寅貶右散騎
常侍王伾爲開州司馬前戶部侍郎度支鹽鐵轉運使王叔文爲渝州司戶九月貶韓泰
等爲諸州刺史十一月貶中書侍郎平章事韋執誼爲崖州司戶誅流姦臣謂此也朝
廷清明無有欺蔽外斬楊惠琳劉闢以收夏
蜀東定青徐積年之叛海內怖駭不敢違越
郊天告廟神靈歡喜風雨晦明或作明晦無不從
順太平之期適當今日臣蒙被恩澤日與羣
臣序立紫宸殿陛下或無陛字親望穆穆之光而
其職業而或作況又在以經籍教導國子誠宜率
先作歌詩以稱道盛德不可以辭語淺薄不
足以自效爲解或作懈或作辭皆非是自左傳請以曹爲解遷固相承用
之非一輒依古作四言元和聖德詩一篇凡千
有二十四字指事實錄具載明天子文武神
聖以警動百姓耳目傳示無極警或作驚流俗妄改也史

記尊寵榮毅以警勸燕齊襃當用此其詩曰
皇帝卽阼或作祚史記文紀有皇帝卽阼一全語實用作字○今按作謂東階尚書洪範
也作祚非是物無違拒曰暘而暘曰雨而雨
篇八庶徵曰雨曰暘曰肅時雨若曰乂時暘若維是元年有盜在夏
欲覆其州以踵近武近或作其踵繼也武迹也先是德宗建中間李
希烈朱泚等反至是楊惠琳劉闢繼踵而起焉皇帝曰嘻豈不在我
負鄙爲艱縱則不可出師征之其衆十旅十或
作千方云按此專紀楊惠琳之亂也時嚴綬在河東表請討之詔與天德軍合擊未嘗他
出師也十旅爲正○今按周禮五人爲伍五伍爲兩四兩爲卒五卒爲旅則一旅五百人

而十旅五千人也方說得之見以順討逆師不在衆之意亦軍其城下告
以福禍腹敗枝披不敢保聚擲首陴外陴城上女
牆左氏衛人登陴陴音脾降幡夜豎謂承全乾惠琳也疆外之險
莫過蜀土韋皐去鎭劉闢守後血人于牙不
肯吐口傳言闢窘病見問疾者必以手行入其口闢輒裂食之其狠惡如其○人
或作入開庫啗士曰隨所取曰方作口今按此乃述其誘啗士卒
之詞方本非是汝張汝弓汝鼓汝鼓上鼓字或作伐或作桴或作擊
春秋傳云伐鼓于社伐擊也詩采芑伐鼓淵淵振旅闐闐汝爲表書求我
帥汝傳言闢守後務諷諸將徵麾節事始上聞在列咸怒皇

帝曰然嗟遠士女苟附而安則且付與讀命於庭（讀或作續非是）出節少府（唐百官志云特賞郎凡命將遣使皆賜旌節旌以顓賞節以顓殺）朝發京師夕至其部（闢既自爲留後上初嗣位未能討是歲十二月以闢爲西川節度副使知節度事）闢喜謂黨汝振而伍蜀可全有此不當受（不當或作當不非是○闢既得旌節志益驕求兼三川上不許）萬牛臠炙（或作爲臠切也莊子不敢食一臠爲與炙同賈誼引周書始播肉爲炙又禮記毋嘬炙○臠力轉切臠之臠切或曰即胾字側吏切）萬甕行酒以錦纏股以紅帕首（方云荊公本音多灣本亦然方言注絡頭帕頭也音貊今多讀作莫轄切公送李益鄭權序皆用此語或作帓字蓋二音通讀○今按集韻帕莫白切無莫轄音抹莫葛切帶也方說誤○貫韓曰禹會塗山之夕大風雷霆有甲步卒千餘人其不被甲者以紅綃帕抹其額自此遂爲軍容之服）有恇其兇有餌其誘（兇方作背○今按此二句蓋言有畏其暴者有貪其利者故從之者衆耳非本心樂從也方本非是○黃石公記曰芳餌之下必有懸魚重賞之下必有死夫詩意取此）其出穰穰（詩降福穰穰注衆也○穰音攘）隊以萬數（所矩切）遂劫東川遂據城阻（上既不許闢三川元和元年正月闢遂發兵圍東川節度使李康於梓州欲以同幕盧文若爲東川節度使因陷梓州降李康）皇帝曰嗟其又可許爰命崇文分卒禁禦（初上欲討闢而重於用兵宰相杜黃裳爲神策軍使高崇文可用元和元年正月命崇文將步騎五千爲前軍神策京師行營兵馬使李元奕將步騎二千爲次軍與山南西道節度嚴礪同討闢甲午崇文出斜谷元奕出駱谷同趨梓州三月克之）

有安其驅無暴我野日行三十（賈捐之傳云吉行五十里師行三十里）徐壁其右（壁或作辟）闢黨聚謀鹿頭是守（六月闢城鹿頭關連八柵屯兵萬餘人以拒崇文崇文擊敗之闢置柵於關東萬勝堆崇文遣驍將高霞寓攻奪之下瞰關城凡八戰皆捷鹿頭山南距成都百五十里）崇文奉詔進退規矩（規或作合）戰不貪殺擒不濫數（杭本三館本文將作藍縷唐本作襤褸蜀本始作濫數校本多以之今姑存其舊○今按藍縷無理濫數蓋用左傳數俘之語蜀本得之他本皆誤）四方節度整兵頓馬上章請討（討或作乞）俟命起坐皇帝曰嘻無汝煩（嘻歎辭也或作嘉非是）荊并洎梁（荊謂荊南節度使裴均并謂河東節度使嚴綬梁謂山南西道節度使嚴礪也）在國門戶出師三千各選爾醜（醜類也）四軍齊作殷其如阜（殷其或作殷殷或作其殷安也音隱○詩如岡如阜）或拔其角（拔或作拔）或脫其距（距雞距史記投石超距○距其呂切）長驅洋洋無有齟齬（前漢齟音齵不正也說文齟齬不相值也選或作齟齬而不安○上林呂切又壯所切丁音語）八月壬午闢棄城走載妻與妾包裹稚乳是日崇文入處其宇（日或作曰）分散逐捕搜原剔藪闢

窮見窘無地自勲俯視大江不見洲渚遂自
顛倒若杵投曰取之江中九月崇文克成都闕與盧文若帥數
十騎西奔吐蕃高霞寓等追之及於羊灌田闕赴江不死擒之崇文遂入自城都枷
脰械手婦女纍纍啼哭拜叩來獻闕下以告
廟社周示城市咸使觀覩解脫攣索夾以砧
斧砧當作椹與椹同戰國策范睢曰臣之胷不足以當椹質要不足以待斧鉞是也
婉婉弱子赤立傴僂上音嫗下音縷牽頭曳足先斷
腰膂南軒曰誦退之聖德頌至婉婉弱子赤立傴僂牽頭曳足先斷腰膂處世榮擧
子由之說曰此李斯頌秦所不忍言而退之自謂無愧於風雅何其陋也此說如何曰退

之筆力高得斬截處即斬截他豈不知此所以為此言者必有說蓋欲使藩鎮聞之畏罪
懼稍不敢放目今人讀之至此猶且寒心況當時藩鎮乎此正是合於風雅只如墻有
茨桑中諸詩或以為不必載而龜山乃曰此衛為夷狄所滅之由退之之言亦此意也退
之之意過於子由遠矣大抵前輩不可輕議次及其徒體骸樘拄
傳云斬于城西南獨柳樹下子超郎等九人與部將崔綱以次誅說文樘衺拄也拄從旁
指也古樂府死人骸骨相樘拄○上抽庚切下冢庚切末乃取闕駭汗
如寫音瀉蓼蕭詩用韻如此或作雨非是揮刀紛紜爭切膾脯
爭或作猶抇或作切皆非是儀禮有抇肺○此詩蘇黃門獨謂不然且曰此特憲宗命崇
文誅一劉闢爾其言闢乘城走爭切膾脯何其瑣骨之甚謂之造語工則可謂之得雅體

未也詩載文王伐崇武王伐紂固自有體退之獨不到此那亦其少年所為文也按公時
年四十不可謂少大抵德不足則夸憲宗功列閎偉比文武則有間矣王荊公嘗論詩曰
周頌之詞約約所以為嚴德盛故也魯頌之詞侈侈所以為夸德不足故也是詩也其亦
魯頌之謂歟優賞將吏扶珪綴組帛堆其家粟塞
其庾塞下其字或作倉非是以上句偶之可見哀憐陣歿廩給孤
寡贈官封墓周帀宏溥經戰伐地寬免租簿
施令酬功急疾如火十月赦劍南東西川山南西道今歲賦釋脅從
將吏葬陣亡者褒其家五歲賜文武官勳爵天地中間莫不順序
幽恒青魏或作魏幽恒青東盡海浦南至徐蔡魏謂魏博

節度幽謂幽州盧龍節度恒謂成德軍節度青謂淄青平盧節度徐謂武寧軍節度蔡謂
彰義軍節度區外雜虜區外方外也雜虜夷狄也按唐地理志魏州魏郡今
大名府幽州范陽郡今燕山府鎮州常山縣今真定府青州北海郡也魏則田季安幽則
劉濟恒則王士真青則李師道徐則張愔蔡則吳少誠此皆一時藩鎮之國也怛威
赧德諸本恒作怛報作赫又作服或以文錄定恒作怛以唐閣蜀本定作赫服作報云公
上尊號表有怛威愧德意與此同踧踖蹈舞掉棄兵革私習
簋簠來請來覲十百其耦或作數皇帝曰吁伯
父叔舅謂當時藩鎮諸帥也禮記曰天子之吏天子同姓謂之伯父異姓謂之伯
舅九州之牧天子同姓謂之叔父異姓謂之叔舅各安爾位訓厥甿

晦町或作田正月元日初見宗祖躬執百禮登降

拜俯薦于新宮新宮順宗室于或作饗新或作閟非是視瞻梁

梠感見容色淚落入俎侍祠之臣助我惻楚

乃以上辛哀元年穀梁傳曰郊自正月至于三月郊之時也我以十二月下辛

卜正月上辛如不從則以正月下辛卜二月上辛如不從則以二月下辛卜三月上辛如

不從則不郊矣禮記郊特牲郊之用辛也注云用辛日者凡爲人君當齋戒自新耳於

郊用牲除于國南鱗筍毛簴筍簴所以垂鍾磬也簴揭口筍飾

以鱗樴曰簴飾以贏屬鱗屬周禮梓人爲筍簴○筍思尹切簴亦作鐻簴音許切又音巨虡

幕周施開揭磊砢選金王磊砢○揭音羯又柴揭二音磊音偈砢魯可

切獸盾騰挐盾以木爲之而畫龍又相合載之以蔽馬詩龍盾之合挐說文

云牽引也楚辭殺亂兮紛挐○盾順允切挐女加切紛圜壇帖妥禮天圜丘象天圜

丘郊圜壇也賀循上郊壇制度曰舊儀南郊圜壇八陛於宮南七里漢天兵四

羅旂常婀娜旂或作旗曹植曰華容婀娜○婀烏可切娜奴可切駕龍

十二周禮馬八尺以上爲龍天子之駕馬十有二閑魚魚雅雅雅雅字見

晉史劉伏傳洛中雅雅有三嘏魚字未詳要汀車駕整肅之意魚宵昇于丘

圜丘也昇或作升楚辭外皆作昇他準此奠璧獻斝奠薦也斝玉爵也禮記夏

后氏以醆商以斝周以爵衆樂驚作轟磤融冶轟羣車聲選轟轟闐

闐磤相擊也選磊智智而相磤融冶霁智○轟呼宏切磤音灰紫熘嘘呵紫或

作紫高靈下墮羣星從坐○伏去繫錯落侈哆西都賦階

伏明月錯落其間說文哆張口也詩哆兮侈兮注大貌○哆丁可切又昌者切日君

月妃禮記君之與后猶日之與月前漢李尋傳日者衆陽之宗輝光之所燭萬物同晷

人君之表也唐楊炯渾天儀賦月也者陰之紀上天之使異姓之王后妃之事羣煥

赫媟嫓媟嫓身弱好貌文府珠綴媟嫓戲全闕煥赫謂日君媟嫓謂月妃○媟烏

果切嫓五果切瀆冕濛鴻瀆冕四瀆之神選濛鴻完茫○濛莫孔切鴻胡孔切

嶽祇嶪峩嶽祇四嶽之神嶪峩山高貌後漢增祭四嶽之○嶪音業峩音我飫

沃壇薌沃壇或作饗○今按飫沃之義未詳或云當飫饗亦未有所括也壇薌

兮見禮記云產祥降嘏鳳皇應奏舒翼自拊赤麟

黃龍逶陀結糾鱗或作鱗逶或作頹逶於爲切陀徒河切○卿士

庶人黃童白叟踴躍歡呼失喜噫歐歡或作嘆歐或

作嘔嘔俗字也乾清坤夷境落褰舉褰或作騫帝車迴來

日正當午午本作日始東吐蓋疑紀同車不應至午也然諸本皆同姑從之

幸丹鳳門大赦天下滌濯剗磢詩勿剗勿敗磢見不先牧

選飛澇相磢○剗楚簡切磢初兩切又此澇兩切剗一作剃磢一作摸磨滅瑕垢

績功臣嗣拔賢任耆孩養無告仁滂施厚皇

帝神聖通達今古今或作先或作通令達古聽聰視明或作

視聽聰明一似堯禹蓋取禮記一似重有憂者曾立云退之文老杜詩無一字

無來處後人讀書少故謂韓杜自作此語耳生知法式動得理所

天錫皇帝爲天下主幷包畜養無異細鉅億

載萬年敢有違者皇帝儉勤盥濯陶瓦斥遺

浮華好此綈紵敕戒四方侈則有咎天錫皇

帝多麥與黍無召水旱耗于雀鼠耗于或作無耗億

載萬年有富無窶或作富有無窶或作富有貧窶或作無有貧窶皆非是

皇帝正直別白善否擅命而狂既翦既去

盡逐群姦靡有遺侶天錫皇帝庬臣碩輔博

問遐觀以置左右億載萬年無敢余侮余或作有

非是皇帝大孝慈祥悌友怡怡愉愉奉太皇后

憲宗母昭憲皇太后王氏浹于族親濡及九有天錫皇帝

與天齊壽登茲太平無怠永久億載萬年爲

父爲母博士臣愈職是訓詁作爲歌詩以配

吉甫詩之嵩高烝民韓奕江漢皆尹吉甫美宣王作公今爲此詩亦以吉甫自比也

琴操十首按琴操凡十有二公取其十如下所作是也惟水僊懷陵操乃伯牙所作公削之爲之詞者十事各注于下害子西云琴操非古詩非騷詞惟退之爲得體退之琴操柳子厚不能作也

將歸操

孔子之趙聞殺鳴犢作史記孔子既不用於衛將西見趙簡子至於河西聞竇鳴犢舜華之死也臨河而歎曰美哉水洋洋乎丘之不濟此命也夫○按竇鳴犢孔叢子作鳴犢犨戰國策作鳴犢鐸犨新序作犢犨鐸鳴或又作鳴鐸竇犨諸說不同未知孰是○諸本題義下皆有子注闕本只有題義唐本注與題義皆不出蜀本於注云上增又曰二字與題義皆夾注寫以此見雖題義亦後人以琴操續補也蜀宋州公皆用閣本○今按歟本云此効蔡邕作十操事跡皆出蔡邕琴操云

狄之水兮其色幽幽狄蜀本作狄○今按水經河水至東阿往于等狄東北流四瀆津注云津西有四瀆祠東對曰瀆口河水東分濟水受河蓋滎口水當不通始自是出與清水合沛瀆自河入濟水徑周通故有四瀆之名昔楚殺鳴犢孔子臨河歎而作歌曰狄之水兮風揚波舟楫顛倒更相加歸來歸來胡爲斯寒臨濟故狄也是濟所逕得其通稱也又云濟水運臨濟縣南詳此則是濟水自滎澤之下潛流至此四瀆津口而後復出河又東分一支與之合流以過臨濟而爲狄水故孔子臨河不濟而歌詠狄水即此東分之河復出之濟也然此皆齊地今在濟郛之間史記以爲孔子自衛將西見趙簡子則其道不當出此此又不可曉者今姑闕之以俟深於地理者正焉我將

濟兮不得其由涉其淺兮石齧我足乘其深

兮龍入我舟我濟而悔兮將安歸尤歸兮歸兮無與石鬬兮無應龍求歸兮歸兮諸本兮作乎

猗蘭操　孔子傷不逢時作猗蘭操者孔子所作也孔子歷聘諸侯莫能用自衛反魯隱谷之中見香蘭獨茂喟然歎曰夫蘭當為王者香今乃獨茂與衆草為伍乃止車援琴鼓之自傷不逢時託辭於香蘭云○古琴操云習習谷風以陰以雨之子于歸遠送于野何彼蒼天不得其所逍遙九州無有定處世人闇蔽不知賢者年紀逝邁一身將老

蘭之猗猗班固西都賦蘭茝發色曄曄猗猗揚揚其香不採

而佩於蘭何傷文子曰蘭芷不為莫服而不芳君子行道不為莫知而止此公所謂不採而佩何傷於蘭之意也今天之旋其曷為然我行四方以日以年雪霜貿貿禮記貿貿然來○貿音茂薺麥之茂麥秋生夏死薺冬生中夏死西京雜記曰建亥之月陰氣之極薺麥始生由陽外也子如不傷我不爾覯薺麥之茂薺麥之有君子之傷君子之守

龜山操　孔子以季桓子受齊女樂諫不從望龜山而作龜山魯山也詩奄有龜蒙在泰山博縣○史記季氏受齊女樂三日不聽政郊又不致膰俎於大夫孔子時為魯大司寇遂行宿于屯而師己送曰夫子則非罪孔子曰吾歌可夫曰彼婦之口可以出走彼婦之謁可以死敗蓋優哉游哉維以卒歲師己反季子口孔子亦何言師已以實告季氏喟然歎曰夫子罪我以羣婢也又古操云予欲望魯兮龜山蔽之手無斧柯奈龜山何譬季氏於龜山託勢利於斧柯也

龜之氣兮不能雲雨春秋元命苞曰山者氣之包含所含精藏雲故觸石布山言龜山不能然也○一作為兩氣或作氣雲或作為或雲上有為字龜之枿兮枿伐木之餘前漢三枿之起李巡曰橋木之舒○枿牙葛切亦作蘖不中

梁柱不下或有能字非是或云太玄經梁不中柱不隆大夏然中平聲讀○今按此但言其木不堪作梁耳與太玄中字意異當只作去聲讀文意乃協龜之大兮秪以奄魯知將隳兮知或作如將隳蓋取左氏仲尼將隳三都○隳許規切哀莫余伍周公有鬼兮嗟余歸輔蓋言周公如有神其使余歸輔其君也○鬼或作思余歸方作歸余皆非是大抵方意尚異不作問文義之如何惟作倒語者則必取之如下文我蠱于家莫余余退皆此類也

越裳操　周公作越裳在交趾國之南韓詩外傳曰周成王之時越裳氏重九譯而至獻白雉於周公曰吾受命國之黃髮言曰久矣天不迅雷疾雨也海不波溢三年于茲矣意者

中國有聖人乎盍往朝之於是乃來韓本注引後漢南蠻志事同而文少異古琴操曰於戲嗟嗟非旦之力乃文王之德

雨之施物以孳或作滋我何意於彼為自周之先其艱其勤以有疆宇私我後人我祖在上四方在下厥臨孔威敢戲以侮孰荒于門孰治于田四海既均越裳是臣

拘幽操 文王羑里作羑里在河內蕩陰縣亦作牖里○史記周文王篤仁敬老禮下賢者崇侯虎譖之於紂曰將不利於帝紂囚文王羑里琴辭曰文王見拘羑里憂愁無聊援琴而鼓之號曰幽拘操詞曰殷道溷溷浸濁煩兮朱紫相合不別分兮迷亂聲色信讒言兮炎炎之虐使我愆兮幽閉牢穽由其言兮遘我四人憂勤勤兮○羑音酉

目窈窈兮其凝其盲目窈窈或作窈掩掩或作目掩掩○今按下文有耳字正與目字相對窈窈二字比之掩掩似亦差勝耳肅肅兮聽不聞聲朝不日出兮夜不見月與星日上或有見字有知無知兮為死為生嗚呼臣罪當誅兮天王聖明伊川曰退之作琴操有曰臣罪當誅兮天王聖明道文王意中事前後之人道不到此徐仲車言退之拘幽操謂文王囚羑里作乃云臣罪當誅兮天王聖明可謂知文

王之用心矣凱風七子之母猶不能安其室而云母氏聖善我無令人重自責也

岐山操 周公為大王作岐山在岐州今有岐山縣詩居岐之陽大王古公亶父也○孟子曰大王居豳狄人侵之事之以皮幣不得免焉云云乃屬其耆老而告之曰狄人之所欲吾土地也我將去之去豳踰梁山邑于岐山之下居焉北岐山操而曰周公為大王作思乃祖也

我家于豳杜預云豳在新平漆縣東北今邠州是也邠與豳同或作我豳于家非是自我先公伊我承序敢有不同諸本序作緒或云商書丕承基緒然國語亦有奔走承序註謂承受事業次事也○今按序謂傳授次第漢書

多云朕承天序是也緒猶言統系方引商書之言是也二字義雖不同然用之於此似亦兩通但國語承序乃謂承受政役之次第史漢書字同而意異方作序而引以為說則誤矣今狄之人將土我疆民為我戰誰使死傷彼岐有岨岨與阻同楚辭漢書多用岨字今以平聲讀之非也我往獨處爾莫余追爾或作人爾莫或作莫爾非是無思我悲

履霜操 尹吉甫子伯奇無罪為後母譖而見逐自傷作履霜操者尹吉甫之子伯奇所作也吉甫聽其後妻之言逐之伯奇編水荷而衣採楟花而食清朝履霜而自傷無罪見放逐乃援琴而鼓之見古樂府

題解其詞曰朝履霜兮採晨寒考不明其心兮信讒言兮孤恩別離兮摧肺肝何辜皇天兮遭斯愆痛殁不同兮恩有偏誰說顧兮知此冤

父兮兒寒母兮兒飢兒罪當笞逐兒何爲兒在中野以宿以處四無人聲誰與兒語兒寒何衣兒飢何食兒行于野履霜以足母生衆兒有母憐之獨無母憐兒寧不悲兒寧或作母寧非是

雉朝飛操　牧犢子七十無妻見雉雙飛感之而作牧犢或作沐犢吳兢樂府古題解○云舊說齊宣王時木犢子所作也木犢子年七十無妻出薪於野見雉雄雌相隨意動心悲乃仰天嘆曰聖王在上恩及草木鳥獸而我獨不獲因援琴而歌以自傷其聲中絕崔豹古今注述其詞曰雉朝飛兮鳴相和雌雄羣遊於山阿我獨何命兮未有家時將暮兮可奈何嗟嗟暮兮可奈何

雉之飛于朝日羣雌孤雄意氣橫出或無氣字當東而西當啄而飛隨飛隨啄羣雌粥粥粥粥或謂字當作喌音祝說文呼雞重言之杜詩雞話喌雞翁嗟我雖人曾不如彼雉雞生身七十年無一妻與妃馬大年云別本彼作此無雞字而下語妃音嫓與雉協

別鵠操　商陵穆子娶妻五年無子父母欲其改娶其妻聞之中夜悲嘯穆子感之而作崔豹古今注曰商陵牧子娶妻五年無子父兄欲其改娶妻聞之中夜起倚戶而悲嘯穆子聞之愴然而悲乃援琴而歌爲別鵠操亦曰別鵠操詞曰將乖比翼隔天端山川悠遠路漫漫攬衾不寐食忘飡後逐爲夫妻

雄鵠銜枝來雌鵠啄泥歸巢成不生子大義當乖離江漢水之大鵠身鳥之微更無相逢日且可繞樹相隨飛且或作安又無繞樹二字皆非是李陵詩長當爲此別且復立斯須又古樂府與子如黃鵠將別復排徊亦此意也

殘形操　曾子夢見一狸不見其首作殘形操事出琴錄其詳未聞曾子一作曾子

有獸維狸兮我夢得之其身孔明兮而頭不知按大周正樂記曾子鼓琴崔子立戶外而聽之曲終入曰善哉鼓琴乎身已成矣而惜未得其首也曾子曰吾晝卧夢見一狸但見其身不見其頭起而爲之絃歌也吉凶何爲兮覺坐而思巫咸上天兮古神巫也識者其誰

南山詩 或無詩字○此詩似上林子虛賦才力小者不可到也潛溪詩眼云孫莘老嘗謂老杜北征勝退之南山詩王平甫以謂南山勝北征終不能相服時山谷尚少乃曰若論工巧則北征不及南山若書一代之事以與國風雅頌相爲表裏則北征不可無而南山雖不作未害也二公之論遂定○按長安志終南山在萬年縣南五十里

吾聞京城南茲維羣山囿東西兩際海 方云史記春申君上秦昭王書王之地一經兩海太康地記曰河北得水爲河塞外得水爲海○今按此與史記但皆極言其廣目不必曲引塞外之說也 巨細難悉究山

經及地志茫昧非受授團辭試提挈挂一念萬漏 挂一念或作一念挂非是 欲休諒不能粗叙所經覯嘗昇崇丘望 嘗或作常 戢戢見相湊晴明出稜角縷脈碎分繡蒸嵐相澒洞 澒或作爲淮南子澒濛鴻洞王褒蕭賦揚雄羽獵賦所用皆同唐人始兼用之杜詩鴻洞半炎方頌洞不可擬是也 表裏忽通透無風自飄簸融液煦柔茂橫雲時平凝點點露數岫天空浮脩眉 選洛神賦脩眉聯娟○空或作宇 濃綠畫新就孤撐有巉絕 杜詩巉絕華岳方南史劉孝標廣絕交論太行孟門豈云巉絕○巉仕監仕衫二切 海浴褰鵬噣 史記中行人面

鳥噣音晝○已上摠敘南山大槩 春陽潛沮洳 沮洳隮濕地詩彼汾沮洳沮洳猶言潤澤也○沮子魚切洳音如又一音皆去聲 濯濯吐深秀 吐深或作深吐 巖巒雖嵂崒 史記隆崇嵂崒杜詩高岳前嵂崒○嵂音律崒昨沒切又慈卹切 輭弱類含酎 輭與軟同而究切酎音宙 夏炎百木盛蔭鬱增埋覆神靈日歊歔 ○歊音枵歔休居切 雲氣爭結構秋霜喜刻轢 或作轢史記酷吏傳刻轢宗室 磔卓立癯瘦 ○癯音瞿 參差相疊重剛耿陵宇宙冬行雖幽墨冰雪工琢鏤 雪或作路 新曦照危峨億丈恆高袤 東西曰廣南北曰袤前漢延袤白上莫候切危或作巖恒居鄧切或作亘 明

昏無停態頃刻異狀候 已上敘四時變態 西南雄太白突起莫間簉 左傳僖子使助薳氏之簉注簉副倅也杜康曰承間簉乏○簉初救切 藩都配德運 太白山爲帝都藩垣唐土德太白在西南坤位故云配德運 分宅占丁戊 丁戊亦謂西南西字恐當作東 逍遙越坤位 逍遙谷名坤或作地 誑訏陷乾竇 言太白非特占西南坤位而已又優及東北乾位故云陷乾竇也○按藩都至乾竇四句未詳其義 空虛寒兢兢風氣較搜漱朱維方燒日陰霰縱騰糅 如救切 昆明大池北 昆明池在長安西南周回四十里漢武元狩二年作以習水戰 去觀偶晴晝緜聯窮俯視倒側困清漚 鳥候

切微瀾動水面踊躍躁猱狖猱猴蜀詩無穀猱升木狖跟獨
善旋一云獸名似猿趆辟獲狖雜臾芳虎豹皐○猱奴刀切狖音抽踩一作踩驚呼
惜破碎仰喜呼不什已上言南山方隅連互之所前尋徑
杜墅坌蔽畢原陋徑或作經當如從徑罕中之徑杜武作社非是杜墅
即杜陵也李周之杜伯國杜長安萬年縣東南坌或作坌畢原周文武葬處在今咸陽縣
西北或曰文王子封於畢此其地也○坌滿悶切崎嶇上軒昂始得
觀覽富行行將遂窮嶺陸頓互走音奏勃然思
坼裂擁掩難恕宥巨靈與夸蛾西京賦巨靈贔屓高掌遠
蹠郭緣生述征記曰華山對河東首陽山黃河流于二山之間古語云此本一山當河河

水過之而曲行河神巨靈以手擘開其上以足蹈其下中分為兩以通河流執或作攩考
列子北山愚公欲平太行王屋二山帝感其誠命夸蛾氏二子負二山一厝朔東一厝雍
南自冀之南漢之東無隴斷焉則峨當作蛾○夸苦瓜切遠賈期必售或賈
作僅詩賈用售○賈音古不還疑造物意固護蓄精祐力
雖能排幹雷電怯呵詬攀緣脫手足蹭蹬抵
積甃茫如試矯首塌塞生恂愁○塌音塌土塊爾雅云塊
塌也是蔡宋王九疇云直恂昝而白若音冠茂○按集韻通作敷瞀鄙吝心不明也感
容喪蕭爽近新迷遠舊拘官計日月欲進不
可又因緣窺其湫凝湛闕陰晷積蓮龍以為晷胃湫中蛟

也○罟音嗅作畜或作毆亦魚蝦可俯掇神物安敢寇林
柯有脫葉欲墮鳥驚救爭銜彎環飛投棄急
哺鷇鳥生須哺曰鷇自食曰雛爾雅生哺鷇生噣雛○鷇音寇旋歸道迴
睨達枿壯復奏達或作遠盧仝月蝕詩頭簫弁冠高達枿吁嗟信
奇怪峙質能化貿音茂前年遭讒謫謫貞元十九年十二
月自監察御史遷連州陽山令探歷得邂逅初從藍田入藍田
州名今在雍州有關顧眄勞頸脰公羊傳絕其脰音豆時天晦大
雪公兩謫南方皆由藍關又皆遇雪其謫陽山以十二月江陵途中寄三學士詩云
商山冬季月冰東絕行轉其離嵩尚雖以王月然亦遇雪藍田驛詩云雪擁藍關馬不前

是也涙目苦矇瞀莊子予適有瞀病注風眩冒亂○瞀音茂峻塗拖
長冰直上若懸溜褰衣步推馬○推音推顛蹶退
且復扶富切蒼黃忘遐睎所矚纔左右杉篁咤
蒲蘇○咤音姹杲耀攢介胄專心憶平道脫險逾
避臭遽或作遇非是昨來逢清霽宿願忻始副始或作所
非是自前年遭謫總以後讀之可見崢嶸躋冢頂○崢音棖嶸音宏倏
閃雜鼯鼬爾雅云鼯鼯夷由注謂之飛生又曰鼬鼠往鼬似鼬赤黃色大尾咬
鼠○鼯音吾鼬音又前低劃開闔劃音畫又忽麥切爛漫堆衆
皺方從蜀人韓仲韶本作皺云石甍也二韻皆取喻謂高而峯峯飛馳如飀颮之奔低

而堆阜之分布如衆皺之列於義爲近○今按此蜀本之誤沱元用皺本亦然皆非是蓋此但
言登山之時叢薄蔽翳方與蟲獸羣行而忽至上頂則豁然見前山之低雖有高㟝深谷
但如皺物微有蹙摺之文耳此最爲善形容者但非登高山臨曠野不知此語之爲工也況
此句衆皺爲下文諸或之綱領而諸或乃衆皺之條目其語意接連文勢開闔有不可以
豪釐差者若如方說則不唯失其統紀亂其行列而龐馳動物山體常靜絕無相似之理
石蟇之與堆阜雖略相似然自高頂下視猶若成堆則亦不爲甚小而未足見南山之極
高矣其與下文諸或疎密工拙又有迥然不侔者未論古人但使今時鉅子稍能布置者
已不爲此又況韓子文氣筆力之盛關鍵紀律之嚴乎此大抵今人於公之文知其力去陳
言之爲工而不知其文從字順之爲貴故其好怪失常類多如此今既定以諸本而復備

論其說以曉觀者云 或連若相從或蹙若相鬬或妥若
弭伏或竦若驚雊或散若瓦解或赴若輻湊
輻或作輪○今按輪者轂輻之通名其湊於轂者輻而已當作輻 或翩若船
游 翩或作泛 或決若馬驟或背若相惡或向若相
佑或亂若抽筍或嵲若注灸 ○嵲音臬灸音救 或錯
若繪畫或繚若篆籀或羅若星離或蓊若雲
逗或浮若波濤或碎若鋤耨或如賁育倫 夏育
孟賁秦之勇力者○賁音奔 賭勝勇前購先强勢已出後
鈍嗔詎譎 玉篇詎譎詰說也詰說言不正也○上音鬬下音耨 或如帝

王尊叢集朝賤幼雖親不褻狎雖遠不悖謬
晁說之語錄云韓文公詩號狀體謂鋪敘而無含蓄也若雖親不褻狎雖遠不悖謬該於
理多矣 或如臨食案肴核紛飣餖 紛或作分 又如遊
九原墳墓包槨柩或纍若盆甖或揭若甑梪
或作登豆 或覆若曝鼈或頹若寢獸 寢或作窮非是又或作偃
或蜿若藏龍或翼若搏鷲 音就 或齊若友朋或
隨若先後 友朋或作迎隨隨或作差方言曰先後猶娣姒也釋名曰以來先後
言也校本不詳此義而以先後爲虛字遂改友朋爲迎隨以偶之又避重複而改隨字爲
差字其誤甚矣○今按史記見娣於先後究若即謂娣姒也 或迸若流落

或顧若宿留 史記宿留之數日無所見又武帝宿留海上○宿音秀留音霤
或戾若仇讎或密若婚媾或儼若峨冠或翻
若舞袖 舞或作舉 或屹若戰陣或圍若蒐狩或靡
然東注或偃然北首或如火熺焰 或作煙 或若
氣饙餾 爾雅饙餾稔也注餐飯爲饙饙熟爲餾○上音分又扶文切下音溜 或
行而不輟或遺而不收 易井收勿幕音狩 或斜而不
倚或弛而不彀或赤若禿鬝 鬝說文云鬜禿也丘閑切 或
熇若柴槱 余救切 或如龜坼兆或若卦分繇 音宙
或前橫若剝 易剝亘坤下艮上彖曰剝剝也 或後斷若姤 易姤

三巽下乾上彖曰始遇也延延離又屬夫夬叛還遣喁喁
魚闖萍喁喁魚口也吳越春秋云天下喁喁闖馬出門貌公羊聞之則闖然注出
頭貌○喁音顒闖丑禁切落落月經宿誾誾樹牆垣巘巘
架庫廐巘山形如甑也姚令威云恐當作巘巘趣都賦四門巘巘參參削
劒戟煥煥銜瑩琇上音瞥下音秀敷敷花披萼闟闟
屋摧霤闟闟或作闟闟○闟音翕悠悠舒而安兀兀狂以
狃超超出猶奔蠢蠢駭不懋已上並叙其經歷所見之狀
大哉立天地經紀肖營腠厥初孰開張僶俛
誰勸侑創茲朴而巧䙝力忍勞疚得非施斧

斤無乃假詛呪鴻荒竟無傳功大莫酬僦無或
作誰又作莫莫或作豈嘗聞於祠官芬苾降歆嗅式作歠依
字當作歠斐然作歌詩惟用賛報酬音又○是詩凡百有二韻
始把叙四時之變次叙南山連亘之所止其末則叙其經歷之所見焉
謝自然詩果州謝眞人上昇在金泉山貞元十年十一月十二
日辰時白晝輕舉時郡守李堅以聞有賜詔褒諭所謂郡之中
靈仙表異元風益振玄道彌彰其詔今尚有石刻在焉公排釋
老斥異端故詩有所不取
果州南充縣寒女謝自然童騃無所識騃癡愚也

但聞有神仙輕生學其術乃在金泉山繁華
榮慕絕父母慈愛捐凝心感魑魅上抽知切下明秘切
慌惚難具言○慌音恍惚呼骨切一朝坐空室雲霧生
其間如聆笙竽韻來自冥冥天白日變幽晦
蕭蕭風景寒簷楹暫明滅暫或作氣五色光屬聯
觀者徒傾駭躑躅詎敢前躑躅不進貌楚辭侍天明兮立躑躅
鮑照行路難云吞聲躑躅不敢言○上直炙切下廚玉切須臾自輕舉飄
若風中煙茫茫八紘大淮南子九州之外有八殥八殥之外有八
紘列子八紘九野之水注八極也○紘音宏影響無由緣里胥上

其事郡守驚且歎或作觀或作歡驅車領官吏甿俗
爭相先入門無所見冠屨同蛻蟬楚辭濟江海兮蟬蛻
夏侯湛作東方朔畫贊曰蟬蛻龍變棄俗登仙召稅皆云神仙事灼灼
信可傳余聞古夏后象物知神姦山林民可
入民或作人公文石本用民字多只爲字不成不盡避唐諱魍魎莫逢旃
左傳宣公三年楚子問鼎之大小輕重王孫滿對曰在德不在鼎昔夏之方有德也云云
鑄鼎象物而爲之備使民知神姦故民入川澤山林魑魅魍魎莫能逢之此曰莫逢旃旃
之也選西京賦魑魅魍魎莫能逢旃逶迤不復振後世恣欺謾
幽明紛雜亂人鬼更相殘秦皇雖篤好漢武

洪其源自從二主來此禍竟連連 莊騈拇篇又奚連連
知膠漆纆糾 木石生怪變狐貍騁妖患莫能盡性
命安得更長延 盡或作保嵇康養生論導養得理以盡性命 人生
處萬類知識最爲賢奈何不自信反欲從物
遷 書君陳曰惟民生厚因物有遷 往者不可悔孤魂抱深寃
來者猶可誡余言豈空文 空或作虛 人生有常理
男女各有倫寒衣及飢食在紡績耕耘 紡或作蠶
下以保子孫上以奉君親苟異於此道皆爲
棄其身噫乎彼寒女永託異物羣感傷遂成

詩 或作詠 味者宜書紳

秋懷詩十一首 秋懷詩十一首文選詩體也唐人最重文選學公以六經之文爲諸儒唱文選弗論也獨於李郭墓誌之曰能暗記論語尚書毛詩左氏文選而公詩如自許連城價傍砌看紅藥眼穿長訝雙魚斷之向皆取諸文選故此詩往往有其體多自感其趨尚不與世合故末章有避語穽觸心兵之句襟又以霜莉自歎可見一時直道之不容也

總前兩好樹衆葉光薿薿 詩黍稷薿薿 秋風一披
拂策策鳴不已微燈照空牀夜半偏入耳愁

憂無端來感歎成坐起天明視顏色與故不
相似羲和驅日月 或作白日廣雅云羲和日御也杜詩云羲和鞭白日
疾急不可恃浮生雖多塗 雖或作每 趨死惟一軌
胡爲浪自苦得酒且歡喜
白露下百草蕭蘭共雕悴 雕或作燋或作凋荀子勞苦彫悴
青青四牆下已復生滿地 後山詩墻根霜下草又作一番新意
本於此 寒蟬暫寂寞蟋蟀鳴自恣運行無窮期
稟受氣苦異適時各得所松柏不必貴
彼時何卒卒 孟子卒然問曰音蒼沒切前漢司馬相如傳卒卒無須臾之閒

顔師古曰卒卒促遽之意也 我志何曼曼 音萬 犀首空好飲
史記犀首者魏人也名衍姓公孫氏司馬彪曰犀首魏官名楚使陳軫使秦過梁見之曰公何好飲也曰無事也 廉頗尚能飯 廉頗趙將以讒奔魏其後趙王使使者視頗尚可用否頗爲之一飯斗米肉十斤被甲上馬以示可用使者還報曰廉將軍雖
老尚善飯 學堂日無事驅馬適所願茫茫出門路
欲去聊自勸 或作歎 歸還閱書史 或作簡書 文字浩
千萬陳跡竟誰尋 陳或作塵莊子六經者先王之陳跡誰或作難 賤
嗜非貴獻 負日之暄而欲獻君食芹之美而欲進御貴賤因有差疾詩意大抵
以其所嗜不與時偶焉 丈夫意有在 或作存 女子乃多怨

秋氣日惻惻秋空日凌凌上無枝上蜩蜩大蟬也
詩五月鳴蜩音條下無盤中蠅豈不感時節耳目去
所憎去或作無清曉卷書坐南山見高稜其下澄
湫水澄或作通或作有或作古或作石有蛟寒可罾惜哉不
得往豈謂吾無能
離離掛空悲感感抱虛警露泫秋樹高泫或作滴
或作啼或作泣謝靈運詩花上露猶泫謝惠連泫露盈條王僧達詩秋還露泫柯古詩
於露泫字非一○今按檀弓孔子泫然流涕則泫爲流涕之貌於丁句蟲弔對偶尤切
蟲弔寒夜永斂退就新懦趨營悼前猛歸愚

識夷塗恩或作儒汲古得脩綆綆綆也左氏具綆缶注汲索荀子短
綆不可以汲深井之泉音梗名浮猶有恥味薄眞自幸庶
幾遺悔尤卽此是幽屛選張衡曰雖拌幽屛屛必郢切○藉立方
曰此則陶潛歸去來辭覺今是昔非之意似有所悟也
今晨不成起端坐盡日景蟲鳴室幽幽方作幽室
中○今按當作室幽幽乃與下句相偶月吐牕冏冏吐一作映○冏音憬
喪懷若迷方浮念劇含梗塵埃慵伺候文字
浪馳騁尙須勉其頑王事有朝請前漢吳王濞使人爲
秋請孟康曰律春曰朝秋曰請

秋夜不可晨秋日苦易暗我無汲汲志何以
有此憾寒雞空在棲缺月煩屢瞰苦濫切有琴
具微絃再鼓聽愈淡古聲久埋滅無由見眞
濫禮記古樂和正以廣新樂姦聲以濫低心逐時趨低或作吾蓋草書之
誤而失其字苦勉祇能暫有如乘風船一縱不可
纜不如覷文字後山詩云早年養眼覷文字蓋效公語○覷七慮切丹
鉛事點勘選范始興立太宰碑表人蓄油素家言鉛筆主鉛粉筆也王充論衡
揚雄采集異語常把三寸弱翰齎油素四尺以問其異語以鉛摘之於槧豈必
求贏餘所要石與甔甔小罌也齊東北海岱之間謂之甔西漢揚雄

傳家無甔石之儲列子林君甔甔都濫切甔通作儋甔通儋字儋石之祿
卷卷落地葉隨風走前軒鳴聲若有意顚倒
相追奔空堂黃昏暮我坐默不言童子自外
至吹燈當我前問我我不應饋我我不餐退
坐西壁下坐或作下讀詩盡數編作者非今士相
去時已千其言有感觸使我復悽酸顧謂汝
童子置書且安眠丈夫屬有念大或作人今按宋本亦
作人說者謂丈人者尊長之稱古樂府所謂丈人且安坐是也此爲答童子而自稱故其
言如此更詳之事業無窮年

霜風侵梧桐衆葉著樹乾空堦一片下琤若
摧琅玕琤或作瑲謂是夜氣滅望舒霣其團淮南子月
御曰望舒離騷前望舒使先驅霣墜也公羊夜中星霣如雨張載曰望舒四五團聞葉聲
琤然誤謂望舒之霣其團也○霣于敏切青冥無依倚飛轍危難
安驚起出戶視倚楹久汍瀾選歐陽堅石詩揮筆涕汍瀾注
涕流貌也○汍音丸憂愁費晷景日月如跳丸莊子東西跳梁
杜牧之詩日月兩跳丸取此意也迷復不計遠計或作記爲君駐
塵轂
暮暗來客去羣囂各收聲悠悠偃宵寂亹亹

抱秋明世累忽進慮進或作連外憂遂侵誠強懷
張不滿弱念缺已盈已或作易詰屈避語穽冥茫
觸心兵敗虞千金弃莊子林回弃千金之璧負赤子而趨或曰爲其
布與赤子之布寡矣爲其累與赤子之累多矣弃千金之璧負赤子而趨何也林回曰彼
以利合此以天屬也夫以利合者迫窮禍患害相弃也以天屬者迫窮禍患害相報也
得比寸草榮知恥足爲勇晏然誰汝令誰一作惟
鮮鮮霜中菊既晚何用好揚揚弄芳蝶揚揚或作
陽陽爾生還不早東坡詩云勿訝昌黎公恨爾生不早謂此語也運窮
兩值遇婉孌死相保詩婉兮孌兮注婉少貌孌好貌上音究下力究

切西風蟄龍蛇衆木日凋槁由來命分爾泯
滅豈足道

赴江陵途中寄贈王二十補闕李十
一拾遺李二十六員外翰林三學
士或作寄三學士題下注王二十補闕李十一拾遺李二十六員
外蜀本無翰林字○王二十補闕名涯李十一拾遺名建李二
十六員外名程按公傳自四門博士轉監察御史上章數千言
極論宮市德宗怒貶爲陽山令量移江陵府法曹參軍唯皇甫
持正神道碑云貞元十九年關中旱飢公列言天下根本專政

者惡之出爲陽山令則非爲言宮市出也故公此詩自陽山赴
江陵因詩序其得罪之由端坐言旱飢則與持正之言合詩永
貞元年秋作
孤臣昔放逐血泣追愆尤血泣或作泣血或作血泫汗漫
不省識淮南子徙倚于汗漫之宇注汗漫無生形又曰吾與汗漫期于九垓之外
注汗漫不可知之也○汗音捍漫音幔怳如乘桴浮○怳音晃或自
疑上疏上疏豈其由或云自疑當作疑自謂疑由上疏也故下文云
上疏豈其由當乙是年京師旱田畝少所收上憐民
無食征賦半已休征或作兵有司恤經費未免煩

徵求富者旣云急貧者固已流傳閭里間
赤子弃渠溝持男易斗粟掉臂莫肯酬史記馮讙
曰朝趨市者平旦側肩爭門而入日暮之後掉臂不顧所期物忘其中○掉徒弔切我
時出衢路餓者何其稠其或作爲親逢道邊死方云
閣本作道邊死而从杭蜀作道死者○今按古人謂尸爲死左傳生枸石乞而問白公之
死漢書何夷求子死且古語又有直如弦死道邊之說韓公蓋兼用之此乃閣本之善而
方反不从殊不可曉佇立久咿嚘上音伊下音憂佇立或作竚焉歸舍
不能食有如魚中鉤中或作桂或从蜀本作出云選文賦若游魚銜
鉤而出重淵之深公語原此○今按韓公未必用選語況其語乃魚出淵非魚出鉤也不

若作桂爲近然第五卷送劉師服詩有魚中鉤之語則此出字乃是中字之誤而尚存其
仿佛耳今定作中讀作去聲適會除御史誠當得言秋拜
跪移閤門爲忠寧自謀上陳人疾苦無令絕
其喉或作喉下陳畿甸內陳或作言內或作事根本理宜
優積雪驗豐熟幸寬待蠶麰天子惻然感司
空歎綢繆杜佑檢校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綢直留切繆莫彪切謂
言卽施設乃反遷炎州反或作返州本又作洲古本只作州同
官盡才俊偏善柳與劉柳宗元劉夢得時同爲監察御史或
慮語言洩傳之落寃讎二子不宜爾將疑斷

還不恭寬夫詩話云退之陽山之貶以詩考之亦爲王叔文韋執誼等所排耳子厚
禹錫於退之最善然至是不能無疑故云同官盡才俊偏善柳與劉云云苕溪漁隱曰余
閱洪氏年譜然後知寬夫爲誤年譜云貞元十九年公與張署李方叔上疏言關中民急
爲幸臣所讒幸臣者李實也祝曰不者未定之辭前漢知捕兒不○不方鳩切中使
臨門遣頃刻不得留病妹臥牀褥妹或作妹分知
隔明幽悲啼乞就別百請不領頭頷點頭也後漢猴頷
之戶感切弱妻抱稚子出拜忘慚羞僶俛不迴顧
行行詣連州朝爲青雲士暮作白首囚商山
季冬月冰凍絕行輈春風洞庭浪出沒驚孤

舟逾嶺到所任低顏奉君侯酸寒何足道隨
事生瘡疣遠地觸途異吏民似猿猴生獰多
忿很○獰尼耕切懇大也很下墾切辭舌紛嘲啁禮記小者至於燕雀
猶有啁噍之頃焉○嘲陟交切啁張留切白日屋簷下雙鳴鬬鵂
鶹江東呼爲鵋鵂嶺表錄異鵂鶹卽鵂也又口鶹狐○鵂虛尤切鶹力求切有蛇
類兩首有蠱群飛游蠱或作蠱鮑明遠詩吹蠱病行暉李善曰吹蠱
飛蠱也窮冬或搖扇盛夏或重裘颶起最可畏
嶺南錄異云嶺嶠夏秋雄風曰颶○颶音具訇哮簸陵丘○訇呼宏轟哮虛
交切雷霆助光怪氣象難比侔癘疫忽潛遘十

家無一瘵猜嫌動置毒對案輒懷愁前日遇恩赦貞元二十一年正月乙巳順宗即位二月甲子大赦天下公量移江陵掾私心喜還憂公集又有詩云任文未擬崖州識雖得赦宥常愁猜意與此類果然又羈縶不得歸耕耰此府雄且大騰凌盡戈矛棲棲法曹掾何處事卑陋生平企仁義所學皆孔周早知大理官不列三后儔東漢楊賜為廷尉自以世非法家書曰乃命三后恤功于民伯夷禹稷三君耳士皐陶不在焉蓋吝之也筆墨間錄不同此等語可謂悠詠而不亂矣何況親犴獄犴亦獄也漢書義曰鄉亭獄曰犴楊子狴犴使人多禮乎詩宜岸宜獄犴與岸同敲榜發姦

偷○榜音彭懸知失事勢恐自罹罝罘罝罘兎網禮記田獵罝罘羅網畢翳罝音嗟罘音浮○湘水清且急涼風日脩脩胡為首歸路○首音狩旅泊尚夷猶楚辭君不行兮夷猶昨者京師至者或作曰嗣皇傳冕旒嗣皇謂憲宗即位貞元二十一年八月也赫然下明詔首罪誅共吺或作兜吺古文兜字○入月壬寅貶王伾開州司馬王叔文渝州司戶二人之罪如共工驩兜也復聞顛夭輩謂當時杜黃裳鄭餘慶之徒為相如太顛閎夭為周文王之佐也峨冠進鴻疇鴻大也疇謀也鴻疇謂國論班行再肅穆璜珮鳴琅璆周禮以玄璜禮北方璜半璧也書厥貢惟璆琳琅玕○璆音求佇繼貞

觀烈邊封脫兜鍪三賢推侍從三賢卽涯建程也卓犖傾枚鄒逸聖賢卓犖左思曰卓犖觀羣書枚謂枚乘鄒謂鄒陽○犖呂角切高議參造化或作物非是清文煥皇猷協心輔齊聖政理同毛輶理治也唐人避高宗諱故治字皆作理詩德輶如毛小雅詠鳴鹿食苹貴呦呦詩呦呦鹿鳴食野之苹苹萍也遺風邈不嗣豈憶嘗同裯嘗或作常裯與幬同或作儔或作裯皆非是詩抱衾與裯注云裯襌被也同裯者取詩同袍之義失志早衰換前期擬蜉蝣自從齒牙缺始慕舌為柔淮南子曰老子學商容見舌而知柔注云商容吐舌示老子老子知舌柔齒剛劉向說苑常摐有疾老子往問焉

張其口而示老子曰吾舌存乎老子曰然吾齒存乎老子曰亡子知之乎老子曰舌之存也豈非以其柔乎夫齒之亡也豈非以其剛乎曰嘻是已因疾鼻又塞漸能等薰蕕薰香草蕕臭草左傳四年一薰一蕕十年尚猶有臭詩意謂不分善惡也深思罷官去畢命依松楸空懷焉能果但見歲已遒殷湯閔禽獸解網祝蛛蝥賈誼新書湯見設網者四面乃去其三面雷煥掘寶劍寃氛銷斗牛氛或作氣晉書吳之未滅也斗牛之閒常有紫氣張華以雷煥為豐城令使尋之煥至縣掘獄屋基入地四尺餘得一石函中有雙劍並有題刻一曰龍泉一曰太阿其夕斗閒氣不復見茲道誠可尚誰能借前籌殷勤謝吾友吾或作朋

明月非暗投鄒陽書曰明月之珠夜光之璧以暗投人於道衆莫不按劍相眄者無因而至前也公意以陽譬憲宗以劍譬己以借前籌屬三賢者明月之珠非投暗矣

暮行河堤上

暮行河堤上四顧不見人衰草際黃雲感歎愁我神夜歸孤舟臥展轉空及晨謀計竟何就嗟嗟世與身

夜歌此歌及前暮行河堤上詩皆作於德宗貞元中時彊藩悍將可爲朝廷憂公方歎計謀之未就雖欲憂之非所力也

靜夜有清光閑堂仍獨息念身幸無根志氣方自得樂哉何所憂所憂非我力或作可悲我才力

重雲李觀疾贈之觀字元賓隴西人與公同舉貞元八年進士以十年死於京師當其疾時以詩贈云云

天行失其度方作天行令失度云公詩語多用此一體○今按諸本皆作天行失其度文意自通公詩辭間有如方說者然亦不專以此爲奇也陰氣來干陽重雲閉白日或作日夜非是炎燠成寒涼小人但咨怨君子惟憂傷飲食爲減少或作尚爲減非是身體豈寧康此志誠足貴懼非職所當職或作識張衡同聲歌賤妾職所當藜羹尚如此莊子藜羹不糝肉食安可嘗左氏莊十年肉食者鄙未能遠謀窮冬百草死幽桂乃芬芳且況天地閉大運自有常勸君善飲食鸞鳳本高翔

江漢答孟郊

江漢雖云廣乘舟渡無艱或作難流沙信難行馬足常往還淒風結衝波狐裘能禦寒終宵處幽室華燭光爛爛或作炎炎楚辭爛字叶平聲九章曰曾枝剡棘圓果摶兮青黃雜糅文章爛兮苟能行忠信行或作存可以居夷

戀嗟余與夫子此義每所敦何爲復見贈繾綣在不諼繾音遣綣苦遠切諼音喧繾綣不相離貌諼以謹繾

長安交遊者贈孟郊長安交遊者馬厭穀出門其意大率相類皆公未得志之所爲也

長安交遊者貧富各有徒親朋相過時過或作遇亦各有以娛或作亦有以歡娛陋室有文史高門有笙竽何能辨榮悴且欲分賢愚

岐山下二首諸本只作一首自日暮邊火驚以上爲第一篇世有雚時暇詔一書謂子齊初應舉韓公賞之爲一作丹穴五色

（羽子齊姓程字音範嘗著中蒙三巻見因話錄則下詩以當爲引篇第前詩題以岐山下此必遊鳳翔日作然四語亦不成篇此詩載之巻末疑有脫誤）

誰謂我有耳不聞鳳皇鳴揭來岐山下（前漢回車揭來○揭丘傑切又去謁切）日暮邊鴻驚（鴻或作火○今按上文言不聞鳳鳴則此當作鳴）丹穴五色羽其名爲鳳皇（山海經丹穴之山有鳥狀如鶴五色而文名曰鳳是鳥也見則天下大安寧）昔周有盛德此鳥鳴高岡（詩巻阿鳳凰鳴矣于彼高岡）和聲隨祥風窅窕相飄揚（容窕或作窅容或作窈窕或又作窅窕而寥正改窈爲窈按窅郎窈字既連用之不應異體或是窅字一作窈耳○窅鳥皎切窕徒了切）聞者亦何事但知時俗康自從公旦死（公或作縱）千載閟其光（卽杜子美鳳凰臺詩所謂西伯今寂寞鳳聲亦悠悠也）吾君亦勤理遲爾一來翔（易遲歸有時漢書側席遲士遲待也音穉）

昌黎先生集卷第一

世綵廖氏刻梓家塾

昌黎先生集卷第二

古詩

北極贈李觀（觀字元賓其先隴西人貞元八年與公同舉進士）

北極有羈羽南溟有沈鱗（南溟見莊子逍遙篇鯤鵬之說羈羽謂鵬沈鱗謂鯤也以喻己與觀相遇之意）川原浩浩隔影響兩無因風雲一朝會變化成一身誰言道里遠（里或作理非是陶詩云不怨道里長正作里）感激疾如神我年二十五（時貞元八年也歲在壬申按李漢集序公生於大曆之戊申三年自壬申逆數至戊申公時年二十五矣）求友昧其人哀歌西京市乃與夫子親（夫子謂觀）所尚苟同趨（向或作向趨孟子云三子者不同道其趨一也汪趨讀如趣）賢愚豈異倫方爲金石姿萬世無緇磷無爲兒女態（兒女或作女兒非是）憔悴悲賤貧

此日足可惜贈張籍（籍字文昌吳郡人嘗爲公所薦）

（送貞元十五年公時在汴籍往謁公未幾解去公惜別故作是詩以送之詩中雜用韻又疊用韻張籍祭公詩用此格歐陽公云退之工於用韻得寬韻則波瀾橫溢從入傍韻如此日足可惜之類是也得窄韻則不復傍出因難見巧如病中贈張十八）

之類是也按此詩與元和詩多從古韻讀之者當㧞協聲求之非所謂雜用韻也

此日足可惜此酒不足嘗（不足作不可或）捨酒去相語（去一作須○今按須字無理或是復字傳寫誤爾）共分一日光念昔未知子孟君自南方（孟郊也）自矜有所得言子有文章我名屬相府（公仕董晉幕府）欲往不得行（或作驟）思之不可見百端在中腸（罥懷思也）維時月魄死（漢律歷志死魄朔也生魄望也）冬日朝在房（月令孟冬之月日在房）驅馳公事退聞子適及城（或作墻此詩視古用韻不入令韻者多為後學以意妄改吳才老云詩人用行字韻二十有五無叶今讀者此詩後用東去趨彭城詩知有所成庚韻也何獨於此疑之）皆命車載之至引坐於中堂開懷聽其說往往副所望孔丘歿已遠仁義路久荒紛紛百家起詭怪相披猖長老守所聞後生習為常少知誠難得純粹古已亡（古一作固）譬彼植園木有根易為長留之不遣去館置城西旁歲時未云幾浩浩觀湖江（未或作來江或作湘非是植園木以喻籍之始从學也觀湖江以喻其成也）衆夫指之笑謂我知不明兒童畏雷電魚鼈驚夜

光州家舉進士選試繆所當（汴州舉進士公為考官試反舌無聲詩籍中等）馳辭對我策章句何煒煌相公朝服立工席歌鹿鳴禮終樂亦闋相拜送於庭之子去須臾赫赫流盛名竊喜復竊歎（竊喜復或作慷慨仍）諒知有所成人事安可恒奄忽令我傷聞子高第日正從相公喪（貞元十五年高郢知舉籍登第是歲二月晉卒公護其喪行）哀情逢吉語惝怳難為雙（惝或作儆楚詞遠遊作惝怳相如傳作儆怳○儆音敞怳許昉切）暮宿偃師西（偃師縣名今在洛州）徒展轉在牀（諸本作展轉在空牀○今按或當从諸本）夜聞汴州亂（二月乙酉宣武軍亂殺留後陸長源）遶壁行傍徨我時留妻子（時留或作乃弃）倉卒不及將相見不復期零落甘所丁驕女未絕乳念之不能忘忽如在我所（或作其側所或作前或作側）耳若聞啼聲中途安得返一日不可更俄有東來說我家免罹殃乘船下汴水東去趨彭城（公妻子先往徐州唐地理志徐州彭城郡）從臾朝至洛（方無朝字洛下有陽字○今按朝至洛蓋用洛諸語又下文云日西入軍門則此當作朝至洛明矣）還走不及停（還或作旋）假道經盟津（即盟津也）出入行澗岡日西入軍門羸馬顛

且僵主人願少留（時李元為河陽節度主人謂元也）延入陳壺觴卑賤不敢辭忽忽心如狂飲食豈知味絲竹徒轟轟（呼宏切）平明脫身去決若驚鳧翔黃昏次氾水（氾水在河南成皋縣詩江有氾○氾音似）欲過無舟航（過或作濟）號呼久乃至夜濟十里黃（前漢地理志陳留郡外黃縣有黃溝）中流上灘潬（灘方作沙潬或作澤郭璞曰江東人呼水中沙堆為潬潬即灘也音但○今按下句便有沙字恐只當作灘二字複出如上句言舟航之類）沙水不可詳驚波暗合沓星宿爭翻芒轅馬蹢躅鳴（諸本或作馬之復悲鳴或作馬蹢躅鳴悲）左右泣僕童

甲午憩時門臨泉窺鬬龍東西出陳許陂澤平茫茫（方作茫茫平云用古韻○今按此詩固用古韻然皆因其語勢之自然未嘗作意捨此而用彼也諸本只作陂澤平茫茫韻諸語協本無不可若作陂澤茫茫平却覺不響不應以欲用古韻之故牽挽而強就之也又按別本平或作路而或作何者語意尤勝讀者詳之）道邊草木花紅紫相低昂百里不逢人角角雄雉鳴（角音谷見集韻雄雉或作雉雊）行行二月暮乃及徐南疆下馬步堤岸上船拜吾兄（公有三兄皆早世見於集中者雲卿之子俞紳卿之子岌皆公從兄或曰吾兄謂張籍非也）誰云經艱難（艱或作險）百口無夭殤（夭或作橫楚辭强死者為國殤）

僕射南陽公（三字全語亦見列子）（張建封也）宅我睢水陽（二月末公至徐州徐泗濠節度使張建封以公為節度推官睢水名在徐州公與孟東野書云主人與余有故居余符離睢水上即此也）篋中有餘衣盎中有餘糧閉門讀書史（讀或作閱）窗戶忽已涼（諸本多作清風窗戶京或作窗戶風已京或作窗戶清風京○今按公以二月末到徐不知此詩何時作若夏即當作清風窗戶涼若秋即當作窗戶風已涼）日念子來遊子豈知我情別離未為久辛苦多所經對食每不飽共言無倦聽連延三十日晨坐達五更我友二三子（友或作有）宦遊在西京東野窺禹穴（禹穴在會稽）

李翱觀濤江（李翱字習之公兄弇之婿也李習之論性末云南觀濤江入于越而吳郡陸傪存焉與之言參曰尼父之心也翱觀濤江豈此時乎）蕭條千萬里會合安可逢淮之水舒舒楚山直叢叢子又捨我去我懷焉所窮（焉或作安）男兒不再壯百歲如風狂（方作狂風○今按方亦強周古韻之過不如只作風狂語勢尤健）高爵尚可求無為守一鄉（按此篇押二光字二鳴字二更字二狂字胡仔謂退之好重疊用韻以盡己之意蓋不恤其為病也）

幽懷

幽懷不能寫（能或作可）行此春江潯適與佳節會

士女競光陰凝粧耀洲渚繁吹蕩人心禮記命樂師大合樂吹又爲切○人或作神非是閒關林中鳥亦知和爲音諸本作知時爲和音非是然本疑亦有誤或恐爲是其字今豈無一樽酒自酌還自吟但悲時易失西漢蒯通傳時者難值而易失四序迭相侵我歌君子行古樂府有君子行視古猶視今列子楊朱篇楊子曰世事苦樂古猶今也

君子法天運

君子法天運四時可前知可或作每小人惟所遇寒暑不可期利害有常勢取捨無定姿焉能使我心皎皎遠憂疑

落葉送陳羽或作葉落篇首同北是○羽與公同登第

落葉不更息斷蓬無復歸飄颻終自異邂逅暫相依悄悄深夜語悠悠寒月輝誰云少年別流淚各霑衣

歸彭城彭城徐也公作歐陽詹哀詞云貞元十五年冬某爲徐州從事朝正于京師而此詩曰歸彭城明年自京歸徐也天下兵又動謂十五年秋起諸道兵討吳少誠前年關中旱謂十四年冬京師飢去歲東郡水謂十五年秋鄭滑水事見齪齪詩東郡或作東洛非也

天下兵又動太平竟何時訏謨者誰子無乃失所宜前年關中旱閭井多死飢或作饑去歲東郡水郡或作洛非也舊紀貞元十五年秋鄭滑大水生民爲流屍上天不虛應禍福各有隨我欲進短策無由至彤墀彤或作丹刳肝以爲紙瀝血以書辭上言陳堯舜下言引龍夔言詞多感激文字少葳蕤葳或作萎紛葳蕤以馭遝見陸機文賦今按葳蕤已見楚詞○葳音逶蕤音綏○一讀已自怪再尋良自疑食芹雖云美獻御

固已癡說文芹楚葵也列子宋有田夫喜食芹者對鄉豪稱之鄉豪取而嘗之蜇於口慘於腹衆哂而怨之其人大慙嵇康與山濤書曰野人有快炙背而美芹子欲獻之至尊雖有區區之意亦已踈矣緘封在骨髓耿耿空自奇昨者到京師屢陪高車馳周行多俊異行胡郎切議論無瑕疵見待頗異禮未能去毛皮到口不敢吐徐徐俟其巇揚子曰巇可抵乎巇罅也○巇虛宜切歸來戎馬間驚顧似羇雌枚乘曰日暮則迷鳥羇雌宿焉逕睫出西射雉詩羇雌戀舊侶迷鳥懷故林注羇雌無偶也連日或不語終朝見相欺相方作我見相或作相見○今按此三字三本疑皆有誤乘間輒騎

馬茫茫詣空陂遇酒即酩酊君知我爲誰晉書山簡出爲征南將軍鎮襄陽時有童子歌曰山公出何許往至高陽池日夕倒載歸酩酊無所知時時能騎馬倒著白接籬舉鞭問葛彊何如幷州兒

醉後一作醉客

煌煌東方星魏道輔云夏英公竦評老杜初秋月云微升紫塞外已隱暮雲端意主肅宗也吾觀退之煌煌東方星其順宗時作乎東方謂憲宗在儲宮也按史貞元二十一年正月順宗即位三月立廣陵王純爲皇太子八月立爲皇帝是爲憲宗奈此衆客醉初喧或忿爭一作紛爭或作爭忿中靜雜嘲戲雜或作准雜以嘲戲選典論全語淋漓身上衣漓或作漉顛倒筆下字人生如此少酒賤且勤置

醉贈張秘書今本下或注徹字徹元和四年進士此詩元和初作徹登未第公五六年間皆在東都此詩蓋在長安日作非徹也

人皆勸我酒我若耳不聞今日到君家呼酒持勸君爲此座上客方作士非是○後漢孔融傳融字文舉性寬容少忌好士喜誘益後進及退閒職賓客日盈其門常嘆曰座上客常滿樽中酒不空吾無憂矣及余各能文君詩多態度藹藹春空雲東野動驚俗天葩吐奇芬張籍學古淡軒鶴避

雞羣晉書嵇紹始入洛或謂王戎曰昨於稠人中見嵇紹昂昂然如野鶴之在雞羣○鶴方及諸本皆作昂○今按此言張籍學古淡而不鶩於綺靡如以乘軒之鶴而反避雞羣也又軒鶴乃與天葩之句相偶阿買不識字邵堯夫曰或問阿買是退之何人答云退之姪必有所據而云此必其子姪小字頗知書八分秦壞古文有八體其一隸書今八分也書苑云八分者秦羽人上谷王次仲飾隸書爲之鍾繇爲之章程書漢蔡邕以隸作八分體蓋八分之後又分此法謂之八分杜甫八分歌云陳倉石鼓今已訛大小二篆生八分詩成使之寫亦足張吾軍左傳桓公六年楚鬭伯比曰我張吾三軍○張豬亮切所以欲得酒爲文俟其醺酒味既泠冽酒氣又氛氳泠或作冷氣或作煙氛或作氤氛氳盛皃字見選雪賦性情漸浩浩諧笑方云云此誠得酒意餘外徒繽紛長安衆富兒盤饌羅羶葷不解文字飲惟能醉紅裙雖得一餉樂有如聚飛蚊今我及數子固無蕕與薰左氏僖公四年一薰一蕕十年尚猶有臭險語破鬼膽高詞媲皇墳書序伏羲神農皇帝之書謂之三墳皇墳三皇墳書也○媲或作動至寶不雕琢或作學神功謝鋤耘方今向泰平元凱承華勛八元八凱名氏見左傳文十八年○時憲宗即位杜黃裳鄭餘慶李吉甫裴垍李藩之徒相繼爲相故云吾徒幸無事庶以窮朝曛

同冠峽集有同冠峽二詩皆貞元十九年貶陽山後作

南方二月半春物亦已少維舟山水間晨坐聽百鳥宿雲尚含姿朝日忽升曉羇旅感和鳴和鳴或作陽和因拘念輕矯和鳴輕矯皆指百鳥而言也潺湲淚久迸久或作交楚詞横流涕兮潺湲詰曲思增繞行矣且無然蓋棺事乃了劉毅云丈夫兒蹤跡不可尋常便混羣小中蓋棺事方定矣

送惠師詩云自來連州寺當在陽山時作陽山連屬邑也惠名元惠公爲王弘中作宴喜亭記謂其在連州與學佛之人景常元惠者游即惠師也

惠師浮屠者乃是不羈人不羈者以馬爲喻言不受羈縻也鄒陽上吳王書使不羈之士與牛馬同皂十五愛山水超然謝朋親或作隱論同脫冠翦頭髮頭或作短按下對蹤塵當作頭髮飛步遺蹤塵飛或作孤發跡入四明四明山名在明州梯空上秋旻遂登天台望天台山名在台州衆壑皆嶙峋上音麟下音詢夜宿最高頂舉頭看星辰光芒相照燭南北爭羅陳茲地絕翔走自然嚴且神微風吹木石澎湃聞韶鈞澎音彭湃普拜切夜半起下視夜半或作半夜或作中夜溟波銜日輪魚龍驚踴躍叫嘯成悲辛嘯或作笑選海賦又鮑謝詩多用叫嘯字怪氣或紫赤敲磨共輪囷金鷄既騰翥庾肩吾詠日詩金烏升曉氣玉鑑濛晨曦楚詞鸞鳥軒翥而翔飛六合俄清新常聞禹穴奇東去窺甌閩越俗不好古流傳失其真幽蹤邈難得聖路嗟長堙聖路謂舜禹南巡之路迴臨浙江濤屹起高峨岷壯志死不息越絕書子胥死用於大江發憤馳騰余若奔馬乃歸神大海水經云錢塘江濤二月八月最高峻濤二丈有餘吳越春秋以爲子胥文種之神謂此也千年如隔晨是非竟何有棄去

非吾倫凌江詣廬嶽廬山在江州浩蕩極遊巡崖崒沒雲表陂陀浸湖淪是時雨初霽懸瀑垂天紳天或作大宋之問詩雨瀑天作帶雲壑樹妝玄孟東野時亦嘗用天紳字前年往羅浮羅浮山名在今廣州曾城博羅二縣之境步戛南海濆大哉陽德盛榮茂恒留春鵬騫墮長翮騫或作騫騫从鳥虛言切飛舉也从馬者起虔切虧也今字多誤用故詳之鯨戲側脩鱗自來連州寺曾未造城闉日攜青雲客雲或作春李白詩多用青雲客字探勝窮崖濱太守邀不去或作性或作得羣官請徒頻或作其志信不羣囊無一金資翻

謂富者貧(謂或作為)昨日忽不見我今訪其鄰奔彼自追及(彼或作走)把手問所因顧我却與歎(我却或作却我)君寧異於民離合自古然辭別安足珍吾聞九疑好(皇覽曰九疑在零陵營道縣其山九疑相似故名九疑舜葬於此)夙志今欲伸(欲或作願)斑竹啼舜婦(博物志洞庭之山帝之二女以淚揮竹竹盡斑)清湘沈楚臣(史記屈原仕楚為上官大夫所讒懷石投汨羅而死即清湘也)衡山與洞庭(衡山在衡州洞庭在岳州)此固道所循尋嵩方抵洛(嵩高在洛)歷華遂之秦(太華山在華州)浮游靡定處偶往即通律吾言子當去子道非吾適江魚不池活野鳥難籠馴(鳥或作鶩)吾非西方教憐子狂且醇吾嫉惰遊者憐子愚且諄去矣各異趣何為浪霑巾(浪或作淚)

送靈師(此詩貞元十九年復在連州陽山作也云王員外者仲舒也仲舒時亦謫連州司戶見宴喜亭記)

佛法入中國爾來六百年(按後漢明帝夢見金人問羣臣或曰西方有神名曰佛其形長丈六尺而全色於是遣使天竺問佛道法圖畫形象以歸其教因流入中國此詩據漢明帝時言之兩故其佛骨表云自後漢時流入中國又云漢明帝時始有佛法也漢武故事昆邪王殺休屠王來降得其金人之神置之甘泉宮則是佛入中國始白漢武至成哀問已有經矣杜致行守緘亦曰漢武作昆明池掘地得黑灰東方朔云可問西域道人西域道人佛之徒也又開皇歷代三寶記云劉向稱子覽典籍已見有經將知周時九流釋典秦雖焚除漢興復出則先漢之前逆至于周有佛有經其來也遠矣韓胡為以謂明帝之時佛始入中國耶退之一世大儒非承襲謬誤者將由心惡其教不復詳考其源流所自耳)齊(平也)民逃賦役高士著幽禪官吏不之制(或作禁)紛紛聽其然(紛紛或作紛紜)耕桑日失隸朝署時遺賢靈師皇甫姓胤胄本蟬聯少小涉書史早能綴文篇中間不得意失跡成延遷逸志不拘教軒騰斷牽攣圍棊鬭白黑生死隨機權六博在一擲(楚詞宋玉招魂菎蔽象棊有六博)梟盧叱迴旋(梟或作呼或作擲○宋劉毅與劉裕猜蒲毅以為不能裕惡之因挼五木既而四子俱黑其一子轉躍未定裕厲聲喝之即成盧毅意殊不快也宋玉招魂云成梟而牟呼五白梟勝也杜詩袒跣不肯成梟盧○梟古堯切實韻操了樗蒲采名唐李文公集五木經旺采六開塞搭禿犢梟則梟宜從梟○操居言切)戰詩誰與敵浩汗橫戈鋋(戰詩或作爭戰或作文戰或作詩戰戰詩戰文唐人語也白樂天與戰文重掉鞅劉夢得戰文矛戟深誰與方作與誰非是鋋小子也方言五湖之間謂矛為鋋選戈鋋彗雲○鋋一音蟬又音延)飲酒盡百醆(醆或作或作戔醆)嘲諧思逾鮮(逾或作愈)有時醉花月高

唱倩且緜（高唱清或作清唱高）四座咸寂默杳如奏湘絃尋勝不憚險黔江屢洄沿（黔州有黔江縣爾雅逆流而上曰泝洄詩遡洄從之書沿于江海注云順流而下曰沿選水沿盡洄沿○洄音回沿音緣）瞿塘五六月（瞿塘三峽也荊州記灩澦如馬瞿塘莫下灩澦如象瞿塘莫上杜詩好過瞿塘灩預堆○瞿音衢）驚電讓歸船（讓或作恨非是就今咸云讓責怒也此只謂歸舟急於驚電耳讓如厥大雖與讓之讓）怒水忽中裂千尋墮幽泉（尋或作潯○今按潯與尋同）環迴勢益急仰見圍圍天（下圍字一作圓）投身豈得計性命甘徒捐浪沫蹙翻涌漂浮再生全同行二十人（二諸本作又溺者三）冤骨俱坑填靈師不挂懷冒涉道轉延開忠二州牧（魏道輔謂二牧韋處厚白居易也二公出守在元和末此詩作於貞元二十年間攷其時非也）詩賦時多傳失職不把筆珠璣爲君編强留費日月密席羅嬋娟昨者至林邑（林邑今驩州地）使君數開筵逐客三四公盈懷贈蘭茎湖游泛漭沆（湖或作湘此言桂林邑日非湘地也○今按湖僻對溪宴乃切）溪宴駐潺湲別語不許出行裾動遺牽鄭州競招請書札何翩翩十月下桂嶺（桂嶺縣在賀州）乘寒恣窺緣落落王員外（謂王仲舒自戶部員外郎貶爲

連州司戶）爭迎獲其先自從入賓館占悋久能專吾徒頗攜被（頗或作咸被或作之）接宿窮歡妍聽說兩京事分明皆眼前縱橫雜謠俗瑣屑咸羅穿材調眞可惜朱丹在磨研方將斂之道且欲冠其顛韶陽李太守（李一作季）高步陵雲煙得客輒忘食開囊乞緡錢（緡或作繙）手持南曹敘（謂王員外仲舒也墓志云所爲文章無世俗氣）字重青瑤鐫古氣參彖繫（方作象○今按杜詩滿哲垂彖繫）高標摧太玄維舟事干謁披讀頭風痊（莊子分手病少痊典略曰魏太祖以陳琳管記室作諸書及檄草成呈太祖太祖先苦頭風是日疾發讀琳所作翕然起曰此愈我病○痊音詮又張緣切）還如舊相識（還如或作頗似）傾壺暢幽悁以此復留滯歸驂幾時鞭

縣齋有懷（此詩陽山縣齋作貞元十九年公以言事出至是二十一年順宗即位而作是詩嗣皇新繼明謂順宗也）

少小尚奇偉平生足悲咤（選郭景純遊仙詩撫心獨悲咤杜詩令人幾悲咤○咤陟駕切）猶嫌子夏儒肯學樊遲稼事業窺臯稷（稷或作禼）文章蔑曹謝濯纓起江湖綴珮雜蘭薪悠悠指長道去去策高駕誰爲傾國

媒李延年傳漢武歌曰北方有佳人絕世而獨立一顧傾人城再顧傾人國自許
連城價史記趙王得楚和氏璧秦昭王聞之願以十五城價請易璧初隨
計吏貢漢武帝元光六年徵吏民有明當世之務令與計偕計謂上計吏簿也郡
國每歲遣詣京師上之貢士偕丙屢入澤宮射禮記諸侯歲貢士於天子
天子試之於射宮又曰天子將祭必先習射於澤澤者所以擇士已射於澤而後射於射
宮注澤宮名雖免十上勞戰國策蘇秦說秦惠王書十上而說不行何
能一戰霸僖二十七年左氏曰一戰而霸文之敎也公自貞元八年中進士第
貢于京師至貞元十一年屢試博學宏詞不中○能一作曾人情忌殊異世
路多權詐多或作重蹉跎頹遂低摧折氣愈下冶

長信非罪論語子謂公冶長可妻也雖在縲絏之中非其罪也侯生或
遭罵史記魏有隱士曰侯嬴公子無忌虛左迎之嬴有客在市中引車入市下見
其客朱亥睥睨久立與其客語從騎皆竊罵侯生懷書出皇都貞元十一
年公東歸河陽皇都京師也銜淚渡清灞灞水出藍田谷西北而入渭
身將老寂寞志欲死閑暇朝食不盈腸冬衣
纔掩骼骼腰骨前漢折脅拉骼○骼枯駕切軍書旣頻召戎馬
乃連跨大梁從相公貞元十二年公從汴州董晉幕彭城赴
僕射貞元十五年公從徐州張建封幕弓箭圍狐兎絲竹羅
酒炙之夜切即炙字兩府變荒凉荒或作炎此言董晉張建封貞元十

五年十六年相繼殂謝也三年就休假求官去東洛去或作來
或作去官來東洛○公自貞元十六年張建封薨歸洛陽至十九年始除監察御史犯
雪過西華塵埃紫陌春風雨靈臺夜名聲荷
朋友援引之姻婭雖陪形庭臣庭或作偶或作仰陪或作
偶皆非是詎縱青冥靶冥或作雲寒空聳危關曉色曜
脩架捐軀辰在丁貞元十九年十二月公以監察御史上天旱人飢疏
貶陽山令辰在丁謂上疏之日也○曹子建三良詩誰言捐軀易殺身誠獨難鎩翮
時方蜡鎩鳥羽病選鸞翮有時鎩蜡年終大祭名廣雅夏曰清祀商曰嘉平周曰大
蜡秦曰臘公之貶陽山令其出以十二月故時方蜡也○鎩所介切蜡音乍投荒

誠職分領邑幸寬赦湖波翻日車嶺石坼天
齧毒霧恒熏晝炎風每燒夏雷威固已加颶
勢仍相借颶風見上江陵途中寄三學士詩注○颶音巨氣象杳難
測聲音吁可怕夷言聽未慣越俗循猶乍循或
作脩非是指摘兩憎嫌睢盱互猜訝列子老子而睢睢而盱盱
而誰與居○睢音睢盱音吁秖緣恩未報豈謂生足藉嗣
皇新繼明永貞元年順宗即位新方作帝非是率土日流化惟
思滌瑕垢長去事桑柘斸嵩開雲扃壓潁抗
風榭禾麥種滿地梨棗栽繞舍兒童稍長成

雀鼠得驅嚇（莊子鴟得腐鼠鵷鶵過之仰而視之曰嚇嚇怒而拒物聲○嚇音嫁）官租日輸納村酒時邀迓閑愛老農愚歸弄小女姹（後漢姹女工數錢○姹陟駕切）如今便可爾何用畢婚嫁（後漢向平字子平隱居不仕建武中男女娶嫁既畢敕家事勿相關當如我死也齊蕭惠基常謂所親曰須婚嫁畢當歸老舊廬公謂反之爾）

合江亭（諸本作題合江亭寄刺史鄒君今从閣杭蜀本篇內三處注文亦用蜀本○鄒君逸其名亭故相齊映所作故曰雖告其經營初邦君寔王佐前刺史元遜無攻廉使中丞楊公憑奏黜之遂用鄒公其曰中丞黜凶邪指此意也公永貞元年七月初自陽山量移江陵道衡山詩所以作此亭在衡州負郭今之石鼓頭即其地也地形特異巋然嶒起於二水之間旁有朱陵洞亦謂之朱陵仙府唐人題刻散滿巖上）

紅亭枕湘江（紅或作江方作洪○今按歐本作紅鮑云當作紅其作洪者皆存而字訛也）蒸水會其左（蒸湘二水名即青草湖）瞰臨眇空閣綠淨不可唾維昔經營初邦君實王佐翦林遷神祠買地費家貨（費或作匱）梁棟宏可愛（宏或作横）結構麗匪過伊人去軒騰茲宇遂頹挫老郎來何暮高唱久乃和樹蘭盈九畹栽竹逾

萬个（或作箇史記貨殖傳竹竿萬个古書皆用个字漢功臣表始出箇字）長綆汲滄浪幽蹊下坎坷波濤夜俯聽雲樹朝對臥初如遺宦情終乃最郡課人生誠無幾（誠或作成非是）事往悲豈奈（奈或作那）蕭條綿歲時契闊繼庸慵（○詩死生契闊往勤苦也契音挈慵乃臥切）勝事誰復論醜聲日已播中丞黜凶邪天子閔窮餓君侯至之初閭里自相賀淹滯樂閑曠勤苦勸慵惰爲余掃塵階（塵或作東非是）命樂辭衆座窮秋感平分新月憐半破顧書巖上石勿使泥塵涴（泥塵或作塵泥）

陪杜侍御遊湘西兩寺獨宿有題因獻楊常侍（諸本無兩字及因字○此自陽山北還過潭作永貞元年秋也湘西寺在潭州楊常侍憑也時爲潭州刺史湘西觀察使云）

長沙千里平（長沙即潭州也）勝地猶在險況當江闊處斗起勢匪漸（斗一作頓非也　匪）深林高玲瓏青山上琬琰（上或作生）路窮臺殿闢佛事煥且儼剖竹走泉源開廊架崖广（說文广因巖爲屋○廊一作廓）是時秋

之殘 之或作初 暑氣尚未斂羣行忘後先朋息棄拘檢 朋或作困 客堂喜空凉 空或作風 華榻有倩簟潤蔬羹蒿芹水果剝菱芡 音儉 伊余夙所慕陪賞亦云忝幸逢車馬歸獨宿門不掩山樓黑無月漁火燦星點夜風一何喧杉檜屢磨颭 磨或作學古磨摩通 猶疑在波濤怵惕夢成魘靜思屈原沈 楚詞屈原沈於汨羅 遠憶賈誼貶 賈誼為長沙王太傅公自御史貶陽山至是量移江陵掾過長沙故引此二人以自比 椒蘭爭妬忌 離騷經曰余以蘭為可恃兮羌無實而容長椒專佞以慢慆兮樧又欲充夫佩幃王逸注蘭楚懷王

弟司馬子蘭也椒楚大夫子椒之 絳灌共讒諂 西漢賈誼傳文帝議以誼任公卿之位絳灌乃毀誼曰洛陽人年少初學專欲擅權紛亂諸事於是天子以為長沙王太傅顏師古注絳絳侯周勃灌灌嬰也 誰令悲生腸坐使淚盈臉翻飛乏羽翼 乏或作推 指摘困瑕玷 困或作因非是 珥貂藩維重 應劭漢官儀曰侍中冠金蟬有貂取其內勁捍而外溫潤曹植戴蟬珥貂○珥音耳貂丁聊切 政化類分陝 漢弘農陝縣周之二伯分陝之地 公羊曰自陝而東周公主之自陝而西召公主之分陝亦見史記世家珥貂分陝謂憑以常侍鎮長沙也○陝音閃 禮賢道何優奉己事苦儉大厦棟方隆巨川檝行剡 行或作初○易大過棟隆吉繫辭剡木為楫

經營誠少暇遊宴固已歉 歐本云歉俗字當作慊古書歉欣之類或从心或从欠多通用 旅程愧淹留徂歲嗟荏苒平生每多感柔翰遇頻染 選弱冠弄柔翰 展轉嶺猿鳴曙燈青睒睒 燈方作光睒睒或作睒睒今按曉先不青作燈是也

岳陽樓別竇司直 竇司直名庠字胄卿韓皐鎮武昌辟庠幕府陟大理司直權領岳州公自陽山移江陵法曹道出岳陽樓作此詩永貞元年冬十月也劉禹錫有和篇足成六十韻見劉集

洞庭九州間厥大誰與讓南匯羣崖水 匯或作維

北注何奔放豬為七百里吞納各殊狀自古澄不清環混無歸向炎風日搜攪幽怪多冗長 選陸機曰故無取於冗長○長音仗 軒然大波起宇宙隘而妨 音訪作放 一巍峩拔嵩華騰踔較健壯 踔或作躍選吳都賦騰趠飛超 聲音一何宏轟輵車萬兩 輵諸本作轕或作揭方定作輵云立葛切車暫也揚雄羽獵賦所謂皇車幽輵是也杭蜀本作蜀盧全月蝕詩亦有推蕩轟渴不知害人何以訛輵為輵也今本多作磕砑磅轟磕上林賦語磕與輵音義也 一猶疑帝軒轅張樂就空曠 莊子黃帝張咸池之樂於洞庭之野 蛟螭露筍簴 選或藏蛟螭筍簴以懸鐘磬詳見元和聖德詩 編

練吹組帳組或作祖○今按鮑昭詩組帳揚春風鬼神非人世
節奏頗跌踼上徒結切下徒浪切陽施見誇麗陰閉感
悽愴感或作戚朝過宜春口過或作迴宜春即袁州也極北缺
堤障北或作地夜纜巴陵洲巴陵郡即岳州叢芮纜可傍
星河盡涵泳俯仰迷下上餘瀾怒不已喧聒
鳴甕盎明登岳陽樓輝煥朝日亮飛廉戢其
威離騷後飛廉使奔屬王逸注風伯也清晏息纖纊息或作自按海賦輕
塵不飛纖羅不動息字為勝泓澄湛凝綠物影巧相況江
豚時出戲驚波忽蕩瀁波或作沒時當冬之孟公永
貞元年十月至岳州隙竅縮寒漲前臨指近岸側坐眇
難望澡灌神寬醒幽懷舒以暢主人孩童舊
孩童一作童孩握手乍忻悵憐我竄逐歸相見得無
恙風俗通曰恙毒蟲也喜傷人古人草居露宿故相勞問必曰無恙李陵曰霍與上官
無恙乎又後漢蘇竟傳君執事無恙恙病也開筵交履舄史滑稽傳履舄
交錯爛漫倒家釀劉伶曰見何次道飲令人欲傾家釀釀醞也盃行
無留停或作亭留高柱送清唱中盤進橙栗投擲
傾脯醬歡窮悲心生婉孌不能忘詩婉兮孌兮念
昔始讀書志欲干霸王去聲屠龍破千金莊子朱泙

漫學屠龍於支離益殫千金之家三年技成而無所用其巧為藝亦云亢
愛才不擇行觸事得讒謗前年出官由或作日以
前卷上疏豈其由之語推之作由者是但恐此與彼語意不同則只作日亦通此禍
最無妄公卿採虛名擢拜識天仗姦猜畏彈
射斥逐恣欺誑新恩移府庭移或作趨逼側廁諸
將子虛賦偪側泌節注云相迫也于嗟苦駑緩但懼失宜當
追思南渡時魚腹甘所葬史記屈原曰寧赴常流而葬乎江魚
腹中嚴程迫風帆劈箭入高浪顛沉在須臾忠
鯁誰復諒生還真可喜尅己自懲創尅或作刻庶
從今日後粗識得與喪事多改前好趣有獲
新尚誓耕十畝田不取萬乘相細君知蠶織
稚子已能餉東方朔曰歸遺細君說者云細君朔妻之名又云細小也湖白
比於潘侯謂其妻曰小君浩岩絡稱庵稚子拾薪老夫沒淵細君緝紡行當掛
其冠生死君一訪
送文暢師北遊公貞元十九年為四門博士有送文暢師
序今詩云多序其外公是時自陽山回為國子博士在京師時
作也
昔在四門館後魏太和中立學于四門因以為名隋始隸國子公時為四門

國子博士晨有僧來謁閒見錄云歐陽公於詩主退之不主子美劉仲原父
每不然之公曰子美老夫清晨讀白頭玄都適士來相訪有俗氣退之決不晨道也仲原父
曰方退之昔在四門館晨有僧來謁之句之類耳公賞其辯自言本吳人
少小學城闕詩挑兮達兮在城闕兮城闕謂城郭也已窮佛根
源祖識事輗軏語大車無輗小車無軏注輗者轅端橫木以縛軛軏者轅
端上曲鉤衡○輗五雜切軏魚骨切攣拘屈吾眞或作身○漢鄒陽上書能
越攣拘之語戒轄思遠發薦紳秉筆徒聲譽耀前
闕從求送行詩求或作來屢造忍顛蹶今成十餘
卷浩汗羅斧鉞先生閟窮巷未得窺剞劂淮南

子剞劂無跡人巧之妙○剞居綺切劂音劂○或云剞作剖字見傳殺琴賦當考又
聞識大道何路補剠刖莊子庸詎知造物者不息我剠而補我劓
公詩意謂文暢既祝髮為僧欲滿其剠刖而反之初可得乎剠與黥同並音渠京切一作
德音幾出其囊中文滿聽實清越謂僧當少安
草序頗排訐上論古之初所以施賞罰下開
迷惑胃寧豁斸株櫱何遯詩寧豁下嵓呼寧音哮氣上烝也校本一
用西京賦作寧豁恐非○今按一本作寧豁注云開達貌西京賦李善無注而篇韻以為
宮殿貌祝氏音義作寧豁開達貌潘岳登虎牢賦幽谷豁以寧寥今亦未詳孰是且以方
氏作寧列子吾處也若櫱株拘注斷木也僧時不聽瑩莊子是黃帝之所聽

瑩也疏聽瑩疑惑貌若飲水救暍或作渴方云公詩用今韻者未嘗逾韻此
詩三十二韻不應獨旁取此一韻○今按方說不知何以見此詩用今韻當考風塵
一出門時日多如髮三年竄荒嶺守縣坐深
樾此言出為陽山令○楚謂兩木交陰之下曰樾衙祖聚異物或作物異
非是詭製怛巾幟製或作制怛或作恒相驚也幽窮共誰語
共或作與思想甚含噦噦逆氣禮記不敢噦噫嚏咳○噦於月切昨來
得京官元和元年六月自江陵召還為國子博士照壁喜見蝎酉陽
雜俎江南舊無蝎開元初有一主簿竹筒盛過江今江南往往有之俗呼為主簿虫杜詩
每愁夜中自足蝎蘇內翰聞驛駅試筆余謫居黃州五年今日離泗州北行岸上驛駅聲

空籠意亦欣然蓋不聞此聲久矣退之照壁喜見蝎不虛語也又嶺南歸云已脫習之騶之
變行有見蝎之喜皆取諸此○蝎音歇況逢舊親識或作識知親或作相
無不比鶼鰈爾雅陸德明音義云鶼鳥有目一翅相得乃飛故曰兼孔
叢子北方有獸名曰蟨愛蛩蛩駏驉食得甘草必齧以遺蛩蛩駏驉見人將來人負蟨以
走蟨非愛蛩蛩駏驉也為其假足也二獸亦非愛蟨也為其得甘草而遺之也夫禽獸猶
知比假而相報也況士君子欲名利者乎○鶼古恬切蹷音厥長安多門戶
乎慶少休歇而能勤來過重惠安可揭重惠或作
惠重毋丘儉詩憂責重山岳進能為我擔與此義同當今聖政初謂憲宗初
即位也恩澤宇獝狘宇或作寬禮記鳳以為畜故鳥不獝麟以為畜故獸

不戲○戲許切戲許月切出胡為不自暇飄戾逐鷸鷹鷸鵠
鸇似鷹尾上白善捕鼠鷹一名鷂爾雅鷂白鷹○鷂之然切鷹音厥僕射領
北門謂田季安為魏博節度使威德壓胡羯相公鎮幽都
謂劉濟為幽州節度竹帛爛勳伐酒場舞閨姝詩彼姝者子○
姝昌株切獵騎圍邊月開張篋中寶自可得津筏
吳志東轉作大筏○筏音伐從茲富裘馬寧復茹藜蕨余
期報恩後謝病老耕垈庇身指蓬茅逞志縱
獫猲爾雅長喙曰獫短喙曰猲詩曰載獫猲獢○獫虛撿切猲許謁切僧還
相訪來山藥煮可摇

答張徹公為國子博士時作張徹公門下士又公之從子婿詳見
酬贈張徹書注筆墨閒銛曰劉佩云答張徹一詩尤奇麗
辱贈不知報我歌爾其聆首敘始識面北史齊神
武自太原來朝見宋遊曰嘗聞其名今日始識其面次言後分形曹子建求
自試表誠與國分形同氣憂患共之也借用以言離別道途綿萬里曰
月垂十齡今謂自貞元十二年丙子至是元和改元丙戌十年也浚郊避
兵亂貞元十五年二月汴州亂睢岸連門停諸本作庭閣本作停而方
从諸本○按停猶居也上對亂字宜用停字乃的後又有洞庭字或未必重押也肝
膽一古劍波濤兩浮萍漬墨竄舊史磨丹注

前經義苑手祕寶文堂耳驚霆暄晨躡露馬
暑夕眠風櫺結友子讓抗晉陽秋曰陸抗羊祜為邊將推僑札
之好抗嘗遺祜酒祜亦饋抗藥各推心服之請師我慙丁左氏襄十四年
尹公佗學射於庾公差庾公差學射於公孫丁二子追公公孫丁御尹公佗曰子為師我
則遠矣初味猶啖蔗晉史顧愷之啖蔗自尾至本云漸入佳境○啖徒敢
切與啖同遂通斯建領漢高紀云譬猶居高屋之上而建瓴水也搜奇
日有富嗜善心無寧石梁平侹侹音挺說文侹侹長貌
沙水光泠泠粟枯摘野豔沈細抽潛腥遊寺
去陟巘詩陟則在巘○巘語蹇切陟或作登尋徑返穿汀徑或作逕

非是緣雲竹竦竦失路麻冥冥淫潦忽翻野平
蕪眇開溟防泄塹夜塞懼衝城畫扃自肝膽一古劍
以下至此皆言十五年睢岸連居與徽相從之樂及去事戎轡公先居雖
水久之建封以為節度推官相逢宴軍伶觥秋縱兀兀獵
旦馳駉駉詩駉駉牡馬○駉音扃旦或作晏從賦始分手謂徹
赴舉試也朝京忽同舲是年冬公以徐州從事朝于京師又與徹同行○楚
詞乘舲船余上沅○舲音零急時促暗棹戀月留虛亭畢
事驅傳馬謂十六年春公朝正事畢歸彭城也傳若今之驛○傳除戀切安
居守聰螢梅花灞水別宮燭驪山醒杜詩軍吏回宮

爾驪山在昭應筆墨閒錄曰劉賞云此省選 對極南風味○驪力馳切宮一作官
遠投足鄉賓尚摧翎 謂徹下第杪徹後 元和四年始登第 塵祛
又一摻 詩摻執子之祛兮摻揜法 袂執袂別也摻所咸切 淚皆還雙
熒 列子拂皆揚習而望之自畢事駱傳馬至 此皆言十六年朝正畢及與徹相別時事
皆音責 又在計切 洛邑得休告華山窮絕陘 爾雅山 絕陘音
形 倚巖睨海浪引袖拂天星日駕此迴轄金
神所司刑 華山西岳其神少昊 爲金神西方主刑也 泉紳拖脩白
石劒攢高青磴蘚澾拳跼 蘇石磴窮紅泉宇 林云澾滑也拳跼
蘚滑之貌楚詞拳跼顧而不行 ○磴都鄧切澾音闥跼音爲 梯飈颭伶俜
楚詞忽翩鶩兮浮雲伶俜行不正貌選少伶 傳而偈旅又選古猛行云少年惶巳內伶傳
到他卿魅卑遙 伶音零傳普丁切 悔狂巳咋指 咋亟也大 聲過又多
聲選曉譊喧咋○ 咋音責狂一作往 垂誡仍鐫銘 公嵩過華山 登絕頂發狂
嗇哭遺書爲 讀見國史補 峨豸忝備列 前漢咬世辨多多 與齊同說文辨爲
獸似牛而一角古者決訟令觸不直令門峨 多以御史冠用之故耳法冠一名柱後惠文
冠或謂獬豸冠凡執法官皆服之異物志北 荒中有獸名獬豸性別曲直見人鬬觸不直
者聞人爭咋不正者楚王嘗獲此獸因象其 形以製衣冠十九年公爲御史故云峨豸也
○豸宅 買切 伏蒲愧分涇 漢元帝寢疾數問尚書 以景帝時立膠東王故
事史丹候上獨寢時直入臥內伏青蒲上 涕諫帝帝由是不廢太子分涇分別涇渭以

明清 濁也 微誠慕橫草 終軍云軍無 橫草之功 瑣力摧撞筵
說苑子路對趙襄子曰建天下之鐘而撞之 以筳撞能發其聲乎哉○筳音廷請本注以
中方云當以竹雜絲 完也見東方朔客難 疊雪走商嶺飛波航洞
庭下險疑墮井守官類拘囹 官或 作宮 荒餐茹獠
蠱 獠夷別名後漢大詔獠者獠庚夷蠱虫毒 自峨冠忝儀列已丁皆言貞元十九年冬
自監穿佳史言事崇 陽山時也○傷音兆 幽夢感湘靈 楚詞使湘 靈鼓瑟兮
令每若 舞馬夷 刺史肅蓍蔡 三國名臣贊思同著蔡 運周無方琴題也家語
臧文仲有守龜焉名曰蔡蓍 寵也言刺史爲人所信如著蔡 吏人沸蝗
螟點綴簿上字趨蹌閤前鈴 東漢周紓傳又 閤鈴下注漢官
儀同紓丁作聞辭事其皆以名自完者也留 秥出鎮南受鈴閤之下傳銜不過數十人
○紛 音苓 賴其飽山水得以娛瞻聽紫樹雕斐亹
颱一 作雛 碧流滴瓏玲映波鋪遠錦插地列長屏
愁狖酸骨死 或作然○ 狖餘救切 怪花醉魂馨潛苞絳
貨坼幽乳翠毛零 乳或作孔 赦行五百里 二十一 年正月
順宗即位二月大赦公 自陽山量移江陵法曹 月變三十蓂 帝王世 紀曰堯
時有草夾階而生每月朔日生一莢至望 則落一莢月小則餘一莢月變三十莢言及
一月也○ 蓂音冥 漸階羣振鷺 詩振鷺于飛有駜振 悵鷺止與帛白之土
羣集 子朝 入學誨螟蛉 揚子螟蛉之子殪而逢蜾 蠃祝之曰類我類我久則

肖之矣螟蛉桑上青蟲螟蠃細腰蜂也元和元年六月公自江陵法曹召爲國子博士故
云○蛉音苓苹甘謝鳴鹿詩呦呦鹿鳴食野之苹鹿得苹則鳴相呼詩意
謂朋友也罍滿甒罄缾詩缾之罄矣維罍之恥缾小而盡罍大而盈量恥者
刺不能使富分貧衆卹寡也囧囧抱瑚璉選囧囧秋月明語曰何器也曰
瑚璉也瑚璉宗廟之器以喻徽○囧居永切飛飛聯鶺鴒詩鶺鴒在原兄
弟急難爾雅鶺鴒雝渠屬也飛則鳴行則搖鶺鴒詩以況兄弟張籍弟復方舉進士故云
○鶺音昔切鴒郎丁切魚鬣欲脫背鬣鬣鬣山海經鯢魚齊口齊鬣欲脫
背言將化爲龍也○鬣音獵虬光先照硎光先或作精光莊子刀刃若新
發硎研於石也豈獨出醜類方當動朝廷勤來得晤
語勿憚宿寒廳

薦士

孟東野貞元十一年進士爲溧陽尉時鄭餘慶尹河南公作是
詩以薦之鄭辟爲水陸運從事此詩作於郊爲尉後辟從事前
數觀公銘郊墓謂鄭公尹河南既辟從事後以節領興元復奏
爲參謀皆公一時之薦也

周詩三百篇雅麗理訓誥雅麗或作麗雅理或作理○今按一
字皆未安恐人有誤曾經聖人手議論安敢到五言出
漢時蘇李首更號選李陵與蘇武詩註云五言詩自陵始也東都
漸瀰漫派別百川導建安能者七建安謂魏之文人也

典論云今之文人魯國孔融廣陵陳琳山陽王粲北海徐幹陳留阮瑀汝南應瑒東平劉
公幹斯七子也○瑒徒哽切一音暢又音陽卓犖變風操逶迤抵
晉宋氣象日凋耗中間數鮑謝鮑照謝朓也或曰謝靈運
蓋二謝通稱比近最清奧齊梁及陳隋衆作等蟬
噪搜春摘花卉沿襲傷剽盜國朝盛文章子
昂始高蹈筆墨閒錄曰薦士詩與送孟東野序盛言子昂李杜餘皆不在其列
唐詩由子昂始唱之也子昂姓陳梓川射洪人唐高宗時有文章盛名勃興得
李杜萬類困陵暴後來相繼生亦各臻閫奧
或作隩舊本作奧今本以閫韻誤列也班固傳究先聖之壼奧有窮者孟郊

東野窮爲公東野動驚俗公平曰以朋友處之字而不名獨此詩曰有窮者孟郊蓋薦之
於王公大人不得不名也受材實雄驁冥觀洞古今象外
逐幽好橫空盤硬語橫空或作縱橫妥帖力排奡論語
奡盪舟寒浞殺有窮后羿因其室而生奡多力能陸地行舟爲少康所殺臨川云吟詩
各有所得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飾此李白所得也或看翡翠蘭苕上未掣鯨碧海中
此杜甫所得也橫空盤硬語妥帖力排奡此韓愈所得也○奡五到切敷柔肆
紆餘奮猛卷海潦榮華肖天秀捷疾逾響報
捷或作健逾或作愈行身踐規矩甘辱恥媚竈媚竈見論語八
佾孟軻分邪正眸子看瞭眊眸子瞭眊見孟子離婁上○瞭

音了眊音髦杳然粹而清或作精可以鎮浮躁酸寒
溧陽尉溧陽即今昇州縣名貞元十二年呂渭知貢舉郊年四十有六中進士第
開四年調溧陽尉○溧音栗五十幾何耄八十九十曰耄孜孜營
甘旨禮記內則昧爽而朝慈以甘旨辛苦久所冒俗流知者
誰指注競嘲傲聖皇索遺逸髦士日登造廟
堂有賢相謂鄭餘慶愛遇均覆燾公有與餘慶書云再奉示問替
緣孟家事郊死於元和九年時餘慶為輿元尹韋莊云東野佐餘州幕卒使丁廷許以墓
註考之餘慶在興元奏郊為參謀未至而卒莊說非也○覆芳又切況承歸輿
張謂郊肯為歸登張建封所知二公迭嗟悼青冥送吹噓

強箭射魯縞前漢韓安國傳強弩之末力不能穿魯縞胡為久無
成使以歸期告貞元十九年建封死久矣公猶且云爾者蓋言東野素為
建封所知胡為久無成以歸期告也霜風破佳菊嘉節迫吹帽
晉孟嘉在征西將軍幕中九日宴龍山風吹嘉帽落念將決焉去感物
增戀嫪嫪惜物也郭謂云嫺嫪戀惜也說文云固也○嫪盧到切彼微水
中荇尚煩左右芼詩參差荇菜左右芼之芼擇也○芼音冒魯侯
國至小廟鼎猶納郜春秋桓二年取郜大鼎于宋戊申納于大廟郜
地名○郜音告幸當擇珉玉寧有棄珪瑁周禮天子執瑁四寸
以朝諸侯瑁天子圭也○瑁音冒悠悠我之思擾擾風中蘦

蘦以氂牛尾為之大如斗繫於左騑馬軛上選黃屋左蘦楚王曰寡人之心搖搖然如懸
旌詩意取此○蘦音道上言愧無路日夜惟心禱鶴翎
不天生變化在啄菢鳥伏卵謂之菢○菢薄報切通波非
難圖尺地易可漕善善不汲汲後時徒悔懊
救死具八珍周禮膳夫珍用八物又食醫掌八珍之齊禮記內則八珍謂淳
熬淳母炮豚炮牂擣珍漬熬肝膋也不如一簞犒楚與晉戰或人進王一簞
酒王臨酒於水上與士共飲○簞音單不或作無微詩公勿誚微或作數
愷悌神所勞詩愷悌君子神所勞矣○勞郎到切
喜侯喜至贈張籍張徹公初謫陽山令元和改元

六月自江陵掾召為國子博士其從遊如喜如籍如徹皆會于
都下詩以是作
昔我在南時謂貶陽山時也數君長在念搖搖不可
止諷詠日喁噞喁噞魚口動貌選張衡曰喁噞沈浮○喁音顒噞音驗
如以膏濯衣每漬垢逾染又如心中疾箴石
非所砭常思得遊處至死無倦厭無或作不地遐
物奇怪水鏡涵石劍水鏡一名蜮陸璣疏云一名射影江淮水皆有
之人在岸上影見水中投人影則殺之荒花窮漫亂幽獸工騰
閃礙目不忍窺忽忽坐昏墊書下民昏墊徒昏墊墊溺○墊

都念切逢神多所祝豈忘靈卽驗依依夢歸路歷歷想行店今者誠自幸所懷無一欠孟生去雖索孟生孟郊也東野其年十一月從河南尹鄭餘慶奏爲水陸運從事索悉各切。侯氏來還歡說已見上歌眠聽新詩屋角月豔豔眠或作枕月或作日雜作承聞騁雜方作新按上句已云聽新詩不應此句便重出新字當作雜作承聞騁蓋謂聞出他文也交驚舌手譫交或作文手或作乎皆設乎俗手字也說文譫吐舌貌。譫他念切續紛指瑕疵拒捍阻城塹阻城或作城阻非是以余經摧挫固請發鉛槧王充論衡斷木爲槧西京雜記揚子雲好事常懷鉛提槧從諸計吏訪殊方絕域之語鉛墨槧牘也。槧七艷切居然安推讓見謂爇天燄天或作點非是比疎語徒妍悚息不敢占呼奴具盤飧或作餐飣餖魚菜贍人生但如此朱紫安足僭

古風蜀本作二首。觀詩意當在德宗之世與烽火詩相表裏蓋自安史亂後方鎮相望於內地兵驕則逐帥帥強則叛上不廷不貢故詫古風以寓意謂當時之民疲於賦役無可逃之地當如一邑之水尚可違而天下湯湯則無所可歸好衣甘食以苟一日安則可見當時之不自聊如此

今日曷不樂幸時不用兵無曰既蹙矣曰或作口乃尚可以生以或作勞非是彼州之賦去汝不顧此州之役去我奚適去我方作我去奚或作爰皆非是一邑之水可走而違天下湯湯曷其而歸湯音傷好我衣服甘我飲食無念百年聊樂一日

駑驥唐本有贈歐陽詹字或作駑驥吟示歐陽詹詹集有答韓十八駑驥吟。唐本云贈歐陽詹詹字行周泉州晉江人貞元八年與公同中進士第公貞元十五年冬以徐州從事朝正于京詹時爲國子監四門助教將率其徒伏闕下舉公爲博士此詩始斯時所作歟

駑駘誠齷齪選小人自齷齪。駘音臺齷音渥齪音濁市者何其稠力小苦易制價微良易酬苦或作良良或作誠渴飲一斗水飢食一束芻嘶鳴當大路志氣若有餘騏驥生絕域自矜無匹儔牽驅入市門行者不爲留借問價幾何黃金比嵩丘老杜驄馬行未覺千金滿高價借問行幾何咫尺視九州飢食玉山禾玉山山名周穆王訪西王母所經行之處渴飲醴泉流禮運地出醴泉問誰能爲御諸本作借問誰能御方以抗蜀本及歐陽詹集如此曠世

不可求惟昔穆天子乘之極遐遊史記穆王得盜驪赤驥驊騮騄耳之駟西巡狩至崑崙山見西王母樂而忘歸王良執其轡王良古之善御者事見孟子趙簡子時善御者左氏號郵無卹造父挾其輈史記造父以善御幸於周穆王穆王封之趙城輈車轅也挾諸本作夾此從詹集○今按左傳潁考叔挾輈以走當作挾○輈張留切因言天外事穆王時西極有化人來王敬事之遂肆意遠遊駕八駿之乘主車則造父爲御宿于崑崙之阿赤水之陽別日升崑崙之上以觀黃帝之宮遂賓于西王母公曰天外事即謂崑崙也之事非中國所見者也茫惚使人愁茫或作怳或作荒啓集作慌古慌與茫通○怳許往切惚呼骨切駑駘謂騏驥餓死余爾羞餓或作飢有能[illegible]必見用有德必見收孰云時與命通塞皆自由騏驥不敢言低徊但垂頭人皆劣騏驥共以駑駘優喟余獨興歎才命不同謀寄詩同心子爲我商聲謳詩或作言商或作高

馬厭穀

劉向新序燕相得罪將出召門下諸大夫曰有能從我出者乎大夫有進者曰以年饑歲士糟粕不厭而君之犬馬有餘穀粟隆冬烈寒士短褐不全而君之臺觀幃簾錦繡飄飄而弊財者君之所輕死者士之所重君不能施君之所輕而求得士之所重不亦難乎燕相慙公名篇意出此公年十九舉進士京師二十五登第春官二十九始佐汴幕此詩及其下出門皆未得志之辭其二上光範書時作乎

馬厭穀兮士不厭糠籺杜詩黎民糠籺窄史記陳平食糠覈晉灼云京師謂麤屑爲紇頭字與籺同○籺胡骨切又音纈士被文繡兮漢賈誼傳民墻量被文繡士無裋褐裋或作短前漢貨殖傳實用短字董彥遠洪慶善皆當爲裋古無短褐字按裋褐字兩漢如賈誼貢禹貨殖傳班彪劉平張衡傳凡六見無有作短字者班彪王命論裋褐之襲漢書作短文選則用丁管切是專篤方兩用之故少陵詩賜浴皆長綴與安非短褐又云短褐風霜入選拜日月連皆作長短之短而史記孟嘗君傳與戰國策墨子語盡皆傳寫之亂公好古最深當以程爲正○今按戰國策帑有短褐一作裋史記士不得短褐司馬貞曰短亦音豎班彪王命論短褐之襲韋昭曰短當作裋裋褐也字官正作知注中乃云裋字豎音又淮南子亦云亞馬期褐衣短碣而高誘無說則亦未必皆傳寫之誤也又柳子厚亦當用之則安知韓公之必不然乎今兩存之以俟知者彼其得志兮不我虞一朝失志兮其何如已焉哉嗟嗟乎鄙夫

出門

長安百萬家出門無所之豈敢尚幽獨與世實參差古人雖已死書上有其辭其或作遺開卷讀且想千載若相期出門各有道我道方未

夷且於此中息天命不吾欺（命或作誠）

嗟哉董生行（董召南壽州安豐人公嘗有送董生游河北序且曰董生舉進士連不得志於有司而此詩叙其孝且慈知此蘇翰林嘗作蘇州姚氏三瑞堂詩云君不見董召南隱居行義孝且慈天公亦恐無人知故令雞狗相哺兒又令韓老為作詩爾來三百年名與淮水馳）

淮水出桐栢（禹貢導淮自桐栢桐栢山名今在唐州界淮水所出）山東馳遙遙（一作悠悠）千里不能休淝水出其側（肥水在盧江晉史列傳臨淝水○淝音肥）不能千里（句絶）百里入淮流（百上或無里字不能千里者以與董生居丁其可以施於人者不遐也○按水經肥水出九江北入于淮故云）壽州屬縣有安豐唐貞元時（元下或有年字）縣人董生召南（召或作邵）隱居行義於其中（論語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刺史不能薦天子不聞名聲（句絶）爵祿不及門門外惟有吏日來徵租更索錢（方無吏字非是）嗟哉董生朝出耕夜歸讀古人書盡日不得息或山而樵或水而漁（而方並作於非是）入廚具甘旨上堂問起居父母不慼慼妻子不咨咨（方以閣杭蜀本作嗟嗟云此詩以三嗟哉易韻以嗟叶居視古用韻也○今按咨字自與居叶方於毛詩傳資字詁之矣何獨於此而疑之邪蓋毒韻雖可叶然無理而可笑方之王此又其酷信三本之誤也或恐本是嗟字叶音子余反丙缺作蓋字用然亦不如且作咨字之見成穩當也）嗟哉董生孝且慈人不識（句絶）惟有天翁知（方無有字非是）生祥下瑞無時期家有狗乳出求食雞來哺其兒啄啄庭中拾蟲蟻哺之不食鳴聲悲傍徨躑躅久不去（鄭古久切躅直玉切）以翼來覆待狗歸（還去覆）嗟哉董生誰將與儔時之人夫妻相虐兄弟為讎食君之祿而令父母愁亦獨何心嗟哉董生無與儔（或作或將與儔或作將無與儔或作誰與儔○今按上句誰將與儔疑而問之之詞也此云無與儔之辭也）

烽火（周幽王爲寇之事烽燧至則舉以召兵諸侯建之公虞時亦有取云時見小賊則韓全義都遊嬰授公詩以此作）

登高望烽火誰謂塞塵飛王城富且樂曷不事光輝勿言日已暮相見恐行稀願君熟念此秉燭夜中歸我歌寧自感乃獨淚霑衣

汴州亂二首（汴州自大曆後多兵亂元佐死子士寧代之無度其所事萬榮逐而代之萬榮死董晉宣代之晉卒陸長源總）

留後入日而軍亂長源死公足時已從晉喪出汴四日寔貞元十五年二詩之作蓋識德宗姑息之政云

汴州城門朝不開天狗墮地聲如雷天官書天狗狀如犬奔有聲其下止地類狗漢吳楚七國反天狗過梁野及兵起遂伏尸流血其下健兒爭誇殺留後誇或作誇○留後陸長源也連屋累棟燒成灰累棟或作累累諸侯咫尺不能救孤士何者自興哀

母從子走者爲誰大夫夫人留後兒謂長源之妻子昨日乘車騎大馬坐者起趨乘者下廟堂不

肯用干戈肯或作敢嗚呼奈汝母子何

利劍此詩次汴州亂後不平之氣略見于此

利劍光耿耿佩之使我無邪心故人念我寡徒侶寡或作無徒或作儔持用贈我比知音我心如冰劍如雪不能刺讒夫使我心腐劍鋒折決雲中斷開青天噫劍與我俱變化歸黃泉晉雷煥得豐城寶劍一與張華一自佩華誅劍失所在煥死其子持過延平津忽於腰間躍出墮水化爲兩龍而去

齪齪貞元十五年鄭滑大水公十六年自京師歸彭城詩云去歲東郡水而此詩亦云河堤決東郡老弱隨驚湍詩意皆相似大抵言當世士齪齪無能爲國慮者

齪齪當世士所憂在飢寒但見賤者悲不聞貴者歎歎音難大賢事業異遠抱非俗觀報國心皎潔念時涕汍瀾運歐陽堅石詩揮筆涕汍瀾妖姬坐左右柔指發哀彈潘安仁笙賦輟張女之哀彈○彈音壇酒肴雖日陳感激寧爲歡秋陰欺白日欺方作蔽○今按作蔽固古語然作欺尤有味也泥潦不少乾河堤決東郡滑州也老弱隨驚湍天意固有屬誰能詰其端屬或作謂

或作以語方作語今按謂以語不若作謂語爲切願辱太守薦得充諫諍官諫諍方作爭臣○今按爭臣下更著官字語複非是排雲叫閶闔披腹呈琅玕致君豈無術自進誠獨難

昌黎先生集卷第二

世綵廖氏刻梓家塾

昌黎先生集卷第三

古詩

河之水二首寄子姪老成（老成公兄介之子貞元十三年來省公於汴州明年歸取其孥十五年董晉薨公去汴州不果來公佐徐州未幾而罷又不果來十七年公有此詩觀公祭老成文則知公眷眷之情與此詩一也）

河之水去悠悠我不如水東流我有孤姪在海陬（或作隅古音隅將侯切亦與流通）三年不見兮使我生憂日復日夜復夜三年不見汝使我鬢髮未老而先化

河之水悠悠去我不如水東注我有孤姪在海浦三年不見兮使我心苦采蕨于山（詩草蟲陟彼南山言采其蕨）緡魚于淵（詩其釣維何維絲伊緡淵或作泉○今按以淵為泉避唐諱也依例當作淵）我徂京師不遠其還（其或作而）

山石（此詩編次於河之水後當是去徐卽洛時作故其後有人生如此自可樂豈必局束為人鞿之句蘇內翰嘗與客遊南溪醉後相與解衣濯足因詠公此篇慨然知其所以樂而忘其在數百年之外因次其韻見坡集）

山石犖确行徑微（犖呂角切确音覺）黃昏到寺蝙蝠飛（說文蝙蝠服翼崔豹古今注一名仙鼠○蝙音邊蝠音福）升堂坐階新雨足（足或作定）芭蕉葉大支子肥（支子卽梔子）僧言古壁佛畫好以火來照所見稀（所見或作見所非是）鋪牀拂席置羹飯疏糲亦足飽我飢（列子食則粢糲○糲紫末切）夜深靜臥百蟲絕清月出嶺光入扉天明獨去無道路出入高下窮煙霏山紅澗碧紛爛漫（東坡詩云犖确何人似退之意行無路欲從誰宿雲解駮晨光漏獨見山紅澗碧時皆采公此篇中語也）時見松櫪皆十圍（櫪音曆或作櫟選南都賦楓柙櫨櫪李善曰櫪與櫟同）當流赤足蹋澗石水聲激激風吹衣（吹或作生）人生如此自可樂（或作可自得自可或作自得或作可自皆非是）豈必局束為人鞿（前漢灌夫傳廷論局趣效轅下駒鞿馬絡楚辭余雖好脩姱以鞿羈兮注繮在口曰鞿前漢是猶以鞿而御騁突言為人所鞿繫也○鞿音幾）嗟哉吾黨二三子安得至老不更歸

天星送楊凝郎中賀正（此詩貞元十二年作時楊凝以戶部郎中為宣武軍判官公時與同佐董晉幕凝自汴朝正于京以詩送之）

天星牢落雞喔咿後漢王延壽王孫賦聲嘶嚨而喔咿楚詞吾將喔咿嚅唲以事婦人乎○喔音渥咿音伊僕夫起餐車載脂詩載脂載轄還車言邁正當窮冬寒未已時貞元十四年之十二月借問君子行安之會朝元正無不至受命上宰須及期侍從近臣有虛位公今此去歸何時或作何時歸

汴泗交流贈張僕射貞元十五年公在徐州張建封幕汴水徐之西泗水徐之南故以名篇公集有諫張僕射擊毬書此詩言此誠習戰非爲劇豈若安坐行良圖蓋亦以識之也

汴泗交流郡城角築場千步平如削築或作劉詩九月築場圃謂築堅以爲場也短垣三面繚逶迤擊鼓騰騰樹赤旗新秋朝涼未見日秋或作雨公早結束來何爲分曹決勝約前定百馬攢蹄近相映毬驚杖奮合且離紅牛纓紱黃金羈選白馬飾金羈梁呂药曰白馬黃金羈○牛一作犢側身轉臂著馬腹霹靂應手神珠馳超遙散漫兩閑暇揮霍紛紜爭變化杖乘口蛾蟬揮霍發難得巧意氣麤前漢項羽圍漢王於滎陽酈食其謀撓楚權欲立六國張良發八難讙聲四合壯士呼此誠習戰非爲劇豈若安坐行良圖當今忠臣不可得公馬莫走須殺賊

忽忽貞元十五年董晉薨公去汴從依張建封于徐此詩當在徐州作

忽忽乎余未知生之爲樂也生之爲或作爲生之非是前漢王褒傳太子苦忽忽善忘不樂名篇蓋或出此願脫去而無因安得長翮大翼如雲生我身乘風振奮出六合絕浮塵死生哀樂兩相棄是非得失付閑人

鳴雁與前詩同時公蓋託雁以自喻也

嗷嗷鳴雁鳴且飛上鳴字或作鴻詩曰鳴雁于飛哀鳴嗷嗷窮秋南去春北歸官子祁公以鴻鴈春丑而秋南不失其時去寒就暖識所依或作庇天長地闊棲息稀風霜酸苦稻粱微鴻鴈前筆多毘稻梁事蓋出戰國策廣稻文論云分爲稻之梁文杜甫鴈詩白古稍梁多不足毛羽摧落身不肥毛羽或作羽毛徘徊反顧群侶違哀鳴欲下洲渚非江南水闊朝雲多朝方竹切○今按既云江南則不應言朔雲矣兼作朝雲語乃差穩草長沙軟無網羅閑飛靜集鳴相和違憂懷惠性匪他忠一作息凌風一舉君謂何

龍移 此詩謂南山湫也湫初在平地一日風雷移居山上其山下湫遂化爲土長安人至今謂之乾湫公題炭谷詩云湫處平地土巢居插天山其此之意歟

天昏地黑蛟龍移雷驚電激雄雌隨 激或作擊雷奔電激班固西都賦語雄雌或作雌雄 清泉百丈化爲土魚鼈枯死吁可悲

雉帶箭 此詩公佐張僕射于徐從獵而作也讀之其狀如在目前蓋寫物之妙者

原頭火燒靜兀兀 唐太宗出獵詩平原燒火紅晉顧愷之傳火燒平原無遺燎。燒去聲讀。 野雉畏鷹出復沒。 出復方作伏欲今按雉出復沒而射者彎弓不肯輕發正是形容持滿命中之巧豪釐不差爽改作伏欲神采索然矣 將軍欲以巧伏人盤馬彎弓惜不發地形漸窄觀者多雉驚弓滿勁箭加衝人決起百餘尺紅翎白鏃隨傾斜 列子善射者能令後鏃中前括 將軍仰笑軍吏賀五色離披馬前墮 爾雅雉五色備曰翬

條山蒼 歐本注云中條山在黃河之曲今蒲中也

條山蒼河水黃浪波沄沄去 浪波或作波浪 松柏在山岡 山或作高

贈鄭兵曹 鄭或以爲鄭通誠張建封節度武寧時通誠爲副使公爲其軍從事樽酒相從在其時歟白樂天哀二良云祠部員外郎鄭通誠此云兵曹所未詳也

罇酒相逢十載前君爲壯夫我少年罇酒相逢十載後我爲壯夫君白首 公貞元十五年去汴卽徐爲軍從事時年三十有二故云 我材與世不相當戢鱗委翅無復望當今賢俊皆周行君何爲乎亦遑遑 亦或作獨 盃行到君莫停手破除萬事無過酒

桃源圖 陶淵明集晉太元中武陵人捕魚沿溪行忘路遠近忽逢桃林夾岸數百步前得一山山有小口便捨船從口入其中土地平曠往來種作悉如外人自云避秦來此乃不知有漢無論魏晉也荊公桃源行東坡和桃源詩皆得之王摩詰退之劉夢得諸人以爲神仙皆非是詩中云武陵大守好事者題封遠寄南宮下南宮先生忻得之波濤入筆驅文辭以與一禮部郎賡和不復詳其名氏矣武陵卽今之鼎州也

神仙有無何眇芒 或作渺茫 桃源之說誠荒唐流水盤迴山百轉生綃數幅垂中堂武陵太守好事者題封遠寄南宮下南宮先生忻得之

波濤入筆驅文辭文工畫妙各臻極異境恍惚移於斯（恍許往切惚呼骨切）架巖鑿谷開宮室接屋連牆千萬日嬴顛劉蹶了不聞（嬴顛劉蹶謂秦漢之亡）地坼天分非所恤（地坼天分謂晉魏之亂）種桃處處惟開花川原近遠烝紅霞（近遠或作遠近）初來猶自念鄉邑歲久此地還成家漁舟之子來何所物色相猜更問語大蛇中斷喪前王（漢書高祖爲亭長夜徑澤中前有大蛇乃拔劍斬之蛇分爲兩道開蓋白帝子化爲蛇當道而高祖以赤帝子斬之也）羣馬南渡開新主（晉太安之際童謠曰五馬浮渡江一馬化爲龍五馬謂琅邪西陽汝南南頓彭城五王琅邪覓登大位是化爲龍也按晉元帝姓司馬氏太興元年即位都於金陵）聽終辭絕共悽然自說經今六百年當時萬事皆眼見不知幾許猶流傳爭持酒食來相饋禮數不同罇俎異月明伴宿玉堂空骨冷魂清無夢寐夜半金鷄啁哳鳴（楚詞鵾鷄啁哳而悲鳴○啁音嘲哳陟頭切）火輪飛出客心驚人間有累不可住依然離別難爲情船開棹進一迴顧萬里蒼蒼煙水暮世俗寧知僞與眞至今傳者武陵人

東方半明（此詩與煌煌東方星與寄頗同蓋指順宗即位不能親政而憲宗在東宮之時也時賈耽鄭珣瑜二相皆天下重望王叔文用事相繼引去此詩所以喻東方半明大星沒也執誼叔文和相及引此詩所以喻偶有大白配殘月也順宗已厭機政執誼叔文尚以私意更相猜忌此詩所以有嗟爾殘月勿相疑同光共影須臾期也及憲宗立而叔文執誼竄猶東方明而殘月大白滅此詩所以喻殘月暉暉大白睒睒雞三號更五點也意微而騷誠得詩人之旨）

東方半明大星沒（大白長庚西方星故云配月又大白主大臣其號爲上公故公有取焉半或作未方从閣本云按舊本作半明今蜀本題語亦作半明既云大星沒則不應未明也傳本多習於詩人成語而不致其意義故也）獨有太白配殘月嗟爾殘月勿相疑同光共影須臾期殘月暉暉太白睒睒（或作睒睒字當从目太元經明復睒天中獨爛也○睒音閃）雞三號（史記雞二號平明杜詩初鳴度必三○號音豪）更五點

贈唐衢（唐史衢附公傳後應進士久而不第能爲歌詩意多感激見人文章有所傷歎者讀誦必哭涕泗不能已故世稱唐衢善哭樂天嘗有詩謂賈誼哭時事阮籍哭路岐唐生今亦哭異代）

虎有爪兮牛有角虎可搏兮牛可觸奈何君
同其志者也此詩貞元末作
獨抱奇材手把鋤犂餓空谷當今天子急賢
良匭函朝出開明光唐垂拱二年命鑄銅爲匭置之朝堂以受天下
表疏也○匭音軌明光殿名胡不上書自薦達坐令四海
如虞唐堯封於唐舜封於虞故堯舜號唐虞氏

貞女峽在連州桂陽縣貞元十九年冬公自監察御史謫連州陽山令有此詩荊州記秦時有女子化入石在東岸穴中

江盤峽東春湍豪雷風戰鬬魚龍逃懸流轟
轟射水府一瀉百里翻雲濤漂船擺石萬瓦
裂咫尺性命輕鴻毛鴻或作於或作如

贈侯喜洛水在河南縣北易乾鑿度曰洛王者有盛德之應則洛水先溫故號溫洛公貞元十七年七月二十二日與李景興侯喜尉遲汾同漁于洛有石刻在焉詩必是時同作反復其意大抵謂沮洳不能得大魚與寄不遠矣

吾黨侯生字叔迟或作起起之古文也呼我持竿釣溫
水平明鞭馬出都門盡日行行荊棘裏溫水
微茫絕又流深如車轍闊容輈蝦蟇跳過雀

兒浴此縱有魚何足求我爲侯生不能已盤
針擘粒投泥滓列子詹何以芒針爲鈎剖粒爲餌皆言其小也○滓阻史
切晡時堅坐到黃昏到或作至手倦目勞方一起
暫動還休未可期蝦行蛭渡似皆疑蛭水蟲博物志
水蛭三段而成三物前漢夫豈從蝦與蛭蟥○蛭音質蝦一作鰕舉竿引線
忽有得一寸纔分鱗與鬐或作鰭○今按鬐馬鬣也當作鰭然
說鑑魚進鬐注鬐也莊子外物篇丁作鬐則皆可通用○鬐音耆是日侯生與
韓子良久歎息相看悲我今行事盡如此此
事正好爲吾規半世遑遑就舉選一名始得

紅顏衰續仙傳藍采和者常於市中歌曰紅顏一春樹流年一擲梭古人作已非
是人間事勢豈不見徒自辛苦終何爲便當
提攜妻與子南入箕潁無還時箕山名潁水名地理志潁
水出陽城漢有潁陽臨潁二縣高山偉許由隱于箕山叔迟君今氣方
銳我言至切君勿嗤君欲釣魚須遠去大魚
豈肯居沮洳詩有汾沮洳沮洳漸濕也蘇東坡記儋耳上元夜歸而笑過問
何笑曰自笑也然亦笑韓退之釣魚無所得更欲遠去不知走海者未必得大魚也蓋公
作此詩時年三十四去徐居洛方有求官來東洛之語而東坡則晚歲儋耳發於憂患之
餘覽者無以爲異○沮將預切洳人恕切肯或作亦非是

古意

華山記云山頂有池生千葉蓮花服之羽化然觀公詩意與前詩皆有興寄其曰古意其旨深矣公將齋有懷曰求官來東洛杞雪過西華答張徹曰洛邑得休告華山窮絕陘李肇國史補言愈好奇登華山絕峯度不可反發狂慟哭縣令百計取之乃下而沈顏作登華旨略曰仲尼悲麟悲不在麟墨翟泣絲泣不在絲也且阮籍縱車於途途窮輒慟豈始慮不至耶蓋假事諷時致意於此爾文公憤趨榮貪位者若吁懸崖險不能止至顯危路蹶然後歎不知稅駕之所焉可及矣悲夫文公之旨微沈子發晦哉

太華峯頭玉井蓮山海經曰華山一名太華開花十丈藕如船冷比雪霜甘比蜜一片入口沉痾痊晉史樂廣傳沉痾頓愈又潘岳閑居賦旨膳載加舊痾有痊○痾於何切痊音詮我欲求之不憚遠青壁無路難夤緣選岑賦月岸嶔巇青壁萬尋方從唐本作五月壁路難攀緣云鮑容集有陪公登華山詩蓋五月也夤或作攀○今按公此詩本以古意名篇非登山紀事之詩也凡太華之險千古屹立所謂削成五千仞者豈獨五月然後難攀緣哉若以句法言之則五月壁路之與青壁無路意象工拙又大不侔亦不待識者而知其得失矣方氏泥於古本牽於旁證而不尋其文理乃去此而取彼其亦誤矣原其所以蓋緣五月本是青字唐本誤分為二而讀者不曉因復刪去無字遂成此繆今以諸本為正安得長梯上摘實下種七澤根株連司馬相如子虛賦楚有七澤其小者名雲夢方九百里

八月十五夜贈張功曹

張功曹署也公與張以貞元二十一年二月二十四日赦自南方俱徙掾江陵至是俟命於郴而作是詩公在江陵祭郴州李使君文毅行謀於俄頃見秋月之二穀建天書之下降猶低回以宿留此其滯也詩怨而不亂有小雅之風

纖雲四卷天無河清風吹空月舒波沙平水息聲影絕沙平或作平沙非是一盃相屬君當歌漢灌夫傳夫迎田蚡過竇嬰又飲酒酣夫起舞屬蚡顏師古曰屬付也猶今之舞訖相勸也○屬之欲切君歌聲酸辭且苦不能聽終淚如雨選古詩泣涕零如雨洞庭連天九疑高洞庭九疑詳見一卷復志賦二卷送惠師詩註蛟龍出沒猩鼯號十生九死到官所官所臨武幽居默默如藏逃下牀畏蛇食畏藥海氣濕蟄熏腥臊濕或作溫非是昨者州前槌大鼓嗣皇繼聖登夔皐貞元二十一年正月順宗即位赦書一日行萬里是年二月甲子大赦天下罪從大辟皆除死荊公與謝本作除陛下文已有遷者追迴流者還則除死為當遷者追迴流者還滌瑕蕩

始朝清班朝清或作清朝唐本作朝清蓋言追還之人皆得滌瑕始而朝清班惟己爲使家所抑故只量移江陵也州家申名使家抑使家謂湖南觀察使坎軻秪得移荊蠻秪或作只他詩皆然荊蠻江陵也判司卑官不堪說卑官一作官卑未免捶楚塵埃間老杜送高書記詩脫身簿尉中始與捶楚辭按唐制參軍簿尉有過即受笞杖之刑杜牧詩云參軍與簿尉塵土驚劻勷一語不中治鞭笞身滿瘡同時輩流多上道天路幽險難追攀君歌且休聽我歌我歌今與君殊科杭本如此言張之歌詞酸苦而已直歸之於命蓋反騷之意而其詞氣抑揚頓挫正一篇轉換用力處也方從諸本我下去歌字而君下著豈字全失詩意使一篇首尾不相運掉無復精神又不著杭本之異蓋考之亦未詳耶一年明月今宵多明月一作月明人生由命非由他有酒不飲奈明何

謁衡嶽廟遂宿嶽寺題門樓或無廟字○爾雅霍山爲南嶽一名衡山公前後兩謫南方初自陽山北還過衡在八月至潭適當發秋詩云我來正逢秋雨節故知此詩自陽山還時永貞元年秋作也後自潮州移刺袁州則元和十五年十月非秋雨節時也東坡潮州廟碑云公之精誠能開衡山之雲即此詩意

五嶽祭秩皆三公禮記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五嶽視三公秩次也皆或作比非是四方環鎮嵩當中白虎通曰嵩山夾居四方之中故曰嵩火維地荒足妖怪天假神柄專其雄噴雲泄霧藏半腹雖有絕頂誰能窮老杜望嶽詩云會當凌絕頂一覽衆山小我來正逢秋雨節陰氣晦昧無清風清方作晴○今按清風興羣陰伏無清風則雨意未已也時字非是潛心默禱若有應豈非正直能感通詩神之聽之正直是與非一作即[illegible]是前感方作感能○今按若從方嘖則此句爲吃卷語矣須臾靜掃衆峯出仰見突兀撑青空紫蓋連延接天柱石廩

騰擲堆祝融衡山有五峯紫蓋天柱石廩祝融芙蓉石廩一名石囷○東坡登州觀海市詩云潮陽太守南遷歸喜見石廩堆祝融爲太行詩序云予南遷其必返乎此退之登衡山之祥也意皆本此森然魄動下馬拜松柏一逕趍靈宮柏或作栢粉牆丹柱動光彩鬼物圖畫塡青紅升階傴僂薦脯酒傴於武切僂音縷欲以菲薄明其衷廟令老人識神意令或作內睢盱偵伺能鞠躬列子老子而睢睢而盱盱仰視貌○睢許佳切盱香于切偵丑鄭切手持盃珓導我擲珓方從書本作校云實韻作珓謂古者以玉爲之也朝野僉載作角角與校音義皆相近魏野有詠竹校子詩只作校字荊楚歲時記又作教○令

按宮从廣韻及衆本云此最吉餘難同竄逐蠻荒幸不
死衣食纔足廿長終扁鵲傳長終而不得返侯王將相
望久絕神縱欲福難為功夜投佛寺上高閣
星月擠映雲朣朧選秋興賦月朣朧而含光从日者非○今按廣韻曈字紙有从日無从月者曈字本日出貌然前輩月詩多用之如梁孝緯月詩曈曨入綝筆之類也更當考猿鳴鐘動不知曙杲杲寒日生於東詩杲杲出日

峋嶁山山海經云衡山一名峋嶁山與前詩同時作東坡中隱堂詩云峋嶁何須到韓公浪自悲謂此詩也○峋音矩嶁音縷

峋嶁山尖神禹碑盛洪之荊州記曰南嶽周回數百里昔禹登而祭之因夢玄夷使者遂獲金簡玉字之書徐靈期南嶽記曰夏禹導水通瀆刻石書名山之高字青石赤形摹奇科斗拳身薤倒披書序云魯共王得孔子所藏古文皆科斗文字科斗古篆也以其頭麤尾細類水蟲之科斗焉○蚪或作葉方从蜀本云衡陽舊刻亦然魏都賦云華蓮重葩而倒披○今按峋嶁者衡山南麓別峯之名薤倒披者古有倒薤書見歐公集古錄目唐玄度十體書方得之矣然今衡山實無此碑無此所記蓋當時傳聞之誤故其字章自為章自以見微意劉禹錫寄呂衡州溫亦云嘗亦云融峯上有神禹銘古石琅玕姿秘玕姿虎形蓋亦得於傳聞也鸞飄
鳳泊拏虎螭事嚴跡祕鬼莫窺道人獨上偶

見之我來咨嗟涕漣洏千搜萬索何處有森
森綠樹猿猱悲猨或作啼猱奴刀切

永貞行貞元廿一年正月德宗崩順宗即位病不能視朝王伾王叔文用事四月冊皇太子八月立為皇帝是為憲宗順宗為太上皇改元永貞此詩所以具載太皇謂順宗小人謂叔文元臣故老謂杜佑高郢鄭珣瑜等嗣皇謂憲宗郎官荒郡意指劉禹錫坐叔文黨貶連州也公方量移江陵而夢得出為連州邇近荊蠻故作是詩觀移篇之意可見其為夢得作也此詩或云自四門肅穆賢俊登下為別篇非是

君不見太皇亮陰未出令太皇謂順宗天子居喪曰諒陰諒信陰默謂信默不言亦作亮陰書說命亮陰三祀論語憲問諒陰三年不言小人乘
時偷國柄小人謂叔文北軍百萬虎與貔書牧誓如虎如貔○貔音毗天子自將非他師或作時一朝奪印付
私黨是歲五月王叔文等以金吾大將軍范希朝為左右神策京西諸城鎮行營節度使以度支郎中韓泰為其行軍司馬叔文欲奪取宦官兵權以自固藉希朝老將使主其名而實以泰專其事人情不測其所為益疑懼私黨郎泰也懍懍朝士何
能為狐鳴梟噪爭署置楚詞鴟梟羣而制之皆以喻小人讒佞也○梟堅兗切睗睒跳踉相嫵媚睗睒或作睒閃睗睒歎狂視貌字見

吳都賦○跳音遐跟音采爊音武婚音眉夜作詔書朝拜官超資

越序曾無難公然白日受賄賂火齊磊落堆

金盤選班固西都賦翡翠火齊流燿含英注珠也○齊音劑磊魯很切元臣

故老不敢語元臣故老謂杜佑高郢鄭珣瑜等晝臥涕泣何

沈瀾王叔文用事一日諸相會食叔文至中書欲與韋執誼計事執誼起迎諸相停筯以待有頃報叔文索飯已與韋相同餐閤中矣杜佑高郢懼不敢言鄭珣瑜獨歎曰吾豈可復居此位馬從歸臥不起索董賢三公誰復惜前漢董賢傳哀帝元壽元年帝重賢封賢為高安侯欲極其位遂以賢為大司馬衛將軍是時賢年二十二為三公○三或作一非是侯景九錫行可歎南史侯景傳景矯蕭

棟詔自加九錫九錫一曰車馬二曰衣服三曰樂則四曰朱戶五曰納陛六曰虎賁七曰斧鉞八曰弓矢九曰秬鬯也○歎音灘國家功高德且厚天位

未許庸夫干嗣皇卓犖信英主謂憲宗文如太

宗武高祖膺圖受禪登明堂共流幽州鯀死

羽鮌與鯀同禹父名楚詞鯀婞直以亡身書流共工於幽州殛鯀于羽山以喻任叔文也四門肅穆賢俊登書賓于四門四門穆穆賢俊謂用杜黃裳鄭餘慶為宰相數君匪親豈其朋謂柳宗元劉禹錫之屬郎官清

要為世稱荒郡迫野嗟可矜九月貶韓泰撫州司封郎中韓曄池州禮部員外郎柳宗元邵州屯田員外郎劉禹錫連州刺史皆自郎官遷謫也禹錫至

荊南改武陵司馬此詩未改武陵前作也湖波連天日相騰蠻俗

生梗瘴癘烝江氛嶺稜昏若凝一蛇兩頭見

未曾怪鳥鳴喚令人憎鳴喚或作爭鳴蠱蟲羣飛夜

撲燈雄虺毒螫墮股肱楚詞雄虺九首史記草無毒螫蟄蟲行毒也○螫音釋字亦作蠚食中置藥肝心崩左右使令詐

難憑慎勿浪信常兢兢吾嘗同僚情可勝公嘗與夢得同為御史嘗或作常非是○蔡寬夫詩話云子厚禹錫於退之最厚善然退之云同陽山不能無疑赴江陵途中寄三學士云同官盡才俊偏善柳與劉或慮語言泄傳之落仇讎云云又其為永貞行憤疾至云數君匪親豈其朋又曰吾嘗同僚情可勝則亦見其坦夷尚義待朋友始終也具書目見非妄徵嗟爾既往宜

為懲

洞庭湖阻風贈張十一署白陽山徙掾江陵永貞元年十月過洞庭作也

十月陰氣盛北風無時休蒼茫洞庭岸與子

維雙舟霧雨晦爭泄波濤怒相投犬雞斷四

聽斷方從杭蜀本作絕○今按此句既有絕字則下一句不應便複出方為杭蜀所誤此比多矣糧絕誰與謀相去不容步險如礙山岳

清談可以飽夢想接無由男女喧左右飢啼

但啾啾非懷北歸與何用勝羇愁雲外有白
日寒光白悠悠能令暫開霽過是吾無求

李花贈張十一署或作李有花○元和元年二月江陵作

江陵城西二月尾花不見桃惟見李風揉雨
練雪羞比揉或作柔非是○揉而由切波濤翻空杳無涘
翻空或作相翻非是君知此處花何似白花倒燭天夜
明羣雞驚鳴官吏起金烏海底初飛來晉王康詠
日詩金烏升曉氣朱輝散射青霞開選恨賦鬱青霞之奇意迷
䰟亂眼看不得迷䰟亂眼或作迷亂入眼入又作人皆非是照耀
萬樹繁如堆念昔少年著遊燕對花豈省曾
辭盃省曾辭或作曾辭酒非是自從流落憂感集欲去未
到先思迴秪今四十已如此公時年三十九後日更
老誰論哉力攜一罇獨就醉獨或作共非是不忍虛
擲委黃埃委或作隤

杏花與前篇同時作

居鄰北郭古寺空杏花兩株能白紅曲江滿
園不可到唐劇譚錄曲江池本秦隑州開元中疏鑿遂爲妙境杜甫哀江頭詩

春日潛行曲江曲細柳新蒲爲誰緑皆是也看此寧避雨與風一一
年流竄出嶺外公貞元十九年冬貶爲陽山凡二年至是始爲掾江陵
所見草木多異同冬寒不嚴地恒泄陽氣發
亂無全功無全蜀本作全無非是浮花浪蘂鎮長有纔
開還落瘴霧中山榴躑躅少意思本草注躑躅樹生高
山四尺花似山石榴或云一名山石榴○躑直炙切躅厨玉切照耀黃紫徒
爲叢鷓鴣鉤輈猿叫歇嶺表記鷓鴣自呼云鉤輈李羣玉詩又聽
鈎輈格磔聲○輈張流切杳杳深谷攢青楓杳杳或作杳窅豈如
此樹一來翫若在京國情何窮今旦胡爲忽
惆悵惆或作怊後放此萬片飄泊隨西東明年更發
應更好更發一作花發道人莫忘鄰家翁

感春四首元和元年春掾江陵時作

我所思兮在何所情多地遐兮徧處處東西
南北皆欲往千江隔兮萬山阻張衡四愁詩我所思兮在
太山欲往從之梁甫艱我所思兮在桂林欲往從之湘水深云云公句意蓋取此春
風吹園雜花開朝日照屋百鳥語三盃取醉
不復論一生長恨奈何許諸本今作春今從杭蜀本云古樂府
今何許石闕生口中銜碑不得語

皇天平分成四時宋玉九辯曰皇天平分四時兮春氣漫誕最可悲氣或作風雜花粧林草蓋地白日坐上傾天維西京賦振天維衍地絡蜂喧烏咽留不得紅萼萬片從風吹豈如秋霜雖慘冽慘或作淒以西京賦冰霜慘冽定作慘摧落老物誰惜之晉宣帝嘗疾張皇后往省帝曰老物可惜又曰老物不足惜為此徑須沽酒飲自外天地棄不疑近憐李杜無檢束爛漫長醉多文辭屈原離騷二十五前漢藝文志屈原賦二十五篇蓋離騷經一九歌十一天問一九章九遠遊卜居漁父各一凡二十五篇也不肯餔啜糟與醨漁父篇何不餔糟而歠醨餔奔謨切醨呂支切。惜哉此子巧言語不到聖處寧非癡先儒云公以原詞介於莊周司馬遷之間其感春詩云云蓋異屈原之懇於諷諫而爲其達聖之達節也幸逢堯舜明四目條理品彙皆得宜平明出門暮歸舍酩酊馬上知為誰酩酊注見二卷歸彭城詩閣杭蜀本爲誰作誰爲方从諸本云按公後詩有過酒飲酩酊公知我爲誰自此義也○今按方氏此論最公使他處皆如此則無可議矣

朝騎一馬出暝就一牀臥詩書漸欲拋節行久已惰惰或作破非是冠歌感髮禿語誤悲齒墮孤

負平生心抵或作辜已矣知何奈諸本皆同無可疑者閣公本奈作那李本知作如亦無大異獨方从閣本已知無可奈乃不成文理故今定从諸本我恨不如江頭人我恨方从杭本作奈我閣本無李字亦無恨字蜀作我奈○今按杭蜀本蓋因前篇之末有奈字而誤也閣本亦少一字當从是今从監本長網橫江遮紫鱗獨宿荒陂射鳧鴈賣納租賦官不嗔歸來歡笑對妻子衣食自給寧羞貧今者無端讀書史智慧只足勞精神閣本如此爲當方乃不从而以足爲是又不可曉也畫蛇著足無處用史記楚惠王使柱國昭陽將兵攻齊陳軫謂昭陽曰昔人有遺其舍人一卮酒者舍人相謂曰數人飲之不足以徧請有畫地爲蛇蛇先成者飲之一人曰吾蛇先成舉酒而起曰吾能爲之足者及爲足而從成人奪其酒而飲之或曰蛇固無足今爲之足非蛇也○著陟略切兩鬢雪白趨埃塵乾愁漫解坐自累與衆異趣誰相親數盃澆腸雖暫醉皎皎萬慮醒還新百年未滿不得死且可勤買拋青春買或作置○東坡云國史補酒有富平之石凍春劍南之燒春杜子美詩竹麴米春裝鈔作傳告云有松醪春唐人名酒多以春熱青春亦以酒名按此詩在江陵作盖江陵州名也

寒食日出遊張十一院長見示病中憶花九篇寒食日出遊夜歸因以投贈張十一郎功曹署公與張同自御史貶官又同

為江陵掾公法曹參軍張功曹參軍元和元年時也

李花初發君始病我往看君花轉盛走馬城西惆悵歸不忍千株雪相映邇來又見桃與棃交開紅白如爭競可憐物色阻攜手空展霜縑吟九詠紛紛落盡泥與塵不共新糚比端正桐華最晚今已繁禮記月令季春之月桐始華君不強起時難更關山遠別固其理寸步難見始知命憶昔與君同貶官夜渡洞庭看斗柄豈料生還得一處引袖拭淚悲且慶各言生死兩追隨生死或作死生直置心親無貌敬念君又署南荒吏張在江陵未幾邕管經略使路恕署為判官路指鬼門幽且夐容州北流縣南三十里有兩石相對間闊三十步俗號鬼門關諺曰鬼門關十人九不還三公盡是知音人曷不薦賢陛下聖蔡邕獨斷云謂陛下者羣臣不敢指斥天子故呼在陛下者因卑達尊之義也囊空甑倒誰救之杜詩囊空恐羞澀留得一錢看又郭林宗傳孟敏客太原荷甑墮地不顧而去我今一食日還併禮記儒行有并日而食自然憂氣損天和安得康強保天性斷鶴兩翅鳴何哀縶驥四足氣空橫縶陟立切橫戶孟切今朝寒食行

野外綠楊丏岸蒲生迸生或作芽宋玉庭邊不見人杜詩曾聞宋玉宅每欲到荊州荊州即江陵也輕浪參差魚動鏡自嗟孤賤足瑕疵特見放縱荷寬政飲酒寧嫌醆底深桑又在江攜席上曰難深盞百罰吾亦不辭也題詩尚倚筆鋒勁鮑明遠擬古詩兩說窮舌端五車推筆鋒明宵故欲相就醉故或作固有月莫愁當火令洪慶善云此時春末夏初故云火令方云非也此謂寒食禁火耳火令字見周禮魏武帝亦有寒食禁火令但東坡嘗為李公擇書此詩作烟火令又不知其所據何本也○今按方說是也此言夜行有月故不憂當共食禁火之令耳坡讀亦誤

憶昨行和張十一

或作和張十一憶昨行與前詩同時

杜江陵作

憶昨夾鍾之呂初吹灰月令仲春之月律中夾鍾二月之呂也續漢書以葭灰實律之端按曆而候之其月氣至則灰飛而律通上公禮罷元侯迴上洪作杜云杜佑自淮南入朝也方作社云此為其帥裴均罷社而享客也○令按方說是也但以上為社則末然左傳云五行之官封為上公祀為貴神其土正曰后土在家則祀中霤在野則為社故杜注用[illegible]于社云以請祀上公則上公即社神也見此句內又自以元侯為對耶車載牲牢甕舁酒並召賓客延鄒枚鄒陽枚乘漢梁孝王客腰金首翠光照耀絲竹迴

發清以哀青天白日花草麗玉宇屢舉傾余
罍詩我姑酌彼金罍張君名聲座所屬朱六切起舞先
醉長松摧宿醒未解舊痁作劉伶五斗解醒左傳痁作而伏
舊痁方作痁舊○今按此句內上有宿醒字則此當爲舊痁明矣方誤○痁失廉切深
室靜臥聞風雷自期殞命在春序屈指數日
憐嬰孩危辭苦語感我耳淚落不揜何漼漼
集韻云漼雪霜積聚貌選指李剡而漼爲注云漼涕之垂貌○漼七回切念昔從
君渡湘水湘或作湖大帆夜劃窮高桅玉篇云帆船上檣竿
○劃忽麥切桅五回切陽山鳥路出臨武公責連之陽山令張爲郴

之臨武郴在江南連則廣南也驛馬拒地驅頻隤三館本作隤方云傳
雅縋程也方有義○今按方義暗解不可曉此但古當讀官時馳驛發遣而山路險惡故
嬴馬拒地不進被驟而墜至頓隤耳隤或取詩我馬虺隤字然其義但爲不能升高之病
又似未必然也○隤杜回切踐蛇茹蠱不擇死忽有飛詔
從天來伾文未揃崖州熾伾王伾文王叔文也崖州韋執誼也揃
或作翦謝校從剪說又揃威也史記西南夷贊有揃剽字○作音玉揃子踐切雖得
赦宥恒愁猜近者三姦悉破碎三姦謂賢王伾王叔文韋
執誼也羽窟無底幽黃能能有兩音奴來切者三足鼈也奴登切者
前屬足以興者也左傳殛鯀于羽山其神化爲黃能以入于羽淵國語作黃能當音賢能

之熊然論者謂能既能鼈又爲鼈類東海人祭禹廟不用熊白及鼈爲膳疑鯀化爲二物
則兩音亦可通用也眼中了了見鄉國知有歸日眉方
開今君縱署天涯吏縱或作從○今按張署墓志爲管奏署爲判官
也投檄北去何難哉無妄之憂勿藥喜一善
自足禳千災頭輕目朗肌骨健古劒新劚磨
塵埃殃銷禍散百福并從此直至耇與鮐詩閟
宮俾爾耆而艾耇老也鮐魚名詩行葦黃耇台背鄭氏箋云台之言鮐也大老則背有鮐
文○鮐音台耇或作者嵩山東頭伊洛岸勝事不假須
穿栽或作裁君當先行我待滿張先還京兆府司錄沮溺

可繼窮年推沮溺人名爲長沮桀溺耦而耕公家戶南而嵩山伊水洛水並
隸言詩言欲與張耦耕於嵩山下也推字取禮記月令三推九推之意○沮子魚切推也
可切或作催

昌黎先生集卷第三

世綵廖氏刻梓家塾

昌黎先生集卷第四

古詩

劉生詩 或無詩字。貞元二十一年劉師命訪公于陽山此詩似有送行之意集中有因劉師為生作二詩豈前此之作耶

生名師命其姓劉自少軒輊非常儔詩戎車既安如輊如軒又馬援傳居前不能令人輊居後不能令人軒輊或作軼。輊竹二切棄家
如遺來遠遊東走梁宋暨楊州暨或作壁遂凌大
江極東陬東陬東隅即謂越也。陬將侯切洪濤舂天禹穴
幽禹穴在會稽越女一笑三年留南逾橫嶺入炎
州州或作洲青鯨高磨波山浮鯨或作鮮。今按青鯨義未詳疑是長
字之誤怪魅炫曜堆蛟虬魅或作媚堆或作推非是山獶讙
謀猩猩游獶或作猱非是獶蘇遭切狒異經西方深山有人長尺餘袒身捕蝦蟹以食名曰山獶或作猱江作儂公聯句亦有中矢類妖獶游或作愁此詩二州字二游字
視古周翻後人誤改也毒氣爍體黃膏流問胡不歸良
有由美酒傾水炙肥牛○炙音蔗與文同又側吏切妖歌
慢舞爛不收倒心迴腸為青眸司馬遷答任少卿書腸一日而九迴
阮籍見佳客為青眼千金邀顧不可酬乃獨遇之盡
綢繆○綢音籌繆莫彪切瞥然一餉成十秋楚詞曰瞥瞥兮西没

餉或作晌非是○瞥匹蔑切昔鬢未生今白頭五管歷徧
無賢侯唐承徽後以廣桂容邕安南皆隸廣府謂之五府節度使名嶺南五管見
舊書地理志迴望萬里還家羞陽山窮邑惟猿猴
手持釣竿遠相投我為羅列陳前修前修字見離騷
謂前世修能之士芟蒿斬蓬利鋤钁天星迴環數纏
周文學穰穰囷倉稠史記五穀蕃孰穰穰滿家車輕御良
馬力優咄哉識路行勿休往取將相酬恩讎

鄭羣贈簟 羣嘗以侍御史佐裴均江陵公自陽山量移江陵法
曹與羣同修唐孔戣私記云退之豐肥喜與每來吾家必命枕
簟而沈在中筆試亦世書韓退之上面而美解香紛指乃
江倚韓載霸鬻載益文清江南人罟之韓文公因此遂誤以
為走之起之聞而少壽此詩有擾腹空大及嘗膚多汗之語二
說信然

蘄州笛竹天下知蘄州在今淮南其地出竹笛或作篁鄭君所
寳尤瓌奇攜來當晝不得臥一府傳看黃琉
璃東坡寄蘄簟與蒲傳正詩云悃此八尺黃瑠璃也體堅色淨又
藏節盡眼凝滑無瑕疵盡或作滿法曹貧賤眾所
易腰腹空大何能為自從五月困暑濕如坐

深甑遭烝炊手磨袖拂心語口慢膚多汗眞相宜楚辭天問平脅慢膚何以肥之口暮歸來獨惆悵有賣直欲傾家資誰謂故人知我意卷送八尺含風漪呼奴掃地鋪未了光彩照耀驚童兒青蠅側翅蚤蝨避詩營營青蠅止于樊抱朴子曰蚤蝨攻君臥不獲安○蝨音早肅肅疑有清飈吹倒身甘寢百疾愈却願天日恒炎曦明珠青玉不足報選張衡四愁詩美人贈我貂襜褕何以報之明月珠美人贈我錦繡段何以報之青玉案贈子相好無時衰閣本無時作時無非是

豐陵行順宗陵也按長安志順宗豐陵在富平縣東北二十五里甕金山憲宗以元和元年七月葬公是年六月方自江陵召入爲博士必當是時作緫篇言三代舊制有諸書當時之禮必有不合於古者故云

羽衛煌煌一百里一或作三以長安志考之非是曉出都門葬天子順宗也羣臣雜沓馳後先宮官穰穰來不已是時新秋七月初金神按節炎氣除清風飄飄輕雨灑風伯清塵雨師灑道見文選偃蹇旂旆卷以舒逾梁下坂笳鼓咽方作沸○今按作咽乃響又見悲切之意也嵽嵲遂走玄宮閭嵽嵲山小而不安貌選注天子后妃所葬墓曰玄宮玄宮寓謂玄宮前之寓閭也閭或作虛卜是○嵽音經嵲音臬哭聲訇天百鳥噪○訇音轟幽坎晝閉空靈輿皇帝孝心深且遠資送禮備無贏餘設官置衛鎖嬪妓唐制諸陵皆置宮殿外官曹設嬪妓侍衛如平生杜甫橋陵詩宮女晚知曙祠臣朝見星供養朝夕象平居養或作送臣聞神道尚清淨三代舊制存諸書墓藏廟祭不可亂欲言非職知何如

遊青龍寺贈崔大補闕諸本大作羣崔羣字敦詩公同年進士也公元和元年在京師爲國子博士時作詳詩意可見寺在京城南門之東出愛吾云時中正值萬株紅葉滿謂柿也靈液屢進頗黎盆謂食汁也

秋灰初吹季月管吹灰者謂作十二律管於室中四時位上埋之取葭莩燒之作灰實之管中以羅縠覆之氣至則吹灰動穀律卯候氣之管以銅爲之詳見漢律曆志日出卯南暉景短月令季秋之月昏虛中旦柳中友生招我佛寺行正值萬株紅葉滿光華閃壁見神鬼壁或作璧赫赫炎官張火傘然雲燒樹大實駢金烏下啄赬虯卵○赬音檉魂翻眼倒忘處所

倒或作暈赤氣沖融無間斷有如流傳上古時九
輪照燭乾坤旱淮南子曰堯時十日並出草木焦枯堯命羿仰射十日中
其九九輪謂九日車輪也二三道士席其間靈液屢進頗
黎盌頗黎出西域亦作玻瓈忽驚顏色變韶稚忽或作匆非是
韶或作齠韶有美義不必易字卻信靈仙非怪誕桃源迷路
竟茫茫棗下悲歌徒纂纂潘岳笙賦曰歌棗下之纂纂前
年嶺隅鄉思發謂貞元二十年春在陽山躑躅成山開不
筭躑躅花名見杏花詩注○躑直炙切躅廚玉切去歲羇帆湘水明
謂永貞元年自陽山移掾江陵霜楓千里隨歸伴猿呼鼯嘯

鵂鶹嘯嘯或作笑非是惻耳酸腸難濯澣惻或作側非是思
君攜手安能得今者相從敢辭懶由來鈍駭
寡參尋駭或作駮非是○駮語駮切況是儒官飽閑散惟
君與我同懷抱鋤去陵谷置平坦年少得途
未要忙時清諫疏尤宜罕何人有酒身無事
誰家多竹門可款須知節候即風寒幸及亭
午猶妍暖南山逼冬轉清瘦刻畫圭角出崖
窾窾空也莊子導大窾○窾音欵當憂復被冰雪埋汲汲來
窺誡遲緩

贈崔立之評事立之名斯立博陵人元和初為大理評事
以言事黜官為藍田丞見公藍田丞廳記元和元年六月公召
拜國子博士作此詩詳味詩意當是崔頻有詩望公推引故公
有頻業怨句刺棄遺豈有閑官敢推引之語云
崔侯文章苦捷敏老杜不見敏捷詩千首高浪駕天輸
不盡曾從關外來上都外或作內非是隨身卷軸車
連軫朝為百賦猶鬱怒暮作千詩轉遒緊搖
毫擲簡自不供頃刻青紅浮海蜃史記天官書海旁蜃
氣象樓臺○蜃音腎才豪氣猛易語言往往蛟螭雜螻

蚓蛟螭雜螻蚓言其大不齊也苕溪漁隱叢話云立之詩有不工處故退之以此譏
之○螭抽知切螻音婁蚓音引知音自古稱難遇世俗乍見
那妨哂勿嫌法官未登朝法官謂大理評事猶勝赤
射長趨尹斯立初為尹陽尉唐州縣有畿赤緊望之等時命雖乖
心轉壯技能虛富家逾窘念昔塵埃兩相逢
爭名齟齬持矛楯子時專場誇觜距選張衡東都賦
秦政利觜距終得擅場注擅專也曹或作擅○觜即委切距舊杵切余始張
軍嚴韅靷左傳僖二十八年晉楚戰于城濮晉車七百乘韅靷鞅靽杜預注在
背曰韅在胷曰靷在腹曰鞅在後曰靽言駕乘修備○韅曉見切靷以忍切爾來

但欲保封疆莫學龐涓怯孫臏 史記孫臏嘗與龐涓俱學兵法事魏爲惠王將以能不及臏陰召臏至則以法斷其兩足而黥之 竄逐新歸厭聞鬧 公時方自江陵法曹召爲國子博士 齒髮早衰嗟可閔頻蒙怨句刺棄遺豈有閑官敢推引深藏篋笥時一發戢戢已多如東筍可憐無益費精神有似黃金擲虛牝 牝谿谷也古詩云哀哀叩虛牝 當今聖人求侍從 聖人謂憲宗也 拔擢杞梓收楛箘 襄二十六年左氏晉大夫如杞梓皮革焉書惟箘簵楛箘簵美竹可以爲矢楛木名可以爲矢簳○楛音戶箘音窘 東馬嚴徐巳奮飛 東方朔司馬相如嚴助嚴安徐樂等 枚皋卽召窮且忍 枚皋枚乘子字少孺 復聞王師西討蜀 元和元年正月命長武城使高崇文等伐蜀討劉闢 霜風洌洌摧朝菌 莊子朝菌不知晦朔菌地蕈也○菌音窘 走章馳檄在得賢 說文曰檄二尺書也有急事則插以鳥羽號爲羽檄西京雜記揚子雲曰漢武帝戎馬之間飛書馳檄用枚皋廊廟之上高文典冊用相如○檄刑狄切 燕雀紛挐要鷹隼 禮記鷹隼蚤鷙○挐女加切又女書切隼息尹切要一作惡 竊料二塗必處一豈比恒人長蠢蠢勸君韜養待徵招不用雕琢愁肝腎牆根菊花好沽酒錢帛縱空衣可準暉暉簷日暖且鮮摵摵井梧踈更殞 苕溪漁隱云摵音索殞落貌文選盧子諒詩摵摵芳葉零又潘岳秋思賦庭樹摵以灑落 高士例須憐麴蘖丈夫終莫生畦畛能來取醉任喧呼死後賢愚俱泯泯

送區弘南歸

區弘嘗從公於江陵召拜國子博士又從之至京此詩有從我荊州來京畿之句弘將歸公以詩送之張籍孟郊亦皆有詩元和元年也區或作歐歸或作江區烏侯切唐韻區治子之後漢王莽傳有中郎區博

穆昔南征軍不歸蟲沙猿鶴伏以飛 抱朴子云周穆王南征三軍之衆一朝盡化君子爲猿爲鶴小人爲蟲爲沙 造化推輿作周昭王南征皆未詳本何括也 洶洶洞庭莽翠微 或作江洶洞庭宿莽微楚詞波逢洶甫穎湧帝兮又夕攬中洲之宿莽王逸注云草經冬不死者楚人名曰宿莽○洶許拱切又音凶莽莫補切 九疑鑱天荒是非 選登巖巖而下望湘記零陵營道縣九山相似行者疑惑故名九疑荒是非豈以此耶鑱或作嶢九疑言鑱天洪濤言春天皆奇語也○嶢仕檻切又鋤成切 野有象犀水貝璣分散百寶人士稀 士或作事非是 我遷于南日周圍 貞元十九年冬公謫陽山明年冬弘來故云日周圍 來見者衆莫依倚爰有區子熒熒暉 區子或作子區 觀以彝訓或從違我念前人譬葑菲 詩采葑采菲無以下體 落以斧引以纆徽 引以

或作斤引洪慶善經作墨方从唐閣杭本亡張文潛云古人作七言詩其句脉多上四字
而下以三字成之退之乃變句脉以上三下四如落以斧引以繟微之雖欲悔舌不可捫是
也○今按此言經微謂木工所用之繩墨也然周易作徽經乃為黑索所以拘罪人者恐
公所用別有據也○經音墨徽音暉雖有不逮驅騑騑詩四牡騑騑音
霏或採于薄漁于磯服役不辱言不譏從我
荊州來京畿元和元年六月公自江陵召為國子博士弘與公俱至京師
離其母妻絕因依嗟我道不能自肥道不或作不道
月是子雖勤苦終何希王都觀闕雙巍巍騰踏
眾駿事鞍韉佩服上色紫與緋獨子之節可
嗟唏香衣切字與欷同或作欷母附書至妻寄衣開書拆
衣淚痕晞開書拆衣或作開緘發封淚痕作痕淚非是雖不勅還
情庶幾朝暮盤羞惻庭闈幽房無人感伊威
潘安仁哀永逝文撫靈櫬兮訣幽房蛜蝛爾雅委黍也主舊說鼠婦詩伊威在室陸佃明
云或傍加虫者後人增耳郎氏寃云家無人則然令人感傷人生此難餘
可祈子去矣時若發機矣或作吳非是句生見上張文潛說蜃
沈海底氣昇霏史記天官書凡海旁蜃氣象樓臺彩雉野伏
朝扇翬爾雅雉五彩皆備曰翬扇或作羽非是蓋宮扇以雉尾為之翬文采貌此
言雉伏於野而其羽可用為朝廷之儀與上下二句為一類也○翬音揮處子窈

窕王所妃莊子綽約若處子詩曰窈窕淑女苟有令德隱不
腓詩百卉具腓腓病也況今天子鋪德威鋪或作鋪非是蔽能
者誅薦受機漢書進賢受上賞蔽賢蒙顯戮此用其意史記因載其機詳度
制○機音幾出送撫背我淨揮行行正直慎脂韋
楚詞如脂如韋以絜楹乎止脂韋柔弱貌也業成志樹來頑頑詩碩
人其頎狂言儀表長麗殺好頎頎然○頎音祈我當為子言天扉
三星行三星謂箕斗牛也公自謂其生多讒毀如此詩意可見
蘇內翰云吾生遭口語無數蓋生時與退之相似吾命在斗牛
習而身宮亦復在号意亦取此也

我生之辰乃人閣本之下有三字云謂丑牛與箕也○今按辰時也詩云我辰
安在乃說亦是月宿南斗牛奮其角箕張其口牛箕二十
八宿中之二宿也牛不見服箱詩睆彼牽牛不以服箱言有牛之名而無
其實不可以服箱也斗不挹酒漿詩維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漿言亦有
斗名而無其實不可以挹酒也箕獨有神靈無時停簸揚書星
有好風星有好雨孔安國云箕星好風畢星好雨又詩維南有箕不可以簸揚無時停簸
揚者言牛斗分不可用惟箕獨能簸揚所謂有神靈也○簸音播無善名已
聞無惡聲已讙諸本已一作以今从唐閣本云讙如巳譆時盡讙之讙此詩
叶餘於除叶讙於閣今本易讙為據以求叶揚韻非也名聲相乘除曆家

有增減牽遲速積故有乘除之法○乘音繩得少失有餘三星各
在天詩三星在天什伍東西陳什伍猶縱橫也南斗六星牽牛六星箕四星嗟汝牛與斗汝獨不能神

剝啄行元和元年自江陵召入爲國子博士作也公被讒出爲陽山至是召還又有諺之者故三星行云名釁相乘除得少失有餘剝啄行云我不厭客困于語言欲不出納以堙其源各有所敎云爾歐陽文忠擬剝啄行寄趙少師云剝剝復啄啄柴門驚烏雀故人千里駕信士百金諾云云公遠識遊誇欲謝客以堙其源故深其鑿堅其墉要爲不可干者而欲陽則歸老故鄉欲然喜客之至是以其辭不同如此

剝剝啄啄有客至門我不出應客去而嗔從者語我子胡爲然我不厭客困于語言諸本此下有我嗟子誠一語閣本同今从唐杭蜀本刪云閣本衍蓋下語誤入欲不出納以堙其源空堂幽幽有秸有莞書三百里納秸服詩下莞上簟○秸音戛莞音九又九還切門以兩版叢書於閒窅窅深塹窅音窈其墉甚宇墉或作容川是彼寧可隳此不可干從者語我嗟子誠難子雖云爾其口益蕃益或作實口益或作益實我爲子謀有萬其全凡今之

人急名與官子不引去與爲波瀾與方作以云韓文與多作以他文見者非一詩之子歸不我以注以猶與也○今按陸宣公奏議亦然如云末審云云以否之類是也然當作與爲正雖不開口雖不開關變化咀嚼有鬼有神今去不勇其如後艱我謝再拜汝無復云往追不及來不有年諸本作來可待好今从閣杭蜀本云公祭十二兄文其不有年以祐我憾同此義也

青青水中蒲三首諸本作一首今从閣本○按樂府亦作三首詩蓋與寄也當是婦人思夫之意文選古樂府飲馬長城窟行青青河畔草長歌行有青青園中葵其大意與此相類

青青水中蒲下有一雙魚君今上隴去我在與誰居
青青水中蒲長在水中居寄語浮萍草相隨我不如
青青水中蒲葉短不出水婦人不下堂行子在萬里

孟東野失子并序○東野爲鄭餘慶留府賓佐元和二三年此詩當是時作也據郊集有哀幼子及杏殤詩其詞

甚悲石君美有子年少而失皆直寄書此詩遺之云時以觀賢可用亂思而窮束究觀物理其實如此大蓋因果耳退之故世弊故併因果不言然此一段文竟乃是涅槃經中佛語退之嘗言不能無所不讀未有能為大儒者其弗信矣乎魯直所云如此

東野連產三子不數日輒失之幾老念無後以悲其友人昌黎韓愈懼其傷也推天假其命以喻之

失子將何尤吾將上尤天女實主下人與奪一何偏何或作以莊子奪彼與此一何偏也彼於女何有乃令

蕃且延蕃或作繁此獨何罪辜生死旬日間上呼無時聞滴地淚到泉地祇為之悲瑟縮久不安乃呼大靈龜騎雲款天門問天主下人薄厚胡不均天曰天地人由來不相關吾懸日與月吾繫星與辰日月相噬齧星辰踣而顛吾不女之罪知非女由因因或作緣此詩如因與緣今本皆以韻不叶而誤刊也○今按作緣亦通未必誤改也且物各有分孰能使之然有子與無子禍福未可原魚子滿母

腹腹或作服一一欲誰憐細腰不自乳博物志細腰純雌無之類取桑蟲或阜螽子祝而成己子詩所謂螟蛉有子果蠃負之者也舉族長孤鰥鰥或作鴟梟啄母腦母死子始翻或作蕃翻非釋烏云梟鴟說文云不孝鳥也冬至日鴟鵂食母○鴟處脂切梟堅堯切蝮蛇生子時玉篇蝮螫手則斷一楚詞蝮蛇蓁蓁○蝮音覆一作恠坼裂腸與肝好子雖云好未還恩與勤惡子不可說鴟梟蝮蛇然有子且勿喜無子固勿歎歎音灘上聖不待教賢聞語而遷下愚聞語惑雖教無由悛大靈頓頭受即日以命還地祇謂大靈女往

告其人東野夜得夢有夫玄衣巾崔豹古今注曰龜一名玄衣督郵○史記宋元王時江使神龜使於河漁者得之龜見夢於元王夢見一大龜大延頸而長頭衣玄繡之衣而乘輜車而見史記龜策傳闖然入其戶闖出頭見三稱天之言再拜謝玄夫收悲以歡忻

陸渾山火和皇甫湜用其韻諸本作文讀和

皇甫湜陸渾山火令從閣杭蜀本○皇甫湜字持正睦州新安人元和元年擢進士第為陸渾尉縣本周之畿內地秦晉遷陸渾之戎於伊川漢立為陸渾縣唐隸河南府公詩云時當大冬澤乾源其分司東都冬所作數火前詩當在元和三年冬矣以此詩

一本作次韻非是劉貢父云唐人賡和詩有次韻依其次用韻有依韻同在一韻中有用韻用彼之韻不必次之公和陸渾山火是也然持正詩不傳於世矣

皇甫補官古賁渾賁或作陸令从杭蜀本云賁音陸字本公羊傳時

當玄冬澤乾源玄或作大山狂谷很相吐吞風怒

不休何軒軒擺磨出火以自燔○擺音押有聲夜

中驚莫原天跳地踔顛乾坤後漢踔宇宙而遺俗注猶越也

赫赫上照窮崖垠音銀截然高周燒四垣神焦

鬼爛無逃門三光弛隳不復暾楚詞暾將出兮東方復或

作暾○他昆切暾

虎熊麋豬逮猴猿水龍鼉龜魚與

鳥鴉鴟鵰鷹雉鵠鵾鷹雉或作鳴鷹燖炰煨爊孰飛

奔劉墨間録無逸云上句乙柏梁體後山作七字詩上東坡襲此體燖湯中爚肉也儀

禮作燖者有膚庖舍毛炙物詩毛炰胾羹爊廣韻云埋物灰中令熟也方作熝非是孰一

作熟○燖徐廉切炰亨庖煨烏回切爊於刀切祝融告休酌卑尊左昭

二十九年顓頊氏有子曰黎為祝融為高辛火正火行於冬猶祝融告休而歸也錯

陳齊玫闘華園○玫音梅或作收非謂火齊玫瑰也闘或作闘芙蓉

披猖塞鮮繁千鐘萬鼓咽耳喧攢雜啾嚄沸

篪塤賁韻啾唧小聲嚄噴大嘆自山狂谷很以下言火之盛如此沸或作咈非是○

啾即由切嚄胡伯篪音池塤音喧彤幢絳旃紫纛旛周禮通帛為旃

纛左纛以氂牛尾為之繫左騑馬軛上旃旗曲柄旛或作番○幢宅江切纛音導炎

官熱屬朱冠褌前漢相如自著犢鼻褌○褌音昆髹其肉皮

通脽臀選列髹形之編捐閑東俗器物一再秦者謂之髹漆初季賓謂脽當作髀顀胃垤

按脽从肉从骨一也窒備臀中肉潰亦通用○髹音休脽音陛臀音屯

腹車撇轅或作轅撇緹顏韎股豹兩鞬周禮赤緹用韋韎赤

韋也詩韎韐有奭兩鞬說文所以戢弓矢後漢董卓膂力過人雙帶兩鞬左右馳射左氏

右劉褻鞬豹兩鞬者以豹皮為之音提韎莫拜切又莫佩切鞬居言切○報霞車

虹靷日轂轓靷引車李也史記愚軾結靷前漢令長吏二千石朱兩轓虹或

作紅非是○靷以忍切又羊晉切轓音番丹蕤縹蓋緋繙帶爾雅一染

謂之縓繙賓韻風吹旗貌帶說文幡也○縓七絹切繙音翻帶音鶩紅帷赤幕

羅脤膰周禮以脤膰之禮親兄弟之國膰祭肉也○脤音蜃膰符袁切盃池

波風肉陵屯左氏七封羊年無盃也○盃音荒陵或作麦共嬰喜門陵屯字

見莊子當从陵樊澤之曰盃若也波若風肉若陵屯方云盃如池而皮風肉如陵之屯聚

也○令按列子生於陵屯主謂高夐莊子音義云皁也洪說得之樊說盃池肉陵屯方說

波風皆得之而樊說波如風方說肉如陵之屯聚則設矣合二說而言之曰如盃池之波

風肉之陵屯乃爲善耳谽呀鉅壑頗黎盆谽或作谿大顉字見上林

賦少陵詩亦有餘光散谽呀頗黎西國青王名云○令按漢書注谽呀澗谷形容也○呀

虛切加豆登五山瀛四罇爾雅木豆謂之豆瓦豆謂之登豆登五山
者以五嶽爲豆登瀛四罇者以四海爲酒罇也自形幢絳旗以下皆言祝融御火其車御
飲食之盛如此熙熙醻醻笑語言飲盡謂之醻禮記長者舉未醻少者
不敢飲醻與酬同注人譙客曰醻○醻子肖切雷公擘山海水翻齒
牙嚼齧舌腭反腭或作齶齗口中齶也出字統反前漢有所平反○腭音
咢反音番電光瀐磹頳目瞜大日也晉王嘉拾遺記月支獻猛獸令作
兩目如天瀐磹之炎光也○瀐先念切磹徒念切瞜音喧頊冥收威避玄
根月令冬其帝顓頊其神玄冥水神也斥棄輿馬背厥孫水生木木
生火水之於火猶祖視孫也縮身潛喘拳肩跟音根君臣相
憐加愛恩命黑螭偵焚其元○螭音摛守音裡又丑鄭切
天關悠悠不可援音袁夢通上帝血面論詩意謂大
說用事則項冥黑精之君至冥水官之神當縮身潛喘而君臣乃命黑螭問其事於祝融
而火焚其首黑螭所以血面而論於帝也側身欲進叱於閽帝賜
九河湔涕痕涕或作淚○湔音箭又詔巫陽反其寬宋玉
招魂云帝告巫陽曰有人在下我欲輔之魂魄離散汝筮與之注巫陽天帝女也徐
命之前問何寬火行於冬古所存我如禁之
絕其飱一作餐女丁婦壬傳世婚杭本女作夫董彥遠曰當
作女丁夫壬引東山少連口玄冥之子口壬夫安祝融氏之女曰丁芊俱學水仙是爲溫

泉之神洪愛善曰丁火也壬水也火女也水男也丁女而爲婦於壬故曰女丁婦壬一作
夫丁婦壬亦通夫丁者壬也言壬爲丁夫也婦壬者丁也言丁爲壬婦也○今按丁爲陽
中之陰壬爲陰中之陽故言女之丁者爲婦於壬以見水火之相配令術家亦言丁與壬
合洪氏二說皆是一朝結鏈奈後昆時行當反慎藏
蹲視桃著花可小騫一作騫漢書來春桃花水盛謂二月雨水盛也
○著直略切騫音愆月及申酉利復怨水生於申火死於酉故水至申
兩利火至酉而怨助汝五龍從九鯤溺厥邑囚之崑
崙之或作出皇甫作詩止睡昏辭誇出眞遂上焚
要余和增怪又煩雖欲悔舌不可捫悔一作晦○捫
音門詩莫捫朕舌○詳此詩始則言火勢之盛次則言祝融之御火其下則水火相剋相
濟之說也

縣齋讀書貞元二十年在陽山縣齋作
出宰山水縣讀書松桂林桂或作竹舊本多作竹桂蕭條
捐末事邂逅得初心哀狖醒俗耳狖獸名如猿音柚
清泉潔塵襟詩成有共賦共方作與非是酒熟無孤
斟青竹時黙釣白雲日幽尋南方本多毒北
客恒懼侵讁譴廿自守滯留愧難任投章類
縞帶襄二十九年左氏吳季札聘於鄭見子產與之縞帶○縞音杲佇答逾

兼金(答或作益非是其價倍於常者故謂之兼金孟子前日於齊王饋兼金百鎰而不受是也此詩當是贈與友朋望其報章也選雜體詩承榮重兼金)

新竹(此詩同下晚菊意皆在陽山作)

筍添南堦竹日日成清閟縹節已儲霜(儲或作除)黃苞猶掩翠出欄抽五六當戶羅三四高標陵秋嚴貞色奪春媚稀生巧補林併出疑爭地(疑爭或作全遮)縱橫乍依行(胡郎切)爛漫忽無次風枝未飄吹露粉先涵淚(露或作霧)何人可攜翫清景空瞪視(選遲仰瞪眄○瞪登應切又宅耕切)

晚菊

少年飲酒時踊躍見菊花今來不復飲每見恒咨嗟佇立摘滿手行行把歸家此時無與語棄置奈悲何(奈悲或作悲奈)

落齒(公嘗與老成書云吾年未四十齒牙動搖貞元十八年與崔群書云近者左車第二牙無故動搖脫去今此詩又云去年落一牙今年落一齒其在貞元十九年作數)

去年落一牙今年落一齒俄然落六七落勢殊未已餘存皆動搖(存或作在)盡落應始止憶初落一時但念豁可恥及至落二三始憂衰即死每一將落時懍懍恒在己叉牙妨食物顛倒怯漱水終焉捨我落意與崩山比(與或作欲)今來落既熟見落空相似餘存二十餘次第知落矣儻常歲落一(一或作落)自足支兩紀如其落併空與漸亦同指人言齒之落壽命理難恃我言生有涯長短俱死爾人言齒之豁左右驚諦視我言莊周云木鴈各有喜(莊子曰山中木以不材得終其天年今主人之鴈以不鳴死)語訛默固好嚼廢軟還美因歌遂成詩持用詫妻子(莊子踵門而詫子○詫丑亞切)

也

哭楊兵部(凝)陸歙州(參)○部或作曹○凝字懋功為兵部郎中參字公佐自祠部員外郎出知歙州凝守兵部郎中而云兵曹者隋嘗改兵部為兵曹禮部為儀曹柳子厚作凝墓碣云貞元十九年正月卒李習之陸歙州述言云貞元十八年四月卒參先凝一年[illegible]卒公乃同時哭之蓋參佐主司時公嘗以書薦侯喜等及出刺歙亦有序送又[illegible]有行難一編為參設也凝則與公嘗佐董晉汴州皆知已書去年參死今年凝

又死此公所以因疑而併哭之
人皆期七十皆或作生纔半豈蹉跎公生大曆戊申至是貞元
十九年癸未則年三十有六矣豈非七十之半年併出知已淚併或作數
自然白髮多晨與爲誰慟語非夫人之爲慟而誰爲還坐
久滂沱論文與晤語或作新墳與宿草已矣可如何
可或作兩或作復
苦寒公此詩意蓋有所諷猶訟風伯之次雲而雨不得作也謂隆寒
奪春序而肆其寒猶權臣之用事太昊之畏避則猶當國者畏
權臣取充位而已其下反覆所言無易此意其末謂天子哀無

辜則望人主進賢退不肖使恩澤下流施及草木其愛君憂民
之意具見於此按韋渠牟傳自陸贄免德宗不復委權于下宰
相充位行文書而已所倚信者裴延齡李齊運王紹李實韋執
誼與渠牟等其權傾人主此詩所以諷也時賈耽齊抗之徒當
國公爲四門博士貞元十九年春作
四時各平分楚詞皇天平分四時兮一氣不可兼隆寒
奪春序顓頊固不廉太昊弛維綱或作施綱維非是
畏避但守謙遂令黃泉下萌牙夭勾尖草木
不復抽百味失苦甜凶飈攪宇宙攪或作擾鋩刃

甚割砭悲廉切日月雖云尊不能活烏蟾五經通義
日中有三足烏月中有兔與蟾羲和送日出山海經云東南
海之外甘泉之間有羲和國有女子曰羲和爲帝俊之妻是生十日常浴日於甘泉云恇怯頻
窺覘頻或作頻○恇音匡覘癡廉切炎帝持祝融月令孟夏之月其帝
炎帝其神祝融昭二十九年左氏云顓頊氏有子曰黎爲祝融呵噓不相炎
而我當此時恩光何由沾肌膚生鱗甲衣被
如刀鐮列子擁鐮帶索音廉氣寒鼻莫齅前漢不齅驕君之餌○齅
喜宥切血凍指不拈濁醪沸入喉選魏都賦濁醪如河口
角如銜箝箝馬口中鐵前漢箝語見書其廉切將持匕箸食觸

指如排籤侵鑪不覺暖熾炭屢已添已或作以探
湯無所益語見不善如探湯○探他南切何況纊與縑虎豹
僵穴中蛟螭死幽潛熒惑喪躔次六龍冰脫
髯晉傅玄詩願得並天駁六龍說文髯頰須○髯如占切芒碭大包內
碭或作踢非是生類恐盡殲啾啾窻間雀不知已微
纖舉頭仰天鳴所願晷刻淹不如彈射死卻
得親炰燖鸞皇苟不存爾固不在占其餘蠢
動儔俱死誰恩嫌恩或作恩伊我稱最靈不能女
覆苦女覆諸本皆作安覆今從唐本及參謝校本云韓文古本汝皆作女杭本尚作

女今說自閩本也女指上文禽雀而言苦悲蓋也言我最靈而不能汝覆蓋也義為是

哀激憤歎五藏難安恬難或作詐非是中宵倚牆立

淫淚何漸漸楚詞涕漸漸其若胥○漸將廉切天王哀無辜

王或作子或作公惠我下顧瞻褰旒去耳纊禮緯曰旒垂目

纊塞耳褱旒去纊謂明目達聰也纊者以黃綿為之調和進梅鹽書高宗命

傳說曰若作和羹爾為鹽梅言進傳說之徒於左右也賢能日登御黜

彼傲與憸七廉切詖也生風吹死氣豁達如褰簾

懸乳零落墮晨光入前簷雪霜頓銷釋土脉

膏且黏豈徒蘭蕙榮施及艾與蕭日莩行鑠

鑠風條坐襜襜相如曰衆帷幄之襜襜荀子是襜襜者何也楚辭張幹帷以襜襜處占切天乎苟其能吾死意亦厭

和虞部盧四汀酬翰林錢七徽赤藤杖歌元和四年分司東都官員外郎作諸本無四七字今以閣蜀本仍側汪二名汀字雲夫為虞部員外郎徽字蔚章元和初為翰林學士

赤藤為杖世未窺臺郎始攜自滇池臺郎尚書郎也

前漢西南夷傳夜郎最大其西滇池方三百里○滇音顛滇王掃宮避使者避或作迎或作邀當如避道之避○今按上言掃宮則當為避舍之避跪進

再拜語嗢咿嗢咿夷語也嗢說文咽也作字林內非也○嗢乙骨切咿音伊

緪橋拄過免傾墮以竹索為橋也竹索亘等西南夷尋之以渡水○拄

冢吏切性命造次蒙扶持途經百國皆莫識君

臣聚觀逐旌麾共傳滇神出水獻赤龍拔鬚

血淋漓又云羲和操火鞭羲和日御也暝到西極

睡所遺幾重包裹自題署不以珍怪誇荒夷

歸來捧贈同舍子浮光照手欲把疑諸本同方獨以

蜀本作照把欲手疑云檀弓有手弓列子有手劍史記有手旗義同此諸本多誤○今按方說手義周為有據然諸本云照手欲把則是未把之詩光已照手故欲把而疑之也今

云照把則是已把之矣又欲手之而復疑之何耶況公之詩衝口而出自然奇偉豈必待嘬偏反假此一字而后為工乎大氐方意專主奇崛故其所取多類此空堂晝

眠倚牖戶飛電著壁搜蛟螭苕溪漁隱曰退之赤藤杖詩云東坡鐵拄杖詩云倚壁蛟龍護晝眠山谷筇竹杖贊云捲懶拂壁皆用此詩也電一作雷○著貞路切南宮清深禁闈密蜀或作閨南宮指盧禁闈指錢

也白樂天詩遂列秉扎升第賢洪興善引倚燒宮臨園芋材以擇此課矣閣本密作客亦非是

唱和有類吹塤篪詩伯氏吹塤仲氏吹篪妍辭麗句

不可繼見寄聊且慰分司公時分司東都

崔十六少府攝伊陽以詩及書見投

因酬三十韻下或田三十韻字有之字蜀伊曾
乃洛之舊邑也劉夫字相識矣者縣前時乃元和元年
公自江陵入為國子博士日也又下云公舊同袍拔擢宰山澗
乃留守鄭餘慶擢省攝伊陽令也又云二年閒仔師兄任洛之
遲則以同子博士分也又云冬裘竟未擐歲晚寒氣騎則是
元和三年冬作也

崔君初來時相識頗未慣但聞赤縣尉不比博士慢債屋得連牆得或作往往來忻莫閒我時亦新居觸事苦難辦蔬飧要同喫諸本飧多作餐方从

蜀本云此詩用蔬飧朝餐字多相亂他詩亦然說文飧謂晡時食餐吞也飧或作食餐或作飧故字多相亂漢尚台紀賜餐錢王莽傳設飧粥頻師古曰古餐食一字也又曰飧古食丁而皆以千安切遺之具非時不素飧兮紀乙讀如魚飧之飧音孫當以此為工○今按飧或寓作餐說只工注西得破襖請來綻古衆前新衣誰當謝故衣誰當輕○綻丈莧切

謂言安堵後貸借更何患不知孤遺多舉族仰薄宦有時未朝餐得米日已晏隔牆聞讙呼衆口極鵝鴈前計頻乖張居然見眞贗贗偽物字亦作鴈韓非子說林齊伐魯索讒鼎魯以其鴈往齊人曰鴈也魯人曰眞也嬌兒好眉眼袴脚凍兩骭爾雅骭瘍為微走骭脚脛

也○骭下晏切棒書隨諸兄累累兩角丱學槧史記作累字非束髮紀詩總角丱兮兩角或作丱丙尚或作角兩○累力追切丱古患切冬惟茹寒齋秋始識瓜瓣問之不言飢飫若厭芻豢孟子理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才名三十年久合居給諫白頭趨走裏閭口絕謗訕所公舊同袍府公河南尹見題注詩無衣兮與子同袍豈拔擢宰山澗寄詩雜談俳有類說鵬鷃鵬鷃事見莊子逍遙遊篇上言酒味酸冬衣竟未擐左氏躬擐甲冑音患衣或作裹下言人吏稀惟足彪與虪爾雅虎竊毛謂之虥注竊淺也○虥悲蚺切虪音殘又言致

猪鹿此語乃善幻善方作是○今按漢書西域傳為善眩之語顏注云眩讀與幻同眩相詐惑也郎今吞刀吐火植瓜種樹屠人截馬之術韓公蓋用此語方从閣本誤矣三年國子師腸肚習藜莧習或作集非是況住洛之涯魴鱒可罩汕詩九罭之魚鱒魴言大魚也罭罟是謂之汕樔罩之罩詩南有嘉魚烝然罩罩烝然汕汕毛注罩罩篧取魚之器汕汕樔今之撩罟也○魴音房鱒才本切汕沙教切山音山肯效屠門嚼桓譚新論曰人聞長安樂則出門西向而笑知肉味美對屠門而大嚼又曹子建書曰過屠門而大嚼雖不得肉貴且快意久嫌弋者篡篡或作篡非或篡向揚子鴻飛冥冥弋人何篡焉古本及後漢書皆然蓋篡取之義也然今本揚子亦作慕非也○篡初患切謀拙日

焦拳活計似鋤剗或作鏟謂削平之也選用賦鉏踞崖之阜公以詩用
令韻劉蜀上聲疑當以鏤爲正男寒澀詩書妻瘦剩腰襻或妻
作女襻衣斧也周庚信鑑賦裙斜假襻○襻音患切爲官不事職厭罷
任欺謾或作慢字見貢禹傳漢書作面謾亦皆音慢行當自劾去漁
釣老葭亂爾雅葭蘆菼薍注云葭蘆葦也菼薍似葦而小萋也○薍五患切
歲窮寒氣驕冰雪滑磴棧前漢張良因說漢王燒棧道○棧士諫
切音問難屢通何由覿清盼或作盼李太白詩君子恬清盼
詩美日盼兮以目美言也左顧右盼以盼視言也盼本作盼盼通作盼今四字多不分當
以蜀本爲王○今按盼匹莧切目黑白分也盻莫見切从省作盻盻睇顧視也盻五禮切
見孟子良視也此詩當作盻然作盻可通給言青眼也

送侯參謀赴河中幕侯繼時從王鍔辟繼與公同舉
貞元八年進士元和四年又同官學省公博士繼助教六年
公分司東都而繼參河中幕此詩是年冬作也
憶昔初及第各以少年稱君頒始生鬢我齒
清如冰爾時心氣壯百事謂己能一作能中之當己人
百之之語別本作已者非一別詎幾何詎或作虛或作距字林曰詎未知詞
也潘岳悼亡詩爾祭詎幾時忽如隔晨興我齒豁可鄙君
頹老可憎相逢風塵中相視迭嗟矜幸同學

省官公元和四年後三月祭薛公達文云剋議郎守國子博士公太學助教侯繼胡谷
末路再得朋東司絕教授遊宴以爲恒切
秋漁蔭寄樹夜博然明燈雪逕抵樵叟抵或作詆
樵或作講皆非是此但言偶逢之耳風廊折談僧陸渾桃花間
陸渾河南屬縣名上陸渾山火注詳有湯沸如烝三月崧少步
崧一作嵩戴延之西征記嵩山東爲大室西爲少室祠去十七里嵩其總名也謂之室者
以其丁杉石室焉躑躅紅千層躑躅花名崔豹古今注羊躑躅羊食之則
死羊見之則躑躅分散故名辛躑躅餘見上杏花詩注洲沙厭晚坐洲沙
或作沙洲嶺壁窮晨昇晨或作朝沈冥不計日揚子蜀莊沈冥

爲樂不可勝譏滿一巳異作畢非是乖離坐難憑
公其年六月還都官郎分司東都已而繼亦參謀河中幕辟坐難恐失行行事
結束人馬何蹻騰詩水其馬蹻蹻也○蹻訖略切馬感激
生膽勇從軍豈嘗曾洸洸司徒公詩武夫洸洸洸光壯
也元和二年九月以淮南節度使王鍔檢校司徒爲河中尹河中晉絳慈隰節度使司徒
公王諤也四年冬辟繼乃所從事○洸音光天子爪與肱一作股提
師十萬餘四海欽風稜河北兵未進未或作始時討
王承宗叛吐突承璀討師廷留不進作始者此蔡州帥新薨是年十一月已
巳元少誠卒弟少陽自稱留後曷不請掃除活彼黎與烝鄙

夫誠怯弱受恩愧徒弘猶思脫儒冠棄死取
先登又欲面言事上書求詔徵倏官固非忠
左氏傳官冒也妄作譴可懲惟當待責免耕斸歸溝
塍班固西都賦溝塍刻鏤斸斫也○斸音竹塍音乘今君得所附或作
行得所非是勢若脫韝鷹選鮑明遠詩昔如韝上鷹○韝音鈎擻筆
無與讓幕謀職其膺職或作識非是收績開史牒翰
飛逐溟鴻莊子北溟有魚其名爲鯤化而爲鳥其名爲鵬○鯤音昆男兒
貴立事流景不可乘歲老陰沴作莊子陰陽之氣有沴
注陰陽二氣陵亂不調○沴音戾又音殄雲頽雪翻崩別袖拂洛
水征車轉崤陵僖三十年左氏崤有二陵焉○崤音爻勸勸酒
不進勉勉恨已仍送君出門歸愁腸若牽繩
默坐念語笑癡如遇寒蠅策馬誰可適晤言
誰爲應詩可與晤言晤對也應當也選晤言莫余應音膺席塵惜不
掃或作拂殘罇對空凝對或作醑非是信知後會時日
月屢環組居登切生期理行役歡緒絕難承寄
書惟在頻無悋簡與繒

東都遇春東都河南也唐都長安顯慶二年以洛陽宮爲東都
次前後詩當在元和五年春作

少年氣眞狂眞方作直有意與春競行逢二三月
九州花相映川原曉服鮮桃李晨粧靚靚或作靘
靚青黑色靚粧字見上林賦郭璞曰粉白黛黑也○靚疾政切荒乘不知疲
醉死豈辭病飲啾惟所便啾或作嘬○啾徒感切便平聲文
章倚豪橫戶孟切爾來曾幾時白髮忽滿鏡舊
遊喜乖張新輩足嘲評音病心腸一變化腸或作慮
羞見時節盛得閑無所作貴欲辭視聽深居
疑避仇默臥如當暝朝曦入牖來鳥喚昏不
醒鳥一作烏選兒啼而醒○醒蘇佞切爲生鄙計算鹽米告屢
罄告屢或作屢告坐疲都忘起忘音妄冠側懶復正幸
蒙東都官獲離機與穽公時分教東都生李習之狀公行云自江
陵掾入爲國子博士宰相有愛公文者將以文學職處公有爭先者構公公恐及難遂求
分司東都此公所以有獲離機穽之語○離力智切乖慵遭傲僻漸染
生弊性既去焉能追有來猶莫騁有船魏王
池河南志洛水經尚善旌善二坊之北南溢爲池下廣至數頃水鳥翔泳荷芰翻覆
爲都城之勝貞觀中以賜魏王泰故號魏王池往往縱孤泳縱或作從亦作
泳水容與天色此處皆綠淨此或作比岸樹共紛
披渚牙相緯經經音徑懷歸苦不果即事取幽迸

取或作最貪求匪名利所得亦已併已或作以悠悠度
朝昏落落捐季孟落落或作落䏑非是語齊景公待孔子曰若季氏則
吾不能以季孟之間待之季氏爲會上卿孟氏下卿羣公一何賢上戴
天子聖謨謨收禹績或作跡左氏茫茫禹跡畫爲九州作績恐非
四面出雄勁轉輸非不勤稽逋有軍令枉庭
百執事奉職各祗敬我獨胡爲哉胡一作何坐與
億兆慶譬如籠中鳥仰給活性命爲詩告友
生負愧終究竟

感春五首元和五年春分司東都作

辛夷高花最先開辛夷高數丈江南地暖正月開北地寒二月開初發
如筆北人呼爲木筆其花最早南人呼爲迎春苕溪漁隱曰木筆迎春自是兩種木筆色
紫叢生二月方開迎春白色高樹立春已開然則辛夷乃此花耳高花或作花高以末章
辛夷花房忽全開言之則此爲高矣之花先開實何選詩有巖樹落高花青天露
坐始此迴已呼孺人戛鳴瑟禮記大夫妻曰孺人又書戛擊
鳴球戛鼓也○戛音結更遣稚子傳清盃選恨賦左對孺人右顧稚
子杜詩傳盃莫放盃選壯軍與不爲用坐狂朝論無由
陪憲宗即位五年平夏平蜀平江東赫然中興而公年踰強仕投閑分司故有此言
如今到死得閑處還有詩賦歌康哉書皐陶歌曰庶

事康哉
洛陽東風幾時來川波岸柳春全迴宮門一
鎖不復啓唐都長安以洛陽爲東都故有宮門一鎖之句若有感云雖有
九陌無塵埃策馬上橋朝日出樓闕赤白正
崔嵬孤吟屢闋莫與和寸恨至短誰能裁
春田可耕時已催王師北討何當迴元和四年討成
德節度使王承宗放車載草農事齊車或作軍非是戰馬苦
飢誰念哉蔡州納節舊將死是年彰義軍節度使吳少誠卒
起居諫議聯翩來裴度以司勳府功書召爲起居舍人孟簡孔戡皆爲

諫議大夫聯翩相繼也朝廷未省有遺策肯不垂意缾
與罌
前隨杜尹拜表迴杜尹謂杜兼也笑言溢口何歡咍
楚詞衆兆所咍咍笑也○咍呼來切孔丞別我適臨汝孔丞謂孔戡也
風骨峭峻遺塵埃峭峻或作峭峭音容不接秖隔夜
凶訃詎可相尋來元和四年杜兼爲河南尹以十一月無疾暴卒孔戡以
衛尉寺丞分司東都五年正月自洛臨汝之陽泉至其家遂卒凶訃相尋謂此○訃音赴
天公高居鬼神惡欲保性命誠難哉
辛夷花房忽全開將衰正盛須頻來須頻或作頻頻

非是清晨輝輝燭霞日薄暮耿耿和煙埃朝明夕暗已足歎況乃滿地成摧頹迎繁送謝別有意誰肯留念少環迴此篇言辛夷花之盛如此元微之有問韓員外辛夷花云韓員外家好辛夷開時乞取兩三枝折枝為贈君莫惜縱君不折風亦吹豈此耶

酬裴十六功曹巡府西驛塗中見寄或無全字裴十六度也舊云裴論非度時為河南府功曹公時分司東都作

相公罷論道相公鄭餘慶也元和元年罷相出為河南尹書三公論道經邦

聿至活東人至或作來活或作治非是御史坐言事作吏府中塵御史裴度也元和初度密疏論權倖忤旨出為河南府功曹遂令河南治今古無儔倫四海日富庶道途隘蹄輪府西三百里候館同魚鱗周禮五十里有市市有候館所以賓客之館也相公謂御史勞子去自巡是時山水秋光景何鮮新哀鴻鳴清耳宿霧褰高旻爾雅秋曰旻天褰或作浥非是遺我行旅詩軒軒有風神磬如黃金盤照耀荆璞眞我來亦已幸事賢友其仁論語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事賢謂餘慶友仁謂度持竿洛水側孤坐屢窮辰多才自勞苦方作苦勞云苦勞語見呂強傳○今按說勞當作勞苦大抵公詩多自習僕流出來以故用古人語也無用秖因循辭免斯匪遠行行及山春

燕河南府秀才行生字○據詩云元和五年冬房公尹東京房公者房式也時為河南尹公時為河南令故也時為河南尹權口忝縣尹權德輿時為宰相故口作邦夢云

吾皇紹祖烈吾皇憲宗也天下再太平詔下諸郡國歲貢鄉曲英元和五年冬房公尹東京元和四年以房式為河南尹功曹上言公或作上其言是月當登

名月或作口非是乃選二十縣試官得鴻生碩儒也羣儒沓己材相賀簡擇精怒起歎羽翮引吭吐鏗轟鏗引闊吭之鐵蛇禮記鐘聲鏗轟鳴聲也○吭丁浪切又音剛鏗丘耕切轟呼宏切此都自周公周公成各邑宰居之文章繼名聲章一作物自非絕殊尤難使耳目驚今者遭震薄不能出聲鳴鄙夫忝縣尹愧慄難為情惟求文章寫不敢妬與爭還家勑妻兒具此煎炰烹柿紅蒲菊紫肴果相扶縈或作縈芳荼出蜀門諸本荼多作茶方从館本云爾雅曰檟苦荼音徒郭璞注木小似梔子早取者為茶晚

取者爲茗唐韻茶宅加反俗作茶夫祇荼與荼古音相近如今言搽與塗亦通用也○荼今與按荼與荼今人語不相近而方云相近者蓋田語音甚也雖出俚俗方由音本相近故與古曙合耳今建人謂口爲苦走爲祖亦此類方言多如此云

好酒濃且清何能充歡燕庶以露厥誠昨聞詔書下或作求權公作邦楨杜舂陵行云結也實國楨○楨音貞文人得其職文道當大行文一作大一作丈陰風攪短日冷雨澁不晴勉哉戒徒馭家國遲子榮○遲直利切漢書側席遲士注侍也

送李翺

翺字習之隴西人貞元十六年娶公兄弇之女元和三年

四月乙丑戶部侍郎楊於陵出爲廣州刺史嶺南節度使表翺佐其府四年正月己丑翺自東都旌善坊以妻子上舟於漕乙未去東都公與石洪假舟送之丁酉同登嵩山題姓名紀別故有此詩

廣州萬里途山重江逶迤上於危切下餘支切行行何時到誰能定歸期揖我出門去顏色異恒時雖云有追送或作迎送詩有客薄言追之鄭云追送也足跡絕自茲人生一世間不自張與施譬如浮江木縱橫豈自知寧懷別時苦勿作別後思

送石處士赴河陽幕

或注得起字[illegible]石洪世[illegible]知五[illegible]烏重胤爲河陽節度[illegible]辟置幕府公嘗有序送詩亦足時作

長把種樹書種樹書見史記秦始皇紀人云避世士論語且而與其從辟人之士也豈若從辟世之士哉忽騎將軍馬自號報恩子風雲入壯懷雲入或作雷開泉石別幽耳鉅鹿師邢州鉅鹿郡欲老常山險猶恃常山鎮州今爲眞定州元和四年節度使王承宗反詔中人吐突承璀以兵討之無功遂赦王承宗豈惟彼相憂固是吾徒恥去去事方急酒行可以起

送湖南李正字歸

或作送李正字歸湖南或作李判官

○李礎其父仁鈞時長史蔡[illegible]從事公嘗有[illegible]元和五年分司東都作

長沙入楚深洞庭值秋晚人隨鴻鴈少江共蒹葭遠歷歷余所經公貞元[illegible]年出爲陽山[illegible]嘗入爲國子博士湖南之地蓋嘗經行矣悠悠子當返孤游懷耿介旅宿夢婉娩上[illegible]切音免媚也風土稍殊音魚蝦日異飯親交俱在此誰與同息偃

昌黎先生集卷第四

昌黎先生集卷第五

古詩

辛卯年雪公時為河南令作

元和六年春寒氣不肯歸河南二月末雪花一尺圍此卽白樂天詩所謂元和歲在卯六年春二月月晦寒食天天陰夜飛雪崩騰相排拶子達切又子末切龍鳳交橫飛波濤何飄揚天風吹旛旂白帝盛羽衛鬖髿振裳衣鬖或作毿選綷苔鬖髿乎研上○上音參下音沙白霓先啓塗楚詞曰白蜺嬰茀胡為此堂蜺與霓同從以萬玉妃○從去聲翕翕陵厚

載譁譁弄陰機生平未曾見何暇議是非或云豐年祥詩傳豐年之冬大有積雪飽食可庶幾善禱吾所慕誰言寸誠微

醉留東野元和六年公為河南令作

昔年因讀李白杜甫詩長恨二人不相從吾與東野生並世如何復躡二子蹤東野不得官東野前一年方罷河南水陸轉運從事故云白首誇龍鍾龍鍾依字當作蹤蹱盧仝詩盧子蹤蹱也賢愚總莫驚蘇鶚演義龍鍾不翹舉之貌如鬔鬆拉搭之類韓子稍姦黠自慚青蒿倚長松低頭拜東野願得終始如駏蛩孔叢子曰北方有獸名曰蟨愛蛩蛩駏驉食得甘草必齧以遺蛩蛩駏驉見人將來必負蟨以走蟨非愛駏蛩也為其假足二獸亦非心愛蟨也為其得甘草而遺之也夫禽獸猶知比假而相報也況士君子之欲名利者乎○駏音巨蛩音邛東野不迴頭有如寸莛撞鉅鐘莛字見二卷答張徹吾願身為雲東野變為龍四方上下逐東野雖有離別無由逢離別或作別離

李花二首杭本作一首此二詩也自當春天地爭奢華以下分爲意義甚明編者誤合之公元和初在江陵有李花贈張十一又有寒食日夜歸酬張十一李花之什所謂不忍千株雪相映是也至是元和六年為新河南而作此詩自夜領張徹投盧仝而下其所以狀李花之妙者至矣蘇內翰梅詩舉此云縞裙練帨玉川家肝膽清新冷不邪穠李爭春猶辦此更敎踏雪看梅花亦一奇也

平旦入西園梨花數株若矜夸旁有一株李顏色慘慘似含嗟問之不肯道所以獨繞百帀至此言下自成蹊事見漢李廣贊老杜哀王孫詩問之不肯道姓名日斜忽憶前時經此樹正見芳意初萌芽或作芽漢傳如朱草萌芽字無用芽事有萌芽奈何趁酒不省錄不見

玉枝攢霜葩枝或作杖泫然爲汝下雨淚禮記夫子泫然流涕○泫胡犬切無由反旆羲和車東風來吹不解顏蒼茫夜氣生相遮冰盤夏薦碧實脆斥去不御慙其花斥去或作片雲或作雲去或作斥逐張衡思玄賦斥西施而不御韓語原此或本皆誤也當春天地爭奢華洛陽園苑尤紛拏女加切或作拏董彥遠云拏从如令人从拏唐韻以拏爲或體非也考相如子虛賦王逸九思皆只作拏○今按說文拏从奴牽引也拏从如持也古書作拏蓋通用誰將平地萬堆雪將方作堆剪刻作此連天花日光赤色照未

好明月暫入都交加夜領張徹投盧仝公寄盧仝詩云偶逢明月曜桃李想此時也乘雲共至玉皇家長姬香御四羅列縞裙練帨無等差靜濯明粧有所奉顧我未肯置齒牙清寒瑩骨肝膽醒一生思慮無由邪

招揚之罘一首之罘元和十一年進士闕本作之罘或作呆之字訛也○公爲河陽令之罘自中山來從公問學公惜其歸以詩招之罘音浮

柏生兩石間萬歲終不大野馬不識人難以駕車蓋柏移就平地馬羈入廄中時之罘猶未第故公以詩招之有柏馬之喻而後之工書者遂作爲柏石圖陳季常家藏之蘇內翰爲之銘云柏生兩石間天命本如此此又云韓子仰人但愛平地美又云君看此槎牙豈有可移理原公詩意蓋以喻之罘遂從問學以成其才故其下有獨學陋不遠復之語非謂以利遷也若既槎牙而後移則所謂時過然後學矣覽者無以爲異馬思自由悲柏有傷根容傷根柏不死千丈日以至千或作百日以或作不難以或作已馬悲罷還樂○罷音疲振迅矜鞍轡迅或作頻振迅字見七月詩傳鮑昭鶴賦之罘南山來文字得我驚館置使讀書日有求歸聲我令之罘歸失

得柏與馬失得方作失得或作實得或作實失○今按三本皆無理唯嘉祐杭本作失得似頗有理而衆正不收蓋其意曰失得之計覦於柏馬可見云爾之罘別我去計出柏馬下我自之罘歸入門思而悲之罘別我去能不思我爲灑掃縣中居引水經竹間躑躅所不及何異山中閑前陳百家書食有肉與魚史記孟嘗君傳馮驩遷之幸舍食有魚矣左傳肉食者鄙先王遺文章綴緝實在余禮稱獨學陋禮記獨學而無友則孤陋而寡聞易貴不遠復易不遠復無祗悔作詩招之罘晨夕抱飢渴

寄盧仝（元和六年春公爲河南令作仝閉門不出時洛陽有留守鄭餘慶有尹李素仝皆不見水北謂石洪水南謂溫造皆蹤往河陽幕少室謂李勃三人者皆仝所不爲也）

玉川先生洛城裏（仝居洛陽自號玉川子選仝放歌行雞鳴洛城裏）破屋數間而已矣一奴長鬚不裹頭一婢赤脚老無齒辛勤奉養十餘人上有慈親下妻子先生結髮憎俗徒（結髮謂少年時猶李廣言結髮與匈奴戰也）閉門不出動一紀至今鄰僧乞米送（令或作今非是）僕忝縣尹能不恥（尹一作令）俸錢供給公私餘時致薄少助祭祀勸參留守謁大尹言語纔及輒掩耳水北山人得名聲去年去作幕下士水南山人又繼往（謂洛水之南北也在洛陽城中水北石洪水南溫造元和五年烏重胤爲河陽三城節度使辟石洪溫造爲從事）鞍馬僕從塞閭里（或作役夫）少室山人索價高（〇少大聲）兩以諫官徵不起（李渤字濬之刻志於學與仲兄涉偕隱廬山久之徙少室山元和元年以左拾遺召不至四年河陽尹遣吏持詔敦促又不起公爲河南令遺渤書譬說渤喜公言始出家東都）彼皆刺口論世事有力未免遭驅使先生事業不可量惟用法律自繩己春秋三傳

東高閣（三方作五或作左〇今按鄭夾漈李秋世已無傳而當世見行三傳作五亡皆非也晉杜乂殷浩並才名冠世庾翼弗之重語人曰此輩宜束高閣）獨抱遺經究終始（抱方作把非是）往年弄筆嘲同異（仝與馬異結交時云仝不同異不異是謂大同而小異仝自同異自異是謂仝不往兮異不至）怪辭驚衆謗不已（全一作謗謗一作全）近來自說尋坦塗猶上虛空跨綠䮧（虛空或作青雲綠駬今本二字皆以馬按穆天子傳荀子史淳家作綠耳字玦注穆傳猶騄駬鮮卑盡黃耳馬是以耳名言也此詩豈以重韻妄列耶）去歲生兒名添丁（仝有添丁詩）意令與國充耘耔（詩或耘或耔耔䋷苗本音子）國家丁口連四海（唐制男子二十一爲丁）豈無農夫親耒耜先生抱才終大用宰相未許終不仕假如不在陳力列（陳力就列見論語）立言垂範亦足恃苗裔當蒙十世宥（左襄二十一年猶將十世宥之）豈謂貽厥無基阯（詩貽厥孫謀阯或作址阯字見漢疏）故知忠孝生天性潔身亂倫安足擬（論語欲潔其身而亂大倫）昨晚長鬚來下狀隔牆惡少惡難似（荀子無廉恥而嗜乎飲食可謂惡少者也）每騎屋山下窺闞（或作瞰苦監切）渾舍驚怕走折趾憑依婚媾欺官吏不信今行能禁止先生受屈未曾語忽此來告良

有以魏志文帝與吳質書云秉燭夜遊良有以也嗟我身爲赤縣
令操權不用欲何俟立召賊曹呼伍伯漢郡國有
賊曹主盜賊事張敞爲京兆尹有賊曹掾伍伯或作五百○今按伍伯見古今注什伍之
長也東漢輿衛傳令五百將出加箠也注云五百循令之問事者欲盡取鼠輩
尸諸市先生又遣長鬚來如此處置非所喜
況又時當長養節都邑未可猛政理先生固
是余所畏度量不敢窺涯涘放縱是誰之過
歟效尤戮僕愧前史襄三年左氏晉侯之弟揚干亂行於曲梁魏絳
戮其僕二十一年晉欒盈過周周西鄙掠之王曰尤而效之其又甚焉買羊沽

酒謝不敏偶逢明月曜桃李先生有意許降
臨更遣長鬚致雙鯉古樂府云客從遠方來贈我雙鯉魚
酬司門盧四兄雲夫院長望秋作盧四
名汀公詩有和虞部盧四汀酬
翰林錢七徽赤藤杖歌又有和
盧郎中寄示送盤谷子詩又有
和庫部盧四兄元日朝回又有
早赴行香贈盧李二中舍又有
酬盧給事曲江荷花行雲夫貞
元元年進士新舊史無傳以此
數詩考之歷虞部司門庫部郎
曹遷中書舍人爲給事中其後
莫知所終矣此詩元和六年秋
所作時公自河南令
入爲職方員外郎作

長安雨洗新秋出極目寒鏡開塵函終南曉
望蹋龍尾終南長安南山貢公談錄云唐龍尾道在含元殿側白樂天詩云步登
龍尾道卻望終南山倚天更覺青巉巉鉏銜切自知短淺
無所補漢孔光傳智謀短淺從事久此穿朝衫歸來得
便即遊覽暫似壯馬脫重銜杜詩將軍昔著從事衫鐵馬馳
突重兩銜曲江荷花蓋十里江湖生目思莫緘曰思
或作思自或作思目非是樂遊下矚無遠近漢宣帝神爵三年起樂遊
苑在杜陵西北人呼爲樂遊廟○矚音燭綠槐萍合不可芟白首
寓居誰借問平地寸步扃雲巖扃或作扃作屆雲

夫吾兄有狂氣嗜好與俗殊酸鹹日來省我
不肯去論詩說賦相諵諵女咸切望秋一章巳
驚絕猶言低抑避謗譏抑或作佪若使乘酣騁雄
怪造化何以當鐫劖鉏銜切嗟我小生值強伴
怯膽變勇神明鑒商頌天命降監元微之詩洞照失明鑒皆作平聲
馳坑跨谷終未悔爲利而止眞貪饞利爲利祿言拘
於利祿而不遊此山是爲貪饞之人矣○饞音讒高揖群公謝名譽
遠追甫白感至誠書至誠感神樓頭宇月不共宿
宇或作見或作皎○今按月蝕詩有宇宇上天東之句言月圓也此亦同意以下句就缺

推之可見其奈就缺行攕攕或作纖纖攕蜀音所咸切詩摻摻女手說文與石經皆作攕攕

誰氏子呂氏子炅河南人元和中棄其妻著道士服謝母曰當學仙王屋山去數月復出見河南少尹李素素立之府門使吏卒脫道士服給冠帶送付其母公時為河南令作此詩有頌往教誨不從而誅之語至是素始歸之事見李素墓誌

非癡非狂誰氏子去入王屋稱道士白頭老母遮門啼挽斷衫袖留不止翠眉新婦年二十載送還家哭穿市或云欲學吹鳳笙方作皇非是所慕靈妃媲蕭史列仙傳秦穆公時有蕭史善吹簫穆公女弄玉好之公以妻焉遂教弄玉作鳳鳴居數十年吹鳳凰聲鳳來止其屋公為作鳳凰臺夫妻止其上一旦皆隨鳳凰飛去○媲匹詣切又云時俗輕尋常力行險怪取貴仕神仙雖然有傳說知者盡知其妄矣聖君賢相安可欺乾死窮山竟何俟太白詩乾死明月魄無復玻瓈魂嗚呼余心誠豈弟願往教誨究終始誨方作悔○今按作悔非是大抵方意以奇為主此類可見罰一勸百政之經中說杜如晦問政子曰賞一以勸百罰一以懲眾不從而誅未晚耳誰其友親能哀憐寫吾此詩持

送似或作以非是河南令舍池臺元和六年公為令時作

灌池纔盈五六丈築臺不過七八尺七八或作六七欲將層級壓籬落未許波瀾量斗碩規摹雖巧何足誇景趣不遠眞可惜景或作指長令人吏遠趨走已有蛙黽助狼藉藉从艸說文曰草不編狼藉今本从竹漢陸賈傳名聲藉甚孟康曰狼藉甚盛蓋古字如藉田皆只作耤而从艸从竹則沿義以生此當以藉為正

送無本師歸范陽即賈島也劉公嘉話云島初赴舉京師一日於馬上得句云鳥宿池中樹僧敲月下門初欲作推字練之未定不覺衝尹時韓吏部權京尹左右擁至前島具告所以韓立馬良久曰作敲字佳矣遂與為布衣交有詩曰孟郊死葬北邙山日月風雲頓覺閒天恐文章還斷絕再生賈島在人閒又摭言云島嘗騎驢天衢時秋風正厲黃葉可掃島忽吟曰落葉滿長安李求一聯不可得因唐突京尹劉栖楚被繫一夕而釋新史云島字浪仙范陽人初為浮屠名無本來東都愈教其為文遂去浮屠舉進士當其苦吟及值公卿大夫不知覺也一日見京兆尹跨驢尹詰責之久乃得釋其意與摭言合而嘉

話等集所云公與島詩東坡云世俗無知者所托非退之語洪氏亦云按送無本時退之為河南令不應至是方相知又島初為浮屠後乃舉進士此云後改名無本乃傳者之誤也按此詩元和六年冬作而是年秋東野亦有詩與無本云長安秋聲乾木葉相號悲云云東野尚無恙何以云死葬北邙山郎若以為公為京尹始識島故云則公為尹在長慶三年而是年何以有此作也

無本於為文身大不及膽吾嘗示之難勇往無不敢蛟龍弄角牙造次欲手攬衆鬼囚大幽下覷襲玄窞說文窞坎中小坎○徒感切天陽熙四海注視首不頷李本頷作頷說文頷低頭也列子巧夫頷其頭○今按說文頷五感切引衛獻公頷之而已為證則與頷字自不同也然左傳今本只作頷未詳其說或疑下有顑頷字此不當重押則作頷為是然顑頷字見其詞顑虎感古湛二切頷戶感魚檢一切食不飽面黃貌則亦與不頷義不同也鯨鵬相摩窣蘇骨切兩舉快一噉徒敢切夫豈能必然固已謝黯黮楚詞尚黯黮而有瑕○黯烏減切黮徒感切狂詞肆滂葩低昂見舒慘姦窮怪變得往往造平澹蜂蟬碎錦纈蜂蟬或作風蟬或作蟬翼○今按此與下句不對未詳其說綠池披菡萏爾雅

荷芙蕖其花曰菡萏披用荊公本定或作坯或作低方以閩本作坏皆非是唯披坏聲相近耳○菡戶感切萏徒感切芝英擢荒蓁或作榛孤翮起連菼爾雅菼薍郭璞注云似葦而小連菼叢葦也○菼吐敢切家住幽都遠未識氣先感來尋吾何能無殊嗜昌歜昌蒲菹也文王嗜昌歜孔子聞而食之見呂氏春秋又左氏享有昌歜○歜徂感切始見洛陽春元和六年春公為河南令始識島洛陽桃枝綴紅糝遂來長安里時卦轉習坎公是年秋還職方員外郎遂來長安里與之別十一月矣坎十一月卦也老懶無鬭心久不事鉛槧鉛槧事出西京雜記詳見上贈張籍張徹詩○槧在敢切欲以金帛酬舉室常顑頷音見本篇不頷下注離騷長顑頷亦何傷王逸注不飽貌念當委我去雪霜刻以憯七感切獰飆攪空衢攪一作攬獰犬惡也天地與頻撼勉率吐歌詩慰女別後覽

石鼓歌歐陽文忠集古錄云石鼓文在岐陽初不見稱於世至唐人始盛稱之而韋應物以為周文王之鼓至宣王刻詩爾韓退之直以為宣王之鼓在今鳳翔孔子廟鼓有十先時散棄于野鄭餘慶始置于廟而亡其二皇祐四年向傳師求於民間得之十鼓乃足其文可見者四百六十五磨滅不可識者過半然其可疑者四退之好古不妄者子姑取以為信耳至於字畫亦非

史籀不能作也文忠所跋如此此歌元和六年作石鼓文可見者其略曰我車既攻我馬既同又曰我車既好我馬既駒君子員獵員獵員游麀鹿速速君子之求又左驂旛旛右驂騝騝秀弓時射麋豕孔庶又曰其魚維何維鱮維鯉何以橐之維楊與柳橐符胥切說文曰橐也筆墨閒錄云此歌全仰止杜子美李潮八分小篆歌才薄將奈石鼓何郎子美云潮乎潮乎奈爾何快劍斫斷生蛟鼉郎子美云快劍長戟森相向

張生手持石鼓文張生郎張籍勸我試作石鼓歌

少陵無人謫僊死才薄將奈石鼓何周綱陵

遷四海沸宣王憤起揮天戈大開明堂受朝

賀諸侯劍珮鳴相磨蒐于岐陽騁雄俊蒐狩也今岐山縣舊曰岐陽左氏成有岐陽之蒐左氏言成王公今言宣王未詳萬里禽

獸皆遮羅萬或作百鐫功勒成告萬世成或作盛封岱勒成

東都賦語鑿石作鼓隳嵯峨從臣才藝咸第一揀

選撰刻留山阿揀或作簡撰或作譔雨淋日炙野火燎

鬼物守護煩撝呵或作訶公從何處得紙本處或

作土毫髮盡備無差訛辭嚴義密讀難曉字體

不類隸與科隸書始皇時程邈所定也科謂科斗書魯共王壞孔子宅得書

論語孝經人不復知有古文謂之科斗文字也科字諸本皆同方从蜀梓作蝌○今按蝌乃科之俗體後人以重韻而誤改耳方知韓公不避重韻乃疑於此何耶年深豈

免有缺畫或作劃快劍斫斷生蛟鼉禮記伐蛟取鼉此下

皆狀石鼓文如此○鼉唐何切鸞翔鳳翥眾仙下選鳳騫翥飛○翥章

恕切珊瑚碧樹交枝柯班固西都賦珊瑚碧樹周阿而生碧樹或作幽

碧金繩鐵索鎖紐壯古鼎躍水龍騰梭史記宋大

丘社亡鼎淪于泗水彭城下秦始皇二十八年過彭城欲出鼎使千人沒水求之弗得漢

武帝得鼎於汾水晉陶侃少時漁于雷澤網得一梭掛於壁有頃雷雨化為龍而去龍騰

一作騰龍陋儒編詩不收入收一作得二雅褊迫無委

蛇上於為切下音移毛詩協韻補音蛇唐何切行貌揚雄反離騷駕八龍之委蛇今協

歌字韻當從補音蛇或作佗孔子西行不到秦掎摭星宿

遺羲娥摭或作拾選劉季緒好掎摭利病○掎音奇又舉綺切摭之石切宿音秀

嗟余好古生苦晚蘇內翰鳳翔八觀詩其一曰石鼓其曰韓公好古生

已遲我今況又百年後則此歌所謂好古生苦晚也對此涕淚雙滂沱

詩涕泗滂沱憶昔初蒙博士徵其年始改稱元和

元和元年公自江陵召為國子博士故人從軍在右輔右輔謂右扶風

即鳳翔府也為我量度掘臼科謂安石鼓處濯冠沐浴

告祭酒如此至寶存豈多氊苞席裹可立致

十鼓紙載數駱駝駱或作駝依字當作橐漢書匈奴傳云橐駝言能負橐而駝物也薦諸太廟比郜鼎春秋桓二年取郜大鼎于宋戊申納于大廟郜音告○光價豈止百倍過聖恩若許留太學諸生講解得切磋詩如切如磋觀經鴻都尚塡咽漢靈帝元和元年二月始置鴻都門學熹平四年三月詔諸儒正五經文字命議郎蔡邕爲古文篆隸三體書之刻石于太學門外使後生晚學咸取正焉碑始立其觀見及摹寫者車乘日千兩塡塞街陌鴻都與觀經蓋二事公併用之坐見舉國來奔波剜苔剔蘚露節角安置妥帖平不頗普禾切大廈深簷與蓋覆經歷久遠期無佗中朝大官老於事官或作夫詎肯感激徒媕婀上音庵下音阿不決之貌牧童敲火牛礪角誰復著手爲摩挲後漢薊子訓至長安摩挲銅人○挲音娑日銷月鑠就埋沒六年西顧空吟哦羲之俗書趁姿媚王得臣麈史云王右軍書多不講偏旁此退之所謂羲之俗書趁姿媚者也數紙尚可博白鵝晉王羲之傳山陰道士愛養鵝羲之求市之曰爲寫道德經當舉羣相贈羲之寫畢籠鵝而去繼周八代爭戰罷八代謂漢魏晉宋齊梁陳隋自周而下不音八代論其正統又頗多說今以石鼓所在言之其秦漢魏晉元魏齊周隋八代數無人收拾理則那左氏宣二年犀兕尚多棄甲則那方今太平日無事柄任儒術崇丘軻任或作用安能以此上論列願借辯口如懸河晉王衍云聽郭象語如懸河瀉水注而不竭石鼓之歌止於此嗚呼吾意其蹉跎

雙鳥詩蘇內翰作李太白畫像詩有曰化爲二鳥鳴相酬一鳴一止三千秋或者遂謂此詩爲李杜作非也按柳仲塗雙鳥詩解云韓之爲心憂夫道也履行非孔氏者爲夷矣故垂言以刺之又石林詩話云雙鳥詩殆不可曉嘗以蘇丞相子容云意以是指佛老二學以其終篇本末考之或然又第墨閒錄云劉觚言雙鳥詩爲二氏作予嘗言其然以其中有云不停兩鳥鳴大法失九疇周公不爲公孔丘不爲丘頻如云二氏之言亂周孔之致耳而朱文公謂公爲己與孟郊說見篇末考異注

雙鳥海外來飛飛到中州來飛飛或作飛飛來一鳥落城市一鳥集巖幽集或作巢不得相伴鳴爾來三千秋兩鳥各閉口萬象銜口頭春風卷地起百鳥皆飄浮兩鳥忽相逢百日鳴不休有耳聒皆聾有口反自羞百舌舊饒聲從此恰低頭恰或作且非是得病不呻喚泯默至死休雷公告

天公百物須膏油自從兩鳥鳴或作聒聒亂雷聲收諸本同但蜀本聲作光閣本作雷聲三伏收皆誤而方獨从唐本作聒雷聲伏收則不成文理矣鬼神怕嘲詠造化皆停留化或作作草木有微情挑抉示九州蟲鼠誠微物不堪苦誅求不停兩鳥鳴百物皆生愁不停兩鳥鳴自此無春秋不停兩鳥鳴日月難旋斡不停兩鳥鳴大法失九疇周公不為公孔丘不為丘天公怪兩鳥各捉一處囚百蟲與百鳥然後鳴啾啾百鳥方从閣杭蜀本作七鳥六柳謝劇公皆作七鳥謂月令七十二候之蟲鳥也蘇耆開譚錄亦見〻今按百蟲即上文之蟲鼠百鳥即上文所言皆誠淨者耳與七十二候初不相關也且使果為七十二候之七鳥而但云七鳥則詞既有所不備又鳥既為七而蟲獨為百亦有所不通今細考之豈以草書百字有似於七而致誤耶初不必過為鑿說也兩鳥既別處閉聲省愆尤朝食千頭龍暮食千頭牛朝飲河生塵暮飲海絕流還當三千秋更起鳴相酬柳仲塗有此詩解一篇傳於世謂指釋老也然歐公感二子詩及東坡李太白畫像贊考之蓋專為李杜而作〻今按釋老李杜之說恐亦未然舊嘗竊意此但公為已孟郊作耳落城市者已也集叢幽者孟也初亦不能無疑而近見葛氏韻語陽秋已有此說矣讀者詳之

贈劉師服服或作命

羨君齒牙牢且潔大肉硬餅如刀截我今呀豁落者多所存十餘皆兀䑛或作阢䑛又作杌陧○䑛音臬匙抄爛飯穩送之合口軟嚼如牛呞呞說文云吐而噍爾雅牛曰齝羊曰齥牛食已久復出嚼之曰齝與呞同楞嚴經憍梵鉢提有牛呞病○呞音癡妻兒恐我生悵望盤中不飣栗與梨祇今年纔四十五後日懸知漸莽鹵杭本作鹵莽鹵莽本莊子為政焉可莽鹵然唐人多倒用之柳子厚況昏莽鹵又食貧甘莽鹵白樂天養生仍莽鹵始覺琵琶絃莽鹵所用同也○莽莫補切鹵音魯朱顏皓頸訝莫親此外諸餘誰更數憶昔太公仕進初口含兩齒無贏餘虞翻十三比豈少遂自悅恨形於書比或作皆或作此今从蜀本云太公兩齒比事見古本荀子虞翻吳志只載其上書謂臣年耳順髮白齒落豈狂當時猶有可考也耶丈夫命存百無害誰能檢點形骸外莊子申徒嘉謂鄭子產曰子與我游於形骸之內而索我於形骸之外不亦過乎巨緡東釣儻可期與子共飽鯨魚膾莊子任公為大鈎巨緇五十犗以為餌蹲乎會稽投竿東海廣州記曰鯨鯢長百丈大亦稱之東坡詩嘗譏韓子隘且陋一飽鯨魚何足膾

題炭谷湫祠堂歐本云在京兆之南終南之下所雨之所

也南山秋懷詩皆見之○陸長源辨疑志云長安城南四十里長有靈母谷俗呼爲炭谷宋敏求長安志則云炭谷在萬年縣南六十里又云灃源夫人湫廟在終南山炭谷公所云炭谷湫不出此公南山詩有云因緣窺其湫即此公時在京師作湫龍居也

萬生都陽明幽暗鬼所寰嗟龍獨何智出入人鬼間不知誰爲助若執造化關厭處平地水巢居插天山湫本在南山平地一日風雷移居於上或云公龍移詩天昏地黑蛟龍移云云即此也列峯若攢指石盂仰環環古樂府四角龍子幡環環當江柱巨靈高其捧薛綜西京賦注云華山首陽本一山河神巨靈以手擘開其上巨靈神之有巨力者保此一掬慳詩采綠不盈一匊○慳丘閑切森沉固含蓄鮑明遠詩溪晝森沉鋼本以儲陰姦陰姦謂龍猶南山詩所謂疑甚閑陰罟也魚鱉蒙擁護羣嬉傲天頑揚子雲羽獵賦羣嬉乎其閑翾翾棲託禽揚子朱鳥翾翾○翾許緣切飛飛一何閑祠堂像侔眞擢玉紆煙鬟羣怪儼伺候恩威在其顏我來日正中悚惕思先還寄立尺寸地敢言來途艱吁無吹毛刃少陵詩匣裏雄雌鳥吹毛任選將又突騎劍吹毛曾季欽引吳越春秋干將之劍能決吹毛游塵今吳越春秋無此語血此牛蹄殷淮南子牛蹄之涔左成二年左輪朱殷注血深也○殷烏閑切至今乘水旱鼓舞寡與鰥林叢鎮冥冥窮年無由刪妍英雜豔實星瑣黃朱班妍或作研瑣或作鎖石級皆險滑顛躋莫牽攀苍區雛衆碎付與宿已頒棄去可奈何吾其死茅菅詩露彼菅茅○菅音姦

聽穎師彈琴穎師若是道士則穎字是姓當从水是僧則穎字是名當从禾○西清詩話云六一居士嘗問東坡琴詩孰優坡答以退之聽穎師琴公曰此秖是琵琶耳吳僧義海以琴名

世或以六一語問海海曰歐陽公一代英偉然斯語誤矣昵昵兒女語恩怨相爾汝言輕柔細屑眞情出見也劃然變軒昂勇士赴敵場精神餘謹聲觀聽也浮雲柳絮無根蒂天地闊遠隨飛揚縱橫變態浩乎不失自然也喧啾百鳥羣忽見孤鳳凰又見轅孤絕不同流俗下俚聲也躋攀分寸不可上失勢一落千丈強起伏抑揚不主故常也皆指下絲聲妙奧惟琴爲然琵琶格上聲烏能爾耶退之深得其趣未易譏訐也洪慶善曰或云浮雲柳絮無根蒂云云此泛聲也謂輕非絲重非木也喧啾百鳥羣云云泛聲中寄指聲也躋攀分寸不可上吟繹聲也失勢

一落千丈强壓聲也善琴者云此數聲最難工文忠公以爲聽琵琶詩東坡作聽琴詩根文忠公不及見二公之論似未必然方崧卿云李賀亦有聽穎師琴歌

昵昵兒女語昵昵或作妮妮或作呢呢恩怨相爾汝劃然變軒昂勇士赴敵場浮雲柳絮無根蔕天地闊遠隨飛揚喧啾百鳥羣忽見孤鳳凰躋攀分寸不可上失勢一落千丈强古木蘭詩賜物百千强少陵詩四松初栽時大抵三尺强筭家以有餘爲强嗟余有兩耳未省聽絲篁自聞穎師彈起坐在一旁或作傍或作牀推

手遽止之濕衣淚滂滂穎乎爾誠能乎或作師無以冰炭置我腸郭象莊子注喜懼戰於胸中固已結冰炭於五藏矣

送陸暢歸江南暢字達夫嘗著蜀道易詩元和元年進士董溪壻也溪丞相董晉第二子熙死湘中事見墓誌公嘗佐董晉幕曹

舉舉江南子人以舉止端麗爲舉舉名以能詩聞暢貢舉年對雪落句云天人寧底巧翦水作花飛山齋玩月云起來自擘書窗破恰漏淸光落枕前經崔諫議林亭云蟬噪入雲樹風開無事花及登蘭省遇雲陽公主下降暢爲擯相有詠簾詠行障催粧等作內人以暢吳音才思敏捷以詩嘲之暢酬曰粉面仙郎選聖朝偶逢秦女學吹簫須教翡翠聞王母不奈烏鳶噪鵲橋觀此可見其能詩矣一來取高第官佐東宮軍暢舉進士爲皇太子僚屬迎婦丞相府誇映秀士群禮記王制命鄉論秀士升之司徒曰選士鸞鳴桂樹閒鸞鳴或作鳴鸞觀者何繽紛人事喜顛倒旦夕異所云蕭蕭青雲幹遂逐荊棘焚歲晩鴻鴈過鄉思見新文踐此秦關雪家彼吳洲雲悲啼上車女骨肉不可分感槩都門別丈夫酒方醺我實門下士力薄蚋與蚊受恩不卽報不卽或作卽不永負湘中墳墓誌云溪除名徙死湘中明年立皇太子有詔令許歸葬元和八年葬河南此云湘中墳豈公作此詩時尚藁葬湘中耶

送進士劉師服東歸元和七年夏在京師作

猛虎落檻穽坐食如孤豘落一作知食或作貪削公本如作始豘或作豚方從閒本云此乃司馬遷所謂猛虎在檻穽之中搖尾而求食也○今按方說是也然則坐當作求矣但本皆作坐故未敢改耳丈夫在富貴豈必守一門公心有勇氣公口有直言奈何任埋没不自求騰軒僕本亦進士頗嘗究根源由來骨鯁材喜被軟弱吞低頭受侮笑隱忍硉兀寃侮笑或作笑侮硉兀或作矹碑選江賦曰石硉矹而前却○硉音聿又勤沒切

兀五忽切泥雨城東路夏槐作雲屯劉表傳雲還屯田馬
家雖闕短短或作闕指日親晨飧束晳南陔詩馨爾夕膳潔爾晨
飧攜持令名歸左氏令名載而行之自足貽家尊謝安問獻
之曰君書何如君家尊時節不可翫親交可攀援音爰勉
來取金紫勿久休中國

嘲魯連子魯連齊人大史公亦有取焉公嘲之之意不悉其安狂意必有所諷於當時後世有不得而窺者
魯連細而黠而方作兒有似黃鷂子○鷂音曜田巴兀
老蒼齊之辯者曰田巴辯於徂丘而議於稷丁毀五帝罪三王一日而服千人有徐
切弟子曰魯連謂劫曰臣願當田子使不得復說魯連往見田巴云云巴於是杜口易業
終身不談○兀一作元陸機嘆逝詩鴉髮成老蒼憐汝矜爪觜開端
要驚人淮陽王傳既開端緒願卒成之雄跨吾厭矣高拱禪
鴻聲○禪音擅若輟一盃水輟或作啜獨稱唐虞賢顧
未知之耳

贈張籍此詩大意以其子之患爲喜焉耳張籍後有祭公之詩云坐
今其子拜常呼幼時名與詩意合蔡寬夫詩話云舊說退之子
不慧讀金根車改爲金銀然退之贈張籍詩所謂召令吐所記
解摘了瑟僩則不應不識字也不知詩之所稱乃此子乎

吾老著讀書諸本著作嗜著如高士著竝稱少年著遊宴之著餘事
不掛眼有兒雖甚憐教示不免簡君來好呼
出踉蹡越門限選潘岳射雉賦已踉蹡而徐來○踉音郎又音亮蹡音鏘
又七蹡切懼其無所知見則先愧赧孟子觀其色赧赧然○赧
乃版切昨因有緣事上馬插手版隋志曰笏晉宋以來謂之
手版唐輿服雜事曰八座尚書執笏餘執手版留君住廳食使立侍
盤餐薄菜歸見君迎我笑而莞論語夫子莞爾而笑○莞
胡版切指渠相賀言此是萬金產吾愛其風骨
粹美無可揀試將詩義授如以肉貫弗初限切
開祛露毫末自得高蹇嵯蹇或作巉嵯或作產還連崗巖以巉
嵯屈原九章思蹇產而不釋王逸曰蹇產詰屈也我身蹈丘軻爵位
不早縮周宜長有人文章紹編劃感荷君子
德悅若乘朽棧朽一作杇詩有棧之車毛曰役車也○悅許往切棧士版
切召令吐所記解摘了瑟僩詩瑟兮僩兮注矜莊寬大也○
僩遐版切顧視窻壁間親戚競覘闚說文曰覘闚也前漢闚籠
虎之文音矣○覘丑簾切斑武版切喜氣排寒冬逼耳鳴睍睆
詩睍睆黃鳥○睍胡顯切睆戶版切如今更誰恨便可耕灞滻
灞滻長安二水名司馬相如上林賦曰終始灞滻出入涇渭○滻音產

調張籍 筆墨閒錄曰退之參李杜透機關奧於調張籍詩見之

李杜文章在光焰萬丈長 諸本府作艷西京賦光焰燭天庭

不知羣兒愚那用故謗傷 類道軒云公作此詩爲微之發蓋元稹作李杜優劣論先杜後李故阻黃魯直云吾友黃介讀李杜優劣論曰論文正不當如此予以爲知言

蚍蜉撼大樹 ○蚍蜉音毗浮

可笑不自量伊我生其後舉頸遙相望夜夢多見之晝思反微茫徒觀斧鑿痕不矚治水航想當施手時巨刃磨天揚垠崖劃崩豁乾坤擺雷硠 垠方作根 擺一作罷○硠首郎切左思吳都賦曰菈擸雷硠硠礚石聲郭璞江賦巴東之峽夏禹疏鑿絕岸萬丈壁立霞駁又云鑿如池裂豁若天開觸曲崖以縈繞駭崩浪而相礧詩意謂李杜文章如禹跡鑿江峽雖有迹可尋而當時運量之巧則今不可得而覩矣

惟此兩夫子家居率荒涼帝欲長吟哦故遣起且僵蹶翎送籠中 禰衡鸚鵡賦閉以雕籠翦其翅羽

使看百鳥翔平生千萬篇金薤垂琳琅 書禹貢惟球琳琅玕蕭子良古今篆隸書體有金錯書倒薤書詳見岣嶁山詩

仙官勅六丁 道書陽官六甲陰官六丁謂六甲中丁神也

雷電下取將 異人記云上元中台州道士王遠知善易知人死生禍福作易總十五卷一日雷雨雲霧中一老人語遠知曰所泄者書何在上帝命吾攝六丁雷電追取

流落人間者 流或作留孔毅父曾曰漢霍去病傳諸將留落不偶今世俗皆作流落如江總詩流落今如此少陵詩流落意無窮皆只作流落字蓋留謂遲留流謂飄流亡不可拘以一義也

太山一豪芒 豪方作毫云李本作豪按孟子莊子秋豪之末班固答賓戲鋭思豪芒之內字皆作豪然楚詞我策微而見容王逸曰銳毛爲毫是毫字過○今按毫俗字當作豪爲正

我願生兩翅 一作翻生兩翅翎

捕逐出八荒精誠忽交通百怪入我腸刺手拔鯨牙 刺刃之也

舉瓢酌天漿 翹首輔云高李於酌天漿欲至於拔鯨牙其思曠深遠如此詎上於曹劉流宋之間耶

騰身跨汗漫 淮南子若士與汗漫期於九垓之上

不著織女襄 詩跂彼織女終日七襄襄駕也或作扣非是○著陟略切

顧語地上友經營無太忙乞君飛霞珮 ○乞音氣後漢乞揚生師

與我高頡頏 詩頡之頏之飛而上曰頡下曰頏○頡胡結切頏音杭

盧郎中雲夫寄示送盤谷子詩兩章

歌以和之 兩或作二盧郎中汀也盤谷在孟州濟源縣太行山之南李愿居之因號盤谷子貞元十七年公送李愿歸盤谷有序此詩元和七年冬長安作詳詩意可見又公十年蠢蠢隨朝行蓋自貞元十九年癸未爲御史登朝至元和七年壬辰爲十年矣東坡云退之尋常詩自謂不逮老杜此詩獨不減子美云

昔尋李愿向盤谷正見高崖巨壁爭開張是時新晴天井溢天井關名在太行山上水經曰天井溪出天井關北流注白水世謂之北流泉誰把長劍倚太行水自天井傾瀉而下如長劍之倚山宋王曰長劍耿介倚天外○行音杭衝風吹破落天外破或作波非是楚詞衝風起兮水揚波飛雨白日灑洛陽東蹈燕川食曠野燕川地名有饋木蕨芽滿筐馬頭溪深不可厲詩邶風深則厲淺則揭注云以衣涉水為厲馬頭溪名借車載過水入箱平沙綠浪榜方口○榜音謗進船楚詞九懷榜枋兮下流方口與前所謂燕川皆盤谷旁近小地名公盆池詩恰如方口釣魚時亦其地也鴈鴨飛起穿垂楊窮探極覽頗恣橫○探音貪物外日月本不忙歸來辛苦欲誰為坐令再往之計隨眇芒或作渺茫閉門長安三日雪推書撲筆歌慨慷推或作堆魏武帝曰慨當以慷憂思難忘退中嬌鴉而悍憶江柳陽意氣也○推他回切撲彌角切慷音康旁無壯士遣屬和遠憶盧老詩顛狂開緘忽覩送歸作字向紙上皆軒昂又知李侯竟不顧方冬獨入崔嵬藏詩陟彼崔嵬我今進退幾時決十年蠢蠢隨朝行家請官供不報答無異雀鼠偷太倉行抽手版付

丞相手版見前篇笏張籍詩注不待彈劾還耕桑還或作歸

寄皇甫湜湜字持正睦州新安人湜詩故云睦州吏

敲門驚晝睡問報睦州吏睦或作乃手把一封書上有皇甫字坼書放牀頭涕與淚垂四四或作今从肅本及范謝校本云董令升編嚴陵集亦定作四垂四蓋以涕與淚分言之猶石鼓歌所謂對此涕淚雙滂沱也昏昏還就枕惘惘夢相值悲哉無奇術安得生兩翅

病中贈張十八張十八籍也貞元十四年公佐汴州籍爲公所薦送明年登第又明年居喪服除補太常寺太祝此詩謂抱能未施邦豈籍未第時作或既第而未仕時予歐陽嘗許此詩見此曰足可惜注

中虛得暴下避冷臥北窗不蹋曉鼓朝安眠聽逢逢諸本作逢逢蜀本音部江切字當作逢○今按韓本作逢蓋逢从夆逢从夆音義各異然古書如逢蒙逢丑父關龍逢字皆只作逢所音蒲江反疑後人蒲紅一音所音蒲江者由蒲紅而轉也當考籍也處閭里抱能未施邦文章自娛戲金石日擊撞龍文百斛鼎筆力可獨扛史記秦武王與孟說舉龍文之鼎○扛音江談舌久不掉張儀掉三寸舌○掉徒弔切非君亮誰雙亮或作諒扶几導之

言几或作扤曲節初摐摐此字从手或作摐摐从木从手者傳雅云摐撞也
子虛賦摐金鼓从木者自木名也半塗喜開鑿派別失大江
吾欲盈其氣不令見麾幢牛羊滿田野解旆
東空杠傾罇與斟酌四壁堆甖缸玄帷隔雪
風照鑪釘明釭選西都賦金釭銜璧注謂燈也○釘音定又音訂釭音江
夜闌縱捭闔鬼谷子有捭闔篇捭音擺哆口疎眉厖○哆昌者
切勢侔高陽翁坐約齊橫降酈食其高陽人田橫立田廣爲
齊王身相之以距漢高帝使食其說橫憑軾下齊七十餘城○降胡江切連日挾
所有形軀頓胮肛上匹江切下許江切將歸乃徐謂將歸

方作歸將云遠于將之毛傳將行也故古人以送將歸爲三事爲○今按楚詞言秋之可
悲如在遠行之處而登山臨水以送欲歸之人愈覺羇旅之牢落故其意象慘戚而無聊
耳將乎與詩文同字異安得強爲一說而謂送將歸爲三事乎必爲三事而可頓倒言之
則楚詞之與此詩皆不復成文理矣子言得無咤管子四民雜處則其言咤
注吒亂也○咤音厖迴軍與角逐單或作君非是斫樹收窮龐
史記孫臏因龐涓伏兵馬陵道左斫大樹白而書之曰龐涓死於此樹之下公始也扶杌
導籍使之言且匿其麾幢解旆求扛而示之弱籍乃縱其捭闔如翦生之丁齊既連日挾
所其所有軀病語咤乃爲公敗是猶孫臏之收龐涓也○龐皮江切雎聲吐款
要酒壺綴羊腔君乃崑崙渠籍乃嶺頭瀧贛

如蟻垤微詎可陵崆峴或作崆峣字見南都賦曰其山則崆峣嶱
嵑蜀本苦江五江二切今本作峴字書未見幸願終賜之一作願終賜之
教斬拔枿與椿○枿音蘖椿株江切從此識歸處東流
水淙淙籍既爲公所敗乃自以爲嶺頭之瀧不足以方崑崙之渠蟻垤之微不足
以陵崆峴以導其所歸也○淙士江切之山顛終受教於公而公所

雜詩
文選王粲曹植皆有雜詩李善謂遇物即言不拘流例是也或
作雜詩非此詩乃離騷經所謂離心遠遊道夫崑崙已而臨睨
舊鄉曰國無人莫我知兮又何懷乎故都蓋此意云

古史散左右詩書置後前豈殊蠹書蟲蠹書或作

書蠹生死文字閒古道自愚惷陟降切或作惷或作蠢古
言自包纏當今固殊古誰與爲欣歡獨攜無
言子共昇崑崙顛長風飄襟裾遂起飛高圓
下視禹九州禹或作寓一塵集豪端遨嬉未云幾
下已億萬年向者夸奪子萬墳厭其巔惜哉
抱所見白黑未及分憭慨爲悲咤陟駕切涙如
九河翻指摘相告語雖還今誰親翩然下大
荒被髮騎騏驎或作騏麟古書如戰國策多用騏驎字其義一也東坡爲
公潮州廟碑終篇實取此意

寄崔二十六立之 貞元四年件郎劉太眞知擧放進士

三十六人立之中第公當爲立之作藍田縣丞壁記元和十年

也記所載立之戰藝出人及言事黜官皆與詩意合又有贈之

之詩乃在元和元年所此三別來就十年蓋自元年後方相別

至是作詩爲寄亦當在元和十年也

西城員外丞 西城謂藍田元和初立之以前大理評事言事黜官再轉爲藍

田縣丞 心跡兩屈奇 謝靈運詩心跡雙寂寞屈或作崛或作偃淮南子聖

人無屈奇之服高誘曰屈短奇長也言服之不中漢廣川丁揚雄傳選西征賦皆只用屈

奇字、今按漢書注屈奇異也其勿反 往歲戰詞賦不將勢力

隨下驢入省門 唐進士皆騎驢少陵詩有騎驢三十載旅食京華春公與

孟東野詩亦曰騎驢到京國欲和薰風琴 左右驚紛披 紛或作分 傲兀

坐試席 陶靖節詩兀傲差若穎王維詩兀傲迷東西惟公與李義山詩傲兀送成

兩皆作傲兀字用 深叢見孤羆文如翻水成初不用

意爲四座各低面 一作回 不敢捩眼窺 ○按音列拗也

苕溪詩話云音罷琵琶撥也謂左右窺 升階揖侍郎歸舍日未

歆佳句喧衆口考官敢瑕疵 或作玼正重譏而誤改也 連

年收科第若摘頷底鬚迴首卿相位通途無

佗岐 途或作逵或作逵 豈論校書郎袍笏光參差童

稚見稱說祝身得如斯儕輩妬且熱喘如竹

筒吹老婦願嫁女約不論財貲 約不或作不約貲或作資

村避重韻之誤此詩用二兩字二斯字不獨此也 老翁不量分累月

答其兒攬攬爭附託 攬攬或作攪攪 無人角雄雌由

來人間事翻覆不可知安有巢中鷇 音寇選陳琳檄

文曰猶鷇卵始生翰毛而便陸梁放肆 插翅飛天陲 陲邊也左氏虔劉我

邊陲音垂 駒齧著爪牙 ○齧音迭著月出 猛虎借與皮汝

頭有韁繫汝脚有索縻陷身泥溝閒誰復稟

指撝不脫吏部選可見偶與奇 古人以偶合爲竭不遇爲

奇偶史擺去成霍去病傳諸將常留落不耦李書書南書奎受上指以爲李廣數奇須已

古虜令其耳耗合也、今居宜切 又作朝士貶得非命所旅

客居京城中十日營一炊逼迫走巴蠻 鮑明遠詩

遇與邪邪敝 恩愛座上離昨來漢水頭始得宇孤

羇桁掛新衣裳 桁庾信對燭賦燈前桁衣疑不亮、桁音行又下浪切

盎棄食殘糜苟無飢寒苦那用分高卑憐我

還好古宦途同險巇 虛宜切 每旬遺我書 遺以醉切

竟歲無差池 左傳何敢差池、差楚宜切 新篇奚其思風

幡肆逶迤 幡或作旛 又論諸毛功劈水看蛟螭 劈或

作擘雷電生睒睗睒音閃睗音釋二字或从日說見永貞行角鼠相
撐披或作枝亦以頷而誤改也重屬我感窮景抱華不能
摛蜀本作把筆不能摛不能或作能不方从抗本云班固答賓戲摛藻如春華蓋公得
崔詩正當冬月故感窮景而不能摛發其春華耳上文諸毛乃謂筆也旣隱其詞則此不
應又直言之故作把筆者亦非也○今按方本及說皆是但其詞有未足者故今略爲補
之論諸毛功必是爲毛穎傳而發但蜀本之誤不待以此爲辨而自明耳唱來和
相報愧歎俾我疵又寄百尺綵緋紅相盛衰
巧能喻其誠巧或作功方从唐蜀本云列子矜巧能修名譽○今按巧能俞
其誠言崔遺我書幷新篇紈帛巧於能達其意猶言工於某事云爾非以巧能爲二字相

連如列子之意也方說誤矣深淺抽肝脾鮑明遠詩肝心盡崩抽開
展放我側方餐涕垂是朋交日凋謝存者逐
利移子寧獨迷誤綴綴意益彌舉頭庭樹豁
頭或作頭狂飈卷寒曦迢遞山水隔何由應塤篪
詩何人斯伯氏吹塤仲氏吹篪注土曰塤竹曰篪別來就十年君馬
記騧驪詩騧驪是驂注云黃馬黑喙曰騧說文云驪馬深黑色○騧音瓜驪音離
長女當及事誰助出帨縭帨音稅縭音離諸男皆秀
朗幾能守家規文字銳氣在輝輝見旌麾摧
腸與感容或作居或作眉居當爲容字之誤也眉特以意定耳感作變亦通孟

子其容有變能復持酒巵我雖未耋老僖公九年左氏伯舅
耋老無下拜耋謂年七十也髮禿骨力羸所餘十九齒飄
飆盡浮危玄花著兩眼視物隔褷襹上所宜切下呂
支切方云離褷毛羽初生貌字本海賦然離字字書無从衣者惟王維詩有獨立何襹褷
嵇康琴賦作離褷古樂府作離褷陸羽茶經作襹褷義皆通今此作襹褷豈古連綿字或
可倒用不然襹字自入韻豈傳者誤耶抑今康曰唐本作視物刺隔襹不知謝本何以不
出○今按所見謝本實校作刺隔褷下注澄字然義亦未通恐當作視刺隔襹褷物字乃
劉字之說而又重出遂去備字以就五言耳然亦無據不如且从方說徐更參考燕
席謝不詣游鞍懸莫騎敦敦凭書案敦敦或作孜孜

今从閣杭本作敦音都回切譬彼鳥黏黐丑知切用以黏鳥宋幽明錄多
賈鵩以全璧且吾聞之師不以物自隳自一作相孤豚
眠糞壤眠一作服或作伏不慕太廟犧莊子或聘於莊子莊子應其使
曰子見夫犧牛乎衣以文繡食以芻菽及其牽而入於太廟雖欲爲孤豚其可得乎君
看一時人幾輩先騰馳過半黑頭死陰蟲食
枯骴骴殘骨音疵歡華不滿眼歡或作權咎責塞兩儀
鄒人章疏云福不盈眥禍將溢世退之則曰歡華不滿眼咎責塞兩儀蓋工於前也觀
名計之利或作實○今按此句難曉竊意計猶校也言觀其所得之虛名而校
之以實利不足相補也詎足相陪裨仁者恥貪冒受祿

量所宜無能食國惠豈異哀癃罷 史記伍下 壺有罷癃
之病上音 癃下音皮 久欲辭謝去休令衆雎雎 說文雎 仰視也
漢五行志萬衆 雎雎驚怪連日 況又嬰疹疾 又或作自選思 百嬰而自疹注
疹疾也集韻疢疹疢 二字通用○丑刃切 寧保軀不貲 後漢書不 兄以貲不
貲之身○ 貲卽移切 不能前死罷內實慙神祇舊籍在
東都茅屋枳棘籬還歸非無指灞渭揚春澌
流冰爲澌从水非離騷 九歌流斯紛兮將來下 生兮耕吾疆死也埋
吾陂 也一 作兮 文書自傳道不仗史筆垂 不或作 奚遐典
論古之作者寄身於翰墨見 意於篇籍不假良史之辭 夫子固吾黨新

〈昌黎文五〉 二十三 世綵堂

恩釋銜羈去來伊洛上相待安罛箄 爾雅魚 罟謂之
罛江東呼小籠爲箄詩施罛濊濊魚 網也箄亦取魚器○上音孤下音呼 我有雙
飲醆其銀得朱提 朱提漢縣名屬犍爲郡縣 有朱提山出銀縲漢朱提
銀八兩爲一流直一千五百八十他銀一流 直一千是爲銀貨二品○朱音殊提音時
黃金塗物象雕鐫妙工倕 莊子工倕旋而蓋 規矩注云倕堯時
巧人也 音垂 乃令千里鯨幺麼微螽斯 斑髭曰幺 蟴不及數
子詩螽斯注蚣蝑也蝑類以股鳴言工人之 巧能使千里鯨魚小如螽斯也○麼忙果切
螽之 中切 猶能爭明月擺掉出渺瀰 渺瀰大水貌 選渺瀰漫
○上頊沼 切下音旨 野草花葉細不辨薋菉葹 離騷經 薋菉葹

以盈室王逸注薋音咨蒺藜也 菉音綠王芻也葹音施枲耳也 緜緜相糾結
狀似環城陴 音脾城 上垣也 四隅芙蓉樹擢豔皆猗
猗鯨以興君身 或作興居狀或作狀興居皆 非是荊公本作狀君身近之
唐本作興君身乃得其正蓋 興猶比也君指雀之之而言 失所逢百羅 詩 逢
此白羅 百蔓也 月以喻夫道僶俛勵莫虧 莫或 作其 草木
明覆載妍醜齊榮萎 醜或 作臭 顧君恫御之行止
雜燧醆 雜或作親或作新皆非是但洪本云 營作雜燧醆見內則言當常御此醆
雜於所佩燧之醆 閒也此乃得之 之 異日期對舉當如合分支
通鑑元魏熙平元年立法在軍有功者行臺 給券當中豎裂一支給勳人一支送門下以

〈昌黎文集五〉 二十六 世綵堂

防偽巧令人亦謂析產符契爲分支帳郎 此義也公以雙醆之一贈崔故末句如此
月蝕詩效玉川子作 李本無詩字或 謂籍中本效作
剛汪彥章本同○陳齊之曰退 之改玉川子月蝕詩乃刪之盧仝
完語耳非效玉川也韓韓法 要森嚴便無盧仝豪放之氣
元和庚寅斗插子月十四日三更中 四或作 五此元
和五年十一月十四 口夜也作十五非是 森森萬木夜僵立 森森 或作
臨臨殊無義理按盧詩乃作森森蓋自 轉而爲林自林轉而爲臨也今改作森森 寒
氣屓奰頑無風 選西京賦巨靈屓奰、屓平 祕切奰虛器切屓奰者本作
屓屓或作屓屓方云盧詩雖作屓屓然公多 不用盧本語屓屓用力貌屓屓壯大貌詩傳

不辨而怒謂之嬰其義尤長○今按諸本不同未知孰是姑兩存之月形如白
盤李白詩少時不識月喚作白玉盤宇宇上天東諸本作銳銳或作兒
兒令从抗范荊公本作宇○令按宇字說見酬盧雲夫望秋詩洪本亦云古書宇多誤作兒此又轉寫爲貌耳忽然有物來噉之不知足何蟲如
何至神物遭此狼狽凶神異經狽無前足附狼而行退亦狼狽而
可憐○狽音貝星如撒沙出攢集爭強雄撒方作撒云則手擊
也盧詩作撒今本以之非也○今按國手擊少於義不通公於盧語國有損益然改此字
抄無文理當只作撒油燈不照席是夕吐談如長虹如長
或作長如玉川子涕泗下中庭獨行獨下或有自字念此

日月者爲天之眼睛此猶不自保吾道何由
行嘗聞古老言疑是蝦蟇精徑圓千里納女
腹白虎通曰日月徑千里何處養女百醜形把沙腳手
鈀把或作肥音把義同誰使女解緣青冥黃帝有四目
諸本黃作皇今从杭本云帝王世紀謂黃帝用力牧常先等分掌四方各如己視故號黃帝
帝四目一曰李賢後漢注漢人書黃多作皇皇字亦通洪以皇帝爲堯則非也帝舜
重其明淮南子曰舜二瞳子是謂重明今天秪兩目何故許
食使偏盲堯呼大水浸十日十日事見淮南子不惜
萬國赤子魚頭生女於此時若食日雖食八

九無嚏名嚏或作嚏赤龍黑烏燒口熱黑烏未詳或謂日中
三足烏也烏一作烏翎鬣倒側相搪撐婪酣大肚遭一
飽楚辭衆皆競進以貪婪注愛財曰貪愛食曰婪與惏同盧含切飢腸徹
死無由鳴後時食月罪當死天羅磕币何處
逃女刑磕币或作盧從磕或胡或作盧或文字作玉川子立於
庭而言曰地行賤臣仝或作今杭本云仝字當句斷亦與盧詩合
再拜敢告上天公上天或作天上臣有一寸刃可刳
凶蟇腸無梯可上天天階無由有臣蹤寄牋
東南風天門西北祈風通丁寧附耳莫漏洩

薄命正值飛廉慵呂氏春秋云風師曰飛廉漢書音義云飛廉能致風
東方青色龍牙角何呼呼從官百餘座此下或有
從應二字削公剛去嚼啜煩官家月蝕汝不知安用爲
龍窟天河赤烏司南方尾禿翅觰沙觰或作觰陟加
切角上張也字亦作觰作觰說月蝕於汝頭汝口開呼呼或作
齖齖齒不正也音牙與開口義不合此當音呼如切唐頷含呼張口貌也○今詳或改此
字亦雖重韻而誤也蝦蟇掠汝兩吻過忍學省事不以
汝觜啄蝦蟇於菟蹲於西左氏楚人謂虎爲於菟○於音烏菟
音徒音存蹲旗旄衛毿𣯧上音參下音沙旣從白帝祠又

食於稓禮有加禮記天子大蜡八迎虎謂其食田豕○稓助駕切亦作蜡忍令月被惡物食枉於汝口插齒牙烏龜怯姦怕寒縮頸以殼自遮終令夸蛾抉女出列子帝命夸娥氏二子負二山注夸娥蓋有神力者也蛾或作娥今从列子校抉或作扶非是卜師燒錐鑽灼滿板如星羅此外內外官漢天文志經星常宿中外官百一十八名七百八十三星瑣細不足科臣請悉掃除愼勿許語令啾譁併光全耀歸我月盲眼鏡淨無纖瑕全或作金瑕或作霞皆非是弊蛙拘送主府官弊或作斃○今按弊蛙猶卓茂言敝人也不然則當改从斃字蓋此時蛙

雖未斃而其罪已當死矣帝箸下腹嘗其皤或作蹯皤腹下白貌也蹯足蹯也當作皤左氏宣公二年皤其腹○皤音婆依前使兔操杵臼玉階桂樹閑婆娑酉陽雜俎月中有桂高五百丈恒娥還宮室方作堂太陽有室家禮記君之與后猶日之與月蓋室家之義也天雖高耳屬地感臣赤心使臣知意臣知或作知臣○今按下文云雖無明言潛喻厥旨則此句乃謂天感臣心使臣默知天意耳諸本多作使知臣意非是其下所云有氣有形以下即天意也雖無明言潛喻厥旨明或作口有氣有形皆吾赤子雖忿大傷忍殺孩稚大或作夭還女月明安行于次盡釋衆罪

以蛙磔死○磔音責方云盧詩新史以爲譏元和逆黨欲磔之歲月不合蓋元和初宦官已橫恣故譏之非爲逆黨也○今按盧韓二詩必有所爲而作但未有以見其所指爲何人何事耳新史固謬方說恐亦未必然也

孟生詩

諸本孟下有先字此詩以篇首二字爲題作孟先生非是東野誌云年幾五十始以尊夫人命來京師從進士試而登科記東野及第在貞元十二年此詩未第之作以其下第送之謁張建封于徐世貞元四年建封鎮徐州李習之常以書薦東野有曰郊將爲他人所得而大有立於世與其短命而死皆不可知二者將有一於郊佗日爲執事惜之其後韋莊請追贈不及

第人郊在其中而摭言謂莊以郊爲不第者爲誤矣且郊貞元十一年及第佐徐州幕亦則東野累爲建封所用矣今考新舊史及公所誌東野墓嘗佐鄭餘慶於東都餘慶鎮興元奏爲從事仟書下而卒木宰佐餘也摭吉兵下將用之未及而爲餘慶所得取卒如習之所科取按史建封卒以貞元十六年而東野後建封十四年卒或者建封將用之未及而已卒亦未可知也時東野亦有答韓愈李觀因獻張徐州詩有富別愁在顏貧別愁銷骨云云

孟生江海士生一作郊古貌又古心嘗讀古人書

謂言古猶今常或作常作詩三百首宵默咸池音莊子黃帝之樂曰咸池諸本皆作宮字李習之與張建封書引公此語亦用宮字騎驢
到京國欲和薰風琴家語曰舜彈五弦之琴口南風之薰兮之豈
識天子居九重鬱沉沉王維哀詞連金華與王堂今宮閭鬱其沈
一門百夫守無籍不可尋籍者爲二尺竹牒記其年紀名
字物色縣之宮門省相應乃得入也按晶光蕩相射前漢太陽之晶晶亦
光也○射食亦切旗戟翩以森遷延乍却走漢王商單于仰
視遷延却退驚怪靡自任如林切舉頭看白日泣涕
下霑襟揭來遊公卿○揭音揭莫肯低華簪諒非

昌黎集卷五 四 世綵堂

軒冕族應對多差參藝苑雌黃云古詩押韻或有語句倒而理無害
者如退之以參差爲差參以玲瓏爲瓏玲是也美卑時語云韓愈孟郊輩↓家故有胡江
白紛慨慷之句後人亦難仿傚萍蓬風波急桑榆日月侵奈
何從進士此路轉崛嶔王褒洞簫賦嶇巋崎○音區欽嶔異
質忌處羣孤芳難寄林顏延年乎盈節文物忌堅芳人諱明鼎太
白詩羣少纖明珠衆草凌孫芳誰憐松桂性競愛桃李陰朝
悲辭樹葉夕感歸巢禽顧我多慷慨窮簷時
見臨簷或作閭考荀子史記子貢傳閭字爲正清宵靜相對髮白
聆苦吟聆或作恥或作怜採蘭起幽念束皙南陔詩言採其蘭採

蘭言念觀思歸也起或作赴眇然望東南望或作思秦吳脩且
阻秦長安吳東野所居兩地無數金我論徐方牧張建封也
方一作州好古天下欽竹實鳳所食詩義疏云非梧桐不棲
非竹實不食德馨神所歆書黍稷非馨明德惟馨求觀衆丘
小必上泰山岑孟子孔子登太山而小天下○岑鋤簪切求觀衆
流細必泛滄溟深孟子觀水有術必觀其瀾竹實德馨泰山滄溟皆言
建封也溟或作專子其聽我言可以當所箴既獲則
思返無爲久滯淫卞和試三獻琴操卞和得王獻楚懷王
豐月獻耳王又則子王之子立復獻之中果有玉封陵陽侯期子在秋砧

昌黎集卷五 五 世綵堂

射訓狐唐五行志鵂鶹一名訓狐或三○狐其聲[illegible]人名之此詩
自亡中竹時總宗人強明自任侍其冥齡事鳥年等肉天下事
白冥明而帝泉不明上之字躁甘進詩每出其門時意滿有所
颯也楷聖念集有斷韓史部射小狐詩可各有所萬意云耳
有鳥夜飛名訓狐名或作呼矜凶挾狡誇自呼乘
時陰黑止我屋聲勢慷慨非常麤安然大喚
誰畏忌喚或作吹曹子建鴞雀賊不嘗古服烈頭大喚造作百怪非
無須聚鬼徵妖自朋扇擺掉拱捎頹壁塗或槓
作角選樂拱天矯而交結書惟其掌壁決○擺補買切掉徒弔切墜旨自慈母抱

兒怕入席那暇更護雛窠雛我念乾坤德泰大卵此惡物常勤劬縱之豈即遽有害斗柄行拄西南隅誰謂停姦計尤劇（尤或作猶）意欲唐突羲和烏（羲或作義和日御五經通義日中有三足烏）侵更歷漏氣彌厲何由僥倖休須臾咨余往射豈得已候女兩眼張睢盱（○列子而睢睢而盱盱上音雖下香于切）梟驚墮梁蛇走竇（走○梟音澆一作入）一夫斬頸羣鶵枯（夫館本作矢方云或謂矢何以能斬頸也鮑明遠詩黃間潛彀盡矢直刎鶴頸破錦翼詩人之語顧適所用耳○今按方說雖有理然以詩考之似只是公親往射而梟驚墮梁故作之者得以刀斬其頸耳不必改字强說也）

將歸贈孟東野房蜀客（蜀客名次卿）

君門不可入勢利互相推借問讀書客胡爲在京師舉頭未能對閉眼聊自思倏忽十六年終朝苦寒飢宦途竟寥落鬢髮坐差池（晉陶潛曰老子婁安王生君草坐字原此也坐或作生）潁水清且寂箕山坦而夷（嵇康高士傳曰許由字武仲堯欲讓以天下由乃隱耕於中岳潁水之陽箕山之下此即公祭老成文云當求數頃之田於箕潁之上之意也）如今便當去咄咄無自疑（後漢咄咄子陵晉史殷浩爲溫所廢終日書空作咄咄怪事四字疑或作癡亦通一作女無癡則誤矣）

答孟郊（東野集有別公詩此篇疑公所以答也公貞元十二年七月佐董晉于汴州）

規模背時利（模或作謨或作謀）文字覷天巧（此效東野訓樊宗師云梁惟西南屏山厲水刻此效宗師魯直云子瞻詩妙一世乃云效庭堅體蓋退之戲效孟郊樊宗師之比以文滑稽耳○巘七虔切）人皆餘酒肉子獨不得飽纔春思已亂始秋悲又攪（古巧切）朝餐動及午夜諷恒至卯名聲暫羶腥腸肚鎮煎熮（初爪切杭本熮作炒俗字也）古心雖自鞭（鞭字蓋莊子從其後而鞭之者也）世路終難拗（張衡渾儀拗去其年於絞切）弱拒喜張臂猛挈閑縮爪見倒誰肯扶從嗔我須齩（選口齩霜不此聯公誌子厚墓所謂落陷穽不一引手救反擠之又下石焉者是也○齩五巧切）

從仕（貞元十七年公始從調京師）

居閑食不足從仕力難任兩事皆害性一生恒苦心黃昏歸私室惆悵起歎音（惆一作怊）一棄置人間世（或作事漢張子房願棄人間事從赤松子遊爾）古來非獨今

短燈檠歌（本或作燈檠歌今咸曰古詩燈檠昏魚目讀檠爲去）

聲集韻檠渠映切有足所以几物又檠音平聲榜也非燈檠字韓詩檣角君看短檠棄不謬也按燈檠香魚目乃唐彥謙詩李商隱詩亦有九枝燈檠夜珠圓是唐人詩固以去聲讀也然白樂天詩有鐵檠移燈背自注曰檠去聲讀則知唐人本二聲通用古檠只用檠字晉宋諸人集尚可攷

長檠八尺空自長短檠二尺便且光黃簾綠幕朱戶閉風露氣入秋堂涼裁衣寄遠淚眼暗搔頭頻挑移近牀太學儒生東魯客二十辭家來射策夜書細字綴語言兩目眵昏頭雪白○眵音蚩此時提攜當案前攜方作挈看書到曉那能眠一朝富貴還自恣長檠高張照珠翠高張或作焰高珠或作朱吁嗟世事無不然牆角君看短檠棄蘇詩有云兒使韓公悲世事白頭還對短燈檠蓋時謫于黃其姪安節下第遠來故云

送劉師服

公詩有贈劉師服至是又有送劉師服按石鼎聯句元和七年十二月道士軒轅彌明自衡山來舊與劉師服進士衡湘中相識將過太白知師服在京夜抵其居宿則此詩與前送進士劉師服東歸其入年夏作歟然考登科記無有劉師服

集中又有劉師命者豈其兄弟歟

夏半陰氣始淅然雲景秋淅或作晰亦作哲又作晢明也之世切宮唐賦淅今若蛟姻揚鞅障日而所思晰與皆同故今本訛爲析也○今按淅爲淅瀝淒涼之義晢爲明義此詩上云陰氣始下云雲景秋曰與晢義不相應而宜爲淅瀝之意矣蓋由析而設爲晰又因晰而轉爲晢也蟬聲入客耳驚起不可留草草具盤饌不待酒獻酬酬方作持士生爲名累有似魚中鉤○中陟仲切見一卷赴江陵途中寄三學士詩齎財入市賣貴者恒難售漢宣帝每買餅所從買家輒大讎讎與售爲同豈不畏顛頡選賦俊夫之顛○丨音椎下音悴或作憔悴功忌中休勉哉耘其業以待歲晚收

昌黎先生集卷第五

昌黎先生集卷第六

古詩

符讀書城南 城南公別墅符公之子孟東野有喜符郎詩有
遊城南韓氏莊之作投公墓銘及登科記公之子□昶登長慶
四年進士第符豈昶之小字耶元和十一年秋作
木之就規矩在梓匠輪輿 孟子盡心梓匠輪輿能與人規矩不
能使人巧 人之能為人由腹有詩書詩書勤乃有
不勤腹空虛欲知學之力賢愚同一初 同一或作
一同非是 由其不能學所入遂異閭兩家各生子
提孩巧相如 提或作啼是巧或作兩 少長聚嬉戲 少讀如多
少之少漢賈誼匈奴東下王傳三見公此詩與劉統軍李虛中誌前三用 不殊同
隊魚 山谷次韻高子勉有云忽作飛黃去頤超司除與皆用公語也 年至十
二三頭角稍相疎二十漸乖張清溝映汙渠
三十骨骼成 ○骼音格撞骼埋胔 乃一龍一豬飛黃
騰踏去 選張昇陽七命頻雲輅驂飛黃 螯 不能顧蟾蜍一為
馬前卒鞭背生蟲蛆 鞭背或作背上非是 一為公與相
潭潭府中居 陸唐老曰退之不絕吟六藝之文不停披百家之編招諸生立
館舍勉勵其行業之未至而深戒其責望於有司此豈有利心於吾道者佛骨一疏譏論

畜激曾不以去就禍福回其操原道一書累千百言攘斥異端用力殆與孟軻氏等退之
所學所行亦無愧矣惟符讀書城南一詩乃駁目潭潭之居擁鼻蟲蛆之背切切然餌其
幼子以富貴利達之美若有戾於向之所得者矣 問之何因爾 或作耳
學與不學歟金璧雖重寶費用難貯儲學問
藏之身身在則有餘 則或作即 君子與小人不繫
父母且 詩巧言悠悠昊天曰父母且且且語助也○且子魚切 不見公與
相起身自犁鉏 閣本作不見公與汝幸免自犁鉏○今按閣本之謬有如
此者亡可盡合邪 不見三公後寒饑出無驢 荀子雖王公大
夫之子孫也不能屬於禮義則歸之庶人之子孫也積文學正身行能屬於禮義則
歸之卿相士大夫 文章豈不貴經訓乃菑畬 易不菑畬爾雅
田一歲曰菑三歲曰畬呂原明雜記云少陵詩云文章一小技於道未為尊
文者載道之器安得謂之小技顧所用如何耳韓退之詩云文章豈不貴經訓乃菑畬此說有可取焉
○菑畬音淄予 潢潦無根源 左氏潢汙行潦之水○潢胡光切潦音老 朝
滿夕已除人不通古今 或作今古 馬牛而襟裾行
身陷不義況望多名譽 音豫 時秋積雨霽 方作閑
新涼入郊墟燈火稍可親簡編可卷舒豈不
旦夕念為爾惜居諸 居諸謂日月詩日居月諸 恩義有相
奪作詩勸躊躇 魯直自書此詩跋其後曰或謂韓公當開後生以性命之

學不富誘之以富貴榮顯涪翁曰熙寧元豐間大儒之過也又何學焉孔子曰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得而稱焉伯夷叔齊餓于首陽之下民到于今稱之韓公之言其於勸獎之功異趨而同歸也

示爽（譜系公子姪無名爽者疑爲韓湘小字湘登長慶三年進士第）

宣城去京國，里數逾三千。念汝欲別我，解裝具盤筵。日昏不能散，起坐相引牽。冬夜豈不長，達旦燈燭然。座中悉親故，誰肯捨汝眠。念汝將一身，西來曾幾年。名科掎眾俊（名科或作科名），州考居吏前。今從府公召，府公又時賢。時輩千百人，孰不謂汝妍。汝來江南近，里閭故依然。（汝來或作此來故或作因）昔日同戲兒，看汝立路邊。人生但如此（但或作得），其實亦可憐。吾老世味薄，因循致留連。強顏班行內（行胡郎切此詩當是知制誥時作），何實非罪愆。才短難自力，懼終莫洗湔（湔音箋）。臨分不汝誑，有路即歸田。

人日城南登高（荊楚歲時記正月七日爲人日董勛問禮俗正月一日爲雞二日爲狗三日爲豬四日爲羊五日爲牛六日爲馬七日爲人城南公別墅所在以故親交子姪來爲人日之集也）

初正候纔兆，涉七氣已弄。靄靄野浮陽，暉暉水披凍。聖朝身不廢，佳節古所用。親交既許來，子妷亦可從（妷或作姪）。盤蔬冬春雜，罇酒清濁共。令徵前事爲（東漢賈景伯有酒令九篇令不傳劉貢父云唐人飲酒喜以令爲罰令人以辭管歌謡爲令卽白傳所謂醉翻襴衫抛小令是也其舉故事物色爲令卽所謂令徵前事爲是也○令去聲），觴詠新詩送。扶杖凌圮阯（阯或作址），刺船犯枯葑（莊子漁父言吾去子矣乃刺船而去葑菰根江東有葑田梁庾肩吾詩黑米生菰葑○刺七亦切葑方用切）。戀池羣鴨迴，釋嶠孤雲縱。人生本坦蕩（論語君子坦蕩蕩），誰使妄倥偬（楚詞愁倥偬於山陸汪倥偬猶困苦也○上音控下音捴）。直指桃李闌，幽尋寧止重（幽尋或作尋幽）。

病鴟（說文鴟鷙也鳥之貪惡者其性好攫而善飛公意蓋有所譏也）

屋東惡水溝，有鴟墮鳴悲。青泥掩兩翅（掩或作淹又作渰），拍拍不得離（東方朔傳擊之拍拍）。羣童叫相召，瓦礫爭先之。計校生平事，殺却理亦宜。奪攘不愧恥，飽滿盤天嬉。晴日占光景，高風送追隨（或作悲追飛）。遂凌紫鳳羣，肯顧鴻鵠卑（遂或作擬紫或作鸞）。

（鴻鵠或作鶴鴈。今按紫鴻是假對。）今者運命窮遭逢巧九兒
中汝要害處汝能不得施於吾乃何有不忍
乘其危丐汝將死命（丐或作教又作與丐兒弟死命寇恟傳語）浴
以清水池朝餐輟魚肉暝宿防狐貍自知無
以致蒙德久猶疑飽入深竹叢飢來傍階基
亮無責報心（亮或作諒）固以聽所為昨日有氣力
飛跳弄藩籬今晨忽徑去（徑或作勁）曾不報我知
僥倖非汝福天衢汝休窺京城事彈射豎子
豈易欺勿諱泥坑辱泥坑乃良規（良或作汝非是）

華山女

街東街西講佛經撞鐘吹螺鬧宮庭廣張罪
福資誘脅聽衆狎恰排浮萍（資或作恣押恰專人語白衆天）
（櫻桃詩恰恰舉頭千萬顆或作恰似非是）黃衣道士亦講說座下
寥落如明星華山女兒家奉道欲驅異教歸
仙靈洗粧拭面著冠帔白咽紅頰長眉青遂
來昇座演眞訣觀門不許人開扃不知誰人
暗相報訇然振動如雷霆（。訇音轟）掃除衆寺人
跡絕驊騮塞路連輜軿（後漢輜軿曜日。音菑洴）觀中人

滿坐觀外後至無地無由聽抽釵脫釧解環
佩堆金疊玉光青熒（諸本青作晶字本西都賦）天門貴人
傳詔召六宮願識師顏形玉皇頷首許歸去
乘龍駕鶴來青冥豪家少年豈知道來繞百
帀脚不停雲窻霧閣事慌惚重重翠幔深金
屛仙梯難攀俗緣重浪憑青鳥通丁寧（漢武帝故
事七月七日上於承華殿齋正中忽有一青鳥從西方來集上問東方朔朔曰此西王母
欲來有頃王母至有三青鳥如烏夾侍王母旁詩意蓋取此青或作三云三鳥王母使見
山海經楚詞九歎江文通雜詩。今按陶詩云三青鳥別青字亦未為無据也或怪公排

斥佛老不遺餘力而於華山女獨假借如此非也此正譏其衒姿色假仙靈以惑衆又譏
時君不察使失行婦人得入宮禁耳觀其卒章豪家少年雲窻霧閣翠幔金屛青鳥丁寧
等語褻慢甚矣豈眞以神仙處之哉）

讀皇甫湜公安園池詩書其後

（公集有和湜陸渾山火及書公安園池詩後今考持正集二詩皆亡其佗詩亦未嘗有一傳世者偶然遂耶柳皆不足以傳世也劉貢父云持正不能詩椅撫贊欒閒公所以譏之豈或然歟湜嘗為陸渾尉仕王工部郎中分司東都留守裴度辟為判官此詩當在陸渾尉後為郎中前作）

晉人曰二子其猶吹一吷莊子惠子曰吹劒首者吷而已堯舜
人之所譽也道堯舜於戴晉人之前譽猶一吷也注疏戴晉人梁之賢者姓戴字晉人○
吷音血區區自其下顧肯挂牙舌春秋書王法
不誅其人身爾雅注蟲魚定非磊落人湜也
困公安公安縣屬江陵不自閑窮年枉智思掎摭糞
壤汙穢豈有臧古本只如此一本不自閑下有其閑字糞壤下有閑字蜀
本閑字下有糞壤多字豈字下有必字有字下有否字又一本無必字豈否字下而藏字下有
不藏字謝本窮年作至閑而注云近本增足八字不知所校之自語淺俗非韓文胡元任
云我有一池已下當爲別篇恐或然也○今按此詩多不可曉當闕或云世有石本與今
本同知舊本脫誤明矣謂有所增八字也然諸公校本皆不言不知果然否也誠不
如兩忘但以一槩量我有一池水蒲葦生其
閒蟲魚沸相嚼日夜不得閑我初往觀之其
後益不觀觀之亂我意不如不觀完用將濟
諸人捨得業孔顏百年詎幾時君子不可閑

路傍堠元和十四年春出爲潮州作

堆堆路傍堠堆堆或作折折唐本作堠堠皆非是一雙復一隻
迎我出秦關送我入楚澤千以高山遮萬以
遠水隔遠或作大吾君勤聽治照與日月敵臣愚

幸可哀臣罪庶可釋何當迎送歸緣路高歷
歷

食曲河驛驛在商鄧之間公之潮州自藍田關入商陵將過鄧州而作
晨及曲河驛淒然自傷情淒或作悽羣烏巢庭樹
烏或作鳥乳雀飛簷楹而我抱重罪孑孑萬里程
親戚頻乖角或作權圖史棄縱橫下負明義重
明或作朋○按杜詩於分負明義作朋非是上孤朝命榮殺身諒
無補何用答生成用或作由

過南陽南陽鄧州公赴潮州日作
南陽郭門外桑下麥青青行子去未已春鳩
鳴不停秦商邈既遠湖海浩將經孰忍生以
感吾其寄餘齡感或作慼

瀧吏元和十四年赴潮州作
南行逾六旬始下昌樂瀧昌樂瀧溪名水湍浚爲瀧昌樂諸本
作樂昌今以杭蜀本云歐公嘗以劉仲章言攷歸舊本辭領叔云李君謂樂昌五里有昌
山有樂石瀧在縣上五里○今按歐云縣名樂昌瀧名昌樂也○瀧閭江切又音雙險
惡不可狀唐本作樂昌險惡狀非是船石相舂撞往問瀧

頭吏潮州尚幾里行當何時到土風復何似
瀧吏垂手笑東坡詩瀧吏無言只笑儂官何問之愚譬官
居京邑或作譬知官居北一本作牧卿邑何由知東吳一作京都
東吳遊宦鄉官知自有由潮州底處所有罪
乃竄流儂幸無負犯吳人稱我曰儂音農何由到而知
官今行自到那遽妄問為妄或作妄非是不虞卒見
困汗出愧且駭吏曰聊戲官儂嘗使往罷嶺
南大抵同官去道苦遼下此三千里有州始
名潮惡溪瘴毒聚雷電常洶洶楚辭聽波聲之洶洶○洶

音胷鱷魚大於船永州記曰鱷魚大者凡數丈喜食人一生百卵及成形則
有為鼓為鼉為鮫者甚靈公有祭鱷魚文○鱷五各切牙眼怖殺儂州
南數十里數十諸本作十數本作十數杭本作數十方从閣本作千數六杭十作叶義同
史記書盛山斗入海斗絕也○令以地里考之謝本為是此句與斗入海文意絕不同方
說誤矣有海無天地海或作水颶風有時作颶風見一卷赴
江陵途中寄三學士詩注○颶音具掀簸真差事○差音詫聖人於
天下於物無不容比聞此州囚亦有生還儂
官無嫌此州固罪人所從嫌本作官嫌此州恐固人之所徙
官當明時來事不待說委李本作官當來時事不待說而委

官不自謹慎宜即引分往胡為此水邊神色
久戃慌楚辭心戃慌而不我與○上他朗切下胡晃切頑大缾罌小
所任自有宜○頑居郎切又或作瓬音敝周禮有旊人義不相近官何
不自量滿溢以取斯工農雖小人事業各有
守不知官在朝有益國家不得無虱其間諸本
虱作風今从唐杭荊公洪謝本云商君二十六篇大抵以仁義禮樂為虱官曰六虱成俗
兵必大敗洪變善引說藉語亦非也不武亦不文仁義飾其躬
飾或作飭躬或作[illegible]巧姦敗羣倫杭蜀本如此姦或作躬羣或作其羣倫方作
从閣本作倫輩云謂敗其倫敗其羣也羣揭為無義○今按倫羣不詞而羅乎羣倫乃

子雲語又正與其躬義為對不可謂之無義叩頭謝吏言始慙今更
羞歷官二十餘國恩並未酬凡吏之所訶嗟
實頗有之不即金木誅非子為夕刑者金與木也敢不識
恩私潮州雖云遠雖惡不可過雖恐ケ作○令括洪
本皆作雖下注虛字其義差長蓋再豈上句雖遠又按下文而言也二字或又作虛思雖
亦可通然與下文不相應於身實已多敢不持自賀持或作特

贈別元十八協律六首或無別字元十八于詩○
不見其名柳子厚集有送元十八山人南遊序亦不著其名樊
澤之蜀元十八集虛見樂天集遊大林寺序姓林伯求行立也

此詩赴潮州道中元和十四年作
知識久去眼去或作絕吾行其既遠瞢瞢莫訾省
閣蜀本作毀史記膠西王傳遂為無訾省蘇林謂為無訾錄無所省錄也○今按蘇注不
可曉而顏注又以為不省訾財亦非足禮記不訾重器毋訾全玉成器注皆云思也詳此
蓋以訾為思慮計度之意云○瞢莫東莫登母亘三切訾音紫默默但寢飯
子兮何為者冠珮立憲憲詩顯顯令德禮作憲憲校本多讀憲
為顯詩又云無然憲憲傳曰猶欣欣也何氏之從學蘭蕙已滿
畹巳或作以於何翫其光以至歲向晚治惟尚和
同老子和其光同其塵治惟或作時治無俟於謇謇楚詞余固知謇謇之

為患注忠正貌音蹇或師絕學賢不以藝自輓周禮輦車組輓
注人輓之以行○輓音挽子兮獨如何能自媚婉娩上於阮切
下無遠切○本作媚婉婉一金石出聲音莊子曾子居衛縕袍無表曳縱
而歌商頌聲滿天地若出金石宮室發關楗老子善閉者無關楗而不可開
何人識章甫莊子宋人有資章甫而適越越人斷髮文身無所用之而
知駿蹄跪選東都賦馬跪餘足跪趺也於阮切惜乎吾無居不
得留息偃臨當背面時公祭張員外文亦曰解手背面遂十一年
裁詩示繾綣上音遣下苦遠切
英英桂林伯裴行立元和十二年以御史中丞為桂管觀察使伯侯伯也

實維文武特詩百夫之特遠勞從事賢來弔逐臣
色南裔多山海道里屢紆直風波無程期所
憂動不測子行誠艱難行一作往難一作險我去未窮
極臨別且何言有淚不可拭何或作無
吾友柳子厚其人藝且賢吾未識子時已覽
贈子篇子厚集有送元十八南遊序公嘗有書與子厚謂見送元生序已覽贈子
篇蓋謂是也寤寐想風采漢霍光傳天下想聞其風采於今已
三年不意流竄路旬日同食眠旬日或作兼旬所聞
昔已多所得今過前如何又須別使我抱悁

悁詩中心悁悁於緣切
勢要情所重排斥則埃塵骨肉未免然又況
四海人又況或作況又嶷嶷桂林伯史記其德嶷嶷○嶷魚力切
矯矯義勇身詩矯矯武臣○矯居夭切生平所未識待我
逾交親逾或作如遺我數幅書繼以藥物珍藥物
防瘴癘書勸養形神形一作精不知四罪地書四罪而
天下成服豈有再起辰窮途致感激肝膽還輪囷
前漢鄒陽傳蟠木根柢輪囷離奇○囷去輪切
讀書患不多思義患不明患足已不學已或作以

足已而不學史記周亞夫贊論既學患不行子今四美具實大華亦榮王官不可闕未宜後諸生嗟我擯南海無由助飛鳴南海一作海南寄書龍城守柳子厚時守柳州龍城柳州也君驥何時秣峽山逢颶風峽山山名颶海風名見茅一卷將赴江陵途中寄贈韓林三學士詩注○颶音貝雷雹助撞捽莊子齊人之井飲者相捽也○撞宅江切捽昨沒切乘潮皷扶胥南海神廟碑曰扶胥之口黃木之灣近岸指一髮兩巖雖云牢木石互飛發屯門雖云高亦映波浪沒余罪不足惜子生未宜忽胡為不

忍別感謝情至骨

初南食貽元十八協律元和十四年抵潮州後作

鱟實如惠文骨眼相負行惠或作車山海經云鱟形如車文見王篇習李本云疑當作背嶺表錄異鱟眼在背上雌負雄而行地理志云交趾有鱟形如惠文冠蠔相黏為山百十各自生嶺表錄異云蠔卽牡蠣也初生海邊如拳石四面漸長高一二文者巉巖如山○蠔音豪字書無蠔字蓋旁遠云五代潘学徹敢王達兵於蠔石亦地名不應不見字書蓋闕誤蒲魚尾如蛇蒲魚郎鱐魚也口眼不相營方作檾蛤卽是蝦蟇本草注云青蛙龜蛤長脚子皆蝦蟇之類蠳同實浪異名章舉馬甲柱釋音云章舉有八脚身上有肉如臼亦曰章魚馬甲柱今江瑤也卽郭璞江賦所謂玉珧鬬以怪自呈其餘數十種莫不可歎驚我來禦魑魅左氏傳云流四凶投諸四裔以禦魑魅公言其投斥也自宜味南烹調以鹹與酸以或作之芼以椒與橙詩左右芼之芼亦調也張協口擣以秋橙○芼音冒橙除更切腥臊始發越咀吞面汗騂思營切赤色惟蛇舊所識實憚口眼獰尼更切開籠聽其去鬱屈尚不平賣爾非我罪不屠豈非情不祈靈珠報搜神記隨侯行見有大蛇傷者救而活之其後蛇銜珠以報淮南子所謂隨侯之珠者是也幸無嫌怨幷無或作不聊

歌以記之又以告同行記或作寄

宿曾江口示姪孫湘二首湘字北渚老成之子

公兄弇之孫元和十四年赴潮州作

雲昏水奔流天水漭相圍三江滅無口其誰識涯圻暮宿投民村高處水半扉犬雞俱上屋不復走與飛篙舟入其家暝聞屋中唏音希哀而不注曰唏問知歲常然知或作之蹉嗟機嘆趙賦綽終古而常然哀此為生微海風吹寒晴波揚衆星輝仰視北斗高不知路所歸

舟行亡故道（亡或作上）屈曲高林間林間無所有

奔流但潺潺嗟我亦拙謀致身落南蠻茫然

失所詣無路何能還

答柳柳州食蝦蟇（公在潮州子厚在柳州時元和十四年也）

蝦蟇雖水居水特變形貌（下水字或作未方作水云言於水族之中特異其形貌也○今按此字此說皆不成文理闕之可也）強號為蛙蛤

於實無所校（或作較或作效）雖然兩股長（然一作云）其奔

脊皴皰（脊皴一作背脊○皰匹豹切）跳躑雖云高意不離

濘淖（左氏晉戎馬還濘而止又有淖於前意或作竟○今按文義作意為是下文又有竟不字不應復出○濘音佞淖音閙）鳴聲相呼和（胡過切）無理

祇取鬧周公所不堪灑灰垂典教（周官蟈氏掌去鼃黽焚牡鞠以灰灑之則死灑與洒同）我棄愁海濱（方作渚）恬頹眠

不覺（古孝切）叵堪朋類多（叵或作頗）沸耳作驚爆（音豹）

端能敗笙磬（一作磬鐘）仍工亂學校雖蒙句踐禮（韓子越王伐吳欲人之輕死出見怒鼃乃為之軾從者曰奚敬於此王曰為其有氣故也）

竟不聞報效大戰元鼎年（漢武帝紀元鼎五年秋鼃蝦蟇闘）

孰強孰敗橈（或作撓字从木左傳畏君之震師徒橈敗杜云橈曲也）居

然當鼎味豈不辱釣罩余初不下喉近亦能

稍稍常懼染蠻夷失平生好樂（方从唐本如此諸本或作平生性不樂鬧本作不好○今按此句未詳當闕禮有所好樂○好呼報切樂五教切）

而君復何為甘食比豢豹獵較務同俗（孟子魯人獵較孔子亦獵較○較音角）全身斯為孝（禮曰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可謂孝矣）

哀哉思慮深未見許迴權

別趙子（趙子名德公為潮州刺史時攝海陽尉督州學生徒者東坡所謂潮人初未知學公命趙德為之師即其人也公自潮移袁詩以別之德潮人公欲與俱而不可耳）

我遷於揭陽（揭陽漢縣屬南海郡王晉為潮州治貴州記云大庾始安臨賀桂陽揭陽為五嶺韋昭音口揭其逝切師古曰揭音竭）君先揭陽居揭

陽去京華其里萬有餘（萬有餘莊子語）不謂小郭中

有子可與娛（詩邶風聊可與娛）心平而行高（漢宣元六王傳韋元成經明行高）兩通詩與書婆娑海水南（晉陶侃為荊州刺史將歸顧謂王衍曰老子婆娑正坐諸君輩）敷弄明月珠及我遷

宜春（元和十四年七月己丑憲宗上尊號大赦天下十二月二十四日公自潮州量移袁州郡即宜春郡也）意欲攜以俱擺頭笑且言（一作不可）

我豈不足歟又奚為於北往來以紛如（北或作此）

非是以或作各海中諸山中幽子頗不無相期風濤
觀巳久不可諭又嘗疑龍鰕果誰雄牙鬚蚌
嬴魚鼈蟲蚌音棒嬴盧戈○切與螺同瞿瞿以狙狙詩狂夫瞿
瞿注無守貌○瞿音衢又音屨識一巳忘十巳一作以山谷謝本以皆作巳
今从黃謝大同細自殊欲一窮究之時歲屢謝除
今子南且北豈非亦有圖人心未嘗同左傳人心
之不同如其面焉不可一理區或作驅宜各從所務未
用相賢愚務或作好或作勝相一作分
除官赴闕至江州寄鄂岳李大夫謂李

程也○公元和十五年九月公自袁州召拜國子祭酒行次盆
城作
盆城去鄂渚潯陽記盆水出青盆山因以為名離騷經曰乘鄂渚而反顧鄂
渚今鄂州風便一日耳不枉故人書無因帆江水
帆諸本作泛今从蜀本云帆去聲少陵詩浦帆晨初發故人辭禮闈旌
節鎮江圻舊史程元和十三年四月拜禮部侍郎六月出為鄂州刺史鄂岳觀
察使程自禮闈出鎮明矣而我竄逐者龍鍾初得歸別來
巳三歲望長迢遞咫尺不相聞平生那可
計我齒落且盡君鬢白幾何鬢或作鬚年皆過半

百來日苦無多少年樂新知衰暮思故友衰或
作歲譬如親骨肉寧免相可不我昔實愚惷惷或作
戇愚惷見禮記漢書多用愚戇字○今按說文惷丑江切戇陟絳切不能降色
辭子犯亦有言臣猶自知之左傳二十四年子犯曰臣負羈
絏從君巡於天下臣之罪多矣臣猶知之而况君乎公其務貰過○貰始制
切我亦請改事左氏宣十一年鄭伯逆楚之辭曰使改事君夷於九縣君
之惠也孤之願也桑榆儻可收漢光武勞馮異曰可謂失之東隅收之桑
榆願寄相思字
南山有高樹行贈李宗閔據詩意鳳凰謂裴度

挾丸子謂李德裕李紳元稹也李宗閔傳裴度伐蔡引為彰義
觀察判官蔡平知制誥長慶初錢徽典貢舉宗閔託所親於徽
李德裕李紳元稹共白徽取士不以實坐貶劍州刺史俄復為
中書舍人由是嫌怨歸結特紬之偶四十餘年不解此詩及丁
篇蓋長慶初作也此詩當是字閔初貶公為予酉時作後篇當
是宗閔復入後作也詩詩意可見折史云宗閔初為裴要引用
及度為李德始可為宰相字閔豪與乃忠韓愈作南山猛虎行
據要為使裕狂公現後五年史誤矣苕溪漁隱詩話云退之字
閔俱裴晉公征淮西時幕客也退之作南山有高樹及猛虎行

贈宗閔皆略盡其終身所為然退之無恙時宗閔纔為中書舍人所為尚未暴白錢徽貶後牛李之憾始結至其為相則退之死久矣遂有封川之行所謂前汝下視鳥各議汝瑕疵鳥鵲從噪之尤不知所歸者何其明驗也

南山有高樹花葉何衰衰考張衡南都賦當作蕤蕤上有
鳳皇巢鳳皇乳且棲四旁多長枝羣鳥所託
依黃鵠據其高衆鳥接其卑接或作棲不知何山
鳥羽毛有光輝飛飛擇所處正得衆所希上
承鳳皇恩自期永不衰中與黃鵠羣不自隱

其私下視衆鳥羣汝徒竟何為衆鳥方作羣鳥○今按下有羣字不當複出不知挾丸子心默有所規或作窺規圖也
東坡五禽言去年麥不熟挾彈規我肉本公語也彈汝枝葉間汝翅
不覺摧或言由黃鵠黃鵠豈有之憚勿猜衆
鳥衆鳥不足猜蜀本以猜不入韻故作疑按公此二詩皆祖古用韻古音
齊與灰皆通支用如詩維葉萋萋黃鳥于飛又則不我遺先祖于摧又天子是毗俾民不
迷是也無人語鳳皇汝屈安得知黃鵠得汝去
婆娑弄毛衣方云閣本作娑婆○今按閣本之謬乃有如此之甚者方雖不
從而亦不敢明言其謬也前汝下視鳥各議汝瑕疵汝豈

無朋匹有口莫肯開汝落蒿艾間幾時復能
飛哀哀故山友中夜思汝悲路遠翅翎短不
得持汝歸得或作能

猛虎行諸本有贈李宗閔字今从唐閣蔡李本云蜀本總題誤以上題贈李宗閔四字綴猛虎行之上後人因之其實後詩不為宗閔作也猛虎行樂府舊題非前詩類也新史又謂裴度為李德裕宗閔怨之為作此詩篤事在大和三年公沒久矣不可据

猛虎雖云惡亦各有匹儕羣行深谷間百獸
望風低身食黃熊父文王因羑里散宜生得黃熊以獻紂免西伯之

難熊或作能奴來切非是下同子食赤豹麛楚詞乘赤豹從文貍○麛莫兮
切擇肉於熊豹或作羆肯視兔與貍正晝當谷
眠眼有百步威自矜無當對氣性縱以乘朝
怒殺其子暮還食其妃匹儕四散走猛虎還
孤棲狐鳴門兩旁兩或作四○今按王山谷本四門只有兩
作兩為是山谷蓋以唐本定也烏鵲從噪之出逐猴入居諸本
皆如此方从舊監本潮本例此兩句又从杭蜀本以猴為推云居當音撫傳本不考古音
多以烏鵲從噪之一語易置於其上貫之舊本非也推音壘似猴而大○今按詩意蓋謂
狐鳴鵲噪於外虎出逐之猴乃入居其穴而虎不知所歸耳狐鳴鵲噪能使虎出而不能

使之失其歸猴既入穴則又不待鵲來而後虎失所歸也方以舊本古韻之故必欲倒此二句而不顧其文理之不順不若諸本之爲當也又维字本作雄字雖見於禮經然非常有之物亦不若作猴之爲明白而易知也虎不知所歸誰云猛虎惡中路正悲啼豹來銜其尾熊來攫其頤猛虎死不辭但慙前所爲虎坐無助死況如汝細微坐或作兒如或作知皆非是故當結以信親當結以私親故且不保人誰信汝爲

世綵廖氏刻梓家塾

昌黎先生集卷第六

昌黎先生集卷第七

古詩

雪後寄崔二十六丞公

崔二十六斯立也斯立是時爲藍田縣丞其曰藍田十月元和十年十月也孟郊已死張籍病眼故有詩翁壯士之句有悰立之且念朋友之不振也

藍田十月雪塞關藍田關漢時嶢關也斯立爲丞于此我興南望愁羣山攢天嵬嵬凍相映嵬嵬一本作崔嵬君乃寄命於其間秩卑俸薄食口衆豈有酒食開容顏殿前羣公賜食罷驊騮蹋路驕且閑郭璞云驊騮色如華而赤騮赤也稱多量少鑒裁密○裁去聲豈念幽桂遺榛菅榛或作蓁○蓁側詵切菅居顏切幾欲犯嚴出薦口氣象硉兀未可攀○硉盧骨切崖兒歸來殞涕掩關臥心之紛亂誰能刪詩翁憔悴斸荒棘詩翁謂孟郊○憔音樵悴音萃斸陟玉切清玉刻佩聯玦環玦古穴切腦脂遮眼臥壯士壯士謂張籍大弨挂壁無由彎詩彤弓弨兮○弨蚩招切挂或作掁云掁貫也言掁於壁而不用也乾坤惠施萬物遂○施音弛獨於數子懷偏慳朝欷暮喈不可解楚辭長歎息而增欷後漢處望見舂陵郭唶曰氣佳哉○欷許旣香衣二切唶

子夜切我心安得如石頑
送僧澄觀澄觀建僧伽塔於泗州詩語詳之公貞元十六年秋
在洛陽作
浮屠西來何施爲擾擾四海爭奔馳構樓架
閣切星漢誇雄麗止者誰僧伽後出淮泗
上李邕泗川普光王寺碑僧伽者龍朔中西來會纖觀臨淮發念置寺既成中宗賜名
普光王以景龍四年三月二日示滅於京淮方作雄云雄言詩出也○令按上句已有夸
雄字下句又云尤恢奇則此作雄非是勢到衆佛尤恢奇恢或作魁
方云恢奇字見史記公孫洪傳此詩今本以恢爲魁又惡上語意同遂易雄爲淮非也○
令按作恢亦不免與上句相犯況淮之不可爲雄自避上句誇雄字初不事爲此也越

商胡賈脫身罪或作獻今以謝校本珪璧滿船寧計貲
清淮無波平如席欄柱傾扶半天赤柱一作檻火
燒水轉掃地空突兀便高三百尺影沉潭底
龍驚遁當晝無雲跨虛碧借問經營本何人
道人澄觀名籍籍愈昔從軍大梁下貞元十二年公
佐宣武軍幕往來滿屋賢豪者屋或作目滿屋字見世說皆言
澄觀雖僧徒公才吏用當今無後從徐州辟
書至十五年公從事徐州節度張建封幕紛紛過客何由記人

言澄觀乃詩人人言或作又言一座競吟詩句新向
風長歎不可見我欲收斂加冠巾洛陽窮秋
厭貧獨丁丁啄門疑啄木時伐木丁丁○丁中莖切啄門或作
打門鈸或作如有僧來訪呼使前伏犀插腦高頰權
後漢李固頂角匽犀○頰古協切權或作顴選洛神賦攸敞排文高權長頭高權古字只
作權惜哉已老無所及坐睨神骨空潸然○睨音詣
臨淮太守初到郡遠遣州民送音問好奇賞
俊直難逢直或作實去去爲致思從容
山南鄭相公樊員外酬答爲詩其末

咸有見及語樊封以示愈依賦十
四韻以獻鄭餘慶元和九年爲山南西道節度使樊宗師
以前檢校水部員外郎爲副誌傳不書示見手公爲狀及其詩
李肇國史補云元和以後爲文奇詭則學於韓愈苦澀則學於
樊宗師公且詩及樊墓銘語奇而澀旨所以效其體也
詩大邦維屏梁州在唐爲山南西道治所德宗興元元年設爲
梁維西南屏興元府維或作淮
山厲水刻屈稟生肖勦剛○勦音巢捷也荊公山谷本作勁
難諧在民物榮公鼎軸老餘慶封滎陽郡公作柔者非
亨幹力健倔幹或作鮮非是亨取老氏治大國若亨小鮮之

義幹謂以幹旋猶言宰制也選云假偪强以攘臂○偪渠勿切帝咨女子往
書云帝曰俞汝往哉予一作俞牙纛前坌坲或作拂坲塵起貌字見楚詞
九歎○纛音導坌蒲悶切坲音拂威風挾惠氣蓋壤兩劘拂
劘司馬子虛賦上摹蘭蕙下拂羽蓋文選作摩賈山傳贊自下劘上不傳只作摩古摩字
劘字皆通用揚子劘虎牙莊子喜則交頸相摩漢衡山王贊臣下劘摩使然今集韻摩下
不出劘字作拂諸本作劘也茫漫華黑閒指畫變悅欻華黑
或作筆墨非是華陽黑水惟梁州謂山南所領也誠既富而美章彙
易大人虎變其文炳也君子豹變其文蔚也霍炳蔚日延講大訓
䆗判錯袞黻定八年公羊傳寶者何璋判白䆗青純何休注判半也半圭曰

璋樊子坐賓署演孔刮老佛刮或作亂字見劇秦文金
春撼玉應厥臭劇蕙鬱易其臭如蘭蕙與鬱金皆香草遺我
一言重踣受惕齋慄書夔夔齋慄○踣巨己切辭慳義卓
闊呀豁疚掊揠疚或作疚疚勞也○呀虛加切掊普厚切揠渠勿切如
新去耵聹新或作初耵聹耳垢也从日非雷霆逼颸颶颶或作颸
或作颸颶字書未見或與颸同○颶音巨颸越筆切綴此豈為訓此或作作
俚言紹莊屈莊周屈原也

奉和武相公鎮蜀時詠使宅韋太尉
所養孔雀武元衡韋皐也諸本無奉字○元衡以八年三

月召還秉政其詩鎮蜀時作公詩則召還後追和也
穆穆鸞鳳友何年來止茲飄零失故態隔絕
抱長思翠角高獨聳金華煥相差坐蒙恩顧
重畢命守階墀

感春三首元和十一年三月為中書舍人時作

偶坐藤樹下暮春下旬閒藤陰已可庇落蘂
還漫漫麁麁新葉大瓏瓏晚花乾青天高寥
寥兩蝶飛翻翻或作翩翩或作翩翻時節適當爾懷悲
自無端

黃黃蕪菁花即蔓菁也桃李事已退狂風歘枯榆
狼藉九衢內狂一作强春序一如此汝頗安足賴
汝或作去誰能駕飛車奇肱國人一臂取百禽作飛車從風遠行見山海經
相從觀海外
晨遊百花林朱朱兼白白柳枝弱而細懸樹
垂百尺掛或作對左右同來人金紫貴顯劇或作極
嬌童為我歌哀響跨箏笛跨或作誇非是艷姬蹋筵
舞清眸刺劍戟張文潛云東坡言退之詩不解文字飲惟能醉紅裙疑若
清苦自飾者至云艷姬蹋筵舞清眸刺劍戟則知此老子箇中興復不淺○刺七亦切

心懷平生友莫一在燕席死者長眇芒生者困乖隔生者或作生存少年眞可喜老大百無益

早赴街西行香贈盧李二中舍人盧汀李逢吉

天街東西異祇命遂成游月明御溝曉御溝或作溝水蟬吟堤樹秋老僧情不薄僻寺境還幽寂寥二三子寥或作寞歸騎得相收

晚寄張十八助教周郎博士張籍周況也籍字文昌時爲國子助敎況娶禮部侍郎韓雲卿之孫開封府俞

之女蓋公之從婿時爲四門博士或無郎字

日薄風景曠薄一作落方云薄迫也國語令會日薄矣恐事之不集○今詳語勢但如白樂天所謂旌旗無光日色薄耳方說非是出歸偃前檐晴雲如擘絮新月似磨鐮田野興偶動衣冠情久厭吾生可攜手歎息歲將淹方云淹當作殗殗殘也淹延之義不可通用令人書殁作沒殂作徂多互用李白詩東溪卜築歲將淹又遠行歲已淹字皆訛○今按古字通用者多方何獨知此獨不可通用也

題張十八所居張籍居長安西街孟東野詩所謂西明寺後窮瞎張太祝也

君居泥溝上溝濁萍青青諸本上句作濁溝下句作泥濁蛙讙橋未掃讙或作喧蟬嘒門長扃○嘒音歲名秋後千品詩文齊六經端來問奇字漢書劉歆子棻嘗從揚雄學作奇字注云奇字古文之異者爲我講聲形周禮保氏掌敎國子六書注云一曰指事二曰象形三曰象聲四曰會意五曰轉注六曰假借形聲如江河之類

奉酬盧給事雲夫四兄曲江荷花行見寄幷呈上錢七兄閣老張十八助教盧四名汀字雲夫錢七名徽字蔚章張十八卽籍也

曲江千頃秋波淨平鋪紅雲蓋明鏡秋波或作波秋

雲或作葉紅雲明鏡皆喻也公它詩作水上見紅雲與此同義大明宮中給事歸大明卽含元宮也走馬來看立不正遺我明珠九十六汀詩九十六字寒光映骨睡驪目驪方从杭蜀本作驪云光映骨而睡目雖目言讀盧詩之決也○今按諸本蓋用莊子列御寇篇取驪龍之珠者必遭其睡之語以目言之則又不止其頷下之珠矣方說不成文理况上文初無欲睡之意耶我今官閑得婆娑公時自中書舍人降太子右庶子問言何處芙蓉多離騷搴芙蓉兮木末爾雅菡萏芙蓉撐舟昆明度雲錦漢武帝元狩三年穿昆明池在長安西南周回四十里脚敲兩舷叫吳歌晉夏統上巳至浮橋太尉賈充令作其土地閩曲統於是以足扣舷引聲

喉轉清激慷慨東坡詩脚扣兩舷歌小海亦是引用統事○舷音賢太白山高
三百里百或作十大白山名在鳳翔府郿縣負雪崔嵬插花裏
玉山前却不復來玉山乃山名曲江汀瀅水平盃
水下或有不字非是○瀅烏定切我時相思不覺一迴首天
門九扇相當開上界眞人足官府豈如散仙
鞭笞鸞鳳終日相追陪或云仙下有無字分兩句讀至笞字句絶
又本無鸞鳳二字皆非是

奉和錢七兄曹長盆池所植錢徽

翻翻江浦荷而今生在此今生或作生今非是擢擢菰

葉長芳根復誰徙露涵兩鮮翠涵一作需風蕩相
磨倚但取主人知誰言盆盎是誰或作詎

記夢此詩蓋有託諷意公作執政左遷爲右庶子時作前酬盧公荷花詩末云豈如散仙鞭笞鸞鳳終日相追陪而此詩末亦云我能屈曲自世間安能從女巢神山皆有不能俯仰隨人之意可知其爲左遷之時也

夜夢神官與我言羅纓道妙角與根束晳貧家賦且羅纓而自陳國語辰角見而雨畢天根見而水涸注辰角大星蒼龍之角天根亢氐之間所謂角與根也挈攜陬維口瀾翻今按上句言角根即辰卯二位二十
八宿所起也此句言陬維謂寅申己亥之四隅也挈此四隅則周乎十二辰二十八宿之位矣淮南子天文訓云西南爲背陽之維東南爲常羊之維西北爲蹏通之維東北爲報德之維又地形訓云河水出崑崙東北陬赤水出其東南陬洋水出其西北陬亦邊隅之名也百二十刻須臾間方云董彥遠云世間只有百刻百二十刻以星紀言也○今按星紀之說未詳其旨但漢哀帝嘗用夏賀良說漏刻以百二十爲度事見哀紀我聽其言未云足捨我先度橫山腹先一作去我徒三人共追之一人前度安不危我亦
平行蹋鼽鼽上丘召切下牛召切神完骨蹻脚不掉側
身上視溪谷盲杖撞玉版聲彭觥神官見我

開顏笑前對一人壯非少石壇坡陀可坐臥坡陀與迤惠師詩陂陀字同語見楚詞招魂狄唐人多通用坡陀字又郭璞子虛賦注音婁統故蜀本作婁作我手承頦肘拄座○頦音孩隆樓傑閣
磊嵬高○磊音儡嵬五罪切天風飄飄吹我過壯非少
者哦七言六字常語一字難曾直云只前句中哦字便是所難此乃爲詩之法也我以指撮白玉丹行且咀噍行詰
盤噍或作嚼字見大人賦與嚼音義通口前截斷第二句綽虐
頷我顏不歡乃知仙人未賢聖護短憑愚邀
我敬我能屈曲自世間諸本能多作寧今從閣杭蜀本○按此言

我君能屈曲從人則自居世間徇流俗矣安能從女居山間而又不免於屈曲乎猶柳下惠所云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云爾 安能從女巢神山 山或作仙非是蘇內翰嘗曰太白詩云遺我鳥跡書讀之了不閑太白向氣乃自招不識字不如退之倔強云我能屈曲自世間安能隨女巢神山又嘗曰退之有言我能屈曲自世間云云退之性氣雖出世間人亦不能容也

南內朝賀歸呈同官

長安有三內皇城在西北隅謂之西內東內曰大明宮在西內之東南內曰興慶宮在東內之南此詩云罷賀南內衙即南內也奉酬盧給事詩云大明宮中給事歸即東內也南內本元宗在藩時故宅高宗龍朔二年置

薄雲蔽秋曦 蔽或作庭 清雨不成泥罷賀南內衙歸涼曉淒淒 內衙或作衙內非是曉或作晚 綠槐十二街 中朝事迹曰天街兩畔樹槐俗號為槐衙白樂天游園詩云下視十二街綠槐間紅塵即此也 渙散馳輪蹄余惟戇書生 ○戇音憃 孤身無所齋三黜竟不去 論語柳下惠為士師三黜皇甫持正誌公墓云公為御史向書郎中書舍人前後凡三貶及為刑部侍郎言憲宗迎佛骨貶潮州此詩所謂三黜則未貶潮州前為右庶子日作 致官九列齊豈惟一身榮珮玉冠簪羣滉蕩天門高 ○滉音晃 著籍朝厭妻 籍二尺竹牒記其年紀名字物色縣之宮門案省相應乃得入也公妻盧氏封高平縣君歲時入朝

宮中文才不如人行又無町畦 莊子彼且為無町畦○町徒頂切畦戶圭切 問之朝廷事略不知東西況於經籍深豈究端與倪君恩太山重不見酬稗稊 上蒲賣切下田黎切 所職事無多又不自提撕 自或作相 明庭集孔鸞曷取於梟鷺樹以松與柏不宜間蒿藜 間或作問非是 婉孌自媚好 詩婉兮孌兮 幾時不見擠貪食以忘軀尠不調鹽醯 ○尠音鮮 法吏多少年磨淬出角圭 ○淬音倅 將舉汝愆尤以為己階梯收身歸關東期不到死迷

朝歸

與前詩同時作

峨峨進賢冠耽耽水蒼珮 唐志百官朝服皆進賢冠諸佩五品上水蒼玉 服章豈不好不與德相對顧影聽其聲赬顏汗漸背 ○漸子廉切 進乏犬雞效 犬雞事取孟嘗君雞鳴狗盜之意 又不勇自退坐食取其肥無堪等聾瞶長風吹天墟秋日萬里曬抵暮但昏眠不成歌慷慨 魏武帝短歌行慨當以慷憂思難忘

雜詩四首

樊本作四首以義考之鵲鳴聲楂楂以下當為別篇公時為右庶子而皇甫鎛程异之徒用事元和十一年也故此

詩及讀東方朔雜事讀瘧思皆指事託物而作

朝蠅不須驅暮蚊不可拍蠅蚊滿八區可盡
與相格得時能幾時與汝恣唆咋上徒敢切下音責
涼風九月到掃不見蹤跡
鵲鳴聲揸揸烏噪聲護護烏號切爭鬬庭宇間
持身博彈射聞或作鬬非是持或作將黃鵠能忍飢兩翅
久不擘能忍或作忍長非是蒼蒼雲海路歲晚將無獲
歲晚或作晚歲
截橑為欂櫨楚詞桂棟兮蘭橑遝擘欂櫨而將榮注枅也○橑音老又音遼欂櫨音博盧
斵櫨以為椽東萬以代之或作芺小大
不相權雖無風雨災得不覆且顛解轡棄騏
驥蹇驢鞭使前北史陽休之曰將涉千里殺騏驥而策蹇驢崑崙
高萬里歲盡道苦邅停車臥輪下絕意於神
仙
雀鳴朝營食鳩鳴暮覓羣覓或作求獨有知時鶴
雖鳴不緣身喑蟬終不鳴有抱不列陳喑或作瘖
本草陶隱居曰啞蟬不能鳴者雌蟬也蛙黽鳴無謂閤閤秖亂
人

讀東方朔雜事退之不喜神仙此詩譏弄權挾恩者耳

嚴嚴王母宮下維萬仙家古嚴嚴通詩維石巖巖陸德明云本
或作巖音同此云下維萬仙家似當以巖巖為義噫欠為飄風○噫音隘
欠或作吹或云聚氣爲噫張口爲欠欬又欠張口氣悟也宋孟顧以元聲大欠疲劾舊本
作噫歆噫歆警神聲也見鄭氏禮注音歆於其切者非濯手大雨沱方朔
乃堅子驕不加禁訶加一作白偷入雷電室漢武帝內
傳西王母謂東方朔昔爲太山上仙官令擅弄雷電遂謫人間輷輘掉狂車
輘或作輘輘字見王褒簫賦又晉李顒雷賦歆句輘之逆韻○輷呼宏切與轟同輘魯登
切王母聞以笑衛官助呼呼虛加切不知萬萬
人生身埋泥沙欺頓五山踣五山五嶽也○踣音匐流
漂八維蹉流漂或作譏流維或作欸曰吾兒可憎奈此狡
獪何方朔聞不喜褫身絡蛟蛇○褫音侈蛇唐何切瞻
相北斗柄兩手自相挼挼奴禾切與挼同羣仙急乃
言百犯庸不科向觀睥睨處莊子雖羿逢蒙不能睥睨注猶
邪視也○睥匹詣切睨音詣事枉不可赦音奢與去聲問義欲不
布露言外口實諠譁或作欲不布露之言外口實譁言或作宮王
母不得已顙頓口齋嗟齋或作咨嗟或作吝頷頭可其
奏送以紫玉珂方朔不懲創挾恩更矜誇誕

欺劉天子正晝溺殿衙明本傳明常醉入殿中小遺殿上劾不敬免爲庶人○溺奴弔切○一旦不辭訣攝身凌蒼霞凌或作入○今按此詩亦必有爲而作○朝本傳不書所終而內傳云一旦乘雲龍飛去攝身凌蒼霞殆謂此也

譴瘧鬼漢舊儀顓頊氏有三子生而亡去爲疫鬼一居江水是爲瘧鬼此詩首云屑屑水帝魂謝謝無餘輝末云湛湛江水清歸居安汝妃者此也與前詩皆有所諷當是元和十三年爲刑部侍郎時作

屑屑水帝魂謝謝無餘輝如何不肖子尚奮瘧鬼威乘秋作寒熱翁嫗所罵譏求食歐泄間不知臭穢非歐或作嘔泄或作洩穎助傳夏時歐泄霍亂之病相屬序正作歐泄醫師加百毒周禮醫師掌醫之政令聚毒藥以供醫事熏灌無停機灸師施艾炷○灸音疚酷若獵火圍詛師毒口牙舌作霹靂飛符師弄刀筆丹墨交橫揮咨汝之胄出門戶何巍巍祖軒而父頊未沫於前徽沫或作昧或作法沫已也離騷經芬至今猶未沫又選劉孝標書音徽未沫不修其操行賤薄似汝稀豈不忝厥祖詩無忝爾祖靦然不知歸詩有靦面目○靦他典切湛湛江水

清歸居安汝妃清波爲裳衣白石爲門畿呼吸明月光手掉芙蓉旂降集隨九歌飲芳而食菲贈汝以好辭出汝去莫違

示兒東坡云退之示兒詩云主婦治北堂膳服適戚疏恩封高平君子孫從朝裾開門問誰來無非卿大夫不知官高卑玉帶懸金魚又云凡此座中人十九持釣樞所示皆利祿事也至老杜則不然其示宗武云試吟青玉案莫羨紫香囊應須飽經術已自愛文章十五男兒志三千弟子行曾參與游夏達者得升堂所示皆聖賢事也

始我來京師止攜一束書辛勤三十年以有此屋廬公第在長安靖安里此屋豈爲華於我自有餘爲或作無非是中堂高且新四時登牢蔬登方作祭云中堂以共時祀而前榮以饌親賓也○今按公作袁氏先廟碑有親登籩鉶之語與登牢蔬語意正同不必須作祭字乃爲時祀也前榮饌賓親沈氏筆談云退之示兒詩云前榮饌賓親云屋翼謂之榮東西則有之未知前榮安在藝苑雌黃謂以爲不然其說云王元長曲水詩序云跨靈沼而浮榮五臣注則以榮爲屋檐檐一名楣一名宇即屋之四垂也又謂之楣又謂之梠集韻云屋梠之兩頭起者爲榮故記言洗當東榮又升自東榮降自西北榮上林賦偓佺之徒暴於南榮則所謂榮者東西南北皆有之矣故李華含元殿賦又有風

爾交四榮之說筆談未為確論前榮者揚雄甘泉賦云列宿廼施於上榮是也冠婚之所於所或作依於或作依皆非是庭內無所有高樹八九株有藤婁絡之婁或作僂又作婁音縷非子有卷婁者注卷婁猶拘攣也春華夏陰敷東堂坐見山雲風相吹噓松果連南亭外有瓜芋區西偏屋不多槐榆翳空虛山鳥旦夕鳴有類澗谷居澗或作礀作礀義當作礀郭璞江賦幽礀積阻李善曰礀與澗同主婦治北堂膳服適戚疏恩封高平君子孫從朝裾或作車開門問誰來無非卿大夫無非或作非無非是不知官高卑玉帶懸

金魚問客之所為峩冠講唐虞峩或作巍酒食罷無為棊槊以相娛○槊所角切○唐人詩云星宿天圍棊家子地握槊棊弈也槊博也齊永世隆與元世儁握槊忽聞局上談然有聲一局子盡倒云凡此座中人十九持鈞樞又問誰與頻莫與張樊如莫與或作莫若曾本作莫先謂張籍樊宗師也來過亦無事考評道精粗躚躚媚學子○躚音仙牆屏日有徒○屏音餅以能問不能其蔽豈可祛丘魚切嗟我不修飾事與庸人俱嗟我或作我如○今按作我如即與下文安能如此及卒章無迷厥初者相應但作嗟我非我則語勢差健而義亦自通蓋我不修飾者非謙詞乃謂向使我不修飾則不能致此爵位居室交遊之盛耳然則我如者乃嗟我之注腳故今雖只作嗟我而我如二字亦讀者所當知也安能坐如此比肩於朝儒詩以示兒曹其無迷厥初按此篇所誇乃感二鳥符讀書之成效極致而上宰相書所謂行道憂世者則已不復言矣其本心何如哉

庭楸

詩意與前示兒詩所云庭內無所有高樹八九株者相應又次其後蓋同時作

庭楸止五株楸或作樹以題語考之當作楸共生十步間各有藤繞之上各相鉤聯下葉各垂地樹顛各雲連朝日出其東我常坐西偏偏或作邊夕日在

其西我常坐東邊邊或作偏當晝日在上我在中央間間或作旁此詩二聯字三間字諸本刊鉤聯作鉤羅中央間作中間旁以求避重複矣仰視何青青上不見纖穿朝暮無日時我且八九旋濯濯晨露香明珠何聯聯夜月來照之蒨蒨自生煙晉湛方生賦苗蒨蒨嘉苗○蒨此見切我已自頑鈍鈍或作滯又作情重遭五楸牽客來尚不見肯到權門前舊史云公少與孟郊張籍友善而觀諸權門豪士如僕隸焉瞻然不顧即此詩所謂也權門眾所趨有客動百千九牛亡一毛司馬遷答任安書口若九牛亡一毛未在多少間往既

無可顧不往自可憐（顧或作領或作得皆非是）

翫月喜張十八員外以王六秘書至（王六王建也以或作與以與義通已見前今按以字或取能左右之之義〇公長慶四年夏以病在告至八月滿百日免吏部侍郎詩蓋此時作也）

前夕雖十五月長未滿規君來晤我時（來一作夫）風露渺無涯浮雲散白石天宇開青池孤質不自憚中天爲君施翫翫夜遂久亭亭曙將披況當今夕圓又以嘉客隨（嘉一作生）惜無酒食樂但用歌嘲爲

和李相公攝事南郊覽物興懷呈一二知舊（李逢吉也當是長慶二年再相後作）

燦燦辰角曙亭亭寒露朝川原共澄映雲口還浮飄上宰嚴祀事清途振華纛圜丘峻且坦前對南山標村樹黄復綠中田稼何饒顧瞻想巖谷興歎倦塵囂（倦或作卷）惟彼顛瞑者（瞑从目古眠字徐鍇曰今俗別作眠非也莊子曰顛冥於富貴之地司馬彪曰冥音眠）去公豈不遼（去或作云非是）爲仁朝自治用静兵以銷

勿憚吐捉勤（捉或作握字本史記魯世家令人用吐握本韓詩外傳也）可歌風雨調聖賢相遇少功德今宣昭

和裴僕射相公假山十一韻（裴謂裴度也假或作叚〇裴度爲李逢吉所閒長慶二年六月罷相爲尚書左僕射公有此和篇叉慮因二六由朝因見寄之作）

公乎眞愛山看山旦連夕猶嫌山在眼不得著脚歷（著陟略切）枉語山中人匄我澗側石（枉或作往）（匄或作與）有來應公須歸必載金帛當軒乍駢羅隨勢忽開坼有洞若神剜（烏官切）有巖類天劃（忽麥切又音畫）終朝巖洞閒歌鼓燕賓戚孰謂衡霍期（衡山在今衡州霍山按周禮在冀州期或作奇巖謝靈運詩疏當羅手行息以盧霍期）近在王侯宅傅氏築已卑（書說築傅巖之野）磻溪釣何激（邀阮籍勸進表呂尚磻溪之漁者）逍遥功德下不與事相撫樂我盛明朝（或作時）於焉傲今昔（詩於焉逍遥）

與張十八同效阮步兵一日復一夕（夕或作日阮籍字嗣宗詠懷詩近百篇其一六韻一首云一日復一夕一朝復一朝顏色改平常精神自損消其一七韻一首）

云一日復一朝一昏復一晨容色改平常精魂白飄淪公詩效其體而又擇之曰一日復一日一朝復一朝然其題實自效一日復一夕始也後人以詩語與題不相應併易作一日字實非也

一日復一日一朝復一朝秪見有不如不見有所超食作前日味事作前日調不知久不死憫憫尚誰要於遊切富貴自縶拘貧賤亦煎焦俯仰未得所一世已解鑣譬如籠中鶴六翮無所搖譬如兔得蹄或作蹄繫辭口得兔而忘蹄安用東西跳還看古人書復舉前人騷前人或作前日未知所究竟且作新詩謠

送諸葛覺往隨州讀書李繁時為隨州刺史宰相李泌之子也

鄴侯家多書李泌封鄴縣侯插架三萬軸一一懸牙籤唐經籍志甲乙丙丁四部書各一庫為紅綠碧白牙籤以別經子史集新若手未觸為人強記覽過眼不再讀偉哉羣聖文磊落載其腹行年餘五十出守數已六京邑有舊廬不容久食宿臺閣多官員無地寄

一足我雖官在朝氣勢日局縮屢為丞相言雖懇不見錄送行過滻水滻水出京兆藍田谷北至灞陵入灞○滻音產東望不轉口今子從之游學問得所欲入海觀龍魚矯翮逐黃鵠勉為新詩章月寄三四幅

南溪始泛三首公此詩者告時作殆絕筆於此矣曾直最愛公此詩以為有詩人句律之深意

榜舟南山下或作溪上○榜音謗刺也上上不得返幽事隨去多或作幽尋事隨去孰能量近遠陰沈過連樹藏昂抵橫坂石𪊲肆磨礪波惡厭牽挽或倚偏岸漁竟就平洲飯點點暮雨飄梢梢新月偃梢梢或作稍稍廣雅區區梢梢小也餘年懍無幾懍或作慄詳下對愴字明是慄也休日愴已晚自是病使然非由取高蹇或作謇

南溪亦清駛駛或作駃洪慶善云作駃誤姑兩存之○駛疏吏切而無檝與舟山農驚見之隨我觀不休不惟兒童輩或有杖白頭饋我龍中瓜龍或作蘢勸我此淹留我云以病歸此已頗自由幸有用餘俸置

居枉西疇囷倉米穀滿未有旦夕憂上去無
得得下來亦悠悠但恐煩里閭時有緩急投
顧爲同社人雞豚燕春秋
足弱不能步自宜收朝蹟羸形可與致輿或作與可又作事非是佳觀安可擲史記秦泰山刻石文從臣嘉觀云云觀去聲
即此南坂下久聞有水石拕舟入其間拕丂作拖○今按漢書拕舟而入水注云曳也音它溪流正清激隨波吾未
能峻瀨乍可刺七迹切峻瀨或作瀨峻鷺起若導吾前
飛數十尺亭亭柳帶沙團團松冠壁柳帶松冠一作帶柳冠松方从閣本作帶柳松冠云此吉日辰良體也○今按亭亭帶柳沙無義且此兩句用對偶亦何害方信閣本故曲爲之說如此帶柳冠松方無義歸時還盡
夜誰謂非事役

昌黎先生集卷第七

世綵廖氏刻梓家塾

昌黎先生集卷第八

聯句諸聯句多元和初作

城南聯句或曰聯句古無此法自退之始上則唐虞賡歌下逮漢武栢梁皆聯句之所起置責父云東野與退之聯句宏壯辨博似若不出一手王深父云退之容有潤色呂氏童蒙訓徐師川問山谷曰人言東野聯句即非于日所作恐是退之有所潤色山谷云退之安能潤色東野若東野潤色退之却有此理城南長安城南也景物之所會故凡可以入吟詠者皆歷言於詩蜀本作一百五十韻今本因之然此詩實多三韻不可以爲括

竹影金瑣碎郊瑣或作鏁非是沈存中云竹影金瑣碎乃日光非竹影也洪慶善曰謂日光存其中不必道破若曰日影全瑣碎則不可也泉音玉淙
琤音一作琤陸士衡詩云山溜何泠泠飛泉漱鳴玉王荊公詩云風泉隔屋撞哀玉竹月緣階貼碎金語本此出○淙方宗士江二切琤楚更切瑠璃翦木葉愈
翡翠開園英流滑隨仄步郊搜尋得深行遙
岑出寸碧愈遠目增雙明乾穟紛拄地郊紛或作綷或作紅○音遂拄冢庚切愈化蟲枯揭莖孫汝聽曰化蟲蟲之變化者如蟬蠐之類枯揭莖者言化蟲已枯尚猶持於草木之莖也○揭居玉切木腐
或垂耳愈草珠競駢睛○駢音嚌浮虛有新斲郊

○剫陟玉切摧抗饒孤撐抗動也字不當从木古樂府不見山顛樹摧抗
下為薪○抗音兀撐抽庚切因飛黏綱動愈盗啅接彈驚
因飛盗啅謝本作蟲飛雀啅此詩一體六語皆賦物而不言其名舊本並同上杜詩啾啾
黄雀啅啅鳥食也○啅音卓脫實自開坼郊牽柔誰繞縈
禮鼠拱而立愈陸機云河東有大鼠能人立交前二足於頭上跳舞善鳴
駭牛躅且鳴駁或作駁音俟說文馬行仡仡也詩儦儦俟俟韓詩作駓駓騃
駁故西京賦云群騃騃騃此當从俟音則於蹋且鳴義為合也○今按騃蹋二字於牛義
無取疑當从蜀本作騃而蹋當作躅乃於牛有意又與上字相偶然無所据姑附于此○
駭丁揩切蹋直六切蹠甲喜臨社郊田毛樂寬征周擾宅不

昌黎卷八 二

毛者有里布是也寬征薄賦也露螢不自暖愈凍蝶尚思輕
宿羽有先曉郊食鱗時半横菱翻紫角利愈
翻或作繁荷折碧圓傾楚膩鱣鮪亂郊詩鱣鮪發發○鱣知
連切鮪羽癸切獠羞螺蠏并○獠張絞切又音老桑蠖見虚指
愈孫汝聽曰蠖桑上蟲名虚指言空有迹耳○蠖烏郭切穴貍聞鬭獰
尼更切逗翳翅相築郊擺幽尾交搒薄庚切蔓涎
角出縮愈樹啄頭敲鏗丘庚切脩箭裹金餌郊
羣鮮沸池羹岸𣪊坼玄兆愈野麰漸豐萌窯
煙羃疏島郊窯或作窰周禮人○羃莫狄切愈沙篆印迴平

洪慶善曰華山有青柯平種藥干因地之平處也痒肌遺蚝刺愈痒或
作痒說見聞雞篇蚝玉篇毛蟲也○蚝七吏切刺七亦切啾耳聞雞生奇
慮恣迴轉郊遐睎縱逢迎○睎音希巔林戢遠睫
愈○睫音接縹氣夷空情○縹音瞟歸跡歸不得郊捨
心捨還爭靈麻撮狗蝨愈博雅云狗蝨胡麻也靈麻今胡麻狀
如狗蝨本草云一名狗蝨村稚啼禽猩孫汝聽曰言小兒之啼如猩猩爾雅
猩猩小而好啼紅皺曬簷瓦郊孫汝聽曰棗實皺而紅說者曰乾棗皺或
作窨黄團繫門衡洪慶善曰黄團瓜蔓一曰天瓜衡門上木也得雋
蝟虎健愈左氏得雋曰克雀豹古今注蝟豹即蝟虎相殘雀豹趫

昌黎卷八 二

玉篇趫趫跟也○趫音振愈東枯樵指禿郊刈熟擔肩赬
音檉溢旋皮卷臠愈○旋隨兗切卷音捲臠力兗切苦開腹彭
亨孫伯野謂此二語與上二語意屬一曰溢旋乃旋果實之溢者苦開乃破瓜皴之苦
者也方言謂環而鶴之為旋卷臠見莊子彭亨毛詩傳包炰猶彭亨是也機舂潺
淺力郊杜預作漣漪水碓○潺士山切又士連切淺音員又士頑切吹簸
飄飆精莊子鼓筴播猜○簸音播賽饌木盤簇愈轂妖藤
此句與下蹴繩觀娛發或疑為今之轂䰍已上迄言城南景物之蠱轂妖或作
妖數摒或作摒或作摒又作摒六今摒字不入庚韻故學者疑之○今按轂賞韻云蘇合
切小兒嬰也今猶以為淺面跣獲之名但用之於此句似無意義疑當作扱楚洽切收也

取也獲也妖謂紁貍之屬能爲妖媚者也言絣當以糸做中以繩索急縛罪人之名也言摭
取妖紁而以蔴索縛之也○穀悉合切絣比萌切荒學五六卷 郊 古
藏四三坐作四三三四或里儒拳足拜 愈 土怪閃眸
偵家語季桓子穿井得土缶孔子曰土之怪者羵羊缶也○偵丑貞切蹄道𥌓
復破 郊 絲窠掃還成暮堂蝙蝠沸 愈 蝙蝠見上山石
詩注○蝙音邊蝠音福破竈伊威盈伊威或作蛜蝛詳見上逵區引詩注
追此訊前主 郊 答云皆冢鄉上邶也左襄十四年先君有冢
鄉 敗壁剝寒月 愈 折篁嘯遺笙桂熏霏霏在
郊 蓁跡微微呈桂或作桂蓁或作蓁皆非是桂音圭婦人上服也班倢伃

賦騷視兮丹墀思君兮履綦綦履下飾也狂或作狂呈或作呈皆非是劍石猶
竦檻 愈 獸材尚挐楹孫汝歎曰歌材謂柱上刻爲獸形○挐女加切
寶唾拾未盡 郊 玉啼墮猶鎗唾或作碼啼或作題蜀都賦玉
題相輝題碌上飾也故曰墮猶鎗鎗聲本或作淨或云碼柱頭也與王題意相類洪慶
善云此以或唾喻珠璣以啼泣喻玉筯也唾又作唾啼又作掃○今按上下文意皆婦女
事洪說爲是若作題卽上句當作碼然非文意又贊乃往硃亦非可拾之物也腮綃
疑閼黶 愈 孫汝聽曰言腮紗尚疑閼藏佳人也中桃燭已銷繁
綠髮抽珉甃韓醇曰綠髮言細草也青膚聳瑤楨韓醇曰青
膚苔蘚也植說文曰木也知京切白蛾飛舞地 愈 幽蠹落書

栩此巳上言宅堅之古廢 郊 墟惟昔集嘉詠 郊 吐芳類鳴
嚶窺奇摘海異 愈 恣韻激天鯨腸胃繞萬象
郊 精神驅五兵蜀雄李杜拔 愈 李杜丁對雷車未詳其說
嶽力雷車轟呼宏切大句幹玄造 郊 玄或作元高言
軋霄崢初耕切字或作淨井芒端轉寒燠 愈 神助溢盃
觥巨細各乘運 愈 湍潤亦騰聲潤或作暈此巳上言往昔
詩人吟詠之工凌花咀粉蘂 郊 削縷穿珠櫻綺語洗
晴雪 愈 嬌辭哢雛鸎酣歡雜弁珥 郊 歡或作勸雜或作
作新从闋本享于髡所謂前有墮珥後有遺簪是也○今按勸爲勸酒之意然此皆形容

詩語之工不當作勸而徵字則對價字爲尤切 作 繁價流金瓊茵茖
寫江調 郊 江或作紅選劉休玄詩悲發江南調謝靈運詩采菱調易急江南歌
不稜李善皆引古江南詞江南可採蓮以釋之東野本集亦喜用江南調字菱蕤綴
藍瑛菱蕤青花圓實亦名作藍瑛藍田之王也 玉 庖霜膾玄鯽 愈
淅玉炊香粳析字从折之舌切魏文帝朝王朗口不能效君昔在會稽折梳
米古析竹折其从折者星歷切孟子所謂接淅而行是也本多作拆朝餞巳百
態 郊 春醪又千名哀匏蹙駛景 愈 蹙駛或作缺塞或作
鼓凄冽唱凝餘晶解飀不自主 郊 痺肌坐空瞠
○痺音庇說文溼病也瞠或作瞠○今按莊子瞠若乎其後瞠丑庚切直視也言坐久丙

與所見也扳援賤蹊絕僉音○扳攀炫曜仙選更藂巧
競採笑郊藂或作叢唐人多書叢作藂楚詞又薺李韓柳集皆叙今本尚見一
二姑存之騈鮮亙採嬰音○探貪桑變忽蕪蔓僉樟栽
浪登丁中楚切木脅也蹄霞闢詎能極郊風期誰復
賽晉習鑿齒傳風期超邁風期猶風標也復或作復誰○已上言京都人士繁華之
習皋區扶帝壤僉壤蘊郁天京祥色被文彥
郊良才插杉欆丑成切隱伏饒氣象僉興潛示
堆坑擘華露神物郊見西京賦注河神巨靈擘華山事擁終
儲地禎終終南山貞華也訏謨壯締始僉詩訏謨定命注訏大

也輔弼登階清弼一作拂一瓮秀恣塡塞郊○瓮門切灡
呼靈潏渟澄潏呼穴切○已上虛紀發句形勝益大聯漢
魏僉聯或作連肇初邁周嬴史記昔周邑我先秦嬴於後○嬴余輕切
積照涵德鏡郊傳經儷金籯漢書韋賢父子皆以明經故鄒
魯諺曰遺子黃金滿籯不如一經籯竹器○籯音盈食家行鼎鼐僉寵
族飫弓箭弈制盡從賜郊盡或作書此句未詳殊私得
逾程飛橋上架漢僉絛岸俯規瀛規或作窺小瀛是規寠
也東方朔傳規以爲苑瀟碧遠輸委郊湖嵌費攜擊碧瀟
竹也湖嵌石也蔔苜從大漢僉漢李廣利伐大宛禾蒲萄苜蓿種歸種於

離宮館旁○苜或作苜漢蔔音陶苜音目或作漢并是楓楮至南荆選沙
○宗櫟楮音楮諸華一楓作梓櫧櫨嘉植鮮危朽郊膏理易滋
榮理或作埋此以嘉植言也周禮其植物宜膏物鄭注云謂揚柳之屬理致白如膏
懸長巧紝翠僉紝或作細象曲善攢珩善或作蓋魚口
星浮沒郊馬毛錦斑騂赤也五方亂風土僉百
種分鉏耕葩蘖相妬出郊蘖或作孽非是菲茸共舒
晴類招臻偶詭僉相如封禪書云奇物譎詭俶儻窮變○詭過委切
翼萃伏衿纓危望跨飛動冥升躡登
閣字見揚雄校獵賦蜀本登作窨竹盲切窨宏屋窨也春游轢靃靡僉

○楚詞蘋草靃靡隨風靃音雖一音霍貌彩伴颸嫈嫇
嫈姬新婦貌○晉嫈音頰音萌遺爍飄的皪郊淑顏洞精誠
嬌應如狂癡僉頹意若含醒鵁鶄翔衣帶郊
攙肪截佩璜王逸少王部論白如截肪○音方又音房文昇相照
灼僉武勝耆攙搶爾雅彗星爲攙搶攙音讒搶楚庚切割錦不
酬價郊構雲有高營通波物鮮介僉物或作切相如
賦充仞其中古字作仞○今按孟子皆作物物音刃疏晚富蕭蘅
大晉杜衡香草者行曰杜若買養馴孔翠郊遠苞樹蕉栟
書曰厥包橘柚錫貢莅皆果名廣志曰芭蕉一名芭苴出交趾搜一名栟櫚貝子可食

（○邏揃音擱并拵擲）鴻頭排刺芺（愈芺說文云雞頭也方言曰南楚謂之雞頭北燕謂之役青徐淮泗之間謂之芺又云雞頭或謂之鴻頭令公云鴻頭鴻郎）
（屬也○芺巨險切）鵠鶴攢環橙（此已上言土地人物畐華之盛諸本鶴作殼鷂卵也納河聯句盤肴饋會鶴今本亦誤○鷂苦角切又口木切橙阶庚切）鶩廣
雜良牧（郊）蒙休賴先盟羅旄奉環衛（愈）守封
踐忠貞戰服脫明介（郊）朝冠飄彩紘爵勳建
僮隸（愈）簪笏自懷綳乳下秀嶷嶷（郊）椒蕃泣
喤喤（○詩其泣喤喤喤音宏）貌鑑清溢匣（愈）晔光寒發
硎館儒養經史（郊）綴戚觴孫甥考鍾饋肴核
（愈）戞鼓侑牢牲飛膳自北下（郊）函珍極東烹
如瓜煮大卵（愈）比線茹芳菁海嶽錯口腹（郊）
趙燕錫媌娙（選詩燕趙多佳人方言自關而東河濟之閒謂好為媌列子娥媌嬰旻者春晉謂好曰娙娥帝堯之女舜妻娥皇字娥娙媌或作媖○媌莫交切娙胡丁切又五耕切）一笑釋仇恨（愈）百金交弟兄貨至貊
戎市（郊）呼傳鸚鴿令（鸚或作鸚戎紛鸚越鸚鴿四物也戎本非是）
順居無鬼瞰（愈揚雄傳高明之家鬼瞰其室○瞰音闞）抑橫免
官評（已上言門地督投之家）殺候肆凌翦（郊）籠原市罝
縱（紙網網○市作荅切罝音嗟網音衷）羽空顛雉鷚（愈）血路迸

狐麖（麖音京一角牛尾其狀似麋）折足去踸踔（郊莊子吾以一足踸踔而行○踸勑甚切踔直角切）蹙鬐怒鬡鬤（○鬡音彭鬤乃庚切）躍
犬疾翥鳥（愈）呼鷹甚飢蚩筭蹄記功賞（郊林上賦射麋腳麟顏師古曰持引其腳計其所獲也所謂筭蹄者如此）裂腦擒挃
振（諸本腦作擠擒作相挃作盪又作湯今从蜀本云腦腦字之或髓振挍也盪振踢挍）（之義監本作挃振挃距也義亦通而擒作則非○今挍腦別本作腦疑傳寫之誤盪）
（作挃○挃音嗟振音振）猛鷙牛馬樂（愈）妖殘梟鴿悍
（作鴿方云鴿音捨令鴒鴿也○令按鴿音頓切爾雅鶬鴞鶺令鴣鴿也其音各者鳥）
（水鳥也）寓窮尚嗔視（郊）箭出方鷺抨（普耕切）連箱
截巳實（愈）礙轍棄仍羸喘覩鋒刃點（郊）困衡
株枿（音○栟蘖）拂淨豁曠曠（愈）騁遙略莘華（選宋）
（玉高唐賦馳苹五臣註草聚貌）芊饒扒飽活嚌（郊）惡嚼嘈腥
鯖（已上言射獵之壯觀嘈說文云嘈繞鯖廣韻云貴魚煎食曰五侯鯖○嘈音嘈鯖音）
（征）歲律及郊至（愈律謂黃鍾大呂之屬又郊至謂十一月也）（郊）古音
命韶韺（音英帝嚳樂曰六韺舜門嚳韶）旗旆流日月（郊）帳廬
扶棟甍（莫耕切）磊落奠鴟甓（愈）參差席香蔓（爾雅）
（菖蕙茅注蕙藍一種花有赤者為藑楚詞索藑茅以莛篿注靈草也香芬弗鋪也○藑音瓊）
玄祇社兆姓（郊）黑秬饎豐盛（左傳粢豐盛○秬音巨）

饒音蒙盛千聲 慶流躅瘥癘 愈 感暢捐轊輣 後漢光武紀轊
輣轒城注轒隔陣車也輣轒車也○轒尺容切輣音彭 靈燔望高囷 郊
龍駕閶敲飇 音横駕相擊聲或作飇說見上 是惟禮之盛 愈
永用表其宏德孕厚生植 郊 恩熙完刖剠 剠臾
類同公文事用此剠字○此巳上紀郊祀之禮 宅上盡華族 愈 運田
閶強旺薈庚森嶺檜 郊 喙場翩祥鵬 博雅云鶤鵬鳳
也諸本多訛作鵬 畦肥蒯韭薤 愈 陶囷收盆甖利養
積餘健 郊 孝思事嚴祊 詩永言孝思又祝祭于祊祊酮門傍也○
祊補彭切 摇雲破嵽嵲 愈 嵽或作霻○嵽嵲音迭齧 採月漉坳

泓 坳不平也 寺砌上明鏡 郊 僧盂敲曉鉦泥像對
騁怪 愈 鐵鐘孫春鍠 音横 癭頸鬧鳩鴿 郊 ○癭上聲
蜿垣亂蛷蠑 垣或作蜿謂蛇蜓於檐屋之間作蜿卄蛛多足蟲蠑蜥蜴○蛛
音求蠑音榮 甚黑老蠶蠋 愈 詩蛸蛸者蠋毛傳曰采蟲也○蠋音蜀又
珠王切 麥黃韻鸝鶬 此巳上言民居寺宇之美 韶曙遲勝賞
郊曙或作署○遲音穉 賢朋戒先庚 朋或作明 馳門塡偪仄
愈 競墅輾砯砰 ○砯拔水切砰音絣 碎纈紅滿杏 郊 砰纈
或作醉結今从閣本云唐小說裴晉公午橋有文杏百株立碎錦坊少陵詩内菜蒙於纈
杜牧之詩花塢圍宮纈或云當作醉纈李長吉詩醉纈紈紅網 稠凝碧浮餳

徐盈切 踧繩覷娥娑 愈 覷或作蹴覷或作覷○覷子六切 闘草
擷璣珵 擷或作拮 粉汗澤廣額 郊 金星墮連瓔 於盈
切 鼻偷困淑郁 愈 眼剽強盯矖 上音振下音盲王篇視覷
是節飽顏色 郊 玆疆稱都城書饒罄魚鱐 愈
國史補云紙之好者有魚子紙晉王羲之用蚕繭紙 紀盛播琴箏 巳上言里
人遊覩之樂 奚必事遠覿 郊 無端逐羈儈 晉史吳人謂中
州人曰儈羈儈謂議陽山江陵時也○助耕切 將身親魍魅 愈 浮跡
侶鷗鶬腥味空莫屈 郊 屈屈原也 天年徒羨彭 天或
作天彭彭祖也 驚魂見蛇蚓 愈 觸嗅值蝦蟚 上音遝下音彭

蝦蝦蟇蟛蟛蜞也 幸得履中氣 郊 忝從拂天根 根門兩旁
木禮記士介拂振 歸私暫休暇 愈 驅明出庠黌 明或作昵
或作梲梲上輪木也時景元校作驅朋○今按驅馳遲明而出太學也蓋作此時公方為
博士 鮮意竦輕暢 郊 連輝照瓊瑩陶暗逐風乙
愈 乙鳥䲵切玄鳥也齊魯之閒謂之乙風乙或作乙乙非是 躍視舞晴蜻
蜻蜻蜓也晴蜻作蜻蜻者非是 或 足勝自多詣 郊 心貪敵無
勍始知樂名教 愈 晉書樂廣曰名教自有樂地 何用苦拘
儜 晉史不簡束儜拘儜拘東也○儜尼耕切 畢景任詩趣 郊 焉能
守礰礰 愈 巳上公自言竄謫而歸復為博士字書與礰字按礰鐵論器多堅礰

（又皇甫謐撰勸篇龍潛九淵堅然執高何令升音書音義理口萌切不知字書何以逸之也）

會合聯句

（公召為國子博士與張籍張徹孟郊會京師所有此詩黃魯直嘗云退之會合聯句四君子皆佳士意氣相入雜之成文世之文章之士少聯句蓋筆力不能相追或成四公子苔耳）

離別言無期會合意彌重（籍）病添兒女戀老喪丈夫勇（愈）劍心知未死（或作謝）詩思猶孤聳（郊）愁去劇箭飛讙來若泉涌（徹）析言多新貫

（析或作折）攄抱無昔壅（籍）念難須勤追悔易勿輕踵（愈）吟巴山犖嵓（或作嶨○犖呂角切嵓音學山多大石也）說楚波堆壟（郊）馬辭虎豹怒舟出蛟鼉恐（徹）狂鯨時孤軒幽狖雜百種（愈○狖音抽）瘴衣常腥膩饋器多疎冗（籍）剝苔弔斑林（博物志曰洞庭之山帝之二女居之淚下揮竹竹盡斑緄道輔云湘中斑竹方生時每點上有苔錢封之甚固以草壤洗去之則紫暈斑可愛）（籍）角飯餌沉塚（愈）（續齊諧記曰屈原五月五日投汨羅而死楚人哀之至日以竹筒貯米投水祭之）忽爾銜遠命歸歟舞新寵（郊）（爾或作示非是歟或作還）鬼窟脫幽妖天居覷清

栱（愈　栱或作拱）京遊步方振諷夢意猶恟（籍）詩書誇舊知酒食接新奉（愈）嘉言寫清越痼病失肬腫（以○瘉音庚）夏陰偶高庇宵魄接虛擁（愈　魄或作鬼○今按宵魄謂月作鬼非是）雪絃寂寂聽若盌纖纖捧（郊）馳輝燭浮螢幽響泄潛蓄（愈）（爾雅蛛蜂曰蓄注云今之很纈○蕃子拱）詩老獨何心江疾有餘嗟（郊）（憊足病詩既獻）（門陸○腱皆腱）我家本瀍穀（瀍水名在河南穀城也）有地介皐鞏（皐鞏皆河南地名史記韓獻成皐鞏）休跡憶沈冥峨冠慙闒

嫞（愈　楚詞雜班駁與闒茸前漢司馬遷云在闒茸之中皆以嫞爲茸按集韻茸通作嫞之闒音榻嫞音冗闒字或作闒嫞字或作嫞○諸本此四句下無愈字今从唐蜀本增）（洪慶善云退之家在洛陽自陽山令爲博士則唐本爲是）（徹）升朝高巒逸振物羣聽悚（別本悚作竦嵇康琴賦竦衆聽而駭神）徒言濯幽泌（汝音拗又篤必切吏一作烽）誰與雜荒茸（籍）（荒或作芒此漢敍傳所設夷陝芟荒見也若宁去）朝紳鬱青綠馬飾曜珪珙國讎未銷鑠我志蕩邛隴（郊）（劉闢亂蜀王師出征故云蕩邛隴）君才誠倜儻時論方洶溶（魏王粲浮淮賦滂沛洶溶○洶許拱切或作凶音凶容呂勇）格言多彪蔚懸解無梏拳（周禮上罪梏拳而桎○梏古沃切拳音拱）張生得淵源寒色拔山冢堅

如撞羣金眇若抽獨蛹 愈 蛹蚕化爲之言微而不絕也○蛹音
勇 伊余何所擬跛鼈詎能踊 荀子跛鼈千里 塊然墮
嶽石飄爾胃巢氄 郊○冑音映氄音冗 龍旆垂天衛
雲韶凝禁甬 甬鐘繫也周禮鐘舞上謂之甬祝充韓醇註皆以爲甬道恐非
君胡眠安然 胡或作乎非是 朝鼓聲洶洶 愈
鬬雞聯句 公與東野聯句詞意雄渾極其情態閒以人才爲喩
兩皆傑作眞歐陽文忠所謂韓孟於文詞兩雄力相當者也
大雞昂然來小雞竦而待 愈 崢嶸顛盛氣 禮記
玉藻曰盛氣顛實揚休江云顛讀爲闐○崢助庚切嶸音宏 洗刷凝鮮彩

郊 高行若矜豪側睨如伺殆 愈 精光目相射
亦食切 劒戟心獨在 郊 旣取冠爲冑復以距爲
鐓 音隊或作鎩漢書鈎戟長鎩○今按鎩廣韻所拜切於四聲不協然鎩乃刃下之平
距者與距不相似方未詳其說也 天時得清寒地利挾爽塏
愈○塏音凱 磔毛各噤瘁 或作瘁或作瘁或作瘁今从杭本云瘁所錦切
寒病也義訓寒謂之瘁瘃皮日休詩枕下聞澎瘁肌上生瘁瘃韓淫詩嘆瘁餘實插半醒
○磔陟格切噤巨禁切 怒瘦爭碨磊 ○碨音猥磊魯猥切 俄膺忽
爾低植立暫而改 郊○暫區茂切 膈膊戰聲喧 古詩
膈膈膊膊雞初鳴○膈音愎膊音柏 繽翻落羽皠 七罪切廣韻云皠霜雪白

狀 中休事未决小挫勢益倍 愈 妬腸務生敵
腸或作腹敵或作敵 賊性專相醢裂血失鳴聲啄殷甚
飢餒 郊○殷烏閑切義見五卷題炭谷湫 對起何急驚隨旋
誠巧紿 紿音待穀梁惡公子之紿列子子昔紿若 毒手飽李陽 晉石
勒嘗謂李陽曰孤昔日厭卿老拳卿亦飽孤毒手杜子美義鶻行所謂巨顙折老拳亦此
事也 神槌因朱亥 愈 史記魏朱亥爲侯嬴薦於魏公子又公子行至鄴矯
魏王令代晉鄙晉鄙合符疑之亥袖四十斤鐵椎椎殺晉鄙椎或作推或作槌方云謝本
云貞元本毒手作尊拳尊拳劉伶語也邵公齊云毒本神槌作柚槌於史記本文爲合然
晉祖納曰假有神錐又有神槌神槌尊拳豈皆借用字耶○今按毒手是李陽本事中語

而神槌字則朱亥事中無之故郊欲改神作袖以從本事然又屬對不親切故方又欲從
諸本借劉伶之尊拳以附李陽借祖納之神槌以附朱亥則兩句皆爲無用兩事而不偏
枯耳然亦未敢遽改也今以其說未明復爲辨說如此以俟考焉 惻心我以
仁碎首爾何罪獨勝事有然旁驚汗流浼 郊
知雄欣動頰怯負愁看賭爭觀雲塡道助叫
波翻海 愈 事爪深難解 事或作爭今从唐本云館本作傳李按同
爪本作蚤皆側絞切漢蒯通傳事刃公之腹中考工記菑蚤不齵則輪雖敝不匡鄭讀蚤
爲爪謂輻入牙中者菑齧如敵泰山下原人謂樹上物爲菑公蓋全用此二字也管子傳
乾十萬又春有以剸鉛事剸菑事古音義同閒抗蜀本皆作爭其說又矣 嗔睛時

未怠一噴一醒然樊汝霖云難用水噴神氣始醒再接再礪
乃郊莊子口是其所以乃公用乃字出此書礪乃鋒刃或作再礪乃鍛乃礪又或作
勵皆非是樊汝霖曰接偕接戰也爭觀雲與道助叫汝翻海則公詩之豪一噴一醒然再
接再礪乃東野工處頭垂碎丹砂翼揃拖錦綵揃或作揚
字當从手選陳琳檄垂頭揃翼莫所憑恃五臣注揃斂也土黛切此當以搖揃為義音他
蠙切連軒尚賈餘左成二年欲勇者賈余餘勇○賈音古清厲比
歸凱愈選俊感收毛趙使平原君合從於楚有毛遂者前自贊於平
原君卒與毛遂竟定從受恩慙始隈史記郭隗謂燕昭王曰王欲致士先
從隗始英心甘鬬死義肉恥庖宰君看鬬雞篇

短韻有可採郊有或作亦或作言皆非是

納涼聯句公元和改元六月自江陵掾召入為國子博士至是
七月與東野會京師聯句此詩叙久誦新召還為學官本末甚
詳
遞嘯取遙風魏劉楨大暑賦披襟領而長嘯冀微風之來思微微近
秋朔郊金柔氣尚低火老候愈濁愈熙熙炎
光流竦竦高雲擢愈閃紅驚蚴虬或作斛甚詞舊龍蚴
虬於左右○蚴音又於斜反虬音求郊凝赤聳山嶽目林恐焚
燒耳井憶瀺灂前漢相如上林賦瀺灂霣墜○瀺士咸切又士嶽切灂才

翁切又食角切仰懼失交泰非時結冰雹大戴禮曰陽之專氣
為雹陰之專氣為霰盛陽之氣在雨水則溫暖而為雨陰氣薄而脅之不相入則摶為雹
也此孟所以有失交泰之懼化鄧渴且多列子夸父逐日影於隅谷之際
道渴而死棄其杖尸膏肉所浸化為鄧林奔河誠已罄暍道者誰
子莊子云暍者反冬乎冷風帝王世紀曰禹扇暍暍傷暑也○暍音謁叩商者
何樂列子師商彈琴當春而叩商弦以召南呂凉風忽至草木成實洗矣得
滂沱洗或作洒古洗與洒通史記觀范睢之見者羣臣莫不洒然變色易容徐廣洗
先典切洗矣猶洗然也感然鳴鸑鷟國語周之興也鸑鷟鳴于岐山○鸑
音岳鷟士角切嘉願茍未從嘉或作佳或作喜公後詩有嘉願還中州佳喜

皆字訛也前心空緬邈潘岳寡婦賦曰緬邈兮長乖清砌千迴
坐冷環再三握煩懷却星星或作醒醒劉夢得詩自喜不是
高陽侶一夜星星騎馬回唐人星醒通用高意還卓卓郊龍沈劇
贅鱗劉或作柳用左氏醢龍事牛喘甚焚角用田單火牛意蟬煩
鳴轉喝上林賦聲流喝注云悲嘶也○喝於邁切烏躁飢不啄晝
蠅食案繁宵蚋肌血渥單絺厭已褫語當暑袗絺綌
易終朝三褫之○褫敕里切長箑倦還捉箑或作篓方言扇自關而東謂
之箑自關而西謂之扇選云屛輕箑○箑音霎幸茲得佳朋於此蔭
華桷青熒文簟施青或作清淡瀲甘瓜濯選枚乘七發炎

敵手足注云鎗洗游也○敵音敢大壁曠凝淨古畫奇駮犖壁或作璧畫或作書○駮北角切犖呂角切凄如犴寒門犴方云杭本作湖蜀本作瑚湖今馮字徒涉也史記武紀所謂寒門者谷口也今顏曰今冶谷去甘泉八十里盛夏凜然此納涼詩也瑚字自當又甘泉職發椽欒而抑天門那字音貢至也諸校本多用此定柳文那亦作瑚又淮南子北方北極之山曰寒門故離騷作遠絕根乎寒門皆以瑚古則寒門當用此義於前義爲優○今按後說是蓋谷口既非絕境未爲極寒之地又不言有水則徒涉字亦無理當改作瑚皓若攢玉璞揷寬延鮮飈汲冷漬香稽楚詞稽榮楡憂○稽音卓筐實摘林珍盤肴饋禽觳觳或作殼說已見上城南聯句空堂喜淹留貧饌

蓄齷齪愈○齷音渥齪側角切殷勤相勸勉左右加龔斷加或作皆賈勇發霜硎賈勇見上註莊子刃若新發於硎○硎砥石音刑爭前曜冰槊風俗通矛長丈八者謂之槊槊音朔微然草根響先被詩情覺感衰悲舊改工異逞新皃作一鏡音邀誰言擯朋老猶自將心學危簷不敢憑朽机懼傾撲○机一作厄撲音雹青雲路難近黃鶴足仍鋌鋌玉篇云鑯足也○鋌士角切未能飲淵泉立滯叫芳葯郊本草楚人謂白芷爲葯○葯音渥與子昔睽離嗟余苦屯剝直道敗邪徑拙謀傷巧諑楚詞謠諑謂余以善淫注

諑猶譖也○諑音琢炎湖度氛氳○氛音分氳於云切熱石行犖硈○犖力角切○硈音確痟飢夏尤甚瘧渴秋更數周禮疾醫春時有痟首疾秋有瘧寒疾○瘧逆約切數一音朔君顏不可覿君手無由搦女角切今來沐新恩元和元年六月召爲國子博士庶見返鴻朴儒庠恣游息禮學記游爲息焉聖籍飽商搉選商搉萬俗○搉音角危行無低徊楚詞九歌心低徊兮顧懷正言兒咿喔楚詞卜居曰將喔咿嚅唲以事婦人乎○咿音伊喔音渥車馬攫同驅酒醪欣共歠廣韻歠口歠說文歠吹也○歠音啜惟憂蘽菅蒯左氏傳成公九年曰雖有絲麻無棄菅蒯○菅音姦蒯苦怪切敢望

侔惟恇此志且何如希君爲追琢愈詩追琢其章○琢追音堆

秋雨聯句按詩云儒宮煙火濕此公爲學官在京師時也又云因思征蜀上蓋憲宗元和初命高崇文討劉闢時故也

萬木聲號呼百川氣交會郊左太冲蜀都賦兼六合而交會庭翻樹離合離或作雜牖變景明藹愈潨瀉殊未終說文小水入大水曰潨詩鳧鷖在潨○潨職戎切又在冬切飛浮亦云泰郊顏延年駕幸京口詩千翼泛飛浮牽懷到空山屬聽邇驚瀨愈簷垂白練直練或作龍渠瀲清湘大郊甘

津澤祥禾伏潤肥荒艾 愈禾或作木非是伏或作服 主人
吟有歡客子歌無奈 郊 僾陽日沈玄梟節風
搜兌 愈 坱圠遊峽喧 坱圠有三義賈誼鵩賦坱圠無根應劭曰其氣
坱圠非有限也郭璞注方言口坱圠云不測也左太冲吳都賦地勢坱圠劉逵曰高下
不平皃也 颷颸臥江汰 郊隋盧思道納涼賦動颸颷於舉板○颷颸音覓
流汰音太 微飄來枕前高灑自天外 愈 蟄穴何迫
迮或作窄義訓迫迮急也字見鴇羽詩箋○蛩音拱蜣蜂也 蟬枝掃鳴噦
郊詩鷕鷕噦噦掃鳴謂無聲也○噦音翾 援蒻茂新芳 援或作圜 遷
闌銷曉鶡 愈王篇鶣香也○鍝音鷁 地鏡時昏曉池星
競漂沛 郊 讙呶尋一聲 詩載號載呶毛傳口讙呶也○讙字讀從
喧呶尼交切 灌注咽羣竅 愈 儒宮煙火濕市舍煎
熬怯 郊怯畜也選心修怯體怯音太 臥冷空避門衣寒屢循
帶 愈循或作脩非是李陵傳數數自循其刀環又曰循其髮顔注謂摩順也梁范靜
妻詩憯帶易緩愁難抑心之憂矣何銷鑠 水怒已倒流陰繁恐凝
害 郊 憂魚思舟檝 憂魚乃左傳所謂微禹吾其魚乎是也魚或作虞非
是 感禹勤畎澮 愈書禹濬畎澮距川孔安國云一畝之間廣尺深尺曰
畎百里之間廣二尋深二仞曰澮 懷襄信可畏 書湯湯懷山襄陵注云懷
包襄上也可畏或作不思非是 疏決須有賴 郊孟子禹疏九河決汝漢疏

或作珠俗體也 蓋 筵命或馮蓍卜晴將問蔡 愈晴或作情
蓍為筮龜為卜蔡大龜也出蔡地因以為名 庭商忽驚舞 庭商商羊也家
語曰齊有一足鳥名商羊童謠曰天將大雨商羊鼓舞 墉禜亦親酹 郊
禜祭水旱也三禮義宗禜止雨之祭每禜於城門故蜡祭七曰水墉○禜音榮又音詠酹
盧對切 氛醲稍疎映 氛或作氣 雺亂還擁薈 爾雅天氣下地
不應曰雺注言蒙昧也詩薈兮蔚兮注雲興皃○雺音謀又音茂又音蒙又莫貢武賦二
切薈烏外切 陰旌時摎流 揚雄反騷望崑崙以摎流兮師古曰摎流猶周
流也○摎居由切 帝鼓鎮訇磕 選訇磕聲音○訇呼庚又與轟同 橐
圜落青璣瓜畦爛文貝貧薪不燭竈富粟空

填廥 愈史記天子遣使者虛郡國倉廥○廥古外切 秦俗動言利
魯儒欲何丐深路倒羸驂弱途擁行軑 博雅口輪
也楚詞齊玉軑而並馳○軑音大 毛羽皆遭凍離褷不能翽
翽或本川竹非古樂府竹竿何嫋嫋魚尾何簁簁○簁所宜切翽呼外切 翻浪洗
虛空傾濤斂藏蓋 郊 吾人猶在陳 論語衛靈公孔子在
陳絕糧 僮僕誠自鄶 左襄二十九年自鄶以下無譏焉○鄶音檜 因
思征蜀士未免濕戎旆 時蜀寇劉闢猶未授首 安得發
商飈廓然吹宿露白日懸大野幽泥化輕壒
班固西都賦軼埃壒之混濁○壒音藹 戰場暫一乾賊肉行可

膽愈戢劉闢謂搜心思有效抽策期稱最豈惟慮
收穫亦已救顛沛郊會情初嘯儔礎色微收
霈庶幾諧我願遂止無已太愈許娭嫭無已太張毛傳曰
已其也古太从大
征蜀聯句憲宗元和元年正月詔高崇文征蜀九月擒劉闢以
獻馘聯句當是蜀平後作觀篇末獻馘郊告等語與元和聖德詩
所叙言異而意同二詩其切也後作欸
日王忿違傲或作曰唐本閣本皆作日此語左傳漢史蕃見如左氏作日衛
不睦故取其地國語曰君之使於楚也又曰蔡君曰其過此也公沂至汁遷固淮南厲王
昌黎集卷八
傳曰得幸上右子如此語未易一二考入詩則自更信始曰余盟推繳民顛始天從是也
有命事誅拔蜀險豁關防秦師縱橫猾愈風
旗帀地揚音○帀雷鼓轟天殺轟車擊聲竹兵彼鈹
脃鈹音逡說文細史起也鐵刃我鎗鑯郊刀或作刀又作力○鑯初
八切刑神咤犖施刑神二字見國語虢公夢神人正太丙阿事犖施犖牛者
之尾可以為施陰錟颭犀札札甲也以犀為之夫差水犀甲之甲三千○颭職
戉切翻霓紛偃蹇枚乘七發口旌旗紛偃蹇塞野澒坱圠愈
澒或作傾坱圠見詩注○澒胡孔切前生獰競掣跌獰尼耕切○掣昌列切
充世二切跌徒結切凝突爭填軋渴闔信忽吸可○切忽呼

嗷姦何噢嘈郊○噢音奧咽也嘈字書歎聲謂之嘈於八切更呼
相歔蕩音○揮其交斫雙鈇鐇切牛鞯火發激鋌脭
血漂騰足滑愈漂或作製飛猱無整陣待猴曇翩鶻
有邪亘江倒沸鯨鯢山搖潰貙獌郊獌與貙同爾雅
貙獌似貍獌與貙同爾雅貙獸貙虎爪食人迅走○貙敕俱切獌癸黠切中離
分二三外變迷七八逆頸盡徹索揚雄解嘲亡命免於
儺索仇頭恣髡鬜鬜音○髡怒鬚猶聳鬡上音崢下音嶸斷
臂仍黯貼愈黬或作數云苦果切今按諸公所校本字書無數字○黬擊也
皆音萬八切擊格八切與鞏擊皆疊韻石潛設奇伏穴覷騁精
昌黎集卷八　廿一　世綵堂
祭精或作紛中矢類妖獌所監切又音鹽跳鋒狀驚鷸鷸納
才音女滑切字當从豸發令本多从犭从龍也貀踢翻聚林嶺斗起
成埃坼郊坼音夏旆亡多空杠杠音江旗干軸折
鮮聯轄劍膚浹瘡瘢劍說文刺也史記張敖傳貫高刺剟身無可擊
者剟音綴敗面碎剠剨○剠與黥同剨音劃渾奔肆狂勷
或云狂當作狂音匡或作穰故匪踉為行遠躄躠為變亂皆作匡音勷也勷音讓
狂正作獲○楚詞本作狂或作穰捷竄脫趫黠健或作趫作喬嶺巖
鉤踔狙猿音○踔勅水漉雞鱣蜎鱣大魚也王篇云蜎似蟹
而小漉或作麗小網也○今按上句鉤字當讀如鉤致之鉤○蜎音骨投奔鬧

硠磬䂢與磬同廣韻軍戰石也硠磬䂢石聲○䂢音硠硠音窂磬音隆塡隍傶傛傄愈隍或作湟傶烏歸切又作傶蜀本作傶烏肯切當作嵗傶字不見書埤蒼蕨裹不干也吳都賦隱賑蕨裹五臣曰排積也於塡隍之義方合○今按隍湟通用易城復于隍一作湟○傛莫八切傄呼八切強睛死不閑擴眼困逾䀝眑○莫八切擴音擴爇堞熇歊熺○爇音焫堞音牒熇呼木切又音壹歊許嬌切熺音僖抉門呼拗闒○抉於決切呼音鍜拗於絞切闒乙作非○跧莊緣切闋竇揳窾竅竅說文物在穴中竅穴中見也○闋丑栔轄切天刀封未坼啇膽懾前揠跧梁排郁縮排武切揳音戛又音戛窒竹律切竇丁刮切又丁滑切迫脅闒雜驅咿呦

叫冤跐郊蜀本跐五刮切與踴同數本只作踴令跐字不入刮音非○呦音幽窮區指清夷兇部坐雕鎩漢賈誼過秦論鈎戟長鎩音殺邛文裁斐亹邛蜀地名文織之有文者盡錦荷之類斐亹文章貌○亹音尾巴蠶收婠妠巴亦蜀地巴蠶蜀之美女婠妠兒肥貌○婠於八切妠女刮切小椎肥牛呼牟後漢征蘇茂椎牛饗士牟說文曰牛鳴也子厚牛賦曰牟然而鳴黃鍾萬脰載實駝鳴圔圔廣韻云駱駝鳴也荆公詩云橐垂鈴淺駝鳴圔蓋用此事○圔乙轄切聖靈閔頑嚚左氏僖公二十四年心不則德義之經為頑口不道忠信之言為嚚蠢養均草蔡玉篇蔡草有毒用殺魚○蔡音摹下書過雄唬呼交切解罪弔攣瞎愈戰恤時

銷洗劍霜夜清刮漢棧羅叢闐漢棧漢中道也獠江息澎汃獠江蜀江也○獠張叔切澎音彭汃普八切戍寒絕朝乘乘猶乘塞乘障之乘守也或作來非是刁暗歇宵砦刁刁斗也晝炊夜擊諸本多誤又此二語諸本多綴於厚麩栝之下古本乃綴於息澎汃之下今从古本蓋是詩自旆工多空杠以下每人皆五韻亦可考也○今按刁斗之刁與刀劍之刀古書蓋一字但以音別之耳始去杏飛蜂正月出師故云杏飛蜂及歸柳嘶蚻十月息師故云柳蚻爾雅蚻蜻蠅而小○蚻音扎洪慶善曰記時之語工矣詩云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二句蓋本此意廟獻繁馘殺○戲音稍樂聲洞椌楬郊椌苦江切楬苦瞎切臺圖煥丹

玄郊告儼匏稭匏以為器稭以為席蓋事天貴質素也前漢其席槀稭秸字同稭音戛○念齒慰黴黧楚辭顏黴黧以沮敗○黴音眉黧音黎視傷悼瘢痆痆廣韻云瘡痛○瘢音槃痆女黠切休輸任訑寢詩或寢或訛訛動也報力厚麩栝或作鞨又或作秝戶栝切說文曰舂粟不潰也今本多作麩麩與栝一物不當再出公歡鐘晨撞室宴絲曉抃宴或作晏○抃音憂說文刮也莫轄切盃盂酬酒醪籍篋饋巾帨小臣昧戎經維用贊勳劼愈書女劼毖商獻臣○劼拮八切勤也

同宿聯句

此詩召為國子博士後與東野同宿而作故敘前遷

召還始末甚詳

自從別君來遠出遭巧譖 愈 斑斑落春淚浩

浩浮秋浸 郊 毛奇覩象犀羽怪見鵩鴞 愈 賈誼爲長沙王傅有鵩飛入誼舍楚詞吾令鴆爲媒注鴆羽可殺人○鵩音服鴆直禁切 朝

行多危棧 一作捲或作輒○今按上言朝行卽捲字無理當作棧 夜臥

饒驚枕 郊 生榮今分踰死棄昔情任 愈 鵷行

參綺陌雞唱闈清禁 郊 山晴指高標槐密鶖

長蔭 愈 直辭一以薦巧舌千皆舒 郊 舒說文曰件舌病也禁切 巨 匡鼎惟說詩 張晏云衡少時字鼎長乃易字稚圭 桓譚

不讀讖 愈 後漢桓譚臣不讀讖 口 逸韻何嘈嗷高名俟

沽貲 郊 紛葩歡屢塡曠朗憂早滲 愈 朗或作亮張協七命野曠朗而無塵潘岳寡婦賦想空宇兮曠朗○滲所禁切 爲君開酒腸

顚倒舞相飲 郊 曦光霽曙物景曜鑠宵祲 愈 ○祲音浸 儒門雖大啓姦首不敢闖 丑禁切 義泉雖

至近盜索不敢沁 沁諸字書皆曰水名出上黨外此無他義恐此沁字當讀之猶汲也七鴆切 清琴試一揮白鶴叫相喈 或作相叫

吟吟夫聲讀趙德本同喑閻本作音 籍 欲知心同樂雙繭抽作

紝 郊 後漢女得織紝女鴆切

莎栅聯句 河南谷名○按河南志莎栅谷水在永寧縣西三十里出莎嶺東流入昌谷莎栅蓋在東都也公與東野各一聯逸又斷腸之意以二公有所深感不得而詳矣

冰溪時咽絕風櫪方軒舉 愈 此處不斷腸定

知無斷處 郊

雨中寄孟刑部幾道聯句 孟刑部簡也考之新傳未嘗爲刑部但言爲倉部員外以不附王叔文徒他曹豈卽刑部耶聯句復與東野同作當亦在元和元年秋也

秋潦淹轍跡 選顏延年詩周御窮轍跡淹或作無 高居限參拜

愈 戰國策顏斶曰臣之義不參拜王能使臣無拜可矣 耿耿蓄良思遙

遙仰嘉話 郊 一晨長隔歲百步遠殊界 愈 遠武作隄 商聽饒清聳悶懷空抑噫 郊 商或作高閣或作閣非是

○噫烏介切 美君知道腴 桓譚答揚雄書曰子雲勤味道腴 逸步

謝天械 愈 天械爵似冠冕之屬 吟馨鑠紛雜抱照瑩疑

怪 郊 江淹雜體詩開奩瑩所疑 撞宏聲不掉 徒弔切 輸邈瀾

逾殺 愈 簷瀉碎江喧街流淺溪邁 郊 念初相

遭逢幸免因媒介 孔叢子士無介不見女無媒不嫁 祛煩類

決癰愜興劇爬疥 爬或作爮今字書爮鉋也無爬音然文選把搔無已

把蒗竈切則知唐字令不出者多研文較幽玄呼博騁雄快
博博塞之戲也今君軺方馳君或作春覽文軺○小車也史記乃來軺東軺所云
音搖又音韶一作車伊我羽已鍛君選顏延之詩揩果云鸞翮有時鍛○鍛所
拜切已一作毛溫存感深惠琢切奉明誠愈誠或作戒說文
誠勅也戒警也漢谷永傳猶嚴父之明誠後漢西域傳變蜀也威上經作明誠儿語之當況誠
字王丁文仲誠則當用戒字○今按謝本下文實作申誠迨茲更凝情暫
阻若嬰瘵側病詩無自瘵焉○瘵側介切欲知相從盡靈珀
拾纖芥賣珀琥珀也吳書虞翻曰虎珀不取腐芥珀或作拾非是○珀音拾欲
知相益多或作從盃神藥銷宿憊易有疲憊也○憊蒲拜切德

符仙山岸永立難欹壞氣涵秋天河有朗無
驚洴郊○洴拜切晉祥鳳遺蒿鷃蒿鷃意見莊子鷃與鵠同雲
韶掩夷鞮鞮疊韻氏注東夷之樂曰鞮○鞮莫拜切又亡達切與鞮同爭
名求鵠徒騰口甚蟬喝於邁切未來聲已赫始
鼓敵前敗鬬場再鳴先襄二十一年先子鳴杜注云比於雞闘
勝而先鳴今言再鳴先者蓋取此事遐路一飛翻愈遐或作霞東野繼
奇躅儕綸懸衆犗莊子任公子爲大鉤巨緇五十犗以爲餌犗犗牛也
○犗音戒穿空細丘垤照日隔菅蒯愈左氏雖有絲麻無棄
菅蒯小生何足道積慎如觸蠆丑邁切愭愭抱所

諾左氏曰所招之愔音於注安和貌○招愔揖淫切翼翼自申戒詩云小心
翼翼恭敬貌也一作申戒說見上聖書空勘讀勘或作甚盤食敢
求嘬禮記毋嘬炙嘬謂一舉盡臠○嘬楚快切惟當騎款段御款段馬
見後漢馬少游謂馬援語豈望覲珪玠弱操愧筠杉微芳
北蕭蕤何以驗高明柔中有剛夫郊

遠遊聯句元和二年作遠遊送東野之江南也公嘗有送東野
序云東野之役於江南此所謂遠遊者今其時歟公與東野共
三十九翺李翺惟一世莫知其故也習之詩見于世者此而
已大李詩李共所長也劉貢父云唐時文人李習之不能爲詩

聯句云云來無可取遠遊名篇
但屈卓也相如大人賦由遠遊
發也自後劉向九歎曹子建樂
亦皆有遠遊篇然屈原但如則
援四方上下有古之公聯此詩
以送東野于南所字只江南事
其聞大抵事意專大人賦
久歎相同讀者宜詳味之
別腸車輪轉一日一萬周郊離思春冰泮瀾
漫不可收愈馳光忽以迫鮑明遠詩馳光不再中飛轡
誰能留郊陸士衡擬古詩方駕振飛轡取之詎灼灼此去
信悠悠翺取或作前楚客宿江上夜魂棲浪頭棲或
作捿曉日生遠岸水芳綴孤舟村飲泊好木歡或

作館東野幽居詩有嘉木偶良酌芳陰庭清彈館字非也野蔬拾新柔獨
舍悽悽別中結鬱鬱愁人憶舊行樂漢揚惲人生行
樂可慣舊一作意慣非是鳥吟新得儔郊新或作沂非是靈瑟時
窅窅楚詞遠遊云使湘靈鼓瑟兮○窅音窈霒猿夜啾啾霒說文雲
覆日也謂猿在雲間楚詞山鬼云猨啾啾兮狖夜鳴○霒於今切憤濤氣尚
盛吳越春秋子胥伏劍而死吳王取其尸投之江中乃隨流揚波成濤激岸恨竹
淚空幽博物志云舜死蒼梧二妃從之不及淚下染竹竹爲之斑長懷絕
無已多感良自尤卽路涉獻歲歸期眇涼秋
兩歡口牢落孤悲坐綢繆愈觀怪忽蕩漾叩

奇獨冥搜海鯨吞明月浪島沒大漚或作浮我
有一寸鉤欲釣千丈流良知忽然遠壯志鬱
無抽[illegible]魍魎暫出沒魅或作魑蛟螭互蟠蟉力幽切
昌言拜舜禹書禹拜昌言注云昌當也舜葬蒼梧禹葬會稽皆在江南舉
颿凌斗牛逝樓船舉颿而過肆斗牛吳楚分野也○颿與帆同音凡懷稽
餽賢屈續齊諧記屈原五月五日自投汨羅而死楚人哀之每至此日以竹筒貯
米祭之○糈字語見離騷蜀本作精非是糈音所又新於切乘桴追聖丘
論語孔子曰道不行乘桴浮于海說文桴編木以渡也飄然天外步豈
肯區中囚愈肯或作有楚些待誰弔楚辭宋玉招魂也此語助

○些蘇箇切賈辭緘恨投賈誼謫長沙及渡湘水爲賦以弔屈原騷
明弗可曉弗或作不祕魂安所求氣毒放逐域蓼
雜芳菲疇當春忽淒涼不枯亦颼飀上所鳩切下力
鳩切鵅謠衆猩欸鵅或作鵒欸或作許方以抗蜀本欸烏來切楚詞九章欸
秋冬之緒風又揚子始皇方爛六國而霸牙欸王逸曰欸嘆也方言曰欸然也南楚凡言
欸曰欸元次山有欸乃曲亦音靄○今按方欸是也欸說文亞改切又烏來切譽也史記
項羽紀作唉亦音烏來切說文同黃曾直讀欸乃爲襖靄誤矣今或寫作款字亦誤乃却
當音奧也巴語相咿嚘字書無嚘字公害三學士用咿嚘字狂蜀聯句用咿
吻字考之字書咿嚘爲王默誓去外俗嘉顏還中州江生

行既樂躬耕自相勸選非余之所勸○勸音留飲醇趣明
代味腥謝荒陬郊馳深鼓利檝趨險驚蜚輪
斐或作發繫石沉靳尚按楚詞上官大夫靳尚楚之讒臣譖屈原於襄王者
開弓射鵩吺史記鵩吺即驩兜字古文尚書亦作驩兜爲鴞吺路暗
執屛翳司馬長卿大人賦時若曖將混濁兮召屛翳誅風伯刑雨師應劭曰屛翳
天神使也○屛音萍波驚戮陽侯揚雄反離騷云陵陽侯之素波兮應劭曰
陽侯古之諸侯有罪自投江其神爲大波廣泛信縹眇高行恣浮
游外患蕭蕭去中悒悄悄瘳○悒音邑振衣造雲
闕跪坐陳清猷德風變讒巧仁氣銷戈矛仁成

作和仁氣見禮記名聲照四海淑問無㫉休漢康衡傳淑問
揚手疆外讀當如令問令望之問㫉或作肯㫉占時字作肯誤矣歸哉孟夫
子歸去無夷猶愈楚詞君不行兮夷猶歸去或作君歸或作歸興

晚秋鄆城夜會聯句元和十二年七月以裴度守門
下侍郎同平章事充淮西宣慰處置使以韓愈兼御史中丞充
行軍司馬以李正封兼侍御史為判官從度出征詔以鄆城為
行蔡州治所此篇公與正封作於鄆城凡百餘韻東野死後公
所與聯句者惟此可見耳洪慶善曰舊本註云正封上中丞中
丞郎退之愈奉院長院長郎正封也其稱王盧釋実按鄆城今
頌呂府鄆音僱

從軍古云樂梁劉孝義從軍行云何謂從軍樂談笑青油幕
太劉瑀官識朱修之云一朝居青油幕下謂將幕也燈明夜觀棊○觀音貫
月暗秋城柝正封上中丞今从古本如此諸本無上中丞三字
羇客方寂歷驚烏時落泊語闌壯氣衰酒醒
寒砧作愈奉院長今从古本如此諸本無奉院長三字遇王貴
陳力論語陳力就列夷凶匪兼弱書兼弱攻昧味百牢犒輿
師左傳哀七年公會吳于鄫吳來徵百牢成二年韓厥謂齊侯曰無令輿師陷入君地輿
衆也千戶購首惡正封穀梁子曰諸侯不首惡平生恥論

兵未暮不輕諾末或作未顏延年詩劬壯因弘介末暮謝曲貞徒然
感恩義誰復論勳爵愈多士被沾污小夷施
毒蠱小夷元濟蠱蠱也前漢不甚蠱蠱之致蠱○蠱丑略切又音蠱何當鑄
劍戟或作鉅鈕相與歸臺閣正封室婦歎鳴鸛詩鸛
鳴于垤婦歎于室家人祝喜鵲西京雜記乾鵲噪而行人至終朝
考著龜何日親烝礿愈周禮春祠夏礿秋嘗冬烝皆祭名○礿音
藥閒使斷津梁閒或作問閒使漢書數張騫傳蔓見○聞音諫潛
軍索林薄左傳曰鄭人侵衛潛軍軍其後曹子建七啓殳林索險摽薄窮阻索
林薄句意本此○索所格切紅塵羽書靖羽書羽檄也檄者以木簡為書
有急事則插雞羽其上謂之羽檄大水沙囊涸正封楚龍且與韓信
夾濰水陣信為萬餘囊盛沙以壅水○涸下各切銘山子所工東漢竇憲
大破匈奴登燕然山刻石勒功班固作銘插羽余何作插羽見上羽書注李
太白詩云插羽破天驕未足煩刀俎史記樊噲曰人方為刀俎我為魚肉
秪應輸管鑰愈國語越王句踐使大夫種行成於吳曰請委管鑰屬國家
以身隨之雨矢逐天狼楚詞舉長矢兮射天狼天狼星在東井電矛
驅海若矛或作刀老子海神口海若靈誅固無縱選陳琳檄云江
湖可以逃靈誅力戰誰敢郄正封霍去病傳云力戰一日餘士不敢有
二心峨峨雲梯翔赫赫火箭著諸葛亮攻郝昭於陳倉以雲梯

衛軍臨城中照以火莆射之○著直略切連空隳雉堞照夜焚城
郭 愈 軍門宣一令廟算建三略雷鼓揭千槍
或作鎗蒼頡篇曰剡木兩頭銳者是也槍字爲正浮橋交萬筰 正封
筰或作笮當从竹音昨說文曰筊也西南夷以竹索爲橋笮以渡水是也少陵詩有連
筰動嫋娜字亦作笮蹂野馬雲騰映原旗火鑠校本爍當作爍
疲氓墜將拯殘虜狂可縛 愈 摧鋒若貙兕梁鬪
文詩咯地曉摧聳○貙勑居切超乘如猱玃左氏秦師過周北門超乘者三
百乘○乘石證反攫音矍逢掖服翻魋禮記儒行儒有衣逢掖之衣逢大也
掖袂也漫胡纓可愕 正封 莊子冠曼胡之纓只作曼魏都賦作縵○
漫莫干切或作曼音同星殞聞雊雉唐景龍初有大星隕于西南聲如雷
野雉皆驚雊雊古豆切鳴也○師興隨唳鶴苻堅聞風聲鶴唳以爲晉師之
至虎豹貪犬羊後漢鄧太傅騭虎兕而赴犬羊鷹鸇憎鳥雀
愈 憎或作讐左氏傳如鷹鸇之逐鳥雀燒陂除積聚灌壘失依
託失或作去憑軾諭昏迷左僖二十八年君憑軾而觀之執殳征
暴虐 正封 詩衛風伯也執殳正封詩頻緝事實然亦有取用未精熟執殳乃
衛人刺行役過時而不反不知正封何以用此倉空戰卒飢月黑探
兵錯黑或作暗探他南切○兇徒更蹈藉○更平聲藉慈夜切逆
族相啗嚌 愈 軸轤亘淮泗旆旌連夏鄂大野

繼氐羌詩云自彼氐羌莫敢不來王氐西羌名也長河浴騧駱 正
封 東西競角逐左傳晉人逐之左右角之遠近施矰繳說文
曰繳生絲縷也張良傳雖有矰繳尚安所施謂箭上加縷而射○矰音增繳音勺人
怨童聚謠天殃鬼行瘧 愈 漢刑支郡黜晁錯諸侯
有罪削其支郡支郡在國之四邊者如楚王削東海趙王削常山是也周制閑
田削周制諸侯有功者開田以祿之有削地者歸之閒田侯社退無功
鬼薪懲不恪 正封 文帝三歲刑曰鬼薪言取薪以給宗廟余雖
司斧鑕音至情本尚丘壑且待獻俘囚左傳獻俘授馘
詩在泮獻囚終當返耕穫 愈 藁街陳鈇鉞藁街漢時長安
街名蠻夷邸在其中陳湯傳斬郅支首及名王以下宜縣頭藁街蠻夷邸間○鈇風無切
挑塞興錢鎛西京賦曰北有重險桃林之塞詩庤乃錢鎛注田器也○錢音
剪鎛音博地理畫封疆天文掃寥廓 正封 天子憫
瘡痍將軍禁鹵掠策勳封龍頟歸獸獲麟腳
愈 獲或作獵云龍頟千家將名劉氏音頟浩音洛漢衛青傳韓說封龍頟侯史或作崔
龍頟北詩用魏闕秦關龍頟麟嘗借對也獸或作騎麟胸見子虛賦射麋脚麟韋昭口
持引其脚也家語謂魯西狩子鉏商獲麟折其前足截以歸豈用此邪○今按歸獸用書
序語對策勳爲切似當解作狩義耳詰誅敬王怒月令詰誅暴慢詩王赫斯
怒給復哀人瘼前漢民產子復注云不役使也○復音福澤髮解

兜牟或作鍪古通用醃顏傾鬌落正封楚詞美人既醉朱顏酡鑿
落飲器樂天詩銀含鑿落盞○酡音陀安存惟恐晚安存或作存安後漢
馬融贊生厚故安存之念深洗雪不論昨後漢段熲傳雪百年之逋負
暮烏已安巢春蠶看滿箔愈聲明動朝闕光
寵耀京洛旁午降絲綸史有冠蓋旁午吏辛旁午禮記王言如絲
其出如綸中堅擁鼓鞞正封漢光武與王尋戰衝其中堅謂大將居中
以堅銳自輔密坐列珠翠高門塗粉雘屋郭切跂朝
賀書飛鼓朝貂麈翔也言塞路歸鞍躍愈魏闕橫雲
漢周禮乃縣治象之法于象魏鄭司農云象魏闕也莊子心居魏闕之下秦闕
東巖崿江淹詩巖崿轉奇秀○崿音萼拜迎羅櫜鞬左傳晉重耳曰
右屬櫜鞬櫜弓服鞬矢服○鞬居言切問遺結櫜橐正封漢婁敬傳
以歲時數問遺詩于橐于囊說文曰櫜囊之無底者江淮永清晏宇宙
重開拓苗泰交廣記漢武帝元鼎中開拓上境○拓橐各切是日號昇
平唐志昇平日行上道大平日行中道此年名作噩愈爾雅太歲在酉
曰作噩元和二年歲在丁酉○噩音咢洪赦方下究或作赦鶡冠子上情
不下究淮南子號令不能下究漢王吉傳上恩不得下究作究爲是燕武颷亦
旁魄封禪書曰旁魄四塞旁魄徬旁薄也○魄他各切南據定蠻陬
魏都賦蠻陬夷落譯導而通北攫空朔漢正封班孟堅敘傳龍荒朔

幕莫不來庭漢書漠皆作幕儒生愜教化愜或作快武士猛刺
斫孫登呼楊駿曰刺斫斫○刺七亦切刺吾相兩優游他人雙
落英愈印從負鼎佩史記伊尹欲干湯而無由乃爲有莘氏媵臣負
鼎俎以滋味說湯門爲登壇鑿淮南子凡國有難君自宮中召將詔之鑿
凶門而出漢書高祖設壇拜韓信爲大將再入更顯嚴顯或作深顯嚴見呂
氏春秋九遷彌謇諤正封車千秋訟戾太子事一日超九級選任晉
外代范雲讓表云千秋之一日九遷賓筵盡貉趙左昭十七年晉文公有士
鉞俚衛衰導騎多衛霍衛霍謂衛青霍去病也國史擅芬芳
宮娃分綽約愈宮或作官非是吳虞風俗通曰楚人謂美色爲娃莊子綽
約若處子娃於佳切○丹掖列鵷鷺洪鑪衣貉絡摛文
揮月毫講劍淬霜鍔正封命衣備藻火命衣乃周
禮所謂上公九命衣服藻火見書益稷賜樂兼拊搏書益稷搏拊琴瑟
兩廂鋪氍毹史記類注正寢之東西室皆號曰廂風俗通云織毛褥謂之氍
毹賓瞿作氍能○氍音瞿毹山下切五鼎調勺藥愈勺藥字子虛賦及文
選凡四見皆音略今或曰後語有仍許却芍藥此當異讀或作芍藥集曰芍藥調和
五味也帶垂蒼玉佩轡蹙黃金絡誘接謂登龍
謂或作謝登龍門見後漢李膺傳事趨馳狀傾藿正封淮南子葵藿傾
心向日青娥翳長袖江淹神女賦青娥蓋豔紅頰吹鳴籥

李太白昭君詞昭君拂玉鞍上馬啼紅頰儻不忍辛勤何由恣歡
謔愈惟當早貴富豈得整寂寞但擲雀笑金
鮑明遠白紵曲千金雇笑買芳年仍祈却老藥正封漢郊祀志李少
君以祠竈穀道却老方見上殁廟配罇罍生堂合馨鏞爾雅
大磬謂之毊大鐘謂之鏞亦名鏞○毊音喬鏞音博注安行死松篁高
臥枕莞蒻愈莞或作菅洗沐恣蘭芷楚詞浴蘭湯兮沐芳割
烹厭脾膝詩行葦嘉有脾臄說文臄口上也取脾臀寘腸炙之口臄○臄其壹
切喜顏非忸怩書顏厚有忸怩達志無隕穫工封或隕
作頌見儒行篇詼諧酒席展慷慨戎裝著斬馬祭旄

昌黎集卷八　十八　世綵堂

轟炰羔禮芒屩愈○屩音脚山多離隱豹列女傳南山
有玄豹隱霧雨十日不下食野有求伸蠖易尺蠖之屈以求伸也蠖蟲名
○蠖烏郭切推選閱羣材薦延搜一鶚正封後漢孔融
曰鷙鳥累百不如一鶚左右供詔譬親交獻諛噱說文大笑
也遻嗢噱於口○噱其虐切名聲載揄揚權勢實熏灼愈
重或作蕙詩憂心如熏毛傳熏灼也谷永傳番岳西征賦皆用毋以熏者漢道舊
生感激漢高紀道舊故爲笑樂當歌發酬酢羣孫輕綺
紈下客豐醴酪王封窮天貢賝異詩憬彼淮夷來獻其
琛琛與賝同丑林切市海賜酺醵漢律須有詔令乃許大酺酺醵會聚酒也

○酺音蒲又音步醵其御切作樂鼓還搥從禽弓始彍愈
淮南子疾如彍弩漢書作彍國語彍音曰彍郭霍二音取歡移日飲漢夏
侯嬰傳與高祖語未嘗不移日又田蚡傳求勝通宵博北史李謐好學隆冬
達曙盛暑通宵五白氣爭呼楚詞招魂成梟而牟呼五白注五白五木也
詳見二卷送靈師詩六奇心運度正封漢陳平六出奇計恩澤
誡布漢上林賦布濩閎澤○濩音護嚚頑已簫勺諸本簫作簫漢
房中歌簫勺羣慝晉灼曰簫舜樂勺周樂言以樂征伐也頑師古曰敎化行則逆亂之徒
交散也告成上云亭封禪書管仲曰無懷虙羲神農炎帝顓頊帝嚳堯舜
易封泰山禪云云黃帝封泰山禪亭亭二山名也考古垂矩矱愈淮南

昌黎集卷八　十九　世綵堂

子知矩矱之所周○矱憂縛切前堂清夜吹東第良晨酌池
蓮折秋房院竹饑夏籜正封五狩朝恒岱書五
載一巡狩恒北岳岱東岳○恒胡登切三畋宿楊柞禮記天子無事則歲
三畋一爲乾豆二爲賓客三爲充君之庖長揚五柞漢二宮名狂盍屋賂○柞音昨農
書乍討論漢藝文志杉農家書九百一十四篇馬法長懸格愈
馬法謂司馬法宇見揚雄笑所懸戎竹發○格音各雪下收新息扶或作收
新息入川驛名是歲十月李愬克蔡擒之元濟時夜半大雪陽生過京索
京縣名有大索小索亭在今鄭州界漢高帝與楚戰滎陽京索間漢書索皆音山客切惟
文選史臣贊有桑各一音陽生謂冬至爾牛時寢訛詩無羊爾牛來思或

寢或訛訛動也我僕或歌咢正封詩行華或歌或咢爾雅徒擊鼓曰咢

五洛切帝載彌天地書熙帝之載臣辭劣螢爝劣或作勿

○爝爵醮二音為詩安能詳庶用存糟粕愈存或作筝莊子

天道篇桓公讀書於堂上輪扁斵輪於堂下曰君之所讀古人之糟魄已夫莊子粕作魄

昌黎先生集卷第八

昌黎先生集卷第九

律詩

題楚昭王廟

公元和十四年有襄州宜城縣驛記蓋公赴潮日也記云東北有井傳是昭王井東北數十步有昭王廟今唯草屋一區每歲十月民相率祭其前與此詩意合詩所是時作數昭王名軫楚平王子在位二十七年

丘墳滿目衣冠盡墳或作圖城闕連雲草樹荒猶有國人懷舊德一間茅屋祭昭王

宿龍宮灘

浩浩復湯湯黃魯直云退之裁聽水句尤見工所謂浩浩湯湯抑更揚者非諳客囊夜臥飽聞此聲安能周旋妙如此耶○湯音商灘聲抑更揚奔流疑激電驚浪似浮霜夢覺燈生暈宵殘雨送涼如何連曉語一半是思鄉或作說家鄉非是

叉魚招張功曹

或無下四字周官以時籍魚鄭玄云以叔刺泥中取之張功曹署也俱自御史出為南方縣公連州陽山署郴州臨武以順宗即位赦俱徙掾江陵公法曹署功曹公於是出嶺至郴與署俱俟新命于郴而作富是貞元二十年後公枉江陵祭李郴州有云投叉魚之短韻擬韜瑕而舉秀俟新命

於衡陽貴穀剪於館作此其證也

义魚春岸闊此興在中宵大炬然如畫長船

縛似橋深窺沙可數靜撈水無搖撈進船也本音撈又

北孟反義見第五卷刃下那能脫刃或作手波間或白跳中

鱗憐錦碎憐或作疑○中去聲當目評珠銷當去聲迷火

逃翻近驚人去暫遙競多心轉細得雋語時

囂左傳得雋曰克○囂靈驕反潭磬知存寡般乎覺獲饒

舷或作船交頭疑湊餌駢首類同條濡沫情難密

莊子泉涸魚相與處於陸相向以濕相濡以沫登門事已遂事或作志辛氏

三秦記曰河津一名龍門魚不能上上則為龍登門謂此也盈車欺故事

孔叢子衛人釣魚於河得鰥魚焉其大盈車餇犬驗今朝杜子美黃魚詩脂膏

兼飼犬飼音伺血浪凝猶沸腥風遠更飄蓋江煙羃

羃莫狄切拂棹影寥寥拂或作迴獺去愁無食龍移

懼見燒如棠名既誤左傳隱公五年如棠觀魚釣渭日徒

消史記呂向年老魚釣周西伯出獵遇於渭之陽文客驚先賦篇工

喜盡謠左太沖吳都賦篙工楫師選自閩禺膾成思我友觀樂

憶吾儕少陵嘗有觀打魚詩云吾徒胡為縱此樂暴殄天物聖所哀與公所謂觀

樂憶吾儕者異矣自可捐憂累何須強問鴞賈誼鵩賦曰問

於子鵩余去何之楚人命鴞曰鵩不祥鳥也○鴞音梟

李員外寄紙筆李伯康也伯康以貞元十九年為郴州刺

史權德輿集有墓志○今按後卷答文獲紙筆之雙貿郎謂此

事投义魚之短韻亦指前篇也

題是臨池後張伯英草書臨池學書池水盡黑分從起草餘

漢制尚書郎掌天子制詔起草禁中兔尖針莫並繭淨雪難如

羲之製蘭亭用蠶繭紙書之莫怪殷勤謝虞卿正著書虞卿

著虞氏春秋大史公曰虞卿非窮愁亦不能著書

次同冠峽公有同冠峽詩與此詩凡二章皆赴陽山時作冠或

作弄或作巫

今日是何朝天晴物色饒晴或作清落英千尺墮

遊絲百丈飄泄乳交巖脈懸流揭浪標無心

思嶺北猿鳥莫相撩荊公詩有物華撩我老蓋本此也

答張十一功曹唐本有張署寄公詩

山淨江空水見沙哀猿啼處兩三家篔簹競

長纖纖筍異物志曰篔簹生水邊長數丈圍一尺五六寸柳子厚記柳州山水

謂其山多篔簹蓋湘湖間多此竹也躑躅閑開豔豔花閑或作初孝辦

躑花名註見三卷杏花詩未報恩波知死所左傳狼瞫云吾未獲死所

莫令炎瘴送生涯（少陵詩應須美酒送生涯）吟君詩罷看雙鬢斗覺霜毛一半加（任子淵云斗覺詩中健語也前輩多使退之詩有此句東坡詩黃昏斗覺羅衾薄後山詩斗覺文字生清新）

郴州祈雨（桂陽郡即今之郴州○郴音琛）

乞雨女郎魂魚蓄潔且繁廟開䶂鼠叫（爾雅䶂鼠狀如蝙蝠飛而且乳亦名飛生）神降越巫言（史記漢武帝令越巫立越祠祝越巫者越寓之巫也）旱氣期銷蕩陰官想駿奔（書駿奔走執豆籩）行看五馬入（南史柳景元兄弟五人並爲太守時人語曰柳氏門庭五馬逶迤謝靈運爲永嘉太守常以五馬自隨立五馬坊五馬亭載於圖記）蕭颯已

隨軒（後漢鄭巨君爲淮陰太守政不煩苛天旱行春隨車致雨）

湘中酬張十一功曹（湘中郎謂郴州）

休垂絕徼千行淚（絕一作越漢鄧通傳盜出徼外鑄錢顏曰徼猶塞也東北謂之塞西南謂之徼）共泛清湘一葉舟今日嶺猿兼越鳥可憐同聽不知愁

郴口又贈二首

山作劍攢江寫鏡扁舟斗轉疾於飛迴頭笑向張公子終日思歸此日歸

雪颭霜翻看不分（雪或作雲）雷驚電激語難聞沿涯宛轉到深處何限青天無片雲（涯或作崖）

題木居士二首（張芸叟木居士詩序云耒陽縣北沿流二三十里鰲口寺即退之所題木居士在焉元豐初以禱旱不應為邑令折而薪之今存者乃僧道符更刻）

火透波穿不計春根如頭面幹如身偶然題作木居士便有無窮求福人

為神詎比溝中斷（莊子百年之木破為犧尊比溝中之斷則美惡有間矣其於失性一也）遇賞還同爨下餘（後漢蔡邕在吳有燒桐以爨者聞火烈之聲知其良木因裁為琴）朽蠹不勝刀鋸力匠人雖

巧欲何如

晚泊江口（據詩意及萬文亦自陽山還過湘中作下詩同）

郡城朝解纜江岸暮依村二女竹上淚（張華博物志舜死二妃淚下染湘竹竹盡斑）孤臣水底魂（史記屈原任楚為上官大夫所讒自投汨羅以死）雙雙歸蟄燕一一叫羣猿迴首那聞語空看別袖翻（聞或作間）

湘中（公此詩謂屈原也）

猿愁魚踊水翻波（踊或作躍）自古流傳是汨羅（賈誼弔屈原賦云側聞屈原兮自湛汨羅頻師古注汨水名在長沙羅縣○汨音覓）蘋藻

滿盤無處莫盤或作船空聞漁父叩舷歌舷或作舩徒詞
漁父篇曰漁父莞爾而笑鼓枻而去乃歌滄浪之歌王逸曰鼓枻叩船舷也○舷音賢

別盈上人柳子厚集有誠盈任衡山中院

山僧愛山出無期俗士牽俗來何時祝融峯
下一迴首即是此生長別離

喜雪獻裴尚書或無下四字尚書裴均也時為荊南節度
使吏部尚書公為法曹參軍作詩以獻元和元年春也

宿雲寒不卷春雪墮如簁或作篩○簁所宜切騁巧先
投隙潛光半入池半或作亂喜深將策試驚密仰

簷寬自下何曾汙增高未覺危覺或作見比心明
可燭拂面愛還吹妬舞時飄袖欺梅併壓枝
地空迷界限砌滿接高卑浩蕩乾坤合霏微
物象移為祥矜大熟布澤荷平施為或作驗布或作下
以上句為禱言之布澤為當巳分年華晚猶憐曙色隨氣
嚴當酒換或作曉灑急聽窻知邵氏聞見錄云荊公嘗以力去
陳言誇末俗可憐無補費精神譏退之然其詠雪事則云借問火城將策試何如雲屋聽窻意
知皆用退之句也去古人陳言以為非用古人陳言乃為是耶照曜臨初日
玲瓏滴晚澌晚或作曉聚庭看嶽聳掃路見雲披

陣勢魚麗遠桓五年左氏鄭人為魚麗之陳○麗音離書文鳥篆
奇索靖書狀蒼頡帥王書契是為科斗鳥篆縱歡羅豔黠列賀墉
熊螭履弊行偏冷史記東郭先生行雪中履有上無下足盡踐地門
扃臥更羸錄異傳漢洛陽大雪袁安門無行路僵臥不出悲嘶聞病
馬烏或作浪走信嬌兒竈靜愁煙絕絲繁念鬢
衰擬鹽吟舊句世說謝太傅內集事詩撒鹽空中差可擬投簡慕
前規謝惠連雪賦曰梁孝王授簡於司馬大夫曰為我賦之捧贈同燕
石闞子曰宋之愚人得燕石藏之以為寶有客觀之笑曰此燕石也多慙失
所宜

春雪

看雪乘清旦看或作觀無人坐獨謠坐獨或作獨坐拂花
輕尚起落地暖初銷已訝陵歌扇還來伴舞
腰灑篁留密節密或作竹著柳送長條入鏡鸞窺
沼行天馬度橋沈存中云杜子美詩紅稻啄餘鸚鵡粒碧梧棲老鳳凰枝
語相反而意新退之入鏡鸞窺沼行天馬渡橋蓋效此體偏階憐可掬滿
樹戲成搖江浪迎濤日風毛縱獵朝弄閑時
細轉爭急忽驚飄城險疑懸布懸布字見左襄十年晉荀
偃伐偪陽事砧寒未擣綃莫愁陰景促夜色自相

饒色或作月

聞梨花發贈劉師命此詩與後梨花二下詩皆貞元二十一年正月陽山作也後詩謂今日相逢瘴海頭是也公古詩亦有劉生詩可以兼攷

桃蹊惆悵不能過蹊或作溪紅豔紛紛落地多聞道郭西千樹雪欲將君去醉如何

春雪間早梅間或作映元和元年春江陵作

梅將雪共春彩豔不相因逐吹能爭密排枝巧妬新誰令香滿座獨使淨無塵芳意饒呈瑞寒光助照人玲瓏開已徧點綴坐來頻那是俱疑似須知兩逼眞熒煌初亂眼浩蕩忽迷神未許瓊華比從將玉樹親從將或作將從先期迎獻歲更作占茲辰辰或作晨願得長輝映輕微敢自珍微或作嚴

早春雪中聞鶯此地春晚方聞鶯此詩蓋南遷時作也諸本或在入關詠馬之後

朝鶯雪裏新雪樹眼前春帶澁先迎氣侵寒巳報人共矜初聽早誰貴後聞頻暫囀那成

曲孤鳴豈及辰風霜徒自保桃李詎相親寄謝幽棲友辛勤不爲身

梨花下贈劉師命蘇魏公云當録於古詩中注見前聞梨花發詩題下

洛陽城外清明節百花寥落梨花發今日相逢瘴海頭共驚爛漫開正月

和歸工部送僧約工部歸登也約荊州人詳見劉夢得集

早知皆是自拘囚不學因循到白頭汝既出家還擾擾何人更得死前休得或作向

入關詠馬元和元年夏入江陵召拜國子博士入藍關作

歲老豈能充上駟史記孫臏取君上駟力微當自慎前程不知何故翻驤首牽過關門妄一鳴妄或作忘顏延年賦望西極而驤首

木芙蓉

新開寒露叢遠比水間紅露或作路間或作邊皆非是豔色寧相妬嘉名偶自同採江官渡晚搴木古祠空或以杭蜀館本官渡作秋節祠作辭又云關本作秋江官渡晚寒木古祠空洪

慶善本校从採江官渡晚搴木古祠空按古詩有涉江採芙蓉正謂荷花又九歌搴芙蓉兮木末則謂搴之非其地也此以二花對喻謂將採之江則秋節已晚將搴之木則古辭所喻為無益蓋詩人强彼就此意也〇今按方說非是蓋此詩言荷花與木芙蓉生不同處而色皆美名又同故以採江搴木二事相對言其色生處而九歌者祭神之辭故曰古祠也如此則此詩從頭至此六句意皆聯屬然嘉祐杭本已如此非洪意定也願得

勸來看無令便逐風願得或作須勸

題張十一旅舍三詠公自陽山與張十一徙掾江陵道潭州而作以其詠共云賈誼宅中今始見知之

榴花

五月榴花照眼明枝間時見子初成可憐此地無車馬顛倒青苔落絳英絳或作細

井

賈誼宅中今始見水經注云長沙縣西陶侃廟傳是賈誼宅中有一井賈誼所穿葛洪山下昔曾窺葛洪丹井所在有之寒泉百尺空看影正是行人渴死時渴或作喝

蒲萄

新莖未徧半猶枯高架支離倒復扶復或作後若欲滿盤堆馬乳若或作君蜀本圖經本草蒲萄注子有似馬乳莫辭

添竹引龍鬚

峽石西泉西一作寒

居然鱗介不能容石眼環環水一鍾聞說旱時求得雨秪疑科斗是蛟龍

梁國惠康公主挽歌二首梁或作京考之史當作梁憲宗長女也下嫁于頔之子季友元和中薨謚曰惠康〇今按本或有詞字羊士諤集有梁國惠康公主挽歌詞二首注云時詔令百官進詩

定謚芳聲遠移封大國新巽宮尊長女易巽為長女

台室屬良人季友之父頔為相故云台室河漢重泉夜梧桐半樹春龍輴非厭翟選潘岳寡婦賦龍輴儼以星駕兮注喪車也周禮王后五輅二曰厭翟謂以雉羽飾車〇輴音而厭於涉反翟丁歷反還轢禁城塵

秦地吹簫女列仙傳秦穆公女字弄玉時有蕭史善吹簫弄玉妃之公以妻焉湘波鼓瑟妃屈原遠遊云二女御九韶歌使湘靈鼓瑟兮佩蘭初應夢左傳鄭文公有妾曰燕姞夢天使與己蘭曰以是為而子奔月竟淪輝竟或作競非是淮南子羿請不死之藥於西王母羿妻嫦娥竊而奔月夫族迎魂去宮官會葬歸從今沁園草後漢明帝女沁

水公主田園宮爲竇憲所奪○沁七鴆反無復更芳菲
和崔舍人詠月二十韻舍人崔群也公元和七年
以職方員外郎下遷國子博士此詩其年八月所作故落句云
獨有虞庠客無由拾落蓂意謂職在虞庠去堯皆遠矣○閣本
無此篇
三秋端正月今夜出東溟對日猶分勢騰天
漸吐靈未高烝遠氣半上霽孤形赫奕當躔
次虛徐度杳冥長河晴散霧列宿曙分螢○宿
音秀浩蕩英華溢瀟疎物象泠或作零池邊臨倒

照簷際遊橫經花樹參差見皐禽斷續聆詩鶴
鳴于九皐皐澤也牖光窺寂寞砧影伴娉婷幽坐看
侵戶閑吟愛滿庭輝斜通壁練彩碎射沙星
清潔雲開路空涼水上亭淨堪分顧兔天問厥利
維何而顧兔在腹細得數飄萍山翠相凝綠林煙共
冪青過隅驚桂側當午覺輪停屬思摛霞錦
○屬音燭追歡罄縹缾縹青白色○縹音沼反郡樓何處望
隴笛此時聽右掖連台座重門限禁扃風臺
觀滉瀁滉一作洸冰砌步青熒遐眩耀青熒獨有虞庠

客無由拾落蓂帝王世紀堯皆有蓂朔後日生一莢至望則日落一莢
詠雪贈張籍此詩或云自於窒遺徙抑以丁等語事譏時相
故終以其意謂張籍曰惟子能諳爾諸人得語哉又曰莫煩相
屬和傳示及提孩片有所譏也審矣
只見縱橫落只或作紙寧知遠近來飄颻還自弄
歷亂竟誰催梁書豫章王綜鳴鍾詩歷亂百愁生座暖銷那怪
池清失可猜坳中初蓋底坳地不平垤處遂成堆
劉貢父云歐陽永叔與江鄰幾論此詩以隨車翻縞帶逐馬散銀盃爲不工而以坳中初
蓋底垤處遂成堆爲勝且謂未知得韓意否○垤徒結反慢有先居後慢或

作漫輕多去却迴度前鋪瓦隴發本積牆隈發本
或作夲發穿細時雙透乘危忽半摧舞深逢坎井
集早值層臺砧練終宜擣階紈未暇裁城寒
裝睥睨裝或作粧睥睨城上女牆○睥匹詣反睨妍計反二字合從上作埤睨
樹凍裹莓苔裹或作環片片勻如翦紛紛碎若挼乃禾
反定非燂鵠鷺○燂音尋眞是屑瓊瑰王氏臺史六說
又以瓊爲美工比見人詠白物多用之韓愈寧詩眞是屑瓊瓌又今朝踏作瓊瑤跡別有
所稀耶豈用之不審也○瑰姑回反一作瓌緯繣觀朝萼楚詞忽緯繣其
難遷注緯繣乖戾也蕣花揩○緯音揮繣音畫冥茫矚晚埃當窗恒

凛凛出户即皚皚（踖涉積雪之嵦皚○皚五來切）壓野榮芝

菌（藝或作潤巨隕切）傾都委貨財娥嬉華蕩瀁（蛾[illegible]坱見[illegible]）

淮南子姮娥竊不死藥奔月宮事瀁或作漾胥怒浪崔嵬（胥伍子胥決劍）

死投江中隨潮往來事見吳越春秋磧迴疑浮地雲平想輾雷

隨車翻縞帶（○縞音杲白色縞帶二字見左襄二十九年）逐馬散

銀盃萬屋漫汗合（○漫汗皆平聲）千株照曜開松篁

遭挫抑（或作折方云公時以御獨事丁遷疑寄意於時宰也○今按此詩無丁處月）

方說恐未必然糞壤獲饒培隔絕門庭遽擠排陛級

纔（史記樗排莊助買臣）豈堪裨嶽鎮強欲效鹽梅隱匿

瑕疵盡（左氏瑾瑜匿瑕）包羅委瑣該（漢相如傳豈許委瑣握齪）誤

雞宵呃喔（誤或作悟選良遊嗹喔○呃音厄喔音握）驚雀暗徘徊

浩浩過三暮（史記天官書[illegible]行使畢昴閒[illegible]乃戌）悠悠帀

九垓（風俗通十兆曰經十經曰垓○國語天子之田九垓以食兆民○垓音該）鯨

鯢陸死骨（木華海賦其魚則橫海之鯨陸死鹽田顱骨成嶽）玉石火

炎灰（書火炎崑岡玉石俱焚）厚慮填溟壑高愁撥斗魁

（揚子雲甘泉賦撥北極之嶟嶟北斗第一至四為魁第五第七為杓○撥音致）日輪

埋欲側坤軸壓將頹岸類長蛇攪（岸類或作崖似攪或

作擾）陵猶巨象豗（音灰）水官夸傑黠木氣怯胚胎

著地無由卷連天不易推龍魚冷蟄苦虎豹

餓號哀巧借奢豪便專繩困約災威貪陵布

被光背離金罍（罍或作雖）賞玩損他事歌謠放我

才狂教詩硉矹（或作柮○硉勒杌丈矹五忽反）興與酒陪鰓

（鰓思張籍字○見潘岳射雉賦樊李校作[illegible]○鰓蘇來反）惟子能諳耳

諸人得語哉助留風作黨勸坐火為媒雕刻

文刀利搜求智網恢莫煩相屬和傳示及提

孩

酬王二十舍人雪中見寄（或云王屋為舍人見

王適墓誌本傳略之今作仲舒非○今按王二十涯不見諱行）

三日柴門擁不開階平庭滿白皚皚（下與或作庭平

○皚五來切）今朝蹋作瓊瑤跡為有詩從鳳沼來（從或作仙）

遣侯喜（公長慶元年有雨中寄張博士籍侯主簿喜之什見詩豈

同時作歟喜時為國子主簿公為祭酒故云長官也）

已作龍鍾後時者懶於街裏蹋塵埃如今便

別長官去直到新年衙日來（長官或作官長非是）

學諸進士作精衛銜石塡海任昉述異記炎帝女溺死東海化為精衛自呼其名每銜西山木石塡東海
鳥有償冤者終年抱寸誠口銜山石細心望
海波平渺渺功難見區區命已輕人皆譏造
次我獨賞專精豈計休無日惟應盡此生何
慙刺客傳不著報讎名

奉酬振武胡十二丈大夫胡証也傳云河東人元和九年党項屢擾邊詔以儒而勇由諫議大夫選拜振武軍節度使○諸本無奉字

傾朝共羨寵光頻半歲遷騰作虎臣戎旆暫
停辭社樹諸本作弩矢前驅服縣令方从闕本云趙璘因話錄曰胡証建節赴振武過河中時趙宗儒為帥証持制稱百姓入謁獻詩曰詩書入京國旌節過鄉關昔用令語亦非胡公歌辭擇之意閒本多出於公晚歲所定○今按方意甚善但其言閒本為晚年所定者為無據耳里門先下敬鄉人詩意取漢萬石君傳諸子弟入里門趨至家事横飛玉盞家山曉遠蹀金珂塞草
春白笑平生誇膽氣不離文字鬢毛新

奉和庫部盧四兄曹長元日朝迴盧汀也國史補云兩省相呼為閣老尚書丞郎相呼為曹長郎中員外御史遺補相呼為院長上可兼下下不可兼上唯御史相呼為端公然退之呼盧庫部為曹長張功曹為院長則上下亦通稱也
天仗宵嚴建羽旄建或作樹毛詩出車云建彼旄矣春雲送
色曉雞號金爐香動螭頭暗唐會要曰漢栢梁殿災越巫言海中有魚虬尾似鴟激浪則降雨遂作象于屋以厭火災亦作螭字唐制起居郎舍人分侍左右直第二螭首玉佩聲來雉尾高唐制人君舉動必以扇雉尾障扇四小團雉尾扇四方雉尾扇十二見儀衛志戎服上趨承北極儒
冠列侍映東曹太平時節難身遇難身或作身難郎

署何須歎二毛左傳二十二年不擒二毛毛黑白相半選潘安仁秋興賦余春秋三十有二始見二毛

寒食直歸遇雨唐本箋云元和十年公時以考功郎中知制誥歸作宿

寒食時看度荊楚歲時記去冬至一百五日即有疾風甚雨謂之寒食又先賢傳云太原舊俗以介子推焚死至時一月寒食不敢煙爨春遊事已違
風光連日直陰雨半朝歸朝或作晴不見紅毬上劉向別錄曰蹴鞠黃帝所造本兵勢也或云起於戰國鞠與毬同紅毬著以紅帛為之
那論綵索飛古今藝術圖曰北方山戎寒食日用鞦韆為戲綵索即謂鞦韆

戲也惟將新賜火周禮季春出火卽賜火也向曙著朝衣

送李六協律歸荊南李協律翔也公嘗量移爲江陵法曹故此詩首言羈遊處云

早日羈遊所春風送客歸柳花還漠漠江燕正飛飛高齋詩話云退之詩江燕正飛飛飛蓋取老杜清秋燕子正飛飛歌舞知誰在賓僚逐使非宋亭池水綠杜子美詩曾聞宋玉宅每欲到荊州荊州卽江陵也公往在江陵寒食出遊有宋玉庭邊不見人之句莫忘蹋芳菲

題百葉桃花公元和十年知制誥時作

百葉雙桃晚更紅窺窻映竹見玲瓏窺或作歸或作臨今从祐杭本嘉應知侍史歸天上故伴仙郎宿禁中應劭漢官儀曰尚書入直臺廨中給使史一人女侍史二人唐人任郎官多稱仙郎白樂天所謂仙郎靜說禁闈間

春雪

新年都未有芳華二月初驚見草芽白雪却嫌春色晚故穿庭樹作飛花

戲題牡丹段成式酉陽雜俎云前史無說牡丹者惟謝康樂集言竹間水際多牡丹成式撿隋朝種植法初不說牡丹則知隋朝花藥中所無也開元末裴士淹奉使回至汾州得白牡丹一窠植於長興私第至德中馬僕射領太原各得紅紫二色者移於城中元和初猶少今與戎葵角多少矣

幸自同開俱隱約何須相倚鬬輕盈陵晨併作新粧面對客偏含不語情雙燕無機還拂掠游蜂多思正經營正或作近長年是事皆拋盡今日欄邊暫眼明

盆池五首劉貢父云退之古詩高卓至律詩雖可稱善要有不工者老翁眞箇似童兒此眞諧語爲戲耳或云盆池也詩有天工

如拍岸纔添水數斛一夜青蛙鳴到曉非意到不能作也

老翁眞箇似童兒汲水埋盆作小池一夜青蛙鳴到曉恰如方口釣魚時方或作枋方云唐蜀衛州亘温敗枋頭乃其地也公此詩與送李愿詩只作方口口今按公盤谷詩因及方口燕川則二處皆盤谷旁近之小地名耳盤谷在孟州濟原將孟州東過懷州乃至衛州而濟原又在孟州西北四十里則方遊盤谷者安得至衛州之枋頭乎方說非是

莫道盆池作不成藕梢初種已齊生從今有雨君須記來聽蕭蕭打葉聲有雨或作雨灑

瓦沼晨朝水自清小蟲無數不知名忽然分

散無蹤影惟有魚兒作隊行惟或作爲
泥盆淺小詎成池夜半青蛙聖得知聖或作聽一
聽暗來將伴侶不煩鳴喚鬬雄雌
池光天影共青青拍岸纔添水數缾且待夜
深明月去試看涵泳幾多星明或作東

芍藥公元和十年知制誥寓直禁中作

浩態狂香昔未逢紅燈爍爍綠盤龍覺來獨
對情驚恐身在仙宮第幾重情或作怱

奉和虢州劉給事使君三堂新題二

十一詠并序。或無奉新題二字劉伯芻以元和八年出刺虢州白樂天有制詞

虢州刺史宅連水池竹林往往爲亭臺島渚
目其處爲三堂三堂建於開元中呂溫嘗記之謂三者明臣子在三之節室者黜宗室肯室之義劉兄自給事中出刺此州在任
逾歲職修人治州中稱無事頗復增飾從子
弟而遊其閒又作二十一詩以詠其事流行
京師文士爭和之余與劉善故亦同作

新亭

湖上新亭好公來日出初水文浮枕簟文或作紋
瓦影蔭龜魚

流水

汩汩幾時休從春復到秋只言池未滿池滿
强交流只或作秖

竹洞

竹洞何年有公初斫竹開洞門無鎖鑰俗客
不曾來

月臺

南館城陰闊東湖水氣多直須臺上看始奈

月明何

渚亭

自有人知處那無步往蹤莫教安四壁面面
看芙蓉

竹溪

藹藹溪流慢慢或作漫梢梢岸篠長篠或作竹穿沙碧
簳淨落水紫苞香少陵竹詩有雨洗娟娟淨風吹細細香前輩嘗云竹未嘗有香而少陵以香言之豈知公亦有落水紫苞香之語乎

北湖

聞說遊湖棹尋當到此迴應留醒心處準擬醉時來準或作淮俗字

花島

蜂蝶去紛紛香風隔岸聞欲知花島處水上覓紅雲

柳溪

柳樹誰人種行行夾岸高莫將條繫纜著處有蟬號

西山

新月迎宵挂晴雲到晚留爲遮西望眼終是懶迴頭

竹逕

無塵從不掃有鳥莫令彈若要添風月應除數百竿

荷池

風雨秋池上高荷蓋水繁未諳鳴摵摵選盧子諒云摵摵芳葉零○摵所格切那似卷翻翻

稻畦

罫布畦堪數罫或作卦布或作圍罫博局上方目也字見選博奕論○今按博局當云綦局桓譚新論守邊隅趨作罫以自生於小地枝分水莫尋魚肥知已秀鶴沒覺初深

柳巷

柳巷還飛絮春餘幾許時吏人休報事公作送春詩

花源源或作原

源上花初發公應日日來丁寧紅與紫慎莫

一時開莫或作勿

北樓

郡樓乘曉上盡日不能迴晚色將秋至長風送月來

鏡潭

非鑄復非鎔泓澄忽此逢魚鰕不用避只是照蛟龍

孤嶼

朝遊孤嶼南暮戲孤嶼北所以孤嶼鳥與公

盡相識

方橋

非閣復非船可居兼可過君欲問方橋方橋如此作（白樂天皮日休詩皆自注曰音佐○今按廣韻作造也將祚切而荀子肉腐出蟲魚枯生蠹貪利忘身禍災乃作及棄范五柃之諸皆已爲此音矣然讀如佐者又將祚切之說而世俗所用从人从故而切爲將祚者又字之俗體也）

梯橋

乍似上青冥初疑躡菡萏自無飛仙骨欲度何由敢

月池

寒池月下明新月池邊曲若不妬清妍却成相映燭

遊城南十六首（十六詩非一日作編者類次之）

賽神（賽謂報賽字本作塞漢書郊祀志云冬塞禱祀廣陵厲王殺牛塞禱是也今作賽○賽悉代反）

白布長衫紫領巾差科未動是閑人麥苗含穟桑生椹（椹桑實詩食我桑黮懷我好音黮即椹也○椹食荏反）共向田頭樂社神

題于賓客莊（于頔字允元元和八年爲太子賓客）

榆莢車前蓋地皮（釋木云榆莢榆錢爾雅云白枌車前草名釋草云一名芣苢一名馬舃郭璞云大葉長穗好生道邊江東呼爲蝦蟆衣○車尺遮反）薔薇蘸水笱穿籬馬蹄無入朱門跡縱使春歸可得知

晚春

草樹知春不久歸（草樹一作草木）百般紅紫鬬芳菲楊花榆莢無才思惟解漫天作雪飛

落花

已分將身著地飛那羞踐蹋損光暉無端又被春風誤吹落西家不得歸

楸樹二首

幾歲生成爲大樹一朝纏繞困長藤誰人與脫青羅帔看吐高花萬萬層

幸自枝條能樹立可煩蘿蔓作交加（可或作何）傍人不解尋根本却道新花勝舊花（傍或作遊）

風折花枝

浮豔侵天難就看清香撲地只遙聞（只或作可）春

風也是多情思故揀繁枝折贈君揀或作折折或作將

贈同遊諸本無此篇杭蜀本皆闕唯唐本有之且蜀在此

喚起窻全曙催歸日未西無心花裏鳥更與

盡情啼曾直云吾兒時每哦此詩而了不解其意自出峽來吾年五十八矣時春曉偶憶此詩方悟之喚起催歸二禽名也古人於小詩用意精深如此催歸子規也喚起聲如人絡絲圓轉清亮偏於春曉鳴江南謂之春喚復齋漫錄云予嘗讀唐顧渚山茶記口顧渚山中有鳥如鸜鵒而色蒼每至正二月作聲曰春起也三四月云春去也採茶人呼為喚春鳥然則喚起之名唐人說矣豫章不舉為證何也

贈張十八助教張十八籍也時為四門國子博士助教

喜君眸子重清朗籍嘗病眼故云攜手城南歷舊遊

忽見孟生題竹處公與孟郊嘗遊此有城南聯句至是郊死矣相

看淚落不能收

題韋氏莊城南韋曲在唐最盛名與杜陵相埒當時為之語曰城南韋杜去天尺五杜子美贈韋贊善詩所謂時論同歸尺五天也是時莊已衰矣故詩意有云

昔者誰能比今來事不同寂寥青草曲散漫

白楡風架倒藤全落籬崩竹半空寧須惆悵

立翻覆本無窮須一作知

晚雨

廉纖晚雨不能晴蜀本作晚雨廉纖律不諧今從諸本池岸

草開蚯蚓鳴投竿跨馬蹋歸路纔到城門打

鼓聲

出城

暫出城門蹋青草遠於林下見春山應須韋

杜家家到秖有今朝一日閑

把酒

擾擾馳名者誰能一日閑我來無伴侶把酒

對南山對或作謝

嘲少年

直把春償酒都將命乞花乞音氣與人物漢乞揚生師公調張籍詩云乞君飛霞珮乞與此乞字同秖知閑信馬不覺誤隨

車

楸樹

青幢紫蓋立童童蜀先主傳舍東南角有桑樹高童童如小車蓋童童茂盛貌○幢傳江反細雨浮煙作綵籠不得畫師來貌

取定知難見一生中貌或作邈猶少時貌得山曾及童子之貌○今

按鋭音遂

遣興遣或作遠

斷送一生惟有酒，尋思百計不如閑。莫憂世事兼身事，須著人閒比夢閒。

昌黎先生集卷第九

世綵廖氏刻梓家塾

昌黎先生集卷第十

律詩凡八十首諸本作七十九首今從蜀本

送李尚書赴襄陽八韻得長字李遜也遜字友道

荆州石行人元和十年十月分山南東道為兩節度使以遜撿校工部尚書為襄州刺史充襄復郢均房節度使以右羽林將軍高霞寓為唐州刺史充唐隨鄧節度使遜赴襄陽廷臣送者三十餘人分韻賦詩大宗泉許孟容為之序按遜李傳悉戶部作照為山衆東道節度使又按襄州右本題名衡云撿校工部尚書李遜時遜蓋自尚書而出史略之

帝憂南國切，改命付忠良。先是山南東道節度使嚴綬討吳元濟以無功罷為太子少保乃以遜為節度故云壤畫星搖動，旗分獸簸揚。五營兵轉肅，千里地還方。控帶荆門遠，飄浮漢水長。賜書寬屬郡，郡或作部戰馬隔鄰疆。縱獵雷霆迅，觀棊玉石忙。風流峴首客，羊叔子嘗與客鄒湛登峴山曰自有宇宙而有此山花豔大堤倡。大堤地名在襄陽宋隋王誕為襄陽郡聞諸女歌因為詞曰朝發襄陽城暮至大堤宿大堤諸女兒花豔驚郎目富貴由身致，誰教不自強。

和席八十二韻席八或以為席謙非也當是席夔按諱行

錄帝囊行八貞元十年進士

絳闕銀河曙東風右掖春應劭漢官儀中書爲右曹稱西掖正門之兩旁曰掖官隨名共美花與思俱新綺陌朝遊閒綾衾夜直頻漢官典職儀尚書郎入直供青綾白綾被橫門

開日月高闕切星辰庭變寒前草天銷霽後

塵溝聲通苑急柳色壓城匀綸綍謀猷盛禮記王言如綸其出如綍音綍李本技謀作謨然閣本只作謀考之周書作謀爲是但謨作古字作甚李宿刊誤曰舊作嘉謨今作嘉謀猶沈浮二音通也丹青步武親芳

菲舍斧藻揚子吾未見斧藻其德若斧藻其彙者斧與藉同光景暢

形神傍砌看紅藥謝朓中書省詩云紅藥當階翻巡池詠白

蘋柳惲爲吳興太守有江南曲云汀洲採白蘋日落江南春多情懷酒伴

懷或作怯餘事作詩人倚玉難藏拙玉或作市吹竽久

混眞齊宣王好竽南郭先生不知竽而濫進見韓子坐歎空自老江

海未還身

和武相公早春聞鶯武元衡也元衡以元和八年三月自西川節度使拜相公此篇與所和孔崔皆元衡拜相後追和其錄蜀時作

早晚飛來入錦城華陽國志成都萬里橋南岸有錦城誰人教

解百般鳴春風紅樹驚眠處似妬歌童作豔

聲

太安池闕○唐長安有大安宮大安亭而大安池未審載見豈安樂公主所鑿定是池耶景龍中請昆明池中宗不與主怒自鑿定昆池延袤數里豈卽此池耶

遊太平公主山莊諸本無此題唐本太安池下增闕字而別出此題六見本李謝本所故並同

公主當年欲占春故將臺榭押城闉押或作壓欲

知前面花多少或作處直到南山不屬人

晚春

誰收春色將歸去將歸或作歸將非是慢綠妖紅半不

存慢或作漫榆莢紙能隨柳絮等閑撩亂走空園

大行皇太后挽歌詞三首[illegible]憲宗母莊憲皇后也樊本云諸本脫大字非是韋明云大行者不反之辭天子皇后崩未有謚故稱大行

一紀尊名正后以元和元年尊爲皇太后崩於十一年故曰一紀三時

孝養榮禮記文王之爲世子朝於王季日三[illegible]養移亮切高居朝聖

主厚德載羣生武帳虛中禁虛或作空漢霍上事太后被珠

穠盛服坐武帳中玄堂掩太平齊謝朓敬皇后哀冊文曰翠幨舒阜玄堂
啓彝秋天笳鼓歌松柏徧山鳴
威儀備吉凶文物雜軍容配地行新祭漢光武中
元元年上文帝母薄太后曰高皇后配食地因山託故封漢文帝治霸陵
因山不起墳皇后合葬豐陵故云故封鳳飛終不返列仙傳秦穆公女弄
玉吹簫隨鳳凰飛去劒化會相從晉張華劒化延平津事有天生神物終當
合耳之語王介甫曰此非君臣所宜言近於贛也無復臨長樂叔孫通傳
惠帝東朝長樂宮漢皇太后所居宮名空聞報曉鐘報曉或作曉暮
追攀萬國來警衛百神倍畫翣登秋殿禮喪服大

記畫翣二注云漢制以木爲筐廣三尺高二尺四方兩角高衣以布○翣所甲切容
衣入夜臺喪大記飾棺君龍帷二池振容注云青質五色畫之於絞繒而垂之
以爲振容衣蓋謂此也雲隨仙馭遠風助聖情哀助方作動
非是只有朝陵日粧奩一暫開漢明帝謁原陵見太后鏡奩中
物感動悲淨
廣宣上人頻見過廣宣蜀僧元和中任長安安國寺寺
有紅樓宣有詩名號紅樓集
三百六旬長擾擾百或作十不衝風雨即塵埃久
慙朝士無裨補慙一作爲空愧高僧數往來學道

窮年何所得吟詩竟日未能迴天寒古寺遊
人少紅葉窻前有幾堆
閑遊二首元和十二年春作公自中書舍人降右庶子云
雨後來更好繞池徧青青柳花閑度竹菱葉
故穿萍故或作獨杜詩潛龍故起雲江上燕子故來頻皆用此字獨坐殊
未厭孤斟詎能醒持竿至日暮幽詠欲誰聽
茲遊苦不數再到遂經旬到或作至經或作兼萍蓋汙
池淨藤籠老樹新林鳥鳴訝客鳥或作鷺岸竹長
進鄰子雲秖自守揚子雲傳安帝時丁傅董賢用事雄方草太元有以

自守泊如也奚事九衢塵
酬馬侍郎寄酒馬總
一壺情所寄四句意能多秋到無詩酒其如
月色何
和侯協律詠筍侯喜也○或云公意專以譏時相自得時
方張王至蛇虺首撥大抵言其挾勢植黨苟藏姦慝之狀如
此豈李逢吉之謂耶是時裴度欲討蔡逢吉引其黨令狐楚蕭
俛等沮之公亦坐作宰相意自中書舍人降右庶子
竹亭人不到新筍滿前軒乍出真堪賞初多

未覺煩或作繁公律詩不重用韻成行齊婢僕環立比兒
孫驗長常攜尺愁乾屢側盆對吟忘膳飲偶
坐變朝昏滯雨膏腴溼驕陽氣候溫得時方
張王莊子所謂王長其間是也並去聲讀公與劉夢得蒲萄詩皆用張王字挾
勢欲騰騫見角牛羊沒看皮虎豹存攢生猶
有隙散布忽無垠詎可持籌筭誰能以理言
縱橫公占地羅列暗連根狂劇時穿壁孳強
幾觸藩深潛如避逐一作世遠去若追奔始訝
妨人路還驚入藥園萌牙防潰大覆載莫偏

恩已復侵危砌非徒出短垣身寧虞瓦礫計
擬揜蘭蓀且歎高無數庸知上幾番短長終
不校先後竟誰論外恨苞藏密中仍節目繁
暫須迴步履要取助盤飧或作餐盤飧寘壁左氏語穰穰
疑翻地○穰上聲森森競塞門戈矛頭戢戢蛇虺
首撇撇婦懦咨料揀○料音聊或作聊量也張湛列子序且將料簡
世所希有者兒癡謌盡髡俟生來慰我或作意詩句
讀驚魂屬和才將竭呻吟至日暾日或作欲楚詞九嘆
日暾暾其西舍亦可以日入言也○暾他昆切

過鴻溝公從裴晉公平蔡元和十二年八月入下過鴻溝作也漢
四年劉項割鴻溝以西為漢以東為楚此在滎陽東南二十里
此下皆從裴晉公伐蔡詩
龍疲虎困割川原億萬蒼生性命存誰勸君
王回馬首眞成一擲賭乾坤

送張侍郎張賈時自兵侍為華州閣本作侍御非
司徒東鎮馳書謁元和十年正月加宣武節度使韓弘為司徒丞
相西來走馬迎元和十二年七月以宰相裴度為淮西宣慰處置使兩
府元臣今轉密一方逋寇不難平

贈刑部馬侍郎馬揔時副晉公東征
紅旗照海壓南荒徵入中臺作侍郎中臺或作臺中
非是
暫從相公平小寇便歸天闕致時康

奉和裴相公東征途經女几山下作
或無奉字女几山在河南府福昌縣三十四里白樂天云晉公
出討淮西過女几山下題詩云待平賊壘報天子莫指仙山示
武夫而公此詩和云
旗穿曉日雲霞雜雲一作紅雜作集○今按對偶及文勢當以諸本
山倚秋空劍戟明洪慶善云以我之旗况彼雲霞以彼之山况我劍戟

詩家謂迴鸞舞鳳格敢請相公平賊後暫攜諸吏上崢
嶸

鄜城晚飲奉贈副使馬侍郎及馮李
二員外或無奉字馮李謂馮宿李宗閔也闞本馮宿時以都官李宗閔以禮部並從征○鄜音[illegible]

城上赤雲呈勝氣眉間黃色見歸期幕中無
事惟須飲郎是連鑣向闕時說文云鑣馬銜也○鑣補驕切

酬別留後侍郎或無酬字蔡平命馬摠為留後

為文無出相如右司馬相如也漢武帝擢居左右常召相如視草謀

帥難居郤縠先僖二十七年左氏晉文公作三軍謀元帥趙衰曰郤縠可○郤音隙縠音斛歸去雪銷溱洧動溱洧二水名溱在河南洧在鄭
西來旌旆拂晴天

同李二十八夜次襄城李正封也

周楚仍連接川原乍屈盤雲垂天不暖塵漲
雪猶乾印綬歸台室旌旗別將壇欲知迎候
盛騎火萬星攢

同李二十八員外從裴相公野宿西
界

四面星辰著地明散燒煙火宿天兵不關破
賊須歸奏自趍新年賀太平

過襄城

鄜城辭罷過襄城潁水嵩山刮眼明已去蔡
州三百里家人不用遠來迎

宿神龜招李二十八馮十七龜下或有驛字汝州有神龜驛臺按九域志開皇初建李謂正封馮謂宿也

荒山野水照斜暉啄雪寒鴉趁始飛夜宿驛
亭愁不睡幸來相就蓋征衣

次硤石諸本硤作峽今峽非也地理志可考

數日方離雪今朝又出山試憑高處望隱約
見潼關

和李司勳過連昌宮或作李二十八司勳無過字連昌宮在河南壽安縣西一十九里按志高宗顯慶三年置然詩落句云云疑為明皇所作而元微之連昌宮辭大槩詠明皇帝或云開元中晉公之可公從皆公月淮西回過壽安而作

夾道踈槐出老根高甍巨桷壓山原宮前遺
老來相問今是開元幾葉孫

次潼關先寄張十二閣老使君○張賈潼關在華州華陰縣界張閣老即華州刺史也唐史稱云兩省相呼為閣老

荊山已去華山來史記黃帝鑄鼎荊山下荊山在漢馮翊懷德縣華山太華也在華陰縣日出潼關四扇開出或作照扇或作面刺史莫辭迎候遠相公親破蔡州迴迴或作觀新

次潼關上都統相公都統韓弘也館本無此篇關下或有寄字一本在雨中寄張籍侯喜詩後

暫辭堂印執兵權盡管諸軍破賊年冠蓋相望催入相待將功德格皇天

桃林夜賀晉公元和十二年十二月壬戌以裴度守本官賜上柱國晉國公丙子以右庶子韓愈為刑部侍郎考其年十二月丙辰朔壬戌則其月七日度以其月十六日方至自蔡則前除命蓋在公未入朝之前故公詩夜賀晉公於桃林桃林在陝之靈寶縣云

西來騎火照山紅夜宿桃林臘月中手把命珪兼相印一時重疊賞元功

送李員外院長分司東都李員外正封也

去年秋露下羈旅逐東征今歲春光動驅馳別上京飲中相顧色送後獨歸情兩地無千里因風數寄聲

晉公破賊回重拜台司以詩示幕中賓客愈奉和或作晉公自蔡州入覲途中重拜太云愈因之

南伐旋師太華東天書夜到冊元功將軍舊壓三司貴相國新兼五等崇鵷鷺欲歸仙仗裏熊羆還入禁營中長慙典午非材職或作識蜀志譙周曰典午忽兮典司午馬也白樂天自江州司馬還朝再出亦曰昔徵從典午得就閑官即至公

獨釣四首釣或作酌坐厭親刑柄為刑部侍郎時作

侯家林館勝偶入得垂竿曲樹行藤角平池散芡盤○芡音儉羽沈知食駃或作快或作駃緡細覺牽難聊取夸兒女揄條繫從鞍

一逕向池斜池塘野草花雨多添柳耳水長減蒲芽坐厭親刑柄偷來傍釣車坐厭方作厭坐云厭與偷為一義坐親刑柄來弄釣車為一說公詩多此體○今按坐厭與偷來為對亦自親

切又況坐厭乃常用之語韋蘇州云坐厭淮南守此類極多方以誤本更爲曲說不知語意之拙旋也

太平公事少吏隱詎相賒

獨往南塘上秋晨景氣醒露排四岸草風約半池萍鳥下見人寂魚來聞餌馨所嗟無可召不得倒吾缾

秋半百物變溪魚去不來風能折芡觜露亦染梨顆廣信晁氏舊藏印本能作皴亦作皴一云山谷所定作遠岫重疊出寒花散亂開所期終莫至日暮與誰迴

枯樹

老樹無枝葉風霜不復侵腹穿人可過皮剝蟻還尋寄託惟朝菌依投絕暮禽猶堪持改火論語鑽燧改火馬融曰周書今有改火之文春取榆柳之火夏取棗杏之火季夏取桑柘之火秋取柞楢之火冬取槐檀之火一年之中鑽火各異木故曰改火也未肯但空心

元日酬蔡州馬十二尚書去年蔡州元日見寄之什

馬十二摠也元和十三年元日有詩寄公次年元日公以此詩酬之

元日新詩已去年蔡州遙寄荷相憐今朝縱有誰人領自是三峯不敢眠峯或作冬方从書本云華岳有三峯唐人守華者皆謂之三峯守蓋公西歸經從之路馬詩必有所亭之述今峯不可得而詳也○今按此詩幷題皆不古經由華州所作方說旣無所括又三峯不敢眠亦無文理今當闕之以俟知者

詠燈花同侯十一

或作同侯十一詠燈花侯十一喜也

雪浪齋日記云此詩極似少陵

今夕知何夕花然錦帳中自能當雪暖那肯待春紅黃裏排金粟諸本黃作囊何遜詩金粟裏搔頭蜀人史彥升口黃裏排金謂顆開花細也又沈約宋書漢制乘輿軍蓋黃裏所謂黃屋也諸本多引漢紀汪實此義今按漢制黃屋與此詩文意不同疑史說誤釵頭綴玉蟲更煩將喜事來報主人公一作翁

祖席 前字

舊江云以王涯徙袁州刺史而作按舊紀涯刺袁州元和三年四月也公時在東都故曰祖席洛橋邊此詩前後注文舊本無之蜀本亦然又或二題前字秋字上皆有得字

祖席洛橋邊親交共黯然野晴山簇簇霜曉菊鮮鮮書寄相思處盃銜欲別前淮陽知不薄陽本作南洪本作陽云用汲黯薄淮陽事以後詩有淮字隨筆以誤也終願早迴船

秋字

淮南悲木落而我亦傷秋 而或作今 況與故人別那堪羇宦愁榮華今異路風雨苦同憂莫以宜春遠 宜春即袁州也 江山多勝遊 公自題此二詩後云兩詩何處好就中何處佳何處惡

送鄭尚書赴南海 鄭尚書名權有序在集

番禺軍府盛 番禺今之廣州番音潘禺音愚 ○欲說暫停盃蓋海旂幢出連天觀閣開衙時龍戶集 龍戶拼珠戶也南海亦謂之蠻戶 上日馬人來 後漢馬援計蠻以數十人留於象林

所鑄銅柱下南蠻呼為馬留人見新史南蠻傳 風靜鶢鶋去 左氏祀爰居國語海鳥曰鶢鶋鶢音爰鶋音居 ○官廉蚌蛤迴 東漢孟嘗為合浦大守珠復還 貨通師子國 師子國在南海中 樂奏武王臺 武或作越 漢傳趙佗自稱南越武王 事事皆殊異無嫌屈大才

答道士寄樹雞

樹雞木耳之大者東坡和陶詩曰黃菘養土羔老楮生樹雞

軟濕青黃狀可猜欲烹還喚木盤迴煩君自入華陽洞直割乖龍左耳來 柳子厚龍城志茅山道士吳綽採藥於華陽洞口見一兒手把三珠戲於松下綽從之奔入洞中化為龍以三珠塡左耳中綽斷其耳而失其珠又馮贄雲仙錄天罰乖龍必害其耳

左遷至藍關示姪孫湘 漢時依上古法朝列以右為尊故謂降秩為左遷藍關即秦之曉關在今藍田縣青嶺高議云湘字清夫公姪也落魄不羈公勉之學乃笑作詩有能開頃刻花之句公曰汝能奪造化開花乎湘遂聚土覆盆良久曰花已發矣舉盆乃碧花二朵葉間有小金字乃詩一聯云雲橫秦嶺家何在雪擁藍關馬不前公未曉詩意湘曰事久可驗公後貶潮陽途有一人冒雪而來乃湘也湘曰公憶花上句乎乃今日事也公詢地名即藍關再三嗟嘆曰吾為汝成此詩云云

酉陽雜俎亦載是事獨不載湘名外公遠詩有餘州暗族姪云自言有奇術探妙知天工意亦若指是事豈湘果有出世之學耶筆墨閒錄云此詩仁且有禮非忠仁義者不能也

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貶潮州路八千 州一作陽元和十四年公為刑部侍郎上表極諫佛骨事帝大怒將抵死持示宰相崔羣裴度羣更力言愈忠願少寬假以來諫諍帝稍解乃貶潮州刺史 欲為聖明除弊事肯將衰朽惜殘年 欲或作本肯將或作豈將又作覺於朽或作暮惜一作計 雲橫秦嶺家何在雪擁藍關馬不前 擁或作擠 ○今按此詩於暮計擠四字皆不如今本之勝 知汝遠來應有意好

收吾骨瘴江邊（左傳蹇叔曰余收爾骨焉）

武關西逢配流吐蕃（唐志武關在商州商洛縣之東）

（公謫潮州自藍田入商洛於武關西見作）

嗟爾戎人莫慘然（戎或作胡）湖南地近保生全（地近或作近地）我今罪重無歸望直去長安路八千

次鄧州界

潮陽南去倍長沙戀闕那堪又憶家心訝愁來惟貯火（惟一作誰）眼知別後自添花商顏暮雪逢人少（前漢溝洫志引洛水至商顏下注商山之顏譬人之顏頟也）鄧鄙春泥見驛賒（鄧鄙字見左威公九年）早晚王師收海嶽普將雷雨發萌芽

題臨瀧寺（臨瀧韶州縣名公前瀧吏詩具述其詳）

不覺離家已五千（漢高帝紀提三尺取天下又韓安國傳本一無劍字古固有如此造語者公言離家已五千則知其爲里也或以歟後詞之則非）仍將衰病入瀧船潮陽未到吾能說（吾能或作人先或作先聞）海氣昏昏水拍天（水或作浪）

晚次宣溪辱韶州張端公使君惠書敘別酬以絶句二章（或無辱端公絶句字韶去潮尚遠當在元和十四年夏作筆墨閒錄潮州以後詩最哀深）（宣溪絶句等詩絶有味）

韶州南去接宣溪（韶或作潮非是）雲水蒼茫日向西客淚數行元自落（元或作先）鷓鴣休傍耳邊啼

兼金那足比清文（別或作安）百首相隨愧使君（百或作白）俱是嶺南巡管內莫欺荒僻斷知聞

題秀禪師房

橋夾水松行百步（松或作船）竹牀莞席到僧家（牀或作林○莞九還切）暫拳一手支頭臥（頭或作頸）還把漁竿下釣沙（釣或作晚）

將至韶州先寄張端公使君借圖經（或無端公字○此詩及下至韶州留別詩皆自潮移袁道中作）

曲江山水聞來久恐不知名訪倍難願借圖經將入界每逢佳處便開看（每或作亦）

過始興江口感懷（韶州始興郡大曆十四年四月起居舍人韓會以罪貶韶州刺史公隨會而遷時年十歲至是貶潮州道過始興所謂感懷也）

憶作兒童隨伯氏南來今只一身存目前百

口還相逐舊事無人可共論

韶州留別張端公使君 公量移袁州故云留別又曰公元和十四年正月以論佛骨貶潮州三月至潮州十月量移袁州十五年正月至袁州其往來上下於韶皆梅柳新時也故云來往再逢梅柳新

來往再逢梅柳新別離一醉綺羅春久欽江總文才妙 陳孔奐曰江總文華之人 自歎虞翻骨相屯 虞翻佐吳爲騎都尉嘗云自恨骨體不媚犯上獲罪 鳴笛急吹爭落日清歌緩送款行人 諸本爭作催數作感唐本云蜀本亦作爭李云二宋許此詩小宋疑感字誤大宋初不以爲然後得蜀本始信 已知奏課當徵拜那復淹留詠白蘋 汀洲採白蘋柳惲詩語

量移袁州張韶州端公以詩相賀因酬之 或無端公四字或作量移袁州酬張韶州先寄詩賀或作量移袁州張韶州先詩見賀因酬之題語况門局各從義也

明時遠逐事何如遇赦移官罪未除北望詔令隨塞鴈 管子鴈春北秋南 南遷纔免葬江魚 屈原寧葬江魚腹中 將經貴郡煩留客先惠高文謝起予暫欲繫船韶石下 水經韶石對峙似關郡志曰舜嘗登此奏樂今有韶在下

上賓虞舜整冠裾

次石頭驛寄江西王十中丞閣老 仲舒也時中舒自中書舍人出爲江南西道觀察使公自袁還朝大石頭石作按水經注贛水西岸有盤石謂之石頭在豫章郡北

憑高試迴首 試迴或作迴馬○今按下句有馬字作馬非是 一望豫章城人由戀德泣 由或作繇 馬亦別羣鳴寒日夕始照風江遠漸平 風江或作江風 默然都不語應識此時情

遊西林寺題蕭二兄郎中舊堂 蕭兄有文出家字及○諸本遊作題題作故無兄字濟注蕭二存此存少與韓會官歸盡善惡表廷斷之爲人存粱濟文山盧山今納有齋存

中郎有女能傳業 中郎學也其女文姬說誦讀文書無遺誤按鄧話錄作無人可主遠鄧依也收棄已子而全家 伯道無兒可保家 伯今伯時道人 兒子卒以無後時口皇天無知鄧伯 偶到匡山曾住處幾行衰淚落煙霞 舊因隱話空錄將作衰今淚日對匡煙山霞過

自袁州還京行次安陸先寄隨州周員外 諸本如此但以隨爲循方從本云白居所蒙恩袁州除

官還京凡多六字方云如淳漢紀注曰凡言除者除故官就新官也公誌鄉僖墓口詔校司馬節度除其官爲工部尚書與比同周員外周君巢也時爲隨州刺史以經由道里考之作循非是○今按諸本併之書本既顛倒重複而方說又不可曉殷衰州字當在貶字上或汪在所字下循州之辨則方得之或本衰州下有汾官二字亦通隨又作復當考

行行指漢東左氏漢東之國隨爲大暫喜笑言同雨雪

離江上蒹葭出夢中面猶含瘴色眼已見華

風歲暮難相值酣歌未可終

題廣昌館館在隨州棗陽縣南

白水龍飛已幾春張衡東京賦我世祖乃龍興白水偶逢遺跡問耕人逵或作孝丘墳發掘當官路或作道何處南陽有近親顯宗爲東海公曰河南帝城多近臣南陽帝鄉多近親

寄隨州周員外隨或作循或作變說已見上

陸孟丘楊久作塵蜀本揚作陽公與陸長原孟叔度丘頂揚疑及同君巢同爲董晉幕客故也同時存者更誰人金丹別後知傳得周好金丹服餌之術柳子厚集中有答周君巢論餌藥久壽書是也乞取刀圭救病身本草云刀圭者十分方寸匕之一

酒中留上襄陽李相公謂逢吉也諸本作醉中留

別襄州李相公

濁水汙泥清路塵曹子建詩君若清路塵妾若濁水泥還曾同制掌絲綸公元和十一年正月爲中書舍人而逢吉以其年二月自舍人拜相故云眼穿長訝雙魚斷選遺我雙鯉魚中有尺素書耳熱何辭數爵頻楊惲書云酒後耳熱仰天拊缶而呼烏烏銀燭未銷窻送曙銷或作終或作殘窻或作雖金釵半醉座添春醉或作陰許彥周云退之此語珠不類其爲人乃知賦梅花不獨宋廣乎也知公不久歸釣軸應許閑官寄病身

去歲自刑部侍郎以罪貶潮州刺史乘驛赴任其後家亦譴逐小女道死殯之層峯驛旁山下蒙恩還朝過其墓留題驛梁諸本只作題驛梁下有注字與此題少異今从唐本

數條藤束木皮棺草殯荒山白骨寒驚恐入心身已病扶舁沿路衆知難○舁音余繞墳不暇號三帀延陵季子適齊子死葬於嬴博之閒旣封且號者三見禮記設祭惟聞飯一盤荆楚歲時記祭子推文黍飯一盤致汝無辜由

我罷百年慙痛淚闌干

賀張十八秘書得裴司空馬張籍裴度也或作酬張秘書因騎馬贈詩

司空遠寄養初成毛色桃花眼鏡明爾雅馬黄白雜毛曰駓汪云今桃花馬也顏廷之赭白馬賦曰雙瞳夾鏡落日已曾交轡語春風還擬並鞍行長令奴僕知飢渴須著賢良待性情旦夕公歸伸拜謝免勞騎去逐雙旌騎去或作去騎裴詩有他日著數能顧我之語故公云爾

杏園送張徹侍御歸使或作侍郎無歸使字唐本云徹時以幽州判官趙朝宇道有詔還之仍還侍御史從張弘靖之請也杏園在長安城南其實徹已抵京但未朝見耳舊傳云續有張徹自遠使歸是也

東風花樹下送爾出京城久抱傷春意新添惜別情歸來身已病相見眼還明更遣將詩酒誰家逐後生

雨中寄張博士籍侯主簿喜

放朝還不報半路蹋泥歸半路一作夜半。今按朝退無因至夜半作半路亦不可曉疑以雨放朝而有司失於闕報行至半路乃得報而歸也雨慣曾無節雷頻自失威見牆生菌徧憂麥作蛾飛述異記晉太康中麥化爲飛蛾歲晚偏蕭索誰當救晉饑左傳十三年晉薦饑乞糴于秦

奉和兵部張侍郎酬鄆州馬尚書祗召途中見寄開緘之日馬帥已再領鄆州之作張謂張賈馬謂馬揔諸本無奉和及鄆州之作字別有奉和二字依或作彼

來朝當路日承詔改轅時再領須句國左傳公二十一年邾人滅須句杜預注須句在鄆之東平須昌縣西北。句音劬仍還少昊司月令秋之三月其帝少昊蓋秋主刑而揔加撿校刑部尚書故云暖風抽宿麥清雨卷歸旗石林詩話云蔡天啓言嘗與張文潛論韓柳五字警句文潛舉退之暖風抽宿麥清雨卷歸旗子厚壁空殘月曙門掩候蟲秋皆集中第一賴寄新珠玉長吟慰我思

早春與張十八博士籍遊楊尚書林亭寄第三閣老兼呈白馮二閣老諸本無十八字唐本云白居易馮宿也第二閣老楊於陵之子嗣復也公和詩只作楊舍人林池。今按洪本第三作三第云諸本如此然王沂公言行錄記楊大年呼沂公爲第四廳舍人

（疑前世遺俗自有此等稱呼汝本或未必然而此趙乃嗣復家林亭故特以詩寄之而新罚白馬也所未知三人者其文第又如何耳閣老二字按楊嗣傳故事中書舍人年久者爲閣老云）

牆下春渠入禁溝（溝或作流）渠冰初破滿渠浮鳳池近日長先暖流到池時更不流（更或作見）

奉使常山早次太原呈副使吳郎中

（或無早字長慶元年七月成德軍大將王廷湊殺其節度田弘正以反詔公宣撫與皆從之爾此行也公使鎮州與丹以館郎郎中副行事詳本傳詔時難已赦廷湊詔公以宣撫出使蓋明年二月云○唐子西曰公孫洪以董仲舒相膠西朱其人承綱守廣陵李逢吉以韓愈使鎮州盧杞以顏魯公使李希烈其用意正相類然考之史公出使鎮在二月而逢吉三月始召爲兵部尚書六月始代裴度爲相子西云爾何也柳宜逢吉陰邪逢以公此行爲其所中傲君子惡居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此之謂也）

朗朗閒街鼓晨起似朝時翻翻走驛馬春盡是歸期地失嘉禾處（書唐叔得禾異畝同穎獻諸天子作嘉禾太原代晉地即唐叔之國也）風存蟋蟀辭（晉國風有蟋蟀詩刺昭公之儉）暮齒良多感無事涕垂頤

夕次壽陽驛題吳郎中詩後（或作壽陽驛題）

（絕句蜀本亦注夕次字壽陽大原屬邑）

風光欲動別長安春半邊城特地寒不見園花兼巷柳馬頭惟有月團團

鎮州初歸

別來楊柳街頭樹擺弄春風只欲飛（擺或作搖弄或作作擺只或作紙）還有小園桃李在留花不發待郎歸

（唐語林云退之二侍女名柳枝絳桃初使王廷湊至壽陽驛絕句云邵氏聞見好孫子陽爲予言之時壽陽驛發地得二詩石雷跋云退之有詩附驛二故歸途聞風榴已太故公云後張籍祭退之詩云乃出二侍女非此二人耶）

同水部張員外曲江春遊寄白二十二舍人（或作同張公部籍曲江寄云云白舍人樂天地長安志曲江在南昇道坊以其有流水屈曲謂之曲江居易有和篇後世傳韓白無往來之詩非也）

漠漠輕陰晚自開青天白日映樓臺（天或作春）曲江水滿花千樹有底忙時不肯來

和水部張員外宣政衙賜百官櫻桃詩（或作和張水部敕賜櫻桃詩）

漢家舊種明光殿（洛陽宮殿簿曰漢有明光殿徽音殿又曰顯陽殿前櫻桃六株徽音殿前乾元殿前並三株）炎帝還書本草經（神農本草云櫻桃味甘益脾胃）豈似滿朝承雨露共看傳賜出青冥香隨翠籠擎初到（或作重或作出）色映銀盤寫未停（映或作照）食罷自知無所報空然慚汗仰皇扃

早春呈水部張十八員外二首（閣本無此）

二首

天街小雨潤如酥草色遙看近却無最是一年春好處絕勝花柳滿皇都（花或作煙）

莫道官忙身老大即無年少逐春心憑君先到江頭看柳色如今深未深

送桂州嚴大夫（同用南字○嚴謨也題下或有是任二字）

蒼蒼森八桂（森八閣本作八月桂或作樹山海經桂林八樹在賁禺東今番禺也天台山賦八桂森挺以凌霜）玆地在湘南（地閣本作在或作近）江作青羅帶（東坡云退之詩江作青羅帶子厚詩海上尖山似劍鋩子瞻為之對曰繫懣豈無羅帶水割愁還有劍鋩山）山如碧玉篸（梁劉孝威詩金篸臨鬢斜○篸租含切與簪同）戶多輸翠羽家自種黃甘遠勝登仙去飛鸞不假驂（假或作暇）

奉酬天平馬十二僕射暇日言懷見寄之作（或無暇日言懷之作六字元和十四年以馬總為鄆曹濮等州觀察使十五年名其軍為天平軍就加檢校尚書左僕射）

天平篇什外政事亦無雙威令加徐土儒風被魯邦（劉夢得天平軍節度使廳壁記鄆在春秋為須句之國宮詩在土李為文宿書野在丁曾為儒邦禹貢海岱及淮惟徐州前漢以徐謂臨淮則徐亦魯也徐土魯邦字見詩常武閟宮之什）

清為公論重寬得士心降歲晏偏相憶長謠坐北窗（選劉越石詩引領長謠）

奉使鎮州行次承天行營奉酬裴司空（或有相公字公之宣諭鎮州也衆皆危之元稹言於穆宗以韓愈可惜上悔馳詔令毋徑入公至賊營麾其衆責之庭湊聽命出牛元翼之東坡為公作潮州廟碑所謂勇奪三軍之帥者以此）

竄逐三年海上歸逢公復此著征衣旋吟佳句還鞭馬恨不身先去鳥飛

鎮州路上謹酬裴司空相公重見寄謹或作奉

銜命山東撫亂師日馳三百自嫌遲風霜滿面無人識何處如今更有詩

奉和僕射裴相公感恩言志或無奉字

文武成功後居為百辟師林園窮勝事鐘鼓樂清時詩話云慶曆中西師未解晏元獻為樞密使會大雪置酒西園歐陽永叔賦詩云須憐鐵甲冷徹骨四十餘萬屯邊兵晏曰昔韓愈亦能作言語赴裴度會但云林園窮勝事鐘鼓樂清時不曾如此作鬧擺落遺高論雕鐫出小

詩自然無不可范蠡爾其誰其或作為范蠡事見史記

和僕射相公朝迴見寄或作迴朝或有裴字

盡瘁年將久公今始暫閑事隨憂共減詩與酒俱還放意機衡外收身矢石閒秋臺風日迥正好看前山

奉和李相公題蕭家林亭逢吉也蕭氏在唐最盛瑀嵩華復俛遘凡八葉宰相蕭第在城南布政坊見長安志

山公自是林園主山簡晉永嘉中為襄陽守峴山有佳園池歎惜

前賢造作時巖洞幽深門盡鎖不因丞相幾人知

奉和杜相公太清宮紀事陳誠上李相公十六韻或作杜相公大清宮十六韻紀事陳誠上李相因和杜相公元穎也長慶元年二月拜相李相公逢吉也長慶二年六月拜相太清宮玄元皇帝廟也

來邰與姬國后稷以農事開國故云來邰與姬國也姬周姓輶標建夏家書益稷禹曰予乘四載孔安國謂泥乘輴山乘樏輴以板置泥上樏前無齒者輴丑倫切樏力追切拄功誠可尚於道詎為華象帝

威容大仙宗寶曆賖衛門羅戟槊圖壁雜龍蛇禮樂追尊盛乾坤降福遐四真皆齒列天寶元年親享玄元皇帝于新廟以莊子為南華真人文子為通玄真人列子為沖虛真人庚桑子為洞虛真人是為四真也二聖亦肩差刊太清宮成命工於太白山採白石為玄元真像衣冕之服當扆南面元宗肅宗真容侍立左右皆朱衣朝服陽月時之首爾雅十月為陽陰泉氣未牙殿階鋪水碧階或作廷庭炬拆金葩紫極觀忘倦青詞奏不譁本朝景靈宮天興殿祝以青詞薦以酒果用唐制也噌吰宮夜闢相如曰聲噌吰而似鐘音錚宏嘈囋鼓晨檛張衡東京賦奏嚴鼓之嘈囋○嘈才高切囋才

昌切擬渉瓜切褻味陳奚取味或作服非是名香薦孔嘉垂祥紛可録俾壽浩無涯貴相山瞻峻清文玉絶瑕代工聲問遠書天工人其代之攝事敬恭加話官事不攝皎潔當天月葳蕤捧日霞葳或作萎今从蜀本唱妍酬亦麗俛仰但稱嗟亦或作匪唱酬謂李杜稱嗟公自謂也

昌黎先生集卷第十

昌黎先生集卷第十一

雜著

原道

淮南子以原道首篇許氏莫云原本也公所作原道原性等篇史氏謂其與孟軻揚雄相表裏而佐佑六經誠哉是言東坡嘗曰自孟子後能將許大見識尋求古人其斷然曰孟子醇乎醇苟與揚也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若非有見識豈千餘年後便斷得如此分明伊川亦曰退之晚年爲文所得甚多如曰軻之死不得其傳似此言語非是蹈襲前人又非鑿空撰得必有所見二先生之論豈輕發者哉山谷嘗曰文章必謹布置每見後學多告以原道命意曲折後以此槩求古人法度如老杜贈韋見素詩布置最得正體如官府甲第廳堂房室各有定處不可亂也韓文公原道與書之堯典蓋如此石介守道曰孔子之易春秋自聖人以來未有也吏部原道原性原毀行難禹問佛骨表諍臣論自諸子以來未有也

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焉之謂道足乎己無待於外之謂德仁與義爲定名道與德爲虛位揚誠齋曰道德之實非虛也而道德之位則虛也韓子之言實其虛者也其曰仁與義爲定名又曰吾之所謂道德者合仁與義言之也

而後道德之虛位可得而實矣張無垢曰此正足退之闢佛老要害處老子平日談道德乃欲離提仁義一味自虛無上去曾不知道德自仁義中出故以定名之實主張仁義在此二字既言行仁義後必繼曰由是而之之謂道足乎己無待於外之謂德亦未始薄乎道德也特惡佛老不識仁義即是道德故不得不表出之揚龜山曰韓子意曰由仁義而之焉斯謂之道充仁義而足乎己斯謂之德所謂道德云者仁義而已故以仁義爲定名道德爲虛位中庸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仁義性所有也則捨仁義而言道者固非也道周有仁義而仁義不足以盡道則以道德爲虛位者亦非也故道有君子小人而德有凶有吉子下或有有字老子之小仁義非毀之也其見者小也坐井而觀天曰天小者非天小也非天下或有之字下小字或作罪云尸子曰井中視星所視不過數星○今按韓公未必用尸子語正使用之作罪亦非文意彼以煦煦爲仁○煦音詡孑孑爲義其小之也則宜其所謂道道其所道非吾所謂道也其所謂德德其所德非吾所謂德也或無其所謂德四字非是凡吾所謂道德云者合仁與義言之也天下之公言也老子之所謂道德云者去仁與義言之也一人之私言也公言私言下或皆有者字或惟下句有之周道衰孔子沒火于秦黃老于漢佛于晉魏梁隋之間

或無黃字晉魏梁隋諸本作晉宋齊梁魏隋文苑作晉梁魏隋蜀本作魏晉宋梁齊方從閣杭本云南舉晉梁北舉魏隋也其言道德仁義者不入于楊則入于墨不入于老則入于佛墨下諸本有不入于墨則入于老二語入于彼必出于此入者主之出者奴之必上或有則字主或作王○今按作主乃與下文三韻皆叶作王非是入者附之出者汙之二者字或皆作則附或作隆皆非是噫後之人其欲聞仁義道德之說孰從而聽之老者曰孔子吾師之弟子也佛者曰孔子吾師之弟子也爲孔子者習聞其說樂其誕而自小也亦曰吾師亦嘗云爾諸本嘗下有師之字不惟舉之於其口而又筆之於其書噫後之人雖欲聞仁義道德之說其孰從而求之甚矣人之好怪也不求其端不訊其末惟怪之欲聞古之爲民者四今之爲民者六古之教者處其一今之教者處其三農之家一而食粟之家六工之家一而用器之家六賈之家一而資焉之家六奈之何民不窮且盜也古之時人之害多矣有聖人者立然後教之以相生養之

道或無以字爲之君爲之師驅其蟲蛇禽獸而處之中土寒然后爲之衣飢然后爲之食木處而顛土處而病也然后爲之宮室爲之工以贍其器用爲之賈以通其有無通或作同爲之醫藥以濟其夭死爲之葬埋祭祀以長其恩愛爲之禮以次其先後爲之樂以宣其壹鬱或作堙或作湮按史記賈誼傳獨堙鬱其誰語漢書作壹鬱壹當作壹集韻音咽壹鬱不得泄也乎入聲通用湮與壹亦音義同也作壹字則非乙今按字書壹壹吉凶在壹中不得泄也自今之意壹字壹湮古蓋通用故漢書但作壹耳爲之政以率其怠勌爲之刑以鋤其强梗相欺也爲之符璽斗斛權衡以信之相奪也爲之城郭甲兵以守之或無權衡字非是害至而爲之備患生而爲之防今其言曰聖人不死大盜不止剖斗折衡而民不爭音或作培嗚呼其亦不思而已矣如古之無聖人人之類滅久矣何也無羽毛鱗介以居寒熱也無爪牙以爭食也是故君者出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民者出粟米麻絲作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者也

致之或作致其非是麻絲或作絲麻篇內並同君不出令則失其所以爲君臣不行君之令而致之民民不出粟米麻絲作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則誅臣不下字諸本有能字無而致之民四字而句下有則失其所以爲臣一語今其法曰必棄而君臣去而父子禁而相生養之道以求其所謂清淨寂滅者嗚呼其亦幸而出於三代之後不見黜於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也其亦不幸而不出於三代之前不見正於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也帝之與王其號名殊其所以爲聖一也名下或有郢字夏葛而冬裘渴飲而飢食其事殊其所以爲智一也事下或有雖字今其言曰曷不爲太古之無事是亦責冬之裘者曰曷不爲葛之之易也責飢之食者曰曷不爲飲之之易也其言或作之言飢之或作飢而傳曰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然則古之所謂正心而誠意者將以有爲也尹彥明曰介甫謂退

之正心誠意將以有為非是蓋介甫不知道也正心誠意便休都是釋氏也正心誠意乃所以將有為也非韓子不能至是今也欲治其心而外天下國家一作國家天下句下或有者字皆非是滅其天常子焉而不父其父臣焉而不君其君民焉而不事其事孔子之作春秋也諸侯用夷禮則夷之進於中國則中國之經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詩曰戎狄是膺荊舒是懲進上或有夷而字今也舉夷狄之法而加之先王之教之上幾何其不胥而為夷也夫所謂先王之教者何也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焉之謂道足乎己無待於外之謂德其文詩書易春秋文或作書或作教其法禮樂刑政其民士農工賈其位君臣父子師友賓主昆弟夫婦其服麻絲其居宮室其食粟米果蔬魚肉果蔬或作蔬果其為道易明而其為教易行也或無而字而下或無其字是故以之為己則順而祥以之為人則愛而公以之為心則和而平以之為天下國家無所處而不當是故生則得其情死則盡其常郊焉而天神假音格廟焉而人鬼饗曰斯道也何道也曰斯吾所謂道也非向所謂老與佛之道也何上或無也字○今按曰斯道也何道也是問詞而曰斯吾所謂道也以下乃答語也斯道也何道也或作斯何道也斯吾所謂道也或作斯道也吾所謂之道也又或無所謂字皆非是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焉或問張無垢曰湯學於伊尹韓愈乃謂其傳自禹揚雄自比孟子是得其傳者而愈以謂軻死無傳何也先生曰禹之道堯舜之道也伊尹得以授湯道伊尹而言禹亦無害也揚雄雖自比孟子而愈以小疵議之其言無傳則捨之矣荀與揚也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宛丘[illegible]公原道亦曰愈者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而健於言由周公而上上而為君故其事行由周公而下下而為臣故其說長然則如之何而可也何而或作何其○今按此句復是問詞其下乃答語曰不塞不流不止不行人其人火其書廬其居明先王之道以道之鰥寡孤獨癈疾者有養也○癈音廢其亦庶乎其可也蘇子由曰愈之學朝夕從事於仁義禮智刑名度數之間自形而上者愈所不知也原道之作遂指道德為虛位而

斥佛老與揚墨同科豈爲知道哉韓愈工於文者也張芸叟曰張籍豈嘗勸愈排佛老不若著書愈亦嘗以書反復之既而原道原性等篇皆散籍而作其原道此之大抵言致其原性也大抵言情云云子由所云釋氏柳子厚在當時於送僧浩初序已有此論而芸叟指謫紛紛外蓋少作也今其畫埂集刪之矣學者其審之

原性

一作性原〇今按原道原人原鬼之例作原性爲是又此五原篇目既同當是一時之作與兵部李侍郎書所謂舊文一卷扶樹教道有所明白者疑即此諸篇也然則皆是江陵以前所作程子獨以原性爲少作恐其考之或未詳〇孟子言人性善荀子言惡揚子言善惡混公乃作原性取三者而折之以孔子之言其說有上中下之殊大是說著紛然李習之則置孟荀揚之論本中庸作復性書三篇皇甫持正則作孟荀言性論而謂孟子之言合經爲多杜牧之則作三子言性辨而謂荀言人之性惡比二子荀得多其論不能相一至王荆公作原性則又以大極者五行之所由生而五行非太極也性者五常之大極也而五常不可以謂之性此吾所以異於韓子大極生五行然後利害生焉性生情有情怒後善惡形焉而性則不可以喜惡言也此吾所以異於孟荀其論皆相勝矣白雲郭氏曰唐自韓愈之後言性者皆出其丁李翱之言至論動靜皆離寂然不動則異敎矣皇甫湜之論謂孟荀揚殊趨而一致又爲韓子三品之論皆無去取杜牧之言愛怒生而自能爲性之根惡之端其荀氏徒敷本朝言性者四家司馬公謂揚子兼之王荆公謂揚子之言似矣蘇氏亦曰揚雄之論固已近之亦多敝於雄之學獨程氏言孟子性善乃極本窮原之理又謂荀揚不知性故舍荀揚不論郭氏之論盡矣

性也者與生俱生也情也者接於物而生也性之品有三而其所以爲性者五情之品有三而其所以爲情者七而其字或皆無而字性者情者或並無者字皆非是曰何也或無曰字曰性之品有上中下三上焉者善焉而已矣中焉者可導而上下也下焉者惡焉而已矣其所以爲性者五曰仁曰禮曰信曰義曰智方從閣杭蜀本云禮信去仁爲近諸本多作曰仁曰義曰禮曰智曰信之序而言〇今按方本以四方相對一位以五行相居中而相生言理皆可通但竊意諸本語陳而韓公可頗尚異恐方本或得之上焉者之於五也主於一而行於四行於方作行之中焉者之於五也一不少有焉則少反焉其於四也混不上諸本與一字方從閩杭潮本作一也而升響丁句云一謂仁也言不少猝乎仁則少畔乎

仁蜀本倒一也二字杭蜀反皆作及非也○今按也一二字當从蜀本而以也字屬上句一字屬下句方及諸本皆非也方以一爲仁亦非是此但言中人之性於五者之中其一者或偏多或偏少其四者亦雜而不純耳反字則方得之下焉者之於五也反於一而悖於四○悖音佩性之於情視其品情之品有上中下三其所以爲情者七曰喜曰怒曰哀曰懼曰愛曰惡曰欲上焉者之於七也動而處其中其中或作於中非是中焉者之於七也有所甚有所亡然而求合其中者也下焉者之於七也亡與甚直情而行者也亡與上或有無

字非是情之於性視其品孟子之言性曰人之性善荀子之言性曰人之性惡揚子之言性曰人之性善惡混夫始善而進惡與始惡而進善與始也混而今也善惡皆舉其中而遺其上下者也得其一而失其二者也與諸本多作歟善惡下又有歟字○今按二與字皆當讀如字而爲句首語言及也作歟而爲句絕者皆非左傳夫弗及而憂與可憂而樂與憂而弗害皆取憂之道也語辭亦相似叔魚之生也其母視之知其必以賄死國語叔魚生其母視之口是虎目而豕喙鳶肩而牛腹谿壑可盈是不可饜必以賄死楊食我之

生也叔向之母聞其號也知必滅其宗昭二十八年[illegible]傳叔向生子伯石叔向之母視之及堂聞其聲而還曰是豺狼之聲也狼子野心非是莫喪羊舌氏矣至是果滅伯石食我字也食采於楊故號楊食我○舊本食我音罡俄越椒之生也子文以爲大戚或無大字知若敖氏之鬼不食也宣四年左氏楚司馬子良生子越椒子文曰必殺之是子也熊虎之狀而豺狼之聲弗殺必滅若敖氏矣子良不可子文以爲大慼曰鬼猶求食若敖氏之鬼不其餒而人之性果善乎后稷之生也其母無災其始匍匐也則岐岐然嶷嶷然見詩生民○嶷魚力切文王之在母也母不憂或無母字母不憂等事見國語既

生也傅不勤既學也師不煩人之性果惡乎堯之朱舜之均文王之管蔡習非不善也而卒爲姦瞽叟之舜鯀之禹習非不惡也而卒爲聖人之性善惡果混乎聖下或有人字屬上句故曰三子之言性也舉其中而遺其上下者也得其一而失其二者也曰然則性之上下者其終不可移乎移上或無其字曰上之性就學而愈明下之性畏威而寡罪是故上者可教而下者可制也教或作學其品則孔子謂不移也曰今之

言性者異於此何也性下或有情字曰今之言者雜佛老而言也雜佛老而言也者奚言而不異言也者或無也字○今按此篇之言過荀揚遠甚其言五性尤善但三品之說太拘又不知性之本善而其所以或善或惡者由其稟氣之不同爲未盡耳

原毀或作毀原說已見上

古之君子其責己也重以周其待人也輕以約此孔子所謂躬自厚而薄責於人之意重以周故不怠輕以約故人樂爲善聞古之人有舜者其爲人也仁義人也求其所以爲舜者責於己曰彼人也予人也彼能是而我乃不能是早夜以思去其不如舜者就其如舜者顏淵曰舜何人也余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文意蓋本此○古或無人字下同早或作蚤聞古之人有周公者其爲人也多才與藝人也求其所以爲周公者責於己曰方從閣本無求其所以四字只作責於己爲周公者○今按閣本不成文理而方以之誤矣彼人也予人也彼能是而我乃不能是早夜以思去其不如周公者就其如周公者去其下十三字或以閣本作求其所以爲周公者而爲之舜大聖人也後世無及焉周公大聖人也

後世無及焉是人也乃曰不如舜不如周公吾之病也是不亦責於身者重以周乎身或作己其於人也曰彼人也能有是是足爲良人矣能善是是足爲藝人矣善或作有非是取其一不責其二責或作取即其新不究其舊恐恐然惟懼其人之不得爲善之利一善易修也一藝易能也其於人也乃曰能有是是亦足矣曰能善是是亦足矣或無此八字非是不亦待於人者輕以約乎不上或有是字今之君子則不然或無則不然字其責人也詳其待己也廉詳故人難於爲善廉故自取也少己未有善曰我善是是亦足矣己未有能曰我能是是亦足矣外以欺於人內以欺於心未少有得而止矣不亦待其身者已廉乎其身或作於己其於人也曰彼雖能是其人不足稱也彼雖善是其用不足稱也舉其一不計其十究其舊不圖其新恐恐然惟懼其人之有聞也是不亦責於人者已詳乎夫是之謂不以衆人待其身而以聖人望於人吾

未見其尊己也是之或作如是或無之字雖然爲是者有
本有原原上或無有字怠與忌之謂也怠者不能修
而忌者畏人修吾嘗試之矣嘗試語於衆曰
某良士某良士其應者必其人之與也不然
則其所踈遠不與同其利者也不然則其畏
也不若是强者必怒於言懦者必怒於色矣
又嘗語於衆曰某非良士某非良士其不應
者必其人之與也不應下或無者字非是不然則其所
踈遠不與同其利者也不然則其畏也不若
是强者必說於言懦者必說於色矣是故事
修而謗興德高而毁來嗚呼士之處此世而
望名譽之光道德之行難已已下或無世字非是已或作矣
將有作於上者得吾說而存之其國家可幾
而理歟作或作生或作化歟或作也

原人或作仁

形於上者謂之天形於下者謂之地命於其
兩閒者謂之人形於上日月星辰皆天也形
於下草木山川皆地也命於其兩閒夷狄禽
獸皆人也曰然則吾謂禽獸人可乎曰非也
人可上或有曰字指山而問焉曰山乎指下或有爾字非是曰
山可也山有草木禽獸皆擧之矣指山之一
草而問焉曰山乎曰山則不可或無曰山乎三字故
天道亂而日月星辰不得其行或無故字地道亂
而草木山川不得其平人道亂而夷狄禽獸
不得其情天者日月星辰之主也地者草木
山川之主也人者夷狄禽獸之主也主而暴
之不得其爲主之道矣是故聖人一視而同
仁篤近而擧遠仁或作人非是

原鬼

李石曰退之作原鬼與晉阮千里相表裏至作羅池碑欲以鬼威得人是爲子厚良食也送窮文雖出於戲皆自叛其說也退之以長慶四年寢疾帝遣神召之曰界龍閭世與韓氏相仇欲同力討之天帝之兵欲行陰誅乃更藉人力乎當是退之數窮識亂爲鬼所乘不然平生强聒至死無用

有嘯於梁方梁於堂下本各有者字從而燭之無見也
斯鬼乎曰非也鬼無聲有立於堂從而視之
無見也斯鬼乎曰非也鬼無形有觸吾躬從

而執之無得也斯鬼乎曰非也鬼無聲與形安有氣（鬼無聲與形上或有鬼無氣三字非是）曰鬼無聲也無形也無氣也果無鬼乎曰有形而無聲者物有之矣土石是也有聲而無形者物有之矣風霆是也有聲與形者物有之矣人獸是也無聲與形者物有之矣鬼神是也（李石曰公子彭生託形於豕晉文公託聲如牛韓子謂鬼無聲與形未盡也）曰然則有怪而與民物接者何也曰是有二有鬼有物（有怪或作）（見怪二下或有說字或有說字而無有鬼有物四字）漠然無形與聲者

鬼之常也民有忤於天有違於民（上民字一作人下民字或作時）有爽於物逆於倫而感於氣於是乎鬼有形於形（有形或作有託）有憑於聲以應之而下殃禍焉皆民之為之也（為下或無之字）其既也又反乎其常曰何謂物曰成於形與聲者土石風霆人獸是也反乎無聲與形者鬼神是也（反乎或作反其非是）不能有形與聲不能無形與聲者物怪是也（或無不能有形與聲六字或無不能無形與聲六字）故其作而接於民也無恒故有動於民而為禍亦有動於

民而為福（或先言為福按左氏國語周惠王十五年有神降于莘王問諸內史過對曰云云有得神以興亦有以亡夏之興也祝融降于崇山其亡也回祿信於聆隧商之興也檮杌次于丕山其亡也夷羊在牧周之興也鸑鷟鳴於岐山其衰也杜伯射王於鄗其動於民而為禍福其斯之謂歟）亦有動於民而莫之為禍福適丁民之有是時也作原鬼（閣蜀本無作字○今按古書篇題多在後者如荀子諸賦王此類也但此篇前已有題不應複出故且從諸本存作字）

行難

（行下孟切○公與祠部陸參員外書在貞元十八年此篇言參自越州召拜祠部員外郎豈在前歟參字公佐云）

或問行孰難曰捨我之矜從爾之稱孰能之曰陸先生參何如（按李習之集參作像）曰先生之賢聞天下是是而非非（非非下或有於字）貞元中自越州徵拜祠部員外郎京師之人日造焉閒門而拒之滿街愈嘗往間客席（嘗或作常間或作閒客或作常席一或作坐冗二字）先生矜語其客曰某胥也某商也其生某任之其死某誄之某與某可人也（可或作何或从閣杭苑作可云可人見禮記鄭注云此人可也○今按括禮記是也然詳下文韓公之語似以陸公雖嘗任誄此人復自疑於有罪則頗有薄其門地之意而以為引之力自多者）

(恐須作何字語勢乃協作更詳之)任與誅也非罪歟皆曰然(也或作之罪一作過曰上或有一應字)愈曰某之胥某之商其得任與誅也有由乎抑有罪不足任而誅之邪(任而誅或作誅而任而或作與)先生曰否吾惡其初(。惡去聲)不然任與誅也何尤愈曰苟如是先生之言過矣昔者管敬子取盜二人為大夫於公(禮記管仲遇盜取二人焉上以為公臣曰其所由辟也可人也敬子仲之謚也)與趙文子舉管庫之士七十有餘家(禮記趙文子所舉於晉國管庫之士七十有餘家)夫惡求其初(。惡音烏)先生曰不然彼之取

者賢也愈曰先生之所謂賢者大賢歟抑賢於人之賢歟齊也晉也且有二與七十而可謂今之天下無其人邪(而可上或有焉字邪上或有也字)先生之選人也已詳先生曰然愈曰聖人不世出賢人不時出千百歲之間儻有焉(聖人賢人人或省作之或并有人之二字世出或作世生百歲或作百年)不幸而有出於胥商之族者先生之說傳吾不忍亦子之不得乳於其母也先生曰然(乳於或無於字)他日又往坐焉(或無坐字)先生曰今之用人也不詳位乎朝者吾取某與某而已在下者多于朝凡吾與者若干人愈曰先生之與者盡於此乎其皆賢乎抑猶有舉其多而缺其少乎(或無其皆賢乎四字缺或作沒少或作細或作一少下或有者字○今按此言人之才或不全備姑舉其可取之多而略其可棄之少也)先生曰固然吾敢求其全(其或作於○今按作其語意為近但陸公此句正不敢必求全才之意而下文韓公又以太詳而不早責之殊不可曉當更考之)愈曰由宰相至百執事凡幾位由一方至一州凡幾位先生之得者無乃不足充其位邪(其位下或有也字)不早圖之一朝而

舉焉今雖詳其後用也必粗(舉焉或作索之詳下或有且錄字非是○粗聽徂切)先生曰然子之言孟軻不如(文錄作退諸其人曰乃今吾見孟軻)

對禹問(孟子萬章問曰人有言至於禹而德衰不傳於賢而傳於子有諸孟子曰否不然也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云云公乃設問而為之答且曰孟子之心以為聖人不苟私於其子以害天下太其說而不得從而為之辭大惑孟子之說主天命而公以人事言之爾其致一也)

或問曰堯舜傳諸賢禹傳諸子信乎曰然然

則禹之賢不及於堯與舜也歟曰不然堯舜之傳賢也欲天下之得其所也禹之傳子也憂後世爭之之亂也堯舜之利民也大禹之慮民也深利一作慮曰然則堯舜何以不憂後世曰舜如堯堯傳之禹如舜舜傳之得其人而傳之堯舜也無其人慮其患而不傳者禹也無其人下或有而不傳二字傳者或作不得如己者非是舜不能以傳禹堯爲不知人禹不能以傳子舜爲不知人堯以傳舜爲憂後世禹以傳子爲慮後世曰

禹之慮也則深矣慮下或有民字傳之子而當不淑則奈何曰時益以難理傳之人則爭未前定也傳之子則不爭前定也前定雖不當賢猶可以守法不前定而不遇賢則爭且亂天之生大聖也不數其生大惡也亦不數數上音朔傳諸人得大聖然後人莫敢爭莫上或無人字傳諸子得大惡然後人受其亂亂或作禍禹之後四百年然後得桀亦四百年然後得湯與伊尹湯與伊尹不可待而傳也待或作得與其傳不得聖人

而爭且亂孰若傳諸子雖不得賢猶可守法守或作之守法或以閣作法守非是曰孟子之所謂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者何也曰孟子之心以爲聖人不苟私於其子以害天下求其說而不得從而爲之辭

雜說四首或作三首其一作題崔山君傳

龍噓氣成雲噓上或有之字雲固弗靈於龍也然龍乘是氣茫洋窮乎玄間茫上或有而字薄日月伏光景感震電神變化水下土汩陵谷汩音骨雲亦

靈怪矣哉雲龍之所能使爲靈也靈或从閣本作雲非是若龍之靈則非雲之所能使爲靈也然龍弗得雲無以神其靈矣失其所憑依信不可歟異或作今或無信字非是異哉其所憑依乃其所自爲也易曰雲從龍既曰龍雲從之矣

善醫者不視人之瘠肥醫下或有人字察其脈之病否而已矣善計天下者不視天下之安危察其紀綱之理亂而已矣綱下或無之字理亂或作亂否天下者人也安危者肥瘠也紀綱者脈也紀綱或作綱紀

脉不病雖瘠不害脉病而肥者死矣通於此說者其知所以為天下乎（所以闕無以字）夏殷周之衰也諸侯作而戰伐日行矣（作或作替）傳數十王而天下不傾者紀綱存焉耳秦之王天下也無分勢於諸侯聚兵而焚之傳二世而天下傾者紀綱亡焉耳（世或作帝）是故四支雖無故不足恃也脉而已矣四海雖無事（四海或作天下）不足矜也紀綱而已矣憂其所可恃懼其所可矜善醫善計者謂之天扶與之（諸本或無天字扶或作持。今按此句未詳疑有誤字）易曰視履考祥善醫善計者為之（善計或無善字）

談生之為崔山君傳（談生者談姓不知其名之或作云而無為字非是）稱鶴言者豈不怪哉然吾觀於人其能盡其性而不類於禽獸異物者希矣將憤世嫉邪長往而不來者之所為乎昔之聖者（聖者或作聖人或并有人者二字）其首有若牛者其形有若蛇者其喙有若鳥者（鳥闕作馬或云尸子禹長頸鳥喙闕本訛也）其貌有若蒙倛者（荀子仲尼之狀面如蒙倛注云方相也其首蒙茸然故曰蒙倛）

（○倛音欺）彼皆貌似而心不同焉可謂之非人邪即有平脅曼膚（楚詞平脅曼膚何以肥之）顏如渥丹美而很者貌則人其心則禽獸又惡可謂之人邪（貌或作面貌上或有其字禽下或無獸字邪或作也列子包犧女媧神農夏后氏蛇身人面牛尾虎鼻皆有非人之狀而有大聖人之德夏桀殷紂魯桓楚穆狀貌七竅皆同而有禽獸之心公意亦如此耳）然則觀貌之是非不若論其心與其行事之可否為不失也（或从闕抗無可否字非是）怪神之事孔子之徒不言余將特取其憤世嫉邪而作之故題之云爾

世有伯樂然後有千里馬千里馬常有而伯樂不常有（或無下千里字）故雖有名馬秖辱於奴隸人之手（或無人字）駢死於槽櫪之間不以千里稱也馬之千里者一食或盡粟一石食馬者不知其能千里而食也是馬也雖有千里之能食不飽力不足才美不外見且欲與常馬等不可得安求其能千里也（食馬上或有今之字而食下疑脫一石字馬也或無也字且欲或無且字且或作而○今按且字恐當在等字下）策之不以其道食之不能盡其材鳴之而不能通

其意執策而臨之曰天下無馬嗚呼其眞無馬邪其眞不知馬也（二無字下諸本皆有良字閣杭本皆脫其眞無馬邪五字知或作誠也字皆作邪）

讀荀（下或有子字○荀卿名況趙人齊襄王時爲稷下祭酒避讒適楚春申君以爲蘭陵令春申君死而荀卿廢著書數萬言而卒因葬蘭陵荀子三十二篇其非十二子篇以子弓並仲尼謂子思孟軻略法先生而不知其統其性惡篇謂人之性惡禮義生於聖人之僞此其抵捂不合於道而公所欲削者歟）

始吾讀孟軻書然後知孔子之道尊聖人之道易行王易王霸易霸也以爲孔子之徒沒尊聖人者孟氏而已晩得揚雄書益尊信孟氏因雄書而孟氏益尊則雄者亦聖人之徒歟（雄下或有也字）聖人之道不傳于世周之衰好事者各以其說干時君（其下或有所能字）紛紛藉藉相亂六經與百家之說錯雜然老師大儒猶在火于秦黃老于漢（或無黃字）其存而醇者孟軻氏而止耳揚雄氏而止耳（或作矣一無揚雄氏而止耳一句）及得荀氏書於是又知有荀氏者也考其辭時若不粹（時下或有有字不下或有醇字）要其歸與孔子異者鮮矣抑猶在軻雄之閒乎（抑下或有其字）孔子刪詩書筆削春秋合於道者著之離於道者黜去之故詩書春秋無疵（或疵點字去下或無之字）余欲削荀氏之不合者附于聖人之籍亦孔子之志歟

孟氏醇乎醇者也荀與揚大醇而小疵（或从闕無乎醇字或無乎醇者三字而有如字皆非是揚或作雄非是○伊川曰荀卿才高而其言多過子雲才短而其言多失然皆未免夫駁者也退之以大醇歸之蓋韓子待人以恕）

讀鶡冠子（西漢藝文志有鶡冠子一篇其下注云楚人居深山以鶡鳥羽爲冠而唐志云鶡冠子三卷豈漢時遺缺至唐而全耶漢唐皆以爲道家者流公謂其辭施於國家功德豈少而柳子厚作辯鶡冠子則曰得其書而讀之蓋鄙淺言也二公所見不同如此○鶡音曷）

鶡冠子十有九篇其詞雜黃老刑名（九方作六云今鶡冠子自博選至武靈王凡十九篇此只云十六篇未詳○今按方蓋ア見或本已作九也或無唯字非是）其博選篇（博選鶡冠子第一篇）四稽五至之說當矣（博選篇去道有四稽一曰天二曰地三曰人四曰命人有五至一曰百己二曰什己三曰若己四曰斯役五曰徒隸至或作室）使其人遇時援其

道而施於國家功德豈少哉過下或有其字功上或有其字
學問篇學問鶡冠子第二篇稱賤生於無所用中流失
船一壺千金者壺或作瓠音義同余三讀其辭而悲
之文字脫謬爲之正三十有五字乙者三滅
者二十有二注十有二字云滅或作減注下或有者字

讀儀禮儀禮十七篇周之舊典漢高堂隆生所傳者也此外又有三十九篇河間王獻之遭巫蠱倉卒之難竟不施行今亡矣唐明經有三科儀禮其一也今書具在凡十七篇

余嘗苦儀禮難讀又其行于今者蓋寡其或作且

沿襲不同復之無由考于今誠無所用之或作云
然文王周公之法制粗在於是孔子曰吾
從周謂其文章之盛也古書之存者希矣百
氏雜家尚有可取況聖人之制度邪存上或無之字家或作說尚下或無有字於是掇其大要奇辭奥旨著于
篇學者可觀焉或無學字惜乎吾不及其時進退
揖讓于其間嗚呼盛哉

讀墨子墨子名翟宋大夫漢藝文志云著書七十一篇今存者十二篇有節用兼愛尚賢明鬼神非命尚同等諸篇明鬼神在尚同篇中無另篇也世之學者因臨川王氏詩有孔墨必相用句古爭有此之語意謂孟子排揚墨公排擇老白比孟子不當布相用之說然學者必知孟子歸斯交之之竟然後誠公讀墨之吉云伊川先生曰或問思之讀墨一篇如何曰此一篇意亓其好但言不謂歟便有不是處至者言孔子尚同兼愛與墨子同其甚不可此

儒譏墨以上同兼愛上賢明鬼上或皆作尚从閣本云者而孔子畏大人居是邦不非
其大夫墨子書及漢藝文志尚作上荀子子路問魯大夫練而牀禮歟子不答以告子貢子貢曰汝問非也君子居是邦不非其大夫春秋譏專臣不上同哉孔子泛

愛親仁以博施濟衆爲聖不兼愛哉孔子賢
賢以四科進褒弟子疾殁世而名不稱不上
賢哉孔子祭如在譏祭如不祭者曰我祭則
受福不明鬼哉儒墨同是堯舜同非桀紂同
修身正心以治天下國家奚不相悅如是哉
余以爲辯生於末學各務售其師之說非二
師之道本然也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
子不相用不足爲孔墨列子云孔丘墨翟無地而爲君無官而爲

長古語云墨翟突不及黔孔丘席不及煖孟子以前皆以孔墨並稱則墨亦大賢孟子特以其非中道其流不能無弊故闢之耳藝文志曰墨家者流蓋出於清廟之守茅屋采椽是以貴儉養三老五更是以兼愛選士大射是以尚賢宗祀嚴父是以右鬼順四時而行是以非命以孝視天下是以尚同此其所長也退之讀墨蓋出於此莊孟荀卿之論皆斥其所短也又嚴有翼曰墨子之書孟子疾其兼愛無父力排而禽獸之其言曰揚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能言距揚墨者聖人之徒也今退之謂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抑何乎刺如是耶若以孔墨為必相用則孟子距之為非矣其與孟尚書則又取孟子距揚墨之說以謂向無孟氏皆服左衽而言侏離矣故推尊孟子以為其功不在禹下意以己之排佛老可以比肩孟氏也殊不知言之先後自相矛盾可勝其說哉

昌黎先生集卷第十一

世綵廖氏刻梓家塾

昌黎先生集卷第十二

雜著

獲麟解

爾雅曰麐麕身牛尾一角獲麟事見春秋魯哀公十四年元和七年麟見東川或疑公因此而作解然李翺嘗書此文以贈陸傪曰韓愈非茲世之文古之文也其詞與意適則孟軻氏沒亦不見其有過於斯者傪死於貞元十八年則此文非元和間作也○今按此文有感而託意之詞非必為元和獲麟而作也

麟之為靈昭昭也詠於詩書於春秋（書或作載）雜出於傳記百家之書雖婦人小子皆知其為祥也然麟之為物不畜於家不恒有於天下其為形也不類非若馬牛犬豕豺狼麋鹿然（馬牛或作牛馬麋鹿然或作麋鹿之狀或無之字皆非是）然則雖有麟不可知其為麟也角者吾知其為牛鬣者吾知其為馬犬豕豺狼麋鹿吾知其為犬豕豺狼麋鹿也（下或有也字）惟麟也不可知不可知則其謂之不祥也亦宜雖然麟之出必有聖人在乎位麟為聖人出也聖人者必知麟麟之果不為

不祥也又曰麟之所以為麟者以德不以形
丁或有也字若麟之出不待聖人則謂之不祥也
亦宜下或有也字或有哉字○宋遠孫曰闕雖之應實無麟而皆麟之兹春秋之作實有麟而非麟之時

師說

柳子厚答韋中立書云今之世不聞有師獨韓愈不顧流俗犯笑侮收召後學作師說因抗顏為師愈以是得狂名又報嚴厚輿書云僕才能勇敢不如韓退之故不為人師人之所見有同異無以韓責我余觀退之師說云弟子不必不如師師不必賢於弟子其言非好為人師者也學者不歸子厚歸退之故子厚有此說耳

古之學者必有師師者所以傳道受業解惑
也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無惑惑而不從師
其為惑也終不解矣生乎吾前其聞道也固
先乎吾吾從而師之閣本無此五字非是生乎吾後其
聞道也亦先乎吾吾從而師之吾師道也夫
庸知其年之先後生於吾乎庸或从閣抗作豈或并有二字
而無夫字皆非是是故無貴無賤無長無少道之所
存師之所存也存一作資或無也字嗟乎嗟上或有咨字非是師

道之不傳也久矣欲人之無惑也難矣古之
聖人其出人也遠矣猶且從師而問焉今之
衆人其下聖人也亦遠矣而恥學於師且或作已
丁或作去皆非是是故聖益聖愚益愚聖人之所以
為聖愚人之所以為愚其皆出於此乎乎一作矣
愛其子擇師而教之於其身也則恥師焉惑
矣彼童子之師授之書而習其句讀者非吾
所謂傳其道解其惑者也非上或有也字方云讀音豆周禮天官注徐邈讀馬融笛賦作句投徒鬭切何休公羊序失其句讀不音山谷和黃冕仲詩只以如字
句讀之不知惑之不解或師焉或不焉
小學而大遺吾未見其明也巫醫樂師百工
之人不恥相師士大夫之族曰師曰弟子云
者則羣聚而笑之問之則曰彼與彼年相若
也道相似也似一作頻位卑則足羞官盛則近諛
盛或作大按官盛盛語見中庸嗚呼師道之不復可知矣巫
醫樂師百工之人君子不齒或作鄙之今其智乃
反不能及其怪也歟其可或無其字聖人無常師孔
子師郯子萇弘師襄老聃句絕郯子之徒其賢

不及孔子孔子至周問禮於老聃訪樂於萇弘史記曰孔子學鼓琴於師襄子
左氏傳曰郯子來朝孔子問少昊氏以鳥名官之故○萇音長郯音談國名也方無孔子名
師郯子五字而以萇弘師襄老聃六字連下句郯子之徒爲句曰校本一云郯子下當有
數子二字其上當存孔子師三字爲是○今按孔子見郯子上在適周見萇弘老聃之前而
聖人無常師本杜氏注問官名語故此上句旣叙孔子所師四人而再舉郯子之徒則三
子在其中矣方氏知當存孔子師二字而不知當并存上郯子二字乃以下郯子二字爲上
句讀之而疑郯子之更有數子二字誤矣孔子曰三人行則必
有我師子下有曰字方从杭本云論語本無則字曰字以不當有是故弟
子不必不如師師不必賢於弟子故上或無是字聞

道有先後術業有專攻如是而已李氏子蟠
年十七蟠貞元十九年進士好古文六藝經傳皆通習
之不拘於時學於余學上或有請字無下余字余嘉其能
行古道作師說以貽之

進學解進學解出於東方朔客難揚雄解嘲而公過之辭旨所謂
韓文公以進學解窮者比也辭樵又與王霖書曰王川子刀蝕
詩韓吏部進學解莫不拔地倚天句句欲活讀之如赤手捕長
蛇不施鞚勒生馬急不得暇莫不捉搦據本傳云再爲國子
博士既才高數黜官又下遷乃作進學解以自喻執政奇其才

改比部郎中史館修撰元和八年三月二十三日也
國子先生晨入太學招諸生立館下招或作召誨
之曰業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毀于隨方
今聖賢相逢治具畢張拔去兇邪登崇畯良
畢或作必畯或作俊古文尚書俊皆作畯公作文石本多用畯字新舊史同上占小
善者率以錄○占去聲名一藝者無不庸爬羅剔
抉抉或作杷○爬蒲巴切抉於決切刮垢磨光蓋有幸而獲
選孰云多而不揚諸生業患不能精無患有
司之不明之不或作不能作是行患不能成無患有司

之不公言未既有笑于列者曰先生欺余哉
弟子事先生于茲有年矣[illegible]
[illegible]先生口
不絕吟於六藝之文[illegible]手不停披於百家
之編記事者必提其要[illegible]纂言者必鉤其
玄貪多務得細大不捐焚膏油以繼晷焚或作燒
恒兀兀以窮年兀兀或作矻矻先生之業可謂勤矣
之下或有於字觝排異端攘斥佛老補苴罅漏張皇
幽眇[illegible]補罅決不苴呂氏春秋語析解幽謂明意眇旨見揚子雲解嘲○罅呼

許切尋墜緒之茫茫茫或作芒獨旁搜而遠紹障百
川而東之障或作隄禮記隄鄭注水音章迴狂瀾於既倒先
生之於儒可謂有勞矣或無有字沈浸醲郁醲或作醲
含英咀華張子韶曰文字有眼目處當涵詠之使書味存於胸中則益矣韓子
曰沈浸醲郁含英咀華正謂此○咀在呂切作為文章其書滿家
上規姚姒姚舜姒禹姓○姒徐里切渾渾無涯無或作亡或作之非
是揚子曰虞夏之書渾渾爾○渾胡本切周誥殷盤佶屈聱牙
聱廣雅謂不入人語也佶屈聱牙皆艱澀貌○佶其乙切屈求勿切聱牛交切春秋
謹嚴左氏浮誇易奇而法詩正而葩下逮莊

騷太史所錄子雲相如同工異曲先生之於
文一作意或作儒或作得非是可謂閎其中而肆其外矣
少始知學勇於敢為長通於方左右具宜具或
作其或作且先生之於為人可謂成矣或無為字然而
公不見信於人私不見助於友跋前躓後躓多
作疐詩云載疐其尾說文與躓通動輒得咎暫為御史遂竄
南夷竄或作遂謫貞元十九年為監察御史謫陽山令也三年博士冗
不見治年方作三為謂貞元末為四門博士元和初為國子博士今復丁遷諸本多
作三年樊謂公元和元年六月為博士四年六月遷都官史謂三歲為眞蓋三年也○今

慶洪諱則樊說為是當作三年唐本許注行狀皆有三年字何須曲說乎然洪亦附三為
之說則又誤矣楚詞雖過次翁沸治○治專之切命與仇謀取敗幾
時取或作其冬煖而兒號寒年豐而妻啼飢豐或作登
頭童齒豁竟死何裨不知慮此而反教人為
或無而字先生曰吁子來前夫大木為宋爾雅楣謂之宋
說文云宋屋大梁也○宋武方莫郎二切又音盲細木為桷詩松桷有挺左
氏傳子尾抽桷擊扉注桷椽也○桷音角欂櫨侏儒爾雅云欂柱也櫨杠上跗
欂一名枅櫨一名楶侏儒一名梲字或作株儒○欂音薄櫨音盧椳闑扂楔
椳戶樞闑柱地謂之臬注即門槷也居闑牡也楔門兩旁木並見爾雅賓頡○椳烏回切

闑魚列切扂徒點切楔音屑各得其宜施以成室者匠氏
之工也或無匠字室下有屋字工作功淮南子曰賢主之用人也猶巧工之制木
也大者以為舟航柱梁小者以為楫楔脩者以為櫚榱短者以為朱儒枅櫨無小大脩短
皆得其所宜規矩方員各有所施天下之物莫凶於雞毒為順也然而良醫橐而藏之有
所用也是故林莽之材猶無可棄者而況人乎○公字意因此而誤一字當為一節玉
札丹砂赤箭青芝牛溲馬勃敗鼓之皮俱收
並蓄待用無遺者醫師之良也登明選公雜
進巧拙紆餘為妍卓犖為傑卓犖或作踔犖○犖呂角切
校短量長惟器是適者是一作所宰相之方也昔

者孟軻好辯孔道以明轍環天下卒老于行荀卿守正大論是弘荀卿守是弘八字方从吉史如此又云文字先上从文宗同准是弘作以與盖國初以諱避也閣本方只作大論以正為王以論為倫自抗本世而新史又易字為宗其說愈甚矣進讒于楚廢死蘭陵荀史記適於齊三為祭酒人或讒荀卿荀卿乃適楚春申君以為蘭陵令春申死而荀卿因家蘭陵是二儒者吐辭為經舉足為法絕類離倫優入聖域其遇於世何如也遇或作逢今先生學雖勤而不繇其統言雖多而不要其中要平聲文雖奇而不濟於用行雖修而不顯於衆顯或

作洪舊史四句皆無而字猶且月費俸錢俸或作奉歲靡廩粟○學子不知耕婦不知織乘馬從徒從才用切或作而是安坐而食踵常途之促促促促諸本多作役役晉解公張篆語析有促促此飯與此同史記中費嘉疑綴儀謹慢與貿合義與集頌解丁二字古出窺陳編以盜竊編或作篇然而聖主不加誅宰臣不見斥非其幸歟此或非其利哉作動而得謗名亦隨之投閑置散乃分之宜若夫商財賄之有亡計班資之崇庳庳下也呂氏春秋謂確乎其節之了庳也太元經亦曰山川福庳而禍高○庳音卑忘己量之所稱己量或作

○量己非是稱去聲指前人之瑕疵是所謂詰匠氏之不以杙為楹莊子求狙猴之杙者斬杙槧也楹柱也杙小而楹大故公以杙自喻○代音弋而訾醫師以昌陽引年欲進其豨苓師下或有不字本草昌蒲一名昌陽作不以者非是楚人呼豬為豨豨苓乃豬苓也○訾音紫豨許豈切又音希

本政

周衰文弊老子之徒莊周唱為大古之說曰聖人不死大盜不止焚符破璽而民朴鄙掊斗折衡而民不爭殫殘天下之聖法而民始可與論議公既原道篇辭而辟之矣至是又作本政云

周之政文既其弊也其或作甚皆無其字入按緒言甘而弊矣呼○字又似没字後世不知其承大數古先遂一時之術以明示民示或作視民始惑教百氏之說以興其言曰天下可為也彼之政仁矣反於詛此之政敬矣戾於忠何居我其周從乎何居或無居字此或作居○今按何居準擬之音經大有此語作必其上作人或有所未通閒之可也曰周不及殷其殷從乎曰夏曰虞曰陶唐曰三皇氏曰邃古之初暴孽情飾淫志孽或作泰○孽魚列切枝辭琢正紛紊糾射以僻民和以

導民亂嗚呼道之去世其終不復矣乎長民者發一號施一令民莫不悱然非矣或無然非二字〇悱芳尾切謂不可守遽變而從之譬將適千里及門而復後雖矻矻決不可暨或無後字暨或作洎〇矻苦骨反原其始固有啓之者也聞於師曰古之君天下者化之不示其所以化之之道及其弊也易之不示其所以易之之道政以是得民以是淳其有作者知教化之所繇廢抑詭怪而暢皇極怪或作類伏文貌而尚忠質茫乎天運窅爾神化道之行也其庶已乎

守戒唐自安史亂後河南河北地裂爲七八蔡在當時最爲近地成德潞青連結爲援所謂今之通都大邑介於屈強之間而不知爲之備者此公守戒之所以作終之曰如之何而備之曰在得人及裴度平蔡而公之言驗大和閒杜牧作守論亦公之遺意歟

詩曰大邦維翰書曰以蕃王室諸侯之於天子不惟守土地奉職貢而已固將有以翰蕃之也今人有宅於山者知猛獸之爲害則必高其柴楥而外施窞穽以待之楥或云籬也欄也字當从木〇窞徒敢切穽慈井切宅於都者知穿窬之爲盜則必峻其垣墻而內固扃鐍以防之〇鐍音決此野人鄙夫之所及非有過人之智而後能也今之通都大邑介於屈強之間屈或作倔〇屈渠勿切強居亮切又巨兩切而不知爲之備噫亦惑矣野人鄙夫能之野下或無人鄙二字而王公大人反不能焉豈材力爲有不足歟爲下或有之而二字或只有之字〇今詳文勢疑爲字衍蓋以謂不足爲而不爲耳天下之禍莫大於不足爲句下或有而不爲三字〇今詳文勢疑下足字衍下文不足爲者放此材力不足者次之足下或有爲字非是不足爲者敵至而不知材力不足者先事而思則其於禍也有間矣彼之屈強者帶甲荷戈不知其多少其繇地則千里而與我壤地相錯與上或無而字無有丘陵江河洞庭孟門之關戰國策三苗之居左彭蠡之波右洞庭之水殷紂之國左孟門而右漳滏其間又自知其不得與天下齒朝夕舉踵引頸或作領冀天下之有事以乘吾之便此其暴於猛獸穿窬也甚矣嗚呼胡知而不爲之備乎哉賁育之不戒童子之

不抗前通曰孟賁之狐疑不如童子之必至賁育古之勇力士也孟賁生拔牛角夏育衛人力舉千鈞○賁音奔曾雞之不期蜀雞之不支爾雅雞大者曰蜀莊子庚桑楚篇越雞不能伏鵠卵魯雞固能之矣向氏註云越雞小雞也魯雞大雞也今蜀雞也○按公上下文考之蜀雞當作越雞令夫鹿之於豹非不巍然大矣於或作與非是然而卒為之禽者爪牙之材不同猛怯之資殊也曰然則如之何而備之曰在得人

圬者王承福傳圬或作杇圬音烏左傳圬人以時塓館宮室杜注圬人塗者題語正本此說不當用杇字○今按論語作杇

圬之為技賤且勞者也有業之其色若自得者聽其言約而盡問之王其姓承福其名世為京兆長安農夫或無夫字天寶之亂發人為兵持弓矢十三年有官勳棄之來歸喪其土田手鏝衣食鏝杇具爾雅鏝謂之杇○鏝母官切餘三十年舍於市之主人而歸其屋食之當焉當謂所當之直視時屋食之貴賤而上下其圬之傭以償之有餘則以與道路之廢疾餓者焉又曰粟稼而生

者也若布與帛必蠶績而後成者也其他所以養生之具皆待人力而後完也吾皆賴之然人不可遍為宜乎各致其能以相生也故君者理我所以生者也方從閣杭本如此諸本以生或作以出令○今按所以出令與原道意同似當從之然詳上文有三生字故此言君者理我之所以生者正承上文而言也若作出令則與上下文意皆不協矣今當以方本為正而百官者承君之化者也或從閣杭無也字非是任有小大惟其所能若器皿焉食焉而怠其事必有天殃故吾不敢一日捨鏝以嬉一日捨鏝或作捨鏝一日夫

鏝易能可力焉又誠有功取其直雖勞無愧吾心安焉夫力易強而有功也心難強而有智也智上或無有字用力者使於人用心者使人亦其宜也吾特擇其易為而無愧者取焉特或作故孟子陳相見孟子道許行之言又彭更問士無事而食不可也二章孟子有食於人及食功之說公所言蓋有合於此嘻吾操鏝以入貴富之家有年矣入丁或有於字有一至者焉又往過之則為墟矣有再至三至者焉而往過之則為墟矣問之其鄰問下或無之字或曰噫刑戮也或曰身既死

而其子孫不能有也或曰死而歸之官也（或上）（或無曰字）吾以是觀之非所謂食焉怠其事而得天殃者邪（焉下或有而字）非強心以智而不足不擇其才之稱否而冒之者邪非多行可愧知其不可而強為之者邪（知其不可下杭本有能字蜀本能上又有強字或從蜀本作知己之不可能又無強字○今按此數本語意皆與上文不擇其才之稱否相者相複又與本句多行可愧者不相承而杭蜀本近是但能字亦未安而強字當在而字下耳今參取二本定為知其不可而強為之則其上下文之義皆暢矣）將貴富難守薄功而厚饗之者邪（或無之字）抑體悖有時一去一來而不可常者邪吾之心憫焉是故擇其力之可能者行焉樂富貴而悲貧賤我豈異於人哉又口功大者其所以自奉也博妻與子皆養於我者也吾能薄而功小不有之可也（我者蜀作我類有之蜀作有小皆非是）又吾所謂勞力者（或有也字）若立吾家而力不足則心又勞也一身而二任焉雖聖者不可能也愈始聞而惑之又從而思之蓋賢者也蓋所謂獨善其身者也然吾有譏焉謂其自為也過多其為

人也過少其學楊朱之道者邪楊之道不肯拔我一毛而利天下（楊之上或有然字非是）而夫人以有家為勞心不肯一動其心以畜其妻子（畜或作蓄）其肯勞其心以為人乎哉雖然其賢於世之患不得之而患失之者以濟其生之欲貪邪而亡道以喪其身者其亦遠矣（亡或作忘）又其言有可以警余者故余為之傳而自鑒焉（鑒或作覽或作鑑今按自鑒或當作自覽）

五箴五首（并序）

人患不知其過既知之不能改是無勇也（或無是字）余生三十有八年（二或作四或以蜀本亦洪樊辨證詳矣）髮之短者日益白齒之搖者日益脫聰明不及於前時道德日負於初心（二於字或並作乎）其不至於君子而卒為小人也昭昭矣作五箴以訟其惡云

游箴

余少之時將求多能蚤夜以孜孜余今之時既飽而嬉蚤夜以無為（今方以閣杭蜀本並作于于今傳于民生）

之不易于勝之不可俘社注于曰也○今按方說不爲無据然與所證之文初不相似况下文有嗚呼余乎則此乎字皆是余字明矣嗚呼余乎其無知乎知下或無乎字君子之棄而小人之歸乎

言箴

不知言之人烏可與言烏或作焉知言之人默焉而其意已傳焉或作然幕中之辯人反以汝爲叛此謂佐董晉張建封于汴徐二州時臺中之評人反以汝爲傾此謂爲監察御史坐論天旱人飢出爲陽山令以汝方並作汝以○今按近世校本務爲新奇多作倒語文乖字逆幾類歐陽公所譏石公操作字之怪殊失韓公立言本意今悉正之不敢從也汝不懲邪而呶呶以害其生邪○呶音鐃

行箴行或作悔

行與義乖言與法違後雖無害汝可以悔行也無邪言也無頗頗音禾切死而不死汝悔而何宜悔而休汝惡曷瘳宜休而悔汝善安在悔不可追追諸本皆同而方從閣杭作止○今按草書追字近似止字二本偶以轉寫致誤而方乃以好怪取之不復計其文義之通塞可一笑也悔不可爲思而斯得汝則弗思

好惡箴

無善而好善方從杭蜀作悖○今按二本善由下句而誤方亦不顧文義而取之也不觀其道無悖而惡不詳其故前之所好今見其尤從也爲比捨也爲讎前之所惡今見其臧從也爲愧捨也爲狂維讎維比維狂維愧於身不祥於德不義不義不祥維惡之大幾如是爲而不顚沛齒之尚少庸有不思今其老矣不慎胡爲

知名箴

內不足者急於人知霈焉有餘厥聞四馳焉或作然○聞去聲今日告汝知名之法勿病無聞病其

曄曄昔者子路惟恐有聞赫然千載德譽愈尊矜汝文章負汝言語乘人不能揜以自取汝非其父汝非其師不請而教誰云不欺欺以買憎買音古揜以媒怨汝曾不寤以及於難小人在辱亦克知悔及其既寧及其或作其及終莫能戒既出汝心又銘汝前汝如不顧禍亦宜然禍亦方作辱則

後漢三賢贊三首後漢王充王符仲長統三人者同傳

公爲之贊各不滿百言而敘事略無遺者
王充者何會稽上虞本自元城爰來徙居充字
仲任其先魏郡元城人父誦從居上虞師事班彪家貧無書閱
書於肆市肆是遊一見誦憶遂通衆流閉門
潛思論衡以修充歸鄉里居教授以爲俗儒守文多失其言乃閉門潛
思著論衡八十五篇爲州治中自免歸歟同郡友人謝
姓夷吾上書薦之待詔公車以病不行刺史董勤
辟充從事轉治中自免還家友人同郡謝夷吾上書薦充才學肅宗特詔公車徵以病不
行年七十餘乃作養性一十六篇肅宗之時

終於永元
王符節信安定臨涇好學有志爲鄉人所輕
或無爲字人或作里憤世著論潛夫是名充著潛夫論三十六篇以
譏當時得失不欲章顯其名故號曰潛夫論述赦之篇以赦爲賊
良民之甚其旨甚明甚或作患王符述赦篇曰今日賊良民之甚者
莫大於數赦公全具此語皇甫度遼聞至乃驚衣不及帶
屣履出迎豈若鴈門問鴈呼鄉皇甫規解官歸安定鄉人
有以貨得鴈門守者謁規規臥不起既入而問鄉前在郡食鴈美乎有頃王符在門規素
聞符名衣不及帶屣履出迎時人爲之語曰徒見二千石不如一逢掖不仕終

家吁嗟先生
仲長統公理仲長統字公理或無仲字山陽高平謂高幹
有雄志而無雄才謂上或有自字其後果敗幷州刺史高幹
素貴有名士多歸附時統過幹幹訪以當時之事統謂幹曰君有雄志而無雄才未幾幹
以幷州叛卒至於敗以此有聲俶儻敢言俶或作倜或云俶儻傳合
語默無常人以爲狂生州郡會召稱疾不就
著論見情初舉尚書郎舉下或有高第字今按本傳無高第字○
後參丞相軍事卒不至于榮論說古今發憤
著書昌言是名著論名曰昌言凡三十四篇友人繆襲稱

其文章足繼西京文章或云考本傳當作才章公三賢未嘗私立一語
四十一終一下或有而字何其短邪嗚呼先生
諱辯舊史公傳云李賀父名晉肅不應進士而愈爲作諱辯令舉
進士蓋以是罪公而新史則書其事於賀傳云以父名晉肅不
肯舉進士愈爲作諱辯然亦卒不就舉
愈與李賀書李上或有進士二字非是勸賀舉進士賀舉
進士有名與賀爭名者毀之此公自言嘗勸李賀舉進士而
賀以已說舉進士有名稱故與之爭名者毀之也今方氏乃以諸本删去名字而以有字
蜀下句遂使復出四字爲剩語而爭名二字無所承故諸本亦有覺其誤者而并删四字

（以從省雖若小勝方本然要為失韓公本指而不究毀者之情也方本又無之字亦非是方又云東騈劇談錄謂公此文因元稹而發董彦遠謂賀死元和中使稹為禮部亦不相及爭名蓋當時同試者）曰賀父名晉肅賀不舉進士為
是勸之舉者為非聽者不察也（或無也字）和而唱
之同然一辭皇甫湜曰若不明白子與賀且
得罪（或無若字）愈曰然律曰二名不偏諱釋之者
曰謂若言徵不稱在言在不稱徵是也律曰
不諱嫌名釋之者曰謂若禹與雨丘與蓲之
類是也（蓲與丘同音烏蓲草名○或無此注字）今賀父名晉肅

賀舉進士為犯二名律乎為犯嫌名律乎父
名晉肅子不得舉進士若父名仁子不得為
人乎（嫌名律乎下諸本皆有此二十字或以杭本去之非是）夫諱始於
何時作法制以教天下者非周公孔子歟周
公作詩不諱（若曰克昌厥後又曰駿發爾私謂文王名昌武王名發也○爾若字或作周公）孔子不偏諱二名（若曰宋不足徵又曰某在斯○若字或作孔子）春秋不譏不諱嫌名（若衛桓公名完○本或無若字）康
王釗之孫實為昭王（康王名釗○釗音昭）曾參之父名
皙曾子不諱昔（若曰昔者吾友又曰裼裘而弔○若字或作曾子）周

之時有騏期漢之時有杜度（期字度字下或並有者字董彦遠曰騏期以姓死考之為蓋又李涪謂杜撰字伯度鄉人以宣帝諱謂杜度公誤用也然張仲景方自有杜變公所用或出此）此其子宜如何諱將諱其
嫌遂諱其姓乎將不諱其嫌者乎漢諱武帝
名徹為通（謂徹侯為通侯蒯徹為蒯通之類）不聞又諱車轍
之轍為某字也諱呂后名雉為野雞不聞又
諱治天下之治為某字也（或無下又諱二字顏氏家訓曰桓公名白博有五皓之稱厲王名長琴有脩短之目不聞謂布帛為布皓呼腎腸為腎脩公言蓋有自也○今按公言或與顏氏偶同未必用其語也）今上章及詔不

聞諱滸勢秉饑也（以滸勢秉饑為近太祖太宗世祖玄宗廟諱蓋太祖名虎太宗名世民世祖名昞玄宗名隆基○滸呼古切）惟宦官宮妾乃
不敢言諭及機以為觸犯（以諭為近代宗廟諱以機為近玄宗廟諱代宗諱豫玄宗諱見上）士君子言語行事宜何所法
守也（言語或作立言）今考之於經質之於律稽之以
國家之典賀舉進士為可耶為不可耶（或無舉字為可下或無耶字或無耶為二字）凡事父母得如曾參可以
無譏矣作人得如周公孔子亦可以止矣（矣或並作也或並作耶）今世之士不務行曾參周公孔子

之行而諱親之名則務勝於曾參周公孔子亦見其惑也夫周公孔子曾參卒不可勝勝周公孔子曾參乃比於宦者宮妾則是宦者宮妾之孝於其親賢於周公孔子曾參者耶宦者或並作宦官

訟風伯訟或作譏非是德宗貞元十九年正月不雨至七月甲戌公時爲四門博士作此專以刺權臣裴延齡李齊運京兆尹李實之徒壅蔽聰明不卹旱饑專於誅求使人君恩澤不得下流如風吹雲而雨澤不得墜也是年冬公拜御史竟以言旱飢謫陽山云

維茲之旱兮其誰之由旱上或無之字我知其端兮風伯是尤山升雲兮澤上氣雷鞭車兮電搖幟尺志切雨寖寖兮將墜濅濅或作侵侵將下或有欲字風伯怒兮雲不得止暘烏之仁兮念此下民閟其光兮不鬭其神嗟風伯兮其獨謂何我獨或作將我於爾兮豈有其他求其時兮修祀事羊甚肥兮酒甚旨食足飽兮飲足醉風伯之怒兮誰使雲屛屛兮吹使醨之氣將交兮吹使離之

鑠之使氣不得化寒之使雲不得施氣不或作雲不雲不或作氣不嗟爾風伯兮欲逃其罪又何辭兮或無兮字上天孔明兮有紀有綱我今上訟兮又上或有其字其罪誰當我今或作今我天誅加兮不可悔風伯雖死兮人誰汝傷雖或作之非是汝或作爾

伯夷頌王荊公伯夷論謂韓子之頌爲不然曰伯夷守與太公閒西伯善養老而往歸焉當是之時故夷歸者二人之之豈有異邪及武王一奮太公相之遂出元元於塗炭之中伯夷乃不與豈伯夷欲歸西伯而志不遂乃死於北海耶抑來而死於道路耶抑其至文王之都而不足以及武王之世而死耶嗚呼不使伯夷之不死以及武王之時其列豈下太公哉荊公之論與此頌相反學者其審之伊川曰伯夷頌只說得伯夷介處要說得伯夷心須是聖人語不念舊惡是用希

士之特立獨行適於義而已不顧人之是非皆豪傑之士信道篤而自知明者也一家非之力行而不惑者寡矣至於一國一州非之力行而不惑者蓋天下一人而已矣若至於舉世非之力行而不惑者則千百年乃一人

而已耳若伯夷者窮天地亘萬世而不顧者
也舉世非之下方从杭粹及范文正公寫本無力行二字千下有五字云自周初至唐
貞元末幾二千年公言千五百年舉其成也○今按此篇自一家一國以至舉世非之而
不惑者況論有此三等人而伯夷之窮天地亘萬世而不顧又別是上一等人不可以此
三者論也前三等人皆非有所指名故舉世非之而不顧者亦難以年數之實論其有無
而且以千百年言之蓋其大約如此耳今方氏以伯夷當之已失全篇之大指至於計其
年數則又拾其幾二千年今數之多而反從就千五百年奇數之少其誤愈甚矣方說不
通文理大率類此不可不辨昭乎日月不足為明崒乎泰
山不足為高○崒音捽巍乎天地不足為容也當

殷之亡周之興微子賢也抱祭器而去之事見
史記宋世家去下或無之字武王周公聖也聖下一有人字從天
下之賢士與天下之諸侯而往攻之從或作率與武
作從未嘗聞有非之者也彼伯夷叔齊者伯夷姓墨
名允字公信叔齊名智字公達孤竹君之二子伯長也叔少也夷齊諡也見春秋少陽篇
乃獨以為不可殷既滅矣天下宗周彼二子
乃獨恥食其粟餓死而不顧繇是而言夫豈
有求而為哉信道篤而自知明也明下或有者字今
世之所謂士者或無所字一凡人譽之則自以為

有餘一凡人沮之則自以為不足一凡人諸本兩句皆
作凡一人唯范本並作一凡人乃與下文非聖人者相發明諸本非是彼獨非
聖人而自是如此夫聖人乃萬世之標準也
余故曰若伯夷者特立獨行窮天地亘萬世
而不顧者也準方作准○今按準字从水準譬俗作准方本誤也又按此篇
之意所謂聖人工指武王周公而言也既以聖人則是固為萬世之標準矣而伯夷者乃
獨非之而自是如此是乃所以為窮天地亘萬世而不顧者也與世之以一凡人之毀譽
而遂為喜慍者有間矣近世讀者多誤以伯夷為萬世標準故因附見其說云雖然
微二子亂臣賊子接跡於後世矣

昌黎先生集第十二

世綵廖氏刻梓家塾

昌黎先生集卷第十三

雜著

子産不毀鄉校頌

左傳鄭人遊於鄉校以論執政然明謂子産曰毀鄉校何如子産曰何爲夫其所善者吾則行之其所惡者吾則改之是吾師也若何毀之然明曰若果行此鄭國實賴之仲尼聞之曰以是觀之人謂子産不仁吾不信也

我思古人伊鄭之僑國僑字子産鄭大夫穆公之孫子國之子。僑音喬以禮相國。相去聲下同人未安其教安或作知云此以敎叶爲與囂車奉詩用韻如此遊于鄉之校衆口囂囂許堯反或謂子産毀鄉校則止曰何患焉可以成美夫豈多言亦各其志善也吾行不善吾避維善維否易否臧凶。否音鄙我於此視川不可防言不可弭左傳襄公三十一年子産不毀鄉校曰我聞忠善以損怨不聞作威以防怨豈不遽止然猶防川大決所犯傷人必多吾不克救也不如小決使道不如吾聞而藥之也下塞上聾文六年穀梁云上塞則則下闇下闇則上聾邦其傾矣既鄉校不毀而鄭國以理在周之興養老乞言及其已衰謗者使監國語厲王虐國人謗王怒得衛巫使監謗者。監古衫反成敗之迹昭哉可觀哉或作然維是子産執政之式維其不遇化止一國誠率是道相天下君交暢旁達施及無垠君或作者交暢旁達或作旁暢交達非是達或作通於虖四海所以不理有君無臣誰其嗣之我思古人理下或有者字

釋言

此元和二年春作宰相鄭絪翰林學士李吉甫中書舍人裴垍也國語云驪姬使奄楚以環釋言注云以言自解釋也艮之作釋言取此

元和元年六月十日或無日字十愈自江陵法曹詔拜國子博士始進見今相國鄭公公賜之坐或無公字丁且曰吾見子某詩吾時在翰林職親而地禁不敢相聞今爲我寫子詩書爲一通以來我下或有盡字而無爲一通以字或無爲我字而有盡字一或作二愈再拜謝退錄詩書若干篇擇日時以獻若干或作著于獻丁或有之字○今按著于篇雖古語然施之於此似不相入且公亦未必特用此語以爲奇也於後之數月有來謂愈者曰子獻相國詩書乎曰然曰有爲讒於相國之座者曰或無爲字韓愈曰相國徵余文余不敢匿相國豈知我哉子其愼之或無之字愈應之曰愈爲御史

得罪德宗朝同遷于南者凡三人三人謂公及張署李方叔也獨愈爲先收用相國之賜大矣百官之進見相國者或立語以退而愈辱賜坐語相國之禮過矣以或作已四海九州之人自百官已下欲以其業徹相國左右者多矣皆憚而莫之敢獨愈辱先索相國之知至矣賜之大禮之過知之至是三者於敵以下受之宜以何報況在天子之宰乎敵以或作敵已國語自敵以下則有餘注敵體也今人多用敵已字者非宰下或有相字人莫不自知凡適於用

之謂才堪其事之謂力愈於二者雖日勉焉而不近束帶執笏立士大夫之行不見斥以不肖幸矣其何敢敖於言乎乎或無乎字夫敖雖凶德必有恃而敢行愈之族親鮮少無扳聯之勢於今○扳音攀不善交人無相先相死之友於朝禮記儒有爵位相先患難相死無宿資蓄貨以釣聲勢宿資蓄貨或作宿貨蓄資弱於才而腐於力不能奔走乘機抵巇以要權利○巇許宜反要平聲夫何恃而敖若夫狂惑喪心之人蹈河而入火妄言而罵詈者

則有之矣而愈人知其無是疾也雖有讒者百人相國將不信之矣愈何懼而慎歟相國或作宰相或無歟字既累月又有來謂愈曰有讒子於翰林舍人李公與裴公者子其慎歟愈曰二公者吾君朝夕訪焉以爲政於天下而階太平之治治或作理居則與天子爲心膂出則與天子爲股肱四海九州之人自百官已下其孰不願忠而望賜不下或有能字非是愈也不狂不愚不蹈河而入火病風而妄罵不當有如讒者之說

也雖有讒者百人二公將不信之矣愈何懼而慎既以語應客夜歸私自尤曰咄咄字見晉殷浩語當汲切市有虎而曾參殺人讒者之效也市有虎見戰國策龐蔥語曾參殺人見史記甘茂語詩曰取彼讒人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昊小雅巷伯詩傷於讒疾而甚之之辭也又曰亂之初生僭始既涵亂之又生君子信讒小雅巧言詩注云云始疑而終信之之謂也孔子曰遠佞人夫佞人不能遠則有時而信之矣今我恃直而

不戒禍其至哉徐又自解之曰市有虎聽者庸也曾參殺人以愛惑聽也巷伯之傷亂世是逢也聽或作聽非是亂世一作世亂今三賢方與天子謀所以施政於天下而階太平之治聽聰而視明公正而敦大夫聽明則聽視不惑聽視或作視聽公正則不邇讒邪敦大則有以容而思彼讒人者孰敢進而為讒哉進而或作而進雖進而為之亦莫之聽矣我何懼而慎或無而慎字既累月上命李公相客謂愈曰子前被言於一相今李

公又相子其危哉或無哉字愈曰前之謗我於宰相者翰林不知也後之謗我於翰林者宰相不知也今二公合處而會言若及愈必曰韓愈亦人耳彼敖宰相又敖翰林其將何求必不然吾乃今知免矣既而讒言果不行宰相或皆作相國乃今或作今乃又無矣字既丁或無而字

愛直贈李君房別南陽公張建封也時為徐帥公佐其幕李君房張婿也貞元六年進士公此文十五年在徐作

左右前後皆正人也欲其身之不正烏可得邪烏或作焉吾觀李生在南陽公之側有所不知知之未嘗不為之思有所不疑疑之未嘗不為之言勇不動于氣義不陳乎色乎或作于南陽公舉措施為不失其宜公或有之字天下之所窺觀稱道洋洋者抑亦左右前後有其人乎有其或作其有凡在此趨公之庭或無此字。今按此下疑當有而言議公之事者吾既從而遊矣言而公信之者謀而公從之者四方之人則既聞而知之矣李生南陽公之甥也人不知者將曰李生之託

婚於貴富之家將以充其所求而止耳故吾樂為天下道其為人焉今之從事於彼也吾為南陽公愛之為南上或有能字又未知人之舉李生於彼者何辭又或作且彼之所以待李生者何道舉不失辭待不失道雖失之此足愛惜而得之彼為歡忻於李生道猶若也舉之不以吾所稱待之不以吾所期李生之言不可出諸其口矣吾重為天下惜之惜或作愛

張中丞傳後敘歐陽文忠跋張中丞傳後云張巡許遠之

事壯矣秉筆之士皆喜稱述然以驗所紀考唐書列傳及退之所書至有得失而列傳最為疎略雖云史家當記大節然其大小數百戰智謀材力亦有過人可以示後者史家皆略而不書甚可惜也翰之所書誠為太繁然廣紀備言以俟史官之採也文忠所云唐書列傳者謂舊傳若新傳則采翰及公所書并舊傳為之矣

元和二年四月十三日夜愈與吳郡張籍閱家中舊書（張籍字文昌公舉薦進士）得李翰所為張巡傳（巡上或無張字巡鄧州南陽人）翰以文章自名為此傳頗詳密然尚恨有闕者不為許遠立傳（遠杭州鹽官人敬宗曾孫）又不載雷萬春事首尾遠雖材若不及巡者開門納巡（開上或疑當有然字）位本在巡上授之柄而處其下無所疑忌竟與巡俱守死成功名城陷而虜與巡死先後異耳兩家子弟材智下不能通知二父志以為巡死而遠就虜疑畏死而辭服於賊遠誠畏死何苦守尺寸之地食其所愛之肉（睢陽食盡巡出愛妾遠亦殺其奴以食士）以與賊抗而不降乎當其圍守時外無蚍蜉蟻子

之援（蚍音毗蜉音浮）所欲忠者國與主耳而賊語以國亡主滅（賊將令狐潮聞玄宗已幸蜀以書招巡巡大將六人白巡上存亡不可知不如降賊巡責以大義斬之士心益勸語或校作悟賊下或有悟之字〇今按悟字無理且以諸本作語）遠見救援不至而賊來益衆必以其言為信外無待而猶死守人相食且盡雖愚人亦能數日而知死處矣遠之不畏死亦明矣烏有城壞其徒俱死獨蒙愧恥求活雖至愚者不忍為嗚呼而謂遠之賢而為之邪（其徒上或有而字或又疑而字當在死字之下邪上或無之字）說者又謂遠與巡分城而守城之陷自遠所分始以此詬遠（詬或作語非是）此又與兒童之見無異人之將死其藏腑必有先受其病者引繩而絕之其絕必有處觀者見其然從而尤之其亦不達於理矣小人之好議論不樂成人之美如是哉如巡遠之所成就如此卓卓猶不得免其他則又何說當二公之初守也寧能知人之卒不救（之卒或無之字）棄城而逆遁苟此不能守雖避之他處何益及其無救而且窮也將其創

殘餓羸之餘（創平聲）雖欲去必不達二公之賢
其講之精矣守一城捍天下以千百就盡之
卒戰百萬日滋之師蔽遮江淮（溫公曰唐人皆以全江淮爲巡遠之功按睢陽雖當江淮之路城旣被圍若取江淮饒出其外睢陽豈能障之哉蓋巡善用兵賊畏巡爲後患不滅巡則不敢越過其南耳）不沮遏其勢天下
之不亡其誰之功也（或無之字不字非是）當是時棄城
而圖存者不可一二數（所拒切）擅彊兵坐而觀
者相環也不追議此而責二公以死守亦見
其自比於逆亂設淫辭而助之攻也（攻或作功非是）

愈嘗從事於汴徐二府屢道於兩府間（府或作州）
親祭於其所謂雙廟者（時詔贈巡揚州大都督遠荊州大都督皆立廟睢陽歲時致祭號雙廟）其老人往往說巡遠時事云
南霽雲之乞救於賀蘭也（或無之字）賀蘭嫉巡遠
之聲威功績出己上不肯出師救愛霽雲之
勇且壯不聽其語彊留之具食與樂延霽雲
坐霽雲慷慨語曰（慷上或無霽雲字非是）雲來時睢陽
之人不食月餘日矣雲雖欲獨食義不忍雖
食且不下咽因拔所佩刀斷一指血淋漓以

示賀蘭一座大驚皆感激爲雲泣下雲知賀
蘭終無爲雲出師意卽馳去將出城抽矢射
佛寺浮圖矢著其上甎半箭（或作笴）曰吾歸破
賊（歸或作師非是）必滅賀蘭此矢所以志也愈貞元
中過泗州船上人猶指以相語城陷賊以刃
脅降巡巡不屈卽牽去將斬之又降霽雲雲
未應（或無霽字）巡呼雲曰南八男兒死耳不可爲
不義屈雲笑曰欲將以有爲也（欲將或疑衍一字）公
有言雲敢不死卽不屈張籍曰有于嵩者少

依於巡及巡起事嵩常在圍中（及巡或作及其常或作嘗）
籍大曆中於和州烏江縣見嵩嵩時年六十
餘矣（或無嵩字）以巡初嘗得臨渙縣尉（或無嘗字）好
學無所不讀籍時尚小粗問巡遠事不能細
也云巡長七尺餘鬚髯若神嘗見嵩讀漢書
謂嵩曰何爲久讀此（久或作又）嵩曰未熟也巡曰
吾於書讀不過三徧終身不忘也因誦嵩所
讀書盡卷不錯一字嵩驚以爲巡偶熟此卷
因亂抽他帙以試無不盡然嵩又取架上諸

書試以問巡巡應口誦無疑嵩從巡久亦不見巡常讀書也爲文章操紙筆立書未甞起草巡開元二十四年進士劉夢得嘉話載其謝加金吾表有云主辱臣死當臣致命之時怒殄罪盈是賊滅亡之日激勵將士賦詩有云裹瘡猶出陣飲血更登陴又夜聞笛聲詩云營開星月近戰苦陣雲深觀此則巡之文見矣起或作有初守睢陽時士卒僅萬人城中居人戶亦且數萬或無戶字巡因一見問姓名其後無不識者巡怒鬚髯輒張及城陷賊縛巡等數十人坐且將戮巡起旋其衆見巡起或起或泣或起或作猶起巡曰汝勿

〈昌黎卷十三〉 十一 世綵堂

怖死命也衆泣不能仰視巡就戮時顏色不亂陽陽如平常遠寬厚長者貌如其心與巡同年生月日後於巡呼巡爲兄死時年四十九呼巡或作呼之嵩貞元初死於亳宋間或傳嵩有田在亳宋間武人奪而有之嵩將詣州訟理爲所殺嵩無子張籍云嵩將上或有而字爲下或有其字皆非是

河中府連理木頌開元九年正月丙辰改蒲州爲河中府孝經援神契曰王者德至草木則木連理公作此頌時年二十四猶未第也

司空咸寧王渾瑊也尹蒲之七年木連理生于河之東邑野夫來告且曰吾不知古殆氣之交暢也殆或作始非是維吾王之德交暢者有五是其應乎或無五字非是訓戎奮威蕩戮凶回舉政宣和人則寧嘉入踐台階庶尹克司來帥熊羆四方作儀閔仁鰥寡不寧燕息仁或作人非是人樂王德祝年萬億府有羣吏王有從事異體同心異體或作上下非是體或作事歸民于理天子是嘉俾錫勞王○勞去聲王拜稽首天子之光庶德昭融神

〈昌黎卷十三〉 十二 世綵堂

斯降祥殊本連理之柯同榮異壟之禾方云二館本閣本之柯皆作枝柯仍與下文同榮爲一句今本木作禾由枝字訛也○今按殊本連理之柯卽今所頌之木也同榮異壟之禾卽書所謂異畝同穎之禾也蓋追爲前日之託言而況家其類耳司馬相如所謂雙觡共抵之獸其句法亦類此如方所定則理非語贊句分不韻不協失之遠矣吾僕之產茲土也久矣或無之字○今按之字疑當作其今欲明于大君欲或作將紀于策書王抑余也冶金伐石垂耀無極王余抑也王余抑也或作余抑王也或依上文作王抑余也方从三本定此○今按抑余余抑蓋互文以叶韻耳作余抑王固無理作王抑余亦重複無他奇當从方本爲是奮肆姁媮

（上音吁下音俞）不知所如願託頌詞長言之于康衢

頌曰

木何爲兮此祥徇厥美兮在吾王（徇或作詢非是願）

封植兮永固俾斯人兮不忘（斯或作其人或作民）

汴州東西水門記（并序。○公時佐董晉在汴州作。陳后山云退之作記記其事耳今之記乃論也以后山語觀公諸記信然）

貞元十四年正月戊子隴西公命作東西水

門（或無隴西二字非是董晉本仲舒之裔自廣川徙隴西故云）越三月辛

巳朔水門成三日癸未大合樂設水嬉會監

軍軍司馬賓佐僚屬將校熊羆之士肅四方

之賓客以落之士女龢會闐郭溢郛旣卒事

其從事昌黎韓愈請紀成績其詞曰

維汴州河水自中注厥初距河爲城（距或作拒）其

不合者誕寘聯鎖于河（不合或作弗合）宵浮晝湛舟

不潛通（湛或作沈舟不方作舟用方並从石本○今按上下文意蓋言置鎖雖足以禁舟之潛通然未免斷蹤宣洩之患故須作水門耳諸本作舟不潛通者是也今上文既言置鎖而下文乃云舟用潛通則是鎖爲虛設而其下句亦不應著然字矣若以爲誤則石本乃當時所刻不應有誤然亦安知非其書者之誤刻者之誤己或非所親見則又安知非傳者之誤耶其說之未盡者又見於溪堂盤谷等篇覽者詳之然其襟）

抱虧疏風氣宣洩邑居弗寧訛言屢騰歷載

巳來孰究孰思皇帝御天下十有八載此邦

之人遭逢疾威囂童噭嗥（○噭音叫）劫衆阻兵懍

慄栗若墜若覆時維隴西公受命作藩爰

自洛京單車來臨遂拯其危（拯或作抒）遂去其疵

弗肅弗厲薰爲太和神應祥福五穀穰熟旣

庶而豐人力有餘監軍是咨司馬是謀（諸本及石本皆有此二句方从閣本刪去云閣本蓋公晚年所定當从之○今詳此二語疑後人語監軍二字而刪之耳方氏直謂閣本爲公晚年所定不知何據而云然以今觀之其并誤爲最多疑爲可出未校之本前已辨之詳矣大抵館閣藏書不過取之民間而書儒略以官課校之耳豈能一一精審不過然私本世俗但見其爲官本便尊信之而不復問其文理之如何已爲可笑今此乃復造爲攷定之說以鉗衆口則又可笑之甚也）乃作水

門爲邦之郛以固風氣以閑寇偷（閑或作扞）黃流

渾渾（胡本切）飛閣渠渠因而飾之匪爲觀遊天

子之武維隴西公是布天子之文維隴西公

是宣（文方从石閣蜀本作醇○今按此記方氏多从石本石本固當據信但上條用）

字大誤而比醉字亦未安耳河之沄沄源于崑崙天子萬祀公多受祉乃伐山石刻之日月尚俾來者知作之所始

燕喜亭記

燕或作宴此記多從石本王弘中名仲舒自吏部員外郎貶連州司戶參軍亭在連州公爲陽山令時作陽山連之屬邑元

太原王弘中在連州與學佛人景常元慧游佛下或有之字常下或有者字異日從二人者行於其居之後丘荒之間上高而望得異處焉斬茅而嘉樹列發石而清泉激輦糞壤燔樠翳燔或作焚其作樠其翳注云木立死曰樠自斃門翻樠則師反翳於計反却立而視之出者突然成丘陷者呀然成谷呀音蝦窪者爲池窪音蛙而鈌者爲洞若有鬼神異物陰來相之自是弘中與二人者晨往而夕忘歸焉乃立屋以避風雨寒暑此或作宇寔上或有御字或作立屋以遮風雨既吟寔暑既去或作以禦風雨以避寒暑今以石本左傳吾儕小人皆有闔廬以避燥溼寒暑既成愈請名之其丘曰竢德之丘蔽於古而顯於今有竢之道也其丘下或有名字有竢下或有德字

其石谷曰謙受之谷瀑曰振鷺之瀑谷言德瀑言容也其土谷曰黃金之谷瀑曰秩秩之瀑谷言容瀑言德也洞曰寒居之洞志其入時也池曰君子之池虛以鍾其美盈以出其惡也泉之源曰天澤之泉出高而施下也合而名之以屋曰燕喜之亭取詩所謂魯侯燕喜者頌也名或作言者頌從石閣杭蜀本如此或作頌者○今按頌字疑衍文於是州民之老聞而相與觀焉石閣杭本如此或無老字而或作老州民之老或作州之老民非是曰吾州之山水名天下然而無與燕喜者比經營於其側者相接也而莫直其地凡天作而地藏之以遺其人乎名下或有於字其側石本無其字或作皆非是直值當也史記上望子讀如字地藏石本無地字其人石本無其字或弘中自吏部郎貶秩而來許下或本字或無郎字皆非是次其道途所經自藍田入商洛田下或有山字涉淅湍淅音析其淅水本出楚之析邑漢書所謂析酈者也湍水名[illegible]臨漢水升峴首以望方城出荊門下岷江過洞庭上湘水行衡山之下繇郴

踰嶺蠻狨所家（蠻或作猿○狨音抽）魚龍所宮極幽遐瑰詭之觀（瑰或作瓌）宜其於山水飫聞而厭見也（也或作之石本無也字）今其意乃若不足傳曰智者樂水仁者樂山弘中之德與其所好可謂協矣智以謀之仁以居之吾知其去是而羽儀於天朝也不遠矣遂刻石以記（石本無而字）

徐泗豪三州節度掌書記廳石記（豪諸本作濠石或作壁地理志濠初作豪元和三年改為濠據退之作記時尚為豪作濠誤矣通典以為州名字本作豪○今按顏魯公干祿字樣及唐韻亦皆作豪而元和郡國志云濠字中間誤去水元和三年字又加水皆與地理志合但通典偶脫中間去水一節耳此濠字當作豪○此記當在貞元十五年作）

書記之任亦難矣元戎整齊三軍之士（整或作總士或作事）統理所部之甿以鎮守邦國（守或作安）贊天子施教化而又外與賓客四鄰交其朝覲聘問慰薦祭祀祈祝之文（祈或作所）與所部之政三軍之號令升黜凡文辭之事皆出書記非閎辨通敏兼人之才（閎或作宏）莫宜居之然皆元戎自辟然後命於天子（後或作后）苟其帥之不文則其所辟或不當亦其理宜也南陽公自御史大夫豪壽廬三州觀察使授節移鎮徐州（貞元四年十一月置徐泗豪三州節度使徙建封為之）歷十一年而掌書記者三人（者下或有凡字）其一人曰高陽許孟容入仕于王朝今為尚書禮部郎中其一人曰京兆杜兼今為尚書禮部員外郎觀察判官其一人隴西李博（隴上或有曰字）自前鄉貢進士授祕書省校書郎方為之（孟容以文詞知名兼建中初進士家聚書至萬卷博公同年進士贈李君房別云李生在南陽公之側或云恐是博）南陽公文章稱天下其所辟實所謂閎辨通敏兼人之才者也後之人苟未知南陽公之文章（人苟下或有有字）吾請觀於三君子苟未知三君子之文章吾請觀於南陽公可知矣蔚乎其相章（章或作扶或作華）炳乎其相輝志同而氣合魚川泳而鳥雲飛也（泳或作伏或無也字）愈樂是賓主之相得也故請刻石以記之而陷置于壁間俾來者得以覽觀焉（記下或無之字來上或無俾字）

畫記

（蘇內翰書曰世有妄庸者作歐陽永叔語云吾不能為退之畫記此大妄也）

雜古今人物小畫共一卷騎而立者五人騎而被甲載兵立者十人（兵下或無立字）一人騎執大旗前立（騎下或有而字）騎而被甲載兵行且下牽者十人騎且負者二人騎執器者二人騎擁田犬者一人騎而牽者二人騎而驅者三人執羈靮立者二人（。靮音的）騎而下倚馬臂隼而立者一人騎而驅涉者二人徒而驅牧者二人（徒下或無而字驅牧或作騎牧。今按徒則非騎矣）坐而指使者一人甲胄手弓矢鈇鉞植者七人甲胄執幟植者十人負者七人偃寢休者二人甲胄坐睡者一人方涉者一人（或無方字）坐而脫足者一人（坐上或有方涉二字）寒附火者一人雜執器物役者八人奉壺矢者一人舍而具食者十有一人（具或作且）（十上或有二字）挹且注者四人牛牽者二人（二或作三）驢驅者四人一人杖而負者（負下或無者字。今按一人字疑在負者之下）婦人以孺子載而可見者六人（婦人或作婦女而無以字）載而上下者三人孺子戲者九人凡人之事三十有二為人大小百二十有三而莫有同者焉（事下或有主字為或作焉屬上句非是）馬大者九匹於馬之中又有上者下者（又有上者下者杭本作亦有馬之下者焉蜀本同但又作亦閣本作亦有馬焉今按此句三本皆無理唯別本作又有上者。下者而無焉字乃與上下文意相屬今以之）行者牽者（牽或作奔或併無四字。今按牽謂牽而行也後有走者則奔者為重複當存牽而去奔）涉者陸者（或無陸者二字。今按此承涉者則陸為方出水也不當無）趨者顧者鳴者寢者訛者立者人立者（或無人立者三字非是）齕者（。齕音紇又下沒切）飲者溲者陟者降者痒磨樹者噓者嗅者喜相戲者（喜下或有而字）怒相踶齧者（。齧音臬）秣者騎者驟者走者載服物者載狐兔者凡馬之事二十有七為馬大小八十有三而莫有同者焉（為或作焉屬上句非是）牛大小十一頭（十下或有有字）橐駝三頭（橐或作駱下同漢書子虛賦注橐駝者言其可負橐而駝物故以名）驢如橐駝之數而加其一焉隼一犬羊狐兔麋鹿共三十旃車三兩雜兵器弓矢旌旗刀劍矛楯弓服矢房甲胄之屬（。楯音盾）缾盂簦

笠篚筥錡釜飲食服用之器壺矢博奕之具二百五十有一皆曲極其妙閣杭本用下有投壺二字而無器字非是貞元甲戌年余在京師甚無事同居有獨孤生申叔者或無有字始得此畫而與余彈棊沈存中云彈棊局方二尺中心高如覆盂其巔爲小壺四角微隱起李商隱詩玉作彈棊局中心最不平謂其中高也白樂天詩彈棊局上事最妙是長斜謂抹角斜彈一發過半局今譜中有此法余幸勝而獲焉意甚惜之以爲非一工人之所能運思蓋蔡集衆工人之所長耳雖百金不願易也工下或皆無人字蔡或作叢明

年出京師至河陽與二三客論畫品格因出而觀之座有趙侍御者君子人也見之戚然若有感然感上或有所字或無若有感然四字少而進曰噫余之手摸也摸上或有所字或作手之所摹也亡之且二十年矣余少時常有志乎玆事得國本國一作故絕人事而摸得之遊閩中而喪焉居閑處獨時往來余懷也以其始爲之勞而夙好之篤也來上或有曰字爲上方無始字今以下文夙好之語推之當有今雖遇之力不能爲已且命工人存其大都焉余既甚愛之又感趙君之事因以贈之而記其人物之形狀與數而時觀之以自釋焉

藍田縣丞廳壁記

崔立之貞元四年進士公嘗寄其詩曰連年收科第如摘頷下髭記謂再進再屈于人屈當作出字乃與詩意合

丞之職所以貳令於一邑無所不當問其下主簿尉主簿尉乃有分職丞位高而偪例以嫌不可否事文書行吏抱成案詣丞卷其前鉗以左手右手摘紙尾鴈鶩行以進平立睨

丞曰當署署或作鳧曰下或有丞字丞涉筆占位署惟謹涉或作漫目吏問可不可吏曰得則退不敢略省漫不知何事官雖尊力勢反出主簿尉下諺數慢必曰丞至以相訾謷丞之設豈端使然哉諺或作欸或作諺方从文苑云謂諺語之所掌計書以丞爲慢之最且至以相訾謷也○數所矩切訾將此切謷牛刀切博陵崔斯立種學績文以蓄其有泓涵演迤日大以肆涵或作爲大以或作以大貞元初挾其能戰藝於京師再進再屈□人杭本無再進二字文苑無下再字而屈下一字皆作千字又多作于字方云斯立貞元□年進

士六年中博學宏詞再進而屈千人也今按杭苑皆脫字方以宏苑詞為誤但唐人試宏詞者
甚少如貞元九年僅三十二人而已作千人恐非是或疑千當作其如云屈其七人也然
無所据姑放穆天子傳闕其處以俟知者元和初以前大理評事
言得失黜官再轉而為丞茲邑始至喟曰官
無卑顧材不足塞職既噤不得施用又喟曰
丞哉丞哉余不負丞而丞負余則盡枿去牙
角〇術音蘗一蹶故跡破崖岸而為之喟下或皆有以字負
余上方舊喜字云喜音許吏切黃鬥傳少學律令喜為吏岸丁方無而字為之方作為文
而讀連下句曰為文永言猶文異也〇令按文丞不成文理方說之僻類如此丞廳

故有記壞漏污不可讀按丞字或疑為衍文斯立易桷
與瓦墁治壁悉書前任人名氏庭有老槐四
行南牆鉅竹千梃儼立若相持梃以木說文梃一枚也
水㶁㶁循除鳴斯立痛掃溉對樹二松日哦
其間曰下或有吟字有問者輒對曰余方有公事子
姑去考功郎中知制誥韓愈記

新修滕王閣記滕王閣在洪州公自袁州作此記凡五百
五字首尾叙其不一到為歎而終之曰其江山之好登望之樂
雖老矣如獲從公遊尚能為公賦蓋叙事之外所以寄吾不盡
之意歐陽永叔為襄守史中輝記峴山亭尹師魯為襄守燕公
記峴山亭蘇子美為處守李淑明記昭水堂蘇子欽為習字黎
有聲記處景樓四壽其辭雖冒而大意略同嘗作文之法當如
是耶抑亦祖公此意而為之也
愈少時則聞江南多臨觀之美則或作嘗臨觀或作登臨
而滕王閣獨為第一滕王名元嬰高祖之子永徽中為洪州都督作
此閣有瑰偉絕特之稱特閣杜作時非是及得三王所
為序賦記等江或云王勃作遊閣序王緒作賦令中丞王公為從事□作修
閣記或並無壯其文辭益欲往一觀而讀之以忘

吾憂繫官于朝願莫之遂十四年以言事斥
守揭陽或無事字揭或作潮便道取疾以至海上又不
得過南昌而觀所謂滕王閣者其冬以天子
進大號加恩區內移刺袁州袁於南昌為屬
邑於上或無袁字私喜幸自語以為當得躬詣大府
受約束於下執事及其無事且還儻得一至
其處竊寄目償所願焉諸本皆同方獨從文苑無及其無事且還
儻得一至其處十二字而償作賞丁又增適字〇今按叙事當如諸本乃有曲折而其先
公後私不以遊覽雜手受命之重尤得事大府之體與聘禮既受饔餼然後請覲乃從下

門而入竟亦相以如方所定則皆失之而竊寄月賞語意生遊適所願亦下若償字之穩也至州之七月詔以中書舍人太原王公爲御史中丞觀察江南西道太原王公即仲舒也舊史元和十五年六月戊寅以中書舍人王仲舒爲洪州刺史御史中丞充江西觀察使洪江饒虔吉信撫袁悉屬治所八州之人前所不便及所願欲而不得者公至之日皆罷行之行上文苑有而字非是大者驛聞小者立變春生秋殺生方从文苑作殺○今按字對偶文苑亦非是陽開陰閉令修於庭戶數日之閒日或作月而人自得於湖山千里之

外吾雖欲出意見論利害聽命於幕下而吾州乃無一事可假而行者又安得捨己所事以勤館人則滕王閣又無因而至焉矣或無矣字其歲九月人吏浹和○浹音接公與監軍使燕于此閣文武賓士皆與在席○與去聲酒半合辭言曰此屋不修且壞前公爲從事此邦適理新之公所爲文實書在壁理或作治所上或無公字今三十年而公來爲邦伯適及期月公又來燕于此公烏得無情哉烏或作胡杭苑作乎○今按作乎語意輕脫不類公文亦非察屬所得施於其長者蓋本作烏自烏而胡又自胡而訛耳大抵此篇文苑多誤公應曰諾於是棟楹梁桷板檻之腐黑撓折者蓋瓦級甎之破缺者赤白之漫漶不鮮者治之則已前漢爲其秦漫漶而不可知注漫漶不分別貌○曼莫幹切漶胡館反又乎貫反破或作故鮮或作主說見祭祀君夫人文○今按瓦甎堅物破缺乃不可用而故則無甚害也且修墨而盡易其故則是新作而非修之謂矣作故易非是無侈前人無廢後觀工既訖功公以衆飲而以書命愈曰子其爲我記之而下或有賞爲字子下或無其字愈既以未得造觀爲歎竊喜載名其上詞列三王

之次有榮耀焉乃不辭而承公命其江山之好登望之樂雖老矣如獲從公遊尚能爲公賦之元和十五年十月某日袁州刺史韓愈記某或作五

科斗書後記元和十一年六月四日作

愈叔父名雲卿仕終禮部作郎當大曆世文辭獨行中朝天下之欲銘述其先人功行取信來世者咸歸韓氏上元辛丑特進試鴻臚卿兼御史中丞田神功平劉展于淮西雲卿爲平淮碑又爲丞相贈太子太師崔圓廟碑銘二碑並載姚鉉文粹李太白武昌宰韓君

去思碑云雲卿文章冠世皇甫持正公神道碑云先叔父雲卿當肅代朝獨為文章官李習之誌其妻母墓曰禮部君好立義節有大功於昭陵其文章出于時而官不甚高習之妻雲卿孫女也觀此則公所云蓋可見矣於時李監陽冰獨能篆書而同姓叔父擇木善八分擇木代宗時官禮部尚書杜子美李潮八分歌云尚書韓擇木騎曹蔡有鄰開元以來數八分同姓閣蜀本如此或只作配春或作蓋或作蓋能非是○今按禮云五世祖免或殺同姓也公於擇木已無服矣故以同姓言之不問可知其人不如是者不稱三服故三家傳子弟往來貞元中愈事董丞相幕府於汴州董丞相晉貞元中鎮汴州識開封令服之者陽冰子服之或作嗄之授余以其家科斗孝經漢衛宏官書官書新唐志作字書考之杜林傳及陳蕃傳定非也衛宏字子敬光武時為議郎兩部合一卷愈寶蓄之而不暇學後來京師為四門博士識歸公歸登字沖之歸公好古書能通之愈曰古書得其據依蓋可講或無其字據下或作依據左氏與所據依因進其所有書屬歸氏元和來愈亟不獲讓嗣為銘文薦道功德思凡為文辭宜略識字或無宜字識下或有古字因從歸公乞觀二部書得之留月餘張籍令進士賀拔恕寫以留

愈或無愈字蓋得其十四五而歸其書歸氏十一年六月四日右庶子韓愈記

昌黎先生集卷第十三

世綵廖氏刻梓家塾

昌黎先生集卷第十四

雜著 書

鄆州谿堂詩 幷序 ○

鄆音運秦為薛郡漢為東平國春秋齊人來歸鄆此篇多以石本退之文有石本者鄆州谿堂詩孟州濟源送李愿序京兆萬年薛公達銘司馬村柳子厚銘縣北劉村路應碑州廨田氏先廟碑鄭州滎陽索河上鄭儋碑衢州徐偃王碑華州蒲城胡珦碑西京北郊權德輿碑廣州南海神廟碑柳州羅池碑潭州湘陰黃陵碑徐州節度掌書記廳石記其閒異同皆以石本為正長安薛氏有皇甫湜手帖云鄆塘特高古風敢樹降棋而作者之丁何人能及矣崔倖御前日稱歎終席滿座不覺纖燭我唐有國退之文宗一人不任欽社之極是上侍郎字伯芻墉正謂比鄆州谿堂也公時為兵部侍郎曰宗泊者文章宗伯也

憲宗之十四年始定東平三分其地元和十四年二月平盧都知兵馬使劉悟殺其節度使李師道以降青淄十二州皆平命戶部侍郎楊於陵為淄青宣慰使分其地為三道以鄆曹濮為一道淄青齊登萊為一道兗海沂密為一道東平郡即平盧軍所治以華州刺史禮部尚書兼御史大夫扶風馬公下或有揔字為鄆曹濮節度觀察等使鎮其地三月以薛平為平盧節度使青齊登萊等州觀察使以王遂為沂州刺史沂海兗密等州都團練觀察使三分其地者謂揔及此二人也○濮音卜旣一年褒其軍號曰天平軍舊史穆宗紀云十五年六月鄆曹濮等州節度賜號天平軍從馬揔奏也上即位之二年召公入且將用之長慶元年三月盧龍軍節度使劉總上幽鎮地詔總從天平而召揔還將大用以其人之安公也復歸之鎮安下或有於字此句或作以彼之人安於公也上之三年穆宗以元和十五年正月即位其曰上即位之二年則長慶元年上之三年則長慶二年也公為政於鄆曹濮也適四年矣治成制定衆志大固惡絕於心仁形於色蓴心一力以供國家之職蓴心一或作竭心力蓴或作竭一或作勤蓴旨究切專也蜀語蓴本肇末于時沂密始分而殘其帥元和十四年沂海將王弁殺其觀察使王遂自稱留後其後幽鎮魏不悅於政相扇繼變於或作于幽謂長慶元年幽州盧龍軍都知兵馬使朱克融囚其節度使張弘靖以反鎮謂其月成德軍大將王廷湊殺其節度使田弘正以反魏謂二年魏博節度使田布自殺兵馬使史憲誠自稱留後復歸於舊徐亦乘勢逐帥自置謂二年武寧軍節度副使王智興逐其節度使崔羣也置或作署或置上有署字同於三方惟鄆也截然中居四鄰望之閒杭蜀及諸本皆有四鄰望之一句方以石本

用去○今按文勢及當時事實皆當有此句若其無之則下文所謂恃以無恐者為誰恃之鄂大凡為人作文而身或在遠無由親視摹刻既有脫誤又以毀之重勞遂不能改若此者蓋親見之亦非獨古為然也方氏最信閣杭蜀本雖有謬誤往往曲從今此三本幸皆不誤而反為石本脫句所奪甚可笑也若防之制水恃以無恐

然而皆曰鄆為虜巢且六十年永泰元年七月以平盧兵馬使李正己為本軍節度使傳子納納傳子師道至元和十四年毀凡五十五年將彊

卒武曹濮於鄆州大而近曹濮於鄆自為一句或作於曹濮州非是軍所根柢皆驕以易怨而公承死亡之後

掇拾之餘剝膚椎髓公私掃地赤立新舊不

相保持萬目睽睽持或作恃公於此時能安以治之其功為大若幽鎮魏徐之亂不扇而變此功反小何也公之始至眾未孰化以武則忿以憾或無以憾二字或作而憾以恩則橫而肆一以為赤子一以為龍蛇憊心罷精憊音備罷蒲糜切磨以歲月然後致之難也及教之行眾皆戴公為親父母夫叛父母從仇讎非人之情故曰易下或有也字於是天子以公為尚書右僕射封扶風縣開國伯以褒嘉之或無公及封字縣或作郡公亦樂眾

之和知人之悅而修上之賜也於是為堂於其居之西北隅號曰谿堂以饗士大夫通上下之志既饗其從事陳曾謂其眾言公之畜此邦其勤不亦至乎此邦之人纍公之化纍○平聲一本作累惟所令之不亦順乎上勤下順遂濟登茲不亦休乎昔者人謂斯何今者人謂斯何雖然斯堂之作意其有謂而喑無詩歌是不考引公德而接邦人於道也德下或無而字乃使來請其詩曰

帝奠九壥九壥九州也壥與廛同有葉有年有荒不條不或作有河岱之閒及我憲考一收正之收或作牧視邦選侯以公來尸公來尸之人始未信公不飲食以訓以徇孰饑無食孰呻孰歎孰冤不問不得分願孰為邦蟊或作蛑音義同節根之螟羊很狠貪以口覆城吹之喣之○呴音詡摩手拊之箴之石之箴或作針膞而磔之○膞音拍磔陟格切凡公四封既富以彊謂公吾父孰違公令可以師征師石本作帥○今按平淮西碑云蠻輿師征作師為是石本或誤未可知也不寧

守邦公作谿堂播播流水淺有蒲蓮深有蒹

葦公以賓燕其鼓駭駭（此詩十一章以今叶強以駭叶水皆古音）

（也令有平聲一讀公獨抓郁墓志亦見淮南子勿驚勿駭萬物將自理勿撓勿攖萬物將）

（自清駭古音自與理叶也周官注疾雷擊鼓曰駭西京賦所謂駭雷鼓是也○今按古音）

（之說甚善吳才老補音補韻二書其說甚詳駭水叶韻如管子宮如牛鳴盎中徵如負豕）

（覺而駭亦一證也沙隨程可久曰兵說雖多其例不駭過四聲互用切響通用二條而已此）

（說得之如其說則古書雖不盡見今可以例推也）公燕谿堂賓校醉

飽流有跳魚岸有集鳥既歌以舞其鼓考考

公在谿堂公御琴瑟公暨賓贊贊經諏律（諏○音諏）

施用不差（○施音試）人用不孲谿有蘋菼（○蘋啖賓）

（切萍也根浮水而生者菼與菰同音孤）有龜有魚公在中流右

詩左書無我斁遺（○斁音亦）此邦是庥

貓相乳（蜀本乳下有說字○司徒北平王馬燧也燧字洵美是說）

（先儒或以爲幾乎諂然反復終篇則言北平王之德感應召致）

（不爲諂矣）

司徒北平王家貓有生子同日者其一死焉

（此作其一母死或作其母一死）有二子飲於死母母且死其

鳴咿咿（音伊）其一方乳其子若聞之起而若聽

之走而若救之（走下或無而字）銜其一置于其棲又

往如之反而乳之若其子然噫亦異之大者

也（或無也字）夫貓人畜也非性於仁義者也（閣抗無仁）

（字非是）其感於所畜者乎哉北平王牧人以康

伐罪以平（伐或作罰非是）理陰陽以得其宜國事既

畢家道乃行父父子子兄兄弟弟雍雍如也

愉愉如也視外猶視中一家猶一人夫如是

其所感應召致其亦可知矣易曰信及豚魚

非此類也夫（非此或作亦其非是）愈時獲幸於北平王

客有問王之德者愈以是對客曰夫祿位貴

富人之所大欲也得之之難未若持之之難

也得之於功或失於德得之於身或失於子

孫（二失字下或並有之字）今夫功德如是祥祉如是其

善持之也可知已既已（或無此二字）因叙之爲貓

相乳說云（下或有爾字非是）

進士策問十三首（非一歲所作編者集之耳）

問書稱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以

至于庶人龜筮考其從違以審吉凶（蜀本作凶吉○）

（今按經傳凡言吉凶者多先吉而後凶惟協韻諧聲則或倒用而近世好奇之士不問可否一例倒用則失之矣此類當徐讀而从其聲之諧者不能悉論也）則是聖人之舉事與爲無不與人共之者也於易則又曰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害成而春秋亦有譏漏言之詞（春秋文公六年晉殺其大夫陽處父公羊傳其稱國以殺何君漏言也何休注此引易幾事不密爲證）如是則又似不與人共之而獨運者（下或有也字）書與易春秋經也聖人於是乎盡其心焉耳矣今其文相戾悖如此欲人之無疑不可得已

是二說者其信有是非乎抑所指各殊而學者不之能察也（老蘇曰聖人之道有經有權有機曰經者天下之民舉知之可也曰權者民不得而知之矣羣臣知之可也曰機者雖羣臣亦不得而知之矣腹心之臣知之可也此書與易春秋所指各殊也）諒非深考古訓讀聖人之書者其何能辨之（或作此）此固吾子之所宜無譲者顧承教焉（譲下或無者字者下或有也字）問古之人有云夏之政尚忠殷之政尚敬而周之政尚文是三者相循環終始（高祖紀曰夏之政忠忠之敝小人以野故商人承之以質質之敝小人以鬼故周人承之以文三王之道若循環終而復始）若五行之與四時焉原其所以爲心皆非故立殊而求異也各適於時救其弊而已矣夏殷之書存者可見矣（夏殷下或無之字非是）至周之典籍咸在考其文章其所尚若不相遠然焉所謂三者之異云乎（遠下或無然字焉或作烏○今按當有然字而焉字屬下句但其下一疑當有一有字作烏亦通其下疑或有一睹字）抑其道深微不可究歟將其詞隱而難知也不然則是說爲謬矣周之後秦漢蜀吳魏晉之興與霸亦有尚乎無也（或無與字）與觀其所爲其亦

有意云爾循環之說安在吾子其無所隱焉問夫子之序帝王之書而繫以秦魯及次列國之風而宋魯獨稱頌焉（孔安國曰諸侯之事而連帝王孔子序書以魯有治戎征討之備秦有悔過自誓之戒足以爲後世法故錄之以備王事猶詩錄商魯之頌而鄭康成以爲魯得用天子之禮樂故有頌而商頌至孔子之時存者五篇而夏頌已亡故錄魯以備三頌著爲後王之法此夫子取予之意也）秦穆之德不踰於二霸（穆或作魯非是）宋魯之君不賢乎齊晉其位等其德同升黜取捨如是之相遠亦將有由乎願聞所以辨之之說

問夫子既沒聖人之道不明蓋有楊墨者（楊朱字子居後與墨子與禽滑釐辯論其說主愛己不拔一毛以利天下與墨子相反墨子名翟為宋大夫在孔子後有書七十一篇）始使而亂之其時天下咸化而從焉（或無時字）其孟子辭而闢之則既廓如也（或無則字）今其書尚有存者其道可推而知不可乎（或無知字非是）其所守者何事其不合於道者幾何孟子之所以辭而闢之者何說（之者或作之也）今之學者有學於彼者乎有近於彼者乎其已無傳乎其無乃化而不自知乎其無傳也則善矣如其尚在將何以救之乎（尚在方以闕杭苑作在尚無將字今按若以方本則尚何以救之乎乃是恐不及救之意與此上下文不拒入說非是）其諸生學聖人之道必有能言是者其無所為讓

問所貴乎道者不以其便於人而得於己乎當周之衰管夷吾以其君霸九合諸侯（孔子曰桓公九合諸侯九合者謂兵車之會三乘車之會六）一匡天下戎狄以微京師以尊四海之內無不受其賜者天下諸侯奔走其政令之不暇而誰與為敵此豈非便於人而得於己乎（人下或無而字己作身）秦用商君之法人以富國以彊諸侯不敢抗及七君而天下為秦使天下為秦者商君也而後代之稱道者咸著言管商氏何哉庸非求其名而不責其實歟（名下或無而字其實或作分實）願與諸生論之無惑於舊說（舊或作記非是句下或有焉字）

問夫子之言蓋各言爾志（蓋上或有曰字）又曰居則曰不吾知也如或知爾則何以哉今之舉者不本於鄉不序於庠一朝而羣至乎有司有司之不之知也宜矣（不之或無之字）今將自州縣始請各誦所懷聊以觀諸生之志死者可作其誰與歸（此下或有又曰居是邦也六字）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敢問諸生之所事而友者為誰乎（而或作所為或作其）所謂賢而仁者其事如何哉言及之而不言亦君子之所不為也（或無之所二字）

問春秋之時百有餘國皆有大夫士詳於傳者無國無賢人焉其餘皆足以充其位不聞有無其人而闕其官者（聞下或無有字）春秋之後其

書尤詳以至于吳蜀魏下及晉氏之亂國分如錙銖讀其書亦皆有人焉（魏字或在晉下謂元魏爾蓋不然也三國之魏應略而不言乎）豈今天下九州四海其為土地大矣國家之舉士內有明經進士外有方維大臣之薦其餘以門地勳力進者又有倍於是其為門戶多矣（有倍或作加倍）而自御史臺尚書省以至于中書門下省咸不足其官豈今之人不及於古之人耶何求而不得也夫子之言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誠得忠信如聖人者而委之以大臣宰相之事有不可乎（委之以或作以委之非是）況於百執事之微者哉古之十室必有任宰相大臣者今之天下而不足士大夫於朝其亦有說乎

問夫子曰潔淨精微易教也今習其書不識四者之所謂盡舉其義而陳其數焉

問易之說曰（易上或有周字說下或有者字）乾健也今考乾之爻在初者曰潛龍勿用在三者曰夕惕若厲无咎在四者亦曰无咎在上曰有悔卦六位一勿用二苟得无咎一有悔安在其為健乎（二或作一非是）又曰乾以易知坤以簡能乾之四位既不為易矣坤之爻又曰龍戰于野（此下或有其血玄黃四字）戰之於事其足為簡乎易六經也學者之所宜用心願施其詞陳其義焉（或無所字非是）

問人之仰而生者穀帛穀帛豐無飢寒之患（者下或有在字豐上或有既字）然後可以行之於仁義之途措之於安平之地此愚智所同識也今天下穀愈多而帛愈賤人愈困者何也（愈賤或作益賤而字疑當在賤字下但此正與張中丞傳後城壞而其徒皆死云云者相類恐公自有此一種句法也）耕者不多而穀有餘蠶者不多而帛有餘有餘宜足而反不足此其故又何也將以救之其說如何

昌黎卷一四

問夫子言堯舜垂衣裳而天下理又曰無為而理者其舜也歟書之說堯曰親九族又曰平章百姓又曰協和萬邦又曰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又曰洪水懷山襄陵下人其咨（人或作民此試進士當避諱作民字非是）夫親九族平百姓和萬

邦則天道授人時秩水禍非無事也而其言曰垂衣裳而天下理者何也於舜則曰愼五典又曰敘百揆又曰賓四門又曰齊七政又曰類上帝禋六宗望山川徧羣神又曰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五載一巡狩又曰分十二州封山濬川（封諸本作隨非是）恤五刑典三禮彰施五色出納五言嗚呼其何勤且煩如是而其言曰無爲而理者何也將亦有深辭隱義不可曉邪抑其年代已遠失其傳邪（抑其下或有所

字非是已遠或作遠矣或無已字）二三子其辨焉

問古之學者必有師所以通其業成就其道德者也（德下或無者字）由漢氏已來（氏或作代或無已字）師道日微然猶時有授經傳業者及于今則無聞矣德行若顏回言語若子貢政事若子路文學若子游猶且有師非獨如此雖孔子亦有師（或無雖字）問禮於老聃問樂於萇弘是也今之人不及孔子顏回遠矣而且無師（無下或有所字）然其不聞有業不通而道德不成者何也（或無而字）

問食粟衣帛服仁行義以俟死者二帝三王之所守聖人未之有改焉者也今之說者有神仙不死之道不食粟不衣帛薄仁義以爲不足爲是誠何道邪聖人之於人猶父母之於子（二於字皆作于）或有其道而不以教之不仁其道雖有而未之知不智仁與智且不能又烏足爲聖人乎（烏或作焉）不然則說神仙者妄矣

爭臣論

（陽城拜諫議大夫聞得失熟猶未肯言公作此論譏切之城亦不屑意及裴延齡誣逐陸贄等城乃守延英閤上疏極論

延齡罪慷慨引誼申直贄等帝欲相延齡城顯語曰延齡爲相吾當取白麻壞之哭於庭帝不相延齡城之力也公作此論時城居位五年矣後三年而能排擊延齡或謂城蓋有待耶公有以激之歟爭或作諍歐公與范司諫書溫公通鑑皆作爭）

或問諫議大夫陽城於愈（城字亢宗定州北平人）可以爲有道之士乎哉學廣而聞多（城好學貧不能得書乃求爲集賢寫書吏竊官書讀之晝夜不出六年乃無所不通）不求聞於人也行古人之道居於晉之鄙晉之鄙人薰其德而善良者幾千人（城及進士第乃去隱中條山遠近慕其德行多從之）

學大臣聞而薦之天子以爲諫議大夫子下或無以字城徙居陝州夏縣李泌爲陝虢觀察使闕城名泌入相薦爲著作郎後德宗令長安尉揚寧賚束帛召爲諫議大夫人皆以爲華陽子不色喜或無人字及色字皆非是居於位五年矣視其德如在野彼豈以富貴移易其心哉在下或有草字移易或作易移初城未至京人皆想望風采曰陽城山人今爲諫官必能以死奉職而城與二弟日夜痛飲人莫能窺其際皆以虛名議之愈應之曰是易所謂恒其德貞而夫子凶者也惡得爲有道之士乎哉在易蠱之上九云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蹇之六二

則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夫不以所居之時不一而所蹈之德不同也之時之德或並無之字若蠱之上九居無用之地而致匪躬之節以蹇之六二在王臣之位而高不事之心則冒進之患生曠官之刺興志不可則而尤不終無也蹇上或無以字事丁或有上字尤下或有之字終或作經或作如皆非是今陽子在位不爲不久矣今陽子丁或有實一匹夫四字或作實一介之夫下再出陽子二字或作實匹夫陽子亦再見聞天下之得失不爲不熟矣天子待之不爲不加矣而未嘗一言及於政或無於字視政之得失若越人視秦人之肥瘠忽焉不加喜戚於其心問其官則曰諫議也問其祿則曰下大夫之秩也夫下或無之字問其政則曰我不知也有道之士固如是乎哉且吾聞之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今陽子以爲得其言乎哉不上或無復出言字○數此語正謂陽子告自謂得其言則何不言乎哉或本非是得其言而不言與不得其言而不去無一可者也陽子將爲祿仕乎古之人有云仕不爲貧

而有時乎爲貧謂祿仕者也宜乎辭尊而居卑辭富而居貧若抱關擊柝者可也蓋孔子嘗爲委吏矣嘗爲乘田矣亦不敢曠其職必曰會計當而已矣必曰牛羊遂而已矣若陽子之秩祿或作祿秩不爲卑且貧章章明矣而如此其可乎哉或曰否非若此也夫陽子惡訕上者惡爲人臣招其君之過而以爲名者舊本招丁注音翹二字武子好盡言以招人過見國語漢書五行志辭林讀招爲翹以招舉也宋元憲曰考他書未獲翹之意作音者當有所據○今按呂氏春秋孔子之勁能招國門

之(關註招舉也又過秦論招八州而朝同列蘇林亦音翹)故雖諫且議使人不得而知焉書曰爾有嘉謨嘉猷則入告爾后于內爾乃順之于外曰斯謨斯猷惟我后之德夫陽子之用心亦若此者愈應之曰若陽子之用心如此滋所謂惑者矣(滋或作茲非是)入則諫其君出不使人知者大臣宰相者之事非陽子之所宜行也夫陽子本以布衣隱於蓬蒿之下(或無本以字)　主上嘉其行誼擢在此位官以諫爲名誠宜有以奉其職使四方後代知朝廷有直言骨鯁之臣天子有不僭賞從諫如流之美庶巖穴之士聞而慕之束帶結髮願進於闕下而伸其辭說致吾君於堯舜熙鴻號於無窮也若書所謂則大臣宰相之事非陽子之所宜行也且陽子之心將使君人者惡聞其過乎是啓之也(是啓或作其咎非是)或曰陽子之不求聞而人聞之不求用而君用之不得已而起守其道而不變何子過之深也愈曰自古聖人賢士皆非有求於聞用也

(有下或有心字)閔其時之不平人之不乂得其道不敢獨善其身而必以兼濟天下也(必或作不)孜孜矻矻(音窟)死而後已故禹過家門不入(門下或有而字)孔席不暇暖而墨突不得黔彼二聖一賢者豈不知自安佚之爲樂哉誠畏天命而悲人窮也夫天授人以賢聖才能豈使自有餘而已誠欲以補其不足者也(補上方本有自字者下無也字云自者指言天之所授也義爲長○今按韓公之意乃言天生聖賢非但使之自有餘也乃欲以補衆人之不足耳故下文云云方說非是)耳目之於身也耳司聞而目司見聽其是非視其險易然後身得安焉聖賢者時人之耳目也(目下或無也字)時人者聖賢之身也且陽子之不賢則將役於賢以奉其上矣(則將或作且將於賢或作於身皆非是)若果賢則固畏天命而閔人窮也惡得以自暇逸乎哉或曰吾聞君子不欲加諸人(或無欲字)而惡訐以爲直者若吾子之論直則直矣無乃傷于德而費於辭乎好盡言以招人過國武子之所以見殺於齊也(國語柯陵之會單襄公見國武子其言盡襄公曰立於淫亂之

聞而好盡言以招人過怨之本也魯成公十八年齊人殺武子。招音翹吾子其亦聞乎愈曰君子居其位則思死其官未得位則思修其辭以明其道我將以明道也非以爲直而加人也且國武子不能得善人而好盡言於亂國是以見殺而好盡言於亂國方本作而言盡言盡言於亂國。今按方本殊無文理傳曰惟善人能受盡言謂其聞而能改之也子告我曰陽子可以爲有道之士也今雖不能及已陽子將不得爲善人乎哉或無哉字林少穎曰退之譏陽城固善矣及退之爲史官不敢褒貶而抑子厚作書以責之子厚之責退之亦猶退之之責陽城也目見泰山不見眉睫其是之謂乎

改葬服議

經曰改葬緦見儀禮喪服篇春秋穀梁傳亦曰改葬之禮緦舉下緬也魯莊公三年五月葬桓王穀梁傳曰改葬也改葬之禮緦舉下緬也緬謂遠也此皆謂子之於父母其他則皆無服何以識其必然經次五等之服小功之下然後著改葬之制更無輕重之差以此知惟記其最親者其他無服則不記也若主人

當服斬衰其餘親各服其服則經亦言之不當惟云緦也云一作言傳稱舉下緬者緬猶遠也下謂服之最輕者也以其遠故其服輕也最輕下或無者也字故下或無其字江熙曰禮天子諸侯易服而葬以爲交於神明者不可以純凶況其緬者乎或無其字是故改葬之禮其服惟輕自江熙以下皆莊公三年穀梁傳註以此而言則亦明矣衛司徒文子改葬其叔父問服於子思子思曰禮父母改葬緦既葬而除之不忍無服送至親也舊唐禮儀志云王再思議曰改葬之服鄭玄服緦三月註云訖葬而除非父母無服無服則弔服而加麻自衛司徒文子已下皆孔叢子抗志篇之文弔而加麻無服字此又其著者也文子又曰喪服既除然後乃葬則其服何服葬下或有者字或有也字子思曰三年之喪未葬服不變除何有焉以孔叢子之文未下或有除字非是然則改葬與未葬者有異矣古者諸侯五月而葬大夫三月而葬士逾月隱元年左氏傳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諸侯五月同盟至大夫三月同位至士逾月外姻至無故未有過時而不葬者也過時而不葬或無乃字謂

之不能葬春秋譏之春秋隱公三年八月癸未葬宋穆公公羊傳曰過時而不日謂之不能葬之也若有故而未葬雖出三年子之服不變此孝子之所以著其情先王之所以必其時之道也雖有其文未有著其人者以是知其至少也或無是字改葬者爲山崩水涌毀其墓及葬而禮不備者若文王之葬王季以水齧其墓呂氏春秋惠公說魏太子曰昔王季歷葬于渦山之尾欒水齧其墓於是更葬魯隱公之葬惠公以有宋師太子少葬故有闕之類是也隱元年左傳十月改葬惠公惠公之薨也有宋師太子少葬故有闕是以改葬諸本無故字考之左氏當有喪事有進而無退禮檀弓文有易以輕服無加以重服殯於堂則謂之殯瘞於野則謂之葬近代已來事與古異或游或仕在千里之外或子幼妻稚而不能自還稚下或無而字甚者拘以陰陽畏忌遂葬於其土及其反葬也遠者或至數十年近者亦出三年其吉服而從於事也久矣又安可取未葬不變服之例而反爲之重服歟枉喪當葬猶宜易以輕服況既遠而反純凶以葬乎若果重服是所謂未可除而除不當重而更重也而除下或有之字更下或無重字非是或曰喪與其易也寧戚雖重服不亦可乎曰不然易之與戚則易固不如戚矣雖然未若合禮之爲懿也儉之與奢則儉固愈於奢矣雖然未若合禮之爲懿也過猶不及其此類之謂乎或曰經稱改葬緦而不著其月數則似三月而後除也似或作以非是子思之對文子則曰既葬而除之今宜如何曰自啓至于既葬而三月則除之

啓下或有殯字至下或無既字今按禮有自啓至于反哭之語未三月則服以終三月也曰妻爲夫何如曰如子或無曰如二字非是無弔服而加麻則何如曰今之弔服猶古之弔服也

省試學生代齋郎議諸本此下有貞元十年應博學宏詞九字

齋郎職奉宗廟社稷之小事蓋士之賤者也執豆籩駿奔走書祀于周廟邦甸侯衛駿奔走執豆籩駿大也以役于其官之長不以德進不以言揚蓋取其人

力以備其事而已矣奉宗廟社稷之小事執豆籩駿奔走亦不可以不敬也於是選大夫士之子弟未爵命者（子上或無之字）以塞員填闕而教之行事其勤雖小其使之不可以不報也必書其歲歲既久矣於是乎命之以官而授之以事其亦微矣哉學生或以通經舉或以能文稱其微者至於習法律知字書皆有以贊於教化可以使令於上者也自非天姿茂異曠日經久以所進業發聞於鄉閭（所進或作進所或作進以進或作道）稱道于朋友薦於州府而升之司業則不可得而齒乎國學矣然則奉宗廟社稷之小事（或無然字授下或無之字）任力之小者也贊於教化可以使令於上者德藝之大者也其亦不可移易明矣今議者謂學生之無所事謂齋郎之幸而進不本其意因謂可以代任其事而罷之蓋亦不得其理矣（亦或作以）今夫齋郎之所事者力也學生之所事者德與藝也以德藝舉之而以力役之是使君子而服小人之事且非國家崇儒勸學誘人爲善之道也此一說不可者也抑又有大不可者焉宗廟社稷之事雖小不可以不專敬之至也古之道也今若以學生兼其事及其歲時日月然後授其宗彝罍洗其周旋必不合度其進退必不得宜其思慮必不固其容貌必不莊此其無他其事不習而其志不專故也非近於不敬者歟（非上或有此字）又有大不可者其是之謂歟若知此不可（此或作其）將令學生恒掌其事而廢壞其本業則是學生之教加少（教或作數）學生之道益貶而齋郎之實猶在齋郎之名苟無也大凡制度之改政令之變利於其舊不什則不可爲已又況不如其舊哉（什或作然此商君傳所謂利不百不變法工不十不易器是也如下或有於字）考之於古則非訓稽之於今則非利尋其名而求其實則失其宜（失或作去非是）故曰議罷齋郎而以學生薦享亦不得其理矣（文苑此篇前後有議曰謹議四字）

禘祫議（或作祫禘○今按篇內皆作禘祫禮三年一祫五年一禘）

祫者合也謂以昭穆合食于太祖之廟禘者諦也謂審諦其尊卑而祀之禘祫之議考之新史陳京傳及禮樂志前後議者不一陳京始建議繼有禮儀使顏眞卿議左庶子李嵘等七人議吏部侍郎柳冕等十二人議司勲外郎裴樞同官縣尉仲子陵京北少府韋武等議左司陸淳議左僕射姚南仲等獻議五十七封尚書王紹等五十五人議鴻臚卿王權又申衍六公所排五說郎此諸人議也其間惟顏魯公議與公合後卒詔從王紹等議正景皇帝東向之位巳下列序昭穆附獻懿二主于興聖廟禘祫就本室饗之凡二十年乃決

右今月十六日勅旨時貞元十八年宜令百僚議限五日內聞奏者將仕郎守國子監四門博士臣韓愈謹獻議曰伏以陛下追孝祖宗肅敬祀事宗丁方有廟字○今按此字公家文字或施於君上或布之吏民只用當時體式直述事意乃易曉而通行非如詩篇等於載劃銘記期於久遠可以時出奇怪而無所拘也故韓公之文雖曰高古然於此等處亦未嘗敢故爲新巧以失莊敬平易之體但其閒反覆曲折說盡事理便是眞文章它人自不能及耳方本非是後皆倣此凡在擬議不敢自專在或作有擬或作疑事求厭中延訪羣下然而禮文繁漫所執各殊自建中之初迄至今歲屢經禘祫未合適從臣生遭聖明涵泳恩澤雖賤不及議而志切效忠切或作在○今按官字及議而自言則作切爲是今輒先舉衆議之非然後申明其說一曰獻懿廟主廟或作之宜永藏之夾室見貞元七年八年眞卿李嵘等議臣以爲不可夫祫者合也毀廟之主皆當合食於太祖獻懿二祖卽毀廟主也今雖藏於夾室至禘祫之時豈得不食於太廟乎名曰合祭而二祖不得祭焉祭焉或作登焉詳上下文作登非是不可謂之合矣二曰獻懿廟主宜毀之瘞之見李嵘等議諸本毀下或無之字或瘞之下再有宜字○今按上之字疑當作而臣又以爲不可謹按禮記天子立七廟一壇一墠禮記注土封爲壇除地爲墠○墠時戰切其毀廟之主皆藏於祧廟禮記遠廟爲祧注云遷廟之主皆以昭穆合藏於祧廟之中雖百代不毀祫則陳於太廟而饗焉自魏晉已降始有毀瘞之議事非經據竟不可施行今國家德厚流光創立九廟開元十年六月增太廟爲九室以周制推之獻懿二祖猶在壇墠之位況於毀瘞而不禘祫乎三曰獻懿廟主宜

各遷於其陵所員外郎裴禍曰建石室于寢園以藏神主至禘祫之世則祭之臣又以為不可二祖之祭於京師列於太廟也二百年矣今一朝遷之豈惟人聽疑惑抑恐二祖之靈眷顧依遲不即饗於下國也遲諸本作違今从閣杭蜀先云新史與文粹作依違以意改也甘泉賦來祇郊禋神所依兮排佪招搖靈屖迟兮屖音栖迟與遲同皆徐行也顏曰言神久留安處不即去也四曰獻懿廟主宜附於興聖廟而不禘祫考功員外郎陳京同官縣尉仲子陵曰遷神主於德明興聖廟皆臣又以為不可傳曰祭如在景皇帝雖太祖其於獻懿乃之子孫也雖下或有為字其於或作於其之下一無子字今欲正其子東向之位廢其父之大祭固不可為典矣父之或作父子父下或并有子之字皆非是五曰獻懿二祖宜別立廟於京師吏部郎中柳冕等十二人又曰獻懿二祖猶周先公也請築別廟以居之臣又以為不可夫禮有所降情有所殺是故去廟為祧去祧為壇去壇為墠去墠為鬼漸而之遠其祭益稀方本無去壇去墠四字之遠作遠之○今詳四字祭法本文之猶適言漸而適遠也方本皆誤也昔者魯立煬宮春秋非之春秋公羊傳定公九年九月立煬宮非禮也以為不當

取已毀之廟既藏之主而復築宮以祭今之所議與此正同又雖違禮立廟至於禘祫也合食則禘無其所廢祭則於義不通此五說者皆所不可其所方作所主義或作經或作禮○今按此言若作別廟則不當禘於大廟又不當禘於別廟故云禘無其所若以無可祫之所而遂直廢其祭則於義又有不可通者故其說如此方本誤也故臣博采前聞求其折中以為殷祖玄王玄王禼也詩長發玄王桓撥是也周祖后稷太祖之上皆自為帝又其代數已遠不復祭之故太祖得正東向之位子孫從昭穆之列禮所稱者蓋以紀一時之宜非傳於後代之法也蓋以或作蓋口或無於字傳曰子雖齊聖不先父食春秋文公二年左氏語蓋言子為父屈也景皇帝雖太祖也其於獻懿則子孫也當禘祫之時獻祖宜居東向之位景皇帝宜從昭穆之列祖以孫尊孫以祖屈求之神道豈遠人情之神或作神之非是又常祭甚衆衆或作頻新書陳京傳亦作衆合祭甚寡則是太祖所屈之祭至少所伸之祭至多比於伸孫之尊廢祖之祭不亦順乎今按韓公本意獻祖

為始祖其主當居初室百世不遷懿祖之主則當遷於大廟之西夾室而大祖以下以次遷於諸室四時之享則唯懿祖不與而獻祖太祖以下各祭於其室室自為尊不相降厭所謂所伸之祭常多者也禘祫則唯懿祖居東向之位而獻祖太祖以下皆序昭穆南北相向於前所謂祖以孫尊孫以祖屈而所屈之祭常少者也韓公以禮學精深蓋諸儒所不及故其所議獨深得夫孝子慈孫報本反始不忘其所由生之本意真可為萬世之通法不但可施於一時也程子以為不可漫觀者其謂此類也歟但其文字艱澀讀者或未達難故竊推之以盡其意云事異殷周禮從而變非所失禮也所字疑衍臣伏以制禮作樂者天子之職也陛下以臣議有可采議下或有為字粗合天心斷而行之是則為禮如以為猶或可疑乞召臣對面陳得失庶有發明謹議

省試顔子不貳過論 貞元十年應博學宏詞科作

論曰登孔氏之門者衆矣三千之徒四科之目或作夫孰非由聖人之道由或作口為君子之儒者乎其於過行過言亦云鮮矣而夫子舉不貳過惟顔氏之子其何故哉請試論之夫聖人抱誠明之正性根中庸之至德苟發諸中形諸外者不由思慮莫匪規矩不善之心無自入焉可擇之行無自加焉故惟聖人無過所謂過者所上或有故字非是非謂發於行彰於言人皆謂之過而後為過也生于其心則為過矣故顔子之過此類也不貳者蓋能止之于始萌絶之於未形不貳之於言行也中庸曰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自誠明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聖人也無過者也自誠明者或無自字擇善而固執之者也不勉則不中不思則不得不无過者也故夫子之言曰回之為人也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不失之矣又曰顔氏之子其殆庶幾乎言猶未至也而孟子亦云顔子具聖人之體而微者皆謂不能無生于其心而亦不暴之於外亦不或無亦字考之於聖人之道差為過耳伊川曰顔子所事則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仲尼稱之則曰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又曰不遷怒不貳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此其好之篤學之之道也視聽言動皆禮矣所異於聖人者蓋聖人則不思而得不勉而中從容中道顔子則必思而後得必勉而後中故曰顔子之與聖人相去一息顔子自惟

其若是也。於是居陋巷以致其誠，飲一瓢以求其志（或無欲字），不以富貴妨其道，不以隱約易其心，確乎不拔，浩然自守，知高堅之可尚，忘鑽仰之爲勞，任重道遠，竟莫之致。是以夫子歎其不幸短命，今也則亡，謂其不能與己並立於至聖之域，觀教化之大行也。不然（或無不然字下或無夫字），夫行發於身，加於人，言發乎邇，見乎遠，苟不慎也，敗辱隨之，而後思欲不貳過，其於聖人之道，不亦遠乎？而夫子尚肯謂之其殆庶幾，孟子尚復謂之具體而微者哉？則顏子之不貳過，盡在是矣。謹論（或無謹論二字）

與李祕書論小功不稅書（祕書官稱也。或無書字，而以祕爲人名，及論作門，又稅下無書字者，皆非是。稅當作稅，其字從禾。博雅云：過制追服謂之稅。輸芮反，又音吐外反。既作此書，先儒劉原父又嘗析其說而論之曰：曾子曰小功不稅，則是遠兄弟終無服也，而可乎？韓子嘗弔於人，見其兄戚其意哀，而其服吉者，問之曰可也，問小功不稅也。是以韓子疑之，而作小功不稅之書。夫韓子之疑之是也，彼人之爲非也。然而小功不稅，禮也。韓子曰：君子於其骨肉，死則悲哀而爲之服者，豈章於外哉？聞其死則悲哀，豈有閒於新故死哉？甚矣韓子之達於禮而近之也。雖然，疑之未盡也。求之不得也。夫爲服者，至親之恩以朞斷，其殺至于大功；兄弟之恩以小功止，其殺至乎緦；外親之服以緦窮，其敘至于祖免。聖人之制禮，豈苟言情哉？亦著於文而已矣。大功稅，小功不稅，其文至于是也。見弟之服不過小功，外親之服不過緦，其情至于是也，固其情而爲之文。親踈之殺見矣，故禮大功以上不謂之兄弟，兄弟有加，而大功無加者，親親也；有加者報之也。親親者稅，不親親者不稅，是亦其情也。且實事爲情于亦爲文乎？如事爲情也，則至親不可以朞斷，小功不可以不稅；如爲文也，則至親之朞斷，小功之不稅一也。夫曾子、韓子嗟於情而不及文矣，禮之指而疑其說。雖然，韓子疑之是也，彼人之爲非也。何以言之邪？小功雖不稅，亦不吉服而已矣。記曰：聞遠兄弟之喪，既除喪而后聞之，則免袒哭之，成踊。夫若是，矣其吉哉？故曰彼人之爲非也，韓子疑之是也。小功不稅，禮也。然則免袒成踊，則已矣乎？猶有加焉，曰我未之聞也。雖然，降而無服者麻，不稅，是亦降而無服，已哀之以其服哭之，以其情踰月然後已，其亦愈乎？吉也。）

曾子稱小功不稅則是遠兄弟終無服也而可乎鄭玄注云以情責情文見禮記檀弓以情上諸本有是字鄭注無此語只云以己恩怪之今之士人遂引此不追服小功不上或有而字小功服最多功服或作功之服親則叔父之下殤與適孫之下殤○適音的與昆弟之下殤禮十六至十九爲長殤十二至十五爲中殤八歲至十一爲下殤七歲以下爲無服之殤生未三月不爲殤尊則外祖父母常服則從祖祖父母或無常字禮㳂人情其不可不服也明矣古之人或作時行役不踰時各相與處一國或無相字非是

然各字亦疑誤其不追服雖不可猶至少今之人男出仕女出嫁或千里之外家貧訃告不及時則是不服小功者恒多而服小功者恒鮮矣君子之於骨肉死則悲哀而爲之服者豈牽於外哉豈下或有有字聞其死則悲哀豈有間於新故死哉今特以訃告不及時聞死出其月數則不服其可乎愈常怪此近出弔人見其顏色慼慼類有喪者慼慼或作慼容類下或有於字喪或作服而其服則吉問之則云小功不稅者也稅下或無者字禮

文殘缺師道不傳不識禮之所謂不稅果不追服乎無乃別有所指而傳注者失其宗乎伏惟兄道德純明躬行古道如此之類必經於心而有所決定不惜示及幸甚幸甚泥水馬弱不敢出不果鞠躬親問而以書唐子西云泥水馬弱以下若無而以書二字則上重甚矣此爲文之法也悚息尤深或作甚

愈再拜

太學生何蕃傳

或無太學生字傳作書云此文總於書類當从舊本○今按此當作傳而入書類未詳其說但其詞則實傳也況有諸本可从乎

太學生何蕃入太學者廿餘年矣諸本作二十餘年方从杭本作廿年餘又云蜀本作二十而餘字亦綴於年之下按說文廿音入二十并也卅先合切三十之省便古文也考之國語有云行玉廿穀者正作此字泰山刻石亦云皇帝臨立廿有六年則又以四字爲句而以廿爲一字尤明白矣故公文多用廿卅字惟孔左丞碑尚以四言故可考如南海碑薛助教碑石本亦皆然但世人多不之見耳○今世以方本餘年从諸本歲舉進士學成行尊自太學諸生推頌不敢與蕃齒相與言於助教博士助教博士以狀申於司業祭酒司業祭酒撰次蕃

之羣行焯焯者數十餘事以之升於禮部而
以聞於天子（之升或作升之聞下或無於字）京師諸生以薦
蕃名文說者不可選紀（名下或有爲字）公卿大夫知
蕃者比肩立莫爲禮部（立下或有數字而無莫爲禮部四字）爲
禮部者率蕃所不合者以是無成功蕃淮南
人（子厚作陽城遺愛碣曰云蕃廬江人）父母具全（具或作俱）初入太
學歲率一歸父母止之其後間一二歲乃一
歸又止之不歸者五歲矣蕃純孝人也閔親
之老不自克一日揖諸生歸養于和州諸生
不能止乃閉蕃空舍中於是太學六館之士
百餘人（國子太學四門律書算爲六館）又以蕃之義行言於
司業陽先生城（貞元十一年七月城自諫議大夫罷爲國子祭酒）請
諭留蕃（或無諭字諭或作論）於是太學闕祭酒會陽先
生出道州（貞元十五年九月以城爲道州刺史）不果留歐陽詹
生言曰蕃仁勇人也（詹生或作生詹方本陽下注詹字下同○今按）或者曰蕃居太
（歐陽詹生如史稱韓周生瑕公之類甚多不當作注）
學諸生不爲非義葬死者之無歸哀其孤而
字焉（杭蜀本無葬字以足）惠之大小必以力復斯其所
謂仁歟蕃之力不任其體其貌不任其心吾
不知其勇也歐陽詹生曰朱泚之亂（建中四年十月）
（涇師軍亂推朱泚爲主○泚此禮反）太學諸生舉將從之來請
起蕃蕃正色叱之六館之士不從亂茲非其
勇歟惜乎蕃之居下其可以施於人者不流
也譬之水其爲澤不爲川乎川者高澤者卑
高者流卑者止是故蕃之仁義充諸心行諸
太學積者多施者不遐也天將雨水氣上（氣上）
（或有之字）無擇於川澤澗谿之高下然則澤之道
其亦有施乎抑有待於彼者歟故凡貧賤之
士必有待然後能有所立獨何蕃歟吾是以
言之無亦使其無傳焉（無下或無亦字）

答張籍書（入與籍相識於汴觀此書云謂薄晚須到公府郎尚）
（爲佐於汴州時貞元十一年也新史曰籍性狷直嘗責愈喜博）
（塞及爲駁雜之說論議好勝人其排佛老不能著書若揚雄孟）
（軻以垂世即謂此書也籍遺公書云頃承論於執事嘗以世俗）
（陵靡不及古昔蓋聖人之道廢弛之所爲也宜已及後揚朱墨）
（翟沉前異說于惑人聽孟軻作書而正之聖人之道復存于世）

秦氏滅學漢重以黃老之術敎人使人淺惑揚雄作法言而辯之聖人之道猶明及漢衰末西域浮屠之法入于中國中國之人世世譯而廣之黃老之術相沿而識天下之言善者惟二者而已矣昔者聖人以天下生生之道曠乃物其金木水火土穀藥之用以厚之因人資善乃明乎仁義之德以敎之俾人有常故治生相存而不殊令天下資於生者成備聖人之器用至於人情則溺乎異學而不由乎聖人之道使君臣父子夫婦朋友之義沉于世而邪家繼亂因仁人之所痛也自揚子雲作法言至今近千載莫有言聖人之道者言之者惟執事号耳習俗者閒之多怪而不信徒相為訾毀無辟於敎也執事聰明文章與孟軻揚雄相若益為一書以興存聖人之道使時之人後之人知其去絕異學之所為乎曷可俯仰於俗囂囂為多言之徒哉然欲舉聖人之道者其身亦宜由之也比見執事多尚駁雜無實之説使人陳之於前以為歡此有以累於令德又商論之際或不容人之短如任私尚勝者亦有所累也先王存六藝自有常矣有德者不為猶以為損況為博塞之戲與人競財乎君子固不為也今執事為之以廢棄時日竊實不識其然且執事言論文章不謬於古人今所為或有不出於世之守常者竊未為得也

願執事絕博塞之好棄無實之談弘廣以接天下士嗣孟軻揚雄之作辯揚墨老釋之説使聖人之道復見於唐豈下尚哉

愈始者望見吾子於人人之中固有異焉上人字或作衆。今按人人乃衆人之義此篇下文及後與孟東野書別本歐陽詹哀詞皆有之然不見於它書疑當時俗語也及聆其音聲接其辭氣則有願交之志因緣幸會遂得所圖豈惟吾子之不遺抑僕之所遇有時焉耳近者嘗有意吾子之闕焉無言意僕所以交之之道不至也意吾子下或再出吾子字非是言下或無意字今乃大得所圖脫然若沈痾去體灑然若執熱者之濯清風也然吾子所論排釋老不若著書囂囂多言囂。音揚徒相為訾若僕之見則有異乎此也見上或有所字夫所謂著書者義止於辭耳宣之於口書之於簡何擇焉孟軻之書非軻自著軻既歿其徒萬章公孫丑相與記軻所言焉耳或作者耳僕自得聖人之道而誦之排前二家有年矣不知者以僕為好辯也然從而化者亦有矣聞而疑者又有倍焉頑然不入者親以言諭

之不入則其觀吾書也固將無得矣（無下或有所字）（得下或無矣字）為此而止吾豈有愛於力乎哉然有一說化當世莫若口傳來世莫若書又懼吾力之未至也（未至或作不能或至下更有至之不能四字）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吾於聖人既過之猶懼不及矧今未至固有所未至耳請待五六十然後為之兾其少過也吾子又譏吾與人人為無實駁雜之說（與下或無複出人字駁雜之說世多指毛穎傳蓋因摭言有云韓公著毛穎傳好博塞之戲張水部以書勸之耳而不知籍此書乃與公酬答於貞元佐所時而毛穎傳以呂汲公年譜考之則元和七年所作又柳子厚書毛穎傳後云自吾居夷不與中州人通書有來南者時言韓愈為毛穎傳子厚以永貞元年出為永州司馬凡十年則毛穎傳誠元和間作後此書十有餘歲摭言未可憑也）此吾所以為戲耳比之酒色不有間乎吾子譏之似同浴而譏裸裎也（程或作體）若商論不能下氣或似有之當更思而悔之耳博塞之譏敢不承教其他俟相見薄晚須到公府言不能盡（或無言字）愈再拜

重答張籍書

（籍遺公第二書云籍不以其愚陋進說於執事執事以導進之分復賜還答曲折敎之使吝塞者不失其明然猶有所見願復於執事以畢其說焉夫老釋惑乎生人久矣誠以世相沿化而莫之知所以久惑于關況事材識明曠可以任著書之事故有告焉今以其言論之不入則觀書亦無所得為此而止未為至也夫處一位在一鄉其不知聖人之道可以言論之論之不入乃舍之猶有已化者為益也天下至廣民事至衆豈可資一人之口而親諭之者近而不入則舍之遠而有可論者又豈可以家至而說之乎故曰莫若為書為書而知者則可以化乎天下矣可以傳於後世矣若以不入者而止為書則於聖人之道奚傳焉士之壯也或從事於要劇或旅遊而不安宅或偶時之喪亂皆不皇有所為況有疾疚吉凶虞其閒哉是以君子汲汲於所欲為恐終無所顧於後若皆待五六十而後有所為則或有遺恨矣今執事雖參於戎府當四海弭兵之際優游無事不以此時著書而曰俟後或有不及為可追乎天之與人性變已有器也不必老而後有成立者昔顏子之庶幾豈待五六十乎執事目不覩聖人而究聖人之道材不讓於顏子矣今年已踰之曷懼於年未至哉顏子不著書者以其從聖人之後聖人已有定制故也若顏子獨立於世必有所云著也古

之學君臣父子之道必資以問師之賢者其徒數千人或撥可人是以沒則紀其師之說以爲書若孟軻者是已傳者術以孟軻自論集其書不云沒後其徒爲之也後軻之世發明其學者揚雄之徒咸自作書今師友道喪浸不及揚雄之世不自論著以興聖人之道欲待孟軻之門人必不可冀矣君子發言衆足不遠於理未省聞以駁雜無實之說爲戲也執事每見其說亦實抃於呼笑是撓氣害性不得其正矣苟正之不得爲所不至爲或以爲中不失正狎以苟捨於衆是戲人也是玩人也非示人以義之道也

吾子不以愈無似意欲推而納諸聖賢之域而或作之拂其邪心增其所未高謂愈之質有可以至於道者浚其源導其所歸溉其根將食其實此盛德者之所辭讓德下或無者字況於愈者哉抑其中有宜復者故不可遂已昔者聖人之作春秋也既深其文辭矣然猶不敢公傳道之口授弟子至於後世然後其書出焉或無然後二字其所以慮患之道微也今夫二氏之所宗而事之者下乃公卿輔相乃或作及今按此言其下者猶是公卿輔相爲微詞以見上自天子皆宗事二氏之意吾豈敢昌言排之哉擇其可語者誨之猶時與吾悖其聲嘵嘵若遂成其書則見而怒之者必多矣必且以我爲狂爲惑其身之不能恤書於吾何有此句書於方作於書作無吾字按書於吾何有字無補也方本誤○今夫子聖人也且曰自吾得子路而惡聲不入於耳其餘輔而相者周天下猶且絕糧於陳畏於匡毀於叔孫奔走於齊魯宋衛之郊其道雖尊其窮也亦甚矣窮或作躬非是甚或作甚又或作室賴其徒

相與守之卒有立於天下向使獨言之而獨書之其存也可冀乎今夫二氏行乎中土也蓋六百年有餘矣其植根固其流波漫非所以朝令而夕禁也自文王沒武王周公成康相與守之禮樂皆在及乎夫子未久也自夫子而及乎孟子未久也自孟子而及乎揚雄亦未久也下二及乎或皆作至乎句下無也字然猶其勤若此其困若此而後能有所立吾其可易而爲之哉其爲也易則其傳也不遠故余所以不敢

也然觀古人得其時行其道則無所爲書書者皆所爲不行乎今而行乎後世者也（上書字或作書者）（有爲字或無世字）今吾之得吾志失吾志未可知竢五六十爲之未失也天不欲使茲人有知乎則吾之命不可期如使茲人有知乎非我其誰哉其行道其爲書其化今其傳後必有在矣吾子其何遽戚戚於吾所爲哉（其何或作又何）前書謂吾與人商論不能下氣若好勝者然雖誠有之抑非好己勝也好己之道勝也非好

己之道勝也己之道乃夫子孟軻揚雄所傳之道也（論上或無爲字攷張籍本書實有若好下或有己字或無然字或無非好己之道勝也一語雖下或無所傳也三字皆非是）若不勝則無以爲道（若上或有傳者二字以或作所皆非是）吾豈敢避是名哉夫子之言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則其與衆人辨也有矣駁雜之譏前書盡之吾子其復之昔者夫子猶有所戲詩不云乎善戲謔兮不爲虐兮記曰張而不弛文武不能也惡害於道哉（能字本皆作爲攷之記實曰張而不弛文武不能也弛而不張文武不爲也則此以爲字當作能字乃是但李本云論衡實引此以闢董仲舒不窺園事正作爲字疑公自用論衡非用戴禮也○今按作爲無理必有脫誤不然不應舍前漢有理之禮記而信後漢無理之論衡也況公明言記曰而與論衡之云且又安知論衡之不誤哉今据公本語實禮記實作能字○惡害於道哉惡或作豈於下哉有爲字一本作爲害其爲道哉）吾子其未之思乎孟君將有所適思與吾子別庶幾一來愈再拜

昌黎先生集卷第十四

世綵廖氏刻梓家塾

昌黎先生集卷第十五

書啓

與孟東野書 東野或作郊公貞元十五年從董晉喪出汴州依張建封于徐因被留以職事此書當在十六年三月作

與足下別久矣以吾心之思足下知足下懸於吾也以吾或作以余今从閣蜀本云除下文江湖予樂也一語皆並作吾各以事牽不可合并其於人人或無下人字說見前卷答張籍書或作它人非是非足下之為見而日與之處足下知吾心樂否也一本而下有又字之處或作人與吾言之而聽者誰歟吾唱之而和者誰歟言無聽也唱無和也獨行而無徒也是非無所與同也足下知吾心樂否也無聽無和上或並有之而字行下或無而字或作以與足下才高氣清行古道處今世無田而衣食事親左右無違足下之用心勤矣足下之處身勞且苦矣混混與世相濁獨其心追古人而從之從之或作從今之人以貞元本定今按上語與世相濁既從今之人更着二字則贅而不詞矣足下之道其使吾悲也使上或無其字去年春脫汴州之亂貞元十五年二月從董晉喪出汴州四日而軍亂殺留後陸長源幸不死無所於歸遂來于此於或作與今按送楊少尹序亦有此語主人與吾有故主人謂張建封也哀其窮居吾于符離睢上及秋將辭去因被留以職事是年秋建封辟公為幕職默默在此行一年矣到今年秋聊復辭去江湖余樂也與足下終幸矣李習之娶吾亡兄之女習之翱也公亡兄即禮部郎中雲卿之子弇也期在後月朝夕當來此張籍在和州居喪家甚貧恐足下不知故具此白其足下一來相視也自彼至此雖遠要皆舟行可至速圖之吾之望也春且盡時氣向熱盡時或作盡向作日惟侍奉吉慶愈眼疾比劇甚無聊不復一一愈再拜

答竇秀才書 竇下或有存亮字公時以言事黜為山陽故云遠宰蠻縣貞元二十年作

愈白愈少駑怯於他藝能自度無可努力又不通時事而與世多齟齬上林呂切又壯所切下音語念終無以樹立遂發憤篤專於文學學不得其術不得上一有而字凡所辛苦而僅有之者皆符於

空言而不適於實用又重以自廢是故學成而道益窮年老而智愈困智或作身今又以罪黜於朝廷遠宰蠻縣貞元十九年公以言事出爲山陽令愁憂無聊瘴癘侵加喘喘焉無以冀朝夕足下年少才俊辭雅而氣銳雅或作情當朝廷求賢如不及之時當道者又皆良有司操數寸之管書盈尺之紙書或作盡高可以釣爵位循次而進亦不失萬一於甲科循上或有若字或無萬一二字今乃乘不測之舟入無人之地以相從問文章爲事身勤

而事左或作尤非是辭重而請約非計之得也雖使古之君子積道藏德遁其光而不曜其光二字或作世曜或作耀膠其口而不傳者遇足下之請懇懇請或作情猶將倒廩傾囷囷一作箘羅列而進也若愈之愚不肖又安敢有愛於左右哉顧足下之能足以自奮愈之所有如前所陳是以臨事愧恥而不敢答也錢財不足以賄左右之匱急文章不足以發足下之事業章不足或作章不可稛載而往垂橐而歸管子小匡篇諸侯之使垂橐而入稛載而歸○稛苦頹切足下亮之而已愈白

上李尚書書李下或有實字

月日貞元十九年將仕郎前守四門博士韓愈謹載拜奉書尚書大尹閣下載或作再古字通用或無尚書二字貞元十九年二月乙亥以檢校工部尚書李實爲京兆尹愈來京師於今十五年此書稱將仕郎前守四門博士退之以貞元十八年授國子四門博士十九年拜監察御史作此書時蓋已罷博士而未授御史正十九年也退之以貞元五年復來京師至是十五年矣所見公卿大臣不可勝數皆能守官奉職無過失而已未見有赤心事上憂

國如家如閣下者或無如家二字實恃寵強愎專於聚斂公於順宗實錄備書之矣而於此書且復有赤心憂國之語何哉豈詩所謂用以成之耶抑出身行道聖賢所不免也今年已來不雨者百有餘日貞元十九年自正月不雨至七月種不入土野無青草而盜賊不敢起穀價不敢貴百坊百二十司六軍二十四縣之人皆若閣下親臨其家老姦宿贓銷縮摧沮竄亡魄喪影滅跡絕非閣下條理鎮服布宣天子威德其何能及此愈也少從事於文學見有忠於君孝於親者雖在千百年之

前猶敬而慕之況親逢閤下得不候於左右以求效其懇懇謹獻所爲文兩卷凡十五篇謹或作請非敢以爲文也以爲謁見之資也進退惟命愈恐懼再拜

賀徐州張僕射白兔書或注建封字或作狀公貞元十五年秋佐張建封下徐州是時作

伏聞今月五日營田巡官陳從政獻瑞兔毛質皦白皦或作皦或作皦全天馴其心○馴音循其始實得之符離安阜屯安阜或云屯名如唐孟元陽董作西華屯是也○今按丁云得之軍田則此字乃屯田之屯也屯之役夫屯或作田朝行遇之迫之弗逸弗或作不人立而拱竊惟休咎之兆天所以啓覺于下依類託喻事之纖悉不可圖驗非蒼智博通孰克究明愈雖不敏或無此一語請試辨之兔陰類也又窟居狡而伏逆象也今白其色絕其羣也馴其心化我德也人立而拱非禽獸之事革而從人且服罪也得之符離符離實戎國名又附麗也戎附抗本作我名下注絕句二字疑或作離○今按實我國名不成文理漢書衛青傳討蒲泥破符離晉灼曰王號也所謂戎國疑或取此不在農夫之田而在軍田武德行也不戰而來之之道也有安阜之嘉名焉焉下或無也字安阜或作革附或作安嘉或作喜又無名字皆非是伏惟閤下股肱帝室藩垣天下四方其有逆亂之臣未血斧鑕之屬○鑕職日切鑕椹也畏威崩析歸我乎哉其事兆矣諸本多如此嘉祐杭本亦然方本之屬作其屬下句折作析云漢終軍傳野獸并角明同本也衆支內附示無外也殆將有解編髮削左衽而蒙作教又王褒讀德論今東郡獲白虎優武興文之意也獲之者張武張南郡猛也公言蓋因則今按嘉祐諸本之析二字文理分明方民但蒙蜀本而不復著諸本之同異其所定又皆誤蓋具屬歸我事小不足言不若逆亂之臣歸我之爲大而可矜也崩析亦不成文若用語分崩雖析之當以木若用史記析而入於理之語則當從手二義皆通用然既有字則似本用論語中字也是宜具跡表聞以承答天意小子不惠猥以文句微識蒙念或無不惠二字今文苑作合分非文理睹茲盛美焉敢避不讓之責而默耶[illegible]愈再拜

上兵部李侍郎書蜀本注巽字或作巽非是永貞元年十二月九日江陵作李巽是時自江西觀察使入爲兵部侍郎

十二月九日永貞元年將仕郎守江陵府法曹參

軍韓愈謹上書侍郎閣下愈少鄙鈍於時事都不通曉家貧不足以自活應舉覓官凡二十年矣（書稱守江陵府法曹參軍盡永貞元年也退之以貞元二年入京師至且二十年矣）薄命不幸動遭讒謗進寸退尺卒無所成性本好文學（好或作喜）因困厄悲愁無所告語遂得究窮於經傳史記百家之說沈潛乎訓義反復乎句讀礱磨乎事業而奮發乎文章凡自唐虞已來編簡所存大之爲河海高之爲山嶽（文苑作泰山與上下句不類非是）明之爲日月幽之

爲鬼神纖之爲珠璣華實變之爲雷霆風雨奇辭奥旨靡不通達惟是鄙鈍不通曉於時事學成而道益窮年老而智益困（智或作身）私自憐悼悔其初心髮禿齒豁不見知己夫牛角之歌辭鄙而義拙（琴操曰甯戚飯牛車下叩牛角而歌曰南山矸白石爛生不逢堯與舜禪短布單衣纔至骭長夜漫漫何時旦齊桓公聞之舉以爲相）堂下之言不書於傳記（左氏昭二十八年叔向適鄭鬷蔑惡欲觀叔向從使之收器者而往立於堂下一言而善叔向將飲酒聞之曰必鬷明也下執其手以上曰子若無言吾幾失子矣）齊桓舉以相國叔向攜手以上

然則非言之難爲聽而識之者難遇也（難爲屬上句爲或作其則屬下句）伏以閣下內仁而外義行高而德鉅尚賢而與能哀窮而悼屈（方本仁下賢下無而字○今詳此上下四句本或皆有而字者爲上或皆無之或上二句無而下二句有者亦通而方本必於其第一第三句去之使其參差齟齬而不可讀以爲古則不淳以爲今則不諧不識其何意也）自江而西既化而行矣今者入守內職爲朝廷大臣當天子新卽位（是歲八月憲宗卽位）汲汲於理化之日出言舉事宜必施設（宜或作計）既有聽之之明又有振之之力寧成之歌辭明

之言不發於左右則後而失其時矣謹獻舊文一卷扶樹敎道有所明白南行詩一卷舒憂娛悲雜以瓌怪之言時俗之好所以諷於口而聽於耳也如賜覽觀亦有可采干黷嚴尊伏增惶恐愈再拜

答尉遲生書（下或注汾字）

愈白尉遲生足下（或無愈白二字○尉音鬱）夫所謂文者必有諸其中是故君子愼其實實之美惡其發也不揜本深而末茂形大而聲宏行峻而

言厲心醇而氣和昭晰者無疑優游者有餘
體不備不可以爲成人辭不足不可以爲成
文愈之所聞者如是有問於愈者亦以是對
今吾子所爲皆善矣謙謙然若不足而以徵
於愈愈又敢有愛於言乎抑所能言者皆古
之道古之道不足以取於今（或無複出古之道三字）吾
子何其愛之異也賢公卿大夫在上比肩始
進之賢士在下比肩彼其得之必有以取之
也子欲仕乎其往問焉皆可學也若獨有愛
於是而非仕之謂則愈也嘗學之矣請繼今
以言

答楊子書（此書答楊敬之凌之子也所謂遠其兄甚者謂誨之誨之馮之子柳子厚所爲說車者也此書貞元十七年作）

辱書幷示表記述書辭等五篇比於東都略
見顏色未得接言語心固已相奇但不敢果
於貌定（果或作果以）知人堯舜所難（舜或作帝）又嘗服
宰子之誠故未敢決然拒亦不敢忽然忘也
到城已來不多與人還往友朋之中所敬信
者平昌孟東野（東野德州平昌人）東野硉硉說足下
不離口崔大敦詩不多見（敦詩名羣）每每說人物
亦以足下爲處子之秀近又得李七翺書（李下或無七字）
亦云足下之文遠其兄甚（甚下或有矣字）夫以
平昌之賢其言一人固足信矣況又崔與李
繼至而交說邪故不待相見相信已熟既相
見不要約已相親審知足下之才充其容也
今辱書乃云云是所謂以黃金注重外而內
惑也（莊子達生篇以瓦注者巧以鉤注者憚以黃金注者殙其巧一也而有所矜則重外也凡外重者內拙）然恐足下少年與僕老者不相
類尚須驗以言故具白所以（以下或有也字非是）而今
而後不置疑於其間可也（或無間上其字）若曰長育
人才則有天子之大臣在若僕者守一官且
不足以修理況如是重任邪學問有暇幸時
見臨愈白

上襄陽于相公書（或注頔字公元和元年自江陵掾召爲國子博士行至鄧州北境作是書以答之于頔字允元○頔音迪）

伏蒙示文武順聖樂辭（唐德宗以後方鎮多製樂舞以獻頔獻順聖樂曲其曲將半行綴皆伏一人舞于中又令女妓為佾舞雄健壯妙號為孫武順聖樂）天保樂詩（保或作寶）讀蔡琰胡笳辭詩（後漢蔡琰字文姬中郎將邕之女興平中沒於南匈奴十二年笳音笳胡人捲蘆葉吹之也）移族從并與京兆書（移族從以下八字閣抗本如此云頔世雄朔易時移羣從占數為京兆人以書移敬於京兆尹李實劉夢得集有代李尹答書可考諸本或以從并為後并非也○今按劉集代實答頔第二書也其曰移族從者頔與京兆書外別有移羣從書移非移居之移乃移文之移蓋始去具告鄉故移書以曉其宗族羣從也）自幕府至鄧之北境凡五百餘里自庚子至甲辰凡五日（庚上或無自字）手披目視口詠其言心惟其義且恐且懼忽若有亡不知鞍馬之勤道途之遠也夫澗谷之水深不過咫尺丘垤之山高不能踰尋丈人則狎而翫之（人則或作則人）及至臨泰山之懸崖窺巨海之驚瀾莫不戰掉悼慄眩惑而自失（悼或作悸或作慄或作憚說文悼懼也陳楚謂懼曰悼陸士衡表五情震悼）所觀變於前所守易於內亦其理宜也閤下負超卓之奇材蓄雄剛之俊德渾然天成無有畔岸而又貴窮乎公相威動乎區

極（區或作極）天子之毗諸侯之師故其文章言語與事相侔憚赫若雷霆（憚赫或作變化閣蜀録將皆作憚赫字小說也○丹末切與怛同非子弊作咆神憚赫千里）浩汗若河漢正聲諧韶濩勁氣沮金石豐而不餘一言約而不失一辭其事信其理切孔子之言曰（或無之言字）有德者必有言信乎其有德（一有而字）且有言也揚子雲曰（雲下或有言字）商書灝灝爾周書噩噩爾信乎其能灝灝而且噩噩也（○灝胡老切）昔者齊君行而失道管子請釋老馬而隨之（隨上或無而字）（管仲隰朋從威公伐孤竹迷惑失道管仲曰老馬之智可用也乃放老馬而隨之遂得道見韓子）樊遲請學稼孔子使問之老農（論語樊遲請學稼孔子曰吾不如老農）夫馬之智不賢於夷吾農之能不聖於尼父然且云爾者（然下或有則字非是）聖賢之能多農馬之知專故也今愈雖愚且賤其從事於文實專且久則其贊王公之能而稱大君子之美不為僭越也伏惟詳察愈恐懼再拜

上鄭尚書相公啓（鄭餘慶字居業元和三年以檢校兵

部尚書兼東都留守公時為都官員外郎分司東都

愈啓伏蒙仁恩猥賜示問(猥或作俯方無今按言猥若俯者○事上之禮無者非是)感戴戰悚(或作慄)若無所容措然尚有厥誠須盡露於左右者敢避其煩黷懷不滿之意於受恩之地哉(或無厥誠字黷或作瀆字通用或作默則訛矣又連下句讀之其誤益甚)愈幸甚三得為屬吏(元和元年九月餘慶為國子祭酒公為博士十一月餘慶為河南尹公分司東都至是餘慶為留守公為都官員外郎)朝夕不離門下出入五年(方从杭蜀本無入字○今按出入漢人語多有之公作襄陽盧丞志亦云出入十年方誤矣)竊自計

較受與報不宜在門下諸從事後(較或作校)故事有當言未嘗敢不言有不便於己(閤無於字非是)輒吐私情閤下所宜憐也分司郎官職事惟祠部為煩且重愈獨判二年日與宦者為敵相伺候罪過惡言詈辭狼藉公牒不敢為恥實慮陷禍故前者懷狀乞與諸郎官更判意雖甚專事似率爾言語精神不能自明不蒙察允遽以慙歸僶俛日日(○僶音泯)遂踰累旬私圖其宜敢以病告鳲鳩平均歌於國風(詩曹國風鳲鳩刺不壹也在位無君子用心之不壹也)從事獨賢雅以怨刺(詩小雅北山刺幽王也役使不均己勞於從事而不得養其父母焉)伏惟俯加憐察(閣無俯字錄無俯察二字俯或作特○今按得失之意已論於篇首矣)幸甚幸甚愈再拜

上留守鄭相公啓(元和五年冬改河南令以軍人事辨於留守鄭公其言剴切其退甚輕信乎史所謂篤道君子也)

愈啓愈為相公官屬五年辱知辱愛伏念曾無絲毫事為報答效(或無效字)日夜思慮謀畫以為事大君子當以道不宜苟且求容悅故於

事未嘗敢疑惑宜行則行宜止則止(止方並作閤○按對上句行字義當作止方本無理不詞今改從衆)受容受察(閣杭本無受容字非是)不復進謝自以為如此眞得事大君子之道(或無之字)今雖蒙沙汰為縣固猶在相公治下未同去離門牆為故吏為形跡嫌疑改前所為以自疏外於大君子(外下或無於字非是)固當不待煩說於左右而後察也人有告人辱罵其妹與妻為其長者得不追而問之乎追而不至為其長者得不怒而杖之乎坐軍營操兵

守禦爲留守出入前後驅從者此眞爲軍人矣坐坊市賣餅又稱軍人則誰非軍人也愚以爲此必姦人以錢財賂將吏盗相公文牒竊注名姓於軍籍中以陵駕府縣(陵駕字見選沈休文論)此固相公所欲去奉法吏所當嫉雖捕繫杖之未過也(嫉下或有矣字未上或無之字非是未下或有至字或作不至過)昨聞相公追捕所告受辱罵者愚以爲大君子爲政當有權變始似小異要歸於正耳軍吏紛紛入見告屈爲其長者(長下或無者字非是)安得不小致爲之之意乎未敢以此仰疑大君子及見諸從事說則與小人所望信者少似乖戾雖然豈敢生疑於萬一必諸從事與諸將吏未能去朋黨心蓋覆黤黮(黤黮甚黑也劉伶客至詩黤黮元夜陰○黤烏敢切黮徒敢切)不以眞情狀白露左右小人受私恩良久(受私或作私受○今按私受非是然此七字爲句語亦太煩又下語使有私恨字不應重復如此疑此私字是衍文也)安敢閑蓄以爲私恨不一二陳道伏惟相公憐察幸甚幸甚愈無適時才用漸不喜爲吏得一事爲名可自罷去不啻如棄涕唾無一分顧藉心(閣本名字在罷字下而名字下更有一罷字杭本無名字可自作自可亦無下罷字一本或作可自罷乃罷去○今按此句諸本皆不可讀但別本作得一事爲名可自罷去比閣本只移一名字去一罷字比杭本但增一名字倒一自字而文義通暢略無疑滯今从之○又按此二書誤字尤多而闊杭蜀本又爲特甚不知此何故如此大抵公於朝廷或抵上官論時事及職事則皆如公狀之體不用古文奇語此二篇亦其類也竊意讀者厭其無奇而輒改之故其多誤至此云)顧失大君子纖芥意如丘山重守官去官惟今日指揮愈惶懼再拜

昌黎先生集卷第十五

世綵廖氏刻梓家塾

昌黎先生集卷第十六

書

上宰相書（李肇國史補云進士得第謂之前進士公貞元元年登第後又試博學宏辭於禮部所又黜於中書此貞元十一年以上宰相書求仕凡三上不報是年五月東歸）

正月二十七日前鄉貢進士韓愈謹伏光範門下再拜獻書相公閣下（書下或有于字時宰相趙憬賈耽盧邁也）詩之序曰菁菁者莪樂育材也君子能長育人材則天下喜樂之矣（或作也）其詩曰菁菁者莪在彼中阿既見君子樂且有儀說者曰菁菁者盛也莪微草也阿大陵也言君子之長育人材若大陵之長育微草能使之菁菁然盛也既見君子樂且有儀云者天下美之之辭也其三章曰既見君子錫我百朋說者曰百朋多之之辭也言君子既長育人材又當爵命之賜之厚祿以寵貴之云爾（賜之賜或作錫）（之或作以）其卒章曰汎汎楊舟載沈載浮既見君子我心則休說者曰載載也（載載也或作載者載也或作載者舟也或作載舟也）沈浮者物也言君子之於人才無所不取若舟之於物浮沈皆載之云爾既見君子我心則休云者言若此則天下之心美之也（心上或無之字）君子之於人也既長育之又當爵命寵貴之而於其才無所遺焉（邵氏聞見錄云退之於文不全用詩書之言如田弘正先廟碑曰魯僖公能遵其祖伯禽之烈周天子實命其史臣克作為駉泮閟之詩使聲于廟其用詩之法如此上宰相書解釋菁菁者莪二百餘字蓋少作也云云）孟子曰君子有三樂王天下不與存焉其一曰樂得天下之英才而教育之此皆聖人賢士之所極言至論古今之所宜法者也然則孰能長育天下之人材將非吾君與吾相乎孰能教育天下之英材將非吾君與吾相乎（然則下或無孰能至相乎十七字歟本云存此則與後相應然亦無孰長人三字則非是）幸今天下無事小大之官各守其職（或作所）錢穀甲兵之問不至於廟堂論道經邦之暇捨此宜無大者焉今有人生二十八年矣（退之以大曆三年戊申生至貞元十一年乙亥二十八年也）名不著於農工商賈之版其業則讀書著文歌頌堯

昌黎卷一六 一 甘泉堂

舜之道雖鳴而起孜孜焉亦不為利其所讀皆聖人之書楊墨釋老之學無所入於其心其所著皆約六經之旨而成文抑邪與正辨時俗之所惑（與或作興）居窮守約（或無守字）亦時有感激怨懟奇怪之辭（懟音隊○）以求知於天下亦不悖於教化妖淫諛佞譸張之說（譸音輈○）無所出於其中四舉於禮部乃一得三選於吏部卒無成九品之位其可望一畝之宮其可懷（宮或作宅方云一畝之宮本儒行語公苗蕃誌無宮以歸令本亦誤○今按二字無大利害公用儒行語亦或有之然謂其專用宮字而不得更用宅字則過矣）遑遑乎四海無所歸恤恤乎飢不得食（恤恤乎左昭十二年之文恤恤憂貌）寒不得衣濱於死而益固得其所者爭笑之忽將棄其舊而新是圖求老農老圃而為師悼本志之變化中夜涕泗交頤雖不足當詩人孟子之謂（子之下或有所字）抑長育之使成材其亦可矣教育之使成才其亦可矣抑又聞古之君子相其君也（之字或在君子下或子下別有之字）一夫不獲其所若己推而內之溝中今有人生七

年而學聖人之道以修其身積二十年（十下或有一字）不得巳一朝而毀之是亦不獲其所矣伏念今有仁人在上位若不往告之而遂行是果於自棄而不以古之君子之道待吾相也其可乎寧往告焉若不得志則命也（志上或有其字○今疑志字衍）其亦行矣洪範曰凡厥庶民有猷有為有守汝則念之不協于極不罹于咎（二不字或並作弗）皇則受之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是皆與善之辭也抑又聞古之人有自進者而君子不逆之矣（君上或無與字）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之謂也抑又聞上之設官制祿必求其人而授之者非苟慕其才而富貴其身也（或無貴字）蓋將用其能理不能用其明理不明者耳下之修己立誠必求其位而居之者非苟沒於利而榮於名也（沒或作役國語重耳不沒於利注沒貪也）蓋將推己之所餘以濟其不足者耳然則上之於求人下之於求位交相求而一其致焉耳（一其致或作其致一）苟以是而為心則上之道

不必難其下下之道不必難其上可舉而舉焉不必讓其自舉也(讓下或有於字)可進而進焉不必廉於自進也(於下或有其字)抑又聞上之化下(或無之字)得其道則勸賞不必徧加乎天下而天下從焉(則或作其○疑當併有則其字)因人之所欲為而遂推之之謂也(或作矣)今天下不由吏部而仕進者幾希矣主上感傷山林之士有逸遺者屢詔內外之臣旁求于四海(求下或有儒雅字亦或作士)而其至者蓋闕焉豈其無人乎哉亦見國家不以

非常之道禮之而不來耳(家下或有之字)彼之處隱就閑者亦人耳其耳目鼻口之所欲其心之所樂其體之所安豈有異於人乎哉今所以惡衣食窮體膚麋鹿之與處猨狖之與居(○狖音抽)固自以其身不能與時從順俯仰(從方作俗○今按後卷與馮宿書云委曲從順向風承意則諸本作從順者固韓公常用之語也方本語意揣溢非是)故甘心自絕而不悔焉而方聞國家之仕進者(聞下或有今字)必舉於州縣然後升於禮部吏部試之以繡繪雕琢之文考之以聲勢之逆順章句之短長中其程式者然後得從下士之列雖有化俗之方安邊之畫不繇是而稍進萬不有一得焉(進下或有者字)彼惟恐入山之不深入林之不密(惟恐或作之恐或無此二字)其影響昧昧惟恐聞於人也今若聞有以書進宰相而求仕者而宰相不辱焉而薦之天子而爵命之而布其書於四方(進或作上而宰而爵或竝無而字而復出天子二字或無於字)枯槁沈溺魁閎寬通之士必且洋洋焉動其心峨峨焉纓其冠于于焉而來矣

此所謂勸賞不必徧加乎天下而天下從焉者也因人之所欲為而遂推之之謂者也伏惟覽詩書孟子之所指念育才錫福之所以考古之君子相其君之道而忘自進自舉之罪思設官制祿之故以誘致山林逸遺之士庶天下之行道者知所歸焉(歸上或有依字)小子不敢自幸其嘗所著文輒採其可者若干首錄在異卷冀辱賜觀焉(或無敢字或無冀字冀辱或作伏垂)干黷尊嚴伏地待罪愈再拜

後十九日復上書（張子韶曰：退之平生木強人，而爲飢寒所迫，累數千言求官於宰相，亦可怪也。至第二書，乃復自比爲盜賊管庫，且云大其聲而疾呼矣，略不知恥，何哉？豈作文者其文當如是，其心未必然耶？）

二月十六日，前鄉貢進士韓愈謹再拜言相公閣下：向上書及所著文後，待命凡十有九日，不得命，恐懼不敢逃遁，不知所爲（或無逃字），乃復敢自納於不測之誅，以求畢其說而請命於左右。愈聞之：蹈水火者之求免於人也，不惟其父兄子弟之慈愛然後呼而望之也；將有介於其側者，雖其所憎怨，苟不至乎欲其死者，則將大其聲疾呼而望其仁之也（仁或作人）。（而之下有救字，或作人而，下無之字。○今按：此若作人之救，則正與下句全字爲對，而下文再疊其語，亦以二字相對，但覺其語差凡，故今且以方本。）彼介於其側者，聞其聲而見其事，不惟其父兄子弟之慈愛然後往而全之也；雖有所憎怨，苟不至乎欲其死者，則將狂奔盡氣，濡手足，焦毛髮，救之而不辭也。若是者何哉？其勢誠急而其情誠可悲也。愈之彊學力行有年矣，愚不惟道之險夷（愚上或有其字，而愚下有也字也，又或作甚，或有其字而無也甚二字），行且不息，以蹈於窮餓之水火，其既危且亟矣，大其聲而疾呼矣，閣下其亦聞而見之矣。其將往而全之歟？抑將安而不救歟？（或作歟，不下。）有來言於閣下者曰：有觀溺於水而爇於火者，有可救之道，而終莫之救也，閣下且以爲仁人乎哉？不然，若愈者，亦君子之所宜動心者也。或謂愈（愈下或有曰字）：子言則然矣，宰相則知子矣，如時不可何？愈竊謂之不知言者，誠其材能不足當吾賢相之舉耳（材或作才，能不或作），（不能而無足字，相上或無賢字。）若所謂時者，固在上位者之爲耳（或無之字，又無也字，或併無之耳非也四字，之爲耳二字或作爲之耳，皆非是），非天之所爲也。前五六年時，宰相薦聞，尚有自布衣蒙抽擢者，與今豈異時哉？且今節度、觀察使及防禦、營田諸小使等，尚得自舉判官，無閒於已仕未仕者（或無使及二字，非是。閒或作間，或作問），況在宰相，吾君所尊敬者，而曰不可乎？古之

進人者或取於盜禮記雜記曰管仲遇盜取二人焉上以為公臣曰其所與遊辟也可人也或舉於管庫禮記檀弓曰趙文子所舉於晉國管庫之士七十有餘家今布衣雖賤猶足以方於此情隘辭蹙不知所裁亦惟少垂憐焉憐下或有寧字愈再拜

後廿九日復上書

三月十六日前鄉貢進士韓愈謹再拜言相公閣下愈聞周公之為輔相其急於見賢也方一食三吐其哺方一沐三捉其髮事見史記輔相下或有也字其急或無其字捉或作握當是時天下之賢才皆已舉用姦邪讒佞欺負之徒皆已除去姦下或有人字無欺字非是四海皆已無虞九夷八蠻之在荒服之外者皆已賓貢之在或無之字天災時變昆蟲草木之妖皆已銷息天下之所謂禮樂刑政教化之具皆已修理風俗皆已敦厚動植之物風雨霜露之所霑被者皆已得宜休徵嘉瑞麟鳳龜龍之屬皆已備至而周公以聖人之才憑叔父之親其所輔理承化之功又盡章章如是其所求進見之士豈復有賢於周

公者哉不惟不賢於周公而已豈復有賢於時百執事者哉豈復有所計議能補於周公之化者哉然而周公求之如此其急惟恐耳目有所不聞見思慮有所未及以負成王託周公之意不得於天下之心託周公疑此周公字當是周字意下或有以字如周公之心設使其時輔理承化之功未盡章章如是而非聖人之才而無叔父之親則將不暇食與沐矣豈特吐哺捉髮為勤而止哉維其如是故于今頌成王之德而稱周公之功不衰今閣下為輔相亦近耳天下之賢才豈盡舉用姦邪讒佞欺負之徒豈盡除去或無佞欺字四海豈盡無虞九夷八蠻之在荒服之外者豈盡賓貢天災時變昆蟲草木之妖豈盡銷息天下之所謂禮樂刑政教化之具豈盡修理風俗豈盡敦厚動植之物風雨霜露之所霑被者豈盡得宜休徵嘉瑞麟鳳龜龍之屬豈盡備至其所求進見之士雖不足以希望盛德至比於百執事至比或作如此

豈盡出其下哉其所稱說豈盡無所補哉今雖不能如周公吐哺捉髮亦宜引而進之察其所以而去就之不宜默默而已也愈之待命四十餘日矣（餘日或作日餘）書再上而志不得通足三及門而閽人辭焉惟其昏愚不知逃遁故復有周公之說焉閣下其亦察之（或無此六字）古之士三月不仕則相弔故出疆必載質然所以重於自進者以其於周不可則去之魯於魯不可則去之齊於齊不可則去之宋之鄭之秦之楚也（之魯之齊之下或並有於今字則去之宋或無則字）今天下一君四海一國舍乎此則夷狄矣去父母之邦矣故士之行道者（道下一有也字）不得於朝則山林而已矣山林者士之所獨善自養而不憂天下者之所能安也如有憂天下之心則不能矣故愈每自進而不知愧焉書亟上足數及門而不知止焉（數音朔。）寧獨如此而已惴惴焉惟不得出大賢之門下是懼（不得上或有恐字）亦惟少垂察焉瀆冒威尊惶恐無已（威尊或作尊威尊威無已或作無文非是）愈再拜

答侯繼書

（繼與公同貞元八年進士第公時以宏詞三試於吏部不售故云又為考官所辱此貞元十一年上宰相書之前也）

裴子自城來得足下一書明日又於崔大處（崔大名羣字敦詩）得足下陝州所留書翫而復之不能自休尋知足下不得留僕又為考官所辱（官一作功）一欲致一書開足下（開或作閑）并自舒其所懷舍意連辭將發復已卒不能成就其說及得足下二書凡僕之所欲進於左右者足下皆以自得之（或無以字〇今按以已通昔宋人書帖多用以字）僕雖欲重累其辭諒無居足下之意外者故絕意不為（雖欲或作雖復或無之意二字）行自念方當遠去潛深伏隩與時世不相聞（行或作亦當或作將隩或作與或無世字〇今按行疑當作復）雖足下之思我無所窺尋其聲光故不得不有書為別非復有所感發也僕少好學問自五經之外百氏之書未有聞而不求得而不觀者然其所志惟在其意義所歸至於禮樂之名數陰陽土地星辰方藥之書（或無方藥）

（二字）未嘗一得其門戶雖今之仕進者不要此道然古之人未有不通此而能為大賢君子者（子下或有事字者下或有也字）僕雖庸愚每讀書輒用自愧今幸不為時所用無朝夕役役之勞將試學焉力不足而後止猶將愈於汲汲於時俗之所爭（一作事）既不得而怨天尤人者此吾今之志也（此句或無今字）懼足下以吾退歸因謂我不復能自彊不息（或無我字）故因書奉曉冀足下知吾之退未始不為進而眾人之進未始不為退也（或無兩之字）既貨馬即求船東下二事皆不過後月十日有相問者為我謝焉（月十日或只作旬字）（或無我字此下或有愈再拜字）

答崔立之書（立之字斯立貞元四年進士書進士禮部既登第後吏部試之中其程度然後命之官公貞元八年第進士至是三試吏部不售斯立以書勉之而公以書答之也）

斯立足下僕見險不能止動不得時顛頓狼狽失其所操持困不知變以至辱於再三君子小人之所憫笑天下之所背而馳者也（或無也字）足下猶復以為可教貶損道德乃至手筆以問之扳援古昔（扳音攀援于元切）辭義高遠且進且勸足下之於故舊之道得矣（之於上或無之字得下或有之字）雖僕亦固望於吾子不敢望於他人者耳然尚有似不相曉者非故欲發余乎不然何子之不以丈夫期我也（或無之字）不能默默聊復自明（自明或作明白）僕始年十六七時未知人事讀聖人之書以為人之仕者皆為人耳非有利乎己也及年二十時苦家貧衣食不足謀於所親然後知仕之不唯為人耳及來京師見有舉進士者人多貴之僕誠樂之就求其術或出禮部所試賦詩策等以相示（賦詩或作詩賦）僕以為可無學而能因詣州縣求舉有司者好惡出於其心（司下或無者字）四舉而後有成亦未即得仕聞吏部有以博學宏辭選者人尤謂之才且得美仕就求其術或出所試文章亦禮部之類私怪其故然猶樂其名因又詣州府求舉凡二試於吏部一既得之而又黜於

中書雖不得仕人或謂之能焉退自取所試讀之乃類於俳優者之辭（退下或有因字類於或作類乎）頗忸怩而心不寧者數月（○忸音衄怩女夷切）既巳爲之則欲有所成就（所成或無此二字或無所字）書所謂恥過作非者也因復求舉亦無幸焉乃復自疑以爲所試與得之者不同其程度及得觀之余亦無甚愧焉夫所謂博學者豈今之所謂者乎夫所謂宏辭者豈今之所謂者乎誠使古之豪傑之士若屈原孟軻司馬遷相如揚雄之徒進于是選必知其懷慙乃不自進而巳耳（或無相如二字）設使與夫今之善進取者競於蒙昧之中（或無進者二字）僕必知其辱焉然彼五子者且使生於今之世（五或作數生或作出）其道雖不顯於天下其自負何如哉肯與夫斗筲者決得失於一夫之目而爲之憂樂哉故凡僕之汲汲於進者其小得蓋欲以具裘葛養窮孤（具或作字）（窮孤或作孤窮）其大得蓋欲以同吾之所樂於人耳其他可否自計巳熟誠不待人而後知今足

下乃復比之獻玉者以爲必俟工人之剖（工人或作良工）然後見知於天下雖兩刖足不爲病（卞和獻玉刖足事見韓非子刖足下或有而字）且無使勍者再剋（或作刖下同○勍渠京切）誠足下相勉之意厚也然仕進者豈捨此而無門哉足下謂我必待是而後進者尤非相悉之辭也（後進或作後振尤非或作非尤非是）僕之玉固未嘗獻而足固未嘗刖足下無爲爲我戚戚也（或無足下字或無復出爲字或併無二爲字非是）方今天下風俗尚有未及於古者邊境尚有被甲執兵者（境或作地或無境字）主上不得怡而宰相以爲憂僕雖不賢亦且潛究其得失（或無其字）致之乎吾相薦之乎吾君上希卿大夫之位下猶取一障而乘之（見西漢武帝時匈奴求和親博士狄山語）若都不可得猶將耕於寬閑之野釣於寂寞之濱求國家之遺事考賢人哲士之終始（終上或有所字）作唐之一經垂之於無窮誅姦諛於既死發潛德之幽光二者將必有一可足下以爲僕之玉凡幾獻而足凡幾刖也又所謂勍者果誰哉再剋之

刑信如何也〔刑或作形〕士固信於知己微足下無
以發吾之狂言〔下信或作伸吾或無之字〕愈再拜

答李翊書〔翊或作翔非也貞元十八年陸修佐主司權德輿於禮部公以李翊薦於修用是其年登第此書其十七所作歟呂居仁云退之此書最見其爲文養氣妙處〕

六月二十六日〔或無六字〕此愈白李生足下生之
書辭甚高而其問何下而恭也〔而恭或作之恭非是〕能
如是誰不欲告生以其道道德之歸也有日
矣況其外之文乎〔外或作餘非是〕抑愈所謂望孔子

之門牆而不入于其宮者焉足以知是且非
邪〔者或有也字爲或作焉〕雖然不可不爲生言之生所
謂立言者是也〔或無者字〕生所爲者與所期者甚
似而幾矣抑不知生之志蘄勝於人而取於
人邪〔取於人或無於字下三語同〕將蘄至於古之立言者
邪蘄勝於人而取於人則固勝於人而可取
於人矣將蘄至於古之立言者〔或有邪字非是〕則
無望其速成無誘於勢利養其根而竢其實
加其膏而希其光根之茂者其實遂膏之沃

者其光曄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也抑又有難
者愈之所爲不自知其至猶未也雖然學之
二十餘年矣〔餘年或作年餘〕始者非三代兩漢之書
不敢觀〔兩或作秦〕非聖人之志不敢存處若忘行
若遺儼乎其若思茫乎其若迷當其取於心
而注於手也惟陳言之務去戛戛乎其難哉
其觀於人〔下或有也字〕不知其非笑之爲非笑也
如是者亦有年猶不改然後識古書之正僞
與雖正而不至焉者昭昭然白黑分矣而務

去之乃徐有得也當其取於心而注於手也
汩汩然來矣〔汩音聿〕其觀於人也笑之則以爲
喜譽之則以爲憂以其猶有人之說者存也
如是者亦有年然後浩乎其沛
然矣吾又懼其雜也迎而距之平心而察之
其皆醇也然後肆焉〔後或作府〕雖然不可以不養
也行之乎仁義之途游之乎詩書之源無迷
其途無絕其源〔或作府無絕其源亦作無虛其府〕終吾身而
巳矣氣水也言浮物也水大而物之浮者大

小畢浮氣之與言猶是也氣盛則言之短長與聲之高下者皆宜雖如是其敢自謂幾於成乎雖幾於成其用於人也奚取焉雖然待用於人者其肖於器邪用與舍屬諸人 或無邪字 而有則時用焉字或餅有邪字四 君子則不然處心有道行己有方用則施諸人 施或作垂 舍則傳諸其徒垂諸文而爲後世法如是者其亦足樂乎其無足樂也 或作乎 有志乎古者希矣 古下或有人字 志乎古必遺乎今吾誠樂而悲之亟稱其人所以勸之非敢褒其可褒而貶其可貶也問於愈者多矣念生之言不志乎利聊相爲言之愈白 樊汝霖云自三代以還陵夷至于江左斯文掃地唐興貞觀開元之盛終莫能起至貞元末而公出於是以六經之文爲諸儒唱其觀於人也笑之則心以爲喜若大聲不入於里耳而不笑不足以爲道此公所以喜若人人皆見而說之而譽之斯亦淺矣此所以爲憂李漢所謂時人始而驚中而笑且排先生益堅終而翕然隨以定者其此之謂歟王荊公乃云力去陳言夸末俗可憐無補費精神好詆之過也汨汨然來矣浩乎其沛然者皇甫持正諭業所云韓吏部之文如長江秋注千里一道老蘇上歐陽書亦云韓子之文如長江大河渾浩流轉者是也

重答翊書 答下或有李字

愈白李生生之自道其志可也其所疑於我者非也人之來者雖其心異於生其於我也皆有意焉君子之於人無不欲其入於善 入抗 本作人非是 寧有不可告而告之孰有可進而不進也言辭之不酬禮貌之不答雖孔子不得行於互鄉宜乎余之不爲也 方从三本無於字非是余或作愈 苟來者吾斯進之而已矣烏待其禮踰而情過乎雖然生之志求知於我邪求益於我邪其思廣聖人之道邪其欲善其身而使人不可及邪 其思上或有求字及邪或作及也 其何汲汲於知而求待之殊也賢不肖固有分矣生其急乎其所自立而無患乎人不己知未嘗聞有響大而聲微者也況愈之於生懇懇邪屬有腹疾無聊不果自書 屬下或無有字不下或無果字 愈白

代張籍與李浙東書 或作浙東觀察李中丞或注撰

字元和五年八月以巽兼御史中丞充浙東觀察使張籍時爲太常寺太祝病眼京師公於是爲之代書

月日前某官謹東向再拜寓書淅東觀察使中丞李公閤下（寓或作獻　或無使字）籍聞議論者皆云方今居古方伯連帥之職坐一方得專制於其境內者（云上或無皆字云下或無方字又無得字）惟閤下心事犖犖（○呂角切）與俗輩不同籍固以藏之胷中矣近者閤下從事李協律翺到京師籍於李君友也（友上或有尉字）不見六七年聞其至馳往省之問無恙外不暇出一言且先賀其得賢主人李君曰子豈盡知之乎吾將盡言之（言下無之字）數曰籍益聞所不聞（不聞或作未嘗）籍私獨喜常以爲自今已後（已或作以）不復有如古人者於今忽有之退自悲不幸兩目不見物無用於天下（退下或有而字）胷中雖有知識家無錢財寸步不能自致今去李中丞五千里何由致其身於其人之側開口一吐出胷中之奇乎因飲泣不能語（或無能字）既數日復自奮曰無所能人乃宜以盲廢有所能人雖盲當廢於俗輩不當廢於行古人之道者（所能或並無所字）淅水東七州

戶不下數十萬（十或作百）不盲者何限李中丞取人固當問其賢不賢不當計盲與不盲也（計下或有其字）當今盲於心者皆是若籍自謂獨盲於目爾其心則能別是非（別上或有計字是非或作非是）若賜之坐而問之其口固能言也幸未死實欲一吐出心中平生所知見（或無心中字或無見字）閤下能信而致之於門邪（致或作置）籍又善於古詩（於或作爲）使其心不以憂衣食亂閤下無事時一致之座側使跪進其所有閤下憑几而聽之未必不如聽吹竹彈絲敲金擊石也（方云杭本一云敲當作敲唐人多使敲字如盧仝詩敲金擬玉擊或作揩或無之○今按方說敲字甚怪所引盧仝詩當亦是誤本耳）夫盲者業專於藝必□故樂工皆盲（諸本專字在必字下今從文苑但文苑必作也兩丁缺一字疑是精字更注之）籍儻可與此輩比並乎（或無竝字或無比二字○今按竝字疑衍）使籍誠不以蓄妻子憂飢寒亂心有錢財以濟醫藥其盲未甚庶幾其復見天地日月（幾下或無其字）因得不廢則自今至死之年皆閤下之賜（下或有也字）閤下濟之以已絕之年賜之以既

盲之視其恩輕重大小籍宜如何報也閤下裁之度之（裁下或無之字）籍慙靦再拜

答李秀才書（李下或有師錫字或注圖南字李觀卒於貞元十年此書云故友元賓則當在十年後作）

愈白故友李觀元賓十年之前示愈別吳中故人詩六章其首章則吾子也盛有所稱引元賓行峻潔清其中狹隘不能苞容（苞或作包）於尋常人不肯苟有論說因究其所以於是知吾子非庸衆人（或有復出庸字或作庸庸之衆）時吾子在吳中其後愈出在外無因緣相見元賓既歿其文益可貴重思元賓而不見見元賓之所與者則如元賓焉（杭本無既沒以下八字非是與方作以○今按方以與可通用故从杭本作以親若从諸本之爲正耶）然今者辱惠書及文章觀其姓名元賓之聲容怳若相接讀其文辭（文辭閣杭本作命辭云元賓所命苞於辭也○今按此文辭指李生所作耳非謂元賓之辭也正使實謂元賓之辭作命辭亦無理）見元賓之知人交道之不汚甚矣子之心有似於吾元賓也（矣或作乎）於（於或作乎）子之言以愈所爲不違孔子不以琢雕

爲工將相從於此愈敢自愛其道而以辭讓爲事乎然愈之所志於古者不惟其辭之好好其道焉爾讀吾子之辭而得其所用心將復有深於是者與吾子樂之況其外之文乎（與或作歟上句非是）愈頓首

答陳生書（生下或有商字或注師錫字陳生以書求速化之術於公公以待己以信事親以誠而告之以言寡尤行寡悔之說無異君子之言自衆人視之雖若迂闊而其理實如此）

愈白陳生足下今之負名譽享顯榮者在上位幾人足下求速化之術不於其人乃以訪愈是所謂借聽於聾求道於盲雖其請之勤勤教之云云未有見其得者也（或無有字○今按有字或當在此句其字下）愈之志在古道又甚好其言辭觀足下之書及十四篇之詩亦云有志於是矣而其所問則名所慕則科故愈疑於其對焉雖然厚意不可虛辱聊爲足下誦其所聞蓋君子病乎在己而順乎在天待己以信而事親以誠所謂病乎在己者仁義存乎內彼聖

賢者能推而廣之而我蠢焉為衆人蠢焉或作蠢然所謂順乎在天者貴賤窮通之來平吾心而隨順之不以累于其初所謂待己以信者己果能之人曰不能勿信也己果不能人曰能之勿信也孰信哉信乎己而已矣方從閣杭本無果不至信也十字文錄併上己字亦無○今按此閣杭本之謬全無文理而方信之誤矣所謂事親以誠者盡其心不夸於外先乎其質後乎其文者也後上或有而字盡其心不夸於外者不以己之得於外者為父母榮也名與位之謂也先乎其質者行也後乎其文者飲食旨甘以其外物供養之道也行上或有文字旨甘或作甘旨道下或有者字非是誠者不欺之名也待於外而後為養薄於質而厚於文斯其不類於欺歟果若是子之汲汲於科名以不得進為親之羞者惑也速化之術如是而已古之學者惟義之問誠將學於太學愈猶守是說而竢見焉猶或作獨見下或有知字見胡甸切公時為博士也愈白

與李翺書與或作答

使至辱足下書或無足下字歡愧來并不容于心嗟乎子之言意皆是也僕雖巧說何能逃其責耶然皆子之愛我多重我厚不酌時人待我之情而以子之待我之意使我望於時人也僕之家本窮空重遇攻刼貞元十五年宣武軍亂衣服無所得養生之具無所有家累僅三十口攜此將安所歸託乎捨之入京不可也挈之而行不可也足下將安以為我謀哉此句或無將安此一事耳足下謂我入京城有所益乎謂上或有誠字城或作誠僕之有子猶有不知者之下或有所字時人能知我哉持僕所守驅而使奔走伺候公卿間開口論議其安能有以合乎驅或作執○今按作執即屬下句作驅即屬上句詳下文亦有復驅之使就其故地之文而特守執三字語太繁複故當以驅為正僕在京城八九年謂應進士時無所取資日求於人以度時月當時行之不覺也今而思之如痛定之人思當痛之時不知何能自處也今年加長矣長下或有已字非是復驅之使就其故地是亦難矣所貴乎京師者不以明天子

在上賢公卿在下布衣韋帶之士談道義者
多乎不以上或有得字以僕遑遑於其中能上聞而
下達乎其知我者固少或無我字知而相愛不相
忌者又加少內無所資外無所從終安所為
乎嗟乎子之責我誠是也愛我誠多也今天
下之人有如子者乎或無今字自堯舜已來士有
不遇者乎無也子獨安能使我潔清不洿而
處其所可樂哉或無安字非不願為子之所云者
為或作如力不足勢不便故也僕於此豈以為大

相知乎此謂張建封幕府謂在南陽公幕中也累累隨行役役
逐隊饑而食飽而嬉者也飽而嬉或作滿而飲杭本嬉作悲云
悲者悲其不得所從故也皆非是其所以止而不去者以其
心誠有愛於僕也然所愛於我者少不知我
者猶多吾豈樂於此乎哉將亦有所病而求
息於此也所愛或作其愛少上或有尤字非是知下或有於字猶或作尤非是
吾下或無豈字嗟乎子誠愛我矣子之所責於我者
誠是矣然恐子有時不暇責我而悲我不暇
悲我而自責且自悲也及之而後知履之而

後難耳孔子稱顏回一簞食一瓢飲孔子上或有昔
者字或飲下有在陋巷字一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
彼人者有聖者為之依歸聖上或無有字依上或無之字而
又有簞食瓢飲足以不死矣○簞食其不憂而樂
也豈不易哉若僕無所依歸無簞食無瓢飲
無所取資則餓而死其不亦難乎子之聞我
言亦悲矣嗟乎子亦慎其所之哉離違久乍
還侍左右當日懽喜故專使馳此候足下意
并以自解此服杭本作服此○今按此與與孟東野書春已時盡相似說已見

於彼矣愈再拜

昌黎先生集卷第十六

世綵廖氏刻梓家塾

昌黎先生集卷第十七

書

上張僕射書（建封字本立兗州人貞元四年為徐州刺史徐泗濠節度使十二年加檢校右僕射公以十五年二月脫汴州之亂依建封于徐秋建封辟為節度推官至是供職書當以晨入夜歸為不可其不諂屈於富貴之人可知矣）

九月一日愈再拜受牒之明日在使院中有小吏持院中故事節目十餘事來示愈其中不可者有自九月至明年二月之終皆晨入夜歸非有疾病事故輙不許出當時以初受命不敢言古人有言曰人各有能有不能若此者非愈之所能也（愈下或無之字）抑而行之必發狂疾上無以承事于公忘其將所以報德者（忘或作望非是）下無以自立喪失其所以為心（喪或作哀）（或校作衷皆非是）夫如是則安得而不言凡執事之擇於愈者非為其能晨入夜歸也必將有以取之苟有以取之雖不晨入而夜歸其所取者猶在也（或無將字與而字所取下亦無者字）下之事上不一其事上之使下不一其事量力而任之度才而處之其所不能不彊使為是故為下者不獲罪於上為上者不得怨於下矣（或作也）孟子有云今之諸侯無大相過者以其皆好臣其所教而不好臣其所受教（諸本皆如此閣本二教字並作命方從杭蜀先教作受命所受教作所以受命云考以孟子上語當作受命○今按依孟子則上語不當有受字下語不當有以字而二命字本皆作教童而習者皆能知之不知方氏何據而云考孟子上語當作受命也）今之時與孟子之時又加遠矣皆好其聞命而奔走者不好其直己而行道者聞命而奔走者好利者也直己而行道者好義者也未有好利而愛其君者未有好義而忘其君者（文苑而愛作而能愛而忘作而不愛二語並無者字）今之王公大人惟執事可以聞此言惟愈於執事也可以此言進（此言進或作言此言或作言此事）愈蒙幸於執事其所從舊矣若寬假之使不失其性加待之使足以為名寅而入盡辰而退申而入終酉而退（終或作中）率以為常亦不廢事天下之人聞執事之於愈如是也（聞下或無執事之三字）

必皆曰執事之好士也如此好或作待杭蜀文苑只此句有也字餘並無今从之執事之待士以禮如此執事之使人不枉其性而能有容如此執事之欲成人之名如此執事之厚於故舊如此又將曰韓愈之識其所依歸也如此閣本惟此句有也字餘並無今从之韓愈之不諂屈於富貴之人如此韓愈之賢能使其主待之以禮如此能上或無賢字則死於執事之門無悔也則上或有苟如此三字若使隨行而入逐隊而趨言不敢盡其誠道有所屈於己或無所字天下之人聞執事之於愈如此皆曰執事之用韓愈哀其窮收之而已耳韓愈之事執事不以道利之而已耳苟如是雖日受千金之賜一歲九遷其官感恩則有之矣將以稱於天下曰知己知己則未也或無複出知己三字伏惟哀其所不足哀下方有察字按下方合有察字此不當有矜其愚不錄其罪察其辭而垂仁採納焉愈恐懼再拜

答胡生書

或作胡直均均或作鈞李肇國史補云文公引致後輩為求科第多有投書請益者人謂韓門弟子云直均之求謁於公望其稱薦於公卿為科第計公答之以不知者乃用是為謗信當時韓門弟子之眾也直均其後竟登貞元十九年第亦公稱道所致耶

愈頓首胡生秀才足下雨不止薪芻價益高生遠客懷道守義非其人不交得無病乎斯須不展思想無已斯須或作須渴或作傾渴皆非是愈不善自謀口多而食寡然猶月有所入以愈之不足知生之窮也至於是而不悔非信道篤者其誰能之所示千百言略不及此而以不屢相見為憂謝相知為急謀道不謀食樂以忘憂者生之謂矣顧無以當之如何當或作答夫別是非分賢與不肖公卿貴位者之任也愈不敢有意於是如生之徒於我厚者知其賢時或道之於生未有益也未有下或有所字不知者乃用是為謗不敢自愛懼生之無益而有傷也如之何若曰彼有所合吾不利其求則庶可矣或無其字○今按後卷答東商書云文雖工不利於求則此其字亦當作於生

又離鄉邑去親愛甘辛苦而不厭者本非為是也如之何愈之於生既不變矣戒生無以示愈者語於人語或作謂用息不知者之謗生慎從之講禮釋友二篇比舊尤佳或作嘉又作加志深而喻切因事以陳辭古之作者正如是爾愈頓首

與于襄陽書與或作上于頔字允元貞元十四年九月以工部尚書為山南東道節度使○頔音迪

七月三日書稱守國子四門博士當在貞元十八年秋也將仕郎守國子四門博士韓愈謹奉書尚書閣下士之能享大名顯當世者莫不有先達之士負天下之望者為之前焉士之上或有夫字達或作進士之能垂休光照後世者亦莫不有後進之士負天下之望者為之後焉莫為之前雖美而不彰莫為之後雖盛而不傳是二人者未始不相須也然而千百載乃一相遇焉豈上之人無可援下之人無可推歟何其相須之殷而相遇之疏也其故在下之人負其能不肯諂其上上之人負其位不肯顧其下故高材多戚戚之窮盛位無赫赫之光是二人者之所為皆過也未嘗干之不可謂上無其人未嘗求之不可謂下無其人愈之誦此言久矣未嘗敢以聞於人矣下或有而字側聞閣下抱不世之才抱閣抗蜀本作苞文選包多作苞陳寔碑所謂苞靈曜之純是也蜀世丁仍有出字文苑有出人字○今按韓公未必用選語且从諸本作抱特立而獨行道方而事實立下或無而字卷舒不隨乎時文武唯其所用豈愈所謂其人哉抑未聞後進之士有遇知於左右獲禮於門下者豈求之而未得邪或無而字將志存乎立功而事專乎報主將或作其雖遇其人未暇禮邪何其宜聞而久不聞也愈雖不材其自處不敢後於恒人閣下將求之而未得歟古人有言請自隗始郭隗答燕昭王語事見史記戰國策音丁或有曰字非是○隗五罪切愈今者惟朝夕芻米僕賃之資是急不過費閣下一朝之享而足也享或作宴如曰吾志存乎立功而事專乎報王功下或無而字雖遇其人未暇禮焉或作哉非是則非

愈之所敢知也世之齪齪者既不足以語之以一作與以與義通。齪測角切磊落奇偉之人磊魯猥切又不能聽焉則信乎命之窮也謹獻舊所為文一十八首如賜覽觀亦足知其志之所存愈恐懼再拜

與崔羣書

羣字敦詩清河人貞元八年中進士第時為宣州判官而公為國子四門博士

自足下離東都公時在徐州幕凡兩度枉問尋承已達宣州主人仁賢同列皆君子貞元十二年八月以崔衍為宣歙觀察使羣與李博俱在幕府公送楊儀之序云當今藩翰之賓客惟宣州多賢與之遊者二人焉隴西李博清河崔羣雖抱羈旅之念亦且可以度日無入而不自得樂天知命者固前修之所以禦外物者也況足下度越此等百千輩或無百千輩二字○今按諸本及詳文勢皆當有此三字但不知此何人而言耳豈以出處近遠累其靈臺邪靈臺字見莊子宣州雖稱清涼高爽然皆大江之南風土不並以北將息之道當先理其心心閑無事然後外患不入或無無事二字患或作違或無不入二字皆非是風氣所宜可以審備小小者亦當自不至矣足下之賢雖在窮約猶能不改其樂況地至近官榮祿厚親愛盡在左右者邪所以如此云云者以為足下賢者宜在上位託於幕府則不為得其所是以及之乃相親重之道耳非所以待足下者也也上或無者字僕自少至今從事於往還朋友間一十七年矣日月不為不久所與交往相識者千百人非不多或無所與二字其相與如骨肉兄弟者亦且不少或以事同或以藝取或慕其一善或以其久故或初不甚知而與之已密其後無大惡因不復決捨或其人雖不皆入於善而於己已厚雖欲悔之不可悔之下或有方字不可或作于乎凡諸淺者固不足道深者止如此諸或作此或無諸字至於心所仰服考之言行而無瑕尤服或作伏言或作又無尤字皆非是百窺之閫奧而不見畛域明白淳粹輝光日新者惟吾崔君一人僕愚陋無所知曉然聖人之書無所不讀其精麤巨細出入明晦雖不盡識抑不可謂不

涉其流者也以此而推之以此而度之誠知足下出羣拔萃無謂僕何從而得之也與足下情義寧須言而后自明邪自明或作明白非是所以言者懼足下以爲吾所與深者多不置白黑於胷中耳爲上或無以字旣謂能粗知足下而復懼足下之不我知亦過也比亦有人說足下誠盡善盡美抑猶有可疑者僕謂之曰何疑疑者曰君子當有所好惡好惡不可不明上好惡字或作法非是然大字亦未安如清河者人無賢愚無不說

其善伏其爲人以是而疑之耳伏或作服或無耳字僕應之曰鳳皇芝草賢愚皆以爲美瑞靑天白日奴隷亦知其淸明饔之食物食上或有於字至於遐方異味則有嗜者有不嗜者至於稻也粱也膾也胾也。胾音[illegible]豈聞有不嗜者哉疑者乃解解不解於吾崔君無所損益也於吾或作吾於非是或無所字自古賢者少不肖者多自省事已來又見賢者恒不遇不賢者比肩靑紫賢者恒無以自存不賢者志滿氣得賢者雖得卑位則旋而死旋或作旅非是不賢者或至眉壽不知造物者意竟如何或無意字非是無乃所好惡與人異心哉又不知無乃都不省記任其死生壽夭邪未可知也人固有薄卿相之官千乘之位而甘陋巷菜羹者同是人也猶有好惡如此之異者況天之與人當必異其所好惡無疑也合於天而乖於人何害況又時有兼得者邪崔君崔君無怠無怠或作崔君無怠崔君無怠僕無以自全活者從一官於此轉困窮甚思自放於伊

潁之上當亦終得之伊潁二水名潁之或作潁水近者尤衰憊蒲拜切左車第二牙無故動搖脫去左氏僖公五年輔車相依脣亡齒寒注云車謂車牙。車尺奢切目視昏花尋常閒便不分人顏色兩鬢半白頭髮五分亦白其一鬚亦有一莖兩莖白者亦白或作巳白其或無一字鬚或作髮僕家不幸諸父諸兄皆康彊早世如僕者又可以圖於久長哉以此忽忽思與足下相見一道其懷小兒女滿前能不顧念或無小字或無女字滿下或有服字能不或作不能非是足下何由得歸北來

僕不樂江南官滿便終老嵩下足下可相就僕不可去矣珍重自愛慎飲食少思慮惟此之望愈再拜

與陳給事書

（京字慶復大曆元年中進士第貞元十九年將禘京奏禘祭以京大祖正昭穆帝嘉之自考功員外遷給事中此公於十九年冬貶陽山此書當在京遷給事後作）

愈再拜愈之獲見於閣下有年矣始者亦甞辱一言之譽貧賤也衣食於奔走不得朝夕繼見其後閣下位益尊伺候於門牆者日益進（假下或無於字）夫位益尊則賤者日隔（或無益字或無日字）伺候於門牆者日益進則愛博而情不專愈也道不加修而文日益有名夫道不加修則賢者不與文日益有名則同進者忌始之以日隔之疏加之以不專之望以不與者之心而聽忌者之說由是閣下之庭無愈之跡矣（事上杭本有事字忌者或作忌始生之跡上或有也字皆非是）去年春亦甞一進謁於左右矣溫乎其容若加其新也（若上或有其字也下或有矣字下句亦然皆非是或又疑加當作嘉乃與下文閔字為對）屬乎其言若閔其窮也（屬或作屬或从文苑云屬猶附屬連屬之屬决非屬字也）退而喜也以告於人其後如東京取妻子又不得朝夕繼見及其還也亦甞一進謁于左右矣邈乎其容若不察其愚也悄乎其言若不接其情也（若上或並有其字愚或作言其情或作於情）退而懼也不敢復進今則釋然悟翻然悔曰其邈也乃所以怒其來之不繼也其悄也乃所以示其意也（示或作不畫）不敏之誅無所逃避不敢遂進輒自疏其所以㪡獻近所為復志賦已下十首為一卷卷有標軸（所為下或有文字下或有賦字）送孟郊序一首生紙寫（字非送郊民有閩生紙錄有云）不加裝飾皆有揩字注字處（孟郊序云其法不用生紙非有所謂研之妙云送孟郊序用生紙急於自故紙不所用謂退研也喪者不知揩者學人解少有時知者旦不然無字丁字或）急於自解而謝不能竢更寫閣下取其意而略其禮可也（竢或作竟）愈恐懼再拜

答馮宿書

（宿字拱之婺州東陽人公同年進士分教東都時作）

垂示僕所閡非情之至僕安得聞此言（得或無字）朋友道缺絕久（諸本久下有矣字方从閣杭本云漢武紀表狀無義所從）

(來久語自此也○今按矣字有無無利害姑以方本但未有以見其必用漢紀中語而決無此字耳)無有相箴規磨切之道僕何幸乃得吾子僕常閔時俗人有耳不自聞其過懍懍然惟恐已之不自聞也(○懍音凜)而今而後有望於吾子矣然足下與僕交久僕之所守足下之所孰知在京城時囂囂之徒(○囂音枵)相訾百倍(○訾音紫)足下時與僕居(僕居或作並居或無僕字或無居字)朝夕同出入起居亦見僕有不善乎然僕退而思之雖無以獲罪於人亦有以獲罪於人者(思下或無之字下獲字或作服○今按二句皆云獲罪於人恐有誤字作服亦無理疑上句人字或是天字更詳之)僕在京城一年不一至貴人之門人之所趨僕之所傲與己合者則從之遊不合者雖造吾廬未嘗與之坐(造或作居)此豈徒足致謗而已不獲於人則幸也追思之可為戰慄寒心故至此已來(已或作以)剋己自下雖不肖人至未嘗敢以貌慢之況時所尚者耶以此自謂庶幾無時患不知猶復云云也聞流言不信其行(禮記儒行久不相見聞流言不信其行○行下孟切)嗚呼不復有斯人也君子不為小人之恟恟而易其行(或無而字○恟許勇切)僕何能爾委曲從順向風承意(向或作望)汲汲恐不得合猶且不免云云命也可如何(且下或有懼字或無可字)然子路聞其過則喜禹聞昌言則下車拜(此本孟子之說車下或有而字)古人有言曰告我以吾過者吾之師也(過上或無吾字)顧足下不憚煩苟有所聞必以相告吾亦有以報子不敢虛也不敢忘也(下或有愈再拜字與衛中行書同或作頓首)

與衛中行書

(中行字大受御史中丞晏之子貞元九年進士公始從董晉汴州張建封徐州二公甫卒而軍皆亂大受喜公脫禍以書遺公公後寓東都作此書與之故言其窮居之狀云)

大受足下辱書為賜甚大然所稱道過盛豈所謂誘之而欲其至於是歟不敢當不敢當其中擇其一二近似者而竊取之(一下或無二字)則於交友忠而不反於背面者少似近焉亦其心之所好耳行之不倦則未敢自謂能爾也不敢當不敢當(或無此六字)至於汲汲於富貴以救世為事者皆聖賢之事業知其智能謀力

能任者也（謀上或無能字謀下或有與字而屬下句）如愈者又焉
能之始相識時方甚貧衣食於人其後相見
於汴徐二州僕皆爲之從事日月有所入比
之前時豐約百倍足下視吾飲食衣服亦有
異乎然則僕之心或不爲此汲汲也其所不
忘於仕進者亦將小行乎其志耳此未易遽
言也凡禍福吉凶之來似不在我惟君子得
禍爲不幸而小人得禍爲恒君子得福爲恒
而小人得福爲幸（爲幸或作爲不幸非是）以其所爲似

有以取之也必曰君子則吉小人則凶者不
可也（吉下或有而字）賢不肖存乎己貴與賤禍與福
存乎天（石大任曰韓愈謂貴與賤禍與福存乎天以予觀之貴與賤存乎天可也禍與福存乎天則不可也蓋禍與福在己而已孟子曰禍福無不自己求之者是禍與福皆存乎己然）名聲之善惡存乎人存乎己者吾將
勉之存乎天存乎人者吾將任彼而不用吾
力焉其所守者豈不約而易行哉足下曰命
之窮通自我爲之吾恐未合於道足下徵前
世而言之則知矣若曰以道德爲己任窮通

之來不接吾心則可也窮居荒涼草樹茂密
出無驢馬因與人絕一室之內有以自娛足
下喜吾復脫禍亂不當安安而居遲遲而來
也（而居或作於居非是）

上張僕射第二書（公此書諫張建封擊毬事第二書者或指前論晨入夜歸爲第一書也觀堂劉夷叔云退之諫張僕射擊毬書纔數百言使人意動神悚予學勸李睦州服氣書費千餘言乃反覆而不切人才相去不可及哉）

愈再拜以擊毬事諫執事者多矣（諫或作陳）諫者

不休執事不止此非爲其樂不可捨其諫不
足聽故哉（閣杭蜀本如此而或从諸本哉作也今以下兩句推之作哉近是蓋此非至故哉十五字當作一句讀之乃得其意或者又云哉字恐是邪字聲訛爲也今作耶字讀之文理尤順）諫不足聽者辭不足感心也（心上或有人字）樂不可捨者患不能切身也（身上一有人字）今之
言毬之害者必曰有危墮之憂（墮或作墜下同）有激
射之虞小者傷面目大者殘形軀執事聞之
若不聞者其意必曰進若習熟則無危墮之
憂避能便捷則免激射之虞小何傷於面目

大何累於形軀者哉愈今所言皆不在此其指要非以他事外物牽引相比也特以擊毬之間之事明之耳（事上或無之字）馬之與人情性殊異至於筋骸之相束血氣之相持安佚則適勞頓則疲者同也乘之有道步驟折中少必無疾老必後衰及以之馳毬於場蕩摇其心腑振撓其骨筋（或作筋骨）氣不及出入走不及迴旋遠者三四年近者一二年無全馬矣然則毬之害於人也決矣（諸本皆如此杭本決下無矣字○今按上句有矣字此句亦須有矣字語勢方段杭本只是偶然脫漏不謂後人信之過甚而使韓公為是歇後不了之語也今當以諸本為正）凡五藏之繫絡甚微坐立必懸垂於胸臆之間（臆或作腹）而以之顛頓馳騁嗚呼其危哉春秋傳曰夫有尤物足以移人苟非德義則必有禍（左氏昭二十八年叔向之辭）雖豈弟君子神明所扶持然廣慮之深思之亦養壽命之一端也（雖或作惟或無一字）愈恐懼再拜

與馮宿論文書（或無論文字公此書於汴州作）

辱示初筮賦（筮或作仕）實有意思但力為之古人不難到但不知直似古人亦何得於今人也（何丁或有有字或有有字而無得字）僕為文久每自則意中以為好則人必以為惡矣（則人或作卽人必下或無以字）小稱意人亦小怪之（亦上或有俯字）大稱意卽人必大怪之也時時應事作俗下文字下筆令人慙及示人則人以為好矣（俗下丁或無文字二字而有者字則人或無則字）小慙者亦蒙謂之小好大慙者卽必以為大好矣不知古文直何用於今世也然以竢知者知耳（直或作眞或無今字然以或作然而）昔揚子雲著太玄人皆笑之子雲之言曰（或無之言二字）世不我知無害也後世復有揚子雲必好之矣子雲死近千載竟未有揚子雲可歎也其時桓譚亦以為雄書勝老子（或無為字）老子未足道也子雲豈止與老子爭彊而已乎此未為知雄者（未為或作不為）其弟子侯芭頗知之以為其師之書勝周易（師上或無其字）然侯之他文不見於世不知其人果如何耳以此而言作者不祈人之知也明矣直百世以竢聖人而不惑質諸鬼神而

不疑耳或作矣足下豈不謂然乎近李翺從僕學文頗有所得然其人家貧多事未能卒其業有張籍者年長於翺長上或無年字而亦學於僕其文與翺相上下一二年業之庶幾乎至也幾下或有至字然閔其棄俗尚而從於寂寞之道以之爭名於時也此下或有未知果能不叛去乎八字又或疑此句上有然字意無所承恐所增多八字當在然字之上未知是否久不談聊感足下能自進於此故復發憤一道久下或有而字非是愈再拜

與祠部陸員外書

外下或有薦士字貞元十八年中書舍人權德輿典貢舉陸傪佐之公時爲四門博士薦侯喜等十人于傪尉遲汾侯雲長沈杞李翊皆以其年登科侯喜以十九年劉述古以二十一年李紳以元和元年張後余張茲以二年皆相繼登科獨韋羣王不見于記非公薦進之力勉宜當是時皆爭爲韓門弟子也

執事好賢樂善孜孜以薦進良士明白是非爲己任方今天下一人而已愈之獲幸於左右其足跡接於門墻之閒或無跡字陞乎堂而望乎室者亦將一年于今矣念慮所及輒欲不自疑外竭其愚而道其志況在執事之所孜孜爲己任者得不少助而張之乎誠不自識其言之可采與否其事則小人之事君子盡心之道也天下之事天下之事或作天下之士請有待而爲則事字爲當不可遽數又執事之志或有待而爲未敢一二言也今但言其最近而切者爾執事之與司貢士者相知誠深矣誠或作識彼之所望於執事執事之所以待乎彼者可謂至而無閒

疑矣或無矣字彼之職在乎得人執事之志在乎進賢如得其人而授之所謂兩得其求順乎其必從也執事之知人其亦博矣夫子之言曰舉爾所知然則愈之知者亦可言已已或作矣或作也文章之尤者有侯喜者貞元十九年喜中進士第終國子主簿侯雲長者貞元十八年雲長中進士第喜之家在開元中衣冠而朝者兄弟五六人及喜之父仕不達棄官而歸喜率兄弟操耒耜而耕于野或無于野字地薄而賦多不足以養其親則以其耕

之暇其耕之暇或作非耕之時或作其暇之時讀書而爲文以干
於有位者而取足焉喜之文章學西京而爲
也京或作漢或作漢西京舉進士十五六年矣雲長之
文執事所自知其爲人淳重方實可任以事
其文與喜相上下有劉述古者貞元二十一年述古中進
士第其文長於爲詩文麗而思深當今舉於禮
部者其詩無與爲比而又工於應主司之試
其爲人溫良誠信無邪佞詐妄之心邪佞詐妄或作
邪妄詐僞或作邪妄詐佞彊志而婉容和平而有立其趨

事靜以敏著美名而負屈稱者其日已久矣
或無矣字或作爲日久矣有韋羣玉者貞元十七年吏部侍郎韋夏卿爲京
兆尹公所薦十人九第獨羣玉不見于登科記豈有司遠嫌而黜之耶擬言云韋紓郎羣
玉也京兆之從子其文有可取者其進而未止
者也其爲人賢而有材方作行○今按賢即是有行方語爲贅
志剛而氣和樂於薦賢爲善其在家無子弟
之過居京兆之側遇事輒爭不從其令而從
其義求子弟之賢而能業其家者羣玉是也
能上或無而字凡此四子皆可以當執事首薦而極

論者主司疑焉則以辨之問焉則以告之未
知焉則殷勤而語之語或作論或無有字期乎有成而
後止可也有沈杞者貞元十八年杞中進士第張竑者元和
二年竑中進士第竑或作弘與登科記同尉遲汾者貞元十八年汾中進士第
李紳者紳元和元年進士第會昌中爲相張後餘者貞和二年後餘
中進士第李翊者貞元十八年翊中進士第或文或行皆出羣
之才也凡此數子與之足以收人望得才實
主司疑焉則與解之與解或作以解問焉則以對之
廣求焉則以告之可也往者陸相公司貢士
貞元八年陸贄知舉賈稜等二十二人登第公與焉考文章甚詳愈時
亦幸在得中或無亦字或無幸字而未知陸之得人也
其後一二年所與及第者皆赫然有聲原其
所以亦由梁補闕肅王郎中礎佐之肅字敬之礎大
曆七年中第梁舉八人無有失者歐陽詹傳云詹與韓愈李觀李
絳崔羣王涯馮宿庚承宣聯第皆天下選時稱龍虎榜梁舉八人疑此是也其餘
則王皆與謀焉陸相之考文章甚詳也待梁
與王如此不疑也梁與王舉人如此之當也
人下或無如此字至今以爲美談自后主司不能信

人人亦無足信者故蔑蔑無聞(蔑蔑或作茂然)今執事之與司貢士者有相信之資謀行之道(謀上或有與字)惜乎其不可失也方今在朝廷者多以遊讌娛樂為事獨執事眇然高舉有深思長慮為國家樹根本之道宜乎小子之以此言聞於左右也愈恐懼再拜

昌黎先生集卷第十七

東吳徐氏刻梓家塾

昌黎先生集卷第十八

書

與鳳翔邢尚書書(或作京西節度使邢尚書邢謂邢君牙也)

愈再拜布衣之士身居窮約不借勢於王公大人則無以成其志王公大人功業顯著不借譽於布衣之士則無以廣其名是故布衣之士雖甚賤而不諂王公大人雖甚貴而不驕其事勢相須其先後相資也今閤下為王爪牙為國藩垣威行如秋仁行如春戎狄棄甲而遠遁朝廷高枕而不虞是豈負大丈夫平生之志願哉豈負明天子非常之顧遇哉(豈上或有是字)赫赫乎洸洸乎(或無洸洸乎三字○洸音光)功業逐日以新名聲隨風而流宜乎讙呼海隅高談之士奔走天下慕義之人使或願馳一傳(傳驛遞也周禮大喪傳遽于四方音轉)或願操一戈(操上或無或願二字)納君於唐虞收地於河湟(湟或作隍)然而未至乎是者蓋亦有說云(蓋亦或作亦蓋說上有其字非是)豈非

待士之道未甚厚遇士之禮未甚優請粗言其事閤下試詳而聽之夫士之來也必有求於閤下夫以貧賤而求於富貴正其宜也閤下之財不可以徧施於天下在擇其人之賢愚而厚薄等級之可也假如賢者至閤下乃一見之愚者至不得見焉則賢者莫不至而愚者日遠矣或無日字假如愚者至閤下以千金與之賢者至亦以千金與之則愚者莫不至而賢者日遠矣亦或作又杭本無賢者至與之九字非是日或作亦欲

求得士之道盡於此而已欲求士之賢愚在於精鑒博采之而已得或作待已下或並有矣字精鑒於己固已得其十七八矣或無固字又博采於人百無一二遺者焉若果能是道能或作行愈見天下之竹帛不足書閤下之功德下或有矣字天下之金石不足頌閤下之形容矣愈也布衣之士也布上或有固字上下或無也字生七歲而讀書十三而能文二十五而擢第於春官以文名於四方前古之興亡未嘗不經於心也當世之得失未嘗不留於意也常以天下之安危在邊常或作嘗故六月于邁來觀其師及至此都徘徊而不能去者此上或無至字不上或無而字能下或有連字去或作進不能去或作不敢進遽誠悅閤下之義願少立於堦墀之際或作下望見君子之威儀也居十日而不敢進者誠以左右無先為容進下或有謁字誠字或狂容字下容下或有也字或無以左至為容七字皆非是懼閤下以衆人視之則殺身不足以滅恥徒悔恨於無窮故先此書序其所以來之意閤下其無以為狂而以禮進

退之幸甚幸甚愈再拜先下或有陳字書下或有陳字皆非是來之下或復有之字其無以或無其字或無以字○洪慶善年譜云公以貞元八年壬申二十五歲中第十二年乙亥二十八歲上宰相書求官不得而歸出潼關作二鳥賦又據程致道說既出潼關因遊鳳翔上邢君牙書○今按程說大誤蓋賦序言五月過潼關而此書言六月至鳳翔潼關在長安之東鳳翔在長安之西相距六百餘里豈有五月方東出潼關而六月遽能復西至鳳翔之理此書决非此年所作必是八年以後十年以前嘗至鳳翔而有此書及岐山下等詩也

為人求薦書

某聞木在山馬在肆遇之而不顧者遇或作過雖

曰累千萬人未爲不材與下乘也及至匠石過之而不睨匠石字見莊子伯樂遇之而不顧伯樂顧馬事見戰國策然後知其非棟梁之材超逸之足也以某在公之宇下非一日而又辱居姻婭之後是生于匠石之園長于伯樂之廐者也於是而不得知假有見知者千萬人亦何足云或無有字云下或有耳字或有爾字今幸賴天子每歲詔公卿大夫貢士若某等比成得以薦聞若下或有干字而與比字或無等字是以冒進其說以累於執事亦不自

量己然執事其知某如何哉昔人有鬻馬不售於市者知伯樂之善相也從而求之伯樂一顧價增三倍某與其事頗相類是故終始言之耳某再拜諸本皆如此獨閣杭本以其知某如何哉爲其如某何哉而無昔人以下四十三字○今按此書本乃人求薦而杭本曰執事其如某何哉則似夫以其人力不能薦已矣故諸本或作執事其知某何如哉語意以協而亦未有懇切必求之意又無結末收拾之語故又繼以鬻馬之說文意方似粗足然亦重複無奇文竟首尾不甚通暢恐尚有脫誤處更詳之

應科目時與人書或作與韋舍人郎貞元九年宏詞試

也

月日愈再拜一云應博學宏詞前進士韓愈謹再拜上書舍人閣下天池之濆大江之濆扶文切曰有怪物焉蓋非常鱗凡介之品彙匹儔也四或作比其得水變化風雨上下于天不難也天下或有地字其不及水蓋尋常尺寸之閒耳無高山大陵曠途絕險爲之關隔也然其窮涸不能自致乎水爲獱獺之笑者禮記獺祭魚選賓獺咲獱音隨空）獱字賓蓋十八九矣或無十字矣或作年方以謂本云唐舉子禮部及第例須守選選未滿或就制舉或書判拔萃

方獲出仕此書謂其不及水蓋尋常尺寸之閒是事指宏詞試也言世之嗤笑者十而八九乃上宰相書所謂得其所者爭笑之是也本多作八九年其義非也如有力者哀其窮而運轉之蓋一舉手一投足之勞也然是物也負其異於衆也且曰爛死於沙泥吾寧樂之若俛首帖耳搖尾而乞憐者非我之志也是以有力者遇之熟視之若無覩也其死其生固不可知也今又有有力者當其前矣聊試仰首一鳴號焉庸詎知有力者不哀其窮而忘一舉手一投足之勞而轉之

清波乎（而轉或作而輸轉之清波或作轉致之波濤）其哀之命也其不哀之命也知其在命而且鳴號之者亦命也（鳴或作呼鳴下或有且字或作而鳴且號）愈今者實有類於是是以忘其疎愚之罪而有是說焉閤下其亦憐察之

答劉正夫書

（正或作嵒此書謂賢寧給事者劉伯芻也伯芻三子寬夫端夫巖夫無名正夫者故蜀本刋作嵒豈正夫即嵒夫耶今且从舊）

愈白進士劉君足下辱牋教以所不及旣荷厚賜且愧其誠然幸甚幸甚凡舉進士者於先進之門（或無凡字）何所不往先進之於後輩苟見其至寧可以不答其意邪來者則接之舉城士大夫莫不皆然而愈不幸獨有接後輩名（接後輩下或有之字）名之所存謗之所歸也有來問者不敢不以誠答或問爲文宜何師必謹對曰宜師古聖賢人曰古聖賢人所爲書具存辭皆不同宜何師必謹對曰師其意不師其辭又問曰文宜易宜難必謹對曰無難易惟其是爾如是而已（諸本無爾如是字已下有矣字謝校矣作爾或作耳）（李習之云天下之語文章其受難者則曰文章且深而不當易其受易者則曰難文章宜通不當難此皆偏滯而不流未識文章之所主也書曰朕堲讒說殄行震驚朕師詩曰苑彼桑柔其下侯旬此非易也書曰允恭克讓光彼四表格于上下詩曰十畝之間兮桑者閑閑兮此非難也）非固開其爲此而禁其爲彼也夫百物朝夕所見者人皆不注視也及覩其異者則共觀而言之夫文豈異於是乎漢朝人莫不能爲文獨司馬相如太史公劉向揚雄爲之最然則用功深者其收名也遠若皆與世沈浮（或作浮沈）不自樹立雖不爲當時所怪亦必無後世之傳也（李習之云義雖深理雖當辭不工者不成文宜不能傳也文理義三者兼并乃能獨立於一時而不泯滅於後代能必傳也仲尼曰言之不文傳之不遠）足下家中百物皆賴而用也然其所珍愛者必非常物夫君子之於文豈異於是乎今後進之爲文（或無進字）能深探而力取之以古聖賢人爲法者雖未必皆是要若有司馬相如太史公劉向揚雄之徒出（若上或無要字）必自於此不自於循常之徒也（不下或無自字）若聖人之道不

用文則已用則必尚其能者能者非他能自樹立不因循者是也有文字來誰不爲文然其存於今者必其能者也顧常以此爲說耳顧常或作必當或作顧當愈於足下忝同道而先進者又常從遊於賢尊給事既辱厚賜又安得不進其所有以爲答也足下以爲何如何如或作如何愈白

答殷侍御書殷侑也或注衎字非是公嘗爲侑堪任御史大夫太常博士後又有序送其自太常博士遷尚書虞部員外郎兼侍御史副李孝誠使回鶻則知殷侍御爲侑無疑序作於元和十二年此書曰八月益涼則明年八月歟

某月日愈頓首辱賜書周覽累日竦然增敬蹙然汗出以慙愈於進士中粗爲知讀經書者一來應舉事隨日生雖欲加功竟無其暇遊從之類相熟相同不敎不學悶然不見已缺日失月亡以至於老月或作日所謂無以自別於常人者每逢學士眞儒歎息踧踖上子六反下資昔反愧生於中顏變於外不復自比於人句前者蒙示新注公羊春秋前者或作前人非是又聞口授指略私心喜幸恨遭逢之晚願盡傳其學職事羈絏未得繼請怠惰因循不能自彊此宜在擯而不敎者今反謂少知根本其辭章近古可令敘所注書惠出非望承命反側善誘不倦斯爲多方敢不喻所指八月益涼時得休假假或作暇儻矜其拘縶不得走請務道之傳而賜辱臨執經座下獲卒所聞是爲大幸況近世公羊學幾絕何氏注外不見他書後漢何休作春秋公羊解詁聖經賢傳屏而不省要妙之義無自而尋非先生好之樂之味於衆人之所不味務張而明之其孰能勤勤綣綣若此之至綣綣或作拳拳固鄙心之所最急者如遂蒙開釋章分句斷其心曉然直使序所注挂名經端自託不腐其又奚辭辭或作詞將惟先生所以命愈再拜

答陳商書公爲國子先生時商未第以文求益而答之也商後元和九年進士第唐志有商集十七卷

愈白辱惠書語高而旨深三四讀尚不能通

曉菈然增愧赧，又不以其淺尠無過人知識，且喻以所守，幸甚！（知或作智，且或作具）愈敢不吐情實，然自識其不足補吾子所須也。齊王好竽，有求仕於齊者，操瑟而往（或無者字），立王之門三年，不得入。叱曰：「吾瑟鼓之，能使鬼神上下；吾鼓瑟，合軒轅氏之律呂。」（諸本皆如此，方獨从閣杭本以律呂二字為宮字，云：國語：琴瑟尚宮，鐘尚羽，重者從細，輕者從大。○今按方氏所引國語是也。然凡作樂者，八音並奏，而其一音之中，大者為宮，細者為羽，莫不皆有五聲之序，又以六律六呂節之，然後聲之大細得其次第而不差。書所謂聲依永，律和聲，八音克諧，是也。其曰琴瑟尚宮者，非謂琴瑟只有宮聲也，但以絲聲大細，恐其掩於衆樂而不可聽，故大其器，使其聲重大，而與衆樂相稱耳。其中固自有五聲，而聲必中律呂也。方意似以琴瑟專為宮聲，而不用它律呂者，故特取此誤本耳。今以諸本）客罵之曰：「王好竽，而子鼓瑟，雖工，如王不好何？」（瑟字句絕，諸本如此。方獨以鼓為瑟，而為句絕，其下瑟字乃屬下句。曾本上方作瑟，而下作之，皆非是）是所謂工於瑟而不工於求齊也。（求齊或作竽，或無也字，皆非是）今舉進士於此世，求祿利行道於此世（求上或有也字道於），而為文必使一世人不好（下或無此字），得無與操瑟立齊門者比歟？文雖工，不利於求（雖或作誠，或雖），求不得則怒且怨，不知君子必竊為不（上有誠字）也。故區區之心，每有來訪者，皆有意於不肖者也。略不辭讓，遂盡言之（言下或無之字），惟吾子諒察。愈白。

與孟尚書書

（孟下一有簡字。孟簡字幾道，德州平昌人，最嗜佛，嘗與劉伯芻、歸登、蕭俛譯文。先言者公元和十四年以言佛骨貶潮州，與潮僧大顛遊，人遂云奉佛氏。其冬移袁州。明年，簡移書言及公，作此書答之）

愈白：行官自南迴，過吉州（元和十五年，貶太子賓客分司孟簡吉州司馬），得吾兄二十四日手書數番，忻悚兼至，未審入秋來眠食何似，伏惟萬福。來示云：有人傳愈近少信奉釋氏，此傳之者妄也。（或無吉州二字，下云被吾兄二十四日手示，披讀數番。閣杭本無行官至來示二十八字，但云蒙惠書。○今按閣杭乃節本，諸本乃其本文。今以之信此傳之，閣杭蜀本無此四字）潮州時（元和十四年正月，公謫潮州），有一老僧號大顛，頗聰明，識道理，遠地無可與語者（無下或有所字，無與者字），故自山召至州郭，留十數日，實能外形骸，以理自勝，不為事物侵亂。（司馬溫公書心經後曰：世稱韓文公不喜佛，嘗排之

予觀其與孟尚書論大顛云能以理自勝不爲事物侵亂乃知公於書無所不觀蓋當徧觀佛書取其精粹而排其糟粕耳不然何以知不爲事物侵亂爲學佛者所先耶與之語雖不盡解要自胷中無滯礙以爲難得因與來往
要自至難得十一字諸本皆如此閣杭蜀本則胷中無滯礙五字自又或作且○今按此書稱許大顛之語多爲後人妄意隱避則節太過故多脫落夫其正意如上兩條猶無大利害若此語中則去五字則要自以爲難得一句不復成文理矣蓋韓公之學見於原道者雖有以識夫大用之流行而於本然之全體則疑其有所未睹且於日用之閒亦未見其有以存養省察而體之於身也是以雖其所以自任者不爲不重而其平生用力深處終不離乎文字言語之工至其好樂之私則又未能卓然有以自拔於流俗所與遊者不過一時之文士其於僧道則亦僅得毛于暢觀靈惠之流耳是其身心內外所立所資不越乎此亦何所據以爲息邪距詖之本而充其所以自任之心乎是以一旦放逐憔悴亡聊之中無復平日飲博過從之樂方且鬱鬱不能自遣而卒然見夫瘴海之濱異端之學乃有能以義理自勝不爲事物侵亂之人與之語雖不盡解亦豈不足以蕩滌情累而暫空其滯礙之懷乎然則凡此稱譽之言自不必諱而於公所謂不求其福不畏其禍不學其道者初亦不相妨也雖然使公於此能因彼稊稗之有秋而悟我黍稷之未熟一旦翻然反求諸身以盡聖賢之蘊則所謂以理自勝不爲外物侵亂者將無復羨於彼而吾之所以自任者益恢乎其有餘地矣豈不偉哉
及祭神至海上遂造其廬及來袁州留衣服爲別乃人

之情非崇信其法求福田利益也孔子云丘之禱久矣凡君子行己立身自有法度聖賢事業具在方冊可效可師仰不愧天俯不愧人內不愧心積善積惡殃慶自各以其類至
慶下或無自字
何有去聖人之道捨先王之法而從夷狄之教以求福利也詩不云乎愷悌君子求福不回
見詩旱麓篇
傳又曰不爲威惕不爲利疚
見左氏昭公二十年
假如釋氏能與人爲禍祟
或作福
非守道君子之所懼也況萬萬無此理且彼佛者果何人哉其行事類君子邪小人邪若君子也必不妄加禍於守道之人如小人也其身已死其鬼不靈天地神祇昭布森列非可誣也
布森或作森布○今按公進平淮西碑狀亦有森列字可考
又肯令其鬼行胷臆作威福於其閒哉進退無所據而信奉之亦且惑矣
或作非大惑歟
且愈不助釋氏而排之者其亦有說孟子云
子下或有有字
今天下不之楊則之墨楊墨交亂而聖賢之道不明
或復出聖賢之道不明六字
則三綱淪而九法斁
都故切

禮樂崩而夷狄橫戶孟切幾何其不爲禽獸也故曰能言拒楊墨者皆聖人之徒也揚子雲云或作曰古者楊墨塞路孟子辭而闢之廓如也夫楊墨行正道廢且將數百年以至於秦卒滅先王之法燒除其經至或作吹非是其經或作經書或下有書字坑殺學士天下遂大亂及秦滅漢興且百年尚未知脩明先王之道其后始除挾書之律稍求亡書招學士經雖少得尚皆殘缺十亡二三尚皆或無尚字或作皆尚故學士多老死新者

不見全經不能盡知先王之事各以所見爲守分離乖隔不合不公二帝三王羣聖人之道於是大壞後之學者無所尋逐以至於今泯泯也其禍出於楊墨肆行而莫之禁故也孟子雖賢聖不得位空言無施雖切何補然賴其言而今學者尚知宗孔氏崇仁義貴王賤霸而已崇方作貴上又有知字。今按宗上已有知字王上又有貴字不應復出方本非是其大經大法皆亡滅而不救壞爛而不收所謂存十一於千百安在其能廓如也

然向無孟氏向或作荷則皆服左衽而言侏離矣後漢南蠻傳衣裳班闌語言侏離。侏音朱故愈嘗推尊孟氏以爲功不在禹下者爲此也蘇軾曰孟子曰禹抑洪水孔子作春秋而子距揚墨蓋以是配禹也自春秋作而亂臣賊子懼孟子之言行而揚墨之道廢孟子既沒申商韓非之學逾行秦以是喪至於勝廣劉項之禍天下蕭然洪水之患蓋不至此也使楊墨得志於天下其禍豈減於申韓也由此言之雖以孟子配禹可也漢氏已來或無氏字羣儒區區修補百孔千瘡隨亂隨失其危如一髮引千鈞緜緜延延寖以微滅於是時也而唱釋老於其間鼓天下之衆而

從之嗚呼其亦不仁甚矣甚或作耳釋老之害過於楊墨韓愈之賢不及孟子本[illegible]鄭少微曰孟韓之功其同二而之言行己其異五孟子於楊墨方其始也禽獸視之而愈則曰火其書廬其居人其人一曰逃而歸也孟子愛之而已矣而愈則序文暢詩登此其同者二也孟子曰堯舜不偏愛急親賢也愈則曰一視而同仁孟子言必稱堯舜愈則曰王易王霸易霸也孟子曰性本善也而愈品爲三孟子曰墨亂孔也而愈合爲一孟子藐大人輕萬鍾召之則不往也愈則佞于頓于宰相此其異者五也其曰韓之賢不及孟子可謂能自知矣孟子不能救之於未亡之前而韓愈乃欲全之於已壞之後嗚呼其亦不量其力且見其身

之危莫之救以死也雖然使其道由愈而粗傳或作而且雖滅死萬萬無恨天地鬼神臨之在上質之在傍又安得因一摧折自毀其道以從於邪也籍湜輩雖屢指教不知果能不叛去否辱吾兄眷厚而不獲承命惟增慙懼死罪死罪愈再拜鄒琦曰韓愈始論佛骨以有闢邪說距詖行之意作守潮陽與大顛往來海賓及得孟簡書文過飾非至今往往傳其眞與大顛對釋氏之徒抗大顛之辭以非之誠自取也交辭可不擇哉

答呂毉山人書

愈白惠書責以不能如信陵執轡者史記魏公子無忌昭王少子安釐王異母弟也安釐王即位封公子爲信陵君魏有隱士侯嬴爲大梁夷門監者公子從車騎虛左自迎侯生攝弊衣冠直上載公子上坐欲以觀公子公子執轡愈恭。信音申夫信陵戰國公子欲以取士聲勢傾天下而然耳如僕者僕下或無者字自度若世無孔子不當在弟子之列以吾子始自山出有朴茂之美意恐未礱磨以世事又自周後文弊百子爲書各自名家或無書各自名家四字非是亂聖人之宗後生習傳雜而不貫或作實故設問以觀吾子其已成熟乎將以爲友也其未成熟乎或作邪將以講去其非而趨是耳趨下或有其字不如六國公子有市於道者也方今天下入仕惟以進士明經及卿大夫之世耳其人率皆習熟時俗工於語言識形勢善候人主意方從閣本意下有在字云意在謂意之所嚮也左氏晉君少安不在諸侯趙穿有寵而弱不在軍事漢書王莽意不在哀義祖此也。今按但如諸本語意已足不假在字爲奇也設使能奇亦復數何而已不勝其贅矣此近世所謂古文者之弊而謂韓公爲之哉恐此閣本初亦失而方乃曲爲之說以誤後人故不可以不辨或者又疑在亦草書者字之誤更詳之

故天下靡靡日入於衰壞恐不復振起務欲進足下趨死不顧利害去就之人於朝以爭救之耳非謂當今公卿閒無足下輩文學知識也不得以信陵比然足下衣破衣繫麻鞋破上或無衣字繫上或有脚字率然叩吾門吾待足下雖未盡賓主之道不可謂無意者下或有也字足下行天下得此於人蓋寡乃遂能責不足於我此眞僕所汲汲求者議雖未中節其不肯阿曲以事人者灼灼明矣阿曲或無曲字或作劾俗或阿上仍有劾字或作劾

阿俗方將坐足下三浴而三熏之聽僕之所爲
少安無躁愈頓首

答渝州李使君書或汪方古二字方古貞元十二年進
士書所言河南事迹或以公嘗爲河南令疑其指此然觀書意
當是李使君以河南事迹囑公有言於朝也

乖隔年多不獲數附書下或有狀字慕仰風味未
嘗敢忘使至連辱兩書連辱或作辱連紙告以恩情
迫切不自聊賴重序河南事跡本末文字綢
密典實可尋而推究之明萬萬無一可疑者

河南謂房式也式爲河南尹其卒也誌曰俯式始刺蜀州劉闢作難署牒首曰闢副曰式
參謀曰符載爲使君欲辦河南之事跡者此耳欽想所爲欲上或有重字益
深勤企豈以愈爲粗有知識可語以心而告
之急哉是比數愈於人而收之於下或有古字何幸
之大也愈雖無節槩知感激知上疑脫一字若使在
形勢親狎於要路有言可信之望雖百悔吝
不敢默默信或作伸或云信音伸之下或無望字敢下或無復出默字〇今按
衆本皆未安疑本用易有言不信之語若作言有可信而讀如字則其義通矣更詳之
今既無由緣進言言之恐益累高明是以負

所期待竊竊轉語於人不見成效此愈之罪
也然不敢去心期之無已去心或作忘去其心或無期之無已四字以報見待惟且遲之勿遽捐罷幸甚捐或作止
〇今按捐罷字疑衍〇又按此書題一作狀故其詞亦用俗體不甚作文莊子云
知其無可柰何而安之若命者聖也傳曰君
子竢命然無所補益進其厭飫者秖增愧耳
良務寬大愈再拜

答元侍御書公拜比部郎中史館修撰元稹以書言甄濟父
子事丐公筆之於史公以此答之此書蓋元和九年在史館時

作

九月五日愈頓首微之足下前歲辱書論甄
逢父濟〇甄音眞識安祿山必反即詐爲瘖棄去
棄或作亡祿山反有名號又逼致之濟死執不起
卒不汙祿山父子事又論逢知讀書刻身立
行勤己取足不干州縣斥其餘以救人之急
足下繇是與之交欲令逢父子名迹存諸史
氏或作事非是足下以抗直喜立事抗或作伉斥不得
立朝失所不自悔元和五年稹以監察御史分司東都執政以其年少

〔務作成福貺江陵府士曹〕喜事益堅微之乎子眞安而樂之者謹詳足下所論載校之史法若濟者固當得附書〔附字疑衍蓋濟自合立傳不應言附書也〕今逢又能行身幸於方州大臣以標白其先人事〔白或作曰〕載之天下耳目徹之天子追爵其父第四品赫然驚人逢與其父俱當得書矣濟逢父子自吾人發春秋美君子樂道人之善夫苟能樂道人之善則天下皆去惡為善善人得其所其功實大足下與濟父子俱宜牽聯得書足下勉逢令終始其躬而足下年尚彊嗣德有繼將大書特書屢書不一書而已也愈既承命又執筆以竢愈再拜

昌黎先生集卷第十八

世綵廖氏刻梓家塾

昌黎先生集卷第十九

書 序

與鄭相公書〔時鄭餘慶以節鎮興元孟東野墓誌云興元尹以幣如孟氏賻且來商家事卽此書致謝之意誌云元和九年八月丁亥孟氏卒書必是時也〕

再奉示問皆縁孟家事〔元和九年三月以鄭餘慶為興元尹餘慶辟孟郊參謀郊挈其妻行至閿鄉暴卒〕辭旨惻惻憂慮深遠竊有以見大人君子篤於仁愛終始不倦伏讀感欷〔音希〕不知所喻舊與孟往還數人昨已共致百千已來尋已至東都計供葬事外尚有餘資今裴押衙所送二百七十千足以益業為遺孀永久之賴〔東野無子妻鄭氏〕孟氏兄弟〔郊二弟酆郢〕在江東未至先與相識亦甚循善所慮才幹不足任事鄭氏兄弟〔東野之妻兄弟〕惟最小者在東都固如所示不可依仗孟之深友太子舍人樊宗師〔孟下或有氏字〕比持服在東都今已外除經營孟家事不啻如己前後人所與及裴押衙所送錢物並委樊舍人主之營致生業必

能不失利宜候孟氏兄弟到分付成事庶可
靜守無大闕敗伏惟不至遠憂續具一一諮
報不宣（諮或作咨）愈再拜

與袁相公書（滋字德深蔡州朗山人時為山南東道節度使帶平章事故云相公也公前書薦樊於鄭此又薦於袁後又以狀薦于朝皆見集中）

伏聞實位尚有闕員幸蒙不以常輩知遇恒
不自知愚且賤思有論薦竊見朝議郎前太
子舍人樊宗師（本傳不載宗師為太子舍人墓誌亦不載或略之耳）孝

友聰明家故饒財身居長嫡悉推與諸弟（宗師弟宗懿宗憲）諸弟皆優贍有餘而宗師妻子常寒
露飢餒宗師怡然處之無有難色窮究經史
章通句解至於陰陽軍法聲律悉皆研極原
本又善為文章詞句刻深獨追古作者為徒
不顧世俗輕重通微曉事可與晤語（與或作以）又
習於吏職識時知變非如儒生文士止有偏
長退勇守專未為宰物者所識年近五十遑
遑勉勉思有所試閤下儻引而致之密加識

察有少不如所言愈為欺罔大君子便宜得
棄絕之罪於門下誠不忍奇寶橫棄道側而
閤下篋櫝尚有少闕不滿之處（篋或作匱少闕一作闕少）（或無闕字）猶足更容輒冒言之退增汗懾謹狀

與鄂州柳中丞書（公綽始自御史中丞出為湖南觀察使後徙鄂岳時方討吳元濟詔發鄂岳兵五千隸安州刺史李聽公綽曰朝廷謂吾儒生不知兵耶請自行許之引兵度江如古名將每戰輒勝其為鄂岳觀察使在元和七年云）

淮右殘孽（一作賊）尚守巢窟（或作窠巢又作巢穴）環寇之

師殆且十萬瞋目語難（此用莊子語杌蜀本作難子語非）自以
為武人不肯循法度頡頏作氣勢（頡音擷頏胡江切）
竊爵位自尊大者肩相磨地相屬也不聞有
一人援桴鼓誓眾而前者但日令走馬來求
賞給助寇為聲勢而已（日或作月）閤下書生也詩
書禮樂是習仁義是修法度是束一旦去文
就武鼓三軍而進之（三一作六）陳師鞠旅（詩鉦人伐鼓陳師鞠旅注云二千五百人為師五百人為旅鞠告也）親與為辛苦慷慨
感激同食下卒將二州之牧以壯士氣斬所

乘馬以祭踶死之士（踶。徒計切踶也又音提）雖古名將
何以加茲此由天資忠孝鬱於中而大作於
外動皆中於機會以取勝於當世而爲戎臣
師豈常習於威暴之事而樂其鬬戰之危也
哉愈誠怯弱不適於用聽於下風竊自增氣
誇於中朝稠人廣衆會集之中（或無會集二字）所以
羞武夫之顏令議者知將國兵而爲人之司
命者不在彼而在此也（而在或無而字）臨敵重慎誠
輕出入良食自愛以副見慕之徒之心（食或作用）
（非是或無之徒二字又無下之字）而果爲國立大功也幸甚
幸甚不宣愈再拜

又一首

愈愚不能量事勢可否比常念淮右以靡弊
困頓三州之地（彰義節度使管申光蔡三州）蚊蚋蟻蟲之
聚感兇豎煦濡飲食之惠（兇豎吳元濟也）提童子之
手坐之堂上奉以爲帥出死力以抗逆明詔
戰天下之兵乘機逐利四出侵暴屠燒縣邑
賊殺不辜環其地數千里莫不被其毒洛汝

襄荊許潁淮江爲之騷然丞相公卿士大夫
勞於圖議（圖或作國非是）握兵之將熊羆貙虎之士
（貙獸名說文解貙似貍者摴俱切）畏懦蹙蹜（足迫也上子六切下所六切）
莫肯杖戈爲士卒前行者獨閣下奮然率先
揚兵界上（奮上或有能字）將二州之守親出入行閒
與士卒均辛苦生其氣勢見將軍之鋒穎凜
然有向敵之意用儒雅文字章句之業取先
天下武夫關其口而奪之氣（關一作閉）愚初聞時
方食不覺棄匕箸起立豈以爲閣下眞能引
孫軍單進與死冠角逐（眞或作直非是或無單字）爭一旦
僥倖之利哉就令如是亦不足貴其所以服
人心在行事適機宜而風采可畏愛故也是
以前狀輒述鄙誠眷惠手翰還答益增欣悚
（惠下或有賜字益一作伏）夫一衆人心力耳目使所至如
時雨三代用師不出是道閣下果能充其言
繼之以無倦得形便之地甲兵足用雖國家
故所失地旬歲可坐而得（歲或作月又作序）況此小
冦安足置齒牙閒勉而卒之以俟其至幸甚

諸本幸甚下複出幸甚二字夫遠徵軍士行者有羇旅離別之思居者有怨曠騷動之憂本軍有饋餉煩費之難地主多姑息形迹之患急之則怨緩之則不用命浮寄孤懸形勢銷弱又與賊不相諳委臨敵恐駭難以有功若召募土人召或作占必得豪勇與賊相熟知其氣力所極無望風之驚愛護鄉里勇於自戰徵兵滿萬不如召募數千公此議詳見論淮西事宜狀閣下以為何如儻可上聞行之否一作可否計已與裴中丞相見行營事宜不惜時賜示及裴中丞即度也時憲宗遣度視淮西諸軍還奏多合上旨幸甚不宣愈再拜

答魏博田僕射書田弘正始名興先是田季安為魏博節度使元和七年季安卒其子懷諫自立委政於家奴蔣士則衆怒脅拜弘正使主軍弘正於是圖其地籍其人以獻于朝憲宗嘉之詔檢校工部尚書充魏博節度使且賜今名八年十一月公以比部郎中史館修撰為作先廟碑九年弘正拜檢校尚書右僕射其年公以考功郎中知制誥故曰蒙恩改職事也

季冬極寒伏惟僕射尊體動止萬福即日愈蒙免蒙恩改職事不任感懼諸本無蒙免二字今以閣本〇今按蒙免者蒙田之庇而得遣免也連上文為句蒙恩者蒙上之恩而改職事也連下文為句使至奉十一月十二日示問欣慰殊深贊善十一郎行弘正子布肇肇早卒章已附狀已下有曾字一伏計尋上達愈雖未獲拜識嘗承僕射眷私猥辱薦聞待之上介事雖不允受賜實多頃者又蒙不以文字鄙薄令譔廟碑見遇殊常荷德尤切安有書問稍簡遂敢自疏比所與揚書記書蓋緣久闕附狀求因閑粗述下情或無求字閑或作閒〇今按此謂求揚書記因田之閒為述已意也忽奉累紙示問辭意重疊捧讀再三但增慚悚僕射公忠賢德為內外所宗位望益尊謙巽滋甚謬承知遇欣荷實深伏望照察限以官守拜奉未由無任馳戀謹因使迴奉狀不宣謹狀

與華州李尚書書呂本注絳字以史考之絳以元和十年二月出刺華州又公與絳同年故曰久故蜀本注實字非是

比來不審尊體動止何似比或作夜又作日乍離闕庭伏計倍增戀慕愈於久故游從之中伏蒙

恩獎知待(或無伏字)最深最厚無有比者(比或作倫)懦
弱昏塞不能奮勵出奇少答所遇拜辭之後
竊念旬朔不即獲侍言笑東望殞涕有兒女
子之感(或無子字史記非兒女子所知為兒女子所許當有子字)獨宿直
舍(公時以考功郎中知制誥)無可告語展轉歔欷不能自
禁華州雖實百郡之首重於藩維然閣下居
之則為失所愚以為苟慮有所及宜密以上
聞不宜以疎外自待(不下或無宜字)接過客俗子絕
口不挂時事務為崇深以拒止嫉妬之口親
近藥物方書動作步趨以致和宣滯為國自
愛副鄙陋拳拳之心幸甚幸甚謹奉狀不宣

愈再拜

京尹不臺參答友人書(或作與友人論京尹不臺參書長慶三年六月以公為京北尹兼御史大夫敕放臺參後京不得為例按魏氏春秋云故事御史中丞與洛陽令相遇則分路而行以土主多逆捕不欲稽留然非唐制也順宗實錄云故事尹與御史相遇尹下道避尹尚避御史豈有不臺參之理當時赦放臺參後不為例則知故事須臺參也又曰時宰相惡御史中丞李紳欲逐之特詔公不臺參以激紳紳果劾奏公公以詔自解文刺紛然宰相以臺府不協遂罷公為兵部侍郎而出紳為江西觀察使紳朝辭泣訴穆宗遂留紳為兵部侍郎公復為吏部按貞元十八年公為四門博士時薦士十人於陸傪李紳在焉紳昧其平昔之薦而勤公公既不言而世亦未有辨之者又請公處紳以附逢古獨王黃州答丁晉公書以謂曲在紳蓋公論也)

所示情眷之至不勝悚荷臺參實奏云容桂
觀察使帶中丞尚不臺參(或無使字)京尹郡國之
首所管神州赤縣官帶大夫豈得却不如事

須臺參聖恩以為然便令宣與李紳不用臺
參亦是何典故亦令尚與中丞分道而行何
況京尹(方云呂丞相本改定亦是以下十九字繼於事須臺參之下仍於却不如下添中丞二字慶善云今本顛倒不可讀當以唐本不知洪所謂唐本者何本也閣杭蜀本只同今文姑以闕疑可也一曰不用臺參已下當再出臺參二字義亦自通○今按二說皆未安後說雖差勝然文意似亦未足當闕之以俟知者)人見近事習
耳目所熟(人上或有夫字)稍殊異即怪之其於道理
有何所傷聖君使行即是故事自古豈有定

制也停推巡緣府中徧追是實若別差人卽是妄說豈有此事小人言不可信類如此亦在大賢斟酌而斷之流言止於智者正謂此耳客多自修報狀不得（或作不及自修報狀或作不及修報狀）伏惟照察（照方作昭○今按唐人書帖用照察字亦多）

送陸歙州詩序（陸傪也或無詩字或作送陸員外出刺歙州詩幷序一本自此下爲第二十卷）

貞元十八年二月十八日祠部員外郎陸君出刺歙州朝廷夙夜之賢都邑游居之良（居一作從）齋咨涕洟咸以爲不當去歙大州也刺史尊官也由郎官而往者前後相望也當今賦出於天下江南居十九宣使之所察歙爲富州宰臣之所薦聞天子之所選用其不輕而重也較然矣如是而齋咨涕洟以爲不當去者陸君之道行乎朝廷則天下望其賜刺一州則專而不能咸（或作或而屬下句方从閣本作咸而屬上句○今按莊子有周徧咸之語方本得之）先一州而後天下豈吾君與吾相之心哉（先上諸本有謂字方从閣本云杭本訛咸作或然尚無謂字蜀本始作或爲今本易爲作謂訛轉甚也）於是昌黎韓愈道願留者之心而泄其思作詩曰

我衣之華兮我佩之光（華一作美）陸君之去兮誰與翺翔（諸本如此方从閣杭本光翔下皆有兮字去下無兮字○今按古詩賦有句句用韻及語助者賚歌是也有隔句用韻及兮而兮在上句之末韻在下句之末者騷經是也有隔句用韻而上句不韻不兮下句押韻有兮者橘頌之類是也今此詩方本若用賚歌之例則華光有兮而不韻其去字一句又幷無也若用騷經之例則光翔當用韻而不當有兮華雖可以有兮而去復不可以無兮也若用橘頌之例則下三句爲合而首句不當有兮也韓公深於騷者不應如此蓋方所以之本失之也今定从諸本以騷經及賚誼弔屈首章爲例若欲以橘頌爲例則止去方本首句一兮字九爲簡便但無此本不敢以意刪耳）歙此大惠兮施于一州今其去矣胡不爲留我作此詩歌于逵道無疾其驅天子有詔

送孟東野序（據集貞元十九年與陳給事書云送孟郊序一首生紙寫不加裝飾此序呂汲公以爲是年作序云東野之役於江南也有若不釋然者時東野爲溧陽尉云）

大凡物不得其平則鳴草木之無聲風撓之鳴水之無聲風蕩之鳴其躍也或激之其趨

也或梗之其沸也或炙之金石之無聲或擊之鳴人之於言也亦然有不得已者而后言其謌也有思其哭也有懷凡出乎口而爲聲者其皆有弗平者乎爲一作有樂也者鬱於中而泄於外者也擇其善鳴者而假之鳴金石絲竹匏土革木八者物之善鳴者也維天之於時也亦然擇其善鳴者而假之鳴是故以鳥鳴春鳥下閣本有獸字非是以雷鳴夏以蟲鳴秋以風鳴冬四時之相推敓敓古奪字或作奪其必有不得

其平者乎其於人也亦然人聲之精者爲言文辭之於言又其精也方從閣杭蜀本去又字而取下句尤字足成一句不成文理尤擇其善鳴者而假之鳴按上文已再言擇其善鳴者而假之鳴矣則此又言人聲之精者爲言而文詞又其精者故尤擇其善鳴者而假之鳴又字尤字正是關鍵血脈首尾相應處方以三本之誤遂去又字而以尤字屬上句不唯此句不成文理又使此篇語無次第其誤尤甚今悉正之其在唐虞咎陶禹其善鳴者也而假以鳴在下或有於字假下或有之字夔弗能以文辭鳴弗或作不而無能字又自假於韶以鳴夏之時五子以其歌鳴伊尹鳴殷周

公鳴周凡載於詩書六藝皆鳴之善者也周之衰孔子之徒鳴之其聲大而遠傳曰天將以夫子爲木鐸其弗信矣乎其末也莊周以其荒唐之辭鳴辭或作說下或有於楚二字莊子蒙人蒙梁地也且辭楚威王之聘未嘗仕於楚也楚大國也其亡也以屈原鳴臧孫辰孟軻荀卿以道鳴者也楊朱墨翟管夷吾晏嬰老聃申不害韓非昚到昚到在申韓前申韓稱之有書四十六篇昚古慎字田駢鄒衍尸佼孫武張儀蘇秦之屬皆以其術鳴秦之興李斯鳴之漢之時

司馬遷相如揚雄最其善鳴者也其下魏晉氏鳴者不及於古然亦未嘗絕也其下方無其字然亦未嘗絕也諸本皆有此句方從閣本刪去○今按有此一句文意乃足閣本脫也就其善者其聲清以浮其節數以急其辭淫以哀其志弛以肆肆下或有鳴字浮方從諸本作淳唯蜀本及文苑作浮○今按此數句皆言魏晉以下文章之病不應用淳字以美之諸本皆誤○數以急弛以肆二句諸本皆如此方從謝本刪去二以字○今按自其聲至此四句當爲一列其第二第四句古本偶皆脫一字而方必從之遂使句之短長參差不齊而不可讀正與上李巽書相似其意以爲必如是然後爲古而不知所謂古者不在是也其爲言也亂

雜而無章將天醜其德莫之顧邪何爲乎不鳴其善鳴者也諸本如此方以閣本以亂爲詞又以閣杭本删去將天以下十九字○今按方本極無理蓋因亂而誤爲辭又因辭而轉作詞耳今當改詞爲亂又補十九字文意乃足唐之有天下陳子昂蘇源明元結李白杜甫李觀皆以其所能鳴其存而在下者孟郊東野始以其詩鳴其高出魏晉不懈而及於古其他浸淫乎漢氏矣魏晉方作晉魏或無古字氏矣方从閣本無此二字皆非是從吾遊者李翺張籍其尤也三子者之鳴信善矣或無信字或作善鳴皆非是左傳云克己復禮仁也信善哉公雖未必用此語然亦偶合也抑不知天將和其聲而使鳴國家之盛邪抑將窮餓其身思愁其心腸而使自鳴其不幸邪三子者之命則懸乎天矣閣杭蜀苑則下有有字非是若果有有字即天下當有者字更詳之其在上也奚以喜其在下也奚以悲東野之役於江南也有若不釋然者故吾道其命於天者以解之釋或作懌然者或作者然云顧命王不懌或作不懌懌猶開釋也○按嘉祐本作不釋然者其語本出莊子或本皆誤也以解或無以字非是

送許郢州序或作送許史君刺郢州序或仍注仲興二字或作志雍樊云志雍安陸許氏貞元九年進士時于頔節制山南東道郢於山南爲屬邑是時頔縱民方急於公因志雍之行序以規之公貞元十八年上于頔書故云愈嘗以書自通於于公頔此序十九年作也

愈嘗以書自通於于公累數百言公下或有頔字其大要言先達之士得人而託之要下或有也字則道德彰而名問流問或作聞後進之士得人而託之則事業顯而爵位通下有矜乎能上有矜乎位雖恒相求而喜不相遇諸本無喜字方從閣杭蜀苑得之于公不以其言爲不可復書曰足下之言是也于公身居方伯之尊蓄不世之材世下或有出羣字而能與卑鄙庸陋相應答如影響是非忠乎君而樂乎善以國家之務爲己任者乎愈雖不敢私其大恩抑不可不謂之知己恒矜而誦之情已至而事不從事不從謂不能辛言之也小人之所不爲也故於使君之行道刺史之事以爲于公贈凡天下之事成於自同而敗於自異爲刺史者恒私於其民不以實應乎府謂觀

察府爲觀察使者恒急於其賦不以情信乎州縣是刺史不安其官縣一作縣觀察使不得其政財巳竭而斂不休人巳窮而賦愈急賦或作怨非是其不去爲盜也亦幸矣誠使刺史不私於其民觀察使不急於其賦或無其字刺史曰吾州之民天下之民也惠不可以獨厚觀察使亦曰其州之民天下之民也斂不可以獨急或無以字如是而政不均令不行者未之有也其前之言者于公旣巳信而行之矣前下或無之字非是旣一作卽今之言者其有不信乎縣之於州猶州之於府也有以事乎上有以臨乎下同則成異則敗者皆然也非使君之賢其誰能信之或信作從非是愈於使君非燕游一朝之好也故其贈行不以頌而以規

送竇從事序竇平貞元五年登進士第

踰甌閩而南皆百越之地甌或作越以下文連出越字考之非是或無甌字亦非越或作粤於天文其次星紀其星牽牛連山隔其陰鉅海敵其陽敵一作歛氣上承也方以閩苑作誠云敵擿也謂鉅海敵蕩其南也○今按敵微扣也字書訓以橫擿而漢書注又訓擿爲發擊蓋不以杖末擊但以杖身微扣而發動之所謂橫擿也海之爲物最鉅其所震蕩當微扣之謂邪閣本蓋誤而方以爲曲說以附之珠不可曉作歛方非是但當作繳乃當抵斟捍之意與上句隔字正相對也是維島居卉服之民風氣之殊著自古昔維一作皆島作島居作夷氣閩蜀本作俗○今按島居卉服巳見其民俗之陋因又言比以見其風氣之惡白是兩事故丁文云民俗旣遷風氣亦閩也閩蜀皆誤古或作在非是唐之有天下號令之所加無異於遠近民俗旣遷風氣亦隨雪霜時降癘疫不興疫或作庪瀕海之饒固加於初或云瀕濱也家文無賓字漢志瀕南山又瀕河十郡只用瀕字加於或作如其非是是以人之之南海者若東西州焉之之諸本無項出之字方以閩杭蜀苑得之若或作如皇帝臨天下二十有二年臨下或有御字詔工部侍郎趙植爲廣州刺史貞元十七年以工部侍郎趙植充嶺南節度使盡牧南海之民署從事扶風竇平平扶風平陵人平以文辭進於其行也其族人殿中侍御史牟牟字貽周爲東都留守判官合東都交遊之能文者二十有八人賦詩以贈之於是昌黎韓愈嘉趙南海之能得人壯從事之答於知我不憚

行之遠也（我或作已行之遠文苑如此諸本之或作於或作我於行遠或無行之二字皆非是）又樂貽周之愛其族叔父（貽上或有其宗二字）能合文辭以寵榮之作送竇從事少府平序

上巳日燕太學聽彈琴詩序（鄭國之俗三月上巳於秦洧水上執蘭招環自魏以後但用三日不用上巳時公為四門博士作此序）

與衆樂之之謂樂樂而不失其正（一作節）又樂之尤也（尤一作光）四方無鬭爭金革之聲京師之人既庶且豐天子念致理之艱難樂居安之閑暇肇置三令節（舊史云貞元四年九月詔正月晦日三月三日九月九日三節日宜任文武百僚選勝地追賞為樂五年正月詔以二月一日為中和節代正月晦日備三令節數此序在貞元壬午癸未間公為四門博士其云肇置三令節蓋謂德宗朝始置耳）詔公卿羣有司至于其日率厥官屬（或無屬字）飲酒以樂所以同其休宣其和感其心成其文者也三月初吉實惟其時司業武公（下或有少儀二字）於是總太學儒官三十有六人列燕于祭酒之堂罇俎既陳肴羞惟時醆斝序行（一作有序）獻酬有容歌風雅之古辭斥夷狄之

新聲褒衣危冠與與如也（與與或作愉愉以抗蜀本云詩我黍與與淮南子著用兵者陵其與與皆音餘○今按論語有此全句）有儒一生（儒一或作一儒）魁然其形抱琴而來歷階以昇（以或作而）坐于罇俎之南鼓有虞氏之南風（見家語）賡之以文王宣父之操（見史記孔子學琴於師襄事）優游夷愉廣厚高明追三代之遺音想舞雩之詠歎及暮而退皆充然若有得也（有下或有所字）武公於是作歌詩以美之命屬官咸作之命四門博士昌黎韓愈序之

送齊皞下第序（皞或作暭考唐宰相世系表當作暭序云齊生之兄為時名相出藩子鎮謂齊映也以世系考之映兄弟六人昭晛映暭照昫無有暭者豈晛後改名暭或昫耶諸本暭或作齊暭或作齊暭按登科記映大曆五年昭貞元十五年暭十一年昫元和二年踵登進士第而暭亡焉）

古之所謂公無私者其取捨進退無擇於親踈遠通惟其宜可焉其下之視上也亦惟視其舉黜之當否不以親踈遠通疑乎其上之人（下或有也字或無之人二字而有也字）故上之人行志擇誼

（或無故字之字）坦乎其無憂於下也下之人尅己慎行確乎其無惑於上也是故為君不勞而為臣甚易見一善焉可得詳而舉也見一不善焉可得明而去也（閣杭蜀苑無詳明二字）及道之衰上下交疑於是乎舉讎舉子之事載之傳中而稱美之而謂之忠（或無下而字見左氏襄公三年晉祁奚請老舉讎舉子事）見一善焉若親與邇不敢舉也（或無敢字）見一不善焉若疏與遠不敢去也眾之所同好焉矯而黜之乃公也眾之所同惡焉（眾下或皆有人字）激而舉之乃忠也於是乎有違心之行有怫志之言有內媿之名若然者俗所謂良有司也（然或作是）膚受之訴不行於君巧言之誣不起於人矣烏虖今之君天下者不亦勞乎為有司者不亦難乎為人嚮道者不亦勤乎（烏虖猶嗚呼也古文於乎烏虖嗚呼皆一義或作於是乎非是為有或無為字為人嚮道諸本皆同但嚮或作鄉閣苑以人為仁殊無文理蓋所謂人者指應舉者而言為之作嚮道者謂指引其道路所嚮如公之於侯喜侯雲長之徒是已其作鄉者亦音向與兵書所謂以鄉人為導者音義皆不同也）是故端居而念焉非君人者之

過也則曰有司焉則非有司之過也則曰今舉天下人焉則非今舉天下人之過也蓋其漸有因其本有根生於私其親（其下或有所字）成於私其身以己之不直而謂人皆然其植之也固久其除之也實難非百年必世不可得而化也非知命不惑不可得而改也已矣乎其終能復古乎若高陽齊生者其起予者乎齊生之兄（之兄或無之兄字）為時名相出藩于南（于下杭苑有鎮字閣本無○今按齊映以貞元七年由桂管改江西是時洪州只為江西觀察使至咸通中乃有鎮南之號耳杭苑皆誤）朝之碩臣皆其舊交齊生舉進士有司用是連枉齊生齊生不以云乃曰我之未至也有司其枉我哉（其枉或作豈枉今以閣杭蜀本）我將利吾器而俟其時耳抱負其業東歸於家吾觀於人有不得志則非其上者眾矣亦莫計其身之短長也若齊生者既至矣（一云既屆）（矣一作既不得志矣○今按上文曰我之未至也下文曰我未也則此作至為是）而曰我未也不以閔於有司其不亦鮮乎哉（未下或有至字）吾用是知齊生後日誠良有司也能復

古者也公無私者也知命不惑者也

送陳密序

太學生陳密請於余曰密承訓於先生今將歸覲其親不得朝夕見願先生賜之言密將以爲戒覲或作拜密來太學舉明經累年不獲選經下或有者字獲下或有其字是弗利於是科也今將易其業而三禮是習唐制取士有明經科而明經之別有五經有三經有二經有三禮有三傳有史科三禮科貞元五年二月置願先生之張之也密將以爲鄉榮或無以字余媿乎其言遺之言曰

昌黎集卷十九 廿二 世綵堂

子之業信習矣其容信合於禮矣其下或有儀字非是抑吾所見者外也夫外不足以信內子誦其文則思其義習其儀則行其道則將謂子君子也爵祿之來也不可辭矣科寧有利不利邪誦其習其或並無其字

送李愿歸盤谷序此序貞元十七年作公年纔三十四耳東坡云歐陽公言晉無文章惟陶淵明歸去來詞而已余謂唐無文章惟韓退之送李愿歸盤谷序而已平生欲效此作每執筆輒罷因自笑曰不若且放敎退之獨步○此序孟州濟源縣有石本其間小有異同

太行之陽有盤谷太行山名在懷州陽南也盤谷地名在孟州濟原縣盤谷之間泉甘而土肥草木藂茂居民鮮少或曰謂其環兩山之間故曰盤或曰是谷也宅幽而勢阻隱者之所盤旋友人李愿居之盤下諸本皆有旋字洪氏石本杭本同或作桓樊氏石本閣蜀本删去○今按石本之不同說見於後友人諸本及洪氏石本皆作友樊氏石本作有愿之言曰人之稱大丈夫者我知之矣利澤施于人于諸本作於今從石本名聲昭于昔坐于廟朝進退百官而

昌黎集卷十九 廿三 世綵堂

佐天子出令其在外則樹旗旄羅弓矢武夫前呵從者塞途供給之人各執其物夾道而疾馳喜有賞怒有刑丈夫當作賜樊氏石本無此六字才畯滿前畯或作俊道古今而譽盛德入耳而不煩曲眉豐頰清聲而便體秀外而惠中飄輕裾翳長袖粉白黛綠者列屋而閒居妬寵而負恃爭妍而取憐大丈夫之遇知於天子用力於當世者之所爲也天子諸本作主上方从石本爲上諸本有所字方从石本删上下文於時者之所爲也同此吾非惡此而逃之是有

命焉不可幸而致也窮居而野處升高而望遠（諸本如此石閣苑作遠望）坐茂樹以終日濯清泉以自潔採於山美可茹釣於水鮮可食起居無時惟適之安（蜀本及洪氏石本之作所苑粹樊石本作之）與其有譽於前孰若無毀於其後與其有樂於身孰若無憂於其心（與其下諸本並有有字方以石本刪去）車服不維刀鋸不加理亂不知黜陟不聞大丈夫不遇於時者之所爲也我則行之伺候於公卿之門奔走於形勢之途足將進而趑趄（上七思切下七余切）口將言而囁嚅（上之舌切又而舌切下女居切又音如）處穢汙而不羞觸刑辟而誅戮（穢汙諸本作汙穢今用石本改不著一本作弗蓋辟石本作法）徼倖於萬一老死而後止者其於爲人賢不肖何如也昌黎韓愈聞其言而壯之與之酒而爲之歌曰

盤之中維子之宮盤之土可以稼（諸本作惟子之稼今以石閣如此）盤之泉可濯可沿（石閣杭本沿作湘方從蜀本云洪慶善以爲作湘者石本舊藏以閣本意之也然此文自如往而復以上皆二語一韻以稼叶土此類固多以容叶深以詩七月易恒卦小象考之亦合古韻獨湘不可與泉叶按公論語筆解以浴于沂作沿于沂政與此沿同義今只以沿爲正○今按方以古韻爲據舍所信之石杭閣本而去湘從沿其說當矣然必以筆解爲說又似太拘今世所傳筆解蓋未必韓公本眞也又按洪慶善云石本在廟原張端家皆缺裂不全唯可濯可湘一句甚明又與方引洪氏舊藏之說不同不知何故姑記之以俟知者然其大歸只爲以湘字耳政使實然方不足取其說詳於下條云或曰湘字考之說文云烹也詩采蘋于以湘之以湘爲工）盤之阻誰爭子所窮而深廓其有容繚而曲如往而復嗟盤之樂兮樂且無殃（殃方從洪按石本作央又云樊本只作殃然閣杭蜀本皆作央王逸注離騷云央盡也已也方又云此文如叢作藂俊作畯時作峕皆石本字也○今按作殃於義爲得又按此篇諸校本多從石本而樊洪兩石已自不同未知孰是其有同者亦或無理未可盡信按歐公集古跋尾云盤谷序石本貞元中所刻以集本按之或小不同疑刻石誤然以其當時之物姑存之以爲生玩其小失不足按也詳公此言最爲通論近世論者專以石本爲正如水門記溪堂詩子巳論之南海廟劉統軍碑之類亦然其謬可考而知也）虎豹遠跡兮蛟龍遁藏鬼神守護兮呵禁不祥（禁或作禦）飲則食兮壽而康無不足兮奚所望（則或作且）膏吾車兮秣吾馬從子于盤兮終吾生以徜徉

送牛堪序（此篇或在後卷之首閣杭蜀本置此公時爲四門博士堪爲大學生在貞元十七年云）

以明經舉者誦數十萬言又約通大義徵辭引類旁出入他經者又誦數十萬言其爲業也勤矣登第於有司者去民畝而就吏祿由是進而累爲卿相者常常有之其爲獲也亦大矣然吾未嘗聞有登第於有司而進謝於其門者（門上或無其字）豈有司之待之也抑以公不以情（抑一作御一無抑字）舉者之望於有司也亦將然乎其進而謝於其門也則爲私乎抑無乃人事之未思或者不能舉其禮乎若牛堪者思

慮足以及之材質足以行之而又不聞其往者其將有以哉（或無將字）違衆而求識（衆一作俗）立奇而取名非堪心之所存也由是而觀之若堪之用心其至於大官也不爲幸矣（於一作爲）堪太學生也余博士也博士師屬也於其登第而歸將榮於其鄉也能無說乎

昌黎先生集卷第十九

昌黎先生集卷第二十

序

送董邵南序（邵南壽州安豐人舉進士不得志去游河北公送之公詩有嗟哉董生行邵南作也南下或有遊河）

燕趙古稱多感慨悲歌之士董生舉進士連不得志於有司懷抱利器鬱鬱適茲土吾知其必有合也董生勉乎哉夫以子之不遇時苟慕義彊仁者皆愛惜焉矧燕趙之士出乎

其性者哉（性下一有情字）然吾嘗聞風俗與化移易吾惡知其今不異於古所云邪聊以吾子之行卜之也（於古閒作於吾云或作聞而無邪字今按篇首云古稱多感慨悲歌之士諸本作古所云語乃相應作吾所聞猶爲近之而語勢已微舛矣若曰吾所云則卻無來歷不成文字必是謬誤無疑也然此篇言燕趙之士仁義出於其性乃故反其詞以深諱其不得而習御之意故其卒章又爲道上城德以警動而招徠之其旨微矣讀者詳之）董生勉乎哉吾因子有所感矣爲我弔望諸君之墓（樂毅去燕之趙趙封於觀津號曰望諸君張華云望諸君家在邯鄲西數里）而觀於其市復有昔時屠狗者乎（荊軻至燕

項氏萬卷堂圖籍印

愛燕之屠狗者高漸離日飲燕市酒酣歌于市中為我謝曰明天子在上可以出而仕矣

贈崔復州序

（公此序大槩與送許郢州之意同鄆復在唐皆隸山南東道兩序皆言于公頔又皆言民窮欲急意必有所屬也頔時為山南東道節度使云）

有地數百里趨走之吏自長史司馬已下數十人（長史司馬刺史之佐唐制每州刺史而下長史一人司馬一人）其祿足以仁其三族及其朋友故舊樂乎心則一境之人喜不樂乎心則一境之人懼丈夫官至刺史亦榮矣（丈上或有大字）雖然幽遠之小民其足跡未嘗至城邑苟有不得其所（或無苟有二字或無有字）能自直於鄉里之吏者鮮矣況能自辨於縣吏乎能自辨於縣吏者鮮矣況能自辨於刺史之庭乎由是刺史有所不聞小民有所不宣賦有常而民產無恒水旱癘疫之不期民之豐約懸於州（句）縣令不以言連帥不以信民就窮而斂愈急吾見刺史之難為也（州或作前）（縣下或有復出縣字皆非是）崔君為復州其連帥則于公

崔君之仁足以蘇復人（崔君之仁上或有愈以為三字）于公之賢足以庸崔君有刺史之榮而無其難為者將在於此乎愈嘗辱于公之知而舊游于崔君慶復人之將蒙其休澤也於是乎言

贈張童子序

（子下或有兵曹字唐制有童子科公此序甚備公貞元八年陸贄下及第童子時方升于禮部故謂俱陸公之門人）

天下之以明二經舉於禮部者歲至三千人始自縣考試定其可舉者然後升於州若府其不能中科者不與是數焉州若府總其屬之所升又考試之如縣加察詳焉定其可舉者然後貢於天子而升之有司其不能中科者不與是數焉謂之鄉貢有司者總州府之所升而考試之加察詳焉第其可進者以名上於天子而藏之屬之吏部歲不及二百人謂之出身能在是選者厥惟艱哉二經章句僅數十萬言其傳注在外皆誦之又約知其大說（或無大字）繇是舉者或遠至十餘年然后與

乎三千之數而升於禮部矣又或遠至十餘年然後與乎二百之數而進於吏部矣班白之老半焉（之老二字或作者）昏塞不能及者皆不在是限有終身不得與者焉張童子生九年自州縣達禮部一舉而進立於二百之列（百下或有人字）又二年益通二經有司復上其事繇是拜衛兵曹之命（衛謂左右衛兵曹謂兵曹參軍）人皆謂童子耳目明達神氣以靈余亦偉童子之獨出于等夷也童子請於其官之長隨父而寧母歲八月自京師道陝南至虢東及洛師北過大河之陽九月始來及鄭（洛師或作洛陽及鄭或作及鄭云北序疑作於鄭序云愈與童子俱陸公之門人是童子以貞元八年升于禮部又二年拜衛兵曹蓋十年也公十年曾往河陽省墳墓見祭老成文字當作於此年時童子道或鄭人郡○今按反字諸本多作及字蓋自洛東出便可至鄭今以北過河陽故九月始及鄭童子未必為鄭人也）自朝之聞人以及五都之伯長羣吏皆厚其餼賂（聞或作文五都當謂雍陝虢滿洛羣吏以閣杭本定蜀本訛作郡吏令本併訛吏為縣其失遠矣）或作謌詩以嘉童子童子亦榮矣雖然愈將進童子於道使人謂童子求益

者非欲速成者夫少之與長也異觀（與或作於）少之時人惟童子之異及其長也將責成人之禮焉（禮上或無之字）成人之禮非盡於童子所能而已也然則童子宜暫息乎其已學者而勤乎其未學者可也愈與童子俱陸公之門人也慕回路二子之相請贈與處也故有以贈童子（與處上或有出字非是禮檀弓子路去魯謂顏子曰何以贈我顏子請曰何以處我義不當有出字也）

送浮屠文暢師序（公時為四門博士作後有詩送文暢師北遊其略云昔在四門館晨有僧來謁謂僧當少安草序頗排訐蓋謂此也）

人固有儒名而墨行者（儒名或作名儒非是）問其名則是校其行則非可以與之游乎如有墨名而儒行者問之名則非校其行而是（之名或作其名而是或作則是）可以與之游乎揚子雲稱在門牆則揮之在夷狄則進之吾取以為法焉浮屠師文暢喜文章（或無浮屠師三字喜下或有為字）其周遊天下凡有行必請於搢紳先生以求咏謌其所志（謌或

(作哥)貞元十九年春將行東南柳君宗元為之
請解其裝(請或作序)得所得叙詩累百餘篇(所下或無
得字)非至篤好其何能致多如是耶惜其無以
聖人之道告之者而徒舉浮屠之說贈焉(告下
或無之字)夫文暢浮屠也如欲聞浮屠之說當自
就其師而問之何故謁吾徒而來請也彼見
吾君臣父子之懿文物事為之盛其心有慕
焉(事為或作禮樂心下或有必字)拘其法而未能入故樂聞
其說而請之如吾徒者宜當告之以二帝三

王之道日月星辰之行(行上或有所以字)天地之所
以著鬼神之所以幽人物之所以蕃江河之
所以流而語之(江河或作河江)不當又為浮屠之說
而瀆告之也(瀆告之或作告之瀆○一本無之字)民之初生固
若禽獸夷狄然聖人者立然後知宮居而粒
食(粒或作穀)親親而尊尊生者養而死者藏是故
道莫大乎仁義教莫正乎禮樂刑政(大或作過大)
(或作過於正或作大)施之於天下萬物得其宜措之於
其躬體安而氣平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
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文武
以是傳之周公孔子書之於冊中國之人世
守之今浮屠者孰為而孰傳之邪(為下或有之字)夫
鳥俛而啄仰而四顧夫獸深居而簡出懼物
之為己害也猶且不脫焉弱之肉強之食(脫或
作免)今吾與文暢安居而暇食優游以生死與
禽獸異者寧可不知其所自邪夫不知者非
其人之罪也知而不為者惑也悅乎故不能
即乎新者弱也知而不以告人者不仁也告

而不以實者不信也(不為上或有之字或無而字為下或作惑弱)
(或作弱告或作告之)人余既重柳請(或作非是詩)又嘉浮屠
能喜文辭於是乎言

送楊支使序(或作送楊八弟支使歸序貞元十八年九月以太原少卿楊憑為御史中丞湖南觀察使憑奏辟義之為觀察支使此序乃貞元二十年公在陽山作)

愈在京師時嘗聞當今藩翰之賓客惟宣州
為多賢(嘗或作常)與之游者二人隴西李博清河
崔羣(二人下或有焉字)羣與博之為人吾知之道不

行於主人（或無於字於下或有其字）與之處者非其類雖有享之以季氏之富不一日留也以羣博論之凡在宣州之幕下者雖不盡與之遊（或盡作得）（或別有得字在盡字下）皆可信而得其爲人矣愈未嘗至宣州而樂頌其主人之賢者以其取人信之也今中丞之在朝（中丞乃楊憑也）愈日侍言於門下其來而鎮茲土也（而鎮或無而字鎮或作領）有問湖南之賓客者愈曰知其客可以信其主者宣州也知其主可以信其客者湖南也去年冬奉詔爲邑於陽山（貞元十九年十二月公貶連州陽山令）然後得謁湖南之賓客於幕下於是知前之信之也不失矣及儀之之來也聞其言而見其行則向之所謂羣與博者吾何先後焉儀之智足以造謀材足以立事忠足以勤上惠足以存下（本或無於是知以下十七字一本幷無聞其言而見其行七字方从閣杭本幕下即云及支使之來也聞其言而見其行是知前之信之也不失矣支使智足以造謀○今按此數本互有得失而方尤疏略獨今所定詳審有字且及羣博乃與上文相應）而又脩之以詩書六藝之學先聖賢之德音（賢或作人）以成其文以輔其質宜乎從事於是府而流聲實於天朝也夫樂道人之善以勤其歸者乃吾之心也（勤或作勸心也下一有非文則不能五字）謂我爲邑長於斯而媚夫人云者不知言者也工乎詩者歌以繫之

送何堅序（堅下本或有歸道州字）

何於韓同姓爲近（於或作與按何氏出周成王母弟唐叔虞後十一代孫食采於韓爲列侯韓王安爲秦所滅子孫分散居江淮音以韓爲何遂爲何氏）堅以進士舉於吾爲同業其在太學也吾爲博士（公時爲四門博士）堅爲生生博士爲同道（生博士或作生與博士）其識堅也十年爲故人同姓而近也同業也同道也故人也於其不得願而歸（不上或有志字）其可以無言邪堅道州人道之守陽公賢也（或無賢字貞元十九年九月國子司業陽城爲道州刺史）以道於湖南爲屬州湖南楊公又賢也（貞元十八年九月以太常少卿楊憑爲湖南觀察使或無湖南又字楊作陽皆非是）堅爲民堅又賢也湖南得道爲屬道得堅爲民堅歸唱其州之父老子弟服陽公之令道亦唱其縣與其比州

服楊公之令（楊或作陽非是）吾聞鳥有鳳者恒出於
有道之國當漢時黃霸爲潁川是鳥實集而
鳴焉（川下或有守字是鳥或作是鳳鳥也）若史可信（史或作使）堅歸
吾將賀其見鳳而聞其鳴也已（已或無字）

送廖道士序（公永貞元年自陽山徙掾江陵道衡山而作）

五嶽於中州衡山最遠（衡南嶽也）南方之山巍然
高而大者以百數（或無之字或無高字）獨衡爲宗（衡下或有
山字）最遠而獨爲宗其神必靈衡之南八九百
里地益高山益峻水清而益駛（或無峻水清而益五字非

是駛或作駃疾快）其最高而橫絕南北者嶺郴之爲
州在嶺之上測其高下得三之二焉（測如周禮測土
深之測或作則下別有南字皆非是）中州清淑之氣於是焉窮
（州下或有之字）氣之所窮盛而不過（或無盛字）必蜿蟺扶
輿磅礴而鬱積（蜒虬龍騰驤以蜿蟺蜿蜒也蟺蚯蚓也扶輿相如子虛賦
扶輿猗靡磅礴莊子將磅礴萬物以爲一注磅礴猶混同也蜿於元切又音宛蟺市衍
切又音善磅音旁礴音薄）衡山之神既靈而郴之爲州又
當中州清淑之氣蜿蟺扶輿磅礴而鬱積（鬱上
或無而字）其水土之所生神氣之所感白金水銀
丹砂石英鍾乳橘柚之包竹箭之美千尋之
名材不能獨當也（或無英及橘柚之包五字當或有奇字非是）意
必有魁奇忠信材德之民生其間而吾又未
見也其無乃迷惑溺沒於老佛之學而不出
邪（學或作敎）廖師郴民而學於衡山氣專而容寂
多藝而善遊豈吾所謂魁奇而迷溺者邪（迷下
或有惑沒字）廖師善知人若不在其身必在其所
與遊訪之而不吾告何也於其別申以問之

送王秀才序（或作進士王含）

吾少時讀醉鄉記（王績字無功隋末大儒通之弟也著醉鄉記以次劉
伶酒德頌合其子孫也乎云建中初天子嗣仁當作於德宗之世文嗣後篇當貞元二十
六年）私怪隱居者無所累於世而猶有是言豈
誠旨於味邪及讀阮籍陶潛詩乃知彼雖偃
蹇不欲與世接（乃上或有然後字）然猶未能平其心
或爲事物是非相感發（或或作又或無發字）若顏氏子
操瓢與簞（一云顏氏之子操瓢與簞食或無子字）曾參歌聲若
出金石彼得聖人而師之汲汲每若不可及
其於外也固不暇尚何麴糵之託而昏冥之

邪何有事字或吾又以爲悲醉鄉之徒不遇也

疑字衍建中初天子嗣位大曆十四年五月德宗即位明年正月改元

建中有意貞觀開元之丕績拒廷之臣爭言事

廷上或有朝字當此時醉鄉之後世又以直廢吾既

悲醉鄉之文辭而又嘉良臣之烈或無又字思識

其子孫今子之來見我也無所挾吾猶將張

之況文與行不失其世守渾然端且厚惜乎

吾力不能振之而其言不見信於世也於其

行姑與之飲酒其世或作於世於其或作於是

送孟秀才序或王琯字元和五年刑誠行汉崔樞知舉試洪鍾徃撞賦孟琯中第唐書藝文志有琯嶺南異物志一卷廿績南人歟撫序之今年秋見孟氏子於郴其十月吾適於衡潭以之荊此求貞元年十月作○琯古滿切

今年秋見孟氏子琯於郴年甚少禮甚度一作

脩手其文一編甚鉅退披其編以讀之盡其

書無有不能吾固心存而目識矣矣或作識之也

其十月吾道於衡潭以之荆累累見孟氏子

焉其所與偕盡善人長者吾益以奇之吾益或作

余或作今將去是而隨舉於京師雖不有請猶將

彊而授之以就其志彊而或作彊有非是況其請之煩

邪京師之進士以千數其人靡所不有吾常

折肱焉其要在詳擇而固交之善雖不吾與

吾將彊而附不善雖不吾惡吾將彊而拒苟

如是其於高爵猶階而升堂又況其細者邪

送陳秀才彤序公貞元十九年冬自御史出爲陽山令過潭州與陳彤於揚部南門下承貞元年從擇江陵史彤舉進士卜後以元和十三年登第

讀書以爲學纘言以爲文非以誇多而鬬靡

也蓋學所以爲道文所以爲理耳非以或無以字苟

行事得其宜出言適其要雖不吾面吾將信

其富於文學也潁川陳彤始吾見之楊湖南

門下謂楊憑也時爲湖南觀察使之丁或有於字頎然其長頎○

頎若蘊然其和吾目其貌耳其言因以得其爲

人及其久也果若不可及夫湖南之於人不

輕以事接爭名者之於藝不可以虛屈吾見

湖南之禮有加而同進之士交譽也又以信

吾信之不失也如是而又問焉以質其學策焉以考其文時公爲考官則何信之有諸本何下有不字○舊讀此序嘗怪則何不信之有以下文意斷絕不相承應每竊疑之後見謝氏手校眞本卷自用建炎奉使之印末有題字云用陳無己所傳歐公定本讎正乃刪去此一不字初亦未曉其意徐而讀之方覺此字之爲衍去之而後一篇之血脈始復通貫因得釋去舊疑嘗謂此於韓集最爲有功但諸本既皆不及方據謝本爲多而亦獨遺此字豈亦不嘗見其眞本耶嘗以告之又不見信故今特刪不字而復詳著其說云故吾不徵於陳吾一作余下同而陳亦不出於我此豈非古人所謂可爲智者道難與俗人言者類耶凡吾從事於斯也久未見舉進士有如陳生而不如志者志上或有其字今以閣本於其行姑以是贈之

送王秀才序或作王閎

吾常以爲孔子之道大而能博或無爲字大而下或有其字門弟子不能徧觀而盡識也故學焉而皆得其性之所近其後離散分處諸侯之國又各以所能授弟子原遠而末益分方從閣本作引○今按以分爲引蓋草書之誤然幸有他本可證方乃不取而獨信其誤何哉蓋子夏之學其後有田子方子方之後流而爲莊周故周之書喜稱子方之爲人故下或有莊字荀卿之書卿下或無之字語聖人必曰孔子子弓子弓之事業不傳惟太史公書弟子傳有姓名字曰馯臂子弓子弓受易於商瞿名字或作名耳或云子弓史記作子弘漢書作子弓又云商瞿授子庸子庸授子弓傳授之序與此不同○馯音寒瞿音渠孟軻師子思子思之學蓋出曾子自孔子沒羣弟子莫不有書書上或有師字非是獨孟軻氏之傳得其宗故吾少而樂觀焉吾或作余太原王塤示予所爲文好舉孟子之所道者與之言信悅孟子而屢贊其文辭夫沿河而下苟不止雖有遲疾或作疾遲必至於海如不得其道也雖疾不止終莫幸而至焉幸或作得故學者必愼其所道道於楊墨老莊佛之學而欲之聖人之道猶航斷港絕潢以望至於海也故求觀聖人之道必自孟子始今塤之所由既幾於知道如又得其船與檝知沿而不止嗚呼其可量也哉

荊潭唱和詩序此謂裴均楊憑唐藝文志有裴均荊潭唱

和集一卷諸本作裴均字君齊貞元十九年五月為荊南節度使憑十八年九月為湖南觀察使荊謂荊南潭謂湖南也公以永貞元年先均為江陵法曹詳見外集河南同官記

從事有示愈以荊潭酬唱詩者愈既受以卒業（或作集或云卒業字見漢楚元王傳）因仰而言曰夫和平之音淡薄（之音或作之語非是）者而愁思之聲要妙讙愉之辭難工而窮苦之言易好也是故文章之作恒發於羇旅草野至若王公貴人氣滿志得（至若或作若至氣滿志得或作氣得志滿）非性能而好之則不

暇以為今僕射裴公開鎮蠻荊（或無僕射裴三字）統郡惟九（荊南管夔忠萬澧朗涪峽江陵九郡也）常侍楊公領湖之南壤地二千里（之南或作南之或無之字）德刑之政並勤餼禄之報兩崇乃能存志乎詩書寓辭乎詠歌往復循環有唱斯和搜奇抉怪雕鏤文字與韋布里閭憔悴專一之士較其毫釐分寸鏗鏘發金石幽眇感鬼神（或作神鬼）信所謂材全而能鉅者也兩府之從事與部屬之吏屬而和之（○屬音蜀屬之欲切）吏苟在編者咸可觀也（或在

作有非是）宜乎施之樂章紀諸冊書從事曰子之言是也告於公（謂裴均）書以為荊潭唱和詩序

送幽州李端公序（李益時佐幽州劉濟幕今相國李藩也公因益來東都序以送之蓋勉其歸使為濟言率先來覲奉職如開元時也）

元年今相國李公為吏部員外郎（年下或有春字洪玉父云是年春公猶在江陵安得有偕朝道語）愈嘗與偕朝（元年六月公始自江陵召為國子博士）道語幽州司徒公之賢（貞元二十一年三月濟檢校司徒）曰其前年被詔告禮幽州（二十一年正月德宗崩以藩為告哀使故至幽州）

入其地迓勞之使里至每進益恭（里或作界或作押）及郊司徒公紅帓首鞾袴握刀左右雜佩（帓或作帕鞾或作靴方从杭本刀下有左字而讀連下文左字為句謝本又校作杭右○今按若如方意則當云左握刀右雜佩矣不應云握刀在左方不襲唯右有佩也在為衍字無疑杭本誤也禮跪云帶劍之法在左右手拙之為便則刀不當在右謝本亦非矣左右雜佩當自為一句內則所謂左右佩用者也○鞶許戈切）弓鞶服（鞶一作韅或作在闊抗蜀苑作張引說文云弓施弦為張又云服弓衣也○今按鞶服皆弓室也然詩云言鞶其弓又曰交鞶二弓則鞶字又可通作虛字用矣此弓鞶服謂韜弓於服耳況弓云施弦與否於服無利害作張非是○鞶丑亮切）矢

插房（左傳抽矢納房房箭舍也）俯立迎道左（方从闕抗本道作賓非是）其禮辭曰公天子之宰禮不可如是及府又以其服即事其又曰公三公不可以將服承命卒不得辭（卒上或有及館又如是一句方从閣抗苑粹無之○今按此據次第當有此句但下文云上堂即客階坐必東嚮若至館如此即是常禮不足言唯在府如此乃見其尊事天子使者不敢以主禮自居之意當以方本爲是）上堂即客階坐必東向（階下一本復出即客二字云文粹亦有即字則知古本誠然也○今按復出二字古本雖有然不知是何文理不足爲正也）愈曰國家失太平於今六十年矣夫十日十二子相配數窮六十其將復平（句）平必自幽州始亂之所出也（按天寶十四年范陽節度使安祿山反范陽幽州也其年歲在乙未至元和九年甲午數窮六十一甲子終矣公作此序元和四年二月以後爲之故云平或作乎○今按若作乎字而屬上句則下文不應便重出如開元時乎下句但云必自幽州始而上無平字即又不成文理今定作平仍屬下句）今天子大聖司徒公勤於禮庶幾帥先河南北之將來覲奉職如開元時乎李公曰然今李公既朝夕左右必數數爲上言元年之言殆合矣端公歲時來壽其親東都（益父時官洛陽公時亦官洛陽）東都之大夫士莫不拜于門（或無復出東都字大夫士或作士大夫字）其爲人佐甚忠（佐謂爲幽州從事）意欲司徒公功名流千萬歲請以愈言爲使歸之獻

昌黎先生集卷第二十

世綵廖氏
刻梓家塾

昌黎先生集卷第二十一

序

送區册序 洪謂區冊即區弘考其始末非也貞元十九年冬公自御史出爲陽山令此序在陽山作其曰歲初吉當在明年正月也

陽山天下之窮處也 陽山縣名屬連州 陸有丘陵之險虎豹之虞江流悍急橫波之石廉利侔劍戟舟上下失勢 江上或有水字 有或作其 破碎淪溺者往往有之縣郭無居民官無丞尉夾江荒茅篁竹之閒 荒茅篁竹蜀本作荒榛茅竹篁諸本作叢漢書嚴助傳谿谷之間篁竹之中顏曰竹田曰篁 小吏十餘家皆鳥言夷面始至言語不通 語或作說不下有相字川本北本又作言語不相通 畫地爲字然後可告以出租賦奉期約是以賓客游從之士無所爲而至 士或作事 愈待罪於斯且半歲矣 貞元二十年公貶陽山令或無矣字 有區生者誓言相好自南海挐舟而來升自賓階儀觀甚偉 觀或作冠 坐與之語文義卓然莊周云逃空虛者聞人足音跫然而喜矣 見莊子徐無鬼篇○跫許恭切 況如斯人者豈易得哉 虛或作谷斯或作其文無斯字皆非是 入吾室聞詩書仁義之說欣然喜若有志於其聞也 欣然下或有以字於或作乎聞或作閒 與之翳嘉林坐石磯投竿而漁陶然以樂若能遺外聲利而不厭乎貧賤也 非上方無以字下方無乎字今按欣然喜陶然以樂當爲一例故本皆有以字而方本皆無然竊詳其文勢之緩急恐上句應無而下句當有也故定以此本 歲之初吉 或作吉毛氏詩傳云初吉朔日也此蓋通言歲首也 歸拜其親酒壺既傾序以識別 拜或作覲 識音志

送張道士序 公逸詩有飲城南道邊古墓上逢中丞過贈禮部衛員外少室張道士豈此道士耶

張道士嵩高之隱者 高或作郭丁同篆或作有道心今按有道志似 人重當且作隆 通古今學有文武長材寄迹老子法中爲道士以養其親九年聞朝廷將治東方貢賦之不如法者 方下或有諸侯字 三獻書不報長揖而去京師士大夫多爲詩以贈而屬愈爲序詩曰

大匠無棄材尋尺各有施況當營都邑杞梓用不疑張侯嵩高來面有熊豹姿開口論利

害劒鋒白差差（白或作白見是）恨無一尺捶（捶或作箠）爲國苟羞夷詣闕三上書臣非黃冠師臣有膽與氣不忍死茅茨又不媚笑語不能伴兒嬉乃著道士服衆人莫臣知臣有平賊策狂童不難治（平聲）其言簡且要陛下幸聽之天空日月高下照理不遺或是章奏繁裁擇未及斯（或从闕杌作鄉非是）寧當不䜴報歸袖風披披答我事不爾吾親屬吾思昨宵夢倚門手取連環持今日有書至又言歸何時霜天熟柿栗收拾不可運嶺北梁可構寒魚下清伊（或作洛按伊水○）（舊嵩北若然兩處乃作嵩南則此題不可作伊其彼作嵩高時此乃可作伊耳洛字難通用然本不以水只是許出解如真[illegible]斷拔大學作兮莊子繕爲人發明是此類攻鏡文水訟之但月代權建從論敬俗[illegible]加水用之而韓公亦有合寘府之句則此作[illegible]徵末可知人上文齊作古字則此[illegible]伊[illegible]無害若有他證見得上文果害作南[illegible]此[illegible]當改禹獨文）既非公家用且復還其私從容進退閒無一不合宜時有利不利雖賢欲奚爲但當勵前操富貴非公誰

送高閑上人序（贊寧高僧傳云閑烏程人克精書字宣宗嘗召入對御草聖遂賜紫衣後歸湖州開元寺終焉閑嘗好以霅川白紵書真草爲世楷法）

苟可以寓其巧智使機應於心不挫於氣則神完而守固雖外物至不膠於心堯舜禹湯治天下養叔治射（史記養由基善射去柳葉百步射之百發百中）庖丁治牛（莊子養生篇庖丁爲文惠君解牛文惠君曰譆善哉技蓋至此乎）師曠治音聲（曠字子野晉平公時人）扁鵲治病（鵲郎秦越人号昭公時人）僚之於丸（莊子市南宜僚弄丸而兩家之難解）秋之於弈（孟子弈秋通國之善弈者也）伯倫之於酒（劉伶字伯倫晉人）樂之終身不厭奚暇外慕夫外慕徙業者（或作徒非是）皆不造其堂不嚌其胾者也（○嚌音劑胾側吏切）往時張旭善草書（旭蘇州吳郡人時或作者善或作喜非是）不治他伎喜怒窘窮憂悲愉佚怨恨思慕酣醉無聊不平有動於心必於草書焉發之（喜怒文苑作喜於草書怒）（焉草書不[illegible]本作乎生皆非是或無焉字）觀於物見山水崖谷鳥獸蟲魚草木之花實日月列星風雨水火雷霆霹靂歌舞戰鬬天地事物之變可喜可愕一寓於書故旭之書變動猶鬼神不可端

倪（或無猶字非是）以此終其身而名後世今閑之於
草書有旭之心哉不得其心而逐其跡未見
其能旭也爲旭有道利害必明無遺錙銖情
炎於中（情或作精）利欲鬬進有得有喪勃然不釋
然後一決於書而後旭可幾也（或無後字）今閑師
浮屠氏一死生解外膠（諸投並作膠杭閩洪本作繆莫侯切猶綢繆也莊子內韄者不可繆而捉義盖同此○今按膠者黏著之物而其力之潰敗不黏爲解今以下文頽墮潰敗之語反之當定作膠）是其爲心必泊然無
所起其於世必淡然無所嗜（二所下方從杭本皆有於字非是）
泊與淡相遭頹墮委靡潰敗不可收拾（敗或作散）
則其於書得無象之然乎（東坡送參寥詩云退之論草書萬事未嘗屛憂愁不平氣一寓筆所騁頗怪浮屠人視身如丘井頹然寄淡泊誰與發豪猛正謂此段文意也）
一然吾聞浮屠人善幻多技能（善或以閣本作書○今按善幻說已見第四卷酬崔少府詩）
閑如通其術則
吾不能知矣（閣下或有師字方云此篇用意皆本於莊子所稱宋元君畫圖有一史後至解衣槃礴臝郭注云內足者神閒而意定又云王彥法謂退之此數語乃深得祖師向上休歇一路其見處勝裴休遠甚○今按韓公本意但謂人必有不平之心鬱積之久而後發之則其氣勇決而伎必精今高閑既無是心則其爲伎宜其潰敗委靡而

不能奇但恐其善幻多伎則不可知耳且自韓公所見非如畫史祖師之說也）

送殷員外序（一作殷侑員外使回鶻序元和十二年也據傳詔侑副宗正少卿李孝誠使回鶻可汗驕甚侑不爲屈虜責其倨侑曰可汗唐婿欲坐屈使者拜乃可汗無禮非使臣倨也虜憚其言不敢逼還還虞部員外郎皆與序合惟年次稍先後當以序爲正）

唐受天命爲天子凡四方萬國（閣杭無萬字非是）不
問海內外無小大咸臣順於朝（杭本無於字非是）時
節貢水土百物大者特來小者附集元和睿
聖文武皇帝既嗣位（憲宗元和三年正月上此尊號）悉治方
內就法度十二年詔曰四方萬國惟回鶻於
唐最親奉職尤謹丞相其選宗室四品一人
持節往賜君長告之朕意又選學有經法通
知時事者一人與之爲貳（去或作貳）由是殷侯侑
自太常博士遷尚書虞部員外郎兼侍御史
朱衣象笏承命以行（杭本無命字非是）朝之大夫莫
不出餞酒半右庶子韓愈執盞言曰（元和十一年五月公爲太子右庶子）
殷大夫（或作殷侯）今人適數百里出門

惘惘有離別可憐之色持被入直三省持或作擕入直三省洪慶善謂唐無三省持被入直當爲句絶三息暫反省息井切未新仲云唐以侍中兩令爲三省長官張籍寄白舍人詩三省比年名望重說者以唐無三省非也若不言三省不知入直何所以上下文考之朱說爲長丁寧顧婢子語刺刺不能休刺刺方云洪慶善云刺音盧達切與爭之云刺七迹切若如洪讀則當以戾爲義韻婢子語何戾耶潘岳閑道諸和嬌刺促不得休語意皆同此當以七迹切爲正令子使萬里外國獨無幾微出於言面豈不眞知輕重大丈夫哉丞相以子應詔眞誠知人下或有矣字士不通經果不足用於是相屬爲詩以道其行云

送楊少尹序一有巨源二字新舊史無傳藝文志云字景山

貞元五年第進士以能詩名當有三刀夢益州一箭取遼城之句白樂天贈詩云早聞一箭取遼城以此詩遂知名既引年去命爲其都少尹蓋公何中人郎其鄉也張籍有詩送云官爲本府當身榮因得還鄉任野情意蓋指此二疏事見前漢此序長慶中公爲吏部侍郎時作故序謂余忝在公卿後云

昔疏廣受二子以年老一朝辭位而去疏或作踈漢書作疏○今按疏正字踈俗體也于時公卿設供張祖道都門外張或作帳謂供具張設也音竹亮切公送石弘序張上東門只用張字況二疏本傳自可考漢書如高祖留沛張飲數布傳張御食飲皆謂張設也車數百兩道路觀者多歎息泣下共言其賢漢史既傳其事而後世工畫者又圖其迹至今照人耳目赫赫若前日事國子司業楊君巨源方以能詩訓後進因話録云楊巨源在元和中詩韻不爲新語體律務實工夫頗深以高文爲諸生所宗一旦以年滿七十或無一旦二字亦白丞相去歸其鄉世常說古今人不相及今楊與二疏其意豈異也及閣杭本作方及上或別有方字其意豈異也

或作集其異意邪皆非是予忝在公卿後遇病不能出不知楊侯去時城門外送者幾人車幾兩馬幾疋或無幾人字疋或作匹道邊觀者亦有歎息知其爲賢以否以與通用而太史氏又能張大其事爲傳繼二疏蹤跡否閣本無蹤跡否三字非是或但無否字亦非不落莫否見今世無工畫者而畫與不畫固不論也然吾聞楊侯之去丞相有愛而惜之者惜下閣杭本無之字白以爲其都少尹白或作署或無白字不絶其祿又爲歌詩以勸之京師之長於詩者亦屬

而和之又不知當時二疏之去有是事否古今人同不同未可知也（不下或無同字）中世士大夫以官爲家罷則無所於歸（或無於字或非是）楊侯始冠舉於其鄉歌鹿鳴而來也（鄉或作家）今之歸指其樹曰某樹吾先人之所種也某水某丘吾童子時所釣遊也鄉人莫不加敬誡子孫以楊侯不去其鄉爲法古之所謂鄉先生沒而可祭於社者其在斯人歟其在斯人歟（二語閣杭本皆無在字）

送權秀才序（公時佐汴州權自汴來進士京師送以此序）

伯樂之廄多良馬（孫陽字伯樂秦穆公時人也事見戰國策）卞和之匱多美玉（卞和獻玉事見韓非子）卓犖瓌怪之士（怪或作奇）宜乎遊於大人君子之門也相國隴西公既平汴州（西下或有董字貞元十二年七月以隴西公董晉爲宣武軍節度使）（平汴州之亂）天子命御史大夫吳縣男爲軍司馬（縣或作郡非也董晉祭文石本可考下同是年八月以汴州刺史御史大夫吳縣男陸長源爲節度行軍司馬使）門下之士權生實從之來（下或有觀字）權生之貌固若常人耳其文辭引物連類窮情盡變宮商相宣金石諧和（和方从閣杭蜀苑作聲云晉范啓謂孫綽天台山賦曰恐此金石非中宮商故文章以諧聲爲尚公進乎此往西表曰義節乖戾律呂失次亦謂此也今按諸和郎謂其聲之和耳若作諧聲郵犯本字而語意亦不活方況非是）寂寥乎短章舂容乎大篇如是者閱之累日而無窮焉（閱或作聞）愈常觀於皇都每年貢士至千餘人或與之遊或得其文若權生者百無一二焉如是而將進於明有司重之以吳縣之知其果有成哉於是咸賦詩以贈之

送湖南李正字序（或作送李礎判官正字歸湖南幕之）

（父仁鈞也貞元十九年登進士第元和初爲祕書省正字湖南觀察推官公分司東都礎自湖南請告來覲其父於其還公以詩及序送之詩見第四卷末）

貞元中愈從太傅隴西公平汴州（貞元十二年七月以董晉鎮宣武）李生之尊府以侍御史管汴之鹽鐵（府或作父）日爲酒殺羊享賓客李生則尚與其弟學讀書習文辭以舉進士爲業愈於太傅府年最少故得交李生父子閒公薨軍亂軍司

馬從事皆死貞元十五年二月宣武軍亂殺行軍司馬陸長源判官孟叔度等侍御亦被讒爲民日南日或作由仁鈞以讒流愛州其後五年愈又貶陽山令今愈以都官郎守東都省自下或有員外字王下或有府字此謂東都蓋李亦分司也侍御自衡州刺史爲親王長史亦留此掌其府事亦留或無亦此二字留作收皆非是李生自湖南從事請告來觀於時太傅府之士惟愈與河南司錄周君獨存周君名君巢時爲河南府司錄參軍君下或有巢字其外則李氏父子相與爲四人外下或無則字子下或無相字離十三年

時元和六年自貞元己卯至元和庚寅才十一年耳此言十三年豈退之與彼別在戊寅歲乎幸而集處得燕而舉一觴相屬此天也非人力也侍御與周君於今爲先輩成德成或作盛李生溫然爲君子李上或有若字有詩八百篇傳詠於時惟愈也業不益進行不加修顧惟未死耳往拜侍御謁周君抵李生退未嘗不發媿也或無退字往時侍御有無盡費於朋友及今則又不忍其三族之寒飢聚而館之疏遠畢至寒飢或作飢寒至文兆作抵○今按抵乃至字之誤書史多互用者如此則當作至而治道不至多言不至學古兵法之類以他書所引考之抵當作抵也祿不足以養下或有爲字李生雖欲不從事於外其勢不可得已也已或作止重李生之還者皆爲詩愈最故又爲序云或作序之云作之序

送石處士序

或有起河陽參謀字謀或作莫或有詩字洪字濬川洛陽人羅黃州錄事參軍退居于洛陽十年不仕及是爲河陽參謀歐公云洪始終無可稱而名重一時以昔爲退之稱道耳洪之河陽幕府之明年召爲京兆昭應尉集賢校理又明年六月卒於是公誌其墓

河陽軍節度御史大夫烏公爲節度之三月元和五年四月詔用烏公重胤爲河陽軍節度使御史大夫治孟州其曰節度之三月則是歲六七月閒也求士於從事之賢者有薦石先生者公曰先生何如曰先生居嵩邙瀍穀之閒嵩邙山名瀍穀水名皆在洛陽之境穀即闕水書云卜澗水東是也後改名闕冬一裘夏一葛食朝夕飯一盂蔬一盤或無食字人與之錢則辭請與出游未嘗以事辭勸之仕不應事辭或作事免不上或有則字坐一室左右圖書與之語道理辨古今事當否論人高下事後當成敗

若河決下流而東注若駟馬駕輕車就熟路而王良造父爲之先後也若燭照數計而龜卜也東上或無而字或并下流而東注五字龜或作夷卜或作兆大夫曰先生有以自老無求於人其肯爲某來邪從事曰大夫文武忠孝求士爲國不私於家或作爲家方今寇聚於恒師環其疆元和四年三月成德軍節度王士真卒其子承宗叛十二月詔吐突承璀率諸道兵討之地理志鎮州恒山郡本恒州天寶元年更名鎮成德軍所治也農不耕收收蜀本作牧財粟殫亡吾所處地歸輸之塗歸閣杭本作師〇今按當以諸本作歸而讀作饋運也清治法征謀宜有所出所出閣杭本作主出先生仁且勇若以義請而彊委重焉其何說之辭於是譔書詞具馬幣卜日以授使者求先生之廬而請焉先生不告於妻子不謀於朋友朋友閣杭本作其朋冠帶出見客拜受書禮於門內宵則沐浴戒行事或無則字事或作李載書冊問道所由告行於常所來往晨則畢至張上東門外張下或有筵於二字或只有引字酒三行且起有執爵而言者曰大夫眞能以義取人先生眞能以道自任

決去就爲先生別與閣作其別足方以閣杭本無爲先生別以下十二字〇今按此閣杭本止有二去字而悅其中字遂使下句全無文理方從之誤矣又酌而祝曰凡去就出處何常惟義之歸遂以爲先生壽又酌而祝曰使大夫恒無變其初無務富其家而飢其師無甘受佞人而外敬正士無味於諂言惟先生是聽以能有成功保天子之寵命或無敬子諂或作諍皆非是或無是字又祝曰使先生無圖利於大夫而私便其身圖閣本作圖先生起拜祝辭曰敢不敬蚤夜以求從祝規規下或有戒字於是東都之人士咸知大夫與先生果能相與以有成也遂各爲歌詩六韻退愈爲之序云退或作遺蜀本云送詩元本具於此今附第四卷末

送温處士赴河陽軍序

温造字簡輿大雅之五世孫文宗朝終禮部尚書公前年送石洪今又送造二生皆東都處士之秀者公時爲河南令

伯樂一過冀北之野而馬羣遂空夫冀北馬多天下多下或有於字伯樂雖善知馬安能空其羣邪能下或有遂字解之者曰吾所謂空非無馬也無

良馬也伯樂知馬遇其良輒取之羣無留良焉苟無良雖謂無馬不為虛語矣（苟無下或有留字）（雖下閣杭本無謂字）東都固士大夫之冀北也恃才能深藏而不市者（恃或作懷市或作賈）洛之北涯曰石生（石洪）其南涯曰溫生（即造也二處士皆居洛陽南北之涯）（處全詩所謂水北山人水南山人是也）大夫烏公以鈇鉞鎮河陽之三月以石生為才以禮為羅羅而致之幕下未數月也以溫生為才於是以石生為媒以禮為羅又羅而致之幕下東都雖信多才士朝取一人焉拔其尤暮取一人焉拔其尤自居守河南尹以及百司之執事（居守謂東都留守鄭餘慶）與吾輩二縣之大夫（東都下二縣洛陽河南也）政有所不通事有所可疑奚所諮而處焉（[illegible]）（處或作[illegible]）士大夫之去位而巷處者誰與嬉遊小子後生於何考德而問業焉搢紳之東西行過是都者無所禮於其廬若是而稱曰大夫烏公一鎮河陽而東都處士之廬無人焉豈不可也夫南面而聽天下其所託重而恃力者惟相與將耳相為天子得人於朝廷（或無朝字）將為天子得文武士於幕下求內外無治不可得也（閣杭蜀本無內外一字或作內外求無理皆非是）愈縻於茲不能自引去（或無自字）資二生以待老今皆為有力者奪之其何能無介然於懷邪（閣杭本無之字）生既至（或無至字）拜公於軍門其為吾以前所稱為天下賀（或作賀其）以後所稱為吾致私怨於盡取也留守相公首為四韻詩歌其事愈因推其意而序之（或作焉）

送鄭尚書序

（鄭權汴州開封人貞元六年舉進士第）

嶺之南其州七十其二十二隸嶺南節度府其四十餘分四府（[illegible]）府各置帥然獨嶺南節度為大府大府始至（閣杭本無丁大字）四府必使其佐啟問起居謝守地不得即賀以為禮歲時必遣賀問致水土物大府帥或道過其府府帥必戎服左握刀右

屬弓矢帕首袴韡迎郊（上或有于字○帕莫轄切韡許戈切）及既至大府帥先入據館（或無先字）帥守屛（必郢切）若將趨入拜庭之為者大府與之為讓至一再（一下或有至字更）乃敢改服以賓主見適位執爵皆與拜不許乃止虔若小侯之事大國有大事諮而後行（諮或作咨）隸府之州離府遠者至三千里懸隔山海使必數月而後能至蠻夷悍輕易怨以變其南州皆岸大海多洲島颿風一日踔數千里（颿與帆同颿或作飄○踔音逴又敕教切）漫瀾不見蹤跡控御失所依險阻結黨仇（仇或作讐）機毒矢以待將吏（將或無字）撞搪呼號以相和應蜂屯蟻雜不可爬梳（爬或作把梳作疏）好則人怒則獸故常薄其征入簡節而疎目時有所遺漏不究切之長養以兒子至紛不可治乃草薙而禽獮之（○薙音雉獮息淺切也）盡根株痛斷乃止其海外雜國若躭浮羅流求毛人夷亶之州（州或作洲）林邑扶南眞臘于陀利之屬（躭浮羅國流求國毛人國夷州亶州林邑國扶南國眞臘國皆海外蠻夷之國云林邑一曰環王在交州南海行三千里眞臘一曰吉蔑

在林邑西北去京師二萬七百里○躭音耽）東南際天地以萬數或時候風潮朝貢蠻胡賈人（胡或作夷）舶交海中若嶺南帥得其人則一邊盡治不相寇盜賊殺無風魚之災水旱癘毒之患外國之貨日至珠香象犀玳瑁奇物溢於中國不可勝用故選帥常重於他鎭非有文武威風知大體可畏信者則不幸往往有事長慶三年四月以工部尚書鄭公為刑部尚書兼御史大夫往踐其任（長慶三年四月權為嶺南節度使）鄭公嘗以節鎭襄陽（前或作帝元和十一年七月權為山南東道節度使）又帥滄景德棣（十二年四月權為德州刺史德棣滄景節度使）歷河南尹華州刺史（杞權門河南尹帥山南東道為華州刺史）皆有功德可稱道入朝為金吾將軍散騎常侍（元和十四年十一月權為右金吾衛大將軍充左街使穆宗即位改左散騎常侍）工部侍郎尚書（長慶元年權自河南尹入為工部侍郎二年十月遷本曹尚書）家屬百人無數畝之宅僦屋以居可謂貴而能貧為仁者不富之效也（貴而能貧此左氏襄二十二年語權本傳云用度豪侈復與此異何邪○今按通鑑權家多姬妾祿薄不能贍因李訓下王守澄求節鎭得廣州此語蓋譏之也）

及是命朝廷莫不悅將行公卿大夫士苟能詩者咸相率爲詩以美朝政以慰公南行之思韻必以來字者所以祝公成政而來歸疾也祝上或無以字或祝下有使字

送水陸運使韓侍御歸所治序考食貨志憲宗用李絳議以韓重華爲振武京西營田和糴水陸運使振武乃單于大都護府故地後改名振武重華後名約預甘露之禍洪諝唐志稱所考非也○今按洪書王彥得有治所字此所治字當乙

六年冬振武軍吏走驛馬詣闕告饑公卿廷議以轉運使不得其人或無轉字宜選才幹之士往換之吾族子重華適當其任元和六年四月以盧坦爲戶部侍郎判度支會振武乏饑卿節度爲代此水陸運使坦以重華代之害也至則出贓罪吏九百餘人脫其桎梏給耒耜與牛使耕其傍便近地以償所負釋其粟之在吏者四十萬斛不徵吏得去罪死假種糧齒平人有以自效莫不涕泣感奮相率盡力以奉其令而又爲之奔走經營方丁或無之字相原隰之宜指授方法故連二歲大熟吏得盡償其所亡失四十萬斛者而私其贏餘私其下或有有字其或作作皆非是得以蘇息軍不復饑君曰此未足爲天子言請益募人爲十五屯屯置百三十人而種百頃令各就高爲堡東起振武轉而西過雲州界極於中受降城出入河山之際或作險六百餘里屯堡相望寇來不能爲暴人得肆耕其中少可以罷漕輓之費朝廷從其議秋果倍收歲省度支錢千三百萬八年詔拜殿中侍御史錫服朱銀或作朱金銀緋唐五品服其冬來朝奏曰得益開田四千頃則盡可以給塞下五城矣五城東西中三受降城明夕振武二軍也田五千頃法當用人七千臣令吏於無事時督習弓矢爲戰守備因可以制虜庶幾所謂兵農兼事務一而兩得者也或無幾字孫或作一務兩得或作得兩大臣方持其議八年冬重華入朝會宰相李絳已罷後宰相持其議而止語見食貨志志所載當用事大抵與公此序相表裏吾以爲邊軍皆不知耕作開口望哺有司常僦人以車船自他郡往輸乘沙

逆河遠者數千里人畜死踣踵交道費不可勝計中國坐耗坐耗或作坐見耗虛或作坐耗虛今從閣杭本定而邊吏恒苦食不繼今君所請田皆故秦漢時郡縣地其課績又已驗白若從其言其利未可遽以一二數也今天子方舉羣策以收太平之功寧使士有不盡用之歎懷奇見而不得施設也君又何憂而中臺士大夫亦同言侍御韓君前領三縣紀綱二州奏課常為天下第一行其計於邊其功烈又赫赫如此使

盡用其策西北邊故所沒地可指期而有也聞其歸皆相勉為詩以推大之而屬余為序

送鄭十校理序

舊史云鄭餘慶之子澣本名涵以文宗藩邸時名同改名澣貞元十年舉進士以父諱官累年不仕自秘書省校書郎還洛陽尉充集賢院修撰改長安尉集賢校理公以元和四年六月為都官員外郎分司東都涵求告來享公於其行作是序以送之蓋五年春也故有歸騎春彩薄之句

秘書御府也天子猶以為外且遠不得朝夕視始更聚書集賢殿別置校讎官曰學士曰校理士下或無曰字常以寵丞相為大學士開元十三年改集仙殿為集賢殿聚四部書其中置修撰校理官五品以上為學士六品以下為直學士以宰相張說為大學士其他學士皆達官也校理則用天下之名能文學者苟在選不計其秩次惟所用之名下或有士字又或有而字由是集賢之書盛積盡秘書所有不能處其半書日益多官日益重四年鄭生涵始以長安尉選為校理為一作授人皆曰是宰相子能恭儉守教訓好古義施於文辭者如是而在選公卿大夫家之子弟

其勸耳矣家下或有選字非是愈為博士也始事相公於祭酒分教東都生也事相公於東太學今為郎於都官也又事相公於居守居上或無於字按舊史元和元年鄭餘慶罷相為大子賓客遷國子祭酒冬十一月庚戌遷河南尹三年夏六月甲戌自河南尹拜東都留守六年十月除吏部尚書唐制東都置六館學與京師同故掌其職者謂之分教而舊史又云愈好舉進士投文於公卿間故相鄭餘慶為之延譽由是知名於時三為屬吏經時五年觀道德於前後聽教誨於左右可謂親薰而炙之矣或無後字○炙之石切其高大遠密者不敢隱度論也其勤已

而務博施以己之有欲人之能不知古君子何如耳（或無耳字或作爾）今生始進仕獲重語於天下而慊慊若不足眞能守其家法矣其在門者可進賀也（門下或有門下字）求告來寧（汪以元和四年爲伇理五年寧覲東都時餘慶爲東都留守）朝夕侍側東都士大夫不得見其面於其行日分司吏與留守之從事（司下或有郎字）竊載酒肴席定鼎門外（古今地名曰河南有鼎門九鼎所定也郎成王定鼎于郟鄏之所）盛賓客以餞之旣醉各爲詩五韻且屬愈爲序

詩（洛字詩下或有曰字注洛上或有得字）

相公倦台鼎分正新邑洛（正或作政）才子富文華

校讎天祿閣壽觴佳節過歸騎春衫薄（衫或作和）

烏啅正交加楊花共紛泊親交誰不羨去去

翔寥廓（親交或作交親）

韋侍講盛山十二詩序（講或作御或作盛山唱和）

（詩序唐史韋處厚字德載京兆萬年人中進士第又擢才識兼茂科賢良異等憲宗時歷考功員外郎坐與宰相韋貫之善出爲開州刺史穆宗立爲翰林侍讀學士再遷中書舍人文宗時爲相初在開州有盛山詩十二篇一宿雲亭二隱月岫三茅嶺四梅溪五流盃渠六盤石磴七桃塢八竹崖九琵琶臺十胡盧沼十一繡衣石榻十二上士瓶泉盛山開州也開州隋巴東郡之盛山縣武德元年改爲開州）

韋侯昔以考功副郎守盛山人謂韋侯美士考功顯曹盛山僻郡奪所宜處納之惡地以枉其材韋侯將怨且不釋矣或曰不然夫得利則躍躍以喜不利則戚戚以泣（躍躍閣杭本無下躍字以下句偶之非是不利不下或有之得字）若不可生者豈韋侯謂

哉（謂哉上或有之字）韋侯讀六藝之文以探周公孔子之意（藝下或無之字探杭作深子下或無之字皆非是）又妙能爲辭章可謂儒者夫儒者之於患難苟非其自取之其拒而不受於懷也若築河堤以障屋霤其容而消之也若水之於海冰之於夏日其翫而忘之以文辭也若奏金石以破蟋蟀之鳴蟲飛之聲況一不快於考功盛山一出入息之閒哉未幾果有以韋侯所爲十二詩遺余者其意方且以入谿谷（或無方字）上巖石追

逐雲月不足日爲事讀而歌詠之歌詠或作詠歌令
人欲棄百事往而與之游不知其出於巴東
以屬朐䏰也朐䏰說文蟲名漢中有朐䏰縣地下是多此蟲因以爲名朐从
句聲考其義當作䏰蠢事說音蠢閏劃禹錫音屈忍漢書朐音劬通典曰閬州漢之朐
䏰地也于時應而和者凡十人樊謂考下文只六人一日和者
十人而時集闕下者六人耳及此年韋侯爲中書舍人侍
講六經禁中諸本作及此年閣本作明年和本作時年閣此時之年也韋以
元和十一年刺盛山韓以長慶二年作序閣本作明年由時字非也○今按作明年則非
實作時年則下詞當从諸本作及此年刺經亦疑矣諸本禁中下有名處厚字元和十五

年二月與學以侍講學士講詩閣雕書洪範于太宗亭長慶二年四月爲中書舍人和
者通州元司馬爲宰相元和十年三月稹爲通州司馬長慶二年
二月同平章事洋州許使君爲京兆忠州白使君爲
中書舍人元和十三年十二月居易爲忠州刺史長慶元年十月爲中書舍
人李使君爲諫議大夫景儉字寬中元和中爲忠州刺史長慶元
年八月爲諫議大夫不言某州使君連上忠州文也澤之云景儉時爲楚州疑有脫誤
黔府嚴中丞爲祕書監元和十四年二月以商州刺史嚴謩爲黔
中觀察使長慶元年入爲祕書監温司馬爲起居舍人温造時爲
武陵司馬今諸本皆亡州名亦疑脫誤皆集闕下和者下六人諸本亦各書

其名云元司馬名稹許使君名康佐白使君居易李使君景儉嚴中丞武温司馬造方以
閣杭本并上文名虔厚共删十四字云蜀本訓書稹康佐居易景儉造五名獨嚴不書其
名今考諸本嚴謩時爲祕書監文集有制詞可考者本改作嚴武蜀本又作少監皆非
也李景儉自楚州召還温造自朗州召還今皆不著其郡亦闕文也於是盛山
十二詩與其和者山下或有之字大行於時聯爲大
卷家有之焉慕而爲者將日益多則分爲別
卷韋侯俾余題其首

石鼎聯句詩序閣本無此篇洪慶善曰張文潛本校與諸
本特異蓋淳于文忠也然增損太多不知得於何本今姑以

杭蜀本互正今按張本多可取當附見以備參考○洪興祖
云石鼎聯句詩或云皆退之所作如毛頴傳以文滑稽耳軒轅
寓公姓彌明寓公名侯喜師服皆其弟子也余因不然公與諸
子嘲戲見於詩者多矣皇孟亦不能詩則曰詩枕賓壞開東復
思苦則曰陽肚義所燭樊宗師語誰則曰辭輕簇卓隱止於是
矣不應識詩軒薄如是之甚也且序云衡山道士軒轅彌明鏡
極醜白龍黑面長頸而高結喉中又作楚語年九十餘北首介
退之自謂孫子向年李道亦云嘗見唐人所作賈島碣云石鼎
聯句所稱軒轅彌明郎君也島范陽人彌明衡山人島本浮晉

而彌明道士附會之妄無可信者獨仙傳拾遺有彌明傳雖但述退之之語亦必有是人矣然句若以為公作則若出一口矣今讀其劉侯句不及彌明遠甚何至是邪蓋聞君子損己以成人之美未聞抑人以取勝也其曰吾不解世俗書見孔武仲雜記

元和七年十二月四日衡山道士軒轅彌明自衡下來下或作山舊與劉師服進士衡湘中相識將過太白知師服在京夜抵其居宿知下師服張本作劉或無夜字有校書郎侯喜新有能詩聲夜與劉說詩彌明在其側貌極醜白鬚黑面長頸而高結喉中又作楚語恭張本皆作長頸而結喉無高與中字書子西曰結古髻字也高結高句斷漢陸雲傳尉佗魋結讀曰讀為椎髻云一撮之為其形如椎高結語承此今故古語自有城中好高結不又引推結也但道上之音知延不作揖結讀為髻而以償當下何者雖自指而非是蓋長頸故見其結喉之向而此高結喉中又作楚語也不知則當从卷張本刪高中二字喜視之若無人彌明忽軒衣張眉指鑪中石鼎謂喜曰子云能詩能與我賦此乎云或作之又無能詩二字非是劉往見衡湘閒人說云年九十餘矣其字張本無矣字上有解捕

逐鬼物拘囚蛟螭虎豹不知其實能否也方無解字解張作能拘囚張作罔兩不上方有然字而無其字或無否字見其老頗貌敬之不知其有文也聞此說大喜即援筆題其首兩句張無說字即方作既次傳於喜喜踊躍即綴其下云云於下兩喜字張本並作侯方無丁字道士啞然笑曰啞烏格切子詩如是而已乎即袖手竦肩倚北牆坐袖杌蜀本作抽倚或作旁或無坐字謂劉曰吾不解世俗書子為我書解或作能後同子為上或有第字我書下有吾句字因高吟曰龍頭縮菌蠢豕腹漲彭亨初不似經意不以張本作似非疑當之作似不詩旨有似譏喜二子相顧慙駭二子張作一人欲以多窮之即又為而傳之喜喜思益苦或劉四字務欲壓道士每營度欲出口吻或無吻字聲鳴益悲操筆欲書張本書下將下復止竟亦不能奇也畢即傳道士道士高踞大唱曰劉把筆吾詩云云或無詩字又張本作劉進高吟云云或無士把筆則其不用意而功益奇此从張本下四字或作益切奇出非是或疑其當作不可附說語皆侵劉侯侯或無字喜益忌之劉與侯皆已賦十餘韻彌明應之如響皆穎

脫舍譏諷夜盡三更二子思竭不能續因起謝曰尊師非世人也某伏矣願爲弟子不敢更論詩夜盡三更諸本在不能續之下下更有一子一字此从張本方从之杭蜀本文粹無益忌至譏諷二十四字及思竭不能續五字但有喜字屬上句又盡作益二子二字下便連因起謝張本又以盡為蓋而一本併無盡益蓋三字○今按方本說羅諸本重復然簡嚴者似於事理有所未盡而重複者乃得見其曲折之詳但今恐有病客故悉从諸本及張本而方本同在其中但方本語倨劉喜劉既書姓喜不當獨書名恐劉下本有侯字而下文別有喜字之誤也諸本喜益忌之之下復云劉與侯皆已賦十餘韻語亦太冗張本夜盡三更四字蜀於舍譏諷之下因舊然似不若移於喜益忌之之下此皆未詳已以為然讀者詳之○非世人也或無世字或作非世人能出也張本某下有等字伏或作服道士奮曰奮下或有稱字或有曰字或有然字○今按恐或有稱字不然章不可以不成也又謂劉曰把筆來吾與汝就之或無來字或無吾與汝就之五字即又唱出四十字爲八句書訖使讀讀畢謂二子曰章不已就乎二子齊應曰就矣張無即字出或作書非是訖使方作止即下讀道士曰此皆不足與語字張本作之屬上句方無不字凡或作子此寧爲文邪吾就子所能而作耳就下或無子字作下或自之字耳或作矣非吾之所學於師而能者也吾所

能者子皆不足以聞也獨文乎哉吾語亦不當聞也吾所能或作吾所聞語下張本有子字吾閉口矣二子大懼皆起立牀下拜曰張無皆字不敢他有問也願聞一言而已先生稱吾不解人間書敢問解何書請聞此而已道士寂然若無聞也方無敢問解何書五字請聞下十三字依本但存寂然二字無下一字累問不應二子不自得即退就座道士倚牆睡鼻息如雷鳴二子怛然失色不敢喘喘上張本有少字斯須曙鼓動鼕鼕音彤二子亦困遂坐睡或無遂坐睡三字及覺日已上驚顧覓道士不見上張本作出方無驚字即問童奴奴曰奴張本作僮奴曰上張本有僮字天且明道士起出門若將便旋然奴怪久不返即出到門覓無有也張無到門字覓下有之字二子驚惋自責若有失者聞遂詣余言余不能識其何道士也嘗聞有隱君子彌明豈其人耶韓愈序

石鼎聯句詩或無此題

巧匠斲山骨刳中事煎烹師服直柄未當權塞口且吞聲喜龍頭縮菌蠢豕腹漲彭亨彌明外

苞乾薛文中有暗浪驚(師服)枉冷足自安(方從抗蜀文粹作安自足誤無文理對偶又差方本誤改多類此)遭焚意彌貞(喜)
謬當鼎鼐間妄使水火爭(彌明)大似烈士膽圓
如戰馬纓(師服)上比香爐尖下與鏡面平(喜)秋
瓜未落蒂凍芋強抽萌(彌明)一塊元氣閉細泉
幽竇傾(師服)不值輸寫處爲知懷抱清(喜)方當
洪鑪然益見小器盈(彌明)睆睆無刃迹(莊子睆睆外有纆徽之中注視銳華縮切)
團團類天成(師服)遙疑龜負圖出
曝曉正晴(喜)旁有雙耳穿(雙或作隻)上爲孫髻樽

(諸本此下無彌明字○今按此似二子譏道士之詞恐實非彌明語)或訝短尾
銚又似無足鐺(師服)可惜寒食毬擲此傍路坑
(喜)何當出灰地(徐也切)無計離餅罌(彌明)陋質荷
斟酌狹中愧提挈(師服)豈能煑仙藥但未汙羊
羹(喜)形模婦女笑度量兒童輕(彌明)徒示堅重
性(示或作爾)不過升合盛(師服)○(過或作升盛或作合合或作成)傍
似廢轂仰(仰或作傍)側見折軸橫(喜)時於蚯蚓竅
微作蒼蠅鳴(彌明)以茲翻溢愆(以茲或作忽羅)實負任
使誠(師服)常居顧眄地敢有漏泄情(喜)寧依暖

熱弊不與寒涼并(彌明)區區徒自效瑣瑣不足
呈(喜)(諸本此下無喜字)迴旋但兀兀開闔惟鏗鏗(師服)
○(鏗丘耕切)全勝瑚璉貴空有口傳名豈比俎豆
古不爲手所撜(撜除庚切廣雅曰拯也淮南子子路撜溺而受牛謝撜舉)
(也平上聲述洪本一作茯)磨礱去圭角浸潤著光精(○著附也)
願君莫嘲誚此物方施行(○四韻亦彌明所作又年譜云或謂軒轅寓公姓彌明寓公名蓋以文滑稽耳是不然劉侯雖皆公門人然不應以錢詣如是之甚且言彌明形貌聲音之陋亦豈公自謂耶而列仙傳又有彌明傳要亦有是人矣○今按此詩何法全類韓公而或者所謂寓公姓名者蓋軒轅反切近韓字彌字之義又與愈

字相娥郎張語所識與人爲無實驗難之說者也故煉是或者之言之是其氏所疑容兒舒呂之附乃故異名語以實笑諸又以畏其事實使讀者不之覺耳昔列仙傳則又好事者因此序而附會之尤不足以爲據也)

昌黎先生集卷第二十一

世綵廖氏刻梓家塾

昌黎先生集卷第二十二

祭文

祭田横墓文

（田横初為漢將灌嬰敗於坡下亡走梁歸彭越高祖即位懼誅與其徒五百餘人入海居島中高帝聞齊人賢者多附横恐後有亂乃使使赦横罪而召之横與其客二人乘傳詣洛陽至尸鄉廏置迺自剄令客奉其頭從使者馳奏高帝流涕以王者禮葬横既葬二客穿其冢旁皆自剄從之其餘客在海中者聞横死亦皆自殺是太史無咎鼂取公此文於續楚辭而系之曰唐宰相如董晉亦未足言而晉為汴州鎮奏愈從事愈始終感遇語稱隴西公而不姓後從裴度亦自謂度知己然度亦終不引愈共天下事故愈躊躇發憤太息於區區之横以謂夫苟如横之好士天下將有賢於五百人者至焉）

貞元十一年九月愈如東京道出田横墓下（十一年諸本或作十九年月下有十一日字如東京或作東如京洪慶善曰東京洛陽也公以貞元十一年出長安至河陽而後如東都也十九年秋則公為御史是冬即貶陽山安得以九月出横墓下唐都長安亦不得云東如京也方以閣杭蜀本作東如京云田横墓在偃師尸鄉洛陽東三十里今公自河陽道横墓下以入洛故云東如京也○今按洪慶善作如東京及考歲月皆是方氏亦以京為洛陽但據三本必欲作東如京為誤耳今且未須別考它書只以其所引田横墓在洛陽東者論之則自墓下西走洛陽乃是西向安得言東如京乎況唐都長安謂洛陽為東京則可直謂之京則不可其理又甚明若據元和郡國志則河陽西南至河南府八十里其大勢亦不得云東如京也此又三本謬誤之一證故復表而出之）感横義高能得士（下或有心字）因取酒以祭為文而弔之其辭曰事有曠百世而相感者余不自知其何心非今世之所稀孰為使余歔欷而不可禁余既博觀乎天下曷有庶幾乎夫子之所為死者不復生嗟余去此其從誰（死者或作死而生方作來皆非是）當秦氏之敗亂

得一士而可王何五百人之擾擾而不能脫夫子於劒鋩抑所寶之非賢亦天命之有常（寶之或作寶者天或作大）昔闕里之多士孔聖亦云其遑遑（閣杭無其字非是）苟余行之不迷雖顛沛其何傷自古死者非一夫子至今有耿光（非閣杭作皆非是）跽陳辭而薦酒魂髣髴而來享（集韻虛良反按享字古今人用多作上聲惟前漢禮樂志郊祀詩云發梁揚羽申以商造茲新音永久長聲氣遠條鳳鳥翔神夕奄虞蓋孔享享作平聲退之叶韻蓋有所本也）

歐陽生哀辭

（歐陽名詹字行周泉州晉江人也卒年四十餘）

集十卷行世新史於藝文立傳
歐陽詹世居閩越自詹已上皆爲閩越官至
州佐縣令者累累有焉閩越地肥衍有山泉
禽魚之樂雖有長材秀民通文書吏事與上
國齒者未嘗肯出仕今上初故宰相常袞爲
福建諸州觀察使治其地治上或有往字非是袞以文
辭進有名於時又作大官臨蒞其民鄉縣小
民有能誦書作文辭者袞親與之爲客主之
禮呂汲公本如此方从閩杭苑辭進下即屬鄉縣至者袞下又有故宰相字下乃屬

有名至其民又屬親與云云顛倒錯亂全無文理而方云三本如此不當輕改其敝如此
今定从呂本方主下有人字鄉辭作縣鄉則尚有可取云觀游宴饗必召
與之宴或作燕與讀爲預或作預或燕與如字而之下當有俱字時未幾
皆化翕然化新傳作仕非是按袞傳建中初起爲福建觀察使始閩人未知學
袞至爲設學校使爲文章親加講導與爲客主均禮觀游燕享與焉由是俗一變歲貢士
與內州等詹于時獨秀出袞加敬愛諸生皆推服
閩越之人舉進士繇詹始貞元八年詹與公同登第退之同年
進士此言閩人舉進士自詹始及觀林蘊泉山銘敘則謂閩川貞元以前未有文進者也
因廉使李郎公錡興啓庠序請獨孤常州及爲紀中有辭云綏胡之綏化爲肯矜其兄游

與友歐陽詹繼登正第以其年考之則藻之登第又在詹之前然長溪辭令之以中宗神
龍二年擢第則又在藻之前矣退之謂由詹始豈考之未詳耶建中貞元閒
余就食江南未接人事往往聞詹名閭巷閒
詹之稱於江南也久下或有矣字貞元三年余始
至京師舉進士聞詹名尤甚余下或有年十九字聞或作則
或云當并出則閒二字亦有理八年春遂與詹文辭同考試
登第始相識自後詹歸閩中余或在京師他
處不見詹久者惟詹歸閩中時爲然其他時
與詹離率不歷歲移時則必合合必兩忘其

所趨久然後去故余與詹相知爲深詹事父
母盡孝道仁於妻子於朋友義以誠氣醇以
方容貌嶷嶷然○嶷音疑其燕私善謔以和其文
章切深喜往復善自道讀其書知其於慈孝
最隆也十五年冬余以徐州從事朝正于京
師公爲徐州節度推官詹爲國子監四門助教將率其
徒伏闕下舉余爲博士會監有獄不果上或無
監字監或作詹觀其心有益於余將忘其身之賤而
爲之也嗚呼詹今其死矣詹閩越人也父母

老矣捨朝夕之養以來京師以或作而其心將以有得於是而歸爲父母榮也有得或作在得或無於是字而有複出將以有得字雖其父母之心亦皆然詹在側雖無離憂其志不樂也詹在京師雖有離憂其志樂也若詹者所謂以志養志者歟詹雖未得位其名聲流於人人其德行信於朋友或作友朋雖詹與其父母皆可無憾也詹之事業文章李翱既爲之傳故作哀辭以舒余哀之傳或作之說或作之誌故上或有余字非是以傳于後以遺其父母而解其悲哀以卒詹志云悲哀或作哀悲〇今按上文已連有兩哀字不應如此重複或當刪去此哀字〇詹或作其

求仕與友兮遠違其鄉父母之命兮子奉以行友則既獲兮祿實不豐以志爲養兮何有牛羊事實既修兮名譽又光父母忻忻兮常若在旁命雖云短兮其存者長終要必死兮願不永傷友朋親視兮藥物甚良親視或作視疾飲食孔時兮所欲無妨孔或作既壽命不齊兮人道之常齊一作高在側與遠兮非有不同山川阻深兮魂魄流行祀祭則及兮勿謂不通哭泣無益兮抑哀自彊益或作技推生知死兮以慰孝誠嗚呼哀哉兮是亦難忘哉下或無兮字

題哀辭後或刪此四字作題歐陽生哀辭後崔羣及詹皆與公同年劉伉姓名僅見于此他無所聞

愈性不喜書自爲此文惟自書兩通其一通遺清河崔羣羣與余皆歐陽生友也友上或有之字哀生之不得位而死哭之過時而悲其一通今書以遺彭城劉君伉君喜古文或無書字或無伉字丁君字一作伉以吾所爲合於古諳吾廬而來請者八九至而其色不怠志益堅或無志字凡愈之爲此文蓋哀歐陽生之不顯榮於前哀一作痛又懼其泯滅於後也今劉君之請未必知歐陽生其志在古文耳其志上或有之志字雖然下或有苟愛吾文必求其義八字八字下又或有則進於歐陽生矣必時觀十一字知愈之爲古文豈獨取其句讀不類於今者邪思古人而不得見學古道則欲兼通其辭通其辭者本志乎古道者也乎或作於方从三本無道字以上下文考之無道字卽不成文

理矣古之道不苟譽毀於人此下或有然則吾之所爲文皆有實也十一字劉君好其辭則其知歐陽生也無惑焉

獨孤申叔哀辭申叔字子重年二十二舉進士又二年用博學宏詞爲校書郎又三年居父喪未練而歿蓋貞元十八年也柳子厚有獨孤君墓碣皇甫持正有傷獨孤賦而公作辭哀之公嘗與崔羣書天人好惡之說與此語意一同蓋出太史公之伯夷論也

衆萬之生誰非天邪明昭昏蒙誰使然邪行何爲而怒居何故而憐邪怒或作怨或作思怒下或有邪字居

或作爲胡喜厚其所可薄而恒不足於賢邪將下民之好惡與彼蒼懸邪或無蒼字抑蒼茫無端而贅寓其間邪寓下或有於字死者無知吾爲子慟而已矣如有知也子其自知之矣或無自字或無之字或無自字而有之字濯濯其英曄曄其光如聞其聲如見其容此句或作如爽其旁非是或云以容叶光用古韻也烏虖遠矣何日而忘烏虖或作嗚呼

祭穆員外文爲崔侍御作見本篇首題云維年月日故人博陵崔懇謹以清酌之奠祭于亡友穆六端公之靈方云豈穆員邪舊傳員辛檢校員外郎杜亞留守東都辟爲從事皆與此文合新傳員終侍御史故見本篇端公也穆員字與直懷州河內人宣州觀察使寧之子工爲文崔侍御名懇無傳

於乎建中之初予居于嵩擕扶北奔或作歸避盜來攻晨及洛師相遇一時顧我如故眷然顧之如或作無眷或作睠子有令聞我來自山子之畯畯或作俊明我鈍而頑道旣云異誰從知我我思其厚不知其可知其或作知而或作可而於後八年君從杜侯我時在洛亦應其招貞元五年十二月以杜亞爲東都留

守亞辟員爲從事檢校員外郎懇時亦爲亞所辟留守無事多君子僚罔有疑忌維其嬉游草生之春鳥鳴之朝我轡在手君揚其鑣君居于室我旣來卽或以嘯歌嘯或作咏或以偃側誨余以義復我以誠復我或作我復○今按下文云無非德聲則此二句專指穆也當作復我終日以語以或作與無非德聲主人信讒有惑其下殺人無罪誣以成過入救不從反以爲福赫赫有聞王命三司察我于獄相從係縲曲生何樂直死何悲曲或作直直或作曲何或皆作可皆非是二上懷主人

主或作王非是內閑其私閑或作憫或作閒皆非是進退之難君

處之宜君或作居非是旣釋于囚令狐運為東京牙門將亞惡其為人

會盜劫輸絹於洛北運適畋近郊亞意其為之命員及從事張弘靖鞫其事無之亞怒因

員等員由此知名我來徐州道之悠悠思君為憂我

如京師君居父喪哭泣而拜言詞不通我歸

自西君反吉服晤言無他往復其昔其疑當作如

不日而違重我心惻自後聞君母喪是丁痛

毒之懷六年以弁一作經孰云孝子而須厥靈

今我之至入門失聲失或作哭酒肉在前君胡不

饗升君之堂不與我言於乎死矣何日來還

祭郴州李使君文

公貞元十九年冬出為陽山令過郴州識李使君有李員外寄紙筆及叉魚詩郎所謂獲紙筆之使賀投叉魚之短韻也其生平契分皆具此文筆墨閒錄云祭李郴州文尤雄奇

維年月日將仕郎守江陵府法曹參軍韓愈

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敬祭于故郴州李使君

之靈文苑此篇首題云維元和元年歲次景戌二月乙未朔二十四日戊午將仕郎云云使君員外三兄之靈考之唐曆皆合古語有之白頭如新傾

蓋若舊顧意氣之何如何日時之足究何或作曷

當貞元之癸未或作酉○今按癸未者貞元十九年貶陽山令時也惕

皇威而左授伏荒炎之下邑嗟名頹而位仆

歷貴部而西邁邇清光於暫覲於或作而言莫交

而情無由莫或作若或作若而下無情字旣不賈而奚售哀

窮遐之無徒遐或作荒窮遐或作遐荒徒或作圖挈百憂以自

副停問訊之綢繆恒飽飢而愈疚接雄詞於

章句窺逸跡於篆籀直右切苞黃甘而致貽獲

紙筆之雙貺即李員外寄紙筆云莫怪殷勤謝虞卿正著書投叉魚

之短韻即公叉魚十八韻招張功曹媿韜瑕而舉秀矣新

命於衡陽費薪芻於館候郴在衡山之陽貞元二十一年公以順宗赦徙掾江陵待命於郴云空大亭以見處慰水木之幽

戢遲英心於縱博沃煩腸以清酌以一作於航北

湖之空明覩鱗介之驚透寞州樓之寄遠衆

管啾而並奏啾或作啾遝閑居賦嘈啾而並奏得恩惠於新

知脫窮愁於往陋窮或作宛輟行謀於俄頃見秋

月之三㲄建天書之下降猶低迴以宿留上音

秀下音溜前漢宿留海上史記宿留之數日無所見念睽離之在期謂

此會之難又授縞紵以託心吳季札聘鄭見子產如舊相識與之縞帶子產獻紵衣焉見左氏襄公二十九年示茲誠之不謬授或作接儻後日之北遷約窮歡於一晝雖掾倖之

酸寒要拔貧而爲富何人生之難信捐斯言

而莫就始訶信於暫疎遂承凶於不救承或作成

於一作而見明旌之低昂明諸本作銘此从閣本字見檀弓鄭注云神明之旌尚遲疑於別袖憶交酬而送舞奠單盃而

哭柩美夫君之爲政不橈志於讒構橈或作撓或作撓从手皆非是遭脣舌之紛羅獨陵晨而孤雒陵一作凌

彼憸人之浮言雖百車其何詒車或作年今按後漢書。馮衍出妻書云詞語百車韓蓋用此作年非是洞古往而高觀因邪

正之相冠幸竊觀其始終敢不明白而蔽覆

神乎來哉辭以爲侑尚饗

祭薛助教文公達字大順詳見公所誌墓云

維元和四年歲次己丑後三月二十一日景

寅丙寅作景寅避唐諱也朝散郎守國子博士韓愈嚴墓志石本作議太學助教侯繼謹以清酌之奠祭于

亡友國子助教薛君之靈繼下或有等字薛君之靈見本作河東薛君七官之靈嗚呼吾徒學而不見施設祿又不

足以活身天於此時奪其友人同官太學日

得相因奈何永違秪隔數晨笑語爲別慟哭

來門來或作東藏棺蔽帷欲見無緣皎皎眉目在

人口前酌以告誠庶幾有神嗚呼哀哉尚饗

祭虞部張員外文張季友也公同王涯崔羣許季同庾承宣邢冊等六人者皆與張貞元八年同年進士時陸贄典貢舉故文有司我明試時惟邦彥之語詳見公誌其墓云

維年月日愈等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敬祭于

亡友張十三員外之靈文苑作元和十年見本作維元和十年月日中書舍人王涯考功郎中知制誥韓愈禮部侍郎崔羣京兆尹許季同考功員外郎庾承宣河中節度判官殿中侍御史邢冊等六人皆張季友之同年也嗚呼往在

貞元俱從賓薦司我明試時維邦彥各以文

售幸皆少年羣遊旅宿其歡甚焉出言無尤

有獲同喜他年諸人莫有能比倏忽逮今二

十餘歲存皆衰白半亦辭世外纏公事內迫

家之中宵興歎無復昔時如何今者又失夫

子今者或作於今懿德柔嘉永絕心耳廬親之墓終

喪乃歸陽瘖避職妻子不知分司憲臺風紀由振遂遷司虞以播華問不能老壽孰究其因託嗣於宗（託嗣或作託嗣）天維不仁酒食備設靈其降止論德叙情以視諸誄尚饗

祭河南張員外文（貞元十九年冬公與張署自御史俱出南方爲令明年順宗卽位俱徙江陵故凡今道塗經涉唱和契闊皆具此文公方從晉公討蔡祭其在元和十二年八月數張之行治則詳於公誌）

維年月日彰義軍行軍司馬守太子右庶子兼御史中丞韓愈謹遣某乙以庶羞清酌之奠祭于亡友故河南縣令張十二員外之靈（或無守太子右庶子字）貞元十九君爲御史余以無能同詔並跱（或作峙選潘岳關中詩列營棊跱注跱立也亦作峙）君德渾剛標高揭己有不吾如唖猶泥滓余戇而狂（○戇音惷）年未三紀乘氣加人無挾自恃彼婉孌者實憚吾曹側肩帖耳有舌如刀我落陽山以尹鼯猱君飄臨武山林之牢歲弊寒兇雪虐風饕顛於馬下（雪虐杭本作嘯虎以顚於馬下言之由虎聲懼也風饕謂虎貪風而嘯不已虎近於虐說自此也饕或作號○今按杭本全然不成文理以上語歲弊寒兇言之八字相偶當爲雪虐明甚）我酒君眺夜息南山同卧一席守隸防夫觝頂交跖（頂或作項非是）洞庭漫汗粘天無壁風濤相豗（呼回切）中作霹靂追程盲進颿船箭激（颿或作帆或作颮）南上湘水屈氏所沈（上或作之）二妃行迷淚蹤染林山哀浦思鳥獸叫音余唱君和百篇在吟君止于縣我又南踰把䤴相飲後期有無期宿界上一又相語自別幾時遽變寒暑（遽或作復或作偪）枕臂欹眠加余以股僕來告言虎入廐處無敢驚逐以我騾去（○騾音累驢子）君云是物不駿於乘虎取而往來寅其徼（寅或作夤○今按寅爲辰名夤乃夤緣之義當改作寅說見下）備我預在此與君俱膺猛獸果信惡禱而憑（獸蜀本作首李本校作孟首不知得之何本也葛魯卿云騶不獸虎取之則亨矣不待禱而有憑也○今按洪謝本皆作孟首謂正月孟春之首也張言來寅其徼以虎爲寅神故言來歲寅月當有徼驗孟首果得歸也然且作猛獸亦通）余出嶺中君竢州下偕掾江陵非余望者郴山奇變其水清寫泊砂倚石有遝無捨（楚詞云重華不可遝注遝逢也○遝吾故切）

衡陽放酒熊咆虎嗥不存令章罰籌蝟毛（不存或作存不罰或作罪唐人會飲以籌記罰劉夢得詩罰籌長樹毒是也○令按令章謂酒令遵令則以籌記其罰也）委舟湘流往觀南嶽雲壁潭潭（雲或作天）穹林攸擢避風太湖七日鹿角（太或作大鹿角洞庭湖中地名元微之有鹿角詩湖旁至今有鹿角巡撿司也）釣登大鮎怒頳豕豞（豞或作豹非是或云豞豕聲○豞許角切）鬱盤炙酒羣奴餘喙走官階下首下尻高（前漢尻益高苦刀切）下馬伏塗從事是遭予儆博士君以使已（元和元年六月公召為國子博士署掾江陵半年邑管奏為判官不往）相見京師過願之

始分教東生君掾雍首（元和二年公分教東都署為京兆府司錄參軍雍州名書黑水西河惟雍州○雍於用切）兩都相望於別何有解手背面遂十一年君出我入如相避然生闊死休（生闊死休或作生死休咎非是）呑不復宜刑官屬郎引章訐奪（或作奮訐方作許奪○令按奪謂爭執不與猶今言定奪公事也蓋志云守法爭議棘棘不阿郎此事也方本無義或本亦非）權臣不愛南呂是幹（令按墓志張自刑部出刺虔州然則呂當作東）明條謹獄氓獠戶歌（○獠音老）用遷澧浦為人受瘧（署自虔州改澧州刺史民稅出雜產物與錢尚書有經數觀察使牒州徵錢倍數經署曰刺史可為法不可貪官害民留牒不肯從以代罷瘧病也）竟還家東都起令河南屈拜後生憤所不堪屢以正免身伸事蹇竟死不昇孰勸為善丞相南討（元和十六年以宰相裴度為淮西宣慰處置使南討淮蔡）余辱司馬議兵大梁（時宣武軍節度使韓弘為諸軍都統使將出討公諭弘寧事）走出洛下哭不憑棺奠不親舉不撫其子葬不送野望君傷懷（望君或作定居非是）有隕如瀉銘君之績納石壤中（或作丁）爰及祖考紀德事功（紀或作已事或作著事功作著功於理亦順但下文便有外著後世則重出著字又似可疑姑以舊本作事蓋紀其德紀其事紀其功也又恐或是序字）

外著後世鬼神與通君其（以似而誤然無所據不敢輒改也）奚憾不余鑒衷嗚呼哀哉尚饗

祭左司李員外太夫人文（謂與其子同僚也公為職方員外郎時也）

維年月日某官某等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敬祭于某縣太君鄭氏尊夫人之靈（某某等或作某乙等）胄于茂族配此德門克成厥家享有全福爲婦爲母再朝中宮搢紳推榮宗黨是則某等幸隨令子同服官僚庶展哀誠式陳牢醴尚

饗

祭薛中丞文（一本同李逢吉孟簡張惟素張賈祭薛中丞存識也薛嘗劾浮屠鑒虛罪抵死表李位無罪事見舊史本傳甚詳）

維年月日（文苑作元和九年）某官某乙等謹以清酌庶羞之奠祭于亡友故御史中丞贈刑部侍郎薛公之靈公之懿德茂行可以勵俗清文敏識足以發身宗族稱其孝慈友朋歸其信義累昇科第亟踐班行左掖南臺（北齊號御史臺為南臺）共傳故事詩人墨客爭諷新篇羽儀朝廷輝映中外長途方騁大限俄窮聖上軫不慭之悲具僚興云亡之歎況某等忘言斯久知我俱深青春之遊白首相失來陳薄奠詎盡哀誠嗚呼哀哉尚饗

祭裴太常文（裴之諱字皆不可考）

維年月日愈等謹以庶羞清酌之奠敬祭于故太常裴二十一兄之靈（文苑作元和九年見本月日下具給事中李逢吉給事中孟簡吏部侍郎張惟素吏部侍郎張賈比部郎中史館修撰韓愈等五人）朝廷之重莫過乎禮雖經策具存而精通蓋寡自郊丘故事宗廟時宜大君之所旁求丞相之所卒問羣儒拱手宗祝醉心兄皆指陳根源斟酌通變莫不允符天旨克協神休至乎公卿冠昏士庶喪祭疑皆響答問必實歸從我者足為軌儀異我者無逃指笑動為時法言比古經（比一作必）獨立一朝高視千古而又驅馳朋執僶俛宗親檐石之儲常空於私室（檐諸本多作甔舊本多作檐公秋懷詩用甔字按後漢明帝紀生無檐石之儲檐字本此郭璞乃言注甔石之儲實用甔字前漢揚雄傳皆只作儋貨殖傳儋儋千儋顏曰儋人儋之也一儋兩兒丁濫切）方丈之食每盛於賓筵贈必同辭求無不應孰云具美而不永年某等早接遊從實欽道義致誠薄奠以訣終天嗚呼哀哉尚饗

潮州祭神文五首（見本第一首題作祭湖神文第二首題作又祭止雨文第三題祭城隍文第四題祭界石神文第五不立題皆元和十四年夏秋作）

維年月日潮州刺史韓愈謹差攝潮陽縣尉

史虛己以特羊庶羞之奠告于大湖神之靈愈承朝命爲此州長今月二十五日至治下凡大神降依庇貺斯人者皆愈所當率徒屬奔走致誠親執祀事於廟庭下令以始至方上奏天子思慮不能專一冠衣不淨潔與人吏未相識知牲糈酒食器皿觕弊觕一作粗○糈先旅切又音所觕倉胡切不能嚴清又未卜日時不敢自薦見使攝潮陽縣尉史虛己以告神其降監尚饗

維年月日潮州刺史韓愈謹以清酌腶脩之奠祈于大湖神之靈禮記大事腶脩注云腶脯也腶或作時○今按若作時則脩當作蓋○腶丁貫反曰稻既穟矣而雨不得熟以穫也或無以穫字非是蠶起且眠矣而雨不得老以簇也歲且盡矣稻不可以復種而蠶不可以復育也農夫桑婦將無以應賦稅繼衣食也非神之不愛人或無之字愛下一有此字刺史失所職也百姓何罪使至極也神聰明而端一聽不可濫以惑也刺史不仁可坐以罪惟彼無辜惠以福也劃劙雲陰卷月日也月日或作日月非是○劃忽麥切劙力支切又音麗幸身有衣口得食給神役也上口或有而字得或作有充上之須脫刑辟也選牲爲酒以報靈德也吹擊管鼓侑香潔也拜庭跪坐庭或作廷如法式也不信當治疾殃殛也神其尚饗

維年月日潮州刺史韓愈謹以柔毛剛鬣清酌庶羞之奠祭于城隍之神聞者以淫雨將爲人災無以應貢賦供給神明上下獲罪罰之故乃以六月壬子奔走分告乞晴于爾明

神下或再出爾字屬下句明神閔人之不辜若饗若答饗或作響冀除天地山川清風時興白日顯行蠶穀以登人不咨嗟咨或作嗞惟神之恩夙夜不敢忘怠謹卜良日躬率將吏薦茲血毛清酌嘉羞一作脩有侑以音聲以謝神貺神其饗之或作哉或作之

維年月日潮州刺史韓愈謹遣耆壽成寓以清酌少牢之奠告于界石神之靈此五字或作界石之神曰惟封部之內山川之神克庥于人庥或作庇

官則置立室宇備具服器奠饗以時淫雨既霽蠶穀以成織婦耕男忻忻衎衎是神之庥庇于人也敢不明受其賜謹選良月吉日齋潔以祀神其鑒之尚饗（鑒之或作鑒茲）

維年月日潮州刺史韓愈謹以清酌庶羞之奠祭于大湖之神惟神降依茲土以庇其人今茲無有水旱雷雨風火疾疫為災各寧厥宇以供上役長吏免被其譴賴神之德夙夜不敢忘謹具食飲躬齋洗奏音聲以獻以樂以謝厥賜不敢有所祈尚饗

昌黎先生集卷第二十二

昌黎先生集卷第二十三

祭文

袁州祭神文三首（見本首篇題曰祭城隍文次題祭仰山神祈雨文又次題祭仰山神文元和十五年夏作）

維年月日袁州刺史韓愈謹告于城隍神之靈（或無袁字下同）刺史無治行無以媚于神祇（以上或無無字）天降之罰以久不雨苗且盡死刺史雖得罪（下或有死字〇今按死字不當用又上句已有不應重出蓋因上句而誤也）百姓何辜宜降疾咎于某躬身（或無躬字國語靡王躬身公用此也）無令鰥寡蒙茲濫罰謹告

維年月日袁州刺史韓愈謹以少牢之奠祭于仰山之神曰神之所依者惟人人之所事者惟神今既大旱嘉穀將盡人將無以為命神亦將無所降依不敢不以告若守上有罪宜被疾殃於其身百姓可哀宜蒙恩閔以時賜雨使獲承祭不怠神亦永有飲食謹告

維年月日袁州刺史韓愈謹以少牢之奠祭于仰山之神曰田穀將死而神膏澤之百姓

無所告而神恤之刺史有罪而神釋之敢不有薦也尚饗

祭柳子厚文（子厚以元和十四年十月五日卒于柳州公其月自潮即袁明年自袁召為國子祭酒此文袁州作也故劉夢得祭子厚文有云退之承命改牧宜陽亦馳一函候於便道其後序柳集又云凡子厚行己之大方有退之之誌若祭文在祭文蓋謂此也）

維年月日韓愈謹以清酌庶羞之奠祭于亡友柳子厚之靈（維年月日文苑作維某年歲次庚子五月壬寅朔五日景午柳下或有君字）嗟嗟子厚而至然邪自古莫不然我又何嗟人之生世如夢一覺（覺故致切下既覺同）其間利害竟亦何校當其夢時有樂有悲及其既覺豈足追惟凡物之生不願為材（為或作謂非是）犧尊青黃乃木之災（見莊子語）子之中棄天脫馽羈（馽音縶）玉佩瓊琚大放厥辭富貴無能磨滅誰紀子之自著表表愈偉（表表或作表泰非是）不善為斲血指汗顔巧匠旁觀（或作傍旁非是）縮手袖間子之文章而不用世乃令吾徒掌帝之制子之視人自以無前一斥不復羣飛刺天（飛或作非）嗟嗟子厚今也則亡（也則或作有今）臨絕之音一何琅琅徧告諸友以寄厥子不鄙謂余亦託以死凡今之交觀勢厚薄余豈可保能承子託非我知子子實命我猶有鬼神寧敢遺墜（寧或作子）念子永歸無復來期設祭棺前矢心以辭嗚呼哀哉（或無此四字）尚饗

祭湘君夫人文（公以元和十五年九月拜國子祭酒未離袁州時作）

維元和十五年歲次庚子十月某日朝散大夫守國子祭酒護軍賜紫金魚袋韓愈謹使前袁州軍事判官張得一（此上四十四字或只作維年月日國子祭酒韓愈謹令張得一今以石本）以清酌之奠敢昭告于湘君湘夫人二妃之神前歲之春愈以罪犯黜守潮州（或作陽今以石本）懼以譴死且虞海山之波霧瘴毒為災以殞其命（或無之字）舟次祠下是用有禱于神神享其衷賜以吉卜曰如汝志蒙神之福啓帝之心去潮即袁（十四年十月自潮徙袁）今

又獲位於朝復其章綬(十五年九月自袁召爲國子祭酒復賜金紫)退思往昔實發夢寐凡卅年於今乃合(卅或作三方从石本此蓋言此年前常有夢昧非以取日言之也○今按上文但言前歲之詩則此實發夢寐者但謂不敢忘前歲之吉耳此卅字未詳其義恐亦石本之誤也)夙夜怵惕敢忘神之大庥(休或作陳)伏以祠宇毀頓(一作帽)憑附之質丹青之飾暗昧不圭(或作暗昧不佳或作昧暗不蠲今从石本圭與蠲同音集韻蠲潔也明也通作圭詩吉蠲爲饎韓詩作吉圭周禮蜡氏令州里除不蠲注蠲讀如吉圭爲饎之圭陸音口舊讀爲圭呂氏春秋飲食必蠲蠲高誘亦讀作圭此蠲非一今作佳由圭字訛也)不稱靈明(或作明靈今从石本)外無四垣堂陛頹落牛羊入室居民行商不來祭享輒敢以私錢十萬修而作之(萬下諸本有牧于邦伯四字今从石本)舊碑斷折(斷一作中)其半仆地文字缺滅幾不可讀謹修而樹之(或無謹字)廟成之後將求玉石仍刻舊文因銘其陰以大振顯君夫人之威神以報靈德俾民承事萬世不怠惟神其鑒之尚饗

始將既修樹舊碑仍刻其文於新石因銘其陰舊碑石既多破落文不可盡識移之於新或失其眞遂不復刻(此四十二字石本附祭文後諸本皆有之方云此蓋後人以碑本附入閣杭皆無之○今按此必公所自記故附石本有之當附於此方但以閣杭本闕遂直刊去亦可惜也今从諸本而次一字書之)

祭竇司業文(竇名牟長慶二年卒公嘗誌其墓此文公自稱兵部侍郎則是年未使王庭湊前作也)

維年月日兵部侍郎韓愈謹以清酌庶羞之奠祭于故國子司業竇君二兄之靈惟君文行夙成有聲江東魁然厚重長者之風一舉於鄉遂收厥功屢佐大侯以調兵戎(○調去聲)詔曰子虞汝爲郎中乃令洛陽歲且四終惟刑之愼掌正隸僮命守高平(澤州高平郡)命副儒宮(副或作制)朱衣銀魚象服以崇錫榮考妣孝道上窮官不滿能亦云達通踰七望八年孰非翁(或作逾七八年孰非黎公方以閣杭先云賚卒年七十四)在君無憾我意不充君之昆弟(牟兄弟五人常牟羣庠鞏)三以辭雄(常字中行)(大曆十四年登第第鞏字汝封元和二年登第及牟爲三雄矣)刺史郎中四繼三同(謂牟庠祖繼爲澤州刺史四繼三同則常牟羣庠皆爲之也)於士大夫可謂顯融我之獲見寶自童蒙既受既

勸（愛旣或作受誘非是）在麻之蓬自視雛鷇（音寇）望君飛
鴻四十年餘事如夢中（諸本皆如此閣杭苑及南唐本作事半如夢云古夢音平去聲通石崇詩周公不足夢與可以守至中叶○今按事半如夢語意倅海不知諸本之渾全而快健前人誤改當以重押中字之故不知公詩多不避也）
分宰河洛娩立竝躬俱官於學以繼臨洪惠許
不酬（許或作詩○今按惠許上文愛勸而又備許也）謂報德以空死
生莫接孰明我衷於祭告情文以自攻嗚呼
哀哉尚饗

祭侯主簿文（此謂侯喜也蜀本注繼字非○詳觀公此文當知其爲侯喜作公貞元十七年與喜同漁于溫洛嘗有詩云吾黨侯生字叔起呼我持竿釣溫水故此又有我釣我遊莫不我隨之語嘗爲書於汝州刺史盧郎中又嘗薦之於陸員外傪觀其薦詞亦與此文推子文學今誰過之之意相表裏又公集中端有贈侯主簿喜詩用是知其非繼而喜也其曰吏部侍郎韓愈郎長慶二年自兵部轉吏部時作）

維年月日吏部侍郎韓愈謹遣男殿中省進
馬佶（退之諸子有名昶者長慶四年進士登第小說中亦載其爲集賢校理曰符曰爽曰殿中省進馬雖載於集而他處不見唯符見於孟郊張籍詩中耳）致祭于
亡友故國子主簿侯君之靈嗚呼惟子文學
今誰過之子於道義困不捨遺（周或作捨或作拾皆非是）
我狎我愛人莫與夷自始及今二紀于茲
我或爲文筆俾子持唱我和我問我以疑我
釣我遊莫不我隨我寢我休莫爾之私朋友
昆弟情敬異施惟我於子無適不宜棄我而
死嗟我之衰相好滿目少年之時日月云亡（或作人之云亡）
今其有誰誰不富貴而子爲羇我無
利權雖怨曷爲子之方葬我方齋祠（方葬或作云葬）
哭送不可誰知我悲嗚呼哀哉尚饗

祭竹林神文（公祭文二其一祭竹林神其二祭曲江龍皆以旱禱其後賀雨表亦云季夏以來而雨不降臣職司京邑祈禱實頻謂此皆長慶三年爲京尹時作也）

維年月日京兆尹兼御史大夫韓愈謹以酒
脯之奠再拜稽首告于竹林之神曰天子不
以愈爲愚不能使尹茲大衆二十三縣之人
今農旣勤於稼有苗盈野而天不雨將盡槁
以死農將無所食鬼神將無以爲饗國家之

禮天地百祀神祇不失其常(或無祀字)惠天之人不失其和(惠天下或有下字係以閩杭本○今按此人字當爲民字以避諱而用人字也下句同)人又無罪何爲造兹旱虐以罰也(虐閩杭蜀本在罰字下非是)將俾尹者不仁不明不能承帝之勑以化正其下闇無香惟腥(間音問)神于惠罰無差(神于或作神之)施罪戾于尹愈身是甘是宜雨則時降神無爽其聰明永饗于人無媿

尚饗

曲江祭龍文

維年月日京兆尹兼御史大夫韓愈謹以香果之奠敢昭告于東方青龍之神天作旱災嘉穀將槁乃於甲乙之日依准古法作神之象齋戒祀禱神其享祐之時降甘雨(時或作將非是)以惠兹人急急如律令

祭馬僕射文

(馬十二名摠字會元扶風人退之長慶三年冬自京兆尹復爲兵部侍郎又遷吏部侍郎其爲京兆也有舉馬摠自代狀今祭文稱吏部侍郎則摠以是年冬死也)

維年月日吏部侍郎韓愈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敬祭于故僕射馬公十二兄之靈惟公弘大溫恭全然德備天故生之其必有意將明將昌寶艱初試佐戎滑臺斥由尹寺(貞元十三年四月以姚南仲鎮滑臺辟摠爲從事十六年監軍使薛盈珍誣奏南仲不法摠坐貶爲泉州司馬)適彼甌閩鵵飢跋躓(一作覽○鵵魚列切飢音兀頗音致)顛而不踒(烏禾切)乃得其地于泉于虔始執郡符遂殿交州(殿軍後也)抗節番禺(上音潘下音愚)去其螟蠹蠻越大蘇(蘇或作甦)擢亞秋官朝得碩士人謂其崇我勢始起東征淮蔡相臣是使(十二年十月以宰相裴度爲彰義軍節度使仍充淮西宣慰使)公兼邦憲以副經紀(二十年以摠兼御史大夫充淮西行營諸軍宣慰副使)殲彼大魁厥勳孰似丞相歸治留長蔡師(吳元濟誅摠留蔡州爲彰義留後奏改彰義爲淮西十二月以摠檢校工部尚書蔡州刺史充淮西節度使)茫茫黍稷昔實棘茨鳩鳴雀乳不見梟鴟惟蔡及許舊爲血仇命公并侯(十三年五月以摠爲許州刺史忠武軍節度陳許溵等州觀察處置等使溵兼蔡淮西故云并侯)耕借之牛東其弓矢禮諱優優始誅鄆戎(○鄆音運)厥墟腥臊公往滌之兹惟樂郊(十四年二月誅東平節度使李師道三月以摠檢校刑部尚書)

為鄆州刺史天平節度鄆曹濮等州觀察等使詩曰適彼樂郊惟東有猘猘狂犬也淮南子猘狗不自投於河○猘音制又居例切惟西有虺虺蜥也許違切顛覆朋鄰我餘有幾七月沂州軍亂殺節度使王遂長慶元年七月盧龍軍亂囚節度使張弘靖成德亂殺節度使田弘正二年正月魏博節度使田布自殺三月武寧軍節度使崔羣為軍中所逐餘有或作有餘○今按此用左氏身其餘幾之語或本非是律崒中居○聿音律崒慈恤切斬其脊尾佽定河安惟公之難帝念厥功還公于朝陟于地官且長百僚十二月以撿校尚書左僕射守戶部尚書度彼四方孰樂可據顧瞻衡鈞或作鈞衡將擧以付惟公積勤以疾以憂及其歸時當謝之秋賀門未歸門或作問○今按此用慶者在門之語或本非是弔廬巳萃未燕于堂巳哭于次昔我及公實同危事且死且生誓莫捐棄歸來握手曾不三四曾不濡翰酬酢文字曾不醉飽以勸酒胾側吏切奠以叙哀其何能致鳴呼哀哉尚饗

弔武侍御所畫佛文或無弔字武侍御一以為武少儀謂公嘗為太學彈琴詩序少儀時為司業後以太常少卿兼御史中丞使南詔在元和五年一以為武儒衡據李翱集墓誌

云故相鄭餘慶尹河南奏授伊闕尉及鄭公留守東都在元和五六年閒然姓氏及官御史皆同未知孰是然題曰侍御其文亦曰侍御後說若近之云

御史武君當年喪其配御史一作侍御斂其遺服櫛珥鞶帨于篋鞶或作繁方云繁小囊鞶大帶也○今按儀禮士昏禮庶母及門內施鞶注鞶囊也所以盛帨巾然則繁鞶字通月旦十五日則一出而陳之抱嬰兒以泣有為浮屠之法者造武氏而諭之曰是豈有益邪閣杭作也非是吾師云人死則為鬼鬼且復為人隨所積善惡受報所下有其字環復不窮也環一作旋極西之方有佛焉其土大樂西下或無之字親戚姑能相為圖是佛而禮之願其往生莫不如意武君憮然辭曰吾儒者其可以為是既又逢月旦十五日復出其篋實而陳之其篋或無其字抱嬰兒以泣且殆而悔曰或無且字或本且字在悔字下是真何益也吾不能了釋氏之信不又安知其不果然乎或無乎字於是悉出其遺服櫛佩合若干種就浮屠師請圖前所謂佛者浮屠師受而圖之韓愈聞而弔

之曰哲哲兮目存（哲哲或作晳晳）丁寧兮耳言忽不
見兮不聞（見下或有不字或無兮字有）莽誰窮兮本源圖
西佛兮道予歔以妄塞悲兮慰新魂（新上或有斯字）
嗚呼奈何兮弔以茲文

祭故陝府李司馬文（李漢之父邪羅王會七世孫長慶元年二月辛詳見公所誌邪墓○邪薄經切一本無故陝府三字）

維年月日守國子祭酒賜紫金魚袋韓愈謹
以清酌之奠祭于故陝府左司馬李公之靈
曰公學以爲耕文以爲穫發憤孤身復續厥
家（孤或作苦續或作積）選于吏部丞以科進歷臨大邑
惟政有聲（惟或作爲）遂丞宗正日朝帝庭出輔陝
都吏畏僚慕子婦諸孫盈于室堂公姑悅喜
（姑或作始非是）五福具有大夫士家孰不榮羡如何
不常以至大故嗚呼哀哉愈以守官不獲弔
送昏姻之好以哀以悲敬致微禮公其歆之
（歆或作昭）尚饗

祭十二兄文（公從兄岌也公之皇祖諱叡素有孫八人其孫曰會曰介曰愈曰俞曰岌見於世系表及公集者此五人又有弇者以殿中侍御史死于平凉之盟其二人則無所考見岌以元和元年六月卒于虢州以其年九月葬于州十里文所謂歸女教男反骨本原公蓋有異時歸葬于先原之意）

月日從父弟某官某乙謹以清酌庶羞之奠
敢昭告于十二兄故虢州司戶府君之靈（或無故字）
嗚呼維我皇祖有孫八人惟兄與我後死
孤存奈何於今（一作今日）又棄而先生不偕居疾
樂不親斂不摩棺瘞不繞墳趨奔東制（奔或作生非是）
生死虧恩歸女教男反骨本原其不有年
以補我愆長號送哀以薦此文尚饗（尚上或有嗚呼二字）

祭鄭夫人文（夫人韓會之妻而公之嫂也公少孤而育于其嫂文言其附育之恩至矣公既爲之服朞而祭之以文此貞元十一年往河陽時作）

維年月日愈謹於逆旅備時羞之奠再拜頓
首敢昭祭于六嫂滎陽鄭氏夫人之靈（維年月日晁本作貞元九年歲次癸酉九月朔日或無謹於二字）
嗚呼天禍我家

降集百殃我生不辰三歲而孤（大曆五年公父仲卿卒公時三歲）蒙幼未知鞠我者兄（李翺退之行狀云生三歲父歿養於兄會舍）在死而生實維嫂恩未齔一年（齔毀齒也周禮未齔者不爲奴注男八歲女七歲而齔○齔初斷切又初謹切）兄宦王官提攜負任去洛居秦念寒而衣念飢而飧疾疹水火無灾及身（疹或作診○疹音軫）劬勞閔閔保此愚庸年方及紀（舊史云大曆十二年五月起居舍人韓會坐元載貶官退之是時年十一從至貶所復志賦謂嘗歲行之未復從伯氏以南遷是也其兄歿南方從嫂歸葬河陽故李漢集序云先生生於大曆戊申幼孤隨兄播遷韶嶺兄卒鞠於嫂氏辛勤來歸）

洊及凶屯兄罹讒口承命遠遷（遠或作南大曆十二年宰相元載得罪四月會坐黨與自起居舍人貶韶州刺史）窮荒海隅夭閼百年（會卒于韶年四十二）萬里故鄉幼孤在前相顧不歸泣血號天微嫂之力化爲夷蠻水浮陸走丹旐翩然至誠感神返葬中原既克反葬遭時艱難百口偕行（口或作日云八隊杭蜀本○今按百日偕行無理當以口爲是然或以祭老成文有就食江南零丁孤苦之語疑不得有百口不知此亦通良賤而言闔門之衆耳未以實計百人也）避地江濆（家于宣州建中二年中原多故退之避地江左自復志賦所謂値中原之有事兮將就食於江南是也）春

秋霜露蔫敬蘋蘩以享韓氏之祖考曰此韓氏之門視余猶子誨化諄諄爰來京師（貞元二年公自宣州遊京師）年在成人屢貢于王名通有聞念兹頓頑（頓或作鈍漢書陳平傳士之頑頓嗜利無恥者顔讀頓曰鈍）非訓曷因感傷懷歸隕涕熏心苟容躁進不顧其躬祿仕而還以爲家榮奔走乞假東西北南孰云此來適睹靈車有志弗及長負殷勤嗚呼哀哉昔在韶州之行受命于元兄（于或作於）曰爾幼養于嫂喪服必以朞今其敢忘天實臨之（貞觀中魏徵令狐德棻等議嫂叔服云或有長年之嫂遇提孩之叔劬勞鞠養情若所生分飢共寒契闊偕老其在生也愛之同於骨肉及其死則推而遠之求之本原深所未諭且事嫂見稱載籍非一鄭仲虞則恩禮甚篤顏弘都則竭誠致感馬援則見之必冠孔伋則哭之爲位宗其所尙豈非先覺嫂叔舊無服今請服小功五月制可公幼養於嫂服朞以報可爲士大夫之法矣李漢序公文集及李習之狀亦不）嗚呼哀哉日月有時歸合塋封終天永辭絕而復蘇伏惟尙饗

祭十二郎文

（老成率府參軍韓介之子也介二子曰百川曰老成起居舍人會無子以老成爲後老成生湘滂百川死公乃）

命旁歸後其祖介公及曾介皆仲卿子至是曾介百川皆死矣故文云吾上有三兄皆不幸早世承先人後者在孫惟汝在子惟吾又云去年東野往吾書與汝蓋貞元十八年有送東野序郎是年爲十九年此文必其秋冬作十二月則公謫陽山矣斯文蓋公所謂喜往後善自道者在當時無對後二百七十年歐陽文忠公爲其父作瀧岡阡表始足以追配公此作覽者當自知之

年月日或無日字文苑作貞元十九年五月二十六日季父愈聞汝喪之七日乃能銜哀致誠使建中遠具時羞

之奠告汝十二郎之靈文苑郎下有子字○今按郎子是當時語雖不必存亦不可不知也今設補之嗚呼吾少孤及長不省所怙惟兄嫂是依中年兄殁南方會責守韶州卒于服所吾與汝俱幼從嫂歸葬河陽既又與汝就食江南零丁孤苦未嘗一日相離也吾上有三兄皆不幸早世承先人後者在孫惟汝在子惟吾兩世一身形單影隻嫂常撫汝指吾而言曰韓氏兩世惟此而已汝時尤小當不復記憶吾時雖能記憶亦未知其言之悲也吾

年十九始來京城其後四年而歸視汝又四年吾往河陽省墳墓往上或無吾字遇汝從嫂喪來葬又二年吾佐董丞相于汴州相下或有幕字貞元十三年董晉帥汴州汝來省吾止一歲請歸取其孥明年丞相薨吾去汴州汝不果來是年吾佐戎徐州是歲秋張建封辟公爲徐州節度推官使取汝者始行往上或有又字者上或有使字吾又罷去十六年五月張建封卒公西歸洛陽汝又不果來吾念汝從于東東亦客也不可以久圖久遠者莫如西歸或有兩圖字屬上句非是將成家

而致汝嗚呼孰謂汝遽去吾而殁乎謂或作爲而下或有先字吾與汝俱少年以爲雖暫相別終當久相與處故捨汝而旅食京師以求斗斛之祿誠知其如此雖萬乘之公相吾不以一日輟汝而就也去年孟東野往吾書與汝曰吾年未四十而視茫茫而髮蒼蒼而齒牙動搖邵太史曰文用助字柳子厚論當否不論重複檀弓曰南宮縚之妻之姑之喪退之亦曰吾年未四十而視茫茫而髮蒼蒼而齒牙動搖近時六一文安東坡三先生知之○蜀人史彥升云退之祭文貌荒荒今俗本作茫茫非是陳后山許平陳鄭毛視荒荒本此也○今按

(古書如荒忽茫忽之類皆字也意義多相近當存之)一念諸父與諸兄皆康彊而早世如吾之衰者其能久存乎(存或作在)吾不可去汝不肯來恐旦暮死而汝抱無涯之戚也(去或作知)孰謂少者歿而長者存彊者夭而病者全乎嗚呼其信然邪其夢邪(或無其夢邪三字)其傳之非其眞邪信也吾兄之盛德而夭其嗣乎汝之純明而不克蒙其澤乎少者彊者而夭歿長者衰者而存全乎未可以爲信也夢也傳之非其眞也(非上或有者字)東野之書耿蘭之報何爲而在吾側也嗚呼其信然矣吾兄之盛德而夭其嗣矣汝之純明宜業其家者不克蒙其澤矣(業或作桒)所謂天者誠難測而神者誠難明矣(明或作得非是)所謂理者不可推而壽者不可知矣(壽或作年)雖然吾自今年來蒼蒼者或化而爲白矣(蒼下或無者字)動搖者或脫而落矣毛血日益衰志氣日益微(志氣或作氣志)幾何不從汝而死也死而有知其幾何離其無知悲不幾時而不悲者無窮期矣汝之子始十

歲(十或作一老成二子曰湘曰滂以季子出繼則湘固宜十歲也)滂吾之子始五歲少而彊者不可保如此孩提者又可冀其成立邪嗚呼哀哉嗚呼哀哉汝去年書云比得軟脚病往往而劇(比或作此非是)吾曰是疾也江南之人(南下或無之字)常常有之未始以爲憂也(憂下或無也字)嗚呼其竟以此而殞其生乎抑別有疾而至斯乎(斯下或有極字)汝之書六月十七日也東野云汝歿以六月二日耿蘭之報無月日(日或作日月)蓋東野之使者不知問家人以月日如耿蘭之報不知當言月日(或無如字言或作時○今按陸德明經典釋文序論當時語音之訛有曰而如靡異則此如字即而字之轉耳不知當言月日者蓋言耿蘭之報所以無月日者由其不知赴告之體當具月日以報此)東野與吾書乃問使者(東上或有蓋字)使者妄稱以應之耳(稱一作傳)其然乎其不然乎(或無其不然乎一語)今吾使建中祭汝弔汝之孤與汝之乳母彼有食可守以待終喪則待終喪而取以來如不能守以終喪則遂取以來其餘奴婢並令守汝喪(或作葬)吾力能改葬終葬汝於先人之兆然後

惟其所願(或無終葬二字願下或有爲字)嗚呼汝病吾不知時汝歿吾不知日生不能相養以共居歿不得撫汝以盡哀歛不憑其棺窆不臨其穴(或上臨上或並有得字)吾行負神明而使汝夭(行或作何)不孝不慈而不得與汝相養以生相守以死一在天之涯一在地之角生而影不與吾形相依死而魂不與吾夢相接吾實爲之其又何尤彼蒼者天曷其有極自今已往吾其無意於人世矣當求數頃之田於伊潁之上以待餘年(或作盡○今按或當作待盡餘年)教吾子與汝子幸其成長吾女與汝女待其嫁如此而已嗚呼言有窮而情不可終汝其知也邪其不知也邪嗚呼哀哉(或無此句)尚饗

祭周氏姪女文(韓俞之女適四門博士周況於公爲姪女元和十一年卒其詳見公所誌墓云)

維年月日十八叔叔母具時羞清酌之奠祭于周氏二十娘子之靈(或無子字俞爲開封尉女名好好)嫁而有子女子之慶(元和三年周況登第公以好好妻之生一男一女)

纏疾中年又命不永(卒時年二十七)今當長歸與一世違凡汝親戚孰能不哀撰此酒食以與汝訣汝曾知乎我念曷闋尚饗

祭滂文(滂公之姪孫老成之子也元和十四年公謫潮州滂與其兄相皆侍行是歲冬公移袁州滂乃死于袁遂葬于袁之郭南其詳見公所誌墓也)

維年月日十八翁及十八婆盧氏以清酌庶羞之奠祭于二十三郎滂之靈曰汝聰明和順出於輩流彊記好文又少與比將謂成長以興吾家如何不祥未冠而夭吾與盧氏痛傷可言(可或作何)思母之恩連呼以絕執兄之手勉以無悲情一何長命一何短權葬遠地孤魂無依瀝酒告情哀何有極尚饗

祭李氏二十九娘子文(公之姪孫女其李干妻也)

維年月日十八叔翁及十八叔婆盧氏遣昶以庶羞之奠祭于李氏二十九娘子之靈曰汝之警敏和靜人莫及之(靜或作舒)姿相豐端不見閼虧幼而孤露其然何爲出從于人既相

諧熙又暴以夭神何所疵生殺減益竟誰主尸我哀汝母孰慰窮嫠我憐汝兒誰與抱持念此傷心不能去離奠以送汝知乎不知尚饗

祭張給事文 徹公之從子婿也詳見公所誌墓云

維年月日兵部侍郎韓愈謹以清酌之奠祭于故殿中侍御史贈給事中張君之靈 御上或無作字 惟君之先以儒名家逮君皇考 考名休晉佐官武軍 再振厥華鄉貢進秀有司第之 貢或作舉 從事元戎謹職以治遂拜郎官以職王憲不長其年飛不盡翰乃生給事松貞玉剛幹父之業纂文有光屢辟侯府亦佐梁師前人是似耋史嗟咨御史闕人奪之於朝大厦之構斧斤未操府遷幽都頑悖未孚繫君之賴乃奏乞留 長慶元年二月以張弘靖爲盧龍節度使徹先爲宣武從事累遷監察御史至是弘靖仍辟徹爲盧龍判官時牛僧孺奏爲眞御史弘靖還之而密奏幽州不廷日久今臣始至須强佐乃濟行李道有詔以徹還之 乃遷殿中朱衣象版惟義之趨豈利之踐廼豺發釁闔府屠割 或作剚 僨其恨犯君獨高脫露刀成林 刀或作刃 弓矢穰穰千萬爲徒譟讙爲狂君獨叱之上不負汝爲此不祥將死無所雖愚何知懟屈變色君義不辱殺身就德 七月軍亂都知兵馬使朱克融囚弘靖於薊門館殺幕僚等以徹長者不殺置徹於弘靖所居月餘遷之別館徹出門罵曰汝何敢反行且罵衆即擊君以死 天子嘉之贈官近侍歸於一死萬古是記我之從女爲君之配君於其家行實高世無所於葬輿寬東歸 於葬或作挽葬輿或作與 誄以贈之莫知我哀嗚呼哀哉尚饗

祭女挐女文 元和十四年正月公以論佛骨貶潮州女挐年十二死于商南層峯驛詳見墓誌及層峯驛詩女挐公第四女○挐女加女居二及挐或从奴古本祭文與讚銘皆作女挐董彥遠曰挐字傳寫之誤蓋古文如紛挐箏字無以奴者公最好古名其女不應用俗字也○今按挐挐適說已見第五卷李花詩

維年月日阿爹阿八 南史人歌曰始興王人之爹赴人急如水火開土方言謂父爲爹○爹屠可切又陟斜切 使汝奶以清酒時果庶羞之奠祭于第四小娘子挐子之靈嗚呼昔

汝疾極（或作亟）值吾南逐蒼黄分散使女驚憂
我視汝顏心知死隔汝視我面悲不能啼我
既南行家亦隨譴扶汝上輿走朝至暮天雪
冰寒傷汝羸肌（天或作大汝或作女古本汝多作女通用）撼頓險
阻不得少息不能食飲又使渴飢死于窮山
實非其命不免水火父母之罪（穀梁傳昭十九年子既生不免乎水火父母之罪也）使汝至此豈不緣我草葬路隅
棺非其棺既瘞遂行誰守誰瞻魂單骨寒無
所託依人誰不死於汝卽寃我歸自南乃臨

哭汝（元和十五年九月公自袁州入爲國子祭酒）汝目汝面在吾
眼傍汝心汝意宛宛可忘（究究或作宛宛詩宛在水中央鄭注宛坐見貌）逢歲之吉致汝先墓（長慶二年十月四日公尹京兆發其骨歸葬河陽）無驚無恐安以卽路（以一作及）飲食芳甘
棺輿華好（芳或作秉）歸于其丘萬古是保尚饗

昌黎先生集卷第二十三

昌黎先生集卷第二十四

碑誌

李元賓墓銘（按今石刻首題云韓愈撰段季展書其後題云十一年十二月建立疑立石在葬後）

李觀字元賓（謝從古本删字字今文粹亦然此石本有之〇此文今从石本）其先隴西人也（或無也字）始來自江之東（下或有食太學之學五字）年二十四舉進士三年登上第又舉博
學宏辭得太子校書一年（書下或有又字）年二十九
客死于京師（于或作於）既斂之三日（或無之字）友人博

陵崔弘禮葬之于國東門之外七里（文上或有其字葬上或有賣馬字葬下或無之字）鄉曰慶義原曰嵩原（慶義或作甘鄉嵩原或作甘原）友人韓愈書石以誌之辭曰（人下或有子黎字辭上或有其字）
已虖元賓壽也者吾不知其所慕夭也者吾
不知其所惡生而不淑孰謂其壽（謂其或作爲之）死
而不朽孰謂之夭（謂之或作爲其）已虖元賓才高乎
當世而行出乎古人（才或作文出或作過）已虖元賓竟
何爲哉竟何爲哉（已虖元賓諸本無此再出四字方从石本今亦从之）

但方又云上竟字石本作意而邵公濟嘗歎其句法之妙謂歐公而下好韓氏學者皆未之見遂从其說定上字作志意之意下字作究竟之竟則予不識其何說也竊意若非音時誤刻即是後來字半磨滅而讀者不察遂傳此謬好事者又从而夸大之使世之愚而好怪者遂為所惑甚可笑也

崔評事墓銘

君諱翰字叔清博陵安平人安平或作平安今深州有安平縣曾大父知道仕至大理司直大父玄同為刑部侍郎出刺徐相州同或作童非是或無相字父倚舉進士天寶之亂隱居而終君既喪厥父攜扶

孤老託于大江之南卒喪通儒書作五字句詩敦行孝悌詼諧縱謔卓詭不羈卓詭或無此二字或作詼世皆非是又善飲酒江南人士多從之遊貞元八年君生四十七年矣以卒日攷之七當作六自江南應節度使王栖曜命于鄜州既至表授右衛冑曹參軍實參幕府事直道正言補益弘多弘或作尤既去職遂家于汝州汝州刺史吳郡陸長源引為防禦判官表授試大理評事十二年相國隴西公作藩汴州而吳郡為軍司馬貞元十二年七月以董晉為宣武軍節度使八月長源自汝州授檢校禮部尚書充宣武軍行軍司馬隴西公即晉也隴西公以為吳郡之從則賢也之從或作從事或併出之字皆非是署為觀察巡官實掌軍田鑿澮溝斬茭茅或作節茆皃茭也此兼水陸言之作芔白當為陸田千二百頃水田五百頃或無為字五百或作二千連歲大穰軍食以饒幕府以其功狀聞或無其字使者未復命以十五年正月五日寢疾終于家年五十有六矣隴西公賻贈有加自始有疾至其盧問焉其既甚

也日再往問焉其終也往哭焉比小斂大斂三哭焉下無大斂字○今按上文幷大斂計之乃得三哭方本非是於斂之二十日其妻與其子以君之喪旋葬于汝州與或作以或無于字以其二月某日遂葬于某縣某鄉某原君內仁九族外盡賓客於其所止其來如歸苟親矣雖不肖收之如賢苟賢矣雖貧賤待之如貴人是故其歿也其弔者與其哭者其聲也必哀盡焉鄭氏也有子二人女一人吾聞位不稱德者有後德者下或有其終字嗚呼君

其終有後乎銘曰
朝之言嘻嘻夕之言怡怡偕入而出乘馬馳
馬下或有而字一日不見而死吁其悲其下或有可字

施先生墓銘

貞元十八年十月十一日太學博士施先生
士丙卒其寮太原郭伉買石誌其墓或無太原字
昌黎韓愈為之辭曰先生明毛鄭詩通春秋
左氏傳善講說劉公嘉話拾遺言予嘗與柳八韓十八詣施士丐聽毛詩
說維鵜在梁梁人取魚梁也言鵜自合求魚不合於人梁上取其魚譬之人白無善事擁

人之美者如鵜在人梁上焉則毛注失之矣又說山無草木曰岵所以言陟彼岵兮無可
岵也以其無草木故以譬之又說甘棠勿翦勿拜召伯所憩拜言人心之拜小低屈也上
言勿翦終言勿拜明召伯漸遠人思不忘也毛注拜猶伐非也又說維北有斗不可挹酒
漿言不得其人也毛都不注此新史云士丐撰春秋傳未甚傳後文宗喜經術宰相李石
因言士丐春秋可讀文宗曰朕見之矣穿鑿之學徒為異同但學者如浚井得美水而已
何必勞苦旁求然後為得耶朝之賢士大夫從而執經考
疑者繼于門繼下或有往字太學生習毛鄭詩春秋
左氏傳者皆其弟子貴游之子弟時先生之
說二經來太學帖帖坐諸生下恐不卒得聞

帖帖或作怡怡下又有娭字非是先生死二經生喪其師仕
於學者亡其朋故自賢士大夫老師宿儒新
進小生聞先生之死哭泣相弔歸衣服貨財
先生年六十九在太學者十九年由四門助
教為太學助教由助教為博士太學由四下十八字
此從諸本杭本無為太學助教由助教八字云蓋言由四門助教至為博士於太學故也
若從今文則下太學字贅矣〇今按此既言其在太學者十九年則所歷官不應但一再
遷而已當從諸本為是但下太學二字疑衍不然則或在博士上或在下文當去丁然無
所據不敢輒改姑存之以俟知者秩滿當去諸生輒拜疏乞

留下或有或乞遷三字或留或遷凡十九年不離太學
杭本無凡下八字〇今按上文已云在太學者十九年則此八字宜為重複然欲去之則
或留或遷語勢未盡又不知公意果如何今亦論而闕之不敢定其去留也祖曰
旭袁州宜春尉父曰姞毋略切豪州定遠丞豪或
作亳說已見前按此誌在元和之前去水為是妻曰太原王氏先先
生卒子曰友直明州鄮縣主簿鄮或作鄞郎縣名音漢云
殺鄮劉二縣長鄮賢會稽縣〇鄉莫侯切曰友諒太廟齋郎系曰
先生之祖氏自施父施父魯大夫見左氏桓九年其後施
常事孔子以彰史記弟子列傳施之常字子恒一無施字雖為博

士漢書儒林傳施讎字長卿宣帝時爲博士延爲太尉延順帝陽嘉二年八
月爲太尉太尉之孫始爲吳人曰然曰續當作績吳志朱
然字義封本姓施氏然子績字公緒亦載其跡先生之興公車
是召纂序前聞于光有曜古聖人言其旨密
微箋注紛羅顛倒是非紛或作分聞先生講論如
客得歸得或作有卑讓肫肫中庸曰肫肫其仁鄭注肫讀如諄爾諄諄
之諄懇誠貌出言孔揚今其死矣誰嗣爲宗爲或作其
縣曰萬年原曰神禾高四尺者檀弓孔子曰吾聞之古者
墓而不墳今丘也東西南北之人也不可以弗識也於是封之崇四尺先生墓邪

考功員外盧君墓銘或作表公元和二年爲○困子
博士時作
愈之宗兄故起居舍人君柳子厚先友記云韓會昌黎人善清
言有文章名最高以故多謗至起居郎貶官卒則起居舍人君會也子厚以爲郎云矣
以道德文學伏一世伏或作服其友四人其一范
陽盧君東美少未出仕或無少字皆在江淮閒天
下大夫士謂之四夔張泰中會與盧東美張正則推遠爲友好談經
濟之略嘗以王佐自許時人號爲四夔其史戴於崔造傳新史亦具載之而撫言乃以何
長師李華盧東美韓儀爲四夔非是其義以爲道可與古之夔

皐者伜故云爾夔皐或作皐夔後同或曰夔嘗爲相世
謂相夔四人者雖處而未仕天下許以爲相
故云大曆初御史大夫李栖筠由工部侍郎
爲浙西觀察使當是時中國新去亂仕多避
處江淮閒仕或作士嘗爲顯官得名聲以老故自
任者以千百數大夫莫之取獨晨衣朝服或無
晨字從騎吏入下里舍請盧君君時始任戴冠
通詩書與其羣日講說周公孔子以相磨礱
浹灌婆娑嬉游未有捨所爲爲人意既起從

大夫天下未知君者惟奇大夫之取人也不
常必得人其知君者知上或無其字謂君之從人也
非其常守必得其從其後爲太常博士監察
御史河南府司錄考功員外郎年若千而終
在官舉其職若千或作五十四夫人李姓隴西人君
在配君子無違德配上或有作字君歿訓子女得母
道甚或作甚得母道後君二十年年六十六而終十二
或作若千十六或作十四將合葬其子暢命其孫立曰乃
祖德烈靡不聞然其詳而信者宜莫若吾先

人之友先人之友無在者起居丈有季曰愈（丈或作又）能為古文業其家是必能道吾父事業汝其往請銘焉（父下或有之字）立於是奉其父命奔走來告愈謂立曰子來宜也行不可一二舉且吾之生也後不與而祖接不得詳也（得下或有其字）其大者莫若衆所與觀所與衆寡茲可以審其德矣乃祖未出而處也天下大夫士以為與古之夔皐者侔（大夫或作之）且可以為相其德不既大矣乎講說周公孔子樂其道不樂從事於俗得所從不擇外內奮而起（擇或作釋）其進退不既合於義乎銘如是可以示於今與後也歟立拜手曰唯唯君祖子與濮州濮陽令父同舒州望江令夫人之祖延宗鄆州司馬父進成鄜州洛交令（君祖下二十四字或但言君祖某某官父某某官夫人之祖某某官父某某官夫人下或無之字）男三人暢申易女三人皆嫁為士人妻（士下或無人字）墓在河南緱氏縣梁國之原（緱氏下七字或作某縣某原○緱音溝）其年月日（或無此四字非是）元和二年二月十日云（十下或有四字）

施州房使君鄭夫人殯表（房使君房武也武利施州而大人卒殯于江陵公時為江陵法曹而作繼於河南銘興元少尹房君墓誌武也）

夫人之先出於周（或無之字○今按此篇之文平易明白宜有之字）以鄭為氏因初侯（周厲王少子友封於鄭是為成公其地華州鄭縣是也後世以國為氏）曾祖諱隨祖諱玠厥考諱絳咸垂休歸于房宗生九子左右黍稷祠春秋道順德嚴顯且裕宜壽而富今何謬（富或作貴）永貞冬至前四日寓殯墳此非其丘

清邊郡王楊燕奇碑文（晁本作清邊郡王楊公神道碑）

公諱燕奇字燕奇（字上或無奇字）弘農華陰人也大父知古祁州司倉烈考文誨天寶中實為平盧衙前兵馬使（盧下或有軍字）位至特進檢校太子賓客封弘農郡開國伯世掌諸蕃互市恩信著明夷人慕之祿山之亂公年幾二十（燕奇開元二十六年生天寶十四年祿山反時燕奇年十八）進言於其父曰大人守官宜不得去（宜或作義）王室在難某其行矣

其父爲之請於戎帥遂率諸將校之子弟各
一人間道趨闕變服詭行日倍百里天子嘉
之特拜左金吾衛大將軍員外置賜勳上柱
國寶應二年春（二年或作二歲）詔從僕射田公平劉
展（上元元年十一月宋州刺史劉展起揚州揚州長史鄧景山以兵拒之爲展所敗進陷揚潤昇等州二年正月平盧兵馬使田神功生擒展揚潤平今云寶應誤也）又從
下河北大曆八年帥師納戎帥勉于滑州（大曆八年三月永平節度使令狐彰卒以工部尚書李勉爲永平軍節度滑亳觀察等使）九
年從朝于京師（是年十一月汴宋節度使田神功入朝京師九年正月神功卒神功本傳云大曆二年來朝加檢校尚書右僕射而此云九年未知孰是）建中

二年城汴州（建中二年二月築汴州城）功勞居多三年從
攻李希烈先登貞元二年從司徒劉公復汴
州（貞元四年十二月李希烈陷汴州興元元年十一月宋亳節度使劉洽大破希烈之衆希烈遁歸蔡州汴州平今云自元二年誤也劉公謂劉元佐）十二年與諸
將執以城叛者歸之于京師事平授御史大
夫食實封百戶賜繒綵有加（封下或有五字）十四年
年六十一五月某日終于家自始命左金吾
大將軍凡十五遷爲御史大夫職爲節度押
衙右廂兵馬使兼馬軍先鋒兵馬使（右或作左）階
爲特進勳爲上柱國爵爲清邊郡王食虛邑
自三百戶至三千戶眞食五百戶終焉（或無自字）
（或無五字）公結髮從軍四十餘年（或作歲）敵攻無堅
城守必守臨危蹈難歔欷感發乘機應會捷
出神怪不畏義死不榮幸生故其事君無疑
行其事上無閒言初僕射田公其母隔于冀
州公獨請往迎之經營賊城出入死地卒致
其母田公德之約爲父子故公始姓田氏田

公終而後復其族焉嗣子通王屬良禎以其
年十月庚寅葬公于開封縣曾陵岡隴西郡
夫人李氏祔焉（通王德宗之子諶以貞元中領宣武及河東節）（葬月或作二月或作三月或作八月或作十月燕奇辛於五月作二三月者誤矣但八月十月皆有庚寅不知孰是大氐此碑多誤不曉所以僕射田公田神功也神功以上元一年平劉展此作寶應二年舊傳神功大曆八年冬觀願廷信宿而終此作九年皆差也）夫人
清夷郡太守祐之孫漁陽郡長史獻之女柔
嘉淑明先公而殂有男四人女三人後夫人
河南郡夫人雍氏某官之孫某官之女有男

一人女二人咸有至性純行（人女二人或作男二一下或有有字男一人女一亦無有字）夫人同仁均養親族不知異
焉君子於是知楊公之德又行於家也銘曰
烈烈大夫（或作丈夫）逢時之虞感泣辭親從難于
秦維茲爰始遂勤其事四十餘年或裨或專
攻牢保危爵位巳躋既明且愼終老無隳
陵之岡蔡河在側（在或作之）烝烝孝子思顯勲績
斲石于此式垂後嗣

河南少尹裴君墓誌銘

公諱復字茂紹（復或作援唐世系表集古錄皆作復）河東人曾
大父元簡大理正大父曠御史中丞京畿採
訪使父虬以有氣略敢諫諍爲諫議大夫（或無有字諫諍二字或作言或無諍字）引正大疑有寵代宗朝屢
辭官不肯拜卒贈工部尚書（歐陽公跋怡亭銘云裴虬撰李陽冰篆李莒書銘在武昌江水中有小島亭在其上銘刻於島石虬代宗時爲道州刺史按公此文云虬爲諫議大夫不云爲道州刺史唐史亦不見其事歐陽豈得之怡亭銘耶）
公舉賢良拜同官尉僕射南陽公開府徐州（貞元四年十一月以濠壽廬三州團練使張建封爲徐泗濠節度使）召公主書
記二遷至侍御史入朝歷殿中侍御史累遷
至刑部郎中（遷或作選非是）疾病改河南少尹輿至
官若干日卒實元和三年四月二十三日享
年五十夫人博陵崔氏少府監頲之女（○頲音挺）
男三人璟質皆既冠其季始六歲曰充郎（充或作務世系表作望郎）卜葬得公卒之四月壬寅遂以其
日葬東都芒山之陰杜翟村公幼有文年十
四（時寶應元年）上時雨詩代宗以爲能將召入爲
翰林學士尚書公請免曰願使卒學（或無使字）丁

後母喪上使臨弔又詔尚書公曰（詔或作謂）父忠
而子果孝吾加賜以厲天下終喪必且以爲
翰林（下或有學士字）其在徐州府能勤而有勞在朝
以恭儉守其職居喪必有聞待諸弟友以善
教館嫠妹畜孤甥能別而有恩（而有或作而以）歷十
一官而無宅於都無田於野無遺資以爲葬
斯其可銘也巳銘曰
裴爲顯姓入唐尤盛支分族離各爲大家（此銘以家叶韻方言羅謂之羅羅謂之羅蓋古音通也○今按詩兔爰及楚詞多此類）惟

公之系德隆位細曰子曰孫厥聲世繼子或作祖晉陽之色或作邑愉愉翼翼無外無私幼壯若一何壽之不遐而祿之不多謂必有後其又信然耶

國子助教河東薛君墓誌銘石本有河東字

或無然此後多以石本今亦以之石本首云朝議郎守國子博士韓愈撰

君諱公達字大順薛姓字大順或作字某曾祖曰希莊撫州刺史贈大理卿祖曰元暉果州流溪縣丞贈左散騎常侍祖下十六字方云闕杭蜀本皆闕惟監本與石本同○今按方氏所校事據三本而謂今本者不足取今此數字乃二本所無而今有者若非偶有石本則必以為後人校增而不之信矣故知今本與闕杭蜀苑粹不同者未必皆無所自觀者詳之也父曰播元暉二子據揔播播開元十九年揔十八年播天寶十一年並登第尚書禮部侍郎侍郎命君後兄據據為尚書水部郎中贈給事中據或作校君少氣高為文有氣力務出於奇以不同俗為主始舉進士不與先輩揖作胡馬及圓丘詩京師人未見其書皆口相傳以熟及擢第補家令

主簿佐鳳翔軍或無及擢第三字貞元三年二月以鳳翔留後邢君牙為鳳翔尹鳳翔隴西觀察使至是表公達佐其軍軍帥武人君為作書奏讀不識句傳一幕以為笑不為變笑下或有君字後九月九日大會射會下或有命字設標的高出百數十尺令曰中酬錦與金若干一軍盡射莫能中或無盡字能中下或有者字君執弓腰二矢指一矢指或作挾闕本無指一矢三字○今按下文三發三中考之闕本之誤明矣以興揖其帥曰請以為公歡遂適射所一座皆起隨之或無皆字射三發連三中或無射字的壞不可復射中輙一軍大呼以笑連三大呼笑帥益不喜即自免去後佐河陽軍任事去害興利功為多拜協律郎益棄奇與人為同令天子脩太學官有公卿言詔拜國子助教分教東都生元和四年年卅七二月十四日疾暴卒卌七石本如此下二十一日亦然方著其說而不及改今正之君再娶初娶琅邪王氏後娶京兆韋氏或無初娶下十二字以凡產四男五女男生輙即死或無產字即字自給事至君後再絕皆有名或無皆有名三字然三字之義未詳而方氏亦不著石本之有

無姑闕侯知者以遺言曰以公儀之子已巳後我己巳後我或作為己後〇今按此云己巳者必其子之小字也其年閏三月廿一日廿說見上第試太子通事舍人公儀京兆府司錄公幹以君之喪歸試下七字或作某官京下五字或作殿中作御史以五月十五日葬于京兆府萬年縣少陵原合祔王夫人塋以君下二十八字或作以君之喪葬京兆某縣

銘曰

宦不遂不下或有能字非是一作官不能遂遂一作還歸識於時識或作議石本逸身不得年又將尤誰世再絕而紹祭以不隳

監察御史元君妻京兆韋氏夫人墓誌銘諸本無京兆以上九字

夫人諱叢字茂之姓韋氏茂或作成〇今以名義推之當作茂其上七世祖父封龍門公後周驃騎將軍晉州總管府長史韋通封龍門縣公龍門之後世率相繼為顯官通子善嗣上谷太守善嗣子崇德太子諭德崇德子弼字國賴主客郎中萊濟商三州刺史夫人曾祖父諱伯陽自萬年令為大原少尹副留守北都卒贈秘書監或無北都字其大王父迢以都官郎為嶺南軍司馬卒贈同州刺史王考夏卿以太子少保卒贈左僕射保下或無卒字僕射娶裴氏皋女或無僕射字皋為給事中為上或有少字非是皋父宰相耀卿夫人於僕射為季女愛之選壻得令御史河南元稹選上或有其字稹字微之河南人稹時始以選校書秘書省中校上或有授字非是其後遂以能直言策第一拜左拾遺果直言失官又起為御史舉職無所顧夫人固前受教於賢父母得其良夫又及教於先姑氏固或作因父上或無

賢字得上或有及字及或作反皆非是率所事所言皆從儀禮言或作動年二十七以元和四年七月九日卒卒三月得其年之十月十三日葬咸陽從先舅姑兆銘曰

詩歌碩人爰叙宗親女子之事有以榮身夫人之先累公累卿有赫外祖有或作於祖或作舅非是相我唐明歸逢其良夫夫婦婦獨不與年而卒以夭實生五子一女之存銘于好辭以永於閫好或作埋

昌黎先生集卷第二十四

世綵廖氏刻梓家塾

昌黎先生集卷第二十五

碑誌

登封縣尉盧殷墓誌（孟郊詩有弔盧殷十首其一云登封草木深登封道路微日月不與光莓苔空生衣可憐無子翁蚍蜉緣病肌學卧歲時長遶建但幽噫幽噫虎豹閒此外相訶補至親惟有詩抱心死有歸河南韓先生後君作因依磨一片嵌巖書千古光輝蓋謂公以河南令爲盧作此誌也時元和五年云）

元和五年十月日范陽盧殷以故登封縣尉卒登封年六十五（月下或有五日）君能爲詩自少至老詩可錄傳者在紙凡千餘篇無書不讀然止用以資爲詩（或無在紙二字以下或有自字）與諫議大夫孟簡協律孟郊監察御史馮宿好期相推挽卒以病不能爲官在登封盡寫所爲詩抵故宰相東都留守鄭公餘慶（抵或作投或無公字）留守數以帛米周其家書薦宰相宰相不能用竟飢寒死登封將死自爲書告留守與河南尹（房式）也乞葬已又爲詩與常所來往河南令韓愈

曰為我具棺留守尹為具凡葬事韓愈與買棺又為作銘十一月某日葬嵩下鄭夫人墓中（嵩下或有山字）君始娶滎陽鄭氏後娶隴西李氏生男輒死卒無子女一人（女上或有子字）學浮屠法不嫁為比丘尼云

興元少尹房君墓誌（房君武也公嘗為其夫人鄭氏作殯表今又誌其墓）

房故為官族（官或作宦）稱世有人自太尉琯（琯字次律河南人）以德行為相相玄宗肅宗（天寶十五年七月玄宗拜琯吏部尚書同平章事至德二年五月罷廣德元年卒贈太尉）名聲益彰徹大行世號其門為太尉家宗族子弟皆法象其賢公曾祖諱玄靜尚書膳部郎中歷資簡涇隰四州刺史太尉之叔父也（玄靜父彥雲有二子長曰玄基父□玄靜至基子融入宮朝正諫大夫同鳳閣鸞臺平章事融子官）祖諱肱為虢州司馬父諱繇（繇或作）都水使者皆名能守家法公諱武字某以明經歷官至興元少尹謹飭畏慎年七十三以其官終幼壯為良子弟老為賢父兄歷十二官處事無纖毫過

差嘗以殿中侍御史副丹陽軍使其後為盤屋令施州刺史丹陽盤屋施州吏民至今思之（○盤音舟屋音室扶風縣名水曲曰盤山曲曰屋前漢行幸盤屋五柞宮）娶滎陽鄭氏女生男六人其長曰次卿次卿有大才不能俯仰順時年四十餘尚守京兆興平尉然其友皆曰房氏有子也次曰次公次膺次回次衡次元始學而未仕女三人皆嫁為士人妻（士人或作人上）初公之在施州夫人卒焉殯于江陵元和五年次卿與其羣弟奉公之喪自興元至堂殯于伊水之南（公改葬邠議殯於堂謂之肂）六年正月次公奉夫人之喪自江陵至遂以其月十四日合葬河南緱氏之高龍原公母弟式自給事中為河南尹孝友慈良盡費其財以奉公葬未葬之一月詔以河南為御史中丞領宣州觀察使（中丞或作大夫）將行（行或作往）召河南令韓愈泣謂曰吾兄之葬於是而吾為尹於是吾以為得盡其道於吾兄也今㱏於上命不得視吾兄之棺入此土也豈非天邪子

與吾兄次卿游我重知子凡吾兄之終事將子是託焉愈既不獲辭既助其凡役事退又爲銘云

有位有年（年或作名）有弟有子從先人葬是謂受祉

河南少尹李公墓誌銘（李素也據史李素無傳於李翛傳附見焉）

元和七年二月一日河南少尹李公卒年五十八（尹下或有隴西字或作陸渾）歛之三月某甲子葬河

南伊闕鳴皐山下（或作八月丁亥朔十六日壬寅考之史亦合伊闕或作陸渾故唐志鳴皐實在陸渾）前事之月其子道敏哭再拜授使者公行狀（公或作功非是）以幣走京師乞銘於博士韓愈曰（於一作于）少尹將以某月日葬（月丁或有某字）宜有銘其不肖嗣道敏杖而執事不敢違次不得跣以請愈曰公行應銘法○（公方作功今按若從方本則此句無首而下句子又禮葬亦無所承其誤明甚）子又禮葬敢不諾而銘諸（或無葬字或無而銘諸三字或無諾而二字皆非是）公諱素字某（或作字貞一）生七歲喪其父貧不能家母

夫人提以歸教育于其外氏（育或作畜于下或無其字）以明經選主號之弘農簿又尉陝之芮城李丞相泌觀察陝虢以材署運使從事以課遷尉京兆鄠（邑名古有扈國○鄠音戶）考滿以書判出其倫選主萬年簿（倫上或無其字主或作注非是）而母夫人因在食其祿母夫人卒三年改尉長安遷監察御史奏貶九卿一人（貶或作敗）改詹事丞遷殿中侍御史由度支員外郎選令萬年（或無郎字選令萬年或作遷萬年令）公主奪驛田（主下或有簿字云簿如簿錄之簿非是）京兆尹

符縣割界之公不與改度支郎中使（度支或作屯田）侍郎介恃（或作特非是元和六年[illegible]以兵部侍郎[illegible]度支鹽鐵轉運使）不禮其鎬大夫士擅喜怒賞罰（或無擅字）公獨入說不受劉闢平上以蜀賞高崇文尚書省以崇文幕府爭鹽井因革便不便命公使崇文（以崇或作與崇或無不便字）崇文命幕府唯公命從郎其日事已疏奏（事已或作事以）侍郎外稱其能竟坐前敢抗已衢州飢擇刺史侍郎曰莫如郎李其（如郎下或有中字）遂刺衢州至一月還蘇州（還下或有刺字）

時以杜兼爲蘇州刺史兼曰李錡且反必且奏族臣上因留爲吏部郎中而以素爲蘇州
刺史李錡前反權將之戍諸州者或無權之二字刺史
至欽手無敢與敵或無敢敵字或無敢字皆非是二年十月鎮海節度
使李錡反先是錡選腹心五人爲所部五州鎮將姚志安處蘇州李深處常州趙惟忠處
湖州丘自明處杭州高肅處睦州察刺史動靜及將反各令殺其刺史公至十
二日錡反公將左右與賊戰州門不勝賊呼
入公端立責以義端或作號非是皆斂兵立不逼錡
命械致公軍將斬以徇及境錡適敗縛或無縛字
公脫械還走州錡反素爲志安所敗生致于錡錡具桎梏釘于船舷未及京

□十月潤州大將張子良李奉仙等執錡素獲免
賊急卒不暇走死
民抱扶迎盡出急卒一作竟平○今按州字句絕賊即錡將之戍州作闕
者以公至之走不及走死爲州民執以迎公耳然民字以下必有脫誤天子使
貴人持紫衣金魚以賜居三年州稱治拜河
南少尹行大尹事六年三月以河南尹鄭士美爲昭義軍節度使以素
爲少尹行大尹事七年二月許孟容自兵部侍郎代素爲尹呂氏子炅棄
其妻著道士衣冠或無衣字謝母曰當學仙王屋
山去數月復出閒詣公公立之府門外使吏
卒脫道士冠給冠帶送付其母黜屬令二人

以賊減民賦錢歲五千萬賊或作臧古通用洪不知此句當如
何讀若臧字屬上句卽下文臧賦別爲一事君屬下句卽是屬以所及入之臧代民賦錢也
但屬上句者語意差溢耳千或作十請綏民輸期一月詔天下
輸皆綏一月公一斷治不收聲事常出名上
曾祖弘泰簡州刺史弘或作純祖乾秀伊闕令父
燮宣州長史贈絳州刺史母夫人燉煌張氏
其舅參有大名氏下或有封西平郡太君六字參或作泰公之配
曰彭城劉氏夫人公或作君氏夫人下或有封彭城縣君五字夫
人先卒其葬以夫人祔夫人曾祖曰子玄祖

曰餗皆有大名公之子男四人長曰道敏舉
進士其次曰道樞其次曰道本道易皆好學
而文或無其次曰道樞五字樞下或無其次曰三字道易上或有其次曰字女
一人嫁蘇之海鹽尉韋潛自簡州而下皆葬
嗚皐山下銘曰
高其上而坎其中上下或有立字立或作丘或作山以爲公
之宮奈何乎公

集賢院校理石君墓誌銘校理下或有京北昭
應射五字洪佐烏重胤于河陽公嘗有詩及序送之至是卒公

祭以文又銘其墓

君諱洪字濬川其先姓烏石蘭九代祖猛始從拓拔氏入夏居河南九或作七下文七世爲曾祖則七此當作九拓拔或作跖跋廣韻引周書王秉王興並賜姓拓拔至氏又有拓拔氏初黃帝子昌意少子受封北土黃帝以土德王北俗謂土爲拓謂后爲跋故以拓跋爲氏跋亦一作拔或說白云拓天而生拔地而長遂以爲氏後魏孝文太和二十年改爲元氏夏謂中夏也○拓音託跋蒲撥切遂去烏與蘭獨姓石氏而官號大司空後魏孝文皇帝太和十八年遷都洛陽二十年盡改複姓故烏石蘭爲石氏以河南爲望後魏官氏志烏石蘭氏改姓石氏有司空蘭陵公石猛後七世至行

襃官至易州刺史於君爲曾祖易州生發州金華令諱懷一卒葬洛陽北山金華生君之考諱平爲太子家令葬金華墓東而尚書水部郎劉復爲之銘君生七年喪其母九年而喪其父能力學行去黃州錄事參軍李翱官有薦洪狀謂明經出身曾任冀州斛此黃字蓋誤則不仕而退處東都洛上十餘年行益修學益進交遊益附聲號聞四海或作方故相國鄭公餘慶留守東都上言洪可付史筆李建拜御史建字杓直元和三年十月高郢爲御史大夫奏建爲殿中侍御史建舉洪自代崔周禎爲補闕禎或作楨考周頌从示○今拔大雅文王詩以木當兩存之皆舉以讓宣歙池之使靈坦與浙東使薛苹交牒署君從事君下或有爲字河陽節度烏大夫重胤聞以幣先走廬下走下或有君字故爲河陽得得上或有所字佐河陽軍元和五年四月以烏重胤爲河陽節度使表洪爲府參謀吏治民寬考功奏從事考君獨於天下爲第一元和六年詔下河南徵拜京兆昭應尉校理集賢御書明年六月甲午疾卒年四十二娶彭城劉氏女故相國晏

之兄孫生男二人八歲曰壬四歲曰申女子二人顧言曰葬死所七月甲申葬萬年白鹿原既病謂其游韓愈曰子以吾銘以或作與銘曰

生之艱成之又艱若有以爲而上於斯

唐故江西觀察使韋公墓誌銘

諸題唐故或有或無或有銘字或無銘字皆以舊本石本多用大唐字○韋丹新史列之循吏傳皆取公墓誌及杜牧所作遺愛碑爲之

公諱丹字某姓韋氏字某或作字文明六世祖孝寬仕周有功以公開號於鄖孝寬名叔裕以字行仕周爲大司空

封鄖國公左氏鄖人軍其郊○鄖音云鄖公之子孫世爲大官
孝寬子津仕內史侍郎戶部侍郎判尚書事津子琨字玄理唐太子詹事封武陽縣侯琨
子幼平岐州參軍幼平子禎貞梓州刺史唯公之父政卒雒縣丞
贈虢州刺史公既孤以甥孫從太師魯公眞
卿學太師愛之或無太師愛之四字舉明經第選授峽
州遠安令以讓其庶兄峽或作硤考地理志當作峽入紫
閣山事從父熊通五經登科登下或有明五經三字或無登
字歷校書郎咸陽尉佐邠寧軍貞元四年七月以張獻甫
爲邠寧節度使獻甫表丹佐其府自監察御史爲殿中侍御

史徹拜太子舍人益有名遷起居郎吳少誠
襲許州拜河陽行軍司馬未行少誠死政駕
部員外郎河陽下或有軍字或無行二字少上或有適字未新羅國
君死公以司封郎中兼御史中丞紫衣金魚
往弔立其嗣故事使外國者常賜州縣官十
員使以名上以便其私號私覲官公將行曰
吾天子吏使海外國不足於資或作貲宜上請
安有賣官以受錢邪即具疏所以上以爲賢
命有司與其費或無以爲賢三字至鄆州會新羅告

所當立君死還拜容州刺史容管經略招討
使始城容州周十三里置屯田二十四所或無
當字化大行詔加太中大夫順宗嗣位拜河南
少尹行未至拜鄭滑行軍司馬軍上或無行字始至
襄陽詔拜諫議大夫既至日言事不阿權臣
謇然有古名遂號爲才臣劉闢反圍梓州詔
以公爲東川節度使御史大夫或無詔字八月西川節度
使韋皐卒度支副使劉闢自爲留後七月闢闢爲給事中不受詔議者欲釋不問丹上疏
以爲今釋闢不誅則朝廷可指臂而使者唯兩京耳此外誰不爲叛上善其言以丹爲東

川節度使兼御史大夫代李康公行至漢中上疏言梓州在
圍閒守方盡力不可易將徵還入議蜀事徵上
或有請字劉闢去梓州因以梓州讓高崇文元和元年
正月以左行營節度使高崇文討闢三月丹至漢中表言崇文客軍遠鬬無所資若與梓川綴其上心以能有功四月以崇文爲東川節度副使知節度事事拜晉慈隰
等州觀察防禦使是月以丹爲晉慈隰三州觀察使自扶風
縣男進封武陽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戶或無邑字
將行上言臣所治三州非要害地不足張職
爲國家費不如屬之河東便上以爲忠或無上以

為忠四字疑或公自以前有上以為賢語涉重複故刪其一不知當存何字也一歲
拜洪州刺史江南西道觀察使以晉慈隰屬
河東元和二年正月以宰相杜黃裳為河中晉絳慈隰節度使是日以丹為江西觀
察使公既至則計口受俸錢委其餘於官罷八
州無事之食者洪江饒虔吉信撫袁八州以聚其財始教
人為瓦屋取材於山召陶工教人陶聚材瓦
於場度其費以為估不取贏利凡取材瓦於
官業定而受其償從令者免其賦之半逃未
復者官與為之貧不能者畀之財畀或作俾財或作材

載食與漿親往勸之為瓦屋萬三千七百為
重屋四千七百民無火憂暑濕則乘其高別
命置南北市營諸軍歲旱種不入土募人就
功厚與之直而給其食業成人不病飢為長
衢南北夾兩營或無長字東西七里人去渫污氣
益蘇汚或作汙復作南昌縣徙廄于高地因其廄
倉大屋馬以不連死馬或作焉不或作為死或作既新史作以廢倉
為新廄馬息不死明年築堤扞江長十二里疏為斗
門以走潦水公去位之明年江水平堤老幼

泣而思曰老上或有既退二字無此堤吾屍其流入海
矣灌陂塘五百九十八得田萬二千頃凡為
民去害興利若嗜慾居三年於江西八州無
遺使其大如是其細可略也其大下九字閣杭李謝本作其
大不可略如是或作其大略如是皆非是一無也字卒有違令當死者
公不果於誅杖而遣之去上書告公所為不
法若干條法下或有者字朝廷方勇於治且以為公
名才能臣治功聞天下不辯則受垢詔罷官
留江西待辨使未至月餘公以疾薨使至辨

凡卒所告事若干條皆無絲毫實詔笞卒百
流嶺南公能益明春秋五十八薨於元和五
年八月六日公好施與家無剩財剩或作賸自校
書郎至為觀察使擁吏卒前走七州刺史與
賓客處如布衣時自持卑一不易或無如布衣時四字
或四字在不易下卑下或無一字娶清河崔氏故支江令諷
之女支或作技其官其之孫有子曰寘年十五明
經及第嗣其家業後夫人蘭陵蕭氏中書令
華之孫殿中侍御史恒之女皆先公終有女

一人或無史字凡公男若干人女若干人或無女若干人四字杜牧作遺愛碑云有子三人寅宙岫咸通中檢校尚書左僕射同平章事充嶺南節度岫終福建觀察使寅無聞唐史世系表則著寅宙審而遺岫審大理評事明年七月壬寅從葬萬年縣少陵原或無縣字將葬其從事東平呂宗禮宗禮即呂恭字敬叔溫之弟與其子寅謀曰我公宜得直而不華者銘傳於後固不朽矣方从閣杭蜀本無直而不華者五字及傳於後固四字而複出得銘二字云見氏本有此字殊不知嘉祐杭本已知此大抵方未嘗見嘉祐本也一本云我公宜得銘傳銘不朽矣寘來請銘銘曰

武陽受業始於太師師顏眞卿以官諱兄自待不疑勤于紫閣取益以畢可謂有源卒用無疵慊慊為人慊慊或作謙謙矯矯為官爰及江西功德具宇名聲之下獨處為難辯而益明仇者所歎音灘碑于墓前維昭美故納銘墓中以識公墓志○識式志切

唐故河南府王屋縣尉畢君墓誌銘

畢氏出東平畢氏本畢公高之後其後世為東平須昌人歷漢魏晉宋齊梁陳士大夫不絕晉有畢湛為中書郎湛子卓字茂世

太興末為吏部郎北史畢敬衆子元賓父子相繼為兗州刺史元賓六子祖朽祖髦祖歸祖族祖榮祖暉祖歸子義暢祖榮子義允義允子僧要祖暉子義綏義雲入國朝有為司衛少卿貝邢盧許州刺史者曰憬入或作人[illegible]上句憬河南偃師人武后時為司衛少卿憬之子構一作搆非是構字陸擇累官至吏部尚書卒贈黃門監是為景公新舊史有畢構傳終於戶部尚書世系表亦作戶部然舊史畢誠傳乃稱吏部景公生抗為廣平太守抗安祿山城陷覆其宗贈戶部尚書生抗杭本抗作坑世系表作抗傳作坑而世系官職亦不同覆其宗或作其宗覆為尚書生垌家破時垌生始四歲四或

作七與其弟增以俱小漏名籍得不誅為賞口賊中寶應二年河北平宗人宏以家財贖出之求增不得增長為河北從事兼官至御史中丞垌既至長安宏養於家教讀書明經第明經第一句當有脫字○今按明上或經下當有中字或登字之類宏死垌益壯始自別為畢氏歷尉臨渙安邑王屋年六十一以元和六年二月二日卒於官初罷臨渙徐州節度張建封慕廣平之節死或作死節聞君篤行能官請相見署諸從事請上或有以帶字署上或

事（有逸字按諸字疑衍）攝符離令四年及尉王屋徐之從事有為河南尹者聞君當來喜謂人曰河南庫歲入錢以千計者五六十萬（入錢或作出入）須謹廉吏今畢侯來吾濟矣繼數尹諸署於府者無不變（諸或作請）而畢侯固如初竟以其職死君睦親善事過客未嘗問有無既卒家無一錢凡棺與墓事（墓或作葬）皆同官與相識者事之娶清河張氏女（女下或有子字女子字疑皆因下文誤入）生男四人曰鎬鈺鉥鋭女子三人其長學浮屠法為比

丘尼其季二人未嫁以其月二十五日從葬偃師之土婁銘曰

上古愛民為官求人苟可以任位加其身其後嵩權人自求官退而綏者身後人先故廣平死節而子不苟其澤王屋謹廉而神不福其謙嗚呼天與人苟無傷其穴與墳

試大理評事胡君墓銘

胡之氏別於陳（周武王封胡公滿於陳其支子自稱胡氏）明允先（允或作元）河東人世勤固（或作國）戴（戴或作載）厥身籍文譜進連倫惟明允加武資力牛虎柔不持吏夏陽（同州馮邑）有施為去平陽（晉州郡名）民思悲河東土河陸原宜茲人肖厚宇（或作後昆或作首厚寬○今按厚宇二字見昔語）五十七不足年孫兒啼死下官母弟証秩大夫（秩或作秩胡弟証元和九年以御史大夫帥振武十三年召還此丁又云友韓愈司馬徒豈十二年從征淮西時邪然則秩當為秩明矣）撫君遺哭泣書（書或作石）友韓愈司馬徒（公時為行軍司馬從裴度平蔡故云）作（司馬徒或謂公是時為太史司馬徒謂司馬遷父子目以誌無年月日故二說不同）

後銘系序初

襄陽盧丞墓誌銘（或有唐誌字）

范陽盧行簡（盧下或有君字）將葬其父母乞銘於職方員外郎韓愈曰吾先世世載族姓書（世世或作世）（五世盧植字子幹涿郡涿人後漢北中郎將子毓字子家魏司空容城侯毓子挺字子笏泰山太守挺子志字子道軍諮祭酒志子諶字子諒司空從事中郎諶子偃慕容氏營丘太守偃子邈范陽太守邈子玄字子真後魏中侍郎玄子伯源字烏祕書監伯源子道將字祖采撫郡大守道將子懷仁字子友弘農大守）吾胄於踮拔氏之弘農守守後四代吾祖也（懷仁子彥卿東宮學士彥卿孫璥）為沂錄事參軍（沂下或有州字）五世而吾父也為襄

陽丞始吾父自曹之南華尉歷萬年縣尉萬年二字或作三至襄陽丞以材任煩能持廉名去襄陽則署鹽鐵府出入十年常最其列府下或有職字十下或有五字貞元十三年終其家年六十七殯河南河陰南下或有縣字縣字或在河陰下吾母燉煌張氏也王父璀爲兗之金鄉令之或作州先君歿而十三年夫人終年七十三從殯河陰或歿下無而字年下有而字生子男三人居簡金吾兵曹行簡則吾其次也大理主簿佐江西軍其幼可久女子嫁浮梁尉崔叔寶將以今年十月自河陰啓葬汝之臨汝之汝原葬下或有於字臨汝下或有縣字汝原上或有臨字吾曰陰陽星曆近世儒莫學獨行簡以其力餘學能名一世舍而從事於人以材稱葬其父母乞銘以圖長存或作圖久長存是眞能子矣可銘也遂以銘今按此與後篇張圓志文體特爲構適與諸篇不同亦其文之變也但此篇中稱吾者皆述虛語而最後一吾字乃韓自吾似少分別耳弘農諱懷仁沂諱璥襄陽諱某今年實元和六年沂下或有州字

唐河中府法曹張君墓碣銘

李肇國史補云張圓佐韓弘舊吏弘初秉節事無小大委之後乃奏貶圓多怨言及量移詠至汴州極歎而遣之行次八角店白日殺之然此誌言遇盜死塗中亦未曾略及貶謫之意則國史補未必可信也葬以元和五年二月庚午據長曆二月無庚午若曰月庚午則正月晦也

有女奴抱嬰兒來致其主夫人之語曰妾張圓之妻劉也劉下或有氏字妾夫常語妾云吾常獲私於夫子且曰夫子天下之名能文辭者或無夫子字非是凡所言必傳世行後今妾不幸夫逢盜死途中途或作塗將以日月葬妾重哀其生志不就恐死遂沈泯或作名敢以其稚子汴見先生將賜之銘汴下或有兒字或無將字是其死不爲辱而名永長存所以蓋覆其遺胤子若孫胤下或有若字且死萬一能有知將不悼其不幸於土中矣又曰妾夫在嶺南時嘗疾病泣語曰吾志非不如古人或無人字吾才豈不如今人而至於是而死於是邪若爾吾哀必求夫子銘是爾與

吾不朽也愈既哭弔辭遂叙次其族世名字事始終而銘曰弔下或有節字今按既辭而遂叙其事蓋一辭而許所謂禮辭者也君字直之祖諱父孝新皆爲官汴宋開君嘗讀書爲文辭有氣有吏才嘗感激欲自奮拔樹功名以見世初舉進士再不第因去事宣武軍節度使得官至監察御史坐事貶嶺南再遷至河中府法曹參軍攝虞鄉令有能名進攝河東令又有名遂署河東從事絳州闕刺史攝絳州事能聞朝廷元和四年秋

有事適東方既還八月壬辰死于汴城西雙丘年四十有七明年二月日葬河南偃師日或作庚午考唐曆二月無庚午葬丁或有子字妻彭城人世有衣冠或無有字祖好順泗州刺史父泳卒蘄州別駕女四人男一人嬰兒汴也是爲銘

太原府參軍苗君墓誌銘

君諱蕃字陳師漢有陳蕃故蕃字陳師其先楚之族大夫亡晉而邑於苗世遂以苗命氏楚若敖熊儀生子曰鬭伯比伯比生子良子良生越椒字伯芬以罪誅其子賁黃奔晉晉邑之苗後以爲氏其後有守上黨者惠于民卒遂家壺關縣名屬潞州曾大父延嗣延嗣父襲夔高路不仕贈禮部尚書中書舍人大父舍液延嗣二子舍澤舍液皆登第舉進士第官卒河南法曹父顗揚州錄事參軍君少喪父受業母夫人舉進士第貞元十一年登進士第佐江西使有勞三年使卒貞元十一年八月以路寰爲江西觀察使蕃佐其府十三年九月寰卒後辟不肯留後使李巽辟蕃蕃辭獨護其喪葬河南選補太原參軍河東節度嚴綬表佐其府假使職獄平貸嗇息吏斂手不敢爲非年四十有二元和

二年六月辛巳暴病卒其妻清河張氏以其年十二月丙寅以曆推之丙寅爲其月十九日葬君于洛陽平陰之原男三人執規執矩必復其季生君卒之三月君同生昆弟姊凡三人皆先死四室之孤男女凡二十人皆幼遺資無十金漢以前以鎰名金漢以後以斤名金鎰者二十四兩斤者十六兩諸史傳中或言百金或言萬金皆以一斤爲一金十金者十斤金也無田無宮以爲歸無族親朋友以爲依也宮或作家爲依或無爲字樊汝霖云按世系表苗襲夔生延嗣延嗣生舍液舍液生顗顗生蕃蕃生著著生愔惲恪愔生台符惲生延義又按

登科記愔長慶二年惲大和五年格八年台符大中八年陡義乾符三年皆相繼登第㤪有可疑者世系表以愔惲格為蕃之孫誥謂蕃卒於元和二年男女皆幼自元和二年至長慶二年甫十五年豈遂有孫登第耶然則世系表蕃之下所謂著者誤矣疑愔惲格即蕃之子而執規執矩必復者蕃死時幼而未名特其小字云爾其後遂名愔惲格也嗚呼蕃死時其困如此其後子孫之盛則如此為善者可無怠矣天將以是安施耶銘曰

有行以為本有文以為華恭以事其職而勤以嗣其家位卑而無年吁其奈何

昌黎先生集卷第二十五

世綵廖氏刊梓家塾

昌黎先生集卷第二十六

碑誌

唐朝散大夫贈司勳員外郎孔君墓誌銘

或無郎字孔君名戣孔子三十六世孫時與公偕分司東都卒公為作此銘

昭義節度盧從史有賢佐曰孔君諱戣字君勝昭義軍潞州也在河東今為昭德軍貞元二十年八月以盧從史為昭義節度使表戣為書記從史為不法君陰爭不從則於會肆言以折之從史羞面頸發赤頸一作頰抑首伏氣伏或作吐方云叔孫通傳所謂伏抑首者也作吐非つ今按漢傳言伏抑首言伏地而抑首也此言伏氣猶言异氣耳與漢傳語異不敢出一語以對立為君更令改章辭者前後累數十坐則與從史說古今君臣父子道順則受成福逆輒危辱誅死曰曰上或有且字公當為彼不得為此從史常聳聽喘汗常或作當非是居五六歲益驕有悖語君爭無改悔色或作意亦通作也非是則悉引從事空一府往爭之從史雖羞退益甚君泣語其徒曰吾所為止於是不能以有加矣以有或作有以遂以疾

辭去臥東都之城東酒食伎樂之燕不與當是時天下以為賢論士之宜在天子左右者皆曰孔君孔君云或無者字皆上閣本有唯字或無字或複出孔君字或複出云字會宰相李公鎮揚州元和三年九月以宰相李吉甫為淮南節度使首奏起君君猶臥不應猶或作獨從史讀詔曰是故舍我而從人耶即誣奏君前在軍有某事上曰吾知之矣奏三上乃除君衛尉丞分司東都詔始下門下給事中呂元膺封還詔書上使謂呂君曰吾豈不知哉也行用之

矣明年元和五年正月將浴臨汝之湯泉壬子至其縣食遂卒年五十七公卿大夫士相弔於朝處士相弔於家君卒之九十六日詔縛從史送闕下數以違命流于日南元和五年四月鎮州行營招討使吐突承璀縛從史送京師貶驩州司馬歐文忠書從史傳聽明山記曰開從史官屬題名見孔戡與烏重裔俱列于後而退之記戡事云戡屢諫不聽卒為重裔所縛嗚呼禍福成敗之理甚明先事而言則罕見從事至而言則不及自古敗亂未始不由此遂詔贈君尚書司勳員外郎蓋用嘗欲以命君者信其志其年八月甲申從葬河南河

陰之廣武原南下或有府字陰下或有縣字廣武原或作某地云唐河南府無河陰縣○今按元和郡國志河南府有河陰縣君於為義若嗜欲勇不顧前後於利與祿則畏避退處如怯夫然始舉進士第士下或有及字自金吾衛錄事為大理評事佐昭義軍下或有師字軍帥死貞元二十年六月昭義節度使李長榮卒從史自其軍諸將代為帥或無自其字請君曰從史起此軍行伍中凡在幕府唯公無分寸私分或作方非是公苟留唯公之所欲為君不得已君或作居留一歲再奏自監察御史至殿

中侍御史從史初聽用其言得不敗後不聽信惡益閒君棄去遂敗祖某某官贈某官父某某官贈某官諸本作祖如圭皇海州司戶贈工部員外郎父字父皇著作郎贈駕部員外郎方以羅本云今本所紀父祖官職多誤蓋後人續增公諸志皆載三世此只言父祖已非考世系表又孔戡志此以如唯作如圭郎中作員外郎著作佐郎為郎又作也駕部乃戡贈官此以為其父所贈又非也○今按此姑以方本無大利害但方說諸本止載二世為不入例而其所據之本此志介只載二世云駕部乃戡所贈官而戡實贈司勳皆非是世系戡志與此志文亦未知其孰為得失恐皆未足以判其是非也君始娶弘農楊氏女卒又娶其舅宋州刺史

京兆韋屺女皆有婦道凡生一男四女皆幼前夫人從葬舅姑兆次卜人曰今茲歲未可以祔從卜人言不祔君母兄戣尚書兵部員外郎母弟戢殿中侍御史以文行稱朝廷將葬以韋夫人之第前進士楚材之狀授愈曰請爲銘銘曰

允義孔君茲惟其藏更千萬年無敢壞傷方以杭本無傷字○今按此傷字諸本皆有文理音韻皆無可疑方氏特以杭本脫漏遂不之信寧使此銘爲歇後語而不肯以諸本補之甚可怪也

故中散大夫河南尹杜君墓誌銘或無散字君或作尹杜君名兼史有傳公與兼皆嘗佐張建封于徐州至是兼死河南尹而公爲都官員外郎爲銘

杜氏自戴侯畿始分戴侯之子恕爲幽州刺史今居京兆諸杜其後也畿字伯侯京兆杜陵人魏河東太守豐樂戴侯有三子恕理寬字務伯弘農太守幽州刺史恕其季寬孝廉郎中寬後三世曼爲河東太守葬其父洹水之陽或無之陽字寬字務叔舉孝廉爲郎中曾孫曇仕石趙爲從事中郎河東太守洹水出汲郡隆慮縣○洹胡端切其後世皆從葬洹水之下或有陽字

及正倫爲太宗宰相曼玄孫君賜君賜子景字宣明州府交辟不就景子裕字慶延仕齊樂陵令四子正玄正藏正儀正倫高宗顯慶元年三月以正倫同中書門下三品三年十一月罷今云太宗誤也猶封襄陽公顯慶二年九月封襄陽郡公太宗始詔葬京兆襄陽公無子以兄正藏子志靜後遂嗣襄陽公或使出嗣襄陽公字生僑爲懷州長史棄官老沁水上爲富家卒葬懷州武陟長史生損爲左司郎中卒贈少大理或作大理少卿大理生廙大理或作少卿爲鄭州錄事參軍死思明亂贈吏部郎中公諱兼字某郎中第

三子廙三子曾左金吾兵曹參軍冀太學博上少郎兼也舉進士第建中元年兼第進士司徒北平王燧戰河北掌書記累官至監察御史其後佐徐泗州軍貞元四年十一月張建封爲徐泗濠節度使表佐其府遂至濠州刺史本傳載兼刺濠州日誣劾韋賞陸楚二人以罪殺之而子厚杜兼對乃取其在濠州能損鍾離令之讒今二事誌皆不載豈以其舊不足以掩惡故略之耶抑誌與傳異故敘其族出歷官卒之年月日與夫生娶而已也徐泗州軍亂以兵甲三千人防淮道不絕昆本如此諸本甲三千人四字皆在丁文金魚之下而魚丁復有兵字殊無理甲字亦疑衍或當在兵字上姑闕以俟知者有功加御史中丞賜

紫衣金魚入爲刑部郎中以能官拜蘇州刺
史既辭行上書曰李錡且反必且奏族臣上
固受其才書奏卽除吏部郎中或無中字遂爲給
事中出爲商州刺史金商防禦使改河南少
尹行大尹事半歲拜大尹元和四年十一月
二十二日無疾暴薨年六十明年二月甲午
從葬懷州夫人常山郡君張氏彭州刺史贈
禮部侍郎戭之女○戭音既生子男三人柔立爲
天長主簿詞立爲壽州參軍誼立爲順宗挽

郎女一人順上或無爲字將葬公之母兄太學博士
冀與公之夫人及子男女謀曰葬宜有銘凡
與我弟游而有文者誰乎遂來請銘銘曰
杜氏大家世有顯人承繼綿綿以及公身始
爲進士乃篤朋友及作大官及作或作乃作克施克
守纂辭奮筆渙若不思公牒盈前笑語指麾
祿以給求食以會同不畜不收庫廐虛空事
枉于人枉于一作不枉一日遠日忘何以傳之刻此銘
章

唐銀青光祿大夫守左散騎常侍致
仕上柱國襄陽郡王平陽路公神
道碑銘夫下一無守字仕下諸本無上柱國襄陽郡王七字平陽或作陽平从石本故唐世系表當从平陽碑銘或作碑文○今按此篇多从石本按石本其首云朝議郎守國子博士上騎都尉韓愈撰銀青光祿大夫守吏部尚書上柱國滎陽縣開國侯鄭餘慶書將仕郎右拾遺內供奉賜緋魚袋陳岵篆額其後云元和七年歲次壬辰十月丙子朔十五日庚寅建云此可以補列本之闕字有異同今附于下

惟路氏遠有代序自隋尚書兵部侍郎諱袞
四代而至冀公代或並作世石本袞或作兗閣杭本世表作兗兗封閣鄉
公兗子文昇平受泰三州刺史封宜城縣公昇子元悊楡次令元悊子太一太原令冀
公諱嗣恭以小邑蕭關令發聞令下或有閣字開元
受賜更名賜或作錫嗣恭其初名劍客以世廕爲鄭尉席豫黜陟河朔表爲蕭
關令徙神烏姑臧二縣考績上上爲天下最玄宗以爲可嗣漢魯恭因賜今名上字懿範
書于太史治行靈州治或作始永泰元年閏十月嗣恭由戶部侍郎
爲朔方節度使終功南邦大曆七年正月以嗣恭爲江西觀察使八年九月循
州刺史哥舒晃反殺嶺南節度使呂崇貴十月以嗣恭兼嶺南節度往征之十一月克廣

(州兗)斬享有丕祉紹開厥家官至兵部尚書封
冀國公(以平嶺南功轉檢校兵部尚書)薨贈尚書右僕射司
空(或無司空字)公諱應字從衆冀公之嫡子(副恭二子)
(恕應)用大臣子謹飭擢至侍御史著作郎選刺
虔州(選或作遷貞元初以應爲虔州刺史)劃餘零都作縣安遠
以利人(餘或作隸人或作民下同)鑿敗灘石以平贛梗
陶甓而城罷人屢築詔嗣冀封又加尚書屯
田郎中進服色遂臨于溫築堤岳城橫陽界
中二邑得上田除水害(上田或作上苗)拜尚書兵部

郎中兼御史中丞淮南軍司馬改刺廬州又
甓其城人不歲苦(人或作民苦或作苦)入爲尚書職方
郎中兼御史中丞佐鹽鐵使使江東有功用
半歲歷常州遷至宣歙池觀察使(永貞元年十二月白)
(常州除觀察使)進封襄陽郡王(或作公非是)至則出倉米
下其估半以廩餓人蜀闢誅(蜀闢或作劉闢或蜀下別出劉)
(字)行軍千五百人於蜀李錡將反以聞置鄉
兵萬二千人錡反命將期以卒救湖常坐牢
江東心錡以無助敗縛作響山亭營軍于左

右權丞相善之譏其說響山石(響山宣州山名)居宣
五年以疾去位校其倉得石者五十萬餘(或無)
(者字)府得錢千者八十萬公之爲州逢水旱害
賤出與人(人或作民下同)歲熟以其得收常有贏利
(贏或作羸)故在所人不病飢而官府畜積元和六
年天子憫公疾不可煩以職即其處拜左散
騎常侍以其祿居其歲九月望薨于東都正
平里第年六十七(歲上或無其字年上或有享字)明年葬京
兆萬年少陵原夫人滎陽鄭氏祔旣其子臨

漢縣男貫與其弟賞貞謀曰宜有刻也(既下或有)
(而字)告於叔父御史大夫鄜坊丹延觀察使恕
因其族弟進士羣以來請銘遂以其事銘曰
冀公之封維鄴就功襄陽繼大啓慶自躬于
虔泊溫厥緒既作以及職方遂都邦伯朝夕
人事(人或作民)下宇上實師于其鄉鄰寇逼屈營
軍響山牆屋脩施(脩諸本皆然方弃丁碑而盧作循字)褒功刻
表(功或作嘉)丞相之辭受代而家敍疏及邇病不
能延食祿卒齒凡代大家(凡代一作凡世)維難其保

既顯既頴或作頴戒于終咎伊我襄陽克愼以
有延畀後承或作丞莫不率守有墓于原維樹
在經在或作自以告無期博士是銘博士或作傅世○按公是時工為博士或本非是

烏氏廟碑銘烏重胤之父也許孟容嘗為作神道碑

元和五年天子曰盧從史始立議用師于恒元和五年三月成德節度使王士真卒其子承宗自爲留後上欲革河北世襲之弊從史時爲昭義節度使遭父喪因左軍中尉吐突承璀說上請發本軍討承宗由是復起從史冀其成功十月詔削奪承宗官爵以承璀爲招討宣慰使命恒州四面藩鎮各進兵共討

乃陰與寇連夸謾兇驕出不遜言其執以來
其四月中貴人承璀七罪切即誘而縛之其下
皆甲以出操兵趨譁牙門都將烏公重胤當
軍門叱曰天子有命從有賞從下或有者字敢違者
斬於是士皆斂兵還營卒致從史京師壬辰
詔用烏公為銀青光祿大夫河陽軍節度使
兼御史大夫封張掖郡開國公重胤自昭義都知兵馬使潞州左司馬拜銀青光祿大夫懷州刺史河陽三城懷州節度使兼御史大夫居三
年河陽稱治詔贈其父工部尚書且曰其以

廟享其以或作以其即以其年營廟于京師崇化里
軍佐竊議曰先公既位常伯謂工部尚書而先夫
人無加命號名差卑於配不宜語聞詔贈先
夫人劉氏沛國太夫人八年八月廟成三室
同宇祀自左領府君而下作主于第三室同宇史記渭陽五帝廟同宇韋昭曰謂上同下異也宇一作牢非○今按後漢以來公私廟制皆爲同堂異室乙巳升于廟烏氏著於春秋譜於世本世本十五卷錄黃帝以來帝王諸侯泊卿大夫系氏名號列於姓苑在莒
者存左氏昭二十三年莒子庚輿虐而好劒烏存率國人逐之在齊有餘

枝鳴皆爲大夫齊下或有者字餘下或有有字左氏襄二十四年齊人城郟之歲其夏齊烏餘以廩丘奔晉昭二十一年冬十月齊烏枝鳴戍宋一本云在齊有餘枝鳴者爲大夫泰有獲爲大官史記秦武王時力士任鄙烏獲皆爲大官
其後世之江南者家鄱陽處北者家張掖烏氏後魏烏洛侯之裔國邑在漢東二千餘里貞觀初貢獻內屬代爲功臣因官徙地今爲張掖人或入夷狄爲君長唐初察爲左武衛大將
軍賈張掖人其子曰令望爲左領軍衛大將
軍孫曰蒙爲中郎將是生贈尚書諱承玼字
某贈下或有工部字玼或作玠新史承玼有傳字德潤重胤傳亦云承玼子也溫公考

異嘗加辨正宋樊本皆作承玼蓋許孟容嘗爲承玼碑石本猶傳於世新傳蓋本此也
烏氏自莒齊秦大夫以來皆以材力顯及武
德已來始以武功爲名將家開元中尚書管
平盧先鋒軍屬破奚契丹屬或作饕○今按屬亦連屬之意北
狄有五一契丹二奚三室韋四黑水五渤海從戰捺祿走可突于
諸本多作突于或作汗于今从許碑定从于云可突于契丹之勇將也新傳从奚契丹入寇
承玼破於捺祿山又戰白城承玼按隊出其右斬首萬計可突于奔北○捺奴葛切渤
海擾海上或無擾海字至馬都山吏民逃徙失業
樊汝霖去或謂破走可汗于渤海上追之至馬都山吏民逃徙失業蓋因可突于入寇而

然止是一事今按許孟容作烏承洽神道碑云渤海王武藝出海濱至馬都山屠陷城邑
公以本管士馬防遏要害則是捺祿走可突干而馬都山拒武藝二事不同或者之自過
矣新史據孟容神道碑及公廟碑而作司馬溫公考異以新史爲誤恐考異未見孟容碑
刻耳尚書領所部兵塞其道塹原累石累或作壘綿
四百里深高皆三丈寇不得進民還其居歲
罷運錢三千萬餘黑水室韋以騎五千來屬
麾下黑水室韋二國名黑水卽靺鞨邊威益張其後與耿仁
智謀說史思明降至德二載安慶緒兵敗走保鄴郡史思明判官耿仁
智說思明歸唐思明然之以所部十三郡及兵八萬來降十二月以思明爲歸義王范陽

節度使思明復叛尚書與兄承恩謀殺之事發
族夷尚書獨走免許碑承恩承玼之從父兄也李光弼以
聞詔拜冠軍將軍守右威衛將軍檢校殿中
監封昌化郡王石嶺軍使石嶺或作左領抗蜀梓與許碑新傳
皆作石嶺積粟厲兵出入耕戰以疾去職貞元十
一年二月丁巳薨于華陰告平里年若干許碑
年九十六卽葬於其地二子大夫爲長大夫重齊季曰
重元爲其官銘曰
烏氏在唐有家於初左武左領或作右領二祖紹

居中郎少卑屬于尚書不償其勞乃相大夫
按我戎節制有壇墟制有或作有其壇或作疆數備禮登
方無數字登下有壇字○今按數備禮登數字乃名位不同禮亦異數之數言制既備
禮亦增崇也表氏廟碑所謂數以之廟亦是此意若如方本卽上句已言校節不應至此
始言登壇況登壇又與立廟不相關乎以有宗廟作廟天都以
致其孝右祖左孫蜀本文苑作左祖右孫○今按本廟制以西爲上方本
爲是妥饗其報云誰無子其有無孫其有或作孰其克
對無羞克或作光乃惟有人念昔平盧爲艱爲瘁
大夫承之危不棄義四方其平士有追息來

觀來齋以饋黍稷

唐故河東節度觀察使滎陽鄭公神
道碑文

河東節度使贈尚書右僕射鄭公葬在滎陽索上（今鄭州滎陽有京水即漢高帝與項羽戰於京索者也）元和八年六月庚子太史尚書比部郎中護軍韓愈刻其墓碑曰司馬氏遷江南有鄭豁者仕慕容垂國為其太子少保（豁字君明魏將作大匠五世孫仕垂為太常少卿）其孫簡當拓拔魏為滎陽太守（豁子溫燕太子詹事）

（生三子曄號北祖恬號中祖簡號南祖）後簡者號其族為南祖南祖之鄭入唐有為利之景谷令者曰嘉範（簡生季曙曙子昞昞四世孫嘉範）於公為曾祖是生撫俗為泗之徐城令徐城生公之父曰洪卒官涼之戶曹參軍（涼之或作京州）公諱儋少依母家隴西李氏舉止異凡兒其舅吏部侍郎李鄉謂其必能再立鄭氏（李或作李謂下或有曰字或謂或作曰其必作必其）稍長能自課學（課或作謀○今按蜀志出師表自謀字文選亦作自課恐公用此語）明左氏春秋以進士選為太原參軍事（大曆四年）

第對直言策拜京兆高陵尉考府之進士能第上下以實不姦獎僕射澤以襄陽兵戰淮西公以參謀留府能任後事（興元元年正月以樊澤為山南東道節度使澤奏儋為參軍）戶曹殯于涼涼地入西戎自景谷徐城三世皆未還滎陽葬公解官舉五喪為三墓葬索東徐城墓無表公能幼長哀感（公能下或有使字或無哀字云自少而長求之不置也○今按心字當為下句）心求不置以得舊人指告其處其後為大理丞太常博士遷起居郎尚書司封吏部二郎中

能官舉其名德宗晚節儲將於其軍以公為河東軍司馬能以無心處嫌間卒用有就（間或作間非是或無卒字有就或作其說非是）貞元十六年將說死卽詔授司馬節節度河東軍（考嚴綬傳將說李說也或無即詔字馬下或無複出節字）除其官為工部尚書太原尹兼御史大夫北都留守（貞元十六年十月河東節度使李說卒儋自本軍行軍司馬除檢校工部尚書充太原尹北都留守河東節度使）公之為司馬用寬廉平正得吏士心及昇大帥（昇或作升帥或作師）持是道不變部將有因貴人求要職者公不

用用老而有功無勢而遠者削四鄰之交賄省嫮嬉之大燕（嫮或作誇）校講民事（校講或作講校）施罷不竢日用能以十月成政氓征就寬（氓或作賦或作民）軍給以饒十七年疾廢朝夕八月庚戌薨享年六十一天子爲之不能臨朝者三日（或無龍字）贈尚書右僕射卽以其年十月辛卯葬索上疾比薨醫問交道比葬弔贈賜使者相及凡河東軍之士與太原之氓吏（軍下或無之字或作之軍）（氓或作民）及旁九郡百邑之鰥寡（河東節度府管汾遼沁嵐石忻代憲凡九州）外夷狄之統於府者聞公之薨皆哭曰吾其如何公與賓客朋遊飲酒必極醉（與或作爲）投壺博弈窮日夜若樂而不厭者（若或以閣蜀本作苦）平居簾閣據几終日不知有人別自號白雲翁（令狐楚嘗爲太原從事唐志有表奏十卷自號白雲孺子蓋以媚譖也）名人魁士鮮不與善好樂後進及門接引皆有恩意（與善屬上句好樂屬下句蜀本以善爲其而連好樂爲句又云名人魁士呂氏春秋語）始娶范陽盧氏女生仁本仁約仁載皆有文行二季舉進士皆早死仁本爲後子獨

存不樂舉選年三十餘始佐河陽軍後娶趙郡李氏生三女二夫人凡三男五女長女嫁遼東李繁繁亦名臣子有才學遺命二夫人各別爲基不合葬系曰

士常患勢卑（常或作嘗下同）不能推功德及人常患貧（患下或有勢字）無以奉所欲得若鄭公勤一生以得其位而曾不得須臾有焉雖然觀其所既立其可知已嗚呼哀哉

魏博節度觀察使沂國公先廟碑銘

（或有田氏字歐陽公曰自天聖以來學者多讀韓文而患集本舛訛惟予家本更校時人共傳號爲善本及後集錄古文得韓文之刻石如羅池黃陵廟碑之類以校予家集本舛謬猶多若田弘正碑尤甚蓋由當本不同往往妄加改易今以碑校印本初未必誤多爲校讎者妄改易之乃知文字之傳久而轉失其眞者多矣則校讎之際決於取舍不可不謹也今各參注于下石刻後題云朝議大夫安定胡証書并篆額京兆府廨有此碑）

元和八年十一月壬子上命丞相元衡（武元衡）丞相吉甫（李吉甫）丞相絳（李絳）召太史尚書比部

郎中韓愈至政事堂傳詔曰田弘正始有廟京師朕惟弘正先祖父厥心靡不嚮帝室訖不得施乃以教付厥子維弘正銜訓事嗣朝夕不怠。事嗣或作嗣事嗣下或有于字此篇今亦从方氏所據石本以能迎天之休顯有丕功維父子繼忠孝弘正父廷玠大曆中為滄州刺史恒州李寶臣幽州朱滔興兵攻擊欲脅其土宇廷玠固守能保全朝廷嘉之遷洺州改相州建中初田悅領魏博節度使志圖凶逆召廷玠為副蓋悅父承嗣與廷玠為從昆弟也及悅姦謀敗露廷玠曰爾藉伯父遺業可守朝廷法度坐享富貴何苦與恒鄆同為叛臣若狂志不悛可先殺我乃歎病不出三年憤懣而卒予維寵嘉之是以命汝愈銘欽哉惟時臣愈承命悸恐明日詣東上閤門拜疏辭謝不報退伏念昔者魯僖公能遵其祖伯禽之烈周天子實命其史臣克作為駉駜泮閟之詩音。駜似使聲于其廟以假魯靈音。假格今天子嘉田侯服父訓不違用康靖我國家服上或有能字靖或作靜蓋寵銘之所以休寧田氏之祖考而臣適執筆隸太史或無隸字奉明命其可以辭謹案魏博節度使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工部尚書兼魏州大都

督府長史御史大夫沂國公田弘正州或作博或無兼字元和七年十月以弘正為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工部尚書魏州大都督府長史兼御史大夫上柱國沂國公充魏博等州節度觀察處置支度營田等使北平盧龍人故為魏博諸將弘正始名興季安時為衙內兵馬使忠孝畏慎田季安卒季安高祖璟平州人官都水使者璟二子守義延暉延暉安東都護府司馬守義二子承嗣延琳承嗣子緒緒子季安季安子懷諫延琳子悅延暉子延玠元和七年八月季安卒其子幼弱用故事代父人吏不附迎弘正於其家使領軍事季安卒懷諫自知軍務時年十一以弘正為都知兵馬使懷諫幼弱軍政皆決於家僮蔣士則數以愛憎移易諸將諸將憤怒咸曰兵馬使吾帥也即詣其家迎之弘正拒之不可弘正籍其軍之眾與六州之人還之朝廷悉除河北故事比諸州故得用為帥已而復贈其父故滄州刺史兵部尚書母夫人鄭氏梁國太夫人得立廟祭三代曾祖都水使者府君祭初室祖安東司馬贈襄州刺史府君祭二室兵部府君祭東室其銘曰

唐繼古帝海外受制此據石本外或作內受或作臣狎于太寧狎或作洽燕盜以驚羣黨相維河北失平號登

元和大聖載營風揮日舒咸順指令業業魏
土嬰兒戲兵懷諫嬰兒謂吏戎愁毒莫保胥頸或作
領人曰田侯其德可倚呼譟奔趨乘門請起
田侯攝事奉我天明天或作王左傳范氏中行氏反易天明王言不
事君也又云二三子貢天明公語出此束縛弓戈考校度程提
壇籍戶提或作提來復邦經帝欽良臣曰維錫予
嗟我六州始復故初告慶于宗以降命書宗子
或作宗廟以咯或作降以旌節有韜豹尾神旗纛兜戟纛
纛或作纛蜀本作纛石本同但省人耳○今按纛韻謂弓服纛乃纛之無底者非兵仗也當
从石本以長魏師田侯稽首臣愚不肖迷溢有
成祖考之教帝曰俞哉維汝忠孝予思乃父
追秩夏卿婉德娠賢梁國是榮娠配也言梁國配兵部之
德娠孕也左氏后緡方娠之娠賢謂生田弘工也○婉匹蔑切娠之刃切又音守田侯
作廟相方視阯見于蓍龜祖考咸喜鼙鼙田
侯鼙鼙果毅也禮戎容鼙鼙○鼙音呼兩有文武訖其外庸可
作承輔承或作丞咨汝田侯勿亟勿遲觀饗式時
爾祖爾思饗或作嚮爾祖或作爾祖考之思或作爾祖爾思也
昌黎先生集卷第二十六

昌黎先生集卷第二十七

碑誌

劉統軍碑公諱詣統軍劉昌裔墓今又銘其碑此篇昌裔以之墓矣所据石本為正可疑者見諸本作專故右龍武統軍劉公墓碑

唐故陳許軍節度使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尚
書左僕射兼御史大夫右龍武統軍彭城郡
開國公食邑二千戶贈潞州大都督劉公諱
昌裔字光後許下或無字方从石本薨既葬元和八年十一月昌
裔卒九年大月葬河南將反杌于京舍于墓次杌或作机次或作
凡有或作下師字上京故吏文武士門人送客說事會
哭將退咸顧戀牽連一口言曰自我公薨至
葬凡所以較德焯勤者一。焯作焯之一焯作灼明也莫
不祖宗隱卒崇終有都督之詔詔下或有贈潞州大都督字
肯日事時功以著不可誣可下或有以字有太史之
狀太常之狀太常上有字或有謚謚下有昌裔字有誄有
幽堂之銘又如郎外碑刻文以顯詩之其於
傳無已豈不益可保於是相許諾以告其孤

縱昌裔四子縱其長也縱哭或無哭字捨杖拜曰縱不敢違

則相與刻銘文曰

劉處彭城本自楚元漢高帝季弟元王交之後楚陽曲之

別錄公祖遷昌裔曾祖承慶為朔州刺史祖巨敷為太原晉陽令學其士俗遂占籍為太原之陽曲曰自我為此邑人可也何以彭城公曾祖考為朔

州守祖令太原仍世北邊樂其高寒棄楚不

還遠于公身三世晉人趙德夫云石本二世作再世上文祖令太原作考令太原孰其篇首與古陽世之別由公祖遷則為晉人非再世矣碑當時所立不庭差其世次莫可曉也○今按望志杜後老所述世次尤詳與再世之云皆不合亦石本

不足信之一驗也公生而異魁頗鉅鼻幼如舒退少

長好事西戎乘勢盜有河外公雖家居為國

喑噫上於金切下烏界切來害邊帥或作師可破之計揚

琳為橫巴蜀靡彫考代宗起大曆年瀘州刺史楊子琳反昌裔說子琳事通鑑亦可考新書作楊惠琳誤矣公由游寄單船諭招爾雅士特舟往單船

折其尾毒其尾毒或作旗纛尾不得動搖琳後

來降公不有功終琳之已還臥民里昌黎說邊將不售去入三蜀楊琳之亂蜀人苦之昌裔單船往說琳大懼四年二月琳遣使詣闕謝罪以琳為峽州團練使以昌裔為從事後琳死客河朔閒蓋古有云人職其

憂無事於職而與國謀德宗之始為曲環起

奮筆為檄强冠氣死建中初曲環為邠隴兩軍都知兵馬使其收濮州也碑昌裔為判官為環檄李納剴睢大義環上其藁德宗異之決敗算成

效於屈指環有許師貞元二年七月環自邠隴行營節度拜陳許節度使昌裔從府遷公遂佐之蘇民軋敵軋或作戰或作朝多

出公畫累拜郎中進兼中丞雖在陪貳天子

所憑蔡卒幸喪圍我許鄭新師不牢勵勸將

逋劻勷急走皃又遽也劻曲羊切勷如羊切○公為陳方方或作應

變為械與之上下冠無所賴方云或云此當賴一句非也○

令按此篇文體敘書細奇句為當者或說足也不然則衍與之上丁一句未知果孰是也石本之不足信此又斷然前不量辨之矣遂至適敗貞元十五年八月環卒淮西吳少誠遣兵掠臨潁陳州刺史上官說知陳許留後遣大將王令忠將兵殺之皆為少誠所害丙午以說為陳許節度使少誠遂圍許州說欲棄城走昌裔時為營田副使止之曰城中兵足以辦賊但閉城勿戰賊氣自衰吾以全制其敝蔑不克矣昌裔募勇士千人鑿城出擊大破之城由是全以功遷陳賓許之半許州圍解昌裔以功拜陳州刺史聲駕元侯以勢自憚貞元十六年七月少誠進擊蔡州行營招討使韓全義敗于溵水與諸道兵皆走保陳州求舍昌裔登城謂曰天子命公討蔡州何為來陳且賊不敢至我城下君其舍外無恐明日從十餘騎持牛酒抵全

義營勞軍全義自意迎拜數賑不復入居許爲軍司馬貞元十八
年以昌裔爲陳許行軍司馬脫權下威士心益歸卒嗣環
職貞元十九年六月說卒以昌裔檢校工部尚書兼許州刺史充陳許節度使棄
惡從德乃與蔡通塗其榛棘雉耋嬉遨或作遊
連手歌謳上無可怨外無與讎既長事官峻
之大夫峻諸本作浚○今按此一字亦可疑未詳其說其償未塞僕
射以都封彭城郡公再加檢校尚書右僕射償或作賞以或作已○今按上句有
未字此當作巳然此集二字通用者亦多姑從舊及癸巳歲秋涌水
出流過其部破民廬室元和八年五月許州大水壞廬舍漂溺居

人六月徵昌裔還京師公卽疏言此皆臣憊防斷不補
潰民於泉潰或作償臣耄且疾宜卽大罰上曰熠
害熠或作熠○今按熠害滅除字本秦刻大臣其來允余之思
其可止哉驛隸走呼有中使來公迎于驛遂
行不迴六月隆熱上下歊絶歊或作歊絶大亦也字見楚詞
大招○絶許極切公鞭公驅去馬以與公病日惡不
能造闕仆卧在宅始憲宗惡昌裔自立欲召之宰相李吉甫曰陛下乘
人愁苦可召也六月以東都留守韓皐代之詔昌裔還京師至長樂驛知帝意因請歸私
第許之稱風眩閔有加錫命爲統軍龍武之右兼官

左相百僚長首昌裔至天子以爲恭卽其家拜檢校尚書左僕射兼右龍
武統軍知軍事冬十一月日將南至公遂薨殂年六
十二奏聞怛悼俾官臨弔悲不聽朝贈督潞
州存歿之賚於數爲優明年九月東葬金谷
公往有命匪後人卜

衢州徐偃王廟碑徐偃王事見史記後漢書博物志元
和姓纂然後漢書云楚文王滅之楚詞方云荊文寤而徐亡按
周穆王時無楚文王春秋時與徐偃王辨見於楚詞補注中石
刻云朝議郎守尚書考功郎中知制誥昌黎韓愈撰福州刺史

元錫書元和十年十二月九日立
徐與秦俱出栢翳爲嬴姓史記秦本紀大業之子曰大費是爲
栢翳舜賜姓嬴氏栢翳二子大廉之後爲秦若木之後爲徐是爲俱出栢翳也○嬴今輕
切國於夏殷周世咸有大功秦本紀又曰大廉玄孫孟戲中
衍殷帝大戊以爲御而妻之自太戊以下中衍之世遂世有功以佐殷國故嬴姓多顯遂
爲諸侯若木玄孫費昌當夏桀之時去夏歸商爲殷御以敗桀於鳴條是有大功也○夏殷
或作商今从石本此篇內同商疑者別見秦處西偏專用武勝中衍
曾孫曰戎胥軒軒生仲潏潏生飛廉廉生惡來來生女防防生旁皐皐生大几几生大駱
駱生非子周孝王以爲附庸邑之於秦是爲處西偏也遭世衰無明天

子遂虎吞諸國爲雄（國或作侯）諸國既皆入秦爲臣屬秦無所取利上下相賊害卒僨其國而沈其宗（僨猶亡也爾雅云僨僵也莊子一僨一起沈其宗謂滅其族○僨方運切又甫運切）徐處得地中文德爲治（文或作又今以上文秦用武勝者推之此宜作文）及偃王誕當國益除去刑爭末事凡所以君國子民待四方一出於仁義當此之時周天子穆王無道意不在天下（穆王名滿左昭十二年云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將皆必有車轍馬跡焉）好道士說得八龍騎之西遊（列子曰周穆王駕八駿之乘西征崑崙八駿驊騮綠耳赤驥白義渠黃踰輪盜驪山子）同王母宴于瑤池之上歌謠忘歸（穆天子傳云穆王見西王母觴于瑤池之上西王母爲天子謠曰白雲在天山陵自出道里悠遠山川間之將子無死尚能復來天子答曰予歸東土和理諸夏萬民均平吾顧見汝比及三年將復而野石本無宴字○今按無宴字不成文以它本補）四方諸侯之爭辯者無所質正咸賓祭於徐（祭方以抗作寮云今廟中有傳刻慶辭中石本亦作寮○今按賓寮無理明甚况慶辭石本非當時物尤不足據而左傳有實祭字當以諸本作祭爲是）贄玉帛死生之物于徐之庭者三十六國得朱弓赤矢之瑞（博物志云偃王欲舟行上國乃通溝陳蔡之閒得朱弓赤矢以爲得天瑞遂因名爲弓自稱偃王江淮諸侯服從者三十六國朱弓一作象犀）穆王聞之恐遂稱受命命造父御（造父穆王御飛廉玄孫也○造七到切父音甫）長驅而歸（史記秦本紀造父以善御幸於周穆王得驥溫驪驊騮綠耳之駟西巡狩樂而忘歸徐偃王作亂造父爲穆王御長驅歸周救亂）與楚連謀伐徐（以史記世家表考之穆王所與連謀伐徐者殆楚熊勝也）徐不忍鬭其民北走彭城武原山下百姓隨而從之萬有餘家偃王死民號其山爲徐山鑿石爲室以祠偃王偃王雖走死失國（失下或有其字）民戴其嗣爲君如初駒王（禮記口邾婁考公之喪徐君使容居來弔含曰先君駒王西討駒王徐之先也）章禹（左氏昭三十二年吳滅徐徐子章禹斷其髮以奔楚章禹宗十一世孫）祖孫相望自秦至今（或作秦）名公巨人繼跡史書（史或作文）徐氏十望其九皆本於偃王而秦後迄茲無聞家天於栢翳之緒非偏有厚薄施仁與暴之報自然異也衢州故會稽太末也（大末春秋時姑蔑也至漢改爲唐號曰龍丘越絕書姑末今太末後漢吳有龍丘萇者隱居太末○太音闕）民多姓徐氏支縣龍丘有偃王遺廟或曰偃王之逃戰不之彭城之越城之隅棄玉几研于會稽之水（選綠皆驟懸乎研上南越志生研石上注）

研與硯同或曰徐子章禹旣執於吳徐之公族子弟散之徐楊二州閒公或作宗卽其居立先王廟云開元初徐姓二人徐堅字元固徐嶠字巨山相屬爲刺史帥其部之同姓改作廟屋載事于碑後九十年當元和九年而徐氏放復爲刺史放字達夫前碑所謂今戶部侍郎其大父也春行視農至于龍丘有事于廟思惟本原曰故制粫樸下窄○粫劉胡切或作桷不足以揭虔妥靈○揭音竭又丘謁切而又梁桷赤白陊剝不治選明不吐陊陊墮落也○吻丈耳切又徒可切圖像之威黑昧就滅○黖音緣玉篇云字黑也藩拔級夷庭木禿缺缺作鈌今按鈌不字缺俗體从缶人多用之姑以苦舊祈旺日慢祥慶弗下日方大洪以有本文作刻○公按由義未詳姑从昔本作日川之羣支羣支或作吏拙或作羣東皆非是不獲蔭庥余惟遺紹而尸其土不卽不圖以有貲聚罰其可辭乃命因故爲新衆工齊事惟月若日工告訖功大祠于廟宗鄉咸序應鄉或作御是歲州無怪風劇雨民不夭厲穀果字實民皆曰耿耿祉哉耿耿祉哉或作征祉社哉方从閣本無祉字而不言

石本之有無又云耿當讀从炯今从諸本其不可誣乃相與請辭京師歸而鑱之于石辭曰秦傑以顛徐由遜縣遜或作遜秦鬼久飢徐有廟杼姽姽偃王○姽音元惟道之耽以國易仁爲笑于頑自初擅命其實幾姓歷短習長習或作言有不償亡課其利害孰與王當與方从洪氏石本作嘗今从諸本姑蔑之墟太末之里今衢州有姑蔑城左傳哀公十二年越伐吳王孫彌庸自泓上觀之見姑蔑之旗曰吾父之旗也杜預云姑蔑越地誰思王思之廟以祀王之閒孫世世多有唯臨茲邦廟士實守堅嶠之後達夫廟之王殁萬年如始封時王孫多孝世奉王廟達夫之來先慎詔教盡忠廟民不主於神維是達夫知孝之元太末之里姑蔑之城廟事時脩仁孝振聲宜寵其人以及後生嗟嗟維王雖古誰亢古或作亢亢切頏苦郎切王死于仁彼以暴喪暴方作當而不古石本今从諸本文追作誄刻示茫茫茫或作芒石方广石本如此而不敢以今方不敢以也

袁氏先廟碑

袁滋履歷並詳本傳碑特其縣耳唐書新傳以

繇爲袁範之後則又誤矣

袁公滋既成廟明歲二月自荊南以旂節朝京師（歲或作年方云考之史袁滋以元和十一年朝京師旂或作旌）留六日得壬子春分率宗親子屬用少牢于三室既事退言曰嗚呼遠哉維世傳德襲訓集余乃今有濟今祭既不薦金石音聲使工歌詩載烈象容其奚以飭稚昧於長久唯敬繫牢豕幸有石（即所謂麗牲之碑祭義云祭之日君牽牲入廟門麗于碑麗繫也）如具著先人名跡（著或作者）因爲詩繫之語下於義其可雖然余不敢必屬篇古而達於詞者遂以命愈愈謝非其人不獲命則謹條袁氏本所以出與其世系里居起周歷漢魏晉拓拔魏周隋入國家以來（來或作世[illegible]集賢）（附校理墓誌銘）高曾祖考所以劬躬燾後委祉于公公之所以逢將承應者有繇有詳而綴以詩其語曰周樹舜後陳（[illegible]）陳公子有爲大夫食國之地袁鄉者其子孫世守不失因自別爲袁氏春秋世陳常壓於楚與

中國相加尤䟽袁氏猶班班見可譜（或作可見于譜）常居陽夏（陳陽夏漢世淮陽國前漢發兵拒之陽夏注今亳州○夏音賈）陽夏至晉爲陳郡（或興郡守）故號陳郡袁氏博士固（[illegible]）中儒過黃（[illegible]）唱業於前至司徒安懷德於身（[illegible]）袁氏遂大顯連世有人終漢連魏晉（終或作紛非是）分仕南北始居華陰爲拓拔魏鴻臚鴻臚諱恭生周梁州刺史新縣孝侯諱顗（[illegible]）（顗或作頵）孝侯生隋左衛大將軍諱温去官居華陰武德九年以大耋薨始葬華州（[illegible]）左衛生南州刺史諱士政南州生當陽令諱倫於公爲曾祖當陽生朝散大夫石州司馬諱知玄司馬生贈工部尚書咸寧令諱曄是爲皇考袁氏舊族而當陽以通經爲儒位止縣令石州用春秋持身治事爲州司馬以終咸寧脩學而貫以一文武隨用謀行功從出入有

立不爵于朝比三世宜達而室歸成後人數當于公公惟曾大父大父皇考比三世存不大夫食(或無再出大父字有公字大父或作大夫比或作妣皆非是)殁祭在子孫唯將相能致備物世彌遠禮則益不及在愼德行業治圖功載名以待上可無細大無敢不敬畏無早夜無敢不思成于家進于外以立于朝自侍御史歷工部員外郎祠部郎中諫議大夫尚書右丞華州刺史(貞元十六年二月自尚書右丞出刺華州)金吾大將軍(貞元二十一年三月召拜)由卑而鉅莫不官稱遂爲宰相以贊辨章(便章也史記便章百姓卽平章耳)仍持節將蜀滑襄荊(永貞元年十月以滋爲西川節度使元和元年十月徙義成軍節度八年正月自戶部尚書出爲山南東道節度九年九月徙荊南節度蜀謂西川滑謂義成襄謂山南東道荊謂荊南)略芭河山秩登祿富以有廟祀具如其志又埀顯刻(或作烈)以敎無忘可謂大孝詩曰(詩丁或有文字)袁自陳分初尚蹇連(或作連連)越秦造漢博士發論司徒任德忍不錮人(忍一作思漢明帝時安爲河南尹未嘗以贓罪鞫人嘗曰凡學仕者高則望宰相下則希牧守錮人於聖世所不忍爲方云博士丁幘)

(固司徒袁安也按左傳陳有袁濤塗又有袁僑漢有轅固轅豐又有袁安蓋轅濤塗也杜預謂袁僑濤塗四世孫不知何以至漢復出兩姓○今按歐公集古錄漢三老袁良碑亦云濤塗立姓爲袁蓋轅袁古字通用袁盎又通作爰亦非別爲一姓也)收功厥後五公重尊(安章帝時爲司徒二子京敞京子湯字仲河桓帝時太尉湯子逢字周陽靈帝時司空逢弟隗字次陽獻帝時太傅京弟敞字叔平安帝時司空凡四世五公焉)晉氏于南來處華下鴻臚孝侯用適操捨南州勤治取最不懈當陽耽經唯義之畏石州烈烈學專春秋斅哉咸寧不名一休趨難避成與時泛浮是生孝子天子之宰出把將符犖州承楷(把或作杞或作楷犖或作郡)數以立廟(數或作敎)(說見烏氏廟碑)祿以備器由曾及考同堂異置栖版松楹其筵肆(肆筵或作業)維袁之廟孝孫之爲順勢卽宜以諏以寵以平其巘屋牆持持孝孫來享來拜廟庭陟堂進室親登籩鉶(或作鉶)肩臑胎骼(臑臂節也禮記其禮太牢則以牛左肩臂臑折九个儀禮臂臑肫骼胎脅也儀禮兩胎骼胻設扃鼏骼禽獸骨也四者皆所爲之羞○臑奴報切又女朱切胎音指)其榛玄清(骼音格)降登受胙于慶爾成(爾或作示非是)維曾維祖維考之施于汝孝嗣以報以祗凡

我有今非本愚思刻詩牲繫或作繫牲維以告之

清河郡公房公墓碣銘房啓之死又葬誌皆不載年月日啓以貞元末爲容管帥在容九年遷桂管坐中使事貶虔州死元和十年也

公諱啓字某河南人其大王父融王父琯仍父子爲宰相融相天后事遠不大傳琯相玄宗肅宗處艱難中與道進退薨贈太尉流聲于兹父乘琯三子宗儒御史中丞次乘幼孺復容州刺史仕至秘書少監贈太子詹事公肧胎前先生長食息不

離典訓之內目擩耳染擩或作濡或作擩方云擩斥染也今按擩而遇切字見儀禮然作濡亦通不學以能始爲鳳翔府參軍尚少人吏迎觀望見咸曰真房太尉家子孫也不敢弃以事或無觀字轉同州澄城丞益自飾理同官憚伏理或作治衛晏使嶺南黜陟建中元年二月遣黜陟使洪經綸晃衛晏等一十人分行天下晏使嶺南求佐得公擢摘良姦南土大喜還進昭應主簿擢或作遷裴冑領湖南表公爲佐貞元三年閏五月以國子司業裴冑爲湖南觀察使冑字胄叔河東聞喜人拜監察御史部無遺事冑遷

江西又以節鎮江陵公一隨遷佐冑又或作冑非是沈冑或作爲佐累功進至刑部員外郎賜五品服副冑使事爲上介上聞其名徵拜虞部員外在省籍籍遷萬年令果辨慨絕辨或作辦○激音激庚也貞元末王叔文用事材公之爲衆以爲容州經略使貞元二十一年五月以啓爲容州刺史兼御史中丞容管經略使拜御史中丞服佩視三品管有嶺外十三州之地川下或無之字容管所領容辯白牢欽巖禺湯瀼古等州林蠻洞蜒當作蜑南方夷也○蜑音誕守條死要伊消切約誓也不相漁劫稅節

賦時公私有餘削衣貶食不立資遺以班親舊朋友爲義切或作爲非是在容九年遷領桂州元和八年四月以啓爲桂管觀察使封清河郡公食邑三千戶中人使授命書應待失禮客主違言徵貳太僕啓附桂州州邸賂吏部主者私得官告乘驛以授啓既而憲宗自遣中使持詔賜啓啓畏使者邀重賂郎口先五日已得詔使者給請視因持之歸以聞七月貶啓太僕少卿未至貶虔州長史而坐使者啓自陳獻使者南口十五帝怒殺中使啓未至京師貶虔州長史始詔五管福建黔中道不得以口饋遺罷職口等使九月丙午中官吏建章坐受啓賂杖一百竄死歿未貶啓虔州長史啓先賂建章口十五人既然

其發官告事乃具上言帝既報建章并驛啓以疾卒官年五十九其子越能輯父事無失謹謹致孝既葬碣墓請銘銘曰

房氏二相厥家以閒條葉被澤況公其孫公初爲吏亦以門庇佐使于南謂佐衛晏乃始已致既辨萬年命舜容服功緒卓殊氓獠術業脩張校切維不順隨不順中使失署亡資非公之悠銘以著之非公或作非君

唐故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左散騎常侍兼右金吾衛大將軍贈工部尚書太原郡公神道碑文或無尚書以上一十字八字

公諱用字師柔太原人莊憲皇太后之弟順宗后弟今天子之舅憲宗舅太師之子太尉之孫司徒之曾孫王用父曰子頲生順宗后后生憲宗憲宗元和元年贈太師用后祖曰難得元和元年贈太尉用留祖曰思敬元和元年贈司徒元和元年上朝太后南宮大褒外氏自外高王父而下至外王父咸冊登公師事載之史高王上或有祖字皇太后昆弟唯公一人子頲二子重榮官至王傅大郎用也於是特拜銀青光祿大夫太子少詹事特或作時未三月因遷大詹事賜勳上柱國爵封郡公國于太原益掌廄苑之事公起外戚子弟秩卑年少歲餘超居上班官尊職大朝夕兩宮而能敬謙以敏持以禮法不挾不矜賓接士大夫高下中度士下或無大字興官者事滋久愈謹興或作與耆或作嗜方云耆音指致也詩耆定爾功國語嗜其股肱以以司馬〇今按耆或疑即嗜字更之詳由是朝廷推賢所處號治轉少府監太子賓客別職仍初仍或作如朋方以館本作附〇今按仍即如也附字無理明甚可以見閫杭本之謬矣遷左散騎常侍兼右金吾大將軍皆以選進不專爲恩專下或有於字十一年秋將以八月葬莊憲太后元和十一年三月太后崩八月葬豐陵前一月壬申以疾告薨春秋四十有七上罷朝二日爲位以哭贈工部尚書十一月壬申葬于萬年縣落女原落女或作樂安夫人河南胡氏號太原郡夫人有子六人女子一人葬得曰公之姊壻京兆尹李脩脩或作偦史當作脩考舊謂太子

右庶子韓愈曰子以文常銘賢公卿常或作嘗今
不可以辭應曰諾而爲銘曰
有嬌氏國實出炎軒按史記軒轅黃帝娶西陵之女曰嫘祖爲黃帝正妃生二子曰元囂曰昌意元囂生蟜極晉語云少典娶于有蟜氏生黃帝炎帝有蟜古之諸侯也○蟜音喬又音矯蜀塗莘摯史記黃帝之子昌意娶蜀山氏之女生高陽有聖德立爲帝是爲顓帝禹者黃帝之玄孫顓帝之孫也娶塗山氏之女生啓禹曰娶于塗山季歷娶太任蓋摯國任氏之中女詩曰摯仲氏任子昌立是爲西伯西伯曰文王娶莘國之長女曰太姒詩曰命此文王于周于京纘女維莘列女傳湯妃有莘氏之女生仲任外丙又云太任文王之母摯仲氏之中女王季娶以爲妃○摯音至莘一作莘非是正妃之門孰豐其川不羨其源王氏周胄王氏周靈王太子晉之後官封纘繼上纘字或作相非是寶生聖女
以母唐帝公惟后季天子吾甥吾或作其非是畀躬
愼德不與寵橫方年未老后哀猶新如何不
惠而殞其身刻文茲石久載攸存攸方作猶○今按文理當作攸又上句已有猶新字不應重出也

昌黎先生集卷第二十七

昌黎先生集卷第二十八

碑誌

曹成王碑曹成王碑造語法子雲也退之性不喜書然嘗云凡爲文詞宜略識字如此碑中用剄𧽊鐵掀撇掇筴跐等字是也

王姓李氏諱皐字子蘭謚曰成其先王明以
太宗子國曹絕復封傳五王至成王永隆元年十月明坐與太子賢通謀降封零陵王徙黔州都督謝祐逼殺之二子俊嗣王垂中別駕滕爲黎國公垂拱四年爲羅害所能不以嫌子嘗爲嗣曹王後備僑南還詔停胄封而封備備卒開元十二年復封嗣胤卒子戢嗣位左衛率府中郎將子皐嗣足爲成王成王
嗣封在玄宗世蓋於時年十七八紹爵三年
而河南北兵作天下震擾王奉母太妃逃禍
民伍得間走蜀從天子或無得字或無蜀從二字天子念
之自都水使者拜左領軍衛將軍帥下或有大字轉
貳國子秘書自都水監使者遷至祕書少監二王生十年而
失先王開元二十一年父戢卒哭泣哀悲弔客不忍聞
喪除痛刮磨豪習痛下或有自字委己於學稍長重
知人情急世之要恥一不通侍太妃從天子
于蜀既孝既忠持官持身內外斬斬持身或作將身

斬（斬斬或作漸漸非是）由是朝廷滋欲試之於民上元元年除溫州長史行刺史事江東新刳於兵（謂爲兵所刳割也○刳空胡切）郡旱飢民交走死無弔（交或作皆○今按唐人語多用交字如陸宣公奏議云交駁物聽交人下不存清書之類意猶曰即今云尔）王及州不解衣下令掊鎖擩門（○掊音剖擴苦莫切擩一作擴）悉棄倉實與民活數十萬人（活下或有者字或無十字）奏報升秩少府（或無報字府下或有監字時大饑有官粟數十萬斛皁欲行賑救撥吏叩頭乞假上旨皁曰人日不再食且死安擬粟命若救一身活數千人命利莫大焉於是開倉盡散之以擅貸之罪飛章自劾天子嘉之答以優詔就加少府監）與平袁賊（寶應元年八月台州人袁晁反詔河南道副元帥李光弼討之四月晁平）與（與及也易繫辭其孰能與於此○與音預）仍從秘書兼州別駕部告無事（兼方作遂云考舊傳合○今按成王本以溫州長史行刺史事今兩奏功而得處州別駕又不行州事則於地望事權皆為左降矣以事理推之不應如此疑方本誤而諸本作兼者為是蓋以舊官仍兼本州別駕以寵之尔下文又云部告無事則謂溫州前此旱飢而今始無事也又云遷真于衡則是自行刺史事而為真刺史也其間不應復有處州一節明矣舊史亦承集誤不足為據）遷真于衡（真或作鎮）法成令脩治出張施（或作弛）聲生勢長（上聲）觀察使噎媢不能出氣（時辛京杲為湖南觀察使○噎烏結切媢音墨冒報三音）誣

以過犯御史助之（助或作劾）貶潮州刺史楊炎起道州相德宗還王于衡（或無于字大曆十二年四月貶吏部侍郎楊炎為道州司馬十四年五月德宗即位八月召炎為相炎還皋于衡）以直前讓（或無前字）王之遭誣枉理念太妃老將驚而戚（理或作治）出則囚服就辯入則擁笏垂魚坦坦施施（詩丘中有麻將其來施施注舒行也）即貶于潮以遷入賀及是然後跪謝告實初觀察使虐使將國良往戍界（方云閬杭蜀本察使下有殘字而無國字將國良王國良也馬大年所得柴民善本無殘字良丁有往字以虐字屬下句云良不願往而卒強使之也然按舊史云前使貪殘新史亦云前帥貪虐國良以富獲讀則馬說為非是國良只稱良猶南齊雲只稱雲李光顏只稱顏也下文亦可併攷○今按文勢則馬說只為是虐使亦古語新史所載疑亦以碑語料其如此耳今以馬說但國良初見當全書二名其後乃可單出如齊雲光顏亦先全書後乃單出也）良以武岡叛戍眾萬人（戍或作成）斂兵荊黔洪桂伐之二年尤張於是以王師湖南（建中元年四月以皋為湖南觀察使）將五萬士以討良為事王至則屏兵投良以書中其忌諱良羞畏乞降狐鼠進退（羞或作為狐史作首鼠或作疑）王即假為使者從一騎踔五百里（○踔勑教切）抵良壁鞭其門大呼

我曹王來受良降良今安在良不得已錯愕

迎拜愕或作迕方云集韻愕逆各切相遇驚也或作遌隷作遻後漢寒朗傳二人錯愕不能對新舊史亦謂愕眙不敢動則此用愕字爲正盡降其軍太妃

甍王棄部隨喪之河南葬及荊被詔責還責或

作遣會梁崇義反王遂不敢辭以還建中二年皐丁丑歸奉喪至江陵二月山南東道節度使梁崇義反乃投皐起復左衛大將軍復還湖南升

秩散騎常侍或無常侍字明年李希烈反或無李下四字

遷御史大夫授節帥江西以討希烈建中三年十月淮寧軍節度使李希烈反以皐爲江西觀察使兼御史大夫命至王出止

外舍禁無以家事關我哀兵大選江州羣能

著職江方作洪州或作南方云考新舊史皆作洪○今按洪州即江西師治所若只大選洪州乃足本曾出門一步無足書者選兵江州盖爲北向進計之勢故其丁文遂攻蘄州道里亦便史承集説不足據當從諸本作江爲是不然則以州爲南猶勝作然州也○著直略切

王親教之搏力勾卒贏越之法搏新鳥作圜乃作搏贏或作贏方云與澤之馬大年皆曰作贏非是贏謂奏也越謂句踐代吳之兵法也○今按搏徒官切圜也其詞云國吳搏兮古字通用而新書从人字也然奉紀戕語世家皆無搏力勾卒之文不知諸家之説何所據唯蘇氏古史見之則恐或是反用此碑語也搏或疑是搏字亦未有據但搏力無理其誤無疑耳或疑杜牧之有以力搏力之語

然杜後出韓公不當用其語也○今參攻姚令感集注云商子農戰篇凡治國者患民之散不可搏也足以聖人作一以搏之又曰搏民力以待外事然後患可以去而王可致則搏力知其爲秦法也左傳哀公十七年越子伐吳吳子與之戰笠澤夾水而陣越子爲左右句卒杜預注云勾卒鈎伍相著别爲左右屯則勾卒知其爲越法也

曹誅五畀五或作伍畀或作畀方云曹五字見馬融廣成頃曹伍相保是也馬大年云曹誅五畀敗則誅及其曹有獲則分畀其伍與澤之六畀凡毅音如字飛也音牌賓也音俾使也音婢形丁大也音班木名或云音畀然集韻所與辭書皐自將五佰人敎以秦兵闔力去聯其賓罰弛張如一自此四語而爲文也紂

艦步二萬人艦樂敵紿釋名上下

重扳曰經音檻以與賊還吾故切遇也義見二十二卷祭張員外文

嚗鋒

蔡山踣之嘬謂一舉盡嚮禮記無嘬炙踣儡也時希烈兵惆廣濟之蔡山了可攻皐辭言西取蘄州引舟師循流而上賊聞以贏師得悃悉軍行江北與皐直西去蔡山三百餘里皐遣步士悉登舟頓流而攻蔡山拔之○嘬楚狀切踣蒲墨切

宛蘄之

黄梅皐飢拔蔡山聞一日賊枚至遂大敗乃取蘄州降將李良又攻黄等段賊將韓衜露黄梅蘄州縣名○剣爲九切

大藥長平縣説文云葽也長下地名○藥如又切一夸柔

鏺廣濟説文鏺兩刀木柄可以刈草廣濟鏺州縣名○鏺普活切

掀蘄春掀舉也蘄春亦蘄州縣名〈掀音軒

撤蘄水撤擊也選撤波而濟水蘄水亦蘄州縣名撤昔城切或誤作撤○

掇黄岡黄岡縣名屬黄州

筴

漢陽廣韻筴著也鋏箭具漢陽縣名鄂沔州○筴古業切又音夾

行跳汊

川跐蹋也莊子跐黃泉而登大皇汊川縣名屬沔州今漢陽地汊水岐流也○跐音紫
汊測駕切汊川一作汶水非是還大膊蘄水界中或無中字左成二年
殺而膊諸城上注膊磔也音博又音柏拔安三縣拔其州斬僞
刺史拔或作誅或作抹馬本作咏石傳云又按其邑安二縣安州二縣也甚川安川
也興元元年七月皐遣伊慎王傳將兵圍安州州城阻溳水爲固攻之卒不下希烈遣甥
劉戒虛以步騎八千援之皐命李伯潛分師迎擊于應山擒之遂下安川斬其刺史王嘉
祥標光之北山光州有光山縣無比山恐誤○浮匡遂切諸隨光
化諸大食也說文云齰也隨光化二縣名並屬隋州○諸他合切括其州括或
作栝廣成頌散毛族栝羽羣李賢曰栝古酷切字从手郎古攬字十抽一推

後山談叢云唐令民二十成丁以丁爲推宋次道云推者推也避高宗諱而闕耳呂紹叔
云推者推也獨髻爲推蓋傳寫誤耳唐人初不諱嫌名也陳以呂說爲是按史記漢書陸
賈寧有魋結字注讀爲推髻故唐令以推爲未冠之稱此云十抽一推者十推而取其一
以爲兵即杜詩所謂與丁而選中男者也然書志但云十六爲中而無推字會要内然未
詳其說教兵州東北屬鄉還開軍受降屬或作厲○今
按厲鄉當屬亳州去安州尚遠當作屬大小之戰三十有二取
五州十九縣五州謂蘄黃安沔隋也舊史云凡下州四縣十七按地理志蘄
四縣安六縣黃三縣隋四縣凡十七縣傳上書其取蘄安黃隋故云四州十八縣公又書
沔州漢陽汊川二縣故云五州十九縣縣下一有之字民老幼婦女不

驚市買不變民下或有之字田之果穀下無一跡加
銀青光祿大夫工部尚書改戶部再換節臨
荊及襄貞元元年四月以皐爲荊南節度使三年閏五月以皐爲襄州刺史山南
東道節度使眞食三百王之在兵天子西巡于梁
興元元年二月車駕幸梁州希烈北取汴鄭建中四年十二月希烈陷
汴州東略宋圍陳西取汝薄東都薄或作亳非是王坐
南方北向落其角距賊死咋不能入寸尺亡
將卒十萬盡輸其南州亡或作亾非是○咋仄革切聲大也王
始政於溫終政於襄恒平物估賤斂貴出民

用有經一吏軌民使令家聽戶視姦宄無所
宿一吏方从枕蜀本作吏一云一當如畫民而重威之畫吏一軌民用吉日良良體也
使令一疑衍一字宿上或無所字非足○今按方說一字是也但因沈存中說古日辰良一
句逸更不間是非每有說外走以遠就如此以一吏爲吏一則無理之尤耳完或作宄
府中不聞急步疾呼治民用兵各有條次世
傳爲法任馬彝將慎將鍔將潛偕盡其力能
任至潛九字或作任馬彝伊慎王鍔將分云潛李伯潛也時馬彝掌幕府故不言將令从
之皆盡其力能一作皆能盡其功皆上或有王字其力方作力其非是○今按能字合在
盡字上薨贈右僕射貞元八年三月卒贈右僕射元和初以

子道古在朝更贈太子太師道古進士司門
郎貞元五年道古登第憲宗即位以道古為司門員外郎進士上或有中字下或有第
遷字刺利隨唐睦徽為少宗正兼御史中丞以
節督黔中元和八年十月自宗正卿除御史中丞充黔中觀察使朝京
師改命觀察鄂岳蘄沔安黃元和十一年道古自黔中朝京
師以為六州執團練觀察使提其師以伐蔡且行泣曰先
王討蔡實取沔蘄安黃寄惠未亡寄或作其今余
亦受命有事于蔡受或作授而四州適在吾封州或
作邑四州謂沔蘄安黃庶其有集先王蘢於今二十五

年吾昆弟在皐三子象古復古道古而墓碑不刻無文
其實有待子無用辭乃序而詩之詩或作請或無之字
皆非是辭曰
太支十三曹於弟季弟或作第或亡或微曹始就
事微或作徵二或字並作既或無下一句曹始封於貞觀二十一年時太宗十三子三
早卒二貶死泰與高亦皆遷降也曹之祖王畏塞絕遷曹方作明
宋畢文不豈有為人作銘而名其祖蕃宦作曹方云明坐太子賢事降零陵王徙黔州都
督謝祐逼殺之○今按銘文問字未詳其義疑畏如畏懦弱之畏塞如其行塞之塞言見
殺於閉塞之中而封絕於遷謫之時也方說近是而別圖云明徙黔州都督則不知明但

徙黔州而為都督所殺遂誤以都督爲上句也零王黎公不閒僅存
按新史明子俊嗣王傑黎國公皆為武后所殺子父易封三王守名
按史中宗神龍初以俊子胤為嗣曹王後明少子備自南選詔停胤而封備備薨復封胤
所謂子父易封也胤薨子戢嗣自備至戢所謂三王守名也延延百載以
有成王成王之作一自其躬文被明章武薦
畯功蘇枯弱彊齦其姦猖蘇枯弱彊或作吹枯蘇僵實齦云齦
齧也音契以報于宗以昭于王或無此一句王亦有子
或云語下脫一句按公集銘不必盡偶句用韻劉昌裔王仲舒碑可見）今按劉碑說句
前巳論之不可看法王碑辭可看多錯彼文從說協無可疑者而此篇「文亦不可曉不

知其果然否可處王之所唯舊之視蹶蹶陸陸○疑居嵩
切許良主蹶蹶下陸字方作陸云陸猶皆而升也）令安夕之無理作陸陸謂協故
且以之然其義亦不可曉大抵此篇多不可曉今姑闕之實取實似刻詩
其碑為示無止

息國夫人墓誌銘

其日葬河南河陽以其事乞銘於其
鄭韓愈則李欒實河南人耳欒細傳
貞元十五年靈州節度使御史大夫李公諱
欒貞元九年十二月靈州節度使杜希全卒十年正月以本軍行軍司馬李欒為留後
十一年五月以欒為節度使守邊有勞詔曰欒妻何氏可

封息國夫人。元和二年，李公入為戶部尚書，薨。夫人遂專家政。公之男五人，女二人，而何氏出者二男一女。夫人敎養嫁娶如一，雖門內親戚不覺有纖毫薄厚。御僮使（僮下或有僕字，非是）治居第生產，皆有條序，居卑尊閒（卑尊或作尊卑）無不順適。命服在躬，承祀孔時。年若干，元和七年甲子日南至，以疾卒。明年八月庚寅，葬河南河陽。夫人曾祖某，綏州刺史；祖某，潞州別駕；父某，晉州錄事參軍。二男：戡，左威衛倉曹參軍（倉或作胄）；戍，左清道率府錄事參軍。戡強以肅，戍敏以和（或無戡下八字）。女子嫁興元參軍鄭博古。將葬，戡與戍以其事乞銘於其鄰韓愈，愈乃為銘曰：

男主外事，治不為易（主或作女，非是）。施于其家，難甚（難甚或作甚難，非是）。又況公侯，族大而貴。夫人是專，厥聲惟懿。昔在貞元，有錫自天（錫或作息，方云蓋以國封言之，非也）。啓封備服，以疇時勳（時或作以）。婉婉夫人，有籍宮門。克承其後，以嫁以婚。隨葬東土，在河之陽。遙望公墳，而不同藏。

試大理評事王君墓誌銘

（王荆公云：退之善為銘，如王適、張徹銘尤奇也。）

君諱適，姓王氏。好讀書，懷奇負氣，不肯隨人後舉選。見功業有道路可指取，有名節可以戾契致（取下有字，或作而，或本無之。○戾，力結切；契，詰結切。字本作㝵，通俗文曰㝵多節日謂之㝵㝵，方言作謨詬貫顉傳㝵詁亡節。○今按：取下有字，當屬上句，言功業可指取而有之，名節可以戾契而致之也，不然則當作而）。困於無資地，不能自出，乃以干諸公貴人，借助聲勢。諸公貴

人既志得，皆樂熟軟媚耳目者，不喜聞生語，一見輒戒門以絕（門下或無以字）。上初即位（謂憲宗），以四科募天下士（元和元年四月，試博通墳典達於敎化、才識兼茂明於體用科、達於吏理可使從政科、軍謀宏遠堪任將帥科）。君笑曰：「此非吾時邪！」即提所作書，緣道歌吟，趨直言試。既至，對語驚人，不中第，益困。久之，聞金吾李將軍年少喜士可撼（李惟簡，憲宗時為金吾衛大將軍。年少上或有惟簡字，或無年字。士或作事），乃蹐門告曰（蹐或作踏）：「天下奇男子王適，願見將軍白事。」一見語合意，往來門下。盧

從史旣御度昭義軍張甚（○張去聲）奴視法度士欲聞無顧忌大語有以君生平告者卽遣客鉤致君曰狂子不足以共事立謝客李將軍由是待益厚奏爲其衛胄曹參軍充引駕仗判官盡用其言將軍遷帥鳳翔（元和六年五月以惟簡爲鳳翔隴州節度使）君隨往改試大理評事攝監察御史觀察判官櫛垢爬痒民獲蘇醒居歲餘如有所不樂一旦載妻子入閿鄉南山不顧（弘農胡縣有閿鄉女均西千仞樹亭前漢以胡閿鄉邪里聚爲戾園注云閿字本從旻其後轉訛誤作門中受耳○閿音閩）中書舍人王涯獨孤郁吏部郎中張惟素比部郎中韓愈（比上或有太史字）日發書問訊顧不可强起不卽薦明年九月疾病輿醫京師（或無疾字）其月某日卒年四十一月某日卽葬京城西南長安縣界中曾祖奭洪州武寧令祖微右衛騎曹參軍父嵩蘇州崑山丞妻上谷侯氏處士高女（或無高女二字非是○今按侯高事見李翺文集）高固奇士自方阿衡太師世莫能用吾言再試吏再怒去發狂投江水初處

士將嫁其女懲曰吾以齟齬窮（下或有瘁字）一女憐之必嫁官人不以與凡子君曰吾求婦氏久矣唯此翁可人意且聞其女賢不可以失卽謾謂媒嫗吾明經及第且選卽官人侯翁女幸嫁若能令翁許我請進百金爲嫗謝諾許白翁（諾許或作許諾）翁曰誠官人邪取文書來君計窮吐實嫗曰無苦翁大人不疑人欺（大或作丈）我得一卷書粗若告身者我袖以往翁見未必取眎幸而聽我行其謀（行或作施）翁望見文書銜袖（或作軸）果信不疑曰足矣以女與王氏生三子一男二女男三歲夭死長女嫁亳州永城尉姚挺其季始十歲銘曰

鼎也不可以柱車馬也不可使守閭（淮南子柱不可以摘齒筐不可以持屋馬不可以服重牛不可以追速公取此意）佩玉長裾（長或作良）不利走趨秖繫其逢不繫巧愚不諧其須（或作顧非是）有衛不祛鑽石埋辭以列幽墟

扶風郡夫人墓誌銘（夫人馬暢之妻）

夫人姓盧氏范陽人亳州城父丞序之孫吉

州刺史徹之女，嫁扶風馬氏，為司徒侍中莊武公之冢婦（馬遂字洵美，貞元三年拜司徒侍中，十一年薨，贈太傅，諡莊武），少府監西平郡王贈工部尚書之夫人（遂二子彙暢，暢元和五年終少府監，贈工部尚書）。初，司徒與其配陳國夫人元氏，惟宗廟之尊重，繼序之不易（序或作緒），賢其子之才，求婦之可與齊者，內外親戚曰（得下或有或字）：盧某舊門，承守不失其初，其子女閒教訓，有幽閒之德，為公子擇婦，宜莫如盧氏。媒者曰然，卜者曰祥。夫人適年若干（或作十四），入門

而媼御皆喜，餽饋而公姑交賀，克受成福。母有多子，為婦為母，莫不法式。天資仁恕，左右媵侍，常蒙假與顏色，人人莫不自在。杖婢使數，未嘗過二三；雖有不懌（雖下或無有字），未嘗見聲氣。元和五年，尚書薨，夫人哭泣成疾，後二年亦薨，年四十有六。九年正月癸酉，祔于其夫之封。長子殿中丞繼祖，孝友以類（子下諸本有教字，或作教，或作教見，本作長子繼祖殿中丞孝友，閣項本或孝友上有承孝二字。方云此碑謂上侍監者馬暢也，暢子繼祖，公嘗誌其墓，新舊傳暢只有此一子，世系表燧之子彙暢彙，上敘敗暢子亦只有繼祖，豈繼祖先名敘邪？或敘字當刪。今按馬少監墓誌云君諱繼祖，則方說得之，仍當從以晁本刪敘字，但其兄弟連名考之，則又疑作故為是，而其下或有承孝二字者，乃言教能繼其平承少傅，而考友以之也。少監志云諱繼祖，或是反用此志云有例足以世系表，又承集云然，不可考，姑以見本而并著其所疑如此云）。葬有日，言曰：「吾父友惟韓丈人，視諸孫其往乞銘。」以其狀來，愈讀曰：「審聞乃公言，然吾宜銘。」

銘曰：

陰幽坤從，維德之恒（胡登切）。出為辨強，乃匪婦能。淑哉夫人，夙有多譽。來嬪大家，不介母父（或作父母）。

有事賓祭，酒食祇飭。協于尊章，畏我侍側（章或作甲，漢書廣川王傳背尊章，顏注猶言舅姑也，今甲是也。畏我或作我畏，未詳）。及嗣內事，亦莫有施（我或作我畏天，安或疑畏常作）。齊其躬心，小大順之。夫先其歸，其室有紅（大先其歸或作）（不失其歸或作夫其先其歸○今按祔合葬字作夫先為是其室或作，下文有室）。合葬有銘，壼彝是收（壼苦本切，宮中道□，室家之壼）。

殿中侍御史李君墓誌銘

殿中侍御史李君名虛中，字常容。其十一世祖沖，貴顯拓拔世（舊注云據元和姓纂，虛中乃沖八世孫）。父惲

河南温縣尉娶陳留太守薛江童女生六子君最後生愛於其父母年少長少或作以或無少字喜學學無所不通最深於五行書今世有李虛中命書以人之始生年月日所直日辰支干相生勝衰死王相或作相王上去聲讀斟酌推人壽夭貴賤利不利輙先處其年時百不失一二其說汪洋奥美或作義闗節開解萬端千緒參錯重出學者就傳其法初若可取卒然失之卒倉忽切星官曆翁莫能與其校得失進士及第貞元十一年虛中登第試書判入等補秘書正字秘書下或有省字母喪去官卒喪選補太子校書河南尹奏疏授伊闕尉佐水陸運事貞元十六年九月以張式為河南尹水陸轉運使奏虛中為佐故宰相鄭公餘慶繼尹河南以公為運佐如初元和元年十一月以故相鄭餘慶代式宰相武公元衡之出劍南元和二年十月以宰相武元衡為西川節度使奏奪為觀察推官授監察御史今諸葛武侯碑陰元和四年二月二十九日題名有觀察使推官監察御史裏行李虛中在焉其碑裴度時為元衡書記所作未幾御史臺疏言行能高不宜用外府卽詔為真

御史半歲分部東都臺遷殿中侍御史元和八年四月詔徵旣至宰相欲白以為起居舍人經一月疽發背六月乙酉卒年五十二其年十月戊申葬河南洛陽縣距其祖濔池令府君僑墓十里濔池縣名史記秦王與趙王飲于濔池濔音民君昆弟六人先君而殁者四人其一人嘗為鄭之滎澤尉嘗或作常非是信道士長生不死之說旣去官絕不營人事故四門之寡妻孤孩與滎澤之妻子衣食百須皆由君出自初為伊闕尉佐河南水陸運使換兩使經七年不去所以為供給教養者及由蜀來華類御史皆樂在朝廷進取君獨念寡稚求分司東出嗚呼其仁哉君亦好道士說於蜀得秘方能以水銀為黃金服之冀果不死將疾謂其友衛中行大受韓愈退之謂或作為非是曰吾夢大山裂流出赤黃物如金左人曰是所謂大還者今三矣三下或有年字君旣殁愈追占其夢曰山者艮艮為背裂而流赤黃疽象也大還者大歸也其

告之矣妻范陽盧氏鄭滑節度使兼御史大夫羣之女（羣字戴初范陽人貞元十六年四月為義成節度使）與君合德親戚無退一言（退一或作一退或疑無字在退下）男三人長曰初協律（或無協字或律下有郎字疑）次曰彪其幼曰還適三歲女子九人銘曰

不贏其躬以尚其後人（贏或作羸獨孤郁墓銘曰年再不羸惟後之成義同此也）

昌黎先生集卷第二十八

世綵廖氏刻梓家塾

昌黎先生集卷第二十九

碑誌

唐故朝散大夫商州刺史除名徙封州董府君墓誌銘

（董溪即晉之子也史附晉傳謂討王承宗為行營糧料使坐盜軍資流封州至長沙賜死誌不詳其事止曰死相中諱之也公詩有送董溪塉陸暢云我實門下士力薄蚋與蚊受恩不即報永負湘中墳謂溪流封州死湘中也公嘗佐董晉幕中觀其銘辭意在言外既微而顯誠大史氏之筆哉）

公諱溪字惟深丞相贈太師隴西恭惠公第二子（隴西公董晉也生四子全道全溪全素全溯溪即全後也）十九歲明兩經獲第有司沈厚精敏未嘗有子弟之過賓接門下推舉人士侍側無虛口退而見其人淡若與之無情者太師賢而愛之父子間自為知己諸子雖賢莫敢望之太師累踐大官（大或作父非是）臻宰相致平治終始以禮號稱名臣晨昏之助蓋有賴云太師之平汴州（師下或無之字）年考益高挈持維綱鋤削荒纇（纇終節淮兩子明月）

之珠不能無纇音耒纇或作頽納之大和而已其囊篋細碎無遺漏緊公之功上介尚書左僕射陸公長源長源字泳之是歲八月自前汝州刺史爲宣武行軍司馬齒差太師標望絶人聞其所爲每稱舉以戒其子楊凝孟叔度以材德顯名朝廷或作於朝及來佐幕府佐或作往敕自左司郎中爲檢校吏部郎中魏容判官叔度自殿中侍御史爲檢校金部員外郎度支判官諳門請交昇所挾爲或作昇棄所挾太師薨貞元十五年二月晉卒年始以秘書郎選參軍京兆府法曹選或作遷曰伏階下與大尹爭是非大尹屢黜已見大或作太並歲中奏爲司錄參軍與一府政○與音預以能拜尚書度支員外郎遷倉部郎中萬年令兵誅恒州成德軍也改度支郎中攝御史中丞爲糧料使元和四年十月以神策軍中尉吐突承璀爲鎮州行營招討處置使征王承宗以英及于皐謨爲東道行營糧料使兵罷元和五年七月赦承宗遷商州刺史糧料吏有忿爭相牽告者事及於公因徵下御史獄因方作顯云叢韓安閔傳由此顯結於叢公不與吏辨當用此義○今按此召對獄耳與方所引者不類當只作困一皆引伏受垢除名徙封州元和六年五月

十二日死湘中年四十九州下方本無年月日但於湘中下云年若干今以晁本定按唐書元和七年六宴王爲太子亦與下文相應二年糧料吏有空爭相告言五月溪皐謨皆坐贓數千緡敕貸死流皐謨春州溪封州行至潭州並遣中使賜死權德輿傳亦云董溪于皐謨以運糧使盜軍資流嶺南憲宗悔其輕詔中使半道殺之明年立皇太子有赦令許歸葬元和七年七月立遂王宥爲太子大赦天下其子居中始奉喪歸元和八年十一月甲寅葬于河南河南縣萬安山下太師墓左夫人鄭氏祔公凡再娶皆鄭氏女生六子四男二女長曰全正惠而早死次曰居中好學善爲詩張籍稱之次曰從直丁或有次字曰居敬尚小長女嫁吳郡陸暢其季女後夫人之子公之母弟全素孝慈友弟公坐事棄同官令歸公殁比葬三年哭泣如始喪者大臣高其行白爲太子舍人將葬將葬下方有中字云以上文考之無者爲是然世系表全素太子中書舍人通典中舍一云中書舍人又安知全素不自舍人遷中舍邪○今按中字有則前後皆當有無則皆當無不應前無而後有也審如方說此志亦必是未還時作況亡本自有無中字者今姑從之不必曲爲之說也舍人與其季弟澥問銘於太史氏韓愈元和八年正月

(公爲比部郎中史館修撰)愈則爲之銘辭曰
物以久弊或以轢毀(○轢音歷)考致要歸孰有彼
此由我者吾不我者天斯而以然其誰使然

貞曜先生墓誌銘(先生孟郊也湖州武康人以詩名唐)

(人謂孟詩韓筆故公誌及銘皆以詩稱之)

唐元和九年歲在甲午八月己亥(己或作乙考唐曆是
月無乙亥也)貞曜先生孟氏卒無子其配鄭氏以
告愈走位哭(走或作赴位或作泣)且召張籍會哭明日
使以錢如東都供葬事諸嘗與往來者咸來
哭弔(嘗或作常)韓氏遂以書告興元尹故相餘慶
(元和元年三月以故相鄭餘慶爲山南西道節度使)閏月(是歲閏八月)樊宗
師使來弔告葬期(時宗師自大子舍人持母喪在東都)徵銘(丁人
有於愈字)愈哭曰嗚呼吾尚忍銘吾友也夫興元
人以幣如孟氏賻(人或作尹)且來商家事(家事謂孟郊家
事公集有與鄭餘慶書云再奉示問皆緒孟家事又云樊宗師在東都經營孟家事不啻
如己其言大抵與此誌合)樊子使來速銘曰不則無以掩
諸幽乃序而銘之先生諱郊字東野父庭玢
(音彬)娶裴氏女而選爲崑山尉生先生及二季

酆郢而卒先生生六七年(天寶十年郊生)端序則見
長而愈騫(則見或作有法)涵而揉之(或作足)內外宇好
色夷氣清可畏而親及其爲詩劌目鉥心(劌利
傷也荀子不苟篇廉而不劌鉥長針也說文綦鍼也○劌居衛切鉥時橘切)刃迎
縷解(刃或作物)鉤章棘句掐擢胃腎(胃腎或作皆盡○掐音諂)
(掐掐也廣韻引周書師乃掐指)神施鬼設閒見層出唯其大
翫於詞而與世抹摋(或作採摋从闡抗南唐本云字林抹摋掃滅也)
(漢谷永傳末殺災異)人皆劫劫我獨有餘有以後時開
先生者曰(開或作閒)吾既擠而與之矣(擠或作儕)其猶
足存邪年幾五十始以尊夫人之命來集京
師從進士試既得即去(貞元十二年吕渭知舉郊登第年五十四)
閒四年又命來選爲溧陽尉(又下或有以字○溧音栗)迎
侍溧上(溧陽有投金瀨平陵城林薄蒙翳下有積水郊閒往坐水旁裴回賦詩而
曹務多廢令白府以假尉代之分其半俸)去尉二年而故相鄭公
尹河南奏爲水陸運從事(陸下或有轉字元和元年十一月以
鄭餘慶爲河南尹水陸轉運使李翱分司洛中與郊善爲之餘慶以爲判官)試協
律郎親拜其母於門內(或無內字)母卒五年而鄭
公以節領興元軍(元和九年三月以餘慶爲興元尹)奏爲其

軍參謀試大理評事摯其妻行之與元(或無之與元字)次于閿鄉(閿音聞。詳見前大理評事王君墓誌)暴疾卒年六十四買棺以歛以二人輿歸酆郢皆在江南(酆郢家湖州武康縣湖屬江南)十月庚申樊子合凡贈賻而葬之洛陽東其先人墓左(樊子樊宗師)以餘財附其家而供祀(或無而供祀字有以後字或無供祀字有後字)將葬張籍曰先生揭德振華於古有光(或無古有光字)賢者故事有易名况士哉(抗本無賢者下十字)如曰貞曜先生則姓名字行有載不待講說而明(待或作徙非是)皆曰然遂用之初先生所與俱學同姓簡(簡字幾道)於世次為叔父由給事中觀察浙東(元和九年九月簡自給事中為浙東觀察使)曰生吾不能舉死吾知恤其家銘曰

於戲貞曜維執不猗維出不訾(或無戲字執或作持或無維執不猗一句或此句在維出不訾之下訾凡數義集韻云思也毀也思不稱意也淮前漢書訾讀與貲同顔師古注多財也若□不貲則貧也猗亦二義詩那云猗歟歎辭也節南山云有實其猗鄭氏注猗也若曰不猗則無所倚也東野以貧出仕而中立不倚卒至於無所施為止用昌其詩銘意如是而已)維卒不施以昌其詩(蘇子聽宥樂此以問王定國當昌其身耶昌其詩也亦詩下語不契作詩答之有云昌身如飽腹飽盡還腹飢昌詩如膏面為人作容安不如昌其氣鬱鬱老不衰雖云老不衰卻懷安所之不如昌其志志一氣自隨養之塞天地孟軻不吾欺公謂東野昌其詩而東坡乃云不如昌其志蓋蘇嘗讀東野詩有未足當韓豪之句不為所取也)

唐故秘書少監贈絳州刺史獨孤府君墓誌銘(獨孤有舊傳事多出此誌)

君諱郁字古風河南人(河南洛陽人)常州刺史贈禮部侍郎憲公諱及之第二子(及字至之代宗時官常州刺史郁子朗)憲公躬孝踐行篤實而辯於文勸飭指誨以進後生(舊史公學大曆貞元閒文士多向古今汝陽崔董仲舒之[illegible])(述作碑獨孤及梁肅最稱[illegible]其徒游晚章標如試自拔[illegible]一代)名聲垂延紹德惟克君生之年憲公歿世(大曆十二年四月二十九日卒年五十時郁始二歲)與其兄朗(用晦)畜於伯父氏(郁始生而孤與問有父伯人也)始微有知則好學問咨稟教飭不煩提諭月開日益卓然早成年二十四登進士第(貞元十二年郁與朗同家舉進士時郁年二十二十四年郁登第)時故相太常權公掌出詔文(時權德輿為中書舍人知制誥)望臨一時(望或作迎)登君於門歸以其子(歸或作妻)

選授奉禮郎楊於陵爲華州署君鎭國軍判官奏授協律郎晁本無奉禮至奏授十八字朋遊益附華問彌大元和元年對詔策拜右拾遺元和元年四月應材識兼茂明於體用科中第上辛酉爲右拾遺二年兼職史館兼史館修撰四年遷右補闕詔中貴人承璀七罪切將兵誅王承宗河北君奏疏諫召見問狀有言動聽其後上將有所相不可於衆君與起居舍人李約交章指摘事以不行五年遷起居郎爲翰林學士愈被親信有所補助權公旣

相君以嫌自列事元和五年九月德輿同平章事郗以嫌自列守本官起居郎改尚書考功員外郎復史館職郗以德輿故辭翰苑憲宗曰德輿乃有此佳壻因詔宰相高亞世族故杜琮尚岐陽公主外帝諭謂不如德輿之得翰也因拜爲考功員外郎充史館修撰判院事七年以考功知制誥入謝因賜五品服八年遷駕部郎中職如初權公去相復入翰林元和八年德輿罷相一月復以郗爲翰林學士九年以疾罷尋遷祕書少監元和九年以疾辭內職十月改祕書少監卽閑于郊謂屛居鄠縣郊下或有居字閑十年正月病逡殆甲午輿歸卒於其家贈絳州刺史晁本

有上五字本或繫於年四十下方並無年四十男子二人長曰某早死次曰天官始十歲傳云子庠字賢府喪父始十歲此云天官豈小字耶有至性聞呼父官與聞弔客至輒號泣以絕女子一人夫人天水權氏贈太子太保貞孝公皐之承孫承孫字未詳故相今太常德輿之女亂慶配良是似是宜是似方作是以○今按是似是宜承上句言亂慶而似配良而宜也方似作以非是四月己酉其兄右拾遺郎以喪東葬河南壽安之甘泉鄉家塋憲公墓側家或作冢牂以五月壬申窆彼驗切謂愈

曰子知吾第久知或作與久或作友敢屬以銘銘曰於古風孫順而裏方詩繡衣朱襮謂衣領之在外者於下或有手字○今按上篇四言不應首句爲三字此乃雜言或有此三字句也○襮布各切又音博不耀其章其剛不傷戴美世令戴或作載令或作命○今按此言戴前人之美而世其令德也而年再不贏惟後之成

唐故虞部員外郎張府君墓誌銘張府

君卒葬之年月日誌皆不書以公祭文考之公時在京師以考功郎知制誥李友歸葬長安公於是年祭之且誌其墓時元和十年也

尚書虞部員外郎安定張君諱季友字孝權，年五十四病卒東都。明年（明下或無年字或作月）兄子塗與其弟庚拔等（庚拔或作庚拔）護柩歸葬長安縣馬額原夫人北海唐氏之封。前事，塗進韓氏門，伏哭庭下曰（或無曰字）：「叔父且死，幾於不能言矣，張目而言曰（張目方从杭本無目字云後漢嚴光傳良久張目熟眎然此恐當从杭本爲正○今按方知古有張目字而必以杭本爲正殊不可曉今从諸本）：『吾不可無告韓君，別藏而不得韓君記，猶不葬也。』塗爲書致吾意，已而自署其末，與封，敢告以請。」愈既與爲禮，發書云云，其末有「復語千萬永訣」八字（或無末有字）。名日月與封（日月一作月日），皆孝權迹。孝權與余同年進士（貞元八年中進士第八與公同年），其上世有爲者，當宇文時爲車騎大將軍、鄜城太守，卒葬河北，謚曰忠公。至孝權，開五世矣。孝權大父諱孝先（或作奉先），太子通事舍人；父諱庭光，贈綏州刺史。綏州之卒（杭本史下無綏州字非是），孝權蓋尚小。母曰太原縣君，卒（卒上或有復出縣君字）。既葬，孝權守墓，樹松栢，三年而後歸。選

爲河南府文學（或無府字），去官。徐州使拜章請爲判官（貞元十六年六月以張建封之子愔爲徐州團練使），授協律郎。孝權始不痛絕，詔下大悔，即詐稱疾，不言三年。元和初，徐使死（元和元年十一月愔卒），孝權疾即日已。試判入高等，授鄠縣尉（○鄠胡古切）。明年，故相趙宗儒鎮荆南，以孝權爲判官，拜監察御史。經二年，拜眞御史。明年，分司東臺，轉殿中（轉殿中侍御史）。按皇甫氏子母病不侍，走京師求試職，宰相怒曰：「吾故皇甫氏，御史助所善相戲，法悔我。皇甫媼何疾（媼母老稱也○漢書常从王媼負貰酒○媼音襖）衒未決？」皇甫母病果死，得解，還留司（謂分司東都也）虞部員外郎。孝權爲人孝謹，與人語，恐傷之，而時嶷嶷有立（○嶷魚力切）。與孝權游者極衆，而獨以其死累余，可尚也已。是爲銘（此下或注銘了二字或注疑闕銘詞字）。

唐故檢校尚書左僕射右龍武軍統軍劉公墓誌銘（一本檢校上有金紫光祿大夫字僕射下有兼御史大夫字統軍下有知軍事上柱國彭城郡開國）

（公食邑二千戶贈潞州大都督字公既爲劉統軍作此誌又爲作碑銘碑銘見前二十七卷）

公諱昌裔字光後本彭城人曾大父諱承瓌朔州刺史大父巨敖好讀老子莊周書爲太原晉陽令再世宦北方（宦或作官）樂其土俗遂著籍太原之陽曲曰自我爲此邑人可也何必彭城父訟（或作誦今按名訟無理疑避諱而改）贈右散騎常侍公少好學問始爲兒時重遲不戲（遲音稺○）恒若有所思念計畫及壯自試以開吐蕃說于邊將不售入三蜀從道士游久之蜀人苦楊琳寇掠公單船往說琳感欷雖不即降約其徒不得爲虐（唐史昌裔傳云入蜀楊惠琳反昌裔說之惠琳之亂在夏州歲月相遠惠琳事詳見崔寧傳）琳降公常隨琳不去琳死脫身亡沈浮河朔之閒建中中曲環招起之（按新傳曲環方攻濮州表爲判官）爲環檄李納（建中二年正月平盧淄青節度使李正己卒子納自稱留後）指摘切刻納悔恐動心恒魏皆疑惑氣懈（恒謂成德節度使李惟岳魏謂魏博節度使田悅）環封奏其本德宗稱爲環之會下濮州戰白塔救

寧陵襄邑（二縣並屬宋州）擊李希烈陳州城下（興元元年閏十月李希烈遣將翟崇暉悉衆圍陳州宋亳節度使劉洽遣隴右幽州節度使曲環將兵三萬救之十一月敗崇暉於州西擒之以獻）公常在軍間環領陳許軍公因爲陳許從事以前後功勞累遷檢校兵部郎中御史中丞營田副使吳少誠乘環喪引兵叩城留後上官說咨公以城守（說或作悅與舊史合）所以能擒誅叛將（擒或作擒○今按且習安圍陳謀以城降之際諸將密計斬之當作擒）爲抗拒令敵人不得其便圍解拜陳州刺史韓全義敗引軍走陳州求入

保公自城上揖謝全義曰公受命詣蔡何爲來陳公無恐賊必不敢至我城下明日領騎步十餘抵全義營全義驚喜迎拜歎息殊不敢以不見舍望公改授陳許軍司馬上官說死拜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工部尚書代說爲節度使命界上吏不得犯蔡州人曰俱天子人奚爲相傷少誠吏有來犯者捕得縛送曰妄稱彼人公宜自治之少誠慙其軍（公誥李部下曰尹慙其庭中人漢袁盎爲吳相告歸道逢丞相申屠嘉下車拜謁丞相從車上謝盎還愧）

其吏公所謂憝其軍憝其庭中人語出此耳亦禁界上暴者兩界耕桑交跡吏不何問何或作呵漢賈誼傳大誰何衛綰傳不孰何顏曰何卽問也何上或有可字亦非是○今按過秦論云陳利兵而誰何顏注云問之曰此爲誰人何人也亦此義封彭城郡開國公就拜尚書右僕射元和七年得疾視政不時八年五月涌水出他界過其地防穿不補沒邑屋流殺居人拜疏請去職卽罷詔還京師始昌裔代說爲節度也憲宗惡其自立欲召之而重生變宰相李吉甫曰陛下乘人心愁苦可召也遂以韓皐代之至長樂驛知帝意因稱風眩臥第歲中卒史與誌少異誌爲之諱耶卽其日與使者俱西大熱旦暮馳不息疾大發左右手轡止之公不肯曰吾恐不得生謝天子上益遣使者勞問敕無亟行至則不得朝矣天子以爲恭卽其家拜檢校左僕射右龍武軍統軍知軍事十一月某甲子薨年六十二某下或有日字下同上爲之一日不視朝贈潞州大都督命郎弔其家郎下或有中字明年某月某甲子葬河南某縣某鄉某原公不好音聲不大爲居宅於諸帥中獨然夫人邠國夫人武功蘇氏子四人嗣子光祿主簿縱學於樊宗師士大夫多稱之長子元一朴直忠厚便弓馬便或作使非是爲淮南軍衙門將次子景陽景長皆舉進士葬得日相與選使者哭拜階上使來乞銘銘曰

提將之符尸我一方配古侯公維德不爽楚辭厲而不爽些注楚人謂羹敗曰爽○爽下聲嫈議若羌維路六變夭佟而衰榮之存中云古人詁聲如要字多與草字協韻者樣有慶蔗舞與韶乎偶稱咒震大之慶是也算嚴並入平聲我銘不亡後人之慶

昌黎先生集卷第二十九

世綵廖氏刻梓家塾

碑誌

唐故監察御史衛府君墓誌銘其弟中行字大受貞元九年第進士至是爲兵部郎中元和十年也公至此誌自與其弟中行別下至可餌以不死造語雄奇所謂唯陳言之務去者也

君諱某字某或作諱之玄字造微中書舍人御史中丞諱某之子某或作晏贈太子洗馬諱某之孫某或作璘按元和姓纂晏三子長之玄次中立次中行汪彥章云王仲仁本謂此衛中立墓誌中立字退之非之玄也家世習儒學詞章昆弟三人俱傳父祖業從進士舉君獨不與俗爲事不下或有與字云讀去聲非是或疑此與字當作以更詳之樂弛置自便弛或作施父中丞薨既三年與其弟中行別曰若既克自敬勤及先人存趾美進士貞元九年中行登第續闕成宗唯服任遂功爲孝子在不怠我恨已不及假令今得不足自貰或作貰作貫○貰音射又音世我聞南方多水銀丹砂雜他奇藥爊爲黃金。爊於刀切可餌以不死今於若丏我我卽去遂踰嶺阸。阸於革切塞也一作阸南出藥貴不可得以干容帥貞元二十一年五月以房啓爲容管經略使帥且曰若能從事於我可一日具許之得藥試如方不效曰方良是我治之未至耳留三年藥終不能爲黃金而佐帥政成以功再遷監察御史帥遷于桂元和八年四月以啓爲桂管觀察使從之帥坐事免是歲七月啓以罪降爲太僕少卿君攝其治歷三時夷人稱便新帥將奏功君捨去南海馬大夫使謂君曰十二月以馬總爲嶺南節度使幸尚可成兩濟其利君雖益厭然不能無萬一冀至南海未幾竟死年五十三子曰某某或作景微元和十年十二月某日歸葬河南某縣某鄉某村祔先塋某縣某鄉某村諸本作伊闕縣伊國鄉高都村於時中行爲尚書兵部郎或無於字郎下或有中字號名人而與余善請銘銘曰

嗟惟君篤所信。信音新漢武悼李夫人賦申以信兮班固通幽賦云苟無實其孰信要無有弊精神以棄餘賈於人。賈音古脫外累自貴珍訊來世述墓文

唐故河南令張君墓誌銘貞元十九年公與張

君同自監察御史以言事黜張爲郴州臨武公爲連州陽山二年俱徙江陵至是張卒公既誌其墓又文以祭且及銘墓之意可謂厚矣

君諱署字某河閒人大父利貞有名玄宗世爲御史中丞舉彈無所避由是出爲陳留守本鄭所开陳之留邑以秦开天下以宋亦有留故加陳以別之領河南道採訪處置使開元二十二年十一月初置十道採訪處置使數歲卒官皇考諱郇以儒學進官至侍御史郇或作詢君方質有氣形貌魁碩長於文詞以進士舉博學

宏詞爲校書郎署貞元二年進士第自京兆武功尉拜監察御史爲幸臣所讒幸臣李實也與同輩韓愈李方叔三人俱爲縣令南方時三人俱爲監察御史貞元十九年冬三人皆以言事得罪貶爲縣令詳見題注下二年逢恩俱徙掾江陵貞元二十一年正月順宗即位大赦張與公俱量移江陵半歲邕管奏君爲判官貞元二十一年八月路恕爲容管經略使表署判官改殿中侍御史不行拜京兆府司錄貞元二十一年十月李鄘爲京兆尹表署爲府司錄參軍諸曹白事不敢平面視共食公堂抑首促促就哺歠揖起趨去無敢闌語

促促或作旦旦促如鯢鯢之促本或作娖娖闒或作閒縣令丞尉畏如嚴京兆事以辦治辦或作幹京兆改鳳翔尹以節鎮京西元和二年二月以鄭爲鳳翔尹鳳翔隴右節度使表署爲判官請與君俱改禮部員外郎爲觀察使判官帥他遷元和四年三月以鄭爲江東節度使君不樂久去京師謝歸用前能拜三原令歲餘遷尚書刑部員外郎守法爭議棘棘不阿諸本無議字又下棘字而云晁本校增此二字阿或作撓○今按歐公皆疑上有脫字不知晁氏以何本校之詳其文理當有此字故从之改虔州刺史民俗相朋黨不許殺牛或無不許字

牛以大耗又多捕生鳥雀魚鼈可食與不可食相買賣時節脫放期爲福祥君視事一皆禁督立絕祥下或有事字或無視第二字或但有事字使通經吏與諸生之旁大郡吏或作史學鄉飲酒喪婚禮張施講說民吏觀聽從化大喜度支符州折民戶租歲徵緜六千屯比郡承命惶怖立期日唯恐不及事被罪君獨疏言治迫嶺下民不識蠶桑月餘免符下民相扶攜守州門叫讙爲賀改澧州刺史民稅出雜產物與錢尚書

有經數觀察使牒州徵民錢倍經君曰刺史可爲法(疑必有脫誤或爲字當作于)不可貪官害民留牒不肯從竟以代罷觀察使使劇吏案簿書(吏或作史)十日不得毫毛罪致河南令而河南尹適君平生所不好者君年且老當日日拜走仰望階下不得已就官數月大不適即以病辭免公卿欲其一至京師君以再不得意於守令恨曰義不可更辱又奚爲於京師閒竟閉門死年六十(或無門二字)君娶河東柳氏女二子

昇奴胡師將以某年某月某日葬某所其兄將作少監昔請銘於右庶子韓愈(昔或作者李謙出使陽送行詩有著作郎張昔)愈前與君爲御史被讒俱爲縣令南方者也最爲知君銘曰

誰之不如而不公卿奚養之違以不久生(以一作而)唯其頎頎以世厥聲

鳳翔隴州節度使李公墓誌銘(一本上有唐故字度下有觀察使開府儀同三司檢校戶部尚書贈尚書左僕射字李惟簡父寶臣見藩鎮傳誌所載多與傳合)

公諱惟簡(或作某)字某司空平章事贈太傅之子(太傅李寶臣本范陽內屬奚族)太傅初姓張氏(故范陽張鎖高畜之爲假子遂冒姓張名忠志)肅宗時舉恒趙深冀易定六州戰卒五萬人馬五千匹以歸聽命天子嘉之賜姓曰李更其名寶臣(名下或有曰字)立其軍號之曰成德由是姓李氏(寶應元年十一月忠志以偽恒陽節度使挈其所管五州降于河東節度使辛雲京以忠志爲成德軍節度使仍統其所管州賜姓李名寶臣)太傅薨(建中二年正月寶臣卒贈太傅)公兄弟讓嗣(寶臣三子惟誠惟岳惟簡)公竟棄其家自歸京師及兄死家覆

有司設防守(惟岳叛惟簡以家僮栗士百餘奔丹鄉歸京建中三年閏正月成德兵馬使王武俊殺惟岳傳首京師德宗拘惟簡於客省防伺甚峻)德宗如奉天守卒出公即馳歸與母韓國夫人鄭氏拜訣屬家徒隨走所幸道與賊遇七鬬乃至(建中四年十月德宗幸奉天惟簡將赴難謀於鄭鄭曰爾父之功河朔位宰相身未有至京師兄死於人手爾入朝未識天子不能效忠吾不子女矣努其行曰兒能死王事吾不朽矣乃斬關出逃更七戰得及行在)有功遷太子諭德加御史中丞(帝見惟簡擧撫之拜太子諭德累遷挈軍將軍從軍破朱師討賊頻戰屢捷加御史中丞)從幸梁州天黑失道識焦中人聲得見

德宗於盩厔西（盩厔縣名屬鳳翔○盩音輈厔音窒義見二十五卷與元少尹墓誌銘）上曰卿有母可隨我耶（耶或作何）或曰臣以死從衛及幸還錄功封武安郡（或作公考之史當作王）號元從功臣（四月詔奉天隨從將士並賜號元從功臣）圖其形御閣而以神威將軍居北軍衛（遷左神威衛大將軍居或作為衛或作御）乂乃加御史大夫丁韓國憂去官累遷神威大將軍加工刑二曹尚書天威統軍又改戶部尚書金吾大將軍（元和初檢校戶部尚書改為左金吾衛大將軍左街使）有長上萬國俊者（上或作尚新史蜀本作上○今按長上蓋衛卒之號猶今言長入也當以蜀本）以軍勢奪與平人地吏憚莫敢治及公為金吾與平人曰久聞李將軍為人公平庶能直吾毋即齋縣牒來見公發視立杖國俊廢之以地還與平人聞者莫不稱歎於是天子以公材果可任用治人將兵無所不宜元和六年即以公為鳳翔隴州節度使戶部尚書兼鳳翔尹（五月以尚簡為鳳翔尹鳳翔隴州節度使）隴州地與吐蕃接舊常朝夕相伺更入攻抄人吏不得息公以為國家於夷狄

當用長筭邊將當承上旨謹條教（教或作務非是）蓄財穀寧吏農力以俟不宜規小利起事盜恩禁不得妄入其地益市耕牛鑄鎛釤鉏斸（詩庤乃錢鎛注田器也釤大鎌也斸大鋤也○鎛音博釤山監切又所鑑切鉏陟刀切又作茹切斸陟玉切）以給農之不能自具者丁壯興勸（興或作愈）歲增田數十萬畝連八歲五種俱熟公私有餘販者負入褒斜（梁州記萬石城泝漢上七里有褒谷南口曰褒北口曰斜選右界褒斜○斜余遮切）船循渭而下首尾相繼不絕十三年公與忠武軍節度使司空光顏（李光顏）邠寧節度使尚書釗（郭釗）俱來朝上為之燕三殿（唐麟德殿有三面故曰三殿）張百戲公卿侍臣咸與（音預）既事勑還公因進曰臣幸得宿衛四十餘年（或無年字）今年老斥外任（斥或作許或作訴）不勝慕戀願得死輦下天子加慰遣焉還鎮告疾其夏五月戊子薨年五十五詔至上悼惜罷朝遣郎中臨弔贈尚書左僕射以其年十一月景申（丙申作景避唐諱也）葬萬年鳳棲原（萬年下或有縣字）夫人博陵郡崔氏河陽尉鏑之孫大理評事可觀

之女賢有法度（賢下或有而字）公有四子長曰元孫
三原尉次曰元質彭之濛陽尉曰元立與平
尉曰元本河南參軍皆愿敏好善元立元本
皆崔氏出葬得日嗣子元立與其昆弟四人
請銘於韓氏曰先人嘗有託於夫子也愈曰
太傅功在史氏記僕射以孤童因羈京師（或無記字童下或有子字○今按翟方進傳無者爲是）卒能以忠爲節自
顯取爵位立名績使天下拭目觀父母與榮
焉既忠又孝法宜銘（或無法字）銘曰

太傅之顯自其躬與僕射童羈孰與之朋遭
國之難以節自發致其勤艱以復考烈孝由
忠立爵名隨之銘此玄石維昧之詒

唐故中散大夫少府監胡良公墓神
道碑（此篇从方氏石本疑者別出○蜀本注牛僧孺撰墓志陳鴻撰諡張籍撰行狀歐陽公集古錄有胡良公碑致云良者韓之門人張籍妻父也○今按方本無中散大夫良五字又它神道碑不著墓字唯此有之亦變例也）

少府監胡公者諱珦字潤博年七十九以官
卒明年八月十四日葬京兆奉先（八月或作七月無十四字）日夫人天水趙氏祔焉其子逞迺巡遇述
遷造（或無迺字或無巡字）與公壻廣文博士吳郡張籍
以公之族出行治歷官壽年爲書（出下或有處文二字非是）使人自京師南走八千里至閩南兩越之
界上請爲公銘刻之墓碑於潮州刺史韓愈
曰胡姓本出安定後徙清河於今爲宗城屬
貝州（河下或有稱出清河字宗城縣名武德九年屬貝州）大父諱秀武
后時以文材徵爲麟臺正字（垂拱元年二月改祕書省爲麟臺）

父宰臣用進士卒官平陽冀氏令（或無官字）贈
潭州大都督公早孤能自勤學立節槩（勤或作勤）
非其身力不以衣食凡一試進士二郎吏部
選皆以文章占上第樂爲儉勤自刻削不干
人以矯時弊及爲富平尉一府稱其斷決建
中四年侍郎趙贊爲度支使（建中三年五月以中書舍人趙贊爲戶部侍郎判度支）爲公爲監察御史主餽給渭橋
以東軍洗手奉職不以一錢假人賊平有司
考覈群吏多坐貶死（考覈一作覈考或無貶字或無死字）獨公

以清苦能檢飭無漏失遷河南倉曹魏公貢軌以節鎮鄭滑貞元二年九月以賈耽爲鄭滑節度使辟珣以佐其府以公佐觀察事檢校尚書工部員外郎以剛直齟齬不阿忤權貴除獻陵令獻陵高祖陵居陵下七年市置田宅務種樹爲業以自給教授子弟業下或無以字授什無自給字子弟或作弟子以貞元十一年吏部大選以公考選人藝學以勞遷奉先令以治辦遷尚書膳部郎中改坊州刺史州經亂無孔子廟公至則命築宮造祭器率博士生

講讀以時生下或有徒字如法以祠人吏聚觀歎息遷舒州刺史州歲大熟麥一莖數穗閭里歌舞之或無舞字考功以閒遷尚書駕部郎中數以事犯尚書李巽事上或有公字巽時主鹽鐵事富驕恃勢以語丞相丞或作宰由是退公爲鳳翔少尹巽死遷少大理改少詹事元和十二年朝廷以公年老能自祗力事職不懈可嘉拜少府監兼知內中尚百官志少府監從三品掌百工技藝之政總中尚左尚右尚明年以病卒或無病字非是公始以進士孤身旅

長安致官九卿爲大家七子皆有學守女嫁名人年幾八十堅悍不衰事可傳載可謂成德謂或作爲非是銘曰

竭竭胡公竭。丘竭切旣果以方挾藝射科每發如望于聲人求於人我已爲之自始訖終不降色辭因官立事隨有可載發跡鎧軍或作運遭讒府介去居陵下爲吏爲隱坊舒之政于茲有勤或作歎守官駕部名昇巳屈尸或作升巳或作民躋于少府甚宜秩物不配其有君子恥之少府

古卿公優止之刻文碑石以顯公行維公後人維公或作維彼無怠嗣慶

唐故相權公墓碑權德輿憲宗朝拜同平章事新舊史有傳所載加詳於誌云

上之元和六年其相曰權公諱德輿字載之元和五年九月以德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武丁之子降封於權權江漢閒國也權故城在南郡當陽縣周衰入楚爲權氏唐韻云權始出天水本顓頊之後楚武王使闘緡尹權後因氏焉楚滅徙秦而居天水略陽符秦

之王中國其臣有安丘公翼者翼字子良略陽人與太原王讜俱爲苻堅謀主堅即僞位拜給事中後爲右僕射封安丘公有大臣之言堅伐晉翼力諫不從堅遂大敗後六世至平涼公文誕翼子宣襄事姚秦爲黃門侍郎宣襄四世之孫榮隋開府儀同三司鄜城郡公榮子文誕爲唐上庸太守荊州大都督長史焯有聲烈焯或作綽平涼曾孫諱倕文誕子崇本汪成今崇本子綽待成都□無呼子倕○倕音垂贈尚書禮部郎中以藝學與蘇源明相善源明京兆武功人初名預字弱夫肅宗時終祕書少監卒官羽林軍錄事參軍於公爲王父郎中生贈太子太保諱皋以忠孝致大名皋字士繇天寶末安祿山爲河北按察使表皋爲從事察祿山有異志詐死奉其母南去及渡江祿山已反由是名聞天下去官累以官徵不起代宗徵皋爲起居舍人以疾辭李季卿黜陟江淮奏皋以勸行改著作郎復不起追謚貞孝大曆二年四月十四日皋卒於潤州年四十六元和中謚貞孝是實生公公在相位三年元和五年九月相八年五月罷其後以吏部尚書按節鎮山南元和十一年十月以德輿檢校吏部尚書充山南西道節度使年六十以薨贈尚書左僕射謚文公元和十三年八月以病乞還卒於道以薨以或作六考舊史當作以公生三歲知變四聲知或作能四歲能爲詩

七歲而貞孝公卒來弔哭者見其顏色聲容皆相謂權氏世有其人及長好學孝敬祥順貞元八年以前江西府監察御史徵拜博士貞元初江西觀察使李兼表德輿爲判官再遷監察御史府罷八年正月除大常博士朝士以得人相慶改左補闕章奏不絕識排姦倖貞元八年八月司農少卿裴延齡以巧佞除戶部侍郎判度支德輿上疏論其姦不省與陽城爲助轉起居舍人貞元十年四月遷遂知制誥凡撰命詞九年以類集爲五十卷天下稱其能十八年以中書舍人典貢士拜尚書禮部侍郎貞元十七年冬以本官知禮部貢舉十八年眞拜禮部侍郎薦士於公者其言可信不以其人布衣不用即不可信雖大官勢人交言一不以綴意奏廣歲所取進士明經在得人不以員拘轉戶兵吏三曹侍郎太子賓客貞元二十一年六月轉戶部侍郎元和初歷兵部吏部侍郎復坐郎吏誤用官闕改太子賓客復爲兵部遷太常卿元和四年五月遷天下愈推爲鉅人長德時天子以爲宰相宜參用道德人因拜禮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元和五年宰相裴垍寢疾九月德輿同平章事

公既謝辭不許其所設張舉措必本於寬大以幾教化多所助與（或作爲或無此一字○今按助與如後故于頔事之類是也作爲非是）維匡調娛不失其正中於和節不爲聲章因善與賢不矜主己（矜或作務）以吏部尚書留守東都（元和八年正月罷相守本官七月以檢校吏部尚書爲東都留守）東方諸帥有利病不能自請者公常與疏陳不以露布（不以露布或無以字或以布露字）復拜太常（元和九年十月）轉刑部尚書考定新舊令式爲三十編舉可長用（或無長字先是詔許孟容求又等刑定格勅成三十卷表上留中不出德輿請下刑部與侍郎劉伯芻等考定復爲三十卷十年十月奏請行用從之）其在山南河南勤于選付治以和簡人以寧便以疾求還十三年某月甲子道薨于洋之白草奏至天子痌傷（痌或作痛）爲之不御朝郎官致贈錫官居野處上下弔哭皆曰善人死矣其年某月日（月下或有某字）葬河南北山在貞孝東五里公由陪屬升列年除歲遷以至公宰人皆喜聞若己與有無忌嫉者于頔坐子殺人失位自囚親戚莫敢過門省顧朝莫敢言者（○頔音迪頔下或有者字朝上或有在字）公將留守東都（公下或有時字）爲上言曰（曰下或有于字）頔之罪既貫不竟宜因賜寬詔上曰然公爲吾行諭之頔以不憂死（元和七年正月司空同平章事于頔使其子太常丞敏重賂梁正言求出鎮正言詐漸露敏索其賂不得誘其奴支解之棄溷中事覺頔率其子殿中少監季友等素服詣建福門請罪頔左授恩王傅仍絕朝謁敏流雷州季友等以延官八年十月復與許留守東都爲言之）前後考第進士及庭所策試士踵相躡爲宰相達官與公相先後其餘布處臺閣外府凡百餘人自始學至疾未病未嘗一日去書不觀（或無病字）公既以能爲文辭擅聲於朝（或無能字）多銘卿大夫功德然其爲家不視簿書（視或作親）未嘗問有亡費不偫餘（問下或有其字諸本作偫或作儲）公娶清河崔氏女其父造嘗相德宗號爲名臣（德宗貞元元年正月以崔造平章事至十二月罷德或作代考宰相表公當作德）既葬其子監察御史璩纍然服喪來有請（德輿二子）（璩字大七瑤字大王服喪或作毁服或無來字）乃作銘文（或無銘字）曰

權在商周世無不存（無或作亦）滅楚徙秦嬴劉之間甘泉始侯以及安丘詆訶浮屠（許堅官游東訖命沙）

門通安同輦翼諫曰臣聞天子法駕侍中陪乘清道而行進止有度道安毀形賤士不宜參穢神輿皇極之扶貞孝之生鳳鳥不至或作至世爵位豈多半途以稅以或作巳駕考豈多四十而逝惟其不有以惠厥後是生相君爲朝德首行世祖之文世師之祖或作師師或作推或作祖流連六官謂吏戶禮兵刑工出入屛毗無黨無讎舉世莫疵人所憚爲或作秀公勇爲之其所競馳公絕不窺其或作人競作共絕作有按作絕乃與上文勇字相應○今孰克知之克或作先德將在斯刻詩墓碑以永厥垂

平淮西碑

并序○撝舊史元和十二年八月宰臣裴度為淮西宣慰處置使兼彰義軍節度使請公為行軍司馬淮蔡平十二月隨度還朝以功授刑部侍郎仍詔撰平淮西碑其詞多叙裴度事時先入蔡州擒吳元濟李愬功第一愬不平之愬妻唐安公主女出入禁中因訴碑辭不實詔令磨公文命段文昌重撰史所載如此原公之意大抵以度能固帝意故諸將不敢有且適能平蔡意多歸功於指識者也帝亦重失武臣以故詔文昌於史臣之贊裴度公取公之銘曰凡此蔡功惟斷乃成則世周自有公論也文昌文見姚鉉文粹李商隱有讀韓碑詩長篇甚美有公之斯文不示後易與三五相肇追之句東坡有臨江驛小詩云淮西功業冠吾唐吏部文章日月光千載斷碑人膾炙不知世有段文昌則二公之文不待較而明矣陳無已曰龍國孫學士覺喜論文謂退之淮西碑叙如書銘如詩又云少游謂元和聖德詩於韓文為下與淮西碑如出兩手蓋其少作也○李商隱讀韓碑詩元和天子神武姿彼何人哉軒與羲誓將上雪列聖恥坐法宮中朝四夷淮西有賊五十載封狼生貙貙生羆不據山河據平地長戈利矛日可麾帝得聖相相曰度賊斫不死神扶持腰懸相印作都統陰風慘淡天王旗愬武古通作爪牙儀曹外郎載筆隨行軍司馬智且勇十四萬衆猶虎貔入蔡縛賊獻太廟功無與讓恩不訾帝曰汝度功第一汝從事愈宜為辭愈拜稽首蹈且舞金石刻畫臣能為古者世稱大手筆此事不係於職司當仁自古有不讓言訖屢頷天子頤公退齋戒坐小閣濡染大筆何淋漓點竄堯典舜典字塗改清廟生民詩文成破體書在紙清晨再拜鋪丹墀表曰臣愈昧死上詠神聖功書之碑碑高三丈字如斗負以靈鼇蟠以螭句奇語重喻者少讒之天子言其私長繩百尺拽碑倒麤砂大石相磨治公之斯文若元氣先時已入人肝脾湯盤孔鼎有述作今無其器

存其辭嗚呼聖皇及聖相相與烜赫流淳熙公之斯文不示後
昌與三五相攀追願書萬本頌萬過口角流沫右手胝傳之七
十有三代以為封禪玉檢明堂基
天以唐克肖其德聖子神孫繼繼承承於千
萬年敬戒不怠全付所覆四海九州罔有內
外悉主悉臣高祖太宗既除既治高宗中睿
休養生息至于玄宗受報收功極熾而豐物
衆地大蘖芽其間肅宗代宗德祖順考以勤
以容大慝適去稂莠不薅詩以薅荼蓼。薅奴豆切除田草也

相臣將臣文恬武嬉習熟見聞以為當然睿
聖文武皇帝下或有陛下字非是元和三年正月受尊號○既受羣
臣朝乃考圖數貢或無乃字數色阻切曰嗚呼天既
全付予有家今傳次在予予不能事事其何
以見于郊廟羣臣震慴奔走率職或無奔率二字明
年平夏永貞元年八月夏綏銀節度留後李惠琳叛元和元年二月兵馬使張承
全討斬之又明年平蜀永貞元年八月劍南節度使韋皐卒行軍司馬劉闢
自稱留後元和元年九月東川節度使高崇文擒闢以獻○蜀下方有西川字云劉闢求
都統三川方圍梓州而敗及圍東川不及他郡也○今按既圍梓州則亂已及東川矣方說非

是又明年平江東元和二年十月鎮海軍節度使李錡反大將張子良
執錡以獻又明年平澤潞遂定易定元和五年十月義成節度
使張茂昭以易定二州歸于有司致魏博貝衛澶相元和七年十月
魏博節度使田弘正以所管六州歸于有司書澶淵也說文澶淵水在宋左氏盟于澶淵
○澶音蟬無不從志皇帝曰不可究武究或作窮予其
少息九年蔡將死蔡人立其子元濟以請不
許元和九年閏八月彰義節度使吳少陽卒其子元濟攝蔡州刺史匿喪以病聞自領
軍務表請主兵上不許遂燒舞陽犯葉襄城城上或有等字洪云
此謂葉與襄城可等字非是以動東都放兵四劫皇帝歷

問于朝一二臣外或作外臣杭范無外字○今按此句若作外臣則當
時朝臣自以伐蔡為不可非獨外臣也若作一二臣則當時舉朝之臣皆以伐蔡為不可
又非獨臣人也考之下文所謂一二臣不為無助者又正皆武元衡裴度一二人
伐蔡之謀者而言[illegible][illegible]乃謂唯一二臣以為可而其外羣臣皆以為不可耳諸本作外臣
又無外字者非是唯作臣外者學[illegible]皆曰蔡帥之不廷授于今
五十年帥或作師于或作於傳三姓四將寶應元年七月以李忠臣
為淮西節度使也貞元二年四月以陳奇十月以吳少誠為之是為二姓大曆十四年二
月忠臣為其將李希烈所逐自為節度忠臣希烈少誠少陽是為四將其樹本
堅兵利卒頑不與他等因撫而有順且無事

大官臆決唱聲萬口和附弁爲一談弁或作併牢
不可破皇帝曰惟天惟祖宗所以付任予者
庶其在此予何敢不力天上或有夫字非是或無何字況一
二臣同不爲無助不上或有國字曰光顏汝爲陳許
帥元和九年十月以陳州刺史李光爲忠武節度使忠武管陳許二州顏維是
河東魏博郃陽三軍之在行者汝皆將之元和
十年正月命宣武等十六道進軍討元濟以光顏等分掌行營二月命神策軍郃陽鎮遏
將索日進以涇原兵六百人會李光顏郃陽左馮翊郃陽縣郃或作洽非是曰重
胤汝故有河陽懷今益以汝元和九年閏八月以河陽節度

使烏重胤爲汝州刺史充河陽懷汝節度使徙鎮汝州維是朔方義成
陝益鳳翔延慶七軍之在行者汝皆將之義成
管鄭滑二州陝益劍南東西川二蜀鄜坊丹延節度使慶屬邠寧節度使延慶二本或作
鄜延寧慶曰弘汝以卒萬二千屬而子公武往討
之元和十年九月以宣武節度使韓弘爲淮西諸軍都統弘請使子公武以兵萬三千
會蔡丁歸時與權以濟謂軍屬丁或有集字或在公武丁特非是曰文通汝
守壽元和十年二月以左金吾大將軍李文通爲壽州團練使維是宣武
淮南宣歙浙西四軍之行于壽者汝皆將之
西下或有徐泗字四或作五皆非是行上或有在字曰道古汝其觀察

鄂岳元和十一年以黔州觀察使李道古爲鄂岳觀察使曰愬汝帥唐
鄧隨元和十一年十二月以太子詹事李愬爲唐鄧隨節度使各以其兵
進戰曰度汝長御史其往視師謂度爲御史中丞故云長
元和十年五月上遣度行營宣慰察用兵形勢詣曰度惟汝予同汝下
一有與字汝遂相予元和十年六月以度中書侍郎同平章事爲以賞
罰用命不用命曰弘汝其以節都統諸軍節下
或有度字諸方作討○今按前輩有引左傳討其軍實爲討之證者恐未必然若以作
討則敘之罪刻石自有遂發討師之語而晉官有都督征討諸軍事皆足爲證不必引左
傳却不相似也但公所作韓弘碑但云都統諸軍則作討者爲誤矣不可以偶有旁證而

強引以以之也曰守謙汝出入左右汝惟近臣其往守
撫師元和十一年十一月上命知樞密梁守謙宣慰因留監其軍汝上淮或作推汝
曰度汝其往衣服飲食予士無寒無飢或無服飲
字或無服字有飲字或無衣服字無字或無無字無以既厥事遂生蔡
人賜汝節斧通天御帶衛卒三百元和十二年八月度
赴淮西詔以神策軍三百人衛從陽以軍帶凡茲廷臣汝擇自從
惟其賢能無憚大吏元和十二年七月以宰相出爲淮西宣慰處
置使度奏刑部侍郎馬總爲副使右庶子韓愈爲行軍司馬判官書記庚申予
度行上御化門送之通曰御史予閔士大

夫戰甚苦自今以往非郊廟祠祀其無用樂或無其字顏胤武合攻其北大戰十六得栅城縣二十三降人卒四萬或無人字此謂降其民與卒也故下語皆不再出人卒字○今按莊子云人卒雖衆公語亦有自也道古攻其東南八戰降萬三千降丁或有卒字再入申破其外城元和十二年道古攻申州克其外郭文通戰其東十餘遇降萬二千愬入其西得賊將輒釋不殺元和十二年五月淮西騎將李祐率士卒刈麥於張柴村李愬令廂虞候史用誠生擒以歸待以客禮用其策戰比有功比或作皆十二年八月丞相度至師或作師非是都統弘責戰益急顏胤武合戰益用命元濟盡并其衆洄曲以備[illegible]引兵入據之元濟[illegible]洄曲元濟悉發親近及守城卒詣董重質以拒[illegible]之洄或作迴○今按洄與史合十月壬申愬用所得賊將自文城因天大雪疾馳百二十里用夜半到蔡破其門取元濟以獻盡得其屬人卒辛巳丞相度入蔡度建彰義軍節降卒萬餘人入城以皇帝命赦其人淮西平大饗賚功師還之日因以其食賜蔡人凡蔡卒三萬五千其不樂為兵願歸為

農者十九或無歸字悉縱之斬元濟京師濟下或有於字十一月丙戌朝御興安門受淮西之俘以元濟徇兩市斬於獨柳樹冊功弘加侍中愬為左僕射帥山南東道制加愬檢校尚書左僕射襄州刺史充山南東道節度使隨唐復鄧均房觀察使涼國公顏胤皆加司空李光顏烏重胤檢校司空順封武威郡公重胤邠國公七公武以散騎常侍帥鄜坊丹延以宣武軍都虞候韓公武為檢校左散騎常侍鄜州刺史鄜坊丹延節度使道古進大夫文通加散騎常侍考之史及碑皆今一本無大夫文通加五字非是道古時已為中丞故不復言衛史也○今按道古葛志亦可考丞相度朝京師道封晉國公或無道字或作進或無國字進階金紫光祿大夫以舊官相[illegible]而以其副揔為工部尚書領蔡任以蔡州留後馬總檢校工部尚書為[illegible]彰義節度使既還奏群臣請紀聖功被之金石皇帝以命臣愈或無以字臣愈再拜稽首而獻文曰唐承天命遂臣萬邦或作方孰居近土襲盜以狂往在玄宗狂方作居云唐人多以狂為居公本攻亦曰居我其周從是也

○今按以在爲居亦草書之誤本政居字已論於本篇方說非是崇極而圮
河北悍驕安史既平燕趙魏相繼而起河南附起謂汴蔡之屬居
河南者四聖不宥肅代德順屢興師征有不能尅益
戍以兵夫耕不食婦織不裳輸之以車爲卒
賜糧外多失朝曠不嶽狩百隸怠官事亡其
舊百隸怠官或作百司隸官亡或作忘帝時繼位憲宗顧瞻咨嗟
惟汝文武孰恤予家既斬吳蜀旋取山東吳蜀
或作蜀吳取或作出魏將首義六州降從淮蔡不順自
以爲强提兵叫讙欲事故常始命討之遂連
姦鄰陰遣刺客來賊相臣元和十年六月宰相武元衡入朝東
平李師道遣刺客暗中突出射之方戰未利內驚京師羣公
上言公或作臣莫若惠來帝爲不聞與神爲謀乃
相同德乃或作及非是以訖天誅乃敕顏胤愬武古
通咸統於弘謂以韓弘爲都統各奏汝功奏或作走非是三
方分攻二方即上所言顏胤武攻其北道古攻其東南文通戰其東也五萬
其師大軍北乘厥數倍之常兵時曲元和十年五月
光顏大破賊黨於時曲軍士蠢蠢既翦陵雲元和十一年九月光
顏奏拔陵雲柵蔡卒大窘勝之邵陵勝或作遂又作翦郾城

來降自夏入秋復屯相望入或作及復或作複兵頓不
勵告功不時帝哀征夫命相往釐士飽而歌
馬騰於槽試之新城賊遇敗逃盡抽其有聚
以防我西師躍入道無留者頷頷蔡城書圖晝夜
頷頷注肆恐無休息頷與頷同其壃千里壃或作疆既入而有莫
不順俟帝有恩言相度來宣誅止其魁釋其
下人釋其或作釋于蔡之卒夫投甲呼舞蔡之婦女
迎門笑語蔡人告飢船粟往哺蔡人告寒賜
以繒布賜以或作詔賜非是始時蔡人禁不往來今相
從戲里門夜開始時蔡人進戰退戮今肝而
起左飧右粥明或作眼飧或作餐舊本皆作飧○今按還予授子之粲兮傳
云粲餐也史記扶及丁咽石木及爲舒漢書令共軍待事餐則餐字亦有義公祭鄭夫
人文念食而本念飢而餐同以衣對餐也或當作餐爲之擇人以收餘
憊收或作收選吏賜牛教而不稅蔡人有言始迷
不知今乃大覺羞前之爲蔡人有言天子明
聖不順族誅順保性命汝不吾信視此蔡方
孰爲不順往斧其吭古郎切凡叛有數聲勢相
倚吾强不支汝弱奚恃其告而長而父而兄

汝父兄或作及奔走偕來或作來偕同我太平淮蔡爲亂天子伐之既伐而飢天子活之始議伐蔡卿士莫隨既伐四年小大並疑不赦不疑由天子明凡此蔡功惟斷乃成既定淮蔡或作蔡既定淮四夷畢來力知切至也遝也左氏于思于思棄甲復來遂開明堂坐以治之

昌黎先生集卷第三十

世綵廖氏刻梓家塾

昌黎先生集卷第三十一

碑誌

南海神廟碑

此碑石刻其首云使持節袁州諸軍事守袁州刺史韓愈撰使持節循州諸軍事守循州刺史陳諫書并篆額其後云元和十五年十月一日建歐陽公云昌黎集類多訛舛惟南海碑不舛者以石刻人家多有故也石刻與州本異者今注于下蘇內翰嘗移書楊康公使遷朝文登門古廟而新之揚不從故蘇詩云退之仙人也游戲於斯文笑談出奇偉鼓舞南海神○神或作東

海於天地間爲物最鉅自三代聖王莫不祀事考於傳記而南海神次最貴在北東西三神河伯之上號爲祝融太公金匱云南海之神曰祝融東海之神曰句芒北海之神曰顓頊西海之神曰蓐收○今按東海神名阿明南海祝融西海巨乘北海禺強亦見義生諸書然公言南海神次最貴則是據太公書矣天寶中天子以爲古爵莫貴於公侯故海嶽之祝或作祀犧幣之數放而依之所以致崇極於大神今王亦爵也而禮海嶽尚循公侯之事虛王儀而不用非致崇極之意也由是冊尊南海神

項氏萬卷堂圖籍印

爲廣利王天寶十載正月封東海廣德王南海廣利王西海廣潤王北海廣澤
王冊詔也祝號祭式與次俱昇或作升武德貞觀之制四海年別一
祭各以五郊迎氣日祭之祀官以當界都督刺史充至是封王分命卿監十三人取二月
十七日一時備禮冊制祭其祭儀具開元禮因其故廟易而新之
在今廣州治之東南海道八十里扶胥之口
黃木之灣常以立夏氣至命廣州刺史行事
祠下事訖驛聞而刺史常節度五嶺諸軍仍
觀察其郡邑唐制嶺南爲五府而嶺南節度使觀察四府事於南方
事無所不統地大以遠故常選用重人既貴

而富且不習海事又當祀時海常多大風將
往皆憂慼既進觀顧怖悸故常以疾爲解或作
辭而委事於其副其來已久故明宮齋廬上
雨旁風無所蓋障牲酒瘠酸取具臨時水陸
之品狼籍籩豆薦祼興俯不中儀式吏滋不
供滋或作茲供从石本作恭誤神不顧享盲風怪雨或[illegible]祕閣
本盲作蝱字見呂氏春秋考石本只作盲月令盲風至注疾風也山海經蒼陽之山多怪
雨風雲之所出也發作無節人蒙其害元和十二年
始詔用前尚書右國子祭酒魯國孔公爲廣

州刺史兼御史大夫以殿南服天寶十二載七月以孔戣
爲嶺南節度使殿定也詩殿天子之邦按傳先是年詔嶺南海神多令從事代祠戣每
受詔自犯風波而往韓愈在潮州作詩以美之傳所謂詩云公此作耶○殿丁練切公
正直方嚴中心樂易祗慎所職治人以明事
神以誠內外單盡不爲表襮至州之明年將
夏祝冊自京師至吏以時告公乃齋祓視冊
誓羣有司曰冊有皇帝名乃上所自署其文
曰嗣天子某謹遣官某敬祭唐制皇帝以上祝版御署附中
使遣往其上或有具字或作且字官下或有某字○今按其上宜有且字然石本無之不
敢增也官上某字石本無之或以爲用左傳某官字之語其恭且嚴如

是敢有不承明日吾將宿廟下以供晨事明
日吏以風雨白不聽於是州府文武吏士凡
百數交謁更諫皆揖而退公遂陞舟風雨少
弛櫂夫奏功雲陰解駁日光穿漏波伏不興
省牲之夕載暘載陰將事之夜天地開除月
星明概乃代切說文開也選何晏景福殿賦概將雖星之羅連李善音古愛切蜀
本作槪非是五鼓既作牽牛正中月令季春之月旦牽牛中上文
言立夏行事正此時也公乃盛服執笏以入即事文武

賓屬俯首聽位各執其職牲肥酒香罇爵靜
潔降登有數神具醉飽(具或作其)海之百靈秘怪
慌惚畢出蜿蜿虵虵來享飲食(慌或作恍虵虵或作蜒蜒)
(享或作慕。蜿音鴛蜒音延)閫廟旋艫(音盧)祥飇送颿(與帆同)
旗纛旄麾飛揚晻藹鐃鼓嘲轟高管噭譟(音叫)
武夫奮櫂工師唱和穹龜長魚踊躍後先乾
端坤倪軒豁呈露祀之之歲。(祀之石本作祝今按祝當作
祀其理甚明或疑誤刻今改以從諸本)風災熄滅人厭魚蟹五穀
胥熟明年祀歸(祀諸本石本皆同方作祝誤)又廣廟宮而
大之治其庭壇改作東西兩序齋庖之房百
用具脩明年其時公又固往不懈益虔歲仍
大和蓋艾歌詠始公之至盡除他名之稅罷
衣食於官之可去者四方之使不以資交以
身爲帥燕享有時賞與以節公藏私畜上下
與足於是免屬州負逋之緡錢廿有四萬米
三萬二千斛(廿有四萬或作十有八萬廿方誤作二十三或作八)賦金
之州耗金一歲八百困不能償皆以丐之(丐一
作正)加西南守長之俸(西南或作四面)誅其尤無良不

聽令者由是皆自重愼法人士之落南不能
歸者與流徙之胄百廿八族用其才良而廩
其無告者其女子可嫁與之錢財令無失時
(嫁下方有者字石本無方誤也時或作所)刑德並流方地數千里
不識盜賊山行海宿不擇處所事神治人其
可謂備至耳矣(或無其字或無耳字)咸願刻廟石以著
厥美而繫以詩乃作詩曰
南海陰墟(陰或作之)祝融之宅即祀于旁帝命南
伯吏惰不躬正自今公明用享錫右我家邦
(右或作祐)惟明天子惟愼厥使我公在官神人致
喜海嶺之陬既足既濡胡不均弘俾執事樞
公行勿遲公無遽歸匪我私公神人具依(今按
此文石本今最易得而方本失考者凡五條然則所云石本者恐亦不能無謬也)

處州孔子廟碑(此篇方從石本碑記不載年月日第云朝
散大夫國子祭酒賜紫金魚袋韓愈撰公爲祭酒在元和十五
年)

自天子至郡邑守長通得祀而徧天下者唯
社稷與孔子爲然而社祭土稷祭穀(爲或作焉然字)

屬下句而社方無而字句上方有而字皆非是句龍與弃乃其佐享非其專主又其位所不屋而壇豈如孔子用王者事巍然當座以門人爲配杜牧云稱夫子之尊莫如韓吏部盖公作此碑云社稷不屋而壇孔子用王者事巍然當坐以門人爲配也張文潛曰廟貌之設起於後世如祭天地亦不屋而壇耳開元二十七年八月追謚孔子文宣王南面而坐顔子配享以白天子而下北面跪祭跪祭或作拜跪萬祭進退誠敬禮如親弟子者句龍弃以功孔子以德固自有次第哉自古多有以功德得其位者不得常祀句龍弃孔子皆不得位而得常祀然其祀事皆不如孔子之盛不如或作無如所謂生人以來未有如孔子者人或作民以或作巳孔或作夫其賢過於堯舜遠者此其效歟邵大史曰歐陽公乍生莫用韓退之於其學無小異外退之吏州孔子廟碑云云永以作教成孫夫子廟記乃州云台之人徒見官爲士何不州賢貨不然之夫子之尊由此爲盛甚者乃謂生雖不得祀而歿有所享以爲夫子茱謂有德之報雖堯舜莫若何其謬論者歟是歟陽以退之爲謬矣雖然韓與歐其尊夫子之心則一也嚴氏曰孟子之文杜牧之云自古稱夫子者多矣稱夫子之德莫如孟子稱夫子之尊莫如韓吏部稱郡邑皆有孔子廟或不能修事雖設博士弟子或役於有司名

存實亡失其所業獨處州刺史鄴侯李繁至官繁鄴侯泌之子能以爲先旣新作孔子廟又令工改爲顔子至子夏十人像令或作命顔子或作顔回其餘六十子子上或有二字及後大儒公羊高左丘明孟軻荀況伏生毛公韓生董生高堂生揚雄鄭玄等數十人貞觀二十一年詔左丘明公羊高毛萇鄭玄伏勝高堂生等二十二人春秋行釋奠之禮而無孟軻荀況韓生董生揚雄等伏生卽伏勝毛公卽毛萇韓生名嬰董生名仲舒高堂生能言禮見漢儒林傳皆圖之壁選博士弟子必皆其人又爲置講堂又爲字或在其中字下置或作設教之行禮肄習其中置本錢廩米令可繼處以守廟成躬率吏及博士弟子入學行釋菜禮菜或作奠歐陽曰釋奠釋菜祭之略者也古者士之見師以菜爲摯故始入學者必釋菜以禮其先師其學官四時之祭乃皆釋菜釋奠有樂無尸而釋菜無樂則又其略也耆老歎嗟其子弟皆興於學鄴侯尚文其於古記無不貫達故其爲政知所先後可歌也已乃作詩曰

惟此廟學鄴侯所作厥初庳下。庳音卑又音婢神不以宇生師所處生或作先亦窘寒暑乃新斯宮

神降其獻講讀有常不誠用勸揭揭元哲揭○

居謁切又音桀又音竭有師之尊羣聖嚴嚴大法以存

像圖孔肖咸在斯堂以瞻以儀俾不惑忘惑或作或

後之君子無廢成美琢詞碑石以贊攸始

柳州羅池廟碑

此篇方以石本羅池神子厚也其碑石本首云尚書吏部侍郎賜紫金魚袋韓愈撰中書舍人史館修撰賜紫金魚袋沈傳師書其後云朝議郎桂管觀察使試太常寺協律郎上柱國陳曾篆額長慶元年正月十一日桂管都防禦先鋒兵馬使朝散大夫試左衛長史穆季雄建。歐陽集古錄

羅池碑後題云長慶元年正月建按穆宗實錄長慶二年二月傳師為中書舍人史館修撰九月愈遷吏部時愈未為吏部沈亦未為舍人當是長慶二年則二君官正與此碑何其書元年正月蓋傳寫者誤按舊史公傳云南人妄以柳宗元為羅池神而愈撰碑以實之蓋以是罪公而新史書其事於子厚傳無所褒貶元祐七年六月詔賜害柳州刺史羅池神廟為靈文之廟以郡人言其而賜應於故也田表聖書其碑陰云子厚終於柳州以精多魄强為羅池之神民黎叙其事而銘之大意謂子厚宏深之量昭明之識當為星辰為岳瀆胡為在柳州之涸為神其所以推尊甚大者歟若此世以公此文為語怪非也士有抱負不克施遺流落以死為明神烈思艱義廟食理也李衛公實海上死矣其精魄凜然尚能使大冕餘黨破膽於夢中不然退之豈矯誣柳州以求異乎冕民口此亦銘羅池神之文弔宗元之文也

羅池廟者故刺史柳侯廟也柳侯為州元和十年三月以永州司馬柳宗元為柳州刺史不鄙夷其民動以禮法三年民各自矜奮下或有曰字○今按宜有曰字然石本無之不欲補也茲土雖遠京師吾等亦天氓今天幸惠仁

侯若不化服我則非人於是老少相教語莫違侯令凡有所為於其鄉閭及於其家皆曰吾侯聞之得無不可於意否莫不忖度而後從事凡令之期民勸趨之無有後先必以其時於是民業有經公無負租流逋四歸樂生興事宅有新屋步有新船步或作涉柳子厚鐵壚步志曰江之滸凡舟可縻而上下曰步今按孔戣志亦有泊步字○池園潔脩豬牛鴨雞肥大蕃息子嚴父詔婦順夫指嫁娶葬送各有條法出相弟長入相慈孝先時民貧

以男女相貿久不得贖盡沒為隸我侯之至按國之故以傭除本悉奪歸之大修孔子廟城郭巷道皆治使端正（巷道或作道巷）樹以名木柳民既皆悅喜嘗與其部將魏忠謝寧歐陽翼飲酒驛亭（嘗或作常）謂曰吾棄於時而寄於此與若等好也明年吾將死死而為神後三年為廟祀我及期而死（元和十四年十月宗元卒）三年孟秋辛卯（長慶三年也）侯降于州之後堂歐陽翼等見而拜之其夕夢翼而告曰館我於羅池其月景辰廟成大祭過客李儀醉酒慢侮堂上得疾扶出廟門即死明年春魏忠歐陽翼使謝寧來京師請書其事于石余謂柳侯生能澤其民死能驚動福禍之以食其土（福禍或作禍福）可謂靈也已作迎享送神詩遺柳民俾歌以祀焉而并刻之柳侯河東人諱宗元字子厚賢而有文章嘗位於朝光顯矣已而擯不用其辭曰

荔子丹兮蕉黃（蕉下或有葉字或有子字）雜肴蔬兮進侯

堂侯之船兮兩旗度中流兮風泊之待侯不來兮不知我悲侯乘駒兮入廟慰我民兮不嚬以笑鵝之山兮柳之水桂樹團團兮白石齒齒侯朝出游兮暮來歸春與猨吟兮秋鶴與飛（或作秋與鶴飛○今按歐公以此句為石本之誤沈存中云非也嗣用鶴與兩字則語勢愈健如其詞云吉日兮辰良也但此石本圖圖字初誤刻作圖圓後繼改之今尚可見則亦石本不能無誤之一證也）北方之人兮為侯是非千秋萬歲兮侯無我違福我兮壽我驅厲鬼兮山之左下無苦濕兮高無乾秔稌充羨兮（○秔音庚稌徒古切又音七）蛇蛟結蟠我民報事兮無怠其始自今兮欽于世世

黃陵廟碑（此篇方以石本曾子開曰湘水出全瀟水出道二水至永合而為一以入洞庭黃陵廟在瀟湘之尾洞庭之口孫氏山廟在潭州之湘陰縣北八十里或云在岳州首題云通議大夫下尚書兵部侍郎上柱國賜紫金魚袋韓愈撰正義大夫守潭州刺史兼御史中丞湖南都團練觀察安撫使上柱國賜紫金魚袋沈傳師書今本多誤據歐陽公集古錄云當以碑為正）

湘旁有廟曰黃陵（華墨聞歸云黃陵廟碑首言湘旁郎寵策傳言江旁）

老人也 自前古以祠堯之二女舜二妃者庭有石碑（石或作古或無此字）斷裂分散在地其文剝缺考圖記言漢荆州牧劉表景升之立（表字景升東漢末爲荆州刺史）題曰湘夫人碑今驗其文乃晉太康九年又其額曰虞帝二妃之碑非景升立者秦博士對始皇帝云湘君者堯之二女舜妃者也（事見史記秦始皇廿七） 劉向鄭玄亦皆以二妃爲湘君而離騷九謌既有湘君又有湘夫人王逸之解以爲湘君者自其水神而謂湘夫人乃二妃也從舜南征三苗不及（及或作返據文當作及）道死沅湘之間山海經曰洞庭之山帝之二女居之郭璞疑二女者帝舜之后（石本書璞作僕唐人多然下文揭陽亦作揭陽）不當降小水爲其夫人（小水或作小君肖山海經作小水是也） 因以二女爲天帝之女以余考之璞與王逸俱失也堯之長女娥皇爲舜正妃故曰君其二女女英自宜降曰夫人也故九謌辭謂娥皇爲君謂女英帝子（帝上或有爲字）各以其盛者推言之也禮有小君君母明其正自得稱君也（或無君母二字）書曰舜陟方乃死傳謂舜昇道南方以死（昇或作升）或又曰舜死葬蒼梧二妃從之不及溺死沅湘之間余謂竹書紀年（紀年書名晉太康元年汲郡人發冢得之起夏殷王魏哀王以竹簡寫之故謂之竹書）帝王之沒皆曰陟陟昇也謂昇天也書曰殷禮陟配天言以道終其德協天也書紀舜之沒云陟者與竹書周書同文也其下言方乃死者所以釋陟爲死也地之勢東南下如言舜南巡而死宜言下方不得言陟方也以此謂舜死葬蒼梧於時二妃從之不及而溺者皆不可信（溺下或有可字） 二妃既曰以謀語舜脫舜之厄成舜之聖堯死而舜有天下爲天子二妃之力宜常爲神食民之祭今之渡湖江者莫敢不進禮廟下（湖或作衡非是又或作湘） 元和十四年春余以言事得罪黜爲潮州刺史其地於漢南海之揭陽（漢地理志南海郡有揭陽縣至唐爲潮州石本揭作揭音揭）厲毒所聚懼不得脫死過廟而禱之其冬移袁州刺史明年九月拜國子祭酒（元和十四年十月以

赦令量移袁州明年九月自袁州召為國子祭酒使以私錢十萬抵
岳州願易廟之圮桷腐瓦於刺史王堪刺史王堪
上或有州字長慶元年刺史張愉自京師往與愉
故善與上或有余字○今按此合有余字然石本無之不欲補也謂曰丐
我一碑石載二妃廟事且令後世知有子名
愉曰諾既至州報曰碑謹具遂篆其事俾刻
之

唐故江南西道觀察使中大夫洪州
刺史兼御史中丞上柱國賜紫金

魚袋贈左散騎常侍太原王公神
道碑銘王仲舒為連州司戶公令連之陽山仲舒觀察江西
公為袁州刺史公既為作燕喜亭記修滕王閣記令讀其墓又
書神道碑新史並平公碑誌作傳
王氏皆王者之後在太原為姬姓武無之字周靈王太
子晉以直諫廢為庶人時人號曰王家因以為氏春秋時王子成父
敗狄有功左氏文十一年鄋瞞侵齊王子成父獲其弟曰榮如因賜氏
厥後世居太原至東漢隱士烈烈字彥方東漢有傳博
士徵不就居祁縣後漢徵君霸始居太原霸子殷別居祁縣因號

所居鄉為君子下或有鄉字公其君子鄉人也魏
晉涉隋世有名人國朝大王父玄暕古限切歷
御史屬三院止尚書郎三院謂侍御史殿中侍御史監察御史玄
暕終比部員外郎生景肅守三郡終傳涼王生政襄
鄧等州防禦使鄂州採訪使贈吏部尚書公
尚書之第某子公諱仲舒字弘中蜀作諱弘中字某後
墓志同○今按上句已有公字此不當再出當刪然無別本可據姑存之少孤奉
母夫人家江南讀書著文其譽藹鬱當時名
公皆折官位輩行下浪切願為交貞元初射策

拜左拾遺貞元十年十二月仲舒中賢良方正直言極諫科起拜拾遺與
陽城合遏裴延齡不得為相德宗初怏怏無
奈久而嘉之或無而字之或作其丁又有貞字其後入閤德
宗顧列謂宰相曰第幾人必王某也果然月
餘特改右補闕或無右字遷禮部考功吏部三員
外郎在禮部奏議詳雅省中伏其能伏或作服在
考功吏部提約明故吏無以欺同列有恃恩
自得者衆皆媢承公嫉其為人不直視或無人字
由此貶連州司戶貞元十九年王叔文用事弘中自吏部員外郎責連

州司戶移夔州司馬又移荆南因佐其節度事
或無事字爲參謀爲荆南節度裴均參謀得五品服放跡在
外積四年元和初收拾俊賢徵拜吏部員外
郎未幾爲職方郎中知制誥友人得罪斥逐
後其家親知過門縮頸不敢視公獨省問爲
計度論議直其寃由是出爲峽州刺史峽或作陜
友人楊憑也轉廬州未至丁母夫人憂服除又爲
婺州時疫旱甚人死亡且盡公至多方救活
天遂雨疫定比數年里閭宇復制使出巡人
塡道迎顯公德顯或作頌事具聞就加金紫轉蘇
州變其屋居以絶火延隄松江路害絶阻滯
大上或有其字阻或作沮秋夏賦調白爲書與人以期吏
無及門而集政成爲天下守之最政或作化天子
曰王某之文可思最宜爲誥有古風豈可久
以吏事役之復拜中書舍人既至京師儕流
無在者視同列皆邈然少年益自悲而謂人
曰豈可復治筆硯於其閒哉上若未棄臣宜
用所長在外久周知俗之利病或無利字非是俾治

之當不自愧宰相以聞遂得觀察江南西道
元和十五年六月除江西觀察使奏罷榷酤錢九千萬千或作十
軍息之無已掌吏壞產猶不釋因之公至脱
械不問人遭水旱賦窘公曰我且減燕樂絶
他用錢可足乎遂以代之或無足字代下無之字罷軍
之息錢息上或有口字禁浮屠誑誘壞其舍以葺公
宇三年法大成錢餘於庫粟餘於廩廩上或有於字人
享於田廬謳謡於道途天子復思且徵以代
虛吏部左丞位以待之長慶三年十一月十
七日薨於洪州年六十二上哀慟輟朝贈左
散騎常侍某日歸葬於某處長慶四年二月葬河南葬下或
無於字某既以公之德刻而藏之墓矣子初又
請詩以揭之仲舒七子初哲貞弘泰復洞既上或無某字某或作與詞
曰
生人之治本乎斯文有事其末而忘其源切
近昧陋道由是堙有志其本而泥古陳當用
而迂乖戾不伸較是二者其過也均有美王
公志儒之本達士之經秩秩而積涵涵而停

韓爲華英（韓爲諸本作韓而華英作英華）不矜不盈孰播其
馨孰發其明介然而居士友以傾數文帝階
擢列侍從以忠遠名有直有諷辨過堅懇（或作）
聖聰巨邪不用秀出班行乃動帝目帝省竭心
恩顧日渥翔于郎署騫于禁密發帝之令簡
古而蔚不比于權以直友寃敲撼挫擫竟遺
斥奔久淹于外歷守大藩所至極思必悉利
病萎枯以膏煥暍以醒（暍或作喝）坦之散之必絕
其徑浚之澄之使安其派帝思其文復命掌
誥公潛謂人此職宜少豈無凋郡庸以自效
上藉其實（藉或作籍）俾統于洪逋滯攸除姦訛革
風袪蔽于目釋負于躬方乎所部（乎或作于）禁絕
浮屠風雨順易秔稻盈疇人得其所乃恬乃
謳（所或作饒謳或作謠）化成有代思以息勞虛位而竢
奄忽滔滔（奄忽或作奄忽滔滔或作遽）維德維績志于斯石日遠
彌高（方云此銘有天王公不用韻末章三語分兩韻例又異也○今按銘之卒章續石二句雖自叶韻而末句高字仍與勞滔韻叶非有異也）

昌黎先生集卷第三十一

昌黎先生集卷第三十二

碑誌

司徒兼侍中中書令贈太尉許國公
神道碑銘（韓弘新史有傳碑詞多以新史爲正淮西之役弘爲行營都統公爲行營司馬故知其事一詳也曰）

韓姒姓以國氏（國下或有在字……）其先有自潁川
徙陽夏者（……）其地於今爲陳之太康（……）太康之韓
其稱蓋久然自公始大著公諱弘公之父曰
海爲人魁偉沈塞以武勇游仕許汴之間寡
言自可不與人交衆推以爲鉅人長者（或作文按……）官至游
擊將軍贈太師娶鄉邑劉氏女生公是爲齊
國太夫人夫人之兄曰司徒玄佐（字觀出夫人或作胥）
有功建中貞元之間（有功下或有於字）爲宣武軍帥

有汴宋亳潁四州之地兵士十萬人公少依舅氏讀書習騎射事親孝謹偘偘自將（偘偘或作佩字佩與偘同）不縱爲子弟華靡遨放事（縱或作從）出入敬恭軍中皆曰之嘗一抵京師就明經試退曰此不足發名成業復去從舅氏學將兵數百人（兵下或有將字）悉識其材鄙怯勇指付必堪其事司徒歎奇之士卒歸心（[illegible]）諸老將皆自以爲不及（或無皆字）司徒卒（貞元八年二月玄佐卒）去爲宋南城將（玄佐卒年四月以其子士寧代爲使九年十二月[illegible]使李萬榮逐士寧使弘出爲宋州南城將）比六七歲汴軍連亂不定貞元十五年劉逸淮死（九月劉卒）軍中皆曰此軍司徒所樹必擇其骨肉爲士卒所慕賴者付之（內下或有而字）今見在人莫如韓甥且其功最大而材又俊卽柄授之而請命於天子天子以爲然遂自大理評事拜工部尚書代逸淮爲宣武軍節度使（弘事逸淮爲都知兵馬使逸淮死軍衆表玄佐之甥以弘長厚共請爲留後環監軍請表其事朝廷許之自試大理評事檢校工部尚書充宣武軍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悉有其舅司徒之兵與地（其舅或作舅氏）當此時陳許帥曲環死而吳少誠反（或無而字）自將圍許求援於逸淮啗之以陳歸汴使數輩在館公悉驅出斬之選卒三千人會諸軍擊少誠許下少誠失勢以走河南無事公曰自吾舅歿五亂於汴者吾苗薅而髮櫛之幾盡（苗薅而髮櫛之[illegible]）然不一揃刈不足令震駭（[illegible]）命劉鍔以其卒三百人待命于門數之以數與於亂（[illegible]）自以爲功幷斬之以徇血流波道自是訖公之朝京師廿有一年莫敢有讙呶叫號于城郭者（[illegible]呶尼交切）李師古作言起事（作或作詐）屯兵于曹以嚇滑帥且告假道公使謂曰汝能越吾界而爲盜邪（盜上或無爲字）有以相待無爲空言滑師告急（師或作帥[illegible]亦當作帥告或作及）公使謂曰吾在此公無恐（無上或有安字）或告曰翦棘夷道兵且至矣請備之公曰兵來不除道也不爲應（爲下）（或有之字）師古詐窮變索遷延旋軍少誠以牛皮鞵材遺師古師古以鹽資少誠潛過公界覺

皆留輸之庫曰此於法不得以私相餽田弘正之開魏博（元和七年十月以田弘正爲魏博節度使）李師道使來告曰（元和元年閏六月東平帥李師古卒其弟師道代之）我代與田氏約相保援今弘正非其族（非其或作其非非是）又首變兩河事亦公之所惡我將與成德合軍討之敢告公謂其使曰我不知利害知奉詔行事耳若兵北過河我即東兵以取曹（兵以或作以兵非是）師道懼不敢動弘正以濟誅吳元濟也命公都統諸軍（元和十年九月以弘充淮西行營都統）曰無自行以遏北寇公請使子公武以兵萬三千人會討蔡下歸財與糧以濟諸軍卒擒蔡姦（三千淮西碑作二千）於是以公爲侍中而以公武爲鄜坊丹延節度使（元和十二年十一月錄平淮西功加弘檢校司徒兼侍中封許國公罷都統公武檢校左散騎常侍充節度使）師道之誅公以兵東下進圍考城克之遂進迫曹曹寇乞降鄆部既平公曰吾無事於此其朝京師天子曰大臣不可以暑行其秋之待公曰君爲仁臣爲恭可矣遂行既至獻馬三千匹絹五十萬匹（五十或作七千）他錦紈綺纈又三萬金銀器千而汴之庫廐錢以貫數者尚餘百萬絹亦合百餘萬匹馬七千糧三百萬斛兵械多至不可數初公有汴（初公下或有之字）承五亂之後掠賞之餘且斂且給恒無宿儲（無上或無恒字）至是公私充塞至於露積不垣冊拜司徒兼中書令（弘三上章堅辭戎務願留京師奉朝請八月守司徒兼中書令）進見上殿拜跪給扶贊元經體（元下或有老字非是）不治細微天子敬之元和十五年今天子即位公爲冢宰（元和十五年正月穆宗即位以弘攝冢宰）又除河中節度使（元和十五年六月以本官爲河中尹河中晉絳隰度觀察等使）徙鎮三年以疾乞歸復拜司徒中書令（長慶三年請罷戎鎮三表從之十月依前守司徒兼中書令）病不能朝以長慶二年十二月三日薨於永崇里第年五十八（年五十八或作年八十考新舊史定從今本）天子爲之罷朝三日（或無天子爲之四字）贈太尉賜布粟（或作布帛）（按舊史實賜米千石賜下或有之字）其葬物有司官給之京兆尹監護明年七月某日葬于萬年縣少陵原京城東南三十里楚國夫人翟氏祔子男二

人長曰肅元其官次曰公武其官肅元早死或作歿公之將薨公武暴病先卒公哀傷之月餘遂薨無子以公武子孫紹宗為主後汴之南則蔡北則鄆二寇患公居間為己不利卑身佞辭卑或作單求與公好薦女請昏使日月至既不可得則飛謀鉤謗以間染我公先事候情至既或作既至非是不可下或無得字鈎或作鈎染或作諜先事候情或作先得事情候或作後壞其機牙姦不得發王誅以成最功定次孰與高下公子公武與公一時俱授弓鉞處藩為將疆土相望公武以母憂去鎮公母弟充自金吾代將渭北元和十二年十一月以公武為渭北鄜坊節度使十四年十一月以母憂去官十五年正月以弘弟充代公武為渭北公以司徒中書令治蒲于時弟充自鄭滑節度平宣武之亂以司空居汴長慶二年七月汴州逐節度李愿立牙將李㝏為留後充以義成節度徙鎮宣武八月汴州監軍斬㝏降充入汴州詔加充檢校司空自唐以來莫與為比公之為治嚴不為煩止除害本不多教條與人必信吏得其職賦入無所漏失人安樂之在所以富公與人

有畛域畛或作軫非是不為戲狎人得一笑語重於金帛之賜其罪殺人不發聲色問法何如不自為輕重或無自為字非是故無敢犯者其銘曰在貞元世汴兵五猘居例切狂犬也將得其人衆乃一愒愒息也與憩同詩不尚愒焉○愒丘例切其人為誰韓姓許公磔其梟狼○磔陟格切養以雨風桑穀奮張厥壞大豐貞元元孫貞元皇帝之孫憲宗命正我宇公為臣宗處得地所河流兩壖壖江河邊地前漢坐侵廟壖為宮○壖而緣切盜連為羣雄唱雌和首尾一身公居其間為帝督姦察其嚬呻與其睨眴[illegible]邪視也○睨音詣眴音旬左顧失視右顧而跽巨几切蔡先鄆鉏三年而墟槁乾四呼終莫敢濡常山幽都常山成德軍幽都幽州也孰陪孰扶扶或作[illegible]天施不留其討不適許公預焉其賚何如賚或作賴悠悠四方既廣既長無有外事朝廷之治許公來朝車馬干戈相乎將乎威儀之多將則是矣相則三公釋師十萬歸居廟堂上之宅憂上謂穆宗公讓太宰養安蒲坂元和十五年六月出鎮河中萬邦

絕等有弟有子提兵守藩一時三侯人莫敢扳（春秋傳扳引而上之與攀同又音班）生莫與榮歿莫與令刻文此碑以鴻厥慶

柳子厚墓誌銘

（此誌作於袁州公之誌子厚詳矣其祭文推許尤厚劉夢得序子厚集曰子厚之喪昌黎韓退之誌其墓且以書來弔曰哀哉若人之不淑吾嘗評其文雄深雅健似司馬子長崔蔡不足多也安定皇甫湜於文章少推許亦以退之之言爲然）

子厚諱宗元七世祖慶爲拓跋魏侍中（拓或作拔[illegible]）封濟陰公（慶字[illegible]）曾伯祖奭爲唐宰相與褚遂良韓瑗俱得罪武后死高宗朝（[illegible]）皇考諱鎮以事母棄太常博士求爲縣令江南其後以不能媚權貴失御史（[illegible]）權貴人死乃復拜侍御史（[illegible]）號爲剛直所與游皆當世名人（[illegible]）子厚少精敏無不通達逮其父時雖少年已自成人能取進士第嶄然見頭角（○嶄士咸切又上減切）衆謂柳氏有子矣其後以博學宏詞授集賢殿正字（或作校書郎柳集可考或本非是此下有藍田尉三字○今按三字下文已見）俊傑廉悍（[illegible]）議論證據今古（古今或作今古）出入經史百子踔厲風發（○踔勅角切）率常屈其座人名聲大振一時皆慕與之交諸公要人爭欲令出我門下交口薦譽之貞元十九年由藍田尉拜監察御史順宗即位拜禮部員外郎遇用事者得罪例出爲刺史（或作貞元十九年拜監察御史王叔文[illegible]）未至又例貶州司馬（[illegible]）居閑益自刻苦務記覽爲詞章汎濫停蓄爲深博無涯涘而自肆於山水間（[illegible]）元和中嘗例召至京師又偕出爲刺史（[illegible]）而子厚得柳州（[illegible]）既至歎曰是豈不足爲政邪因其土俗爲設教禁州人順賴其俗以男女質錢約不時贖子

本相侔則沒爲奴婢子厚與設方計悉令贖歸其尤貧力不能者令書其傭足相當則使歸其質觀察使下其法於他州比一歲免而歸者且千人衡湘以南爲進士者皆以子厚爲師其經承子厚口講指畫爲文詞者悉有法度可觀東坡至廣州寄二子詩云莫學柳儀曹詩書教蠻獠事本於此其召至京師而復爲刺史也中山劉夢得禹錫亦在遣中當詣播州子厚泣曰播州非人所居而夢得親在堂吾不忍夢得之窮無辭以白其大人且萬無母子俱往理請於朝將拜疏願以柳易播雖重得罪死不恨遇有以夢得事白上者夢得於是改刺連州白上或作上白改下或無刺字嗚呼士窮乃見節義今夫平居里巷相慕悅酒食游戲相徵逐詡詡强笑語以相取下握手出肺肝相示指天日涕泣誓生死不相背負眞若可信一旦臨小利害僅如毛髮比反眼若不相識落陷穽不一引手救反擠之擠下或有而字又下石焉者皆是也此宜禽獸夷狄所不忍爲而其人自視以爲得計聞子厚之風亦可以少媿矣少上或無以字子厚前時少年勇於爲人不自貴重顧藉謂功業可立就故坐廢退既退又無相知有氣力得位者推挽故卒死於窮裔刃或作府材不爲世用道不行於時也道上或有而字使子厚在臺省時自持其身已能如司馬刺史時亦自不斥斥時有人力能舉之且必復用不窮時有或作而有能或作解或能下復出解字皆非是然子厚斥不久窮不極雖有出於人其文學辭章必不能自力以致必傳於後如今無今以或作以力或作以力如無疑也二字皆非是雖使子厚得所願爲將相於一時以彼易此孰得孰失必有能辨之者子厚以元和十四年十一月八日卒年四十七以十五年七月十日歸葬萬年先人墓側十一月八日或作十月五日七月上或有秋字或無十日字子厚有子男二人長曰周六始四歲季曰周七子厚卒乃生咸通四年右丞蕭倣知舉試兼光賦澄心如水詩中第者二十五人柳告第三人韓綰第八人告即子厚之子字用益綰即退之之孫女子

二人皆幼其得歸葬也費皆出觀察使河東裴君行立(費或作貲)行立有節槩立然諾(下立字或作亟)與子厚結交子厚亦為之盡竟賴其力葬子厚於萬年之墓者舅弟盧遵遵涿人(涿或作可或作為)性謹順學問不厭自子厚之斥遵從而家焉(或無焉字)逮其死不去既往葬子厚又將經紀其家庶幾有始終者銘曰

是惟子厚之室既固既安以利其嗣人(下既字或作且)

唐故昭武校尉守左金吾衛將軍李公墓誌銘(李道古曹成王皋之子公嘗銘曹成王碑新史附皐傳後而載析貴事少加詳焉)

公諱道古字某曹成王子(成王三子象古道古復古)其先王明以太宗子王曹絕輒復封五世而至成王成王諱皐(王諱上或無成字非是)有功建中貞元閒以多才能能行賞誅為名至今追數當時內外文武大臣成王必在其閒(或無成王字○數所矩切)公以進士舉及第(貞元五年登第)獻文與三十卷拜校書郎集賢學士四遷至宗正丞憲宗即位選擢宗室遷尚書司門員外郎以選為利隨唐睦州刺史遷少宗正元和九年以御史中丞持節鎮黔中(貞元八年十月自宗正少卿出為黔中觀察使)十一年來朝遷鎮鄂州(貞元十一年鄂岳觀察使柳公綽為飛譖上聞會道古自黔中來朝以為鄂岳沔蘄安黃團練觀察使代公綽)以鄂岳道兵會平淮西以功加御史大夫十三年徵拜宗正轉左金吾上即位以先朝時嘗信妄人柳泌能燒水銀為不死藥薦之(泌或作貞社云新當史李公墓志石本皆作泌)泌以故起閣閣坻為刺史不效貶循州司馬其年九月三日(月下或有十字)以疾卒于貶所年五十三長慶元年詔曰左降而死者還其官以葬遂以其年某月日葬于東都某縣(其年或作明年月上無某字)公三娶元配韋氏諱偩偩生子紘(偩或作循　丑)紘為進士學(學或作舉)女貞嫁崔氏夫人隋雍州牧鄖公(音云○郎)叔裕五世孫(叔裕字孝寬京兆杜陵人周大象二年十一月卒贈雍州牧)父士佺(且緣切)蓬山令次配崔氏諱蒳(白芷其葉謂之蒳蒳乙角切又音約)○生緯紹

綰女會嫁鄭氏季毗夫人父昭嘗爲京兆尹大曆三年五月昭自左散騎常侍爲尹令夫人韋氏無子父光憲光祿卿其葬用古今禮以元配韋氏夫人祔而葬次配崔氏夫人於其域異墓或無川古今禮至而葬十四字非是公宗室子生而貴富或無生字非是能學問以中科取名善自傾下以交豪傑身死貴宅以葬銘曰

太支於今其尚有封太或作本非是太太宗也尚或作上謂當公弟兄或作兄弟未續又亡其遷于南年及始衰詿黜不復詿或作雖而以喪歸海豐彌彌萬里于幾載其始終以哀表之

唐故朝散大夫尚書庫部郎中鄭君墓誌銘公在江陵與鄭群同官詩有鄭群贈簟即其人至是銘之

君諱羣君或作公字弘之世爲滎陽人其祖於元魏時有假封襄城公者鄭偉字子直西魏大統中封襄城郡公子孫因稱以自別此下或有君其後也四字○今按下文有君其季也此有則不應重出曾祖匡時晉州霍邑令祖千壽彭州九隴丞父迪鄂州唐年令娶河南獨孤氏女生二子君其季也以進士選以上或有君字吏部考功所試判爲上等授正字自鄠縣尉拜監察御史佐鄂岳使鄠縣屬京兆府裴均之爲江陵貞元十九年五月均自荆南行軍司馬爲本軍節度使均字君齊河東聞喜人以殿中侍御史佐其軍均之徵也之徵或作戶徵非是元和三年四月召均爲尚書左僕射遷虞部員外郎均鎮襄陽九月加均同平章事爲山南東道節度使復以君爲襄府左司馬刑部員外郎副其支度使事均卒李夷簡代之元和六年四月以夷簡代均鎮襄陽五月均卒因以故職留君歲餘拜復州刺史遷祠部郎中遷上或有方字非是會衢州無刺史方選人君願行或無會字或無方字君願行作行願者宰相卽以君應詔治衢五年復入爲庫部郎中行及楊州遇疾居月餘或無居字以長慶元年八月二十四日卒春秋六十卽以其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從葬於鄭州廣武原先人之墓次君天性和樂居家事人與待交遊初持一心未嘗變節有所緩急曲直薄厚踈數也○數音朔不

爲翕翕熱亦不爲崖岸斬絕之行熱或作然斬或作漸俸禄入門與其所過逢吹笙彈箏飲酒舞歌詼調醉呼連日夜不厭費盡不復顧問或無此上六字或分挈以去一無所愛惜不爲後日毫髮計留也遇其空無時客至清坐相看或竟日不能設食看或作對看下或無或字客主各自引退亦不爲辭謝與之遊者自少及老未嘗見其言色有若憂歎者豈列禦寇莊周等所謂近於道者邪其治官守身又極謹慎不挂於過差去官而人民思之身死而親故無所怨議哭之皆哀又可尚也初娶吏部侍郎京兆韋肇女肇京北人大曆中爲中書舍人別上疏言得失爲元載所惡左遷京兆少尹載誅召爲吏部侍郎卒生二女一男長女嫁京兆韋詞次嫁蘭陵蕭儹詞或作嗣宗儹或作讚後娶河南少尹趙郡李則女生一女二男其餘男二人女四人四或作一皆幼嗣子退思韋氏生也銘曰

再鳴以文進塗闢再鳴謂進士及書判拔萃也佐三府治藹厭蹟三府謂鄂岳江陵襄府郎官郡守愈著白官或作中

洞然渾樸絕瑕謫樸或作璞甲子一終反玄宅

唐故朝散大夫越州刺史薛公墓誌銘薛戎元稹爲神道碑而公誌其墓公嘗爲河南與薛爲代故誌之及

公諱戎字元夫河中寶鼎人其上祖懿爲晉安西將軍實始居河東公之四世祖嗣汾陰公諱德儒汾陰河中縣也後名寶鼎爲隋襄城郡書佐以卒隋上或無爲字襄城有子二人皆貴二人寶積寶常其後皆蕃以大而其季尤盛官至邠州刺史邠州諱寶徹有子九人績純絢綰綸紘緒縡綵皆有名位其最季諱繼爲河南令以卒繼或作[illegible]世系表作繼河南有子四人其長諱同卒官湖州長史贈刑部尚書尚書娶吳郡陸景融女有子五人人丹戎放明皆有名蹟其達者四人人溫州刺史丹虔州刺史戎浙東觀察使放江西觀察使公於倫次爲中子仁孝慈愛忠厚而好學不應衡舉沈浮閭巷間不以事自累爲貴戎少有學術不求聞達居於毗陵之陽羨山年四十餘不易其操常州刺史李衡遷江西觀察使曰使下或有曰字無曰字州客至

多莫賢元夫吾得與之俱足矣即署公府中職公不辭讓（李衡為常州刺史能以禮下或貞元八年二月衡自湖南移鎮江西辟為從事使者三返乃應）年四十餘始脫褐衣為吏衡遷給事中齊映自桂州以故相代衡為江西公因留佐映治（貞元八年六月以桂管觀察使故相齊映代衡以鎮江西召衡為給事中映表或留之桂或作睦考傳當作桂治或作始屬下文非是）映卒（貞元十一年七月職辛亥復歸陽羨）湖南使李巽福建使柳冕交表奏公自佐詔以公與冕（貞元十一年三月以柳冕為福建觀察使表或為判官）在冕府累遷殿中侍御史冕使公攝泉州冕文書所條下有不可者公輒正之冕惡其異於己懷之未發也謁馬摠以鄭滑府佐忤中貴人貶為泉州別駕冕意欲除摠附上意為事使公按置其罪公歎曰公乃以是待我我始不願仕者正為此耳不許冕遂大怒囚公於浮圖寺而致摠獄事聞遠近值冕亦病且死不得已俱釋之冕死後使至奏公自副（冕卒閻濟美代冕使福建奏冕為團練副使）又副使事於浙東府（濟美使浙東或又副之）轉侍御史元和四年徵拜尚書刑部員外郎（給事中穆質有直氣愛或稱於朝因拜刑部員外郎）遷河南令歷衢湖常三州刺史所至以廉貞寬大為稱朝廷嘉之某年拜越州刺史兼御史中丞浙東觀察使（某年或作元和十二年正月二十二日方上衢已云元和四年此不當復出年號它銘亦無書某授月日者或本非是史下方無兼字）至則悉除去煩弊儉出薄入以致和富部刺史得自為治無所牽制四境之內竟歲無一事公篤於恩義盡用其祿以周親舊之急有餘頒施之內外親無疏遠皆家歸之疾病去官長慶元年九月庚申至於蘇州以卒春秋七十五（卒上或有病字）奏至（或無此二字）天子為之罷朝贈左散騎常侍使臨弔祭之士大夫多相弔者（大夫或作人）以其年十一月庚申葬于河南偃師先人之兆次以韋氏夫人祔（祔或作明）公凡再娶先夫人京兆韋氏後夫人趙郡李氏皆先卒子男二人曰沂（或作浙世系表作沂）曰洽長生九歲而幼七歲矣女四人皆已嫁愈既與公諸昆弟善又嘗代公令河南（公嘗令河南與薛為代）公之

葬也故公第集賢殿學士尚書刑部侍郎放屬余以銘(故字疑當在上文公之字上刑或作兵)其文曰

薛氏近世莫盛公門公倫五人咸有顯聞公之初志不以事累(或作不累以事)僶俛以隨亦貴於位無怨無惡中以自寶(或作中人以自此文四句一韻古音寶與壽叶寶或作貴或作實)不能百年曷足謂壽公宜有後有二稚子其祐成之公食廟祀

昌黎先生集卷第三十二

世綵廖氏刻梓家塾

昌黎先生集卷第三十三

碑誌

楚國夫人墓誌銘(夫人許國公韓弘妻也夫人之葬以長慶二年三月時公武尚執喪不變許國以是年十二月薨則公武已死矣許國之誌詳焉)

楚國夫人姓翟氏故檢校御史大夫宋州刺史良佐之女今司徒兼中書令許國公之妻(或無今字)前鄜坊節度使散騎常侍兼御史大夫公武之母(坊或作州非是○鄜音孚)夫人在家以孝友聰明為父母所偏愛選所宜歸以適韓氏韓氏族大且貴又太尉劉公甥(劉玄佐之甥又或作父非是公下或有之字)內外尊顯夫人入門上下莫不贊賀(或作賢)事皇姑齊國太夫人(太夫人弘母劉氏也玄佐之妹)肅恭誠至奉養不怠皇姑以夫人能盡婦道稱之六親(能上或有為字)其事夫義以順其教子愛以公司徒公曰我之能守貴富不危溢者楚國有助焉耳大夫領梁偏師卒就蔡功受節居藩為邦家令人父母之教然也夫人以元和十

四年十一月一日薨于鄭之公府春秋若干大夫委節去位奉喪以居東都詔起之（起上或有再字）辭以羸毀不任卽命又加喻勉固不變（固下或有守字）天子嗟歎之長慶二年三月某日葬夫人于洛陽北山夫人生二子長曰肅元爲太子司議郎以卒贈尚書主客郎中其次大夫公武也銘曰

瞿氏之先蓋出宗周（元和姓纂云瞿黃帝之後代居瞿地後爲晉所滅）璜顯於魏（瞿璜佐魏文侯）以佐文侯高陵相漢（漢成帝時瞿方進封高陵侯）義以家酬（瞿義也）遷于南陽始自郎苗逮魏晉宋代不絕史以至夫人太守之子司徒之妻大夫之母公居河東（公或作父非是）子在鄭時（史記秦文公夢黃蛇自天下屬地其口止於鄜衍於是作鄜畤祭白帝今之鄜州蓋取名於此）爲王屏翰有壤千里公曰姑止以承我祀子曰母兮莫我撫已（莫我或作莫附）文駟雕軒往來有煒莫尊於母莫榮於妻從古迄今孰盛與夷用昭厥裔篆此銘詩

唐故國子司業竇公墓誌銘

（公昔有送竇平從事序謂其族人殿中侍御史牟合東都之交遊能文者賦詩以贈之公此司業公也序稱殿中侍御史而此誌不載若可疑焉考誌載其兩佐東都留守則序所謂合東都之交遊郎司業明矣）

國子司業竇公諱牟字某（京兆金城人或作字貽周）六代祖敬遠嘗封西河公大父同昌司馬比四代仍襲爵名（代或作世）同昌諱侚生皇考諱叔向官至左拾遺溧水令贈工部尚書尚書於大曆初名能爲詩文及公爲文亦最長於詩孝謹厚重舉進士登第（孝謹厚重又作孝愛謹厚貞元二年進士）佐六府五公八遷至檢校虞部郎中（或無部字）虞元和五年眞拜尚書虞部郎中轉洛陽令都官郎中澤州刺史以至司業年七十四（年生於天寶八年）長慶二年二月丙寅以疾卒其年八月某日葬河南偃師先公尚書之兆次初公善事繼母家居未出學問於江東尚幼也名聲詞章行于京師人遲其至一。（遲音稺義見卷岐山下詩）及公就進士且試其輩皆曰莫先竇生于時公舅袁

高爲給事中高字公顏滄州東光人貞元初爲給事中方有重名
愛且賢公然實未甞以干有司甞下或有字公一
舉成名而東遇其黨必曰非我之才維吾舅
之私其佐昭義軍也遇其將死貞元二十年六月昭義軍
節度使李長榮卒公權代領以定其危後將盧從史
貞元二十年八月以昭義兵馬使盧從史爲節度使重公不遣奏進官
職公視從史益驕不遜僞疾經年轝歸東都
轝舁車也呂氏春秋下轝命封夏后之後於杞前漢皇后轝駕○轝音預從史卒
敗死元和五年六月從史爲其都知兵馬使烏重胤所縛送京師貶驩州司馬卒
公不以覺微避去爲賢告人公始佐崔大夫
縱留守東都貞元二年九月以吏部侍郎崔縱爲東都留守奏公爲府巡官
後佐留守司徒餘慶元和五年六月以河南尹鄭餘慶爲東都留守
奏公爲府判官歷六府五公公初爲東都留守巡官歷河陽昭義從事再爲
留守判官文武細麤不同自始及終於公無所悔
望有彼此言者或無者字六府從事幾且百人有
愿姦易險賢不肖不同公一接以和與信卒
莫與公有怨嫌者其爲郎官令守令守疑當作守令謂
守法令也慎法寬惠不刻教誨於國學也嚴以有

禮扶善遏過遏過或作蓋過或作惡漢路溫舒傳遏過者謂之妖言益明
上下之分或無益字以躬先之恂恂愷悌得師之
道公一兄三弟常羣庠鞏常進士常字中行大曆十四
年進士水部員外郎朗夔江撫四州刺史羣以
處士徵羣字丹列以處士隱居毗陵貞元十六年十月吏部侍郎韋夏卿爲京兆
尹薦羣徵拜左拾遺自吏部郎中拜御史中丞元和二年正月
以武元衡同平章事羣代己爲御史中丞出帥黔容以卒元和三年
十月以黔中觀察使八年四月遷容管經略使九年召還至鄂州卒庠三佐大
府庠字胄卿貞元二十一年以韓皋出鎮武昌奏庠爲推官元和三年二月皋移鎮
浙西以庠爲副使又爲宣歙副使自奉先令爲登州刺史鞏
亦進士鞏字友封元和二年登第以御史佐淄青府元和十四
年三月以薛平爲平盧淄青節度使表鞏爲副皆有材名公子三人
長曰周餘好善學文或作好學善文或作好古善文能謹謹
致孝述父之志曲而不黷次曰某下或有少字曰
某皆以進士貢女子三人愈少公十九歲公大
曆三年生至是年五十五故云少公十九歲少或作以非以童子得見於
今四十年始以師視公而終以兄事焉公待
我一以朋友不以幼壯先後致異公可謂篤

厚文行君子矣其銘曰

后緡竇逃閔腹子夏以再家竇爲氏昔有過澆滅夏后相后緡方娠逃歸自竇生少康少康二子曰杼曰龍龍居有仍遂爲竇氏聖愕旋河犢引比史記云孔子不得用於衛將西見趙簡子至于河聞竇鳴犢舜華之死臨河而歎曰美哉水洋洋洋乎丘之不濟此命也夫相嬰撥漢納孔軌撥或作發竇太后從兄子嬰相武帝武帝太后好黃老而嬰隆推儒術貶道家言此云撥漢納孔軌蓋謂撥漢家黃老之習而納之孔子之道後去觀津而家平陵而或作西○觀音貫遙遙厥緒夫子是承何昌寓爲吏部有姓閔者求官自曰子騫後昌寓笑曰遙遙華胄遙遙字出此我敬其人我懷其德作詩孔哀質于幽刻

唐正議大夫尚書左丞孔公墓誌銘

孔戣新舊史皆有傳

孔子之後三十八世有孫曰戣字君嚴孔子後三十五世曰務本務本子如珪如珪子岑父岑父五子戴戡戣戢戳事唐爲尚書左丞長慶二年以戣爲尚書左丞年七十三三上書去官上上或無三字天子以爲禮部尚書祿之終身而不敢煩以政長慶三年戣累表請老詔以禮部尚書致仕優詔襃美如漢徵士故事吏部侍郎韓愈常賢其能或無韓字謂曰公尚壯上三留奚去之果留下或有公字曰吾敢要君吾年至一宜去吾爲左丞不能進退郎官唯相之爲二宜去方从杭本無室字云洪引龔勝郛漢但乞骸骨答詔古者有司年至則致事今大夫年至矣以致仕以然○今按洪所引漢書文理甚明方以欲從以抗本之故遂以爲未以然而不取然不可曉今正之一本乙以君吾二字然語尤健但如此則君下報一吾字不敢輒備耳郎官咸作郎中愈又曰古之老於鄉者將自佚非自苦閭井田宅具在親戚之不仕與傜而歸者不在東阡在北陌可杖屨來往也今異於是公誰與居且公雖貴而無留資何恃而歸曰吾負二宜去尚奚顧子言愈面歎曰公於是乎賢遠於人於是或作是於○於音烏或無賢字皆非是明日奏疏曰臣與孔戣同在南省數與相見相上或有孔戣字○今按上下文孔戣字多此不宜有○數字刪戣爲人守節清苦論議正平平或作平正或作正直年纔七十筋力耳目未覺衰老憂國忘家用意至到如戣輩在朝不過三數人陛下不宜苟順其求不留自助也不報明年長慶四年正月己未公年七十四告薨於家贈兵部尚書公始

以進士建中元年戢第進士佐三府官至殿中侍御史
元和元年以大理正徵累遷江州刺史諫議
大夫事有害於正者無所不言加皇太子侍
讀改給事中言京兆尹阿縱罪人詔奪京兆
尹三月之俸三上或無尹字戢爲給事中江西觀察使李少和坐贓獄實不
丁博陵崔易簡報從父兄糾狀具京兆尹方右二湖其情錢伸悅論王賊少和殺易簡奪
尹三月俸權知尚書右丞明年拜右丞或作拜方丞或兩皆
作左戢元和中未有爲左丞蓋權知右丞事諭年而王除右丞長慶二年遷自廣州乃爲
左丞耳新舊史錢傳皆誤南海碑石本可攷也而山谷本於爲向書左丞之上以蜀本增
一復字蓋於元和兩次除授皆已誤作左丞故又誤謂長慶爲再除也陳齊之又去拜右
丞三字皆非改華州刺史明州歲貢海蟲淡菜蛤
蚶可食之屬自海抵京師道路水陸遞夫積
功歲爲四十三萬六千人奏疏罷之改華州刺史或
在選貢海物之丁華州乃輸貢之途此跡事爲遠夫而言也祈史介可攻或無可食二字
下邽令笞外按小兒外按或作按外○今按齊舍要辱藏冬以寓大
出近畿習狩謂之外按使從徒數百持思怠橫郡邑頗擾元和九年裴寰爲丁邽令疾其
擾人侄據文供饋使者歸乃譖寰有慢言上大怒宰相武元衡中丞裴度懇救甚切卽此
事也小兒事見順宗實錄繫御史獄公上疏理之詔釋下

邽令而以華州刺史爲大理卿○邽音圭十二年
自國子祭酒拜御史大夫嶺南節度等使元和
十二年七月嶺南節度使崔詠卒帝謂裴度曰嘗論罷蚶菜者誰歟今安在是可爲朕求
之度以戢對爽戊以戢爲節度使約以取足境內諸州負錢
至二百萬悉放不收蕃舶之至泊步有下碇
之稅步水岸度處碇錘舟石與矴同○碇丁定切始至有閱貨之
燕犀珠璣落賄及僕隸公皆罷之賄或作財絕海
之商有死于吾地者官藏其貨滿三月無妻
子之請者盡沒有之沒下或無有字公曰海道以年
計往復何月之拘苟有驗者悉推與之無筭
遠近厚守宰俸而嚴其法嶺南以口爲貨其
荒阻處父子相縛爲奴公一禁之細或作傳或無公一
禁之四字有隨公吏吏上或有之字得無名兒蓄不言官
有訟者公召殺之山谷諸黃世自聚爲豪觀
史厚薄緩急觀下或有察字非是自貞元中黃洞諸蠻叛久不平或叛
或從容桂二管容管經略使楊旻桂管觀察使裴行立利其虜
掠請合兵討之冀一有功有所指取當是時
天子以武定淮西河南北武定或作定武非是用事者

以破諸黃爲類向意助之（類或作顯非是）公屢言遠
人急之則惜性命相屯聚爲寇緩之則自相
怨恨而散此禽獸耳（恨下或有爲字無而散字或爲字狂散字下此）
（上或有況字或無耳字）但可自計利害不足與論是非
天子入先言遂歛兵江西岳鄂湖南嶺南會
容桂之吏以討之被霧露毒相枕藉死百無
一還安南乘勢殺都護李象古（元和十四年十月安南軍
亂殺都護李象古）桂將裴行立容將楊旻皆無功數
月自死（月或作日非是）嶺南嚚然祠部歲下廣州祭
南海廟廟入海口爲州者皆憚之不自奉事
常稱疾命從事自代唯公歲常自行（常自或作自常
非是事見本集南海神廟碑云）官吏刻石爲詩美之（詩或作詞）十
五年遷尚書吏部侍郎公之北歸不載南物
奴婢之籍不增一人長慶元年改右散騎常
侍二年而爲尚書左丞曾祖諱務本滄州東
光令祖諱如珪海州司戶參軍贈尚書工部
郎中皇考諱岑父秘書省著作佐郎贈尚書
左僕射公夫人京兆韋氏父种大理評事有
四子長曰溫質四門博士遵孺遵憲溫裕（下溫
或作遵方云作溫與傳合蓋晚年皆以溫世系表云四子皆以溫非也○今按上文長子
已名溫質則非晚年以溫也豈以嫡庶爲異耶然非要切不必強解）皆明經女
子長嫁中書舍人平陽路隋其季者幼公之
比第五人戴戡戢戩（音翦）公於次爲第二公之
薨戢自湖南入爲少府監（長慶元年正月戢自湖南觀察又爲少府監）
其年八月甲申戢與公子葬公于河南
河陰廣武原（河陰縣名屬河南）先公僕射墓之左銘
曰
孔世卅八（卅或作三十此銘皆以四言爲句作三十者非○今按卅字當作
卅蘇合切）吾見其孫白而長身（白或作自非是）寡笑與言
其尚類也（也或作耶）莫與之倫德則多有請考于
文

故江南西道觀察使贈左散騎常侍
太原王公墓誌銘（或有中大夫洪州刺史兼御史
中丞十二字○王弘中寄爲連州司戶公爲連之陽山令寄爲
作宴喜亭記後爲江南西道觀察使公時刺袁州又爲作滕王
閣記至是銘其墓又爲神道碑然則公於弘中可謂厚矣邵氏）

閒見錄曰孔子作經使後世讀易者如無春秋讀書者如無詩其法罔不知也獨韓退之作王仲舒碑又作誌蘇子瞻作司馬君實行狀又作碑其事同其詞各異庶幾知之矣碑見二十一卷

公諱仲舒字弘中并州人少孤奉其母居江南游學有名貞元十年以賢良方正拜左拾遺改右補闕禮部考功吏部三員外郎貶連州司戶參軍改夔州司馬佐江陵使改祠部員外郎復除吏部員外郎或無復字吏部員外下或無郎字遷職方郎中知制誥出爲峽州刺史峽州[illegible]已見[illegible]遷廬州未至丁母憂服闋改婺州蘇州刺史蘇或作歙改或作除徵拜中書舍人既至謂人曰吾老不樂與少年治文書樂或作宜文書下或有事字得一道有地六七郡爲之三年貧可富亂可治身安功立無愧於國家可也日日語人丞相聞問語驗即除江南西道觀察使兼御史中丞至則奏罷榷酒錢九千萬以其利與民千或作十與民或作丐貧民方云諸本以後語誤入釀戶非盡貧民○今按丐貧民一語下文已有不應再出

方本是也但其說非是除酒榷並與民共之使得自釀非直以錢九千萬與釀戶也又罷軍吏官債五千萬悉焚簿文書或無文字又出庫錢二千萬以丐貧民遭旱不能供稅者禁浮屠及老子爲僧道士禁或作學非是但學下○今按作文有字浮屠老子字此不應重出且其文理亦不明疑此自浮至此爲六字亦是衍文去之則文理通暢矣但無本證不敢刪耳不得於吾界內因山野立浮屠老子象界下或無內字山或作出立或作去皆非是以其誑丐漁利奪編人之產其字疑衍編或作甿今按以民爲人蓋避諱○當作民乃是本人利害與人吏約故此在官四年數其蓄積錢餘於庫米餘於廩朝廷選公卿於外將徵以爲左丞或無以字吏部已用薛尚書代之矣長慶二年十一月以尚書左丞薛放代仲舒鎮江西長慶三年十一月十七日未命而薨年六十二天子爲之罷朝贈左散騎常侍遠近相弔以四年二月某日葬于河南某縣先塋之側公之爲拾遺朝退天子謂宰相曰第幾人非王某耶是時公方與陽城更疏論裴延齡詐妄士大夫重之爲考功吏部郎也下莫敢有欺犯之者非其人雖與

同列未嘗比數收拾故遺讒而貶在制誥或在
作及二字知盡力直友人之屈友人蓋楊憑憑尹京兆曰御史中丞
李夷簡劾憑江西姦贓貶臨賀尉云屈一作冤不以權臣為意又被
讒而出元和初婺州大旱人餓死戶口亡十
七八或無八字公居五年宇富如初按劾羣吏奏
其贓罪州部清整加賜金紫其在蘇州治稱
第一公所至輒先求人利害廢置所宜
李云古本無利字抽出碑本字○今按下文云廢置所宜則上句有利字
利字不足皆閉閣草奏又具為科條與人
吏約事備或作備文粹按文粹
一旦張下民無不抃叫喜悅或初若小煩苟
歲皆稱其便公所為文章無世俗氣其所樹
立殆不可學曾祖諱玄暕比部員外郎或無諱字
下同祖諱景肅丹陽太守考諱政或作其襄鄧等
州防禦使鄂州採訪使贈工部尚書工或作吏公
先妣渤海李氏贈渤海郡太君或無大字公娶其
舅女有子男七人初哲貞弘泰復洄初進士
及第哲文學俱善其餘幼也長女壻劉仁師

高陵令次女壻李行脩尚書刑部員外郎脩或
作循或無郎字銘曰
氣銳而堅又剛以嚴哲人之常又或作文哲或作喆非
見愛人盡己不倦以止乃吏之方與其友處
順若婦女何德之光墓之有石我最其迹萬
世之藏有或作其最或作撮云集作撮文或作介今按方作非
也史以功臣傳末編其功它最字起之
殿中少監馬君墓誌銘或作有字
君諱繼祖有繼二字始養之傳
司徒贈太師北平莊武王之孫馬北平王也少府
監贈太子少傅諱暢之子繼盧氏二生子暢長子
次繼祖生四歲以門功拜太子舍人積三十四
年五轉而至殿中少監年三十七以卒有男
八人女二人始余初冠應進士貢在京師一貢
作舉窮不自存不下或有能字以故人稚弟拜北平王
於馬前貞元三年平涼之盟馬燧預議韓弇時以殿中侍御史為判官死焉其年
罷岳燧奉朝請京師弇公之兄也王問而憐之因得見於安
邑里第王軫其寒飢賜食與衣食上方無賜字今按無

賜字郎不成文方說非是食衣亟讀如字召二子使爲之主其季遇我特厚少府監贈太子少傅者也姆抱幼子立側儀禮姆纚笄宵衣在其右注姆婦人年五十無子出而不復嫁能以婦道教人者若今時乳母矣○姆莫補切又莫豆切眉眼如畫髮漆黑肌肉玉雪可念殿中君也方云畫胡麥切左思嬌女詩眉目粲如畫○今按畫當音胡卦切左詩叶韻故不發下或有如字非是念或作婥姁詩記云王丞相於肯蹤臺中物有兩三見騎羊皆端正可念黃曾直亦當用玉雪可念語當是時見王於北亭猶高山深林鉅谷或無鉅谷二字龍虎變化不測傑魁人也退見少傅翠竹碧梧碧或作著鸞鵠停峙能守其業者也紫或作恭非是幼子娟好靜秀瑤環瑜珥蘭茁其牙○茁鄒滑切又側劣切稱其家兒也後四五年吾成進士公貞元八年登第去而東游哭北平王於客舍十一年五月公東歸河陽八月燧卒後十五六年吾爲尚書都官郎分司東都而分府少傅卒哭之分府此見當時分司官之稱號或無此二字非是元和五年卒自貞元十一年至是凡十六年又十餘年至今哭少監焉長慶初繼祖卒嗚呼吾未耄老自始至今未四十年而哭其祖子孫三世于人世何如也句未六字疑衍人欲久不死而觀居此世者何也李本云是以道之居字○今按此篇末兩三句不可曉疑而字當作亦而何下當有如字蓋誤寫著上文也然無別本可證姑闕以俟知者

昌黎先生集卷第三十三

世綵廖氏刻梓家塾

昌黎先生集卷第三十四

碑誌

南陽樊紹述墓誌銘歐陽文忠公云退之與樊紹述作銘便似樊文誠不虛語據宗師元和九年尚爲前太子舍人未使南方也見公與鄭相公書元和十二年四在京師未出刺絳州也見于郊詩及墓狀自絳還朝當在長慶初年序不載其卒之年月或法不必載耶

樊紹述既卒且葬紹述河中人愈將銘之從其家
求書得書號魁紀公者三十卷曰樊子者又
三十卷春秋集傳十五卷表牋狀策書序傳
記紀誌說論今文讚銘凡二百九十一篇誌上或無紀字
道路所遇及器物門里雜銘二百二十
賦十詩七百一十九一十或作又十今以藝又志銘之皆有其目編銘賦詩云焉所謂表牋狀箋等文凡二百九十一篇曰樊宗師集二百九十一卷數同而以卷爲篇疑誌之字誤也
曰多矣哉古未嘗有也然而必
出於己不襲蹈前人一言一句又何其難也國史補云元和之後文筆則學奇於韓愈學澁於樊宗師退之作樊墓誌稱其爲文不剽襲觀絳守居園池記誠然亦大奇澁矣本朝王晟劉忱皆爲之注解如蛩翻碧澀鬼眼傾耳等語皆前人所未道也歐陽公跋絳守居園池記云元和文章之盛極矣其奇怪至於如此又詩曰嘗聞紹述絳守居偶來登覽周四隅異哉樊子怪可呼心欲獨去無古初窮荒探幽入無有一語詰曲百盤紆孰云已出不剽襲句斷欲學盤庚書云云
必出
入仁義其富若生蓄萬物必具海含地負放
恣橫從子容切無所統紀然而不煩於繩削而
自合也嗚呼紹述於斯術其可謂至於斯極
者矣生而其家貴富長而不有其藏一錢長而或作而長
妻子告不足顧且笑曰我道蓋是也蓋下疑有如字
皆應曰然無不意滿嘗以金部郎中告
哀南方或無嘗字元和十五年正月憲宗崩宗師以金部郎中告哀南方還
言某師不治罷之以此出爲綿州刺史師或作帥
方無出字以下文文出觀之宜有一年徵拜左司郎中又出
刺絳州或無刺字綿絳之人至今皆曰於我有德
以爲諫議大夫命且下遂病以辛年若干病以
或作以病紹述諱宗師父諱澤嘗帥襄陽江陵官
至右僕射贈某官興元元年正月樊澤爲山南東道節度使貞元二年閏五月徙鎮荊南八年二月自荊南復爲山南東道節度使十二年加檢校右僕射十四年九月卒子緱贈司空
祖某官諱泳泳試大理評事累贈兵部尚書
自

祖及紹述三世皆以軍謀堪將帥策上第以
進（開元中沵舉草澤科建中元年澤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科元和三年四月宗師舉）
軍謀宏遠堪任將帥科紹述無所不學於辭於聲天得
也（得丁或有地字或有地出字皆非是）在衆若無能者嘗與觀
樂問曰何如曰後當然已而果然（後上或有某字非是）
銘曰
惟古於詞必己出降而不能乃剽賊（或作脫）後
皆指前公相襲從漢迄今用一律寥寥久哉
莫覺屬（覺或作學非是）神徂聖伏道絕塞既極乃通
發紹述文從字順各識職有欲求之此其躅

中大夫陝府左司馬李公墓誌銘（七邦）

（子漢其一也郎公之婿新舊史有傳可考故誌云漢韓氏婿也故子爲銘）

公諱郱（薄經切）字某雍王繪之後（繪或作會新舊史作繪太
祖景皇帝之第五子也爲隋夏州總管○雍於衆切）王孫道明唐初以
屬封淮陽王又追王其祖父（追王之王字音旺）曰雍
王長平王（下或有長平生淮陽五字繪子贊贊子道玄武德元年六月封道玄
淮陽王追封繪雍贊爲河南王）曰淮陽生景融（生一作王）景融親

益踈不王生務該務該生思一思一生岌（魚及
切）比四世官不過縣令州佐然益讀書爲行
爲士大夫家岌爲蜀州晉原尉（原或作袁）生公未
晬以卒（子生一歲曰晬說文周年也）無家母抱置之姑氏
以去姑憐而食之（○食音嗣）至五六歲自問知本
末因不復與羣兒戲常默默獨處曰吾獨無
父母不力學問自立不名爲人年十四五能
闇記論語尚書毛詩左氏文選凡百餘萬言
凜然殊異姑氏子弟莫敢爲敵渡傳之閒諸
父（敵或作嫡非是之閒或作閒之）諸父泣曰吾兄尚有子耶
迎歸而坐問之應對橫從無難（○從子容切）諸父
悲喜顧語羣子弟曰吾爲汝得師（語或作謂或無曰字無吾
字）於是縱學無不觀以朝邑員外尉選曾
公眞卿第其所試文上等（文下或有爲字試書判拔萃爲上等）
擢爲同官正尉曰文如李尉乃可望此其後
比以書判拔萃（或無比字）選爲萬年尉爲華州錄
事參軍爭事於刺史去官爲陸渾令河南尹
鄭餘慶薦之朝（元和十年十月鄭餘慶爲河南尹）拜南鄭令

尹家奴以書抵縣請事公走府出其書投之
尹前尹慚其廷中人曰令辱我令辱我（漢張[illegible]傳李良素貴起慚其從官又表盈罷擇其吏公此文與劉昌裔詐皆用此或無頗出令佇我三字）
且曰令退逡巡之拾掇三年無所得（或無所字）
拜宗正丞宰相以文理白為資州刺史公喜
曰吾將有為也讒宰相者言之上曰（或無者字非是）
是與其故故得用改拜陝府左司馬（陝虢節度使衛中行辟佐其府）
公又喜曰是官無所職吾其不以吏
事受責死矣長慶元年正月丙辰以疾卒春
秋七十三（或無正月字[illegible]）
（歲丙辰非歲名則為日名[illegible]知日辰所直而不以書年之月字不可曉也）
公內外行宇潔白奮厲用成有家士大夫
談之夫人博陵崔氏朝邑令父之之女其曾
伯父玄暐有功中宗時（[illegible]）
（事神龍元年率羽林兵誅張易之昌宗迎太子監國是為中宗）
夫人高明邁
子婦有節法進見侍側肅如也七男三女邠
為澄城主簿其嫡激鄜城令（[illegible]）
放芮城
尉漢監察御史（漢字南紀元和七年進士時為監察御史終於宗正少卿）

渥洸潘皆進士（渥字經野洸字正武潘字子及皆登進士第潘大中初為禮侍○渥所節切洸音光）
及公之存內外孫十有五人五
月庚申葬華陰縣東若干里漢韓氏壻也故
予與為銘其詞曰
愈下而微既極復飛其自公始公多孫子將
復廟祀（韓或作其○令按唐會要禮官議戶部尚書韋[illegible]四代祖所立私廟子孫官卑[illegible]）
（[illegible]）
（法相為表裏其說為善皆予當時不施行也）

故幽州節度判官贈給事中清河張
君墓誌銘（張徹[illegible]寫字監察御史其飭張弘靖也諱不出弘靖姓名若有所諱焉耳[illegible]元可觀其載之史其言多出公說）
張君名徹字某以進士（徹中進士第在元和四年）
累官至
范陽府監察御史長慶元年今牛宰相為御
史中丞（元或作二考之史當作元年陳齊之云常疑牛僧孺之為人疑此語則知韓公亦不直其人矣然牛宰相字或作令宰相牛公太知孰是）
奏君名迹
中御史選詔即以為御史其府惜不敢留遣

之而竊奏幽州將父子繼續不廷選且久今新收臣又始至(長慶元年二月幽州節度使劉總請去位三月以總爲太平軍節度使張弘靖爲幽州節度使代總)孤怯須強佐乃濟發半道有詔以君還之仍遷殿中侍御史加賜朱衣銀魚(仍或作乃)至數日軍亂怨其府從事盡殺之而因其帥且相約張御史長者毋侮辱轢甓我事無庸殺置之帥所(○轢音歷毋或作無我事下或有無罪二字長慶元年七月幽州軍亂囚節度使張弘靖於薊門館殺判官韋雍張宗元崔仲錡等以職長者不殺置之於薊門館)居月餘聞有中貴人自京師至君謂其帥公無負此土人上使至可因請見自辨幸得脫免歸(或無免字)卽推門求出守者以告其魁魁與其徒皆駭曰必張御史張御史忠義必爲其帥告此(史下或無張字及無告此二字○按告字疑當作言)餘人不如遷之別館(今按餘人二字疑衍而下文不如遷之別館自爲一句蓋述其言如此下文又云卽與衆出君乃記其事也但無所考不敢輒刪耳或云餘人字不必去其曰遷之別館蓋言今當如此耳亦通)卽與衆出君(與或作以)君出門罵衆曰汝何敢反前日吳元濟斬東市昨日李師道斬於軍中同惡者

父母妻子皆屠死肉餧狗鼠鴟鵶(新史書識事大抵出公此誌其所書罵賊語凡削六字改一字筆削固史氏事然而改餧爲飽則不若公語且有來歙此前漢陳餘所謂以肉餧虎也)汝何敢反汝何敢反行且罵衆畏惡其言不忍聞(畏下或有皆字非是或枉畏上則或有之)且虞生變卽擊君以死君抵死口不絕罵衆皆曰義士義士或收瘞之以俟事聞天子壯之贈給事中其友侯雲長佐鄆使請於其帥馬僕射(馬摠)爲之選於軍中得故與君相知張恭李元實者(恭或作泰)使以幣請之范陽范陽人義而歸之以聞詔所在給船轝傳歸其家賜錢物以葬長慶四年四月某日其妻子以君之喪葬于某州某所(四年方云舊本或作二年或作三年按鄆帥馬摠也摠以二年秋遷右僕射明年夏召還當作二年或三年也○今按僕射說雖如此而其所定之本却作四年今姑從之蓋或喪歸踰年馬旣召還乃克葬也)君弟復亦進士(元和元年復中進士)佐汴宋得疾變易喪心驚惑不常君得閒卽自視衣褥薄厚(褥或作衾)節時其飲食而匕筯進養之(或無養字○今按養字去聲禮曰以其飲食忠養之)禁其家無敢高語出聲醫餌之藥其物

多空青雄黃（空青山出銅處銅精熏則生空青腹中空如揭梅者勝雄黃出武都山窟方數寸明徹如雞冠者佳）諸奇怪物劑錢至十數萬營治勤劇皆自君手不假之人家貧妻子常有飢色祖某某官父某某官（祖某父某或作祖路父休）妻韓氏禮部郎中某之孫汴州開封尉某之女於余為叔父孫女君常從余學選於諸生而嫁與之孝順祗修羣女效其所為男若干人曰某女子曰某銘曰

嗚呼徹也世慕顧以行子揭揭也噎喑以為生子獨割也烏彼不清作玉雪也仁義以為兵用不缺折也（缺折或作折缺）知死不失名得猛厲也自申于闇明莫之奪也（闇明當作明闇說見丁隊）我銘以貞之不肖者之咀也（○咀當割切方無者字或無之字方云此）（銘以徹揭割雪折厲奪咀為韻而行生清兵名闇貞復自為韻厲音烈闇當讀如諒闇之闇○今按方說多得之此銘蓋法兔罝魚麗等詩隔句用韻耳詩隔句用韻先儒所未知觀公此銘則既識之矣但闇明二字乙之則韻自叶而義亦勝若如方說則雖讀闇作韻韻終不叶而義亦不通也）

河南府法曹參軍盧府君夫人苗氏墓誌銘（或無府苗氏三字或作范陽盧君夫人苗氏）

夫人姓苗氏諱某字某上黨人曾大父襲夔贈禮部尚書大父殆庶贈太子太師（以宰相世系考之襲夔生殆庶延嗣殆庶生如蘭晉卿襲夔殆庶所贈官疑晉卿仕至宰相而贈也）父如蘭仕至太子司議郎汝州司馬（或作別駕世系表作）永王府諮議參軍夫人年若干嫁河南法曹盧府君諱貽有文章德行（府君字或複出河南或作范陽）其族世所謂甲乙者先夫人卒（或作卒先夫人）夫人生能配其賢歿能守其法男二人於陵渾女三人皆嫁為士妻（夫人長女壻河南侯氏主簿書元次亡公其季女壻也）貞元十九年四月四日卒於東都敦化里年六十有九其年七月某日（其年或作其明年七或作八）祔于法曹府君墓在洛陽龍門山其季女壻昌黎韓愈為之誌（之下或有銘字或有銘字而無之字又或作為其字）其詞曰

赫赫苗宗族茂位尊或毗于王或貳于藩是生夫人（是或作厭）戴穆令聞爰初在家孝友惠純乃及于行克媲德門（乃及或作享乃克或作光）肅其為禮（為禮方作禮容○今以下句為仁偶之方說非是）裕其為仁法曹之

終諸子實幼煢煢其哀介介其守循道不違
厥聲彌劭（或作既克其家厥聞愈劭）三女有從二男知教
閭里歎息母婦思效歲時之嘉嫁者來寧累
累外孫（累累或作累累）有攜有嬰扶牀坐膝嬉戲讙
爭既壽而康既備而成不歉于約不矜于盈
伊昔淑哲或圖或書嗟咨夫人孰與爲儔刻
銘寘墓以賛碩休（銘或作石寘或作誌嘗儔休以古韻叶已見後堂詩）

故貝州司法參軍李君墓誌銘（參軍李翱）
（習之祖習之曾自爲其皇祖實錄其行治皆如太所書翱之）

（實錄終曰先祖有美而不知不明也知而不傳不仁也翱不敢傳懼文章不足以稱頌道德光耀來世是以須有欲假辭於執事者亦惟不斥其愚而爲之傳焉意翱乞公銘之辭也）
貞元十七年九月丁卯（七或作八月丁或亥一作日字）隴西
李翱合葬其皇祖考貝州司法參軍楚金皇
祖妣清河崔氏夫人于汴州開封縣某里（開封縣某里或作陳留縣安豐里後開封字同）昌黎韓愈紀其世著其
德行以識其葬（識或作誌）其世曰（其世或作其詞）由梁武
昭王六世至司空（至或作有）司空之後二世爲刺

史清淵侯（涼武昭王名暠字玄盛晉安帝時自稱西涼公子翻翻子寶寶子冲後魏後文時封清淵縣侯宰贈司空冲暠曾孫也今六六世恐誤冲子延實都督青州刺史延實子彬襲祖爵清淵縣侯字贈齊州刺史子桃枝封）由侯至于貝
州凡五世（一作六世桃枝玄孫詔諮議參軍詔子楚金）其德行曰
事其兄如事其父其行不敢有出焉（或無焉字）其
夫人事其姒如事其姑（姒或作姊）其於家不敢有
專焉其在貝州其刺史不悅於民（刺上或無其字據李翱集刺史嚴正晦也）將去官民相率讙譁手瓦石胥其
出擊之（胥或作須或作需或無其字史記趙世家太后盛氣胥之入又廉頗傳胥

後令註胥猶須也）刺史匿不敢出州縣吏由別駕已
下不敢禁司法君奮曰是何敢爾（或無何字或無爾字）
屬小吏百餘人持兵仗以出（仗或作杖）立木而署
之曰刺史出民有敢觀者殺之木下民聞皆
驚相告散去後刺史至加擢任（加上或有嘗字）貝州
由是大理其葬曰（或作日山谷李翱以古本定與上文其世曰其德行以爲一例）翱既遷貝州君之喪于貝州殯于開封
遂遷夫人之喪于楚州八月辛亥至于開封
壙于丁巳墳于九月辛酉窆于丁卯（窆或作穸）人

謂李氏世家也㑺之後五世仕不遂一無後字五字
蘊必發其起而大乎四十年而其兄之子衡惟慎子五人衡其第二子也貞元七年自常州刺史鎮湖南八年徙鎮江西召爲給事中
始至戶部侍郎君之子四人官又卑翱其孫
也有道而甚文固於是乎在或無固字甚文字出左傳楚子西曰光又甚文觀翱實錄亦可見其甚文矣魯直詩云習之實錄葬皇祖斯文如女有正色云

處士盧君墓誌銘公前銘盧君夫人兹又銘其子於陵故言愈於處士妹壻也爲其誌且銘云

處士諱於陵其先范陽人父貽爲河南法曹
參軍河南尹與人有仇誣仇與賊通收掠取
服法曹曰我官司也我在不可以爲是廷爭
之以死河南怒命卒捽之卒或作牽捽昨沒切○法曹
爭尤强遂并收法曹竟奏殺仇籍其家而釋
法曹法曹出徑歸臥家念河南勢弗可敗氣
憤弗食歐血卒東都人至今猶道之處士少
而孤母夫人憐之貽娶苗氏太師晉卿兄如蘭女讀書學文
皆不待强教卒以自立在母夫人側油油翼
翼不忍去時歲母夫人既終育幼弟與歸宗
之妹經營勤甚未暇進仕也年三十有六元
和二年五月壬辰以疾卒有男十歲曰義女
九歲曰孟又有女生處士卒後未名孟下或無又字
於其年九月乙酉其弟渾以家有無葬以車
一乘於龍門山先人兆愈於處士妹壻也爲
其誌且銘其後曰
貴兮富兮如其材得何數兮名兮壽兮如其
人豈無有兮彼皆逢其臧子獨迎其凶兹命
也邪兹命也邪

故太學博士李君墓誌銘學或作常

太學博士頓丘李于一本作千余兄孫女壻也或無女字年四十八于大曆七年生長慶三年正月五日卒
其月二十六日穿其妻墓而合葬之在某縣
某地子三人皆幼初于以進士元和十年于中進士第年四十爲鄂岳從事十一年李道古爲鄂岳觀察使辟于爲從事遇方
士柳泌泌或作貞從受藥法服之往往下血比四
年病益急乃死柳泌說已見前乃或作及非是其法以鈆滿

一鼎(一有以物字)按中爲空實以水銀(實以或作以實)蓋
封四際燒爲丹沙云余不知服食說自何世
起殺人不可計而世慕尚之益至此其惑也
在文書所記及耳聞相傳者不說(或無相字)今直
取目見親與之游而以藥敗者六七公以爲
世誡工部尚書歸登殿中御史李虛中刑部
尚書李遜遜弟刑部侍郎建襄陽節度使工
部尚書孟簡東川節度御史大夫盧坦金吾
將軍李道古此其人皆有名位世所共識工
部既食水銀得病自說若有燒鐵杖自顛貫
其下者(顛或作巔)摧而爲火射竅節以出狂痛號
呼乞絕其茵席常得水銀(茵或作裀或無常字)發且止
唾血十數年以斃殿中疽發其背死刑部且
死謂余曰我爲藥誤其季建一旦無病死襄
陽黜爲吉州司馬余自袁州還京師襄陽乘
舸邀我於蕭洲屏人曰我得秘藥不可獨不
死今遺子一器可用棗肉爲丸服之別一年
而病其家人至(其一作有)訊之曰前所服藥誤方

且下之(所服下或有之字)下則平矣病二歲竟卒盧
大夫死時溺出血肉痛不可忍乞死乃死(肉方作害○今按古書肉或作宍今淮南子及內經靈樞尚存此臨疑此別本害字乃宍之訛而方考之不詳也乃死一作乃絕乃或作又或無死字皆非是)金吾以柳泌
得罪食泌藥五十死海上此可以爲誡者也
蘄不死乃速得死謂之智可不可也五穀三
牲鹽醯果蔬人所常御人相厚勉必曰強食
今惑者皆曰五穀令人夭不能無食當務減
節鹽醯以濟百味(濟或作齊)豚魚雞三者古以養
老反曰是皆殺人不可食一筵之饌禁忌十
常不食二三不信常道而務鬼怪臨死乃悔
後之好者又曰彼死者皆不得其道也我則
不然始病曰藥動故病病去藥行乃不死矣
及且死又悔嗚呼可哀也已可哀也已(孔毅夫雜說云張籍哭退之詩云爲出二侍女合彈琵琶箏白樂天思舊詩云退之服硫黃一病竟不痊退之晉識人不解文字飲而自敗於女妓乎作李博士墓誌戒人服金石藥而自餌硫黃邪又後山嗟哉行所云韓子作誌還自屠白笑未竟人復吁正謂此耳)

昌黎先生集卷第三十四

昌黎先生集卷第三十五

碑誌

盧渾墓誌銘（渾河南法曹參軍第二子而公妻第也以有銘）

（無誌爲）

前汝父母右汝兄（兄上或有弟字或作後有汝兄渾於陵弟也兄弟推二人）汝從之居視汝如生遷汝居兮日月之良（遷汝或作汝遷于三字）汝居孔固兮後無有殃如不信兮視此銘章（此或作於）

虢州司戶韓府君墓誌銘（韓氏自繇安定桓王茂五世孫爲叡素嘗爲桂州刺史四子長仲卿爲武昌令贈尚書右僕射大少卿大白云應祭重誥死於節義文宣卿禮部侍郎公爲科中書後記云叔父當大曆世文詞獨行中朝卯雲卿也季紳卿涇陽令官爲揚川錄事參軍大句謂工古文而能官者公與已會介仲卿之子也俞弇雲卿之子也岌紳卿之子也岌爲虢州司戶故公誌云桂州君之孫司錄君之子其系明甚李太白爲武昌德政碑方言桂州君四子名諱長少皆與此誌合惟唐史世系表乃以桂川君爲有七子無少卿而有晉鄜季卿子卿升卿果何據而然未有公之家世而適誤漏者也史至是何以取信後世哉）

安定桓王五世孫叡素爲桂州長史化行南方（長或作刺考世系表李太白去思頌公墓誌行狀皆作長史）有子四人最季曰紳卿文而能官嘗爲揚州錄事參軍事故宰相崔圓（圓或無參軍二字上元元年二月以崔圓爲揚州大都督府長史淮南節度使）圓狎愛州民丁某至顧省其家後大衙會日司錄君趨以前大言曰請舉公過公與小民狎至至其家害於政（或無複出至字）圓驚謝曰錄事言是圓實過乃自署罰五十萬錢由是遷涇陽令破豪家水碾利民田頃凡百萬君諱岌桂州君之孫司錄君之子亦以能官名少而奇壯而強老而通（閣本無而理老三字方以爲說）以元和元年六月十四日卒年五十七（元或作三）娶京兆田氏女（或無女字）男曰家女曰門曰都皆幼（或無曰門二字）初君樂虢之土田山水求椽其川去官猶家之旣卒因以其年九月某日葬川北十里崔長史墓西（葬下或有于字）銘曰

凡兆于茲唯其家之材（或作附○今按此句未詳當有脫誤）蓋

歸有時

四門博士周況妻韓氏墓誌銘 此誌又張徹墓誌皆以俞爲開封尉唐宰相表以俞爲開封令亦誤矣

四門博士周況妻韓氏諱好 或有復出好字 尚書禮部郎中諱雲卿之孫開封尉諱俞之女開封娶趙氏生二女三男 下開封字或作[illegible]俞二女長嫁周況次嫁張徹 三男無競略餘州來 開封卓越豪縱不治資業喜酒色狗馬趙氏卒十一年而開封亦卒開封從父弟愈於時爲博士 或無弟字舊本皆有○今按公父仲卿與開封之父

雲卿爲兄弟則公與開封同從父兄弟也 乞分教東都生以收其孥於開封界中教畜之而歸其長女于周氏況 于一作於元和元年況中進士第是歲公以好好適況 況進士家世儒者 或無況字 曾祖諱延潭州長沙令祖諱晦常州參軍父諱良甫左驍衛兵曹參軍況立名行人士譽之韓氏嫁九年生一男一女年二十七以疾卒 疾或作病 葬長安城南鳳栖原其從父愈於時爲中書舍人 父下方有弟字今按方本非是儀禮喪服篇有族曾祖父者曾祖之兄弟也其子爲族祖父其孫爲族父其曾孫爲族兄弟有從祖祖父者祖父之兄弟也其子爲從祖父其孫爲從祖兄弟有世父叔父著父之兄弟也其子爲從父兄弟今韓公於開封及況九皆爲從父弟矣於開封之女則公當爲從祖父也此但云從父爲脫一祖字方作從父弟九誤今無別本不敢輒增祖字且以諸本去弟字 爲銘曰

夫失少婦 失或作喪 子失壯母歸咎無處

韓滂墓誌銘 公爲袁州日二姪湘滂皆從之滂死於袁州故云權葬宜春郭南一里宜春袁州也世系表老成二子湘大理丞滂寶鼎丞按誌滂年十九死則未嘗仕也表復誤矣

滂韓氏子其先仕魏號安定桓王 王名茂滂九世祖也

滂父老成厚謹以文爲韓氏良子弟未仕而死有二子滂其季也其祖諱介爲人孝友一命率府軍佐以卒二子百川老成老成爲伯父起居舍人某後 或無滂出老成字或無某字 起居有德行言詞爲世軌式滂既兄弟二人而率府長子百川早死無嗣 或無早字 其叔祖愈命滂歸後其祖滂清明遜悌以敏讀書倍文功力兼人 倍與背同倍文謂背本暗記也周禮注倍文曰諷韓語蓋本此洪諸以爲作文蓋不考此而誤改兼丁文復有爲文辭字亦不嫌重複如此也 爲文詞一旦奇偉

驟長不類舊常吾曰爾得無假之人邪(或無得字無人字)退大喜謂其兄湘口其違翁且踰年懼無以爲見今翁言乃然可以爲賀羣輩來見皆曰滂之大進不唯於文詞爲人亦然(或無文字)詞(詞下或有於字)旣數月得疾以死年十九矣(死或作卒滂貞元十八年生)吾與妻(公妻高平君盧氏)哭之傷心三日而斂旣斂七日權葬宜春郭南一里(或無一字)嗚呼其可惜也已(也一作之)銘曰

天固生之邪偶自生邪(或無之字)天殺也邪其偶自死邪(或無也字)莫不歸於死壽何少多(歸或作此)銘以送汝其悲柰何

女挐壙銘

(公元和十四年以[illegible]郎[illegible]佛骨[illegible]州女挐[illegible]死商南層峰驛山下其年十[illegible]月[illegible]明年[illegible]題詩驛[illegible]喪歸葬于河南河陽世墓之次云)

女挐(女加女書二切)韓愈退之第四女也惠而早死愈之爲少秋官(爲少或作少爲[illegible]元和十二年十二月公爲刑部侍郎)言佛夷鬼其法亂治梁武事之卒有侯景之敗(或無敗字)可一掃刮絕去不宜使爛漫(刮或作削)天子謂其言不祥斥之潮州漢南海揭陽之地(或無漢字○揭其謁切又音喝)愈旣行有司以罪人家不可留京師迫遣之(或無可字)女挐年十二病在席(病或作疾或作狂病無席字)旣驚痛與其父訣又輿致走道撼頓(又一作父)失食飲節死于商南曾峰驛(曾峯或作層)即瘞道南山下五年愈爲京兆(下或有尹字)始令子弟與其姆易棺衾歸女挐之骨于河南之河陽韓氏墓葬之(葬上或有而字)女挐死當元和十四年二月二日(和下或有[illegible]字)其發而歸在長慶三年十月之四日其葬在十一月之十一日銘曰

汝宗葬于是汝安歸之惟永寧

河南緱氏主簿唐充妻盧氏墓誌銘

(公嘗誌盧君夫人苗氏之墓今[illegible]唐充妻盧氏即苗氏[illegible]女也[illegible]其長女壻[illegible]也)

夫人盧氏諱某蘭陵太守景柔八世孫父貽卒河南法曹法曹娶上黨苗氏太師晉卿兒

女生三女三男（考苗夫人志當云二男）夫人最長法曹卒苗夫人嫁之唐氏充充明經（或興稹出充字）宰相休憬曾姪孫出郗氏（今按郗綺戟反俗郄字與郤字相亂今流俗郗超字多作郄誤也）外王父昂中書舍人夫人年若干嫁唐氏凡生男與女九人年四十二元和四年正月二十二日卒其年四月十五日葬河南府河南縣之大石山下銘曰

夫人本宗世族之後率其先猷令德是茂爰歸得家九子一母（得或作其）婉婉有儀柔靜以和命不侔身茲其柰何刻銘墓石以告觀者（觀或作親○者之戈切與何叶吳才老讀如此）

乳母墓銘（舊本作河南縣令韓愈乳母李氏葬乳母且為之銘）

（自公始）

乳母李徐州人（李下或有氏字）號正眞入韓氏乳其兒愈（入或作為下或有家字）愈生未再周月孤失怙恃（大曆三年公生五年而公父仲卿卒此云未再周月孤失怙恃未詳退之祭嫂鄭夫人云我生不辰三歲而孤此言未再周月孤失怙恃是雖入三歲而未及兩周也）李憐不忍弃去（李下或有氏字）視保益謹遂老韓氏及見所乳兒愈舉進士第歷佐汴徐軍（見下或有其字於下）入朝為御史國子博士尚書都官員（或有二州字）外郎河南令娶婦生二男五女（二或作三）時節慶賀輒率婦孫列拜進壽（節下或有受字輒上或有愈字）年六十四元和六年三月十八日疾卒（疾或作病或無疾字）卒三日（或作以疾卒）葬河南縣北十五里愈率婦孫視窆封且刻其語于石納諸墓為銘（語或作誌）

昌黎先生集卷第三十五

世綵廖氏刻梓家塾

項氏萬卷堂圖籍印

雜文

瘞硯銘 銘或作文

隴西李觀元賓始從進士貢在京師 公與元賓皆貞元八年進士也 或貽之硯既四年悲歡窮泰未嘗廢其用凡與之試藝春官實二年登上第行于褒谷 此下或有間字褒斜地名 役者劉胤誤墜之地毀焉乃匣歸埋于京師里中昌黎韓愈其友人也贊且識云

土乎質陶乎成器復其質非生死類全斯用毀不忍棄 斯閣作期非是 埋而識之仁之義硯乎硯乎與瓦礫異

毛穎傳 公作此傳當時有非之者張籍書所謂戲謔之言謂亦指此舊史亦從而為之古曰譏戲不近人情是豈有識者哉柳子厚豈下人者乃獨以為奇既書其後又答楊海之書云足下所持韓生毛穎傳來僕甚奇其書恐世人非之今作數百言知前聖不必罪俳也云云則文章因自有知音者哉○李肇國史謂公此傳其文尤高不下遷史譏藪亦謂此傳似太史公筆子厚

有讀毛穎傳後題見柳集二十一卷

毛穎者中山人也 中山國名今定州 其先明眎 禮記兔曰明眎 佐禹治東方土 句 養萬物有功因封於卯地死為十二神 治方作理土方作吐蜀一句云孔天周書王曰土[illegible]吐生白殺義取此今按東方卯[illegible]此[illegible]元下文封以卯地死為[illegible]神所[illegible]也然兔與卯皆不[illegible]土與方[illegible]引[illegible][illegible]不今又不見其所吐何者可養萬物兼治東方[illegible]句語意方似未凡唯參同契云[illegible]者吐生土則兔乃有吐義然以方只與[illegible][illegible]當吐而生之說來表[illegible]止是自吐其子而無吐養萬物之意來見其必可[illegible]也若作治東方土而合為一句但以乎水土而言則[illegible]語勢無關而下句養萬物有功為奏庶鮮食之義意亦自明故今且从諸

末其以十二物為十二神相承已亦未見所從[illegible]并[illegible][illegible]以[illegible]知者 久嘗曰吾子孫神明之後不可與物同當吐而生已而果然 當吐而生見本草 明眎八世孫䨲 蜀本[illegible]奴鈞切[illegible]推兔子 [illegible]郭注云俗呼[illegible][illegible]與[illegible][illegible]論[illegible][illegible]兔紙[illegible]而爭沒其生子从口而出名曰[illegible][illegible]娩勞 [illegible]切[illegible]雅云䨲兔子 世傳當殷時居中山得神仙之術能匿光使物竊姮娥 事見淮南子 騎蟾蜍入月其後代遂隱不仕云居東郭者曰㕙 㕙者下或有號東郭三字或有號東郭㕙而與口字說文狡兔口㕙戰國策作逡音俊 狡而善走與韓盧爭能盧不及盧怒與宋鵲謀而殺之醢

其家（鵲或作犯廣雅曰韓盧宋鵲犬爵字林捉音鵲宋良犬也）秦始皇時蒙將軍恬（製筆自恬始）南伐楚次中山將大獵以懼楚（中山在泰東北非伐楚所當次也此因寓言然下不爲無失）召左右庶長與軍尉（或無尉字非是）以連山筮之（周禮三易之法夏曰連山）得天與人文之兆筮者賀曰今日之獲不角不牙衣褐之徒缺口而長鬚八竅而趺居（○趺音夫）獨取其髦簡牘是資天下其同書秦其遂兼諸侯乎（並詞皆用古韻詩祈父予王之爪牙靡所止居古牙吾通髦與資亦然一云崔豹古今注蒙恬造筆以柘木爲管鹿毛爲柱羊毛爲被非兔毫也公豈它有所自耶○今按髮資與書叶今北人語猶謂毛爲謨公作萱生詩浴與書叶亦叶皆可證也）遂獵圍毛氏之族拔其豪（或作毫非是下之毫同）載穎而歸獻俘于章臺宮聚其族而加束縛焉秦皇帝使恬賜之湯沐而封諸管城號曰管城子（或無曰字）曰見親寵任事穎爲人強記而便敏自結繩之代以及秦事無不纂錄陰陽卜筮占相醫方族氏山經地志字書圖畫九流百家天人之書及至浮圖老子外國之說皆所詳悉又通於當代之務官府簿書市井貨

錢注記惟上所使自秦皇帝（皇上或有始字）及太子扶蘇胡亥丞相斯（相下或有李字）中車府令高（趙高爲中車府令）下及國人無不愛重又善隨人意正直邪曲巧拙一隨其人雖見廢棄終默不洩（雖下或有後字）惟不喜武士然見請亦時往累拜中書令與上益狎上嘗呼爲中書君上親決事以衡石自程（秦始皇紀天下之事無大小皆決於上上至以衡石量書日夜有程不中程不得休息石百二十斤也）雖宮人不得立左右獨穎與執燭者常侍上休方罷穎與絳人陳玄弘農陶泓及會稽褚先生友善相推致其出處必偕上召穎三人者不待詔輒俱往上未嘗怪焉後因進見上將有任使拂拭之因免冠謝上見其髮禿又所摹畫不能稱上意（摹或作摸）上嘻笑曰（嘻或作喜非是）中書君老而禿不任吾用吾嘗謂君中書君今不中書耶（君今或作君而）對曰臣所謂盡心者因不復召歸封邑終于管城其子孫甚多散處中國夷狄皆冒管城惟居中山者能繼父祖業

太史公曰毛氏有兩族其一姬姓文王之子封於毛所謂魯衛毛聃者也左氏僖二十四年富辰之言戰國時有毛公毛遂遂趙人平原君之客獨中山之族不知其本所出子孫最為蕃昌或無為字春秋之成見絕於孔子而非其罪及蒙將軍拔中山之豪或作毫非是始皇封諸管城諸或作之世遂有名而姬姓之毛無聞穎始以俘見卒見任使見或作卒秦之滅諸侯穎與有功賞不酬勞以老見疎秦真少恩哉

下邳侯革華傳方云閣本無此篇劉襄謂韋云氏古凡韓不類退之文及得本校罪無韻踦因諧辭謂革革傳辨韓文公皆後人所討是皆人已知其仿米椅本文將皆詩洪謂始衍於區公於也之今校此當全篇刪六

送窮文子當見文字犒問云綱頃高辛時宮中生一子不著字衣宮中號為窮子其後正月晦死宮中葬之相謂曰今日送卻窮子自爾相承送之又唐四時寶鑑云高陽氏子好衣弊食糜正月晦巷死世作糜粥破衣是日祝於巷曰除貧也小求云見之送窮文進學解毛穎傳等諸篇皆古人意思未到可以名家矣

然送窮文與揚子雲逐貧賦大略相類張文潛曰公送窮文蓋出子雲逐貧賦然文采過逐貧矣晁無咎取公此文於續楚詞系之曰愈以憂窮不滯時若有物焉為之故託於鬼諱彼窮我者車船飲食餬而遣之而窮不可去也則撤車與船延之上座亦卒歸於正之義焉

元和六年正月乙丑晦主人使奴星或有役出星字結柳作車縛草為船載糗輿粻輿或作與糗爾雅云糧也周禮糗餌粉餈粻糧也○糇去久切救二切粻之良切牛繫軛下引帆上檣遄萬里連檣牛繫軛○斬一革切檣音樂下三揖窮鬼而告之曰聞子行有日矣日下或無矣字鄙人不敢問所塗竊竊或作窮具船與車備載糗粻日吉時良利行四方子飯一盂子啜一觴攜朋挈儔去故就新駕塵彍風彍音霍又彍郭二音與電爭先子無底滯之尤我有資送之恩子等有意於行乎屏息潛聽如聞音聲若嘯若啼砉欻嚘嚶砉○霍虢切欻許勿切毛髮盡豎竦肩縮頸疑有而無久乃可明若有言者曰吾與子居四十年餘子在孩提吾不子愚子學子耕求官與名惟子

是從不變于初門神戶靈我叱我呵包羞詭隨志不在他子遷南荒熱爍濕蒸我非其鄉百鬼欺陵太學四年朝齏暮鹽惟我保汝人皆汝嫌自初及終未始背汝心無異謀口絕行語於何聽聞云我當去是必夫子信讒有間於予也我鬼非人安用車船鼻齅臭香（齅。許救切）糗粻可捐單獨一身誰為朋儔子苟備知可數已不（已與以同以又與與同）子能盡言可謂聖智情狀既露敢不迴避（迴或作曲）主人應之曰子以吾為眞不知也邪子之朋儔非六非四（朋儔或作儔朋六或作三非是）在十去五滿七除二各有主張私立名字捩手覆羹（捩。力結切）轉喉觸諱凡所以使吾面目可憎（曰或作皃）語言無味者皆子之志也其名曰智窮（名上或有一字）矯矯亢亢惡圓喜方羞為姦欺不忍害傷其次名曰學窮傲數與名摘抉杳微（抉。於決切）高挹羣言執神之機又其次曰文窮（曰文上或有名字）不專一能怪怪奇奇不可時施秖以自嬉又其次曰命窮影與

形殊面醜心妍利居衆後責在人先又其次曰交窮磨肌戛骨吐出心肝企足以待寘我讎寃凡此五鬼為吾五患飢我寒我興訛造訕能使我迷人莫能間朝悔其行暮已復然蠅營狗苟驅去復還言未畢五鬼相與張眼吐舌跳踉偃仆抵掌頓脚失笑相顧徐謂主人曰子知我名凡我所為驅我令去小黠大癡（淮南子人不小學不大迷不小慧不大愚又抱朴子凡人多以小黠而大愚洪駒父曰小黠大癡三國志自有全文）人生一世其久幾何吾立子名百世不磨小人君子其心不同惟乖於時（惟或作雖非是）乃與天通攜持琬琰易一羊皮飫於肥甘慕彼糠糜天下知子誰過於予雖遭斥逐不忍子疎謂予不信請質詩書主人於是垂頭喪氣上手稱謝燒車與船延之上座（之或作入公此篇終云延之上坐於是段成式作留窮詞近世唐子西作留窮詩二者皆祖公之意而為之然成式後又作送窮辭焉）

鱷魚文

（鱷或作鰐朱忠靖公秀水閒居錄云鰐魚之狀龍吻虎爪蟹目鼉鱗尾長數尺末大如箕芒刺成鉤仍有膠粘多於水濱）

潛伏人畜近以尾擊取蓋猶务
之任身也前舊傳皆載公此文
初公至潮問民疾苦皆曰惡谿
有鱷魚食民產且盡數日公令
其屬秦濟以一羊一豚投谿水
而祝之其夕有暴風震雷起湫
水中數日水盡涸西徙六十里
自是潮州無鱷魚患潮州廟記
所謂能馴鱷魚之暴者此也歐
陽文忠作陳文惠公神道碑書
公通判潮州惡谿[illegible]亻可往
公命捕得鳴鼓于市[illegible]以文而
戮之其患弃息潮人歎曰昔韓
公俞雖而聽令公歎[illegible]而罷所
禹錫異其使異物致[illegible]華化而
利人一也吾潮間一百年而得
二公
幸矣

維年月日或作維元和十四年四月二十四日潮州刺史韓愈
使軍事衙推秦濟以羊一豬一投惡谿之潭
水以與鱷魚食而告之曰昔先王既有天下
列山澤罔繩擉刃以除蟲蛇惡物為民害者列鄭書作迾方云音力制切迾遮也明或作罔或作網方云莊子擉鼈于江擉刺也字从手之
外或無之字驅而出之四海之外及後王德薄不
能遠有或無後王二字則江漢之閒尚皆棄之以與
蠻夷楚越或無蠻字況潮嶺海之閒去京師萬里
哉潮或作湖而無海字或作嶺海而併無潮湖字○今按此言潮州乃嶺海之閒去京

師遠也但公於潮州亦有祭太湖神文則只作湖嶺亦通更詳之鱷魚之涵
淹卵育於此亦固其所今天子嗣唐位神聖
慈武今字閣本在子下非是四海之外六合之內皆撫
而有之況禹跡所揜揚州之近地刺史縣令
之所治出貢賦以供天地宗廟百神之祀之
壤者哉鱷魚其不可與刺史雜處此土也刺
史受天子命守此土治此民而鱷魚睅然不
安谿潭睅然方云左氏睅其目睅目出貌○安上或有下字不或作而或無處字○
今按此恐有脫誤疑當云睅然不去潭食只當云云乃是更詳之○睅何板切據

處食民畜熊豕鹿麞以肥其身以種其子孫
與刺史亢拒爭為長雄亢拒或無亢字長雄漢薛宣傳上黨少豪
俊易長雄刺史雖駑弱亦安肯為鱷魚低首下心
或作身或作中云然聞中身也禮曰文子其中退然國語余左執鬼中注身也○今按二
本皆通新意新史作心為近故以之伈伈睍睍睍目出兒本或作睍睍息否反
視也方云或按作睆睆弱睍兒雉子睆睆然枉微經之中○今按恐當作睆為是○伈恐
扶切睍胡典切為民吏羞以偷活於此邪或作也且承
天子命以來為吏固其勢不得不與鱷魚辨
鱷魚有知其聽刺史言或無言字潮之州大海在

其南鯨鵬之大蝦蟹之細無不容歸以生以食鱷魚朝發而夕至也今與鱷魚約盡三日其率醜類南徙于海以避天子之命吏三日不能至五日五日不能至七日七日不能是終不肯徙也是不有刺史聽從其言也不然則是鱷魚冥頑不靈刺史雖有言不聞不知也夫傲天子之命吏不聽其言不徙以避之與冥頑不靈而爲民物害者皆可殺（與冥或無冥字）而爲（或無而字）刺史則選材技吏民（或無吏字）操强弓毒矢以與鱷魚從事必盡殺乃止其無悔

昌黎先生集卷第三十六

東吳徐氏刻梓家塾

昌黎先生集卷第三十七

行狀

故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汴州刺史充宣武軍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管內支度營田汴宋亳潁等州觀察處置等使上柱國隴西郡開國公贈太傅董公行狀（題中或無支度一字）

曾祖仁琬皇任梁州博士祖大禮皇贈右散騎常侍父伯良皇贈尚書左僕射[illegible]

公諱晉字混成河中虞鄉萬里人少以明經上第宣皇帝居原川（至德元載十月肅宗幸原州）公在原

州宰相以公善為文任翰林之選聞（選下或有既以字）召見拜祕書省校書郎入翰林為學士三年出入左右天子以為謹愿賜緋魚袋累升為衛尉寺丞出翰林以疾辭拜汾州司馬崔圓為揚州詔以公為圓節度判官攝殿中侍御史（貞元一年二月以前汾州刺史崔圓為淮南節度使奏晉以本官攝御史充判官）以軍事如京師朝天子識之拜殿中侍御史內供奉由殿中為侍御史入尚書省為主客員外郎由主客為祠部郎中先皇帝時兵部侍郎李涵如回紇（下叚切）立可汗詔公兼侍御史賜紫金魚袋為涵判官（大曆四年五月兵部侍郎李涵如回紇奏晉為判官）回紇之人來曰唐之復土疆取回紇力焉（取一作假）約我為市馬（市字絕句方以馬字屬上句而複出馬字連下文為句非是）既入而歸我賄不足我於使人乎取之（乎一作辛）涵懼不敢對視公公與之言曰我之復土疆爾信有力焉吾非無馬而與爾為市為賜不既多乎（公與或作公為與上或無而字為賜或作為爾賜）爾之馬歲至吾數皮而歸資邊吏請致詰

也（至上或有五字而無吾字皆非是）天子念爾有勞故下詔禁侵犯（或無故字）諸戎畏我大國之爾與也莫敢校焉爾之父子寧而畜馬蕃者非我誰使之於是其衆皆環公拜（是下或無其字）既又相率南面序拜皆兩舉手曰不敢復有意大國（兩舉或作舉兩）（此用莊子盜跖大怒兩展其足也或無復字）自迴紇歸拜司勳郎中未嘗言迴紇之事遷祕書少監歷太府太常二寺亞卿為左金吾衛將軍今上即位（德宗即位）以大行皇帝山陵出財賦拜太府卿由太府為左散騎常侍兼御史中丞知臺事三司使選擢才俊有威風始公為金吾未盡一月拜太府（未盡或作始盡）九日又為中丞朝夕入議事於是宰相請以公為華州刺史拜華州刺史潼關防禦鎮國軍使朱泚之亂加御史大夫詔至于上所又拜國子祭酒兼御史大夫宣慰恒州（建中四年十二月以晉為國子祭酒河北宣慰使）於是朱滔自范陽以回紇之師助亂人大恐（人下或有心字或有心字無大字）公既至恒州恒州即日奉詔出兵與

蹈戰大破走之還至河中李懷光反上如梁州興元元年三月李懷光反車駕幸梁州懷光所率皆朔方兵公知其謀與朱泚合也患之造懷光言曰公之功天下無與敵與上或有以字公之過未有聞於人某至上所言公之情上寬明將無不赦宥焉乃能爲朱泚臣乎彼爲臣而背其君苟得志於公何有且公既爲太尉矣彼雖寵公何以加此彼不能事君能以臣事公乎公能事彼而有不能事君乎彼知天下之怒朝夕戮死者也故求其同罪而與之比或無故字公何所利焉公之敵彼有餘力不如明告之絕而起兵襲取之清宮而迎天子庶人服而請罪有司罪下或有於字雖有大過猶將掩焉如公則誰敢議語已懷光拜曰天賜公活懷光之命喜且泣公亦泣則又語其將卒如語懷光者將卒呼曰天賜公活吾三軍之命拜且泣公亦泣故懷光卒不與朱泚當是時懷光幾不反公氣仁語若不能出口及當事乃更疎亮捷給

其詞忠其容貌温然故有言於人無不信或下有之字明年上復京師拜左金吾衛大將軍由大金吾爲尚書左丞又爲太常卿貞元二年七月以晉爲尚書左丞戡黜復拜太常卿由太常拜門下侍郎平章事五年正月以晉爲門下侍郎平章事在宰相位凡五年所奏於上前者皆二帝三王之道由秦漢以降未嘗言以或作已退歸未嘗言所言於上者於人子弟有私問者公曰宰相所職繫天下句天下安危宰相之能與否可見欲知宰相之能與否如此視之其可凡所謀議於上前者不足道也故其事卒不聞或無復出天下二字以疾病辭於上前者不記已或作以退以表辭者八方許之拜禮部尚書九年五月罷爲禮部尚書制曰事上盡大臣之節又曰一心奉公於是天下知公之有言於上也初公爲宰相時五月朔會朝天子在位公卿百執事在廷侍中贊百僚賀中書侍郎平章事竇參攝中書令當傳詔疾作不能事疾上或有辭字非是凡將大朝會當事者既受命皆先

日習儀于時未有詔公卿相顧公逡巡進北
面言曰攝中書令臣某病不能事臣請代某
事於是南面宣致詔詞事已復位進退甚詳
為禮部四年拜兵部尚書（十二年以旨守兵部尚書充東都留
守判東都尚書省東都畿汝州防禦使）入謝上語問日晏（或謝下有
遷字問日晏三字或作移時）復有入謝者上喜曰董某疾
且損矣出語人曰董公且復相既二日拜東
都留守判東都尚書省事充東都畿汝州都
防禦使（或無州字）兼御史大夫仍為兵部尚書由

留守未盡五月（或無由字）拜檢校尚書左僕射同
中書門下平章事汴州刺史宣武軍節度副
大使知節度事管內支度營田汴宋亳潁等
州觀察處置等使汴州自大曆來多兵事劉
玄佐益其師至十萬玄佐死子士寧代之畋
遊無度（或無畋遊字無度或作無錢考之傳士寧每畋獵數日方還或本非是）
其將李萬榮乘其畋也逐之萬榮為節度一
年（度下或有使字）其將韓惟清張彥林作亂求殺萬
榮不剋三年萬榮病風昏不知事其子乃復

欲為士寧之故監軍使俱文珍與其將鄧惟
恭執之歸京師而萬榮死詔未至惟恭權軍
事公既受命遂行劉宗經韋弘景韓愈實從
不以兵衛及鄭州逆者不至鄭州人為公懼
或勸公止以待有自汴州出者言於公曰不
可入公不對遂行宿圃田明日食中牟逆者
至（者下或無至字非是）宿八角明日惟恭及諸將至（及或
作與）遂逆以入及郛三軍緣道讙聲庶人壯者
呼老者泣婦人啼遂入以居初玄佐死吳湊

代之（或無初字）及鞏聞亂歸士寧萬榮皆自為而
後命軍士將以為常故惟恭亦有志以公之
速也不及謀遂出逆既而私其人觀公之所
為以告曰公無為惟恭喜知公之無害已也
委心焉進見公者退皆曰公仁人也聞公言
者皆曰公仁人也環以相告故大和初玄佐
遇軍士厚士寧懼復加厚焉（懼下方有不字云士寧懼其無
以繼也若去不字則下文皆衍今按士寧以萬榮專命驕隊故懼十卒之圖已而復加厚
焉等上下文未見其皆賞而薄之之意也況以下文又加厚每加厚推之不字之衍甚明）

（方說誤矣）至萬榮如士寧，志及韓張亂，又加厚以懷之，至于惟恭，每加厚焉，故士卒驕不能禦（故士下或有寧字，非是），則置腹心之士，幕於公庭廡下，挾弓執劍以須，日出而入，前者去，日入而出，後者至，寒暑時至，則加勞賜酒肉。公至之明日，皆罷之（明日二字或作衍，非是。初[?]佗[?]汴州兵至十萬遇之[?][?][?][?]。每加厚焉，皆介勇士伏幕下，早暮皆休，晉一罷之）。貞元十二年七月也。八月，上命汝州刺史陸長源為御史大夫行軍司馬，楊凝自左司郎中為檢校吏部郎中觀察判官，杜倫自前殿中侍御史為檢校工部員外郎節度判官，孟叔度自殿中侍御史為檢校金部員外郎支度營田判官（朝廷以晉仁柔多可，恐不能集事，八月以汝州刺史陸長源為晉行軍司馬，晉兼恭隨儉，自事寬管，故亂之兵粗安。長源性剛刻，多更張，皆許之，案成則命且罷以財賦付叔度，為人苛佻，軍中惡之）。職事修，人俗化，嘉禾生，白鵲集，蒼烏來巢，嘉瓜同蒂聯實（事下或有凡字，俗或作民，蒼烏舊本多作蒼烏。家語蒼烏鴈也，瑞應圖有蒼烏）。四方至者，歸以告其帥，小大威懷，有所疑，輒使來問，有交惡者，公與平之，

累請朝，不許，及有疾，又請之，且曰：人心易動，軍旅多虞，及臣之生，計不先定，至于他日，事或難期，猶不許。十五年二月三日，薨于位，上三日罷朝，贈太傅，使吏部員外郎楊於陵來祭，弔其子，贈布帛米有加。公之將薨也，命其子三日歛，既歛而行（或無既歛二字），於行之四日，汴州亂（乙酉，以長源為宣武軍節度使，是日兵亂，殺長源、叔度、丘頴等），故君子以公為知人（知或作智）。公之薨也，汴州人歌之曰：濁流洋洋，有闢其郛，闐道讙呼，公來之初，今公之歸，公在喪車。又歌曰：公既來止，東人以宁，今公殁矣，人誰與安（人誰或作其誰，今按外集作其，非是）。始公為華州，亦有惠愛，人思之。公居處恭，無妾媵，不飲酒，不諂笑，好惡無所偏，與人交，泊如也，未嘗言兵，有問者，曰：吾志於教化。享年七十六，階累升為金紫光祿大夫，勲累升為上柱國，爵累升為隴西郡開國公。娶南陽張氏夫人，後娶京兆韋氏夫人，皆先公終。四子：全道、溪、全素、澥。全道、全素皆上所賜名，全道

爲秘書省著作郎溪爲秘書省秘書郎全素爲大理評事澥爲太常寺太祝皆善士有學行（諸本溪作全溪澥作全澥考世系表崔溪志溪澥皆無全字蓋全道全素出於賜名也）（或無爲大理評事五字）謹具歷官行事狀伏請牒考功（或無伏字）幷牒太常議所謚牒史館請垂編錄謹狀（或作狀上）

貞元十五年五月十八日故吏前汴宋亳潁等州觀察推官將仕郎試秘書省校書郎韓愈狀

與汝州盧郎中論薦侯喜狀（或無薦字盧虔也喜嘗爲虔作後黃陂記公既已薦喜於盧汝州十八年陸傪佐主司權德輿又薦於陸傪後一年喜登第誠可謂知己矣）

進士侯喜

右其人爲文甚古立志甚堅行止取捨有士君子之操家貧親老無援於朝在舉場十餘年竟無知遇（或無知字）愈常慕其才而恨其屈與之還往歲月已多嘗欲薦之於主司（或作有司）言之於上位名卑官賤其路無由觀其所爲文未嘗不揜卷長歎（或作長而）去年愈從調選本欲攜持同行適遇其人自有家事（或作難）迍邅坎軻又廢一年及春末自京還怪其久絕消息（絕丁一有無字）五月初至此自言爲閣下所知辭氣激揚面有矜色曰侯喜死不恨矣喜辭親入關羇旅道路見王公數百（王公下或有大人字或有貴人字）未嘗有如盧公之知我也比者分將委棄泥塗老死草野今胷中之氣勃勃然復有仕進之路矣愈感其言賀之以酒謂之曰盧公天下之賢刺史也未聞有所推引蓋難其人而重其事今子鬱爲選首其言死不恨固宜也古所謂知己者正如此耳身在貧賤爲天下所不知獨見遇於大賢乃可貴耳若自有名聲又託形勢此乃市道之事（子下或有爲字）又何足貴乎子之遇知於盧公眞所謂知己者也士之脩身立節而竟不遇知己前古已來不可勝數或日接膝而不相知或異世而相慕以其遭逢之難故曰士爲知己者死（司馬遷答任安書云）

為知己者死不其然乎不其然乎（或無複出四字不其或作其不）閤下既已知侯生而愈復以侯生言於閤下者非為侯生謀也感知己之難遇大閤下之德而憐侯生之心故因其行而獻於左右焉謹狀

論今年權停舉選狀（德宗貞元十九年自正月至五月不雨分命祈禱山川秋七月戊午以關輔飢罷吏部選禮部貢舉公時為四門博士抗疏論列其曰雖非朝官盖未為御史時也按登科記貞元二十年平停舉是公雖有此疏而上不從也）

右臣伏見今月十日勅今年諸色舉選宜權停者（舉選一作選舉）道路相傳皆云以歲之旱陛下憐閔京師之人慮其乏食故權停舉選以絕其來者所以省費而足食也臣伏思之竊以為十口之家益之以一二人於食未有所費今京師之人不啻百萬都計舉者不過五七千人并其僮僕畜馬不當京師百萬分之一（分上或無萬字）以十口之家計之誠未為有所損益

又今年雖旱去歲大豐商賈之家必有儲蓄舉選者皆齎持資用以有易無未見其弊今若暫停舉選或恐所害實深一則遠近驚惶二則人士失業臣聞古之求雨之詞曰人失職歟（公羊傳威五年曰大雩者何旱祭也何休注云君親之南郊自責曰政不一與民失職與以民為人避大宗辟）然則人之失職足以致旱今緣旱而停舉選是使人失職而召災也臣又聞君者陽也臣者陰也獨陽為旱獨陰為水今者陛下聖明在上雖堯舜無以加之而羣臣之賢不及於古又不能盡心於國與陛下同心助陛下為理有君無臣是以久旱以臣之愚以為宜求純信之士骨鯁之臣憂國如家忘身奉上者超其爵位置在左右如殷高宗之用傅說周文王之舉太公齊桓公之拔甯戚漢武帝之取公孫弘（或無公字）清閑之餘時賜召問必能輔宣王化銷殄旱災（王化或作主化）臣雖非朝官月受俸錢歲受祿粟苟有所知不敢不言謹詣光順門奉狀以聞伏聽聖旨

昌黎集　世綵堂

御史臺上論天旱人饑狀

公時為監察御史皇甫湜為公作神道碑曰貞元十九年關中旱饑人死相枕籍吏刻取恣先生列言天下根本民急如是請寬民徭役而免田租之弊專政者惡之出爲連州陽山令蓋謂此也公二十一年赴江陵途中寄三學士詩以歷言得罪之錄與湜言無異史以爲言宮市出陽山誤矣

右臣伏以今年已來京畿諸縣夏逢亢旱秋又早霜田種所收十不存一陛下恩踰慈母仁過春陽租賦之間例皆蠲免所徵至少所放至多上恩雖弘下困猶甚至聞有棄子逐妻以求口食拆屋伐樹以納稅錢寒餒道塗餒或作餓斃踣溝壑有者皆已輸納無者徒被追徵臣愚以爲此皆羣臣之所未言陛下之所未知者也臣竊見陛下憐念黎元同於赤子至或犯法當戮猶且寬而宥之況此無辜之人豈有知而不救又京師者四方之腹心國家之根本其百姓實宜倍加憂恤今瑞雪頻降來年必豐急之則得少而人傷緩之則事存而利遠伏乞特勑京兆府應今年稅錢及草粟等在百姓腹內徵未得者腹或作復德宗十四年詔諸道州府應貞元八年至十一年兩稅及榷酒錢在百姓腹內者並除放〇今按腹內謂應納而未納者嘗見國初時官文書猶有此語如今言名丁也並且停徵容至來年蠶麥庶得少有存立臣至陋至愚無所知識或無知字受恩思效有見輒言無任懇款慙懼之至謹錄奏聞謹奏

請復國子監生徒狀

貞元十九年公爲四門館博士時奏請也

國子監應三館學士等準六典唐六典三十卷開元十年起居舍人陸堅被詔撰玄宗手寫六條曰理典教典禮典政典刑典事典至二十六年書成

國子館學生三百人皆取文武三品已上及國公子孫從三品已上曾孫補充已或作以下同

太學館學生五百人皆取五品已上及郡縣公子孫從三品已上曾孫補充或無從字

四門館學生五百人皆取七品已上及侯伯子男子補充

右國家典章崇重庠序近日趨競未復本源

至使公卿子孫恥遊太學工商凡冗或處上
庠今聖道大明儒風復振恐須革正以贊鴻
猷今請國子館並依六典其太學館量許取
常參官八品已上子弟充其四門館亦量許
取無資廕有才業人充如有資廕不補學生
應舉者請禮部不在收試限其新補人有冒
廕者請牒送法司科罪緣今年舉期已近伏
請去上都五百里內特許非時收補其五百
里外且任鄉貢至來年春一時收補其厨糧

度支先給二百七十四人今請準新補人數
量加支給謹具如前伏聽處分

唐故贈絳州刺史馬府君行狀公宮誌毀

中少監馬君繼祖嵩自北平莊武王之孫贈大子少傅陽之子貢言始今初冠惠逸士貢在京師窮不能自存以故人推第拜北平於馬前王問兩僑之彰其寒飢陽食與衣召二子使為之主為令又為棄之行狀門郎北平之長子也故其終方愈既世通家詳聞其世系事業今葬有期日從少府請撥其大者為行狀記立言之君子而圖其不朽焉公於馬氏可謂孚矣據狀

貞元十九年作

君諱某字某諱某或作諱某其先為嬴姓當周之衰
處晉為趙氏其先本嬴姓伯益後仲衍生大廉大廉四世孫中衍中衍四世孫仲潏仲潏生飛廉飛廉子季勝為趙氏季陽十世孫叔帶去周事晉叔帶五世孫夙
晉亡而趙氏為諸侯夙九世孫完門之為諸侯是為趙獻侯其
後益大與齊楚韓魏燕為六國俱稱王其別
子趙奢當趙時或無時字破秦軍閼與有功號馬
服君子孫由是以馬為氏完四世孫武靈王與六國俱稱王武靈王子惠文王二十九年使別子趙奢擊秦大破秦軍閼與丁陽奢號馬服君子孫以馬

列氏閒內池名梁有安州刺史侍中贈太尉岫岫生
喬鄉任襄州主簿國亂去官不仕喬鄉生君
才隋末為蘭令藺或作藺燕王藝師之以有幽都
之眾羅藝字子延京兆雲陽人隋大業十二年十二月舉兵自稱幽州總管武
德初朝京師拜武侯大將軍唐武德二年十月藝奉表歸國
詔封為燕郡王賜姓李氏六年二月藝請入朝封南陽郡公卒葬大
梁新里趙郡李華刻碑頌之君才生珉為王
鈐衛倉曹參軍事贈尚書左僕射生季龍為
嵐州刺史贈司空清河崔元翰銘其德於碑

在新里司空生燧為司徒侍中北平王贈太傅謚莊武莊武之勳勞在策書君其長子也（燧二子長彙次暢）少舉明經司徒公作藩太原（大曆十四年閏五月以燧為河東節度使）授河南府參軍建中四年司徒公使將武人子弟才力之士三百人朝行在扞衛獻御服用物弓甲貴器幄幕奔走危難上嘉其勤（嘉或作喜）超拜太常丞賜章服遷少府少監太僕少卿司徒公之薨也刺臂出血書佛經千餘言期以報德廬墓側植松柏終

喪又拜太僕少卿疾病一年貞元十八年七月二十五日（七或作十）終于家凡年四十有五其弟少府監暢上印綬求追贈（一作賜）贈絳州刺史布帛百匹君在家行孝友待賓客朋友有信義其守官恭慎舉職其朝獻奉父命不避難其居喪有過人行初司徒公娶河南元氏封潁川郡夫人贈許國夫人許國薨少府始孩顧託以其姪為繼室是為陳國夫人陳國無子（陳國無子或作夫人無子）愛君與少府如己生其薨

也君與少府喪之猶實生已親負土封其墓夫人滎陽鄭氏王屋縣令況之女有賢行侍君疾逾年不下堂食菜飲水藥物必自擇將進輒先嘗方書本草恒置左右子男二人叔前左衛倉曹參軍敢右清道率府胄曹參軍女子二人在室雖皆幼侍疾居喪如成人愈旣世通家詳聞其世系事業今葬有期日從少府請掇其大者為行狀託立言之君子而圖其不朽焉

復讎狀

（蜀本此狀首云元和六年九月富平縣人梁悅為父報仇殺人自投縣請罪敕復仇殺人固有彝典以其申冤請罪視死如歸自詣公門發於天性志在徇節本無求生寧失不經特從減死宜決杖一百配流循州於是史官職方員外郎韓愈獻議云云公於時未為史官也此後人以史文裒入闕今舊本皆無之○事之首末已具載本篇舊史書於憲宗紀刑法志新史書於孝友張琇傳按皆史所書亦太宗時至是復讎者凡七人原之者三不原者四梁悅其一也大抵殺人者死有國常典而貸死者出於一時之特敕公此議欲令凡事發具其事下尚書省）

集議酌宜而行禮刑兩不失矣

右伏奉今月五日勑奉一作敕復讎據禮經則義不同天徵法令則殺人者死禮法二事皆王教之端端上或有大字有此異同必資論辯宜令都省集議聞奏者朝議郎行尚書職方員外郎上騎都尉韓愈議曰伏以子復父讎見於春秋公羊傳定四年父不受誅子復讎可也不見於禮記記檀弓子夏問於孔子曰居父母之仇如之何子曰寢苫枕干不仕弗與共天下也遇諸市朝不反兵而鬬又見周官周官調人凡殺人而義者令勿讎讎之則死又見諸子

史不可勝數未有非而罪之者也最宜詳於律而律無其條無下或有有字非闕文也蓋以爲不許復讎則傷孝子之心而乖先王之訓一無而字許復讎則人將倚法專殺無以禁止其端矣夫律雖本於聖人然執而行之者有司也經之所明者制有司者也丁寧其義於經而深沒其文於律者其意將使法吏一斷於法將或作特而經術之士得引經而議也周官曰凡殺人而義者令勿讎讎之則死義宜也明殺人而不得其宜者子得復讎也此百姓之相讎者也公羊傳曰父不受誅子復讎可也不受誅者罪不當誅也誅者上施於下之辭非百姓之相殺者也殺下或無者字又周官曰凡報仇讎者書於士殺之無罪言將復讎必先言於官則無罪也今陛下垂意典章思立定制惜有司之守憐孝子之心示不自專訪議群下臣愚以爲復讎之名雖同而其事各異或百姓相讎如周官所稱可議於今者或爲官所誅爲官下或有吏字如公羊所稱不可行於今者又周官所稱將復讎先告於士則無罪者若孤稚羸弱抱微志而伺敵人之便恐不能自言於官未可以爲斷於今也然則殺之與赦不可一例宜定其制曰凡有復父讎者事發具其事申尚書省尚書省集議奏聞或無有字申文作由下二字○今按此合有由字但下字當作申又或是上字耳更詳之酌其宜而處之則經律無失其指矣或無律字謹議

錢重物輕狀唐史食貨志云自建中定兩稅而物輕錢重民

以為患至是四十年當時為絹二疋半者為八疋大率加倍豪家大商積錢以逐輕重故農日困末業日增穆宗亦以貨輕錢重民困而不充詔百官議曰今宜使天下兩稅榷酒鹽利上供及留州送使錢悉輸以布帛穀粟云云此狀大率與於陵議合

右臣伏準御史臺牒準中書門下帖奉進止帖或作牒錢重物輕為弊頗甚詳求適變可以便人所貴緡貨通行里閭寬息宜令百寮隨所見作利害狀者臣愚以為錢重物輕救之之法有四一曰在物土貢夫五穀布帛農人之所能出也工人之所能為也人不能鑄錢而使之賣布帛穀米以輸錢於官是以物愈賤而錢愈貴也而錢或無而字今使出布之鄉租賦悉以布出絲綿之鄉租賦悉以絲綿百貨去京百里悉出草三百里以粟五百里之內及河渭可漕入願以草粟租賦草粟下或有米字悉以聽之則人益農或作豐錢益輕穀米布帛益重二曰在塞其隙無使之洩禁人無得以銅為器皿或無皿字禁鑄銅為浮屠佛像鐘磬者蓄

銅過若干斤者鑄錢以為他物者皆罪死不赦禁錢不得出五嶺下或有復出五嶺字買賣一以銀盜以錢出嶺及違令以買賣者皆坐死一無坐字五嶺舊錢聽人載出如此則錢必輕矣三曰更其文貴之使一當五而新舊兼用之凡鑄錢千其費亦千今鑄一而得五是費錢千而得錢五千可立多也四曰扶其病使法必立扶或作狀非是凡法始立必有病今使人各輸其土物以為租賦則州縣無見錢州縣無見錢而穀米布帛未重則用不足而官吏之祿俸月減其舊三之一各置鑄錢使新錢一當五者以給之輕重平乃止四法用錢必輕穀米布帛必重百姓必均矣謹錄奏聞伏聽敕旨謹奏

昌黎先生集卷第三十七

世綵廖氏刻梓家塾

昌黎先生集卷第三十八

表狀

爲韋相公讓官表（憲宗紀元和九年十二月戊辰尚書右丞韋貫之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公時以考功郎中知制誥代作）

臣某言伏奉今日制命以臣爲尚書右丞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非常之寵忽降於上天不次之恩遽屬於庸品（○屬之欲切）承命震駭心神靡寧顧己慙靦（他典切）手足失措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臣本非長才又乏敏識學不能通達經訓文不足緣飾吏事（○緣去聲前漢公孫弘習文法吏事而緣飾以儒雅）徒知立志廉謹絕朋勢之交處官恪恭免請託之累因緣資序驟歷臺閣蒙生成於天地無裨補於涓塵忝冒以居涯分遂極常以盈滿自誡方思退處里閭何意恩澤益深猥令超參鼎鉉竊自惟度實不堪任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臣聞宰相者上熙陛下覆燾之恩下遂羣生性命之理以正百度以和四時澄其源而清其流統於一而應於萬毫釐之差或致弊於寰海晷刻之誤或遺患於歷年固宜旁求隱士必得能者然後授之不可輕以付臣使人失望上累聖主知人之哲下乖微臣量己之義無補於理有妨於賢況今俊乂至多耆碩咸在苟以登用皆踰於臣伏乞特迴所授以示至公之道天下幸甚（或有復出四字）

爲宰相賀雪表（時武元衡張弘靖韋貫之等爲相公知制誥）

臣某言臣伏以去歲冬間雨雪頗少今年春首宿麥未滋陛下深念黎甿屢形詞旨神監昭達皇情感通春雲始繁時雪遂降實豐穰之嘉瑞銷癘疫於新年東作可期南畝有望此皆陛下與天合德視人如傷每發聖言則獲靈貺見天人之相應知朝野之同歡臣等職在燮和慙無效用覩斯慶澤寔荷鴻休

進順宗皇帝實錄表狀（退之以元和八年守比部）

郎中史館修撰而吉甫以九年十月卒則進實錄在十年夏也

臣愈言今之所以知古後之所以知今不可口傳必憑諸史自雖二帝三王之盛若不存紀錄則名氏年代不聞于茲功德事業無可稱道焉順宗皇帝以上聖之姿早處儲副大曆十四年五月德宗即位十一月以長子宣王誦爲太子年十晨昏進見必有所陳二十餘年未嘗懈倦陰功隱德利及四海及嗣守大位貞元二十一年正月即位四月十五行其所聞順天從人傳授聖嗣陛下欽承先志紹致太平原大推功原大西作原本實資撰次去八年十一月臣在史職監修李吉甫授臣以前史官韋處厚所撰先帝實錄三卷云未周悉令臣重修臣與修撰左拾遺沈傳師直館京兆府咸陽縣尉宇文籍等共加採訪并尋檢詔敕修成順宗皇帝實錄五卷削去常事著其繫於政者比之舊錄十益六七忠良姦佞莫不備書苟關於時無所不錄吉甫慎重其事欲更研討比及身歿尚未加功臣於吉甫宅取得舊本自冬及夏刋正方畢文字鄙陋實慚塵玷或作實增慙懼謹隨表獻上臣愈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言

右臣去月二十九日進前件實錄今月四日宰臣宣進止其間有錯誤令臣改畢却進舊本者臣當修撰之時史官沈傳師等採事得於傳聞詮次不精致有差誤聖明所鑒毫髮無遺恕臣不逮重令刋正今並添改訖其奉天功烈更加尋訪已據所聞載於首卷宗以德宗幸奉天錄辛聞照宇宙數執弓矢後先導衛從宵宰昔儻所論著尚未周詳臣所未知乞賜宣示庶獲編錄永傳無窮謹錄奏聞謹奏

爲裴相公讓官表

憲宗元和十年六月乙丑御史中丞裴度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公時爲考功郎中知制誥代爲此表

臣某言伏奉今日制書以臣爲朝議大夫守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承命驚惶魂爽飛越俯仰天地若無所容臣某誠惶誠恐

頓首頓首臣少涉經史粗知古今天與朴忠性惟愚直知事君以道無憚殺身慕當官而行不求利己人以爲拙臣行不疑元和之初始拜御史旋以論事過切爲宰臣所非移官府廷因佐戎幕移或作出因或作乃九和初變爲監察御史論排倖語反件旨出爲河南府功曹參軍武元衡節四川表爲節度掌書記陛下恕臣之罪憐臣之心拔居侍從之中遂掌絲綸之重自西川召爲起居舍人元和六年以司勳員外郎知制誥拜中書舍人受恩益大顧己益輕大或作學益輕或作愈輕苟耳目所聞知心力所追及少關政理輒以陳聞於裨補無涓埃之微而讒謗有丘山之積陛下知其孤立賞其微誠或作盡誠獨斷不謀獎待踰量或作重臣誠見陛下具文武之德有神聖之姿啓中興之宏圖當太平之昌曆勤身以儉與物無私威怒如雷霆容覆如天地實羣臣盡節之日才智效能之時聖君難逢重德宜報苦心焦思以日繼夜苟利於國知無不爲徒欲竭愚未免妄作陛下不加罪責更極寵光既領臺

綱元和九年度爲御史中丞又紕邦憲十年度爲刑部侍郎聖君所厚兇逆所鍾鬭於防虞幾至斃踣元和十年六月王承宗李師道俱遣刺客殺宰相武元衡又擊度刃三進斷靴刜背裂中單又傷首度墜溝中度冒氊得不死恩私曲被性命獲全忝累祖先玷塵班列未知所措秖自內慙豈意陛下擢臣於傷殘之餘委臣以燮和之任忘其陋污使佐聖明此雖成湯舉伊尹於庖廚孟子云伊尹以割烹要湯高宗登傅說於版築孟子傅說舉於版築之間周文用呂望於屠釣離騷呂望之鼓刀兮遭文王而得舉注云望屠於朝歌說於望年七十釣於渭濱齊桓起甯戚於飯牛離騷甯戚之謳歌兮齊桓聞以該輔注云甯戚商賈宿齊東門外桓公夜出戚方飯牛叩角而商歌桓公聞用爲客卿雪恥蒙光去辱居貴以今準古擬議非倫陛下有四君之明行四君之事微臣無四子之美獲四子之榮豈可叨居以彰非據方今干戈未盡戢夷狄未盡賓麟鳳龜龍未盡游郊藪草木魚鼈未盡被雍熙當大有爲之時得非常人之佐然後能上宣聖德以代天工如臣等類實不克堪伏願博選周行旁及巖穴

天生聖主必有賢臣得而授之乃可致理或作集事乞迴所授以叶羣情無任懇款之至

為宰相賀白龜狀一作表據表言伐蔡事當在元和十年宰相裴度張弘靖韋貫之也公元和十二年七月從裴度伐蔡十月克蔡州擒吳元濟以獻幾與表言合云

鄂岳觀察使所進白龜元和十一年以李道古為鄂岳觀察使會平淮西得白龜以獻

右今日某宣進止示臣前件白龜者止或作旨今五堂宣既作進止下同○令按陸公奏議亦可考伏以禎祥之見必有從來物象既呈可以推究古者謂龜為蔡語口藏文仲居蔡注云蔡國之守龜本出蔡地因以為名家語漆雕憑曰臧氏有守龜焉名曰蔡古者謂龜為蔡蔡者龜也今始入賊地而獲龜者是獲蔡也白者西方之色刑戮之象也是必擒其帥而得地也提挈而來生致闕下此象既見其應不逾斯皆陛下聖德所施靈物來效太平之運其在於今臣等謬列台衡親覩嘉瑞無任抃躍之至

冬薦官殷侑狀或無冬官字公嘗有荅殷侍御書云象示新注公羊春秋疑郎侑也狀薦進御史太常博士元和十一年冬作十二年公送其副宗正少卿李孝誠使回鶻序云自太常博士遷虞部員外郎兼侍御史承命以行則是侑果因公之薦而為太常博士矣

前天德軍都防禦判官承奉郎試大理評事兼監察御史殷侑

右伏準貞元五年六月十一日敕停使郎官御史在城者兼本有停字無使字或無停字方引宋說云當天德軍防禦郎所部停使也委常參官每年冬季聞薦者前件官兼通三傳傍習諸經注疏之外自有所得久從使幕亮直著名朴厚端方少見倫比以臣所見堪任御史太常博士臣所諳知不敢不舉謹録奏聞伏聽敕旨

進王用碑文狀王用字鄒采憲宗舅李脩其姊婿也公時為右庶子為作碑時元和十一年十一月云

故檢校左散騎常侍兼右金吾衛大將軍贈工部尚書王用神道碑文用以元和十一年八月辛贈工部尚書是年十一月葬

右京兆尹李脩(或作修)是王用親表傳用男沼等意請臣與亡父用撰前件碑文者伏以王用國之元舅位望頗崇豈臣短才所能褒飾不敢辭讓輒以撰訖其碑文謹錄本隨狀封進伏聽進止(或作旨)其王用男所與臣馬一匹幷鞍銜白玉腰帶一條臣並未敢受領謹奏

謝許受王用男人事物狀(劉乂好俠聞前歌詩聞公善接天下士步歸之其後持公金數斤去曰此諛墓中人所得不若與劉君爲壽公所受王用男人事物其乂所謂諛墓中人所得者歟)

某官某乙(本或無此四字但云臣愈言今日品官云云○今按狀體前合當具官不當言云臣某言)

右今日品官唐國珍到臣宅奉宣進止緣臣與王用撰神道碑文令臣領受用男沼所與臣馬一匹幷鞍銜及白玉腰帶一條者臣才識淺薄詞藝荒蕪所撰碑文不能備盡事跡

聖恩弘獎特令中使宣諭幷令臣受領人事物等承命震悚再欣再躍無任榮抃之至謹

附狀陳謝以聞謹狀

薦樊宗師狀(宗師字紹述公薦之屢矣因東野之葬稱其經營如已薦之鄭餘慶後又薦之於故相袁滋謂伏聞賓位尚有闕員令又以狀薦於朝謂知賢不敢不論紹述死又爲之銘無所稱道其於朋友可謂信矣)

攝山南西道節度副使朝議郎前檢校水部員外郎兼殿中侍御史賜緋魚袋樊宗師(校下或有尚書字)

右件官孝友忠信稱於宗族朋友可以厚風俗勤於藝學多所通解議論平正有經據可以備顧問謹潔和敏持身甚苦遇物仁恕有材有識可任以事今左右史並闕員外郎侍御史亦未備員若蒙擢授必有補益忝在班列知賢不敢不論謹錄狀上伏聽處分

舉錢徽自代狀(元和十二年十二月公除刑部侍郎舉徽自代徽字蔚章吳郡人尚書郎起之子以集考之公舉自代凡六人爲刑部舉錢徽爲袁州舉韓泰爲祭酒舉張惟素爲兵部舉韋顗爲京兆尹舉馬摠爲兵侍又舉張正甫皆一時之賢也)

朝散大夫守太子右庶子飛騎尉錢徽

右臣伏準建中元年正月五日勑（正月或作五月）常參官授上後三日內舉一人以自代者前件官器質端方性懷恬淡外和內敏潔靜精微可以專刑憲之司參輕重之議況時名年輩俱在臣前擢以代臣必允衆望伏乞天恩遂臣誠請謹錄奏聞謹奏

進撰平淮西碑文表（或無撰文二字元和十二年十月淮西平羣臣請刻石紀功十三年正月敕刑部侍郎韓愈撰文表云伏奉正月十四日敕牒本表後云三月二十五日自奉敕凡七十日乃[illegible]史云淮西碑多叙裴度事時先入蔡州李愬功第一愬不平之時有石烈士者因作碑以是上訴其事詔令磨愈文命翰林學士段文昌重撰文勒石詳見碑注）

臣某言伏奉正月十四日勑牒（正月十四日勑牒或作其月日勑勝勝字非是）以收復淮西（以或作已或無復字）羣臣請刻石紀功明示天下為將來法式（或無式字）陛下推勞臣下（或作推功勞臣）允其志願使臣撰平淮西碑文者聞命震駭心識顛倒非其所任為愧為

恐經涉旬月不敢措手中謝（涉旬或作旬涉）竊惟自古神聖之君既立殊功異德卓絕之跡必有奇能博辯之士為時而生持簡操筆從而寫之各有品章條貫然後帝王之美巍巍煌煌充滿天地其載於書則堯舜二典夏之禹貢殷之盤庚周之五誥於詩則玄鳥長發歸美殷宗清廟臣工小大二雅周王是歌辭事相稱善幷美具號以為經（號或作暴經上或有正字）列之學官置師弟子讀而講之從始至今莫敢指斥不可輕以屬人（中謝或無此二字）伏惟唐至陛下（惟或作以）再登太平刻刮羣姦掃灑疆土天之所覆莫不賓順然而淮西之功尤為俊偉碑石所刻動流億年必得作者然後可盡能事今詞學之英所在麻列（麻或作成方从閣杭苑李謝本○今按作麻殊無理疑此本是森字誤轉作麻後人見其誤而不得其說乃改作成耳且公答孟簡書亦有森列之語可考也方氏固執舊本定從麻字舛繆無理不成文章固為可怪然李甚如

此有得本字使人得以因疑致寐遂得其眞若便發麻而直作成字則人不復疑而本字無由可得矣然則方本雖誤而亦不爲無功但不當便以爲是而直發它本不復思索參考耳今以無本亦未敢輒改且作麻字而著其說使讀爲麻云儒宗文師磊落相望外之則宰相公卿郎官博士官或作中內之則翰林禁密游談侍從之臣不可一二遽數召而使之無有不可至於臣者自知最爲淺陋顧貪恩待或作侍趨以就事叢雜乖戾律呂失次乾坤之容日月之光知其不可繪畫强顏爲之以塞詔旨罪當誅死其碑文今已撰成謹錄封進無任慙羞戰怖之至謹上或有適表二字慙羞戰怖或作慚惶怖懼此下或有謹奉表以聞三月二十五日臣愈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言二十三字○今按此或本以聞下便著月日與今表式不同未詳其說

奏韓弘人事物表

古本云四月一日淮度羣夷簡奉進

止碑文宣賜韓弘一本

右臣先奉恩勑撰平淮西碑文或無恩字或無勑字伏緣聖恩以碑本賜韓弘等今韓弘寄絹五百匹與臣充人事未敢受領謹錄奏聞伏聽進止謹奏

謝許受韓弘物狀

臣某言今日品官第五文嵩至臣宅奉宣聖旨令臣受領韓弘等所寄撰碑人事絹者恩隨事至榮與幸幷慙抃怵惕罔知所喻中謝伏以上賛聖功臣子之職下露羣帥文字所宜陛下謙光自居勸勵爲事各賜立功節將碑文一通使知朝廷備錄勞效韓弘榮於寵賜遂寄縑帛與臣於臣何爲坐受厚貺恩由上致利則臣歸慙戴兢惶舉措無地無任感恩慙戀之至

昌黎先生集卷第三十八

世綵廖氏刻梓家塾

昌黎先生集卷第三十九

表狀

論捕賊行賞表（憲宗紀元和十年六月癸卯鎮州節度使王承宗遣盜夜伏於靖安坊刺殺宰相武元衡死之又遣盜於通化坊刺御史中丞裴度傷首而免京城大駭武元衡死數日未獲賊兵部侍郎許孟容請見奏曰豈有國相橫尸路隅而不能擒賊因涕泣極言乃詔京城諸道能捕賊者賞錢萬貫仍與五品官至是獲賊而未即加賞此公所以以狀論列其號令之不信也）

臣愈言臣伏見六月八日勑以狂賊傷害宰臣擒捕未獲陛下悲傷震悼形於寢食特降詔書明立條格云有能捉獲賊者賜錢萬貫仍加超授令下手賊等四分之內已得其三（一作之）其餘兩人蓋不足計根尋蹤跡知白承宗再降明詔絕其朝請又與王士則士平等官（士則士平皆王武俊之子張晏等誅士平為左金吾衛大將軍士則士平或作士平士則）八日之制無不行者獨有賞錢（獨上或有內字）尚未賜給羣情疑惑未測聖心聞初載錢置市之日市中觀者日數萬人巡繞瞻視咨嗟歎息既去復來以至日暮百姓小人重財輕義不能深達事體但見不給其賞便以為朝廷愛惜此錢不守言信自近傳遠無由辯明且出賞所以求賊今賊已誅斬若無人捉獲國家何因得此賊而正刑法也（因或作因法一作罰）承宗何故而賜誅絕也士則士平何故與美官也三事既因獲賊必有其人不給賞錢實亦難曉假如聖心獨有所見審知不合加賞

其如天下百姓及後代久遠之人哉（或無之人字）況今元濟承宗尚未擒滅兩河之地太半未收隴右河西皆沒戎狄所宜大明約束使信在言前號令指麾以圖功利況自陛下即位已來繼有丕績（已或作以下同）斬楊惠琳收夏州斬劉闢收劍南東西川斬李錡收江東縛盧從史收澤潞等五州（五州澤潞邢洺磁）威德所加兵不汙刃收魏博等六州（六州魏博貝相澶衛）致張茂昭張悟收易定徐泗濠等五州（易定二州張茂昭所管徐泗濠三州）

張愔所管愔於針切○創業已來列聖功德未有能高於陛下者可謂赫赫巍巍光照前後矣此由天授由上或有皆字陛下神聖英武之德爲臣唐中興之君宗廟神靈所共祐助勉強不已守之以信或作道則故地不足收而太平不難致如乘快馬行平路遲速進退自由其心有所欲往無不可者於此之時特宜示人以信孔子欲存信去食人非食不生尚欲捨生以存信況可無故而輕棄也昔秦孝公用商鞅爲相

欲富國強兵行令於國恐人不信立三丈之木於市南門募人有能徙置北門者與五十金有一人徙之輒與五十金秦人以君言爲必信法令大行國富兵強無敵天下三丈之木非難徙也徙之非有功也孝公輒與之金者所以示其言之必信也言爲必信言之必信閣杭本兩句皆無信字無理甚明亦足以見二本之謬矣昔周成王尚小與其弟叔虞爲戲削桐葉爲珪曰以晉封汝其臣史佚因請擇日立叔虞爲侯擇杭本作澤非是成王曰

吾與之戲耳史佚曰天子無戲言言之則史書之禮成之樂歌之於是遂封叔虞於晉昔漢高祖出黃金四萬斤與陳平恣其所爲不問出入令謀項羽平用金開楚數年之閒漢得天下論者皆言漢高祖深達於利達或作遠能以金四萬斤致得天下以此觀之自古以來未有不信其言而能有大功者亦未有不費少財而能收大利者也方無亦未至利者十三字○今詳文意上文引秦孝公周成王事故此以未有不信而能成大功結之又引漢高祖事故此以未有

不小費而能收大利結之不可欠闕方本但以篤信閣杭之故不問可否直行刪去舉正方不復載殊爲無理今悉補所足之臣於告賊之人告或作持本無恩義彼雖獲賞了不關臣所以區區盡言不避煩黷者欲令陛下之信行於天下伏望恕臣愚陋僻恚之罪而收其懇款誠至之心天下之幸非臣之幸也謹奉表以聞臣愈誠惶誠恐

論佛骨表新舊史皆具載於本傳先是鳳翔法門寺有護國眞身塔塔內有釋迦文佛指骨一節其法三十年一開開則歲稔

人泰至是憲宗遣中使杜英奇押宮人三十持香花迎入大內留禁中三日乃送佛祠王公士庶奔走贊歎公爲刑部侍郎上表極諫帝大怒欲抵死崔羣裴度戚里諸貴皆爲公言乃貶潮州刺史時宰相疑公此表爲馬宿所草以宿嘗與公同年進士又同佐裴度淮西故疑之遂貶宿歙州刺史時宰必皇甫鎛也亦可謂無識鑒矣此表豈宿所能了耶聞見錄云憲宗元和十四年自鳳翔法門寺迎佛骨入禁中韓退之以諫逐十五年有陳洪志之禍懿宗咸通十四年又迎其骨入禁中諫者以憲宗爲戒懿宗曰生得見之死亦無恨不數月崩送歸骨還法門寺

愈之諫云本佛以來享年不永者其知言哉

臣某言(伏以或作臣伏聞或作臣聞)自後漢時流入中國(流上舊史有始字新史流作始)上古未嘗有也昔者黃帝在位百年年百一十歲(或作百十)少昊在位八十年年百歲(或作一百)顓頊在位七十九年年九十八歲(新史無八字考之世紀非也)帝嚳在位七十年年百五歲帝堯在位九十八年年百一十八歲(百五歲百一十八歲二語上或皆有一字)帝舜及禹年皆百歲(新史舜下有在位字以上多帝王世紀之文)此時天下太平百姓安樂壽考然而中國未有佛也(而下方有此時二字舊史無然而此三字今從新史)其後殷湯亦年百歲湯孫太戊在位七十五年武丁在位五十九年書史不言其年壽所極推其年數蓋亦俱不減百歲(五十九年新舊史無九字脫也言年方作定新舊史皆無年所極三字方本無推其年數四字今以新舊史方本俱下有年字二史俱無俱字)周文王年九十七歲武王年九十三歲穆王在位百年此時佛法亦未入中國(入或作至)非因事佛而致然也漢明帝時始有佛法明帝

在位纔十八年耳(或無耳字)其後亂亡相繼運祚不長宋齊梁陳元魏已下事佛漸謹年代尤促惟梁武帝在位四十八年(八或作九)前後三度捨身施佛宗廟之祭不用牲牢晝日一食(晝新舊史作盡)止於菜果其後竟爲侯景所逼餓死臺城國亦尋滅事佛求福乃更得禍(乃或作反乃更或作乃反)由此觀之佛不足事亦可知矣(事上或有信字新舊史無事字有信字)高祖始受隋禪則議除之(武德九年四月高祖詔有司沙汰天下僧尼道士女冠)當時羣臣材識不遠(材識

不能深知先王之道（知新舊史作究）古今之宜推闡聖明以救斯弊（聖明或作明聖）其事遂止臣常恨焉伏惟睿聖文武皇帝陛下神聖英武數千百年已來未有倫比即位之初即不許度人為僧尼道士又不許創立寺觀（不上或無即字創上或無許字新舊史創作別）臣常以為高祖之志必行於陛下之手（常新舊史作當時二字）今縱未能即行豈可恣之轉令盛也（新史無轉字）今聞陛下令羣僧迎佛骨於鳳翔御樓以觀舁入大內（舁音輿）又令

諸寺遞迎供養（迎新史作相或作加）臣雖至愚必知陛下不惑於佛作此崇奉以祈福祥也直以年豐人樂（年豐人樂新舊史作豐年之樂）徇人之心為京都士庶設詭異之觀戲翫之具耳（或無設字）安有聖明若此而肯信此等事哉然百姓愚冥易惑難曉苟見陛下如此將謂真心事佛皆云天子大聖猶一心敬信（云上或無皆字敬信新史作信向）百姓何人豈合更惜身命（何人新舊史作微賤豈合更惜或無豈合字而有於佛二字舊史無更字令从新史）焚頂燒指（焚頂上新史有以至字舊史有所以

字謝本作以至無故新舊史焚作灼燒作燔）百十為羣解衣散錢自朝至暮轉相倣效惟恐後時老少奔波棄其業次（少作幼業次作生業）若不即加禁遏更歷諸寺必有斷臂臠身以為供養者（或無臠字）傷風敗俗傳笑四方非細事也夫佛本夷狄之人（佛上新舊史無夫字下或有者字）與中國言語不通衣服殊製口不言先生之法言（不言新舊史作不道）身不服先王之法服不知君臣之義父子之情假如其身至今尚在奉其國命（新舊史無予今二字奉下或無其字）來朝京

師陛下容而接之不過宣政一見禮賓一設賜衣一襲衛而出之於境不令惑眾也（而出之於或無而於二字或無之字下舊史有於字新史惑作貳誤也）況其身死已久枯朽之骨凶穢之餘豈宜令入宮禁（令新舊史作以又作直）孔子曰敬鬼神而遠之古之諸侯行弔於其國尚令巫祝先以桃茢祓除不祥（祓閣杭蜀本作拂）然後進弔（禮記君臨臣喪以巫祝桃茢執戈惡之也注桃鬼所惡茢葦苕可掃不祥左氏襄二十九年公如楚楚康王卒楚人使公親襚公使巫以桃茢先祓殯楚人悔之）今無故取朽穢之物親臨觀之巫

祝不先桃茢不用羣臣不言其非御史不舉
其失臣實恥之乞以此骨付之有司投諸水
火（付丁或無之字新舊史作付之水火無有司投諸四字）永絕根本斷
天下之疑絕後代之惑（或無代字後新史作前）使天下
之人知大聖人之所作為出於尋常萬萬也
豈不盛哉豈不快哉（新史無此二語）佛如有靈能作
禍祟（或作福）凡有殃咎宜加臣身上天鑒臨臣
不怨悔無任感激懇悃之至謹奉表以聞臣
某誠惶誠恐（邵太史曰傅奕上疏請除佛法云降自羲農至于有漢皆無佛法君明臣忠祚長年久漢明帝始立胡神洎于苻石羌胡亂華主庸臣佞祚短政虐云云予謂愈之言蓋廣奕之言也故表出之林之奇曰崔浩闢佛而死於讒韓愈闢佛而貶於唐此浮屠者得為口實以為闢佛者之戒至于梁武三捨身而餓死臺城宋齊以下事之漸謹而年代尤促則浮屠之徒又以為學佛不盡其道之過自非卓然不惑之士未有不為其所惑也）

潮州刺史謝上表

（或無刺史字本傳具載公此表憲宗得表謂宰相曰昨得韓愈到潮州表因思其所諫佛骨事大是愛我我豈不知然愈為人臣不當言人主事佛乃年促也帝欲復用愈故先語及觀宰相意皇甫鎛恐其復用乃率先對曰愈終太踈狂且可量移一郡遂授袁州刺史歐陽文忠公云前世有名人當論事時感激不避誅死真若知義者及到貶所則戚怨嗟有不堪之窮愁形於文字雖韓文公不免此累或者又罪其以封禪諛帝皆非也）

臣某言臣以狂妄戇愚不識禮度上表陳佛
骨事言涉不敬正名定罪萬死猶輕（新史作莫塞）
陛下哀臣愚忠恕臣狂直謂臣言雖可罪心
亦無他特屈刑章以臣為潮州刺史既免刑
誅又獲祿食聖恩弘大天地莫量破腦刳心

豈足為謝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臣以正
月十四日蒙恩除潮州刺史（正上或有今年字）即日
奔馳上道（或作就路）經涉嶺海水陸萬里以今月
二十五日（三月己卯公至潮州）到州上訖與官吏百姓
等相見具言朝廷治平（或無具字）天子神聖威武
慈仁子養億兆人庶無有親疎遠邇雖在萬
里之外嶺海之陬待之一如畿甸之間輦轂
之下有善必聞有惡必見早朝晚罷兢兢業
業惟恐四海之內天地之中一物不得其所

故遺刺史面問百姓疾苦面或作覿苟有不便得
以上陳國家憲章宇具爲治日久守令承奉
詔條違犯者鮮雖在蠻荒無不安泰聞臣所
稱聖德惟知鼓舞謳呼不勞施爲坐以無事
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臣所領州在廣府
極東界上去廣府雖云纔二千里然來往動
皆經月經舊史作逾過海口下惡水濤瀧壯猛○瀧
音雙難計程期程期新舊史作期程颶風鱷魚○颶其遇切患
禍不測州南近界州南近界或作州之南境漲海連天毒
霧瘴氣日夕發作臣少多病年纔五十髮白
齒落理不久長加以罪犯至重所處又極遠
惡憂惶慙悸死亡無日單立一身朝無親黨
居蠻夷之地與魑魅爲羣新舊史作同羣苟非陛下
哀而念之誰肯爲臣言者臣受性愚陋人事
多所不通惟酷好學問文章未嘗一日暫廢
實爲時輩所見推許舊史無所見字許或作表臣於當時
之文亦未有過人者至於論述陛下功德與
詩書相表裏作爲歌詩薦之郊廟紀泰山之

封鏤白玉之牒鋪張對天之閎休揚厲無前
之偉蹟編之乎詩書之策而無愧措之乎天
地之閒而無虧雖使古人復生臣亦未肯多
讓乎新舊史並作於雖或作縱臣亦新舊史並無亦字多讓新史無多字杭本併無二
字尤非是伏以大唐受命有天下大新史作皇四海之
內莫不臣妾南北東西地各萬里自天寶之
後政治少懈文致未優優舊史作優武剋不剛孽
臣姦隸孽或作孼蠹居棊處搖毒自防外順內悖
父死子代以祖以孫一作繼孫如古諸侯自擅其
地不貢不朝六七十年不貢不朝新舊史作不朝不貢四聖
傳序以至陛下陛下卽位以來躬親聽斷旋
乾轉坤關機闔開雷厲風飛日月清照天戈
所麾莫不寧順寧新舊史作從大宇之下生息理極
高祖創制天下其功大矣而治未太平也太
宗太平矣而大功所立咸在高祖之代非如
陛下承天寶之後接因循之餘六七十年之
外赫然興起南面指麾而致此巍巍之治功
也巍下或無之字治功作功治宜定樂章以告神明東巡

泰山奏功皇天范太史唐鑑曰終唐之世惟柳宗元以封禪為非以韓愈之賢猶勸憲宗則其餘無足怪也具著顯庸明示得意使永
永年代服我成烈年下或無代字舊史年代作萬年當此之
際所謂千載一時不可逢之嘉會際或作時一上或有之字而臣負罪嬰釁自拘海島戚戚嗟嗟日與
死迫曾不得奏薄伎於從官之內隸御之間
窮思畢精以贖罪過新舊史作前過懷痛窮天死不
閉目瞻望宸極魂神飛去或作迭非是伏惟皇帝
陛下天地父母哀而憐之無任感恩戀闕慚
惶懇迫之至謹附表陳謝以聞

賀冊尊號表公時在潮州奏表陳賀尊號之稱始自開元至是遂以為故事云古者皇曰皇帝曰帝王曰王至秦始皇始兼皇帝之號漢哀帝始有聖劉太平之稱唐高宗中宗遂有天皇應天之名而明皇遂稱尊號曰開元聖文神武皇帝其後子孫因之以為故事范祖禹所謂使其臣子生而加諡於人君豈不悖哉

臣某言臣伏聞宰相公卿百官及關輔百姓
耆耋等以陛下功崇德鉅天成地平宜加號

於殊常以昭示於來代或作載陳請懇至句于
再于三陳請懇至于再于三或作載陳情款懇倒再三非是陛下仰稽
乾符俯順人志乃以新秋首序今月吉辰發
揚鴻休膺受顯冊元和十四年七月羣臣上尊號曰元和聖文神武法天應道皇帝天人合慶合或作交日月揚光環海之間或作中含生之類歡欣踊躍於一作抃以歌以舞或作以舞以歌臣某誠歡誠喜頓首頓首臣聞體仁長
人之謂元長上或有以字無人字發而中節之謂和無
所不通之謂聖妙而無方之謂神妙而或作妙算下同
經緯天地之謂文戡定禍亂之謂武先天不
違之謂法天道濟天下之謂應道伏惟元和
聖文神武法天應道皇帝陛下子育億兆視
之如傷可謂體仁以長人矣喜怒以類刑賞
不差可謂發而中節矣明照無私幽隱畢達
可謂無所不通矣發號出令雲行雨施可謂
妙而無方矣三光順軌草木遂長可謂經緯
天地矣除剗寇盜宇縣清夷可謂戡定禍亂
矣風雨以時祥瑞輻湊可謂先天而天不違

矣國內無饑寒（國下或無內字）四夷皆朝貢（朝上或無皆字）可謂道濟天下矣衆美備具名實相當赫赫巍巍超今冠古方當議明堂辟雍之事（議或作講或上別有講字）撰泰山梁父之儀（撰下或有集字）揆三代之逸禮補百王之漏典時乘六龍肆覲東后微臣幸生聖代觸犯刑章（一作憲）假息海隅死亡無日瞻望宸極心魂飛揚有永棄之悲無自新之望曾不得與鳥獸率舞蠻夷縱觀爲比（與或作如）銜酸抱痛且恥且慙無任感恩戀闕懇迫彷徨之至（彷徨或作傍惶）謹奉表陳賀以聞

袁州刺史謝上表（或無刺史字）

臣某言臣以去年正月上疏論佛骨事先朝怒臣愚直（憲宗以元和十五年正月崩穆宗即位故此謂憲宗爲先朝）不加大罪自刑部侍郎貶授潮州刺史伏遇其年七月十三日恩赦至（元和十四年七月上尊號大赦天下）其年十月二十四日準例量移改授袁州刺史以今月八日到任上訖臣某誠歡誠喜頓首頓首伏以州小地狹稅賦及時人安吏循閑里無事微臣惟當布陛下惟新之澤守國家承平之規勸以耕桑使無怠惰而已臣以愚陋無堪累蒙朝廷獎用掌誥西掖（元和九年十二月公知制誥）司刑南宮（元和十二年十二月公爲刑部侍郎）顯榮頻煩稱效寂蔑又蒙赦其罪累授以方州德重恩弘身微命賤無階答謝惟積慙惶無任感恩慙惕之至謹差軍事副將郝泰奉表陳謝以聞

賀皇帝即位表（穆宗即皇帝位公在袁州以表賀）

臣某言伏聞皇帝陛下以閏正月三日（或無三日二字）虔奉遺詔昭升大位（升或作承元和十五年閏正月穆宗即位書昭升于上）天地神祇永有依歸華夏蠻貊永有承事神人交慶日月貞明臣某誠歡誠喜頓首頓首臣聞王者必爲天所相爲人所歸上符天心下合人志然後奄有四海以君萬邦伏惟皇帝陛下承列聖之丕績當中興之昌運爰自主鬯春宮齒冑國學孝友之美實形四方英偉之姿久動羣聽及初嗣位遐邇莫

不歡心爰降詔書老幼或至垂泣(或作涕)舉用
俊乂流竄姦邪(帝即位之日召翰林學士段文昌杜元穎沈傳師李肇侍
讀薛放丁公著對思政殿並賜金紫丁未貶宰臣皇甫鎛爲崖州司戸參軍)雖虞
舜之去四凶舉十六相不能過也(渾敦窮奇檮杌饕餮
四凶也蒼舒隤敳檮戭大臨尨降庭堅仲容叔達伯奮仲堪叔獻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
貍十六相也見左傳)天下翹首以望太平天下傾心以
觀至化臣某誠歡誠喜頓首頓首臣聞昔者
堯舜以吁嗟君臣相戒以致至治周文王以
憂勤日中不食以和萬民故能澤流無窮名

配日月伏惟皇帝陛下儀而象之以永多福
天下幸甚天下幸甚微臣往因言事得罪先
朝守郡遠方拘限條制(守郡或作倅守制或作例)不獲奔
走稱慶闕庭無任欣歡踊躍感恩戀闕之至
謹奉表以聞

賀赦表

臣某言伏奉二月五日制書大赦天下常赦
所不原者咸蒙除罪(或無蒙字)與之更始令得自
新恩浹幽明慶溢寰海臣某誠歡誠喜頓首
頓首臣聞王者必於嗣位之始降非常之恩
所以象德乾坤同明日月伏惟皇帝陛下文
思聰明聖神睿哲發號出令雲行雨施懼刑
政之或差憐鰥寡之重困知事久之滋弊慮
法訛之益姦罪人悉原墜典咸舉生恩既及
於四海和氣遂充於八紘臣某誠歡誠喜頓
首頓首微臣往因論事獲譴海隅旋沐朝獎
待罪山郡未離貶竄之地忽逢曠蕩之恩踊
躍欣歡實倍常品限以官守不獲隨例稱慶

闕廷無任感恩戀闕之至謹奉表陳賀以聞

賀冊皇太后表

(穆宗紀元和十五年閏正月尊母爲皇太后即憲宗懿安皇后郭氏子儀之孫也)

臣某言伏承閏正月二十七日皇太后光膺
令典受冊宮闈歡心始自於內朝孝理遂形
於寰海臣某誠歡誠喜頓首頓首皇太后夙
贊先皇弼成至化誕生明聖纘繼鴻休華胥
實贊於軒圖(帝王世紀華胥大昊母)文母有光於周道
(文母太姒詩亦右文母)恭惟懿德克配前芳皇帝陛下

出震承乾，垂衣御極，式展臣子之志，以明敎化之源，禮命載崇，華夷同慶。臣待罪外郡，不獲隨例稱賀闕廷，賀或作慶無任踊躍欣歡之至。謹奉表陳賀以聞。

賀慶雲表 穆宗元和十五年六月十六日也公時爲袁州刺史以表圖編賀云

臣某言：臣所領州今月十六日中時有慶雲見於西北，至暮方散，臣及舉州官吏百姓等無不見者，五采五色，光華不可偏覩，非煙非

雲，容狀詎能詳述，抱日增麗，浮空不收，旣變化而無窮，亦卷舒而莫定，斯爲上瑞，實應太平。臣某誠歡誠喜，頓首頓首。謹按沈約宋書云：慶雲五色者，太平之應。又據孝經援神契曰：王者德至山陵，則慶雲出。陵或作澤故黃帝因之以紀事，左氏昭十七年黃帝以雲紀故爲雲師而雲名說者以黃帝有景雲之瑞故名官也以虞舜由之而作歌。尚書大傳曰俊乂百工相和而歌卿雲帝乃倡之曰卿雲爛兮禮縵縵兮又按季夏六月土王用事，王或作正其日景戊，亦主於土。今按曆家四季之月土王用事各十八日今云六月明當作王景戊以曆推之十六日也西北方者，京師所在，土爲國家之德，祥見京師之位，旣徵於古，又驗於今。伏惟皇帝陛下德合覆載，道光軒虞，嗣位之初，禎祥繼至，昇平之符旣兆，仁壽之域以躋。以或作巳微臣往在先朝，以論事得罪，身居貶黜之地，目觀殊常之慶，抃躍欣幸，欣一作歎實倍常情。伏乞宣付史官，以彰聖德所致。瞻戀闕廷，心魂飛馳，無任欣抃踴躍之至。馳下或有並圖奉進四字或附於下文奉表陳賀之下謹差某官奉表

陳賀以聞。

舉張惟素自代狀 國子監 公自袁州召爲國子祭酒舉以自代時元和十五年冬也

中散大夫守左散騎常侍上柱國賜紫金魚袋張惟素

右伏準建中元年正月五日制，常參官上後三日舉一人自代者。前件官文學治行，衆所推與，累歷中外，資序巳深，序或作考和而不同，靜而有守，勤學退讓，可以訓人，臣所不如，輒舉

自代謹錄奏聞

舉韓泰自代狀 袁州（公自潮州移刺袁州舉奉以自代時元和十五年春也）

使持節漳州諸軍事守漳州刺史韓泰（泰永貞元年十一月坐王叔文之黨貶虔州司馬元和十年三月遷漳州刺史）

右伏準建中元年正月五日制常參官及刺史授上訖三日內舉一人自代者前件官詞學優長才器端實早登科第（貞元十一年泰登第）亦更臺省（貞元中泰累遷至戶部郎中）往因過犯貶黜至今十五餘年自領漳州悉心為治官吏懲懼不敢為非百姓安寧並得其所臣在潮州之日與其州界相接臣之政事遠所不如乞以代臣庶為允當謹錄奏聞

慰國哀表（憲宗以元和十五年正月庚子崩於大明宮中和殿）（公時刺袁州奉表稱慰）

臣某言伏奉正月二十七日詔書大行皇帝奄棄萬國承詔哀惶號踊無地伏惟聖情何可堪處大行皇帝功濟寰區仁霑動植奉諱之日率土崩心凡在臣子不勝殞裂伏惟陛下痛貫宸極聖情難居臣拘守遠郡不獲匍匐奉慰瞻望闕廷且悲且戀謹奉表陳慰以聞

舉薦張籍狀（籍字文昌蘇州吳人貞元十五年進士公時為國子祭酒以狀薦籍籍用是自校書郎除國子博士元和十五年也籍祭公詩云我官麟臺中公為大司成念此委末秩不能力自揚特狀為博士始獲升朝行未幾享其資遂忝南宮郎可以知公之薦也或有國子監字）

登仕郎守秘書省校書郎張籍

右件官學有師法文多古風沈默靜退介然自守聲華行實光映儒林臣當司見闕國子監博士一員生徒藉其訓導伏乞天恩特授此官以彰聖朝崇儒尚德之道謹錄奏聞伏聽敕旨

請上尊號表（或有國子監字元和十五年九月公自袁州召為國子祭酒至是有此表）

臣某言臣得所管國子太學廣文四門及書筭律等七館學生沈周封等六百人狀(或無得字)稱身雖賤微然皆以選擇得備學生讀六藝之文脩先王之道粗有知識皆由上恩今天子整齊乾坤出入神聖(或無今字)經營乎無爲之業游息乎混元之宮不謀於廷不戰於野坐收冀部(元和十五年十月成德軍節度使王承元以鎭趙深冀四州歸于有司)旂定幽都(長慶元年三月幽州節度使劉總以所管八州歸于有司)析木天街星宿清潤北嶽醫閭神鬼受職(析木天街北嶽醫閭皆以幽冀言也天文志昴爲天街屬冀州自尾十度至南斗十一度爲析木屬幽州北嶽常山在定州恒陽縣在古冀州之域也醫閭周禮職方氏幽州其鎭醫閭也○今按此長慶元年劉總納土時也)地彌天區界軼海外舜之十有二州周之千七百國章亥所步禹契所書四面輻輳各脩貢職(章亥所步山海經云禹使大章步自東極至于西垂二億三萬三千五百里七十一步又使竪亥自南極盡於北垂二億三萬三千五百里七十一步)西戎之首北虜之渠恒慼愧德失據狼狽收其種落逃遁遠去來獻年馬千里不絕功旣如此德又如彼(或作如何非是)爰初嗣位皆

去姦孽(謂皇甫鎛孽或作孼)隨所顧指應時清寧哀天下之鰥寡釋四海之鬱結左右前後莫匪俊良小大之材咸盡其用無所誅詰一和以仁由是五穀歲登百瑞時見六府三事惟序惟歌昔者媧皇殺黑龍以濟冀州堯誅九嬰以定下土(媧皇殺黑龍堯誅九嬰之事並見淮南子)血兵刃僅就厥功以方吾君一何遠也堯之在位七十餘載戒飭咨嗟以致平治孔子之聖自云三年有成今自嗣位以來歲有餘耳臻此功德

其何捷哉置郵傳命未足以諭以非常之功襲尋常之號以冠古之美屈守文之名臣子之誠(于或作下)闕而不奏天號人稱不滿事實斯亦縉紳先生之過也謂臣官居師長不言謂何考其所陳中於義理天人合顒不謀而同非臣之愚所敢隱蔽輒冒死以聞伏乞天恩特允誠志令公卿大夫得竭思慮取正於經以定大號有司備禮擇日以須天下幸甚天下幸甚臣某誠惶誠恐(方本無臣某下六字)

舉韋顗自代狀 尚書兵部 長慶元年七月

公自國子祭酒除兵部侍郎舉顗自代○顗語豈切

中散大夫守大理少卿驍騎尉韋顗

右伏準建中元年正月五日制常參官上後三日舉一人自代者前件官學識該達器量弘深朝推直道代仰清節顯映班序十五年餘夷險一致風猷益茂屈居少列未副羣情文昌政本侍郎官重尚德之舉顗宜當之乞迴臣所授庶弭官謗謹録奏聞謹奏

昌黎先生集卷第三十九

世綵廖氏刻梓家塾

昌黎先生集卷第四十

表狀

論孔戣致仕狀

或無孔戣字公審誌孔句書墓言尚書七十三上書去官公嘗賢其能謂公尚壯上三留矣去之果日吾年二宜去尚奚頭子言明日奏疏請留不報此公所論之狀也時長慶三年作

其官某

右臣與孔戣同在南省爲官數得相見或無同字戣爲人守節清苦議論平正今年纔七十筋力耳目未覺衰老憂國忘家用意深遠所謂朝之耆德老成人者臣知戣上疏求致仕故往看戣戣爲臣言已蒙聖主允許伏以陛下優賢尚齒見戣頻上三疏言詞懇到重違其意遂即許之此誠陛下仁德之至然如戣輩在朝不過三數人實可爲國愛惜自古以來及聖朝故事年雖八九十但視聽心慮苟未昏錯尚可顧問委以事者雖求退罷無不殷勤留止優以祿秩不聽其去以明人君貪賢

敬老之道也禮大夫七十而致事（禮下或有曰字致事或作致仕按禮記作事。）今若不得謝則必賜之几杖安車七十求退人臣之常禮若有德及氣力尚壯則君優而留之不必年過七十盡許致事也詩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此言老成人重於典刑不可不惜而留也今幾幸無疾疹（音軫）但以年當致事據禮求退陛下若不聽許亦無傷於義而有貪賢之美況左丞職事亦極清簡若幾尚以繁要爲辭自可別授秩崇而務少者今中外之臣有年過於幾尚未得退幾獨何人得遂其願（其或作所）然人皆求進幾獨求退尤可賢重臣所領官無事不敢請對（或無領字）蒙陛下厚恩苟有所見不敢不言伏望聖恩特垂察納

舉馬摠自代狀（公爲京兆尹舉以自代長慶三年也時摠自天平軍節度使方入爲戶部尚書）京兆府

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尚書右僕射兼戶部尚書馬摠

右伏準建中元年正月五日制常參官上後三日舉一人自代者伏以近者京尹用人稍輕所以市井之閒（或無近者至所以十字市井作畿甸）盜賊未斷郊野之外疲瘵尚多前件官文武兼資寬猛得所累更方鎮皆有功能若以代臣實爲至當謹錄奏聞謹奏

賀雨表（公尹京兆時作）

臣某言臣聞聖人之德與天地通誠發於中事應於外始聞其語今見其眞臣誠歡誠喜頓首頓首伏以季夏以來雨澤不降臣職司京邑祈禱實頻靑天湛然旱氣轉甚陛下憫茲黎庶（憫一作憐）有事山川中使纔出於九門陰雲已垂於四野龍神效職雷雨應期（雷或作雲）嘉穀奮興根葉肥潤抽莖展穗不失時宜人和年豐莫大之慶微臣幸蒙寵任獲覩殊祥慶抃歡呼倍於常品無任踴躍之至謹奉表陳賀以聞

賀太陽不虧狀（狀蜀作表公尹京兆時作）

司天臺奏今月一日太陽不虧長慶元年九月壬子朔日食角十二度今月一日十一月一日也蓋九月朔日食則十一月朔當虧今太陽不虧故以為賀

右司天臺奏今日辰卯間太陽合虧陛下敬畏天命克己脩身誠發於中災銷於上自卯及巳當虧不虧及或作至雖隔陰雲轉更明朗比於常日不覺有殊天且不違慶孰為大臣官忝京尹親覩殊祥欣感之誠實倍常品謹奉狀賀以聞狀下或有陳字聞下或有謹奏字

擧張正甫自代狀　尚書兵部公兩為兵部侍郎長慶元年七月初為兵侍擧大理少卿韋顗以自代長慶二年自京兆尹再除兵侍則擧正甫以自代前後皆可考也

通議大夫守右散騎常侍上柱國南陽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戶賜紫金魚袋張正甫正甫元和末年自同州刺史入拜左散騎常侍正甫大和八年卒年八十二

右臣蒙恩除尚書兵部侍郎伏準建中元年正月五日制常參官上後三日擧一人自代者前件官稟正直之性懷剛毅之姿嫉惡如仇讎見善若饑渴備更內外灼有名聲年齒雖高氣力逾勵力或作志甘貧苦節不愧神明可謂古之老成朝之碩德久處散地實非所宜乞以代臣以副公望或有謹錄奏聞謹奏六字

袁州申使狀王黄州省答丁晉公書云退之為袁州刺史故事觀察使牒部刺史皆曰故牒時王仲舒張問江西以吏部巨賢特自猥曰謹牒而退之致書懇請以為宜如舊制元之所云郎謂此隔

使司牒州牒

右自今月二日後每奉公牒牒尾故牒字皆為謹牒字有異於常初不敢陳論以為錯誤今既頻奉文牒前後並同在愈不勝戰懼之至伏乞仁恩特令改就常式以安下情

國子監論新注學官牒李習之狀公行曰兵為國子祭酒也奏儒生為學官日使會講生徒多奔走聽聞皆喜曰韓公來為祭酒國子監不寂寞矣比疏公為祭酒時所論元和十五年也

國子監應今新注學官等牒準今年赦文委國子祭酒選擇有經藝堪訓導生徒者以充學官近年吏部所注多循資叙不考藝能至令生徒不自勸勵伏請非專通經傳博涉墳史（墳一作文）及進士五經諸色登科人不以比擬其新受官（受或作授）上日必加研試然後放上以副聖朝崇儒尚學之意具狀牒上吏部仍牒監者謹牒

黃家賊事宜狀（黃家賊自貞元十一年黃洞首領黃少卿攻邕管等州經略使孫公器請發嶺南兵窮討之德宗不許遣中人招諭不從自是叛服不常元和間又有黃承慶黃少度黃昌瓘繼起長慶初以嚴公素為經略使復上表請討公以近賊嶺外謂自潮方移袁繼入為祭酒知嶺外事詳故以是三事為請時元和十五年也）

一臣去年貶嶺外刺史（一臣去年一作右臣伏以臣去年）其州雖與黃家賊不相鄰接然見往來過客并諳知嶺外事（諳或作諸）人所說至精至熟其賊並是夷獠亦無城郭可居依山傍險自稱洞主衣服言語都不似人尋常亦各營生急則屯聚相保比緣邕管經略使多不得人德既不能綏懷威又不能臨制侵欺虜縛以致怨恨蠻夷之性易動難安遂至攻劫州縣侵暴平人或復私讎或貪小利或聚或散終亦不能為事近者征討本起於裴行立陽旻此兩人者（此下或有時字）本無遠慮深謀意在邀功求賞亦緣見賊未屯聚之時將謂單弱立可摧破爭獻謀計惟恐後時朝廷信之遂允其請自用兵已來已經二年（或無下已字當刪上已字）前後所奏殺獲計不下一二萬人（或無二字）儻皆非虛賊已尋盡至今賊猶依舊足明欺罔朝廷邕容兩管因此凋弊（因或作內徑一字）殺傷疾患（或作疫）十室九空百姓怨嗟如出一口陽旻行立相繼身亡實由自邀功賞（自或作身）造作兵端人神共嫉以致殃咎（嫉或作怒致或作至）陽旻行立事既已往今所用嚴公素者（素或作集）亦非撫御之才不能別立規模依前還請攻討如此不已臣恐嶺南一

道未有寧息之時
一昨者併邕容兩管爲一道深合事宜（或無併字）然邕州與賊逼近容州則甚懸隔其經略使若置在邕州與賊隔江對岸兵鎮所處物力必全一則不敢輕有侵犯一則易爲逐便控制令置在容州則邕州兵馬必少賊見勢弱易生姦心伏請移經略使於邕州其容州但置刺史實爲至便
一比者所發諸道南討兵馬例皆不諳山川

不伏水土（伏或作服）遠鄉羇旅疾疫殺傷臣自南來見說江西所發共四百人曾未一年其所存者數不滿百（或無者字）岳鄂所發都三百人其所存者四分纔一續添續死每發倍難若令於邕容側近召募添置千人便割諸道見供行營人數糧賜均融充給所費既不增加而兵士又皆便習長有守備不同客軍守則有威攻則有利
一自南討已來賊徒亦甚傷損察其情理厭苦必深大抵嶺南人稀地廣賊之所處又更荒僻假如盡殺其人盡得其地在於國計不爲有益容貸羇縻比之禽獸來則捍禦去則不追亦未虧損朝廷事勢以臣之愚若因改元大慶（元和十六年穆宗即位之明年當改元）赦其罪戾遣一郎官御史親往宣諭必望風降伏讙呼聽命（呼或作叫）仍爲擇選有材用威信諳嶺南事者爲經略使（或有作其）處理得宜（理或作置）自然永無侵叛之事

應所在典貼良人男女等狀（方無在字或又無等字方云二狀皆袁州說○今按狀云往任袁州刺史方說非是）

應所在典貼良人男女等（此是狀首標目所論事與前卷賀自寵狀體正同猶今之貼黃及狀眼也方本貼去非是）

右準律不許典貼良人男女作奴婢驅使臣往任袁州刺史日檢責州界內得七百三十一人（責或作到）竝是良人男女準律計傭折直一時放免（計上或有例字）原其本末或因水旱不熟或

因公私債負遂相典貼漸以成風名目雖殊奴婢不別鞭笞役使至死乃休旣乖律文實虧政理袁州至小尚有七百餘人天下諸州其數固當不少今因大慶伏乞令有司重舉舊章一皆放免仍勒長吏嚴加檢責如有隱漏必重科懲則四海蒼生孰不感荷聖德以前件如前謹具奏聞伏聽勑旨

論淮西事宜狀（或無狀字吳少陽初爲彰義軍節度使元和九年卒而其子元濟自立憲宗欲討之明年遣御史中丞裴度視師還奏兵可用與宰相意不合旣而盜殺宰相傷中丞度度遂相要以立東兵公時爲中書舍人乃上淮西事宜謂三小州殘弊困劇之餘而當天下之全力其破敗可立而待然由是失宰相意左遷爲右庶子十二年裴度相出討蔡以公爲行軍司馬李擒吳元濟皆如公言）

右臣伏以淮西三州之地自少陽疾病去年春夏已來圖爲今日之事有職位者勞於計慮撫循（於或作其）奉所役者修其器械防守金帛糧畜耗於賞給（耗於或作直乎）執兵之卒四向侵掠農夫織婦攜持幼弱餉於其後（攜上或有皆字餉或作飽非是）雖時侵掠小有所得力盡筋疲不償其費又聞畜馬甚多自半年已來皆上槽櫪譬如有人雖有十夫之力自朝及夕常自大呼跳躍初雖可畏其勢不久必自委頓乘其力衰三尺童子可使制其死命況以三小州殘弊困劇之餘而當天下之全力其破敗可立而待也（待下或有之字非是）然所未可知者在陛下斷與不斷耳夫兵不多不足以必勝（不足上一有則字必或作取）必勝之師必在速戰兵多而戰不速則所費必廣兩界之間疆場之上日相攻劫必有殺傷近賊州縣徵役百端農夫織婦不得安業或時小遇水旱百姓愁苦當此之時則人人異議以惑陛下之聽（下或有矣字）陛下持之不堅半塗而罷傷威損費爲弊必深所以要先決於心詳度本末事至不惑然可圖功（然新史作乃然猶然後也下文然可集事然擬許其承繼皆一義今按此蓋當時俗體如此故公狀中用之不欲改也）爲統帥者盡力行之於前而參謀

議者盡心奉之於後內外相應其功乃成昔者殷高宗大聖之主也以天子之威伐背叛之國三年乃剋不以爲遲志在立功不計所費背叛或作叛背傳曰斷而後行鬼神避之史記趙高曰斷而後行鬼神避之遲疑不斷未有能成其事者也臣謬承恩寵獲掌綸誥地親職重不同庶寮輙竭愚誠以效裨補謹條次平賊事宜一一如後

一諸道發兵或三二千人勢力單弱羈旅異

鄉與賊不相諳委望風慴懼難使前進便或作更所在將帥以其客兵難處使先不存優恤䘏下或有招字不下或有撫字皆非是待之既薄使之又苦或被分割隊伍隸屬諸頭士卒本將一朝相失心孤意怯難以有功又其本軍各須資遣道路遼遠勞費倍多士卒有征行之艱閭里懷離別之思今聞陳許安唐汝壽等州與賊界連接處村落百姓悉有兵器小小俘劫皆能自防習於戰鬭識賊深淺既是土人護惜鄉里

比來未有處分猶願自備衣糧共相保聚以備寇賊若令召募立可成軍若要添兵自可取足賊平之後易使歸農伏請諸道先所追到行營者悉令却牒歸本道據行營所追人額器械弓矢一物已上悉送行營充給却下或無牒字據下或無行字給上或無充字○今按上下文勢合有行字行下更合有營字其理甚明今輙補足所召募人兵數既足加之教練三數月後諸道客軍一切可罷比之徵發遠人利害懸隔

一繞逆賊州縣堡柵等各置兵馬繞或作統都數雖多每處則至少至上或有兵字又相去闊遠難相應接所以數被攻劫致有損傷今若分爲四道或無分字每道各置三萬人擇要害地屯聚一處使有隱然之望隱或作殷○按漢書隱若一敵國方本非是審量事勢乘時逐利可入則四道一時俱發四或作諸使其狼狽驚惶首尾不相救濟若未可入則深壁高壘以逸待勞自然不要諸處多置防備臨賊小縣可收百姓於便地作行縣以

主領之使免散失
一蔡州士卒爲元濟迫脅勢不得已遂與王師交戰原其本根皆是國家百姓進退皆死誠可閔傷宜明勑諸軍使深知此意當戰鬬之際固當以盡敵爲心若形勢已窮不能爲惡者不須過有殺戮喻以聖德放之使歸銷其兇悖之心貸以生全之幸自然相率棄逆歸順

一論語曰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比來征討無功皆由欲其速捷有司計筭所費苟務因循小不如意即求休罷河北淮西等見承前事勢知國家必不與之持久併力苦戰幸其一勝即希冀恩赦朝廷無至忠憂國之人不惜傷損威重因其有請便議罷兵往日之事患皆然也（往或作近）臣愚以爲淮西三小州之地元濟又甚庸愚而陛下以聖明英武之姿用四海九州之力除此小寇難易可知太山壓卵未足爲喻

一兵之勝負實在賞罰賞厚可令廉士動心（廉或作戰非是）罰重可令凶人喪魄然可集事（然或作則）不可愛惜所費憚於行刑
一淄青恒冀兩道與蔡州氣類略同今聞討伐元濟（伐或作罰非是）人情必有救助之意然皆闇弱自保無暇虛張聲勢則必有之至於分兵出界公然爲惡亦必不敢宜特下詔云蔡州自吳少誠已來相承爲節度使亦微有功效少陽之歿（陽或作誠非是）朕亦本擬與元濟恐其年

少未能理事所以未便處置待其稍能緝綏然擬許其承繼（擬或作援）今忽自爲狂勃侵掠（勃或作悖）不受朝命事不得已所以有此討伐（或作罰）至如淄青恒州范陽等道祖父各有功業相承命節（或無命字節下或有制字或有制字而無節字○今按李德裕之討澤潞正用此策以伐其交世以爲奇不知韓公已言之矣）年歲已久朕必不利其土地輕有改易各宜自安如妄自疑懼敢相扇動朕即赦元濟不問迴軍討之自然破膽不敢妄有異說

以前件謹録奏聞伏乞天恩特賜裁擇謹奏

論變鹽法事宜狀[長慶二年張平叔爲戶部侍郎上疏請官自賣鹽可以富國強兵陳利害十八條詔下其說令公卿詳議公與韋處厚條詰之事遂不行平叔所陳十八條此可見者十六白樂天行平叔判度支詞曰計能析秋毫吏畏如夏日東坡曰此必小人也按柳氏家訓平叔後以贓敗窮失官錢四十萬緡是宜以此終也]

張平叔所奏鹽法條件

右奉勑將變鹽法事貴精詳宜令臣等各陳利害可否聞奏者平叔所上變法條件臣終始詳度恐不可施行各隨本條分析利害如後

一件平叔請令州府差人自糶官鹽收實估四段省司準舊例支用自然獲利一倍已上者臣今通計所在百姓貧多富少除城郭外有見錢糶鹽者十無二三多用雜物及米穀博易鹽商利歸於已無物不取或從賒貸升斗約以時熟填還用此取濟兩得利便今令州縣人吏坐鋪自糶利不關已罪則加身不得見錢及頭段物恐失官利必不敢糶變法之後百姓貧者無從得鹽而食矣求利未得歛怨已多自然坐失鹽利常數所云獲利一倍臣所未見

一件平叔又請鄉村去州縣遠處令所由將鹽就村糶易不得令百姓闕鹽者臣以爲鄉村遠處或三家五家山谷居住不可令人吏將鹽家至戶到多將則糶貨不盡少將則得錢無多[無或作不]計其往來自充糧食不足比來商人或自負檐斗石往與百姓博易所冀平價之上利得三錢兩錢不比所由爲官所使到村之後必索百姓供應所利至少爲弊則多此又不可行者也

一件平叔云所務至重須令廟堂宰相充使臣以爲若法可行不假令宰相充使若不可行雖宰相爲使無益也[下若字或作令或有若字無下十一字]又宰相者[或無者字或無又者二字]所以臨察百司考其

殿最若自爲使縱有敗闕遣誰舉之此又不可者也

一件平叔又云(或無一件字○今按此別是一條當有一件字)法行之後停減鹽司所由糧課年可收錢十萬貫臣以爲變法之後弊隨事生尚恐不登常數安得更望贏利

一件平叔欲令府縣糶鹽每月更加京兆尹料錢百千司録及兩縣令每月各加五十千其餘觀察及諸州刺史縣令録事參軍多至

每月五十千少至五千三千者臣今計此用錢巳多其餘官典及巡察手力所由等糧課仍不在此數通計所給每歲不下十萬貫未見其利所費巳廣平叔又云停鹽司諸色所由糧課約每歲合減得十萬貫錢(或無所由一字)令臣計其新法亦用十萬不啻減得十萬却用十萬所亡所得一無贏餘也平叔又請以糶鹽多少爲刺史縣令殿最多者遷轉不拘常例如闕課利依條科責者刺史縣令職在分

憂今惟以鹽利多少爲之升黜不復考其治行非唐虞三載考績黜陟幽明之義也

一件平叔請定鹽價每斤三十文又每二百里每斤價加收二文以充脚價量地遠近險易加至六文脚價不足官與出名爲每斤三十文其實巳三十六文也(也上或無文字)今鹽價京師每斤四十(一有文字)諸州則不登此變法之後紙校數文於百姓未有厚利也(紙或作只)脚價用五文者官與出二文(用或作每二或作三)用十文者官

與出四文是鹽一斤官糶得錢名爲三十其實斤多得二十八少得二十六文折長補短每斤收錢不過二十六七百姓折長補短每斤用錢三十四則是公私之間每斤常失七八文也下不及百姓上不歸官家積數至多不可遽筭以此言之不爲有益平叔又請令所在及農隙時併召車牛般鹽送納都倉不得令有闕絶者州縣和雇車牛百姓必無情願事須差配然付脚錢百姓將車載鹽所由

先皆無檢齊集之後始得載鹽及至院監請
受又須待其輪次不用門戶皆被停留輸納
之時人事又別凡是和雇無不皆然百姓寧
爲私家載物取錢五文不爲官家載物取十
文錢也（文下或無錢字）不和雇則無可載鹽和雇則
害及百姓此又不可也
一件平叔稱停減鹽務所由收其糧課一歲
尚得十萬貫文（尚或作計）今又稱既有巡院請量
闕剗留官吏於倉場勾當要害守捉少置人

數優恤糧料嚴加把捉如有漏失私糶等並
準條處分者平叔所管鹽務所由人數有幾
量留之外收其糧課一歲尚得十萬貫此又
不近理也比來要害守捉人數至多尚有漏
失私糶之弊今又減置人數謂能私鹽斷絕
此又於理不可也
一件平叔云變法之後歲計必有所餘日用
還恐不足謂一年已來（謂一作請）且未責以課利
後必數倍校多者此又不可方今國用常言

不足若一歲頓闕課利爲害已深雖云明年
校多豈可懸保此又非公私蓄積尚少之時
可行者也
一件平叔又云浮寄姦猾者轉富土著守業
者日貧若官自糶鹽不問貴賤貧富士農工
商道士僧尼幷兼游惰因其所食盡輸官錢
幷諸道軍諸使家口親族遞相影占不曾輸
稅若官自糶鹽此輩無一人遺漏者臣以此
數色人等官未自糶鹽之時從來糴鹽而食

不待官自糶然後食鹽也（糶上或有來字○今按文勢恐來字上更有從字今亦補足）若官不自糶鹽此色人等不糴
鹽而食官自糶鹽卽糴而食之則信如平叔
所言矣若官自糶與不自糶皆常糴鹽而食
則令官自糶亦無利也所謂知其一而不知
其二見其近而不見其遠也國家榷鹽（國或作官）
糶與商人商人納榷糶與百姓則是天下百
姓無貧富貴賤皆已輸錢於官矣不必與國
家交手付錢然後爲輸錢於官也

一件平叔云初定兩稅時絹一匹直錢三千令絹一匹直錢八百百姓貧虛或先取粟麥價及至收穫悉以還債又充官稅顆粒不殘若官中糶鹽一家五口所食鹽價不過十錢隨日而輸不勞驅遣則必無舉債逃亡之患者（舉債或作舉貸）臣以爲百姓困弊不皆爲鹽價貴也今官自糶鹽與依舊令商人糶其價貴賤所校無多通計一家五口所食之鹽平叔所計一日以十錢爲率一月當用錢三百是則三日食鹽一斤一月率當十斤（三百是或作三百六十足云或云六十字恐羨非盖鹽每斤已當三十六文月當十斤則三百六十也足或作是屬下句○今按平叔所定鹽價一斤止三十文韓公通計民間所加脚費多者一月或至三十六文耳其地近者自不及此難一預計也故此上文但云一日以十錢爲率則一月安得用二百六十乎其六十字當依或說刪去足改作是而屬下句爲當）新法實價與舊每斤不校三四錢以下通計五口之家以平叔所約之法計之賤於舊價日校一錢月校三十不滿五口之家所校更少然則改用新法百姓亦未免窮困流散也初定稅時

一匹絹三千令只八百假如特變鹽法絹價亦未肯貴五口之家因變鹽法日得一錢之利豈能便免作債收穫之時不被徵索輸官稅後有羸餘也以臣所見百姓困弊日久不以事擾之自然漸校不在變鹽法也令絹一匹八百百姓尚多寒無衣者若使匹直三千則無衣者必更衆多況絹之貴賤皆不緣鹽法以此言之鹽法未要變也

一件平叔云每州糶鹽不少長吏或有不親公事所由浮詞云當界無人糴鹽臣即請差清强巡官檢責所在實戶據口團保給一年鹽使其四季輸納鹽價口多糶少及鹽價遲違請停觀察使見任改散慢官其刺史已下貶與上佐其餘官貶遠處者（或無與字）平叔本請官自糶鹽以寬百姓令其蘇息免更流亡令令責實戶口團保給鹽令其隨季輸納鹽價所謂擾而困之非前意也（或無非字）百姓貧家食鹽至少（或作小）或有淡食動經旬月若據口給

鹽依時徵價(或無鹽字)辨與不辨並須納錢遲違及違條件觀察使已下各加罪譴(或作於)官吏畏罪必用威刑臣恐因此所在不安百姓轉致流散此又不可之大者也

一件平叔請限商人鹽納官後不得輒於諸軍諸使覓職掌把錢捉店看守莊磑(五對切)以求影庇請令所在官吏嚴加防察(防或作防訪)如有違犯應有資財並令納官仍牒送府縣充所由者臣以爲鹽商納榷(或作稅)爲官糶鹽子父相承坐受厚利比之百姓實則校優(比下當有之字今補足)今既奪其業又禁不得求覓職事及爲人把錢捉店看守莊磑不知何罪一朝窮蹙之也(何或作其)若必行此則富商大賈必生怨恨或收市重寶逃入反側之地以資寇盜此又不可不慮者也(或作也)

一件平叔云(叔下疑當有云字或稱字之類今亦補足)行此策後兩市軍人富商大賈或行財賄邀截喧訴請令所由切加收捉如獲頭首所在決殺連狀聚衆人等各決脊杖二十檢責軍司軍戶鹽如有隱漏並準府縣例科決并賞所由告人者此一件若果行之不惟大失人心兼亦驚動遠近不知糶鹽所獲幾何而害人蠹政其弊實甚

以前件狀奉今月九日勑令臣等各陳利害者謹錄奏聞伏聽勑旨

昌黎先生集卷第四十

世綵廖氏刻梓家塾

昌黎先生外集卷第一

諸本外集分爲十卷凡四人所編掇行狀云有集四十卷亦不知便是此外集與否方云只據蜀本定錄二十五篇其篇目次第皆與諸本不同以爲可以旁致而的然知爲公文者狀蜀本以劉燁序乃云後集外順宗實錄爲十卷則似亦以實錄入於其中皆不知其何說也唯呂夏卿以爲明水賦通解存實部書河南同官記皆見於趙德文錄許必德覲受於文公者比亡本最爲可信而李漢不以入集則疑凡外集所載漢亦有所未得未必皆其所不取者其說近是故今且以諸本而考其眞僞異同之說以詳注於其下其甚爲者郎雖不載其文而摘存其目使讀者猶有考焉其石刻聯句遺詩文等則以方本錄之以補外集之闕又肅本

有遺文一卷方本亦多不錄今亦存之以附于後

明水賦

以玄化無宰至精感通爲韻精或作誠出寓禮司烜氏掌以夫遂取明火於日以鑒取明水於月以供祭祀之明齍明燭共明水明絜也取水火於日月欲得陰陽之絜氣也公貞元八年登第郎明水賦御溝新柳詩今詩逸矣時禮部侍郎陸贄典貢舉進士則賈稜陳羽歐陽詹李觀馮宿王涯張季友齊孝若劉遵古許季同侯繼穆贄韓愈李絳溫商庾承宣員結胡諒崔羣邢冊裴光輔萬璹李博等二十三人中第其間多知名士時號爲龍虎榜云

古者聖人之制祭祀也或無也二字者必主忠敬崇吉蠲詩天保吉蠲爲饎毛氏注云吉善蠲絜也不貴其豐乃或薦之以水不可以黷斯用致之於天於或作于其事信美其義惟玄月實水精故求其本也明爲君德因取以名焉於是命烜氏○烜音燬候清夜或將祀圓丘於玄冬或將祭方澤於朱夏祀或作祭祭或作祀持鑑而精氣旁射照月而陰靈潛下視而不見謂合道於希夷挹之則盈方同功於造化應於有生於無生或作聲形象未分徒騁離婁之目趙岐注孟子離婁古之明目者黃帝時人帝使離朱索遺珠即離婁也光華暗至如還合浦之珠見東漢孟嘗爲合浦太守珠還事旣齊芳於酒醴芳方作高云禮夏尚明水商尚醴周尚酒今作齊芳非○今按明水當在酒醴之上不應反言齊高此蓋以其都無臭味嫌不足於芬芳故有齊芳之語方說非是詎比賤於潢污左隱三年潢污行潦之水可薦於鬼神潢污濁水也明德惟馨玄功不宰于以表誠絜于以戒荒怠苟失其道殺牛之祭何爲易既濟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如得其宜明水之薦斯在宜或作情薦或作爲不引而自致不行而善至雖辭麴蘖之名

實歟鐏罍之器降於圓魄殊匪金莖之露或匪作非露或作靈漢建章宮露盤金莖事見三輔黃圖出自方諸鄭氏注周禮云鑒鏡屬取水者世謂之方諸淮南子曰方諸見月則津而為水高誘注方諸陰燧大蛤也熟摩令熱以向月則水生銅槃受之下水數石也作似鮫人之淚或作作巳梁任昉述異記南海有鮫人水居而能績曾寓人宿既去泣別所墮淚皆成珠將以贊于陰德配夫陽燧配上或有非獨二字夫或作于夜寂天清煙消氣明桂華吐耀兔影騰精兔影或作玉兔麗或作流聊設監以取水伊不注而能盈霏然而象的爾而呈而象或作垂象或作無象的或作的始漠漠而霜

積漠漠而或作茫茫以漸微微而浪生豈不以德協于坎同類則感同或作有○今按同與應對屬差互恐當作類同氣形藏在空在或作於氣應則通鶴鳴在陰之理不謬虎嘯于谷之義可崇理或作論虎或作武義或作道○今按作虎為是但當時程試避太祖諱也易中孚鶴在陰其子和之淮南子虎嘯而谷風生足以驗聖賢之無黨知天地之至公足以驗聖賢或作庶令知聖真黨或作窮知或作驗竊比大羹之遺味幸希薦於廟中

芍藥歌

蜀本刪去今恐是公少作姑存之一本芍字上有王司馬紅四字王司馬不詳為誰貞元中亦有芍藥一絕乃元和十年知制誥時作此不能知其作之時日矣

丈人庭中開好花更無凡木爭春華翠莖紅蘂天力與此恩不屬黃鍾家孫汝聽曰富貴家也溫馨熟美鮮香起似笑無言習君子霜刀翦汝天女勞何事低頭學桃李嬌癡婢子無靈性或作性靈競挽春衫來比並欲將雙頰一睎紅睎或作晞綠窗磨偏青銅鏡一罇春酒甘若飴丈人此樂無人知花前醉倒歌者誰楚狂小子韓退之

海水

水下或有詩字觀詩意謂當世無託足之地有還歸之興豈貞元及第後歸江南時作耶

海水非不廣鄧林豈無枝鄧林事見列子風波一蕩薄魚鳥不可依海水饒大波鄧林多驚風豈無魚與鳥巨細各不同海有吞舟鯨吳都賦云長鯨吞航鄧有垂天鵬事見莊子苟非鱗羽大蕩薄不可能我鱗不盈寸我羽不盈尺一木有餘陰一泉有餘澤我將辭海水濯鱗清泠池我將辭

鄧林剮羽蒙籠枝海水非愛廣鄧林非愛枝
風波亦常事鱗羽自不宜（或作白疑）不我鱗日已
大我羽日已脩風波無所苦還作鯨鵬遊

贈崔立之（此篇从文苑公與立之唱和最多有贈崔立之評事有酬崔二十六少府有寄崔二十六立之有雪後寄崔二十六丞公而此詩乃見於外集又有酬藍田崔丞詠雪之作世傳以爲公逸詩今亦附集後云）

昔者十日雨子桑苦寒飢（桑苦寒或作未寒且考莊子大宗師篇實作子桑）哀歌坐空屋（或作房）不怨但自悲其友名子輿忽然憂且思褰裳觸泥水裹飯往食之入門相對語天命良不疑好事漆園吏（莊子嘗爲漆園吏）書之存雄辭千年事已遠二子情可推我讀此篇日正當雨雪時吾身固已困吾友復何爲薄粥不足裹深泥諒難馳曾無子輿事空賦子桑詩（或無此二句山谷詩有次韻楊明叔見餞云桑輿金石交既別十日雨子輿裹飯來一笑相告語云云事意皆與公此詩同）

贈河陽李大夫（疑爲李芃芃德宗初爲河陽節度使公年十二當大曆十四年隨伯兄會遷嶺表會辛從鄭嫂歸葬河陽時李希烈李惟岳田悅梁崇義朱滔之徒相扇繼變中原騷然故祭鄭嫂文云既克反葬遭時艱難而此詩亦有四海失巢穴之句時年十四五矣公嘗自言十三而能文恐或然也）

四海失巢穴兩都困塵埃感恩由未報（由未或作未能或作能未今按由猶古字通）○惆悵空一來衰破氣不暖馬羸鳴且哀（衰破或作破衰氣或作竟馬羸或作羸馬）主人情更重空使劒鋒摧

苦寒歌

黃昏苦寒歌夜半不能休（夜半或作半夜）豈不有陽春節歲聿其周（或作歲聿不其周節歲或作歲節）君何愛重裘兼味養大賢（何受下疑有脫字養或作成）冰食葛製神所憐（神所或作誠可）塡窻塞戶愼勿出暄風暖景明年日（或作霽明年非是）

贈同遊者（已見正集）

請遷玄宗廟議（蜀本舊志或無廟字非是舊史禮儀志長慶四年五月禮儀使奏時穆宗當祔公以吏部侍郎爲禮儀使耶）

右禮儀使奏謹按周禮天子七廟（穀梁傳云天子至於

士皆有廟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三士二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
而七尚書咸有一德亦曰七世之廟可以觀
德（尚書至觀德十六字舊史闕）荀卿子曰有天下者祭七
代有一國者祭五代（或無卿字曰上或有亦字祭七代或作事七世）
（祭五代或作事五世或作祭五廟）則知天子上祭七廟（或作代）
典籍通規祖功宗德不在其數國朝九廟之
制法周之文太祖景皇帝始爲唐公肇基天
命義同周之后稷高祖神堯皇帝創業經始
化隋爲唐義同周之文王太宗文皇帝神武

應期（應或作膺）造有區夏義同周之武王（下或有也字）
其下三昭三穆謂之親廟與太祖而七四時
常饗自如禮文伏以今年宗廟遞遷玄宗明
皇帝在三昭三穆之外是親盡之祖雖有功
德新主入廟禮合祧藏太廟中（藏下或有遷字或作祧遷）
（藏太廟中中下或有從字）第一夾室每至禘祫之歲合食
如常謹議

范蠡招大夫種議

詩之序議

昌黎先生外集卷第一

三器論（此三篇蜀本刪去○今从之）

昌黎先生外集卷第二

上賈滑州書 舊史云賈耽以貞元二年改檢校右僕射兼滑州刺史義成軍節度使此篇以蜀先書稱年二十三則貞元六年也八年而公登第九年而耽入相十一年公三上宰相書耽時正當國亦不報誠以暗投人耶義成今改為武成矣

愈儒服者不敢用他術干進或作術藝又惟古執贄之禮竊整頓舊所著文一十五章以為贄章或作首下同而喻所以然之意於此曰豐山上有鐘焉人所不可至霜既降則鏗然鳴或無既字山海經云豐山有九鐘知霜鳴注云霜降則鐘鳴蓋氣之感非自鳴也愈年二十有三或無有字三或作二讀書學文十五年讀書學文十五年洪慶善云公與邢尚書書云生七歲而讀書十三而能文二十有五而擢第於春官言行不敢戾於古人愚固泯泯不能自計或作故非是周流四方無所適歸伏惟閣下昭融古之典義舍和發英和或作華作唐德元或作臣簡棄詭說保任皇極是宜小子刻心悚慕又焉得不感而鳴哉徒以獻策闕下方勤行役且有負薪之疾不得稽首軒階遂拜書家

僕待命于鄭之逆旅僕或作僮逆上或無之字伏以小子之文可見於十五章之內小子之志可見於此書與之進敢不勉與之退敢不從退或作進退之際實惟閣下裁之

上考功崔虞部書 或作上考功宏詞官虞部崔員外書或云崔元翰也元翰有傳名鵬以字行舉進士博學宏辭賢良方正皆異等獨不載為虞部員外郎或略之也公貞元八年登第明年以博學宏詞試于吏部而作此書故書云年二十有六矣

愈不肖行能誠無可取行己頗僻與時俗異態抱愚守迷固不識仕進之門廼與羣士爭名競得失行人之所甚鄙或無行字求人之所甚利其為不可雖童昏實知之如執事者不以是為念援之幽窮之中推之高顯之上是知其文之或可而不知其人之莫可也知其人之或可而不知其時之莫可也下知其人上或有是字既以自咎以或作已又歎執事者所守異於人人句廢耳任目廢上或有之字華實不兼不疑當作必故有

所進故有所退且執事始考文之明日浮囂之徒已相與稱曰某得矣某得矣問其所從來必言其有自一日之間九變其說凡進士之應此選者三十有二人其所不言者（不言或作不云）數人而已而愈在焉及執事既上名之後三人之中其二人者（或無其字）固所傳聞矣（固上或有則字）華實兼者也果竟得之而又升焉（果或作畢下同）其一人者則莫之聞矣實與華違行與時乖果竟退之如是則可見時之所與者時之所不與者之相遠矣然愚之所守竟非偶然故不可變（竟非或作僅非故或作固）凡在京師八九年矣足不跡公卿之門名不譽於大夫士之口（或無譽字）（於或作一或無士字）始者謬為今相國所第此時惟念以為得失固有天命不在趨時而偃仰一室嘯歌古人今則復疑矣未知夫天竟如何命竟如何由人乎哉不由人乎哉（未上或有又字或無夫字）（天竟或作天意人乎或並作乎人）欲事干謁（欲上或有夫字）則患不能小書困於投刺（於或作于）欲學為佞則患言訥

詞直卒事不成（為或作于恚下或有於字卒或作則）徒使其躬儳焉而不終日（其躬方本如此而舉正躬作窮蓋誤而諸本作如方云蜀本作而今本皆以表記君子不以一日使其躬儳如不終日語用作如然不知古而如同意此語不當以如似之義讀之唐人惟韓柳知此子厚答韋中立書假而以僕年先吾子與公此文是也董彥遠曰春秋書星隕如雨左氏室如縣磬是皆以為而風俗通國人望君而望歲鄉湯書白頭而新是皆以而為如按家語君入廟如右苟子作而右榮府艾如張亦作艾而張令人所用建而孜之李善文選乃建而也實用易之泣血建如為義去古益遠字義多失惟韓柳文時見一二因為詳之○今按孟子望道而未之見亦是此例方言又有而如古字通用之說然陸德明論當時語音之失有如此人則而知靡異蓋不以為然也然則此而字須讀為如乃為正耳董引室如縣磬乃據左傳作磬字而杜預注云如而也言居室而貴權縣盡故其說如此國語則作縣磬而韋昭注云府藏空虛但有榱梁如縣磬左傳蓋借聲為磬而杜氏誤解國語則正作磬字而韋說得之董氏所引不足據以為說今併論之附見于此）是以勞思長懷中夜起坐（中一作終）度時揣己廢然而返雖欲從之末由也巳又常念古之人日巳進今之人日巳退（常或作嘗）夫古之人四十而仕其行道為學既巳大成而又之死不倦故其事業功德老而益明死而益光故詩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言

老成之可尚也(可上或有人字)又曰樂只君子德音不已謂死而不亡也(已或作忘亡或作忘方作已)夫今之人務利而遺道(或無夫字遺或作違)其學其問(問上或無其字)以之取名致官而已得一名獲一位(或作官)則棄其業而役役於持權者之門故其事業功德日以忘月以削老而益昏死而遂亡(忘或作亡)愈今二十有六矣(今下或有年始字)距古人始仕之年尚十四年豈爲晚哉(豈上或有矣夫字)行之以不息要之以至死不有得於今必有得於古不

有得於身必有得於後用此自遣且以爲知己者之報執事以爲如何哉其信然否也(爲如或作謂如)今所病者在於窮約無僦屋賃僕之資無縕袍糲食之給○(糲蘭末厲賴二音)驅馬出門不知所之斯道未喪天命不欺豈遂殆哉豈遂困哉竊惟執事之於愈也(執事下或有者字愈下或無也字)無師友之交無久故之事無顏色言語之情(顏色言語或作言語顏色)卒然振而發之者必有以見知爾(或作耳)故盡暴其所志不敢以默(以默或作默默)又懼

執事多在省非公事不敢以至是則拜見之不可期(至下或有於字期下或有也字)獲侍之無時也是以進其說如此庶執事察之也(庶或作幸之下或無也字)

與張徐州薦薛公達書(此篇疑非公作當刪)

與少室李拾遺書(諸本室下有山字李下有勃字今从)

(蜀苑新書此書作於元和三年公時尚爲博士據新史勃有傳字濬之刻志於學隱少室元和初戶部侍郎李巽諫議大夫韋況交章薦之詔以右拾遺召於是河南少尹杜兼遣使持詔幣即山敦促勃上書謝昔屠羊說有位三辭祿萬鍾知貴於屠羊然不可使妄施彼賤貫也猶能忘己愛君臣雖欲盜榮以濟所說得無愧屠羊乎不拜洛陽令韓愈遺書云云勃心善其言始出家東都每朝廷有缺政輒附章列上即此書也然公嘗爲河南令而未嘗爲洛陽令史之誤頻如此以公之集考史之載其差誤蓋不止此云耳此書雖不見於正集而史載之則知外集之文亦未可輕議其非也勃元和九年起爲著作郎太和中終太子賓客)

十二月某日愈頓首(或無此八字)伏承天恩詔河南敦諭拾遺公(拾遺公新書作遺公篇內並同)朝廷之士引

顯東望若景星鳳皇之始見也爭先覩之爲快方今天子仁聖小大之事(小大舉正作大小恐誤事或作士)皆出宰相樂善言如不得聞自卽大位已來於今四年(憲宗以永貞元年卽位至今四年卽元和三年也)凡所施者無不得宜(者或作爲凡所施者新書作凡所出而施者)勤儉之聲寬大之政幽閨婦女草野小人(草或作山人新書作子)皆飽聞而厭道之愈不通於古(愈或作其於或作于)請問先生世非太平之運歟(或無世字非作匪新書作兹非太平世歟)加又有非人力而至者年穀熟衍符

皃委至若干紀之姦不戰而拘纍彊梁之皃銷鑠縮栗迎風而委伏其有一事未就正自視若不成人(新書無自字視或作是非是)四海之所環無一夫甲而兵者(而或作與)若此時也(若上或有未有字)拾遺公不疾起與天下之士君子樂成而享之斯無時矣昔者孔子知不可爲而爲之不巳足跡接於諸侯之國(或無足跡字)卽可爲之時自藏深山牢關而固距卽與仁義者異守矣想拾遺公冠帶就車惠然肯來舒所蓄積以補

綴盛德之有闕遺(或作遺闕新書無有遺二字)利加於時(利下或無加字加於新書作加于)名垂於將來踴躍悚企傾刻以冀(傾或作頃)又竊聞朝廷之議必起拾遺公使者往若不許卽河南必繼以行(或無卽字)拾遺徵君若不至必加高秩如是則辭少就多(則或作卽新書無則字)傷於廉而害於義拾遺公必不爲也善人斯進其類皆有望於拾遺公拾遺公儻不爲起使衆善人不與斯人施也(或無使字也或作者〇今按此句疑有誤)由拾遺公而使天子不盡得良

臣君子不盡得顯位人庶不盡被惠利其害不爲細(人庶或作庶人)必望審察而遠思之(而下或有長字)務使合於孔子之道幸甚愈再拜(遠新書作諦)

答劉秀才論史書

(劉秀才或云名軻字希仁集中不他見公是時爲史館修撰作此書以勉之柳子厚有與公論史官書曰前獲書言史事云具與劉秀才書及今乃見書藁私心甚不喜云云反復論辯皆以公爲不肯任作史之責則柳所見卽公此書也李漢自謂收拾遺文無所失墜乃逸此篇于正集之外豈以其嘗爲子厚所辨歟而遂棄歟或問張子韶曰退之)

與劉秀才論史書言作史不有人禍必有天殃子厚以書闢之
其說甚有理退之所論似屈子韶曰此亦有退之說得未盡處想
其意亦不專在畏禍但恐褒貶足以貽禍故遂就其說而失之
況宜為子厚所攻
六月九日韓愈白秀才或無此九字或作某月日韓愈白劉君足
下辱問見愛教勉以所宜務敢不拜賜愚以
為凡史氏褒貶大法春秋已備之矣為或作謂後
之作者在據事跡實錄則善惡自見或複出實錄二
字見下或有矣字然此尚非淺陋偷惰者所能就況

褒貶邪孔子聖人作春秋辱於魯衛陳宋齊
楚卒不遇而死齊太史氏兄弟幾盡或無氏字左傳
襄二十五年太史書曰崔杼弒其君崔子殺之其弟嗣書而死者二人南史氏聞太史盡
死執簡以往聞既書矣乃還左丘明紀春秋時事以失明
司馬遷與任安書曰左氏失明厥有國語司馬遷作史記刑誅漢書
天漢二年李陵降匈奴遷盛言陵忠武帝以遷誣罔下遷蠶室班固瘦死和帝
永元初洛陽令种兢以事捕固固死獄中洪慶善云瘦音愈因以飢寒死也今本誤作瘦
或作瘦或作瘐皆非是陳壽起又廢卒亦無所至壽字承祚
仕蜀為觀閣令史遺父喪有疾使婢侍藥鄉黨以為貶議後以母憂母遺言葬洛陽壽遵

其志又坐不歸葬竟被貶議王隱謗退死家隱字處叔晉太興初官著
作令為虞預所毀竟以謗黜歸死于家習鑿齒無一足鑿齒字彥威襄
陽人以腳疾居里巷崔浩范曄亦誅浩字伯深後魏人著國書三十卷太
武帝太平真君十一年以罪夷其族曄字蔚宗宋人則眾家後漢書為一家之作文帝元
嘉二十二年謀反伏誅亦或作赤族二字魏收夭絕收字伯起著後魏書一百
二十卷北齊後主武平三年卒無子天或作夭宋孝王誅死孝王事高齊為
北平王文學撰關東風俗傳三十卷北周大象初預尉遲迥事誅死足下所稱
吳兢兢撰梁齊周史各十卷陳史五卷隋史二十卷天寶八載卒於恒王傳亦
不聞身貴而今其後有聞也或無今其字或無其後字夫

為史者不有人禍則有天刑豈可不畏懼而
輕為之哉唐有天下二百年矣聖君賢相相
踵其餘文武之士士上或無之字立功名跨越前後
者不可勝數豈一人卒卒能紀而傳之邪能上
或無複出卒字司馬遷傳卒卒無須臾之間頃曰促遽之意也僕年志已就
衰退不可自勠率或無就字勠率猶勠勉也或作敢為或無此二字○
今按此二字恐有脫誤宰相知其無他才能不足用他上
或無無字哀其老窮齟齬無所合不欲令四海內
有戚戚者猥言之上茍加一職榮之耳非必

督責迫蹙令就功役也就下或有其字賤不敢逆盛指行且謀引去且一作自且傳聞不同善惡隨人所見傳聞或作傳云聞見甚者附黨憎愛不同巧造語言鑿空構立善惡事迹於今何所承受取信而可草草作傳記令傳萬世乎或無乎字若無鬼神豈可不自心慚愧自心上或有可字非是或無心字若有鬼神將不福人僕雖騃亦粗知自愛實不敢率爾為也夫聖唐鉅跡或無聖字及賢士大夫事皆磊磊軒天地決不沈没文苑決下有必字又云蜀本作落落

按天地而無必字又按決或作決地或作扶地○今按古湖本軒亦作訛而無必字蓋因柳子厚書云所云磊磊軒天地者決必沈没故諸本或誤加必字耳今以柳集作軒以湖本去必字今館中非無人將必有作者勤而纂之將必或作必將後生可畏安知不在足下或脫不在二字亦宜勉之愈再拜

與大顛師書

此書諸本皆無唯嘉祐小杭本有之其篇次在此與作召顛作巔師作和尚方本列於石刻之首今從杭本附此而名篇从方氏杭本又汪云唐元和十四年刻石在潮陽靈山禪院宋慶曆之丁亥江西袁陟世弼得此書疑之因之除州謁

歐陽永叔永叔覽之曰實退之語它意不及也方本略載其語又錄歐公集古錄跋尾云文公與顛師書世所罕傳予以集錄古文其求之博蓋久而後獲其以繫辭為大傳謂著山林與者城郭無異等語宜為退之之言其後書吏部侍郎潮州刺史則非也蓋退之自刑部侍郎貶潮州後移袁州召為國子祭酒遷兵部侍郎久之始遷吏部而流俗相傳但知為韓吏部爾顛師遺記雖云長慶中立蓋并韓書皆國初重刻故謬為附益爾方又注云今石刻乃元祐七年重立又云按公三簡皆敷達常語耳切無崇信佛法之說多若旁洽別與答問等語以肆延誇要

當存此簡以解後世之惑○今按杭本不知何人所注疑袁自書也更以跋尾參之其記歐公之語不謬矣而東坡雖說乃云韓退之喜大顛如喜澄觀文暢意非信佛法也而或者妄撰退之與大顛書其詞凡鄙雖退之家奴僕亦無此語今一士人又於其末妄題云歐陽永叔謂此文非退之不能作又誣永叔矣蘇公此語蓋但見集注之出於或人而未見跋尾之爲歐公親筆也二公皆號一代文宗而其去取不同如此覽者不能無惑然方氏盡載歐語而略不及蘇說其意可見至呂伯恭乃於文鑑特著蘇說以備乙覽則其同異之間又益後人之惑矣以余

考之所傳三書最後一篇實有不成文理處但深味其間語意一二文勢抑揚則恐歐袁方意誠不為過但意或是舊本亡逸僧徒所記不真致有脫誤歐公特觀其大槩故但取其所可取而未暇及其所可疑蘇公乃覺其所可疑然亦不能察其為誤而直所以為凡鄙所以其論雖各有以而皆未能無所未盡也若乃後之君子則又往往不能究其本根其附歐說者既未必深知其所以為可信其主蘇氏者亦未必果以其說為然也徒幸其言可為韓公解紛若有裨於世教故特表而出之耳皆非可與實事而求是者也至如方氏雖附歐說然亦未免曲為韓諱殊不知其言既曰久聞道德又曰側承道高又曰所示廣大深迥非造次可諭又曰論甚宏博安得謂初無崇信其說之意邪韓公之事今於答孟簡書蓋已論其詳矣故不復論特以方本載此三書於別集并錄歐公二語而附蘇說方說於其後且為全載書文於此而考其同異訂其謬誤如左方以為讀者此觀之則其決為韓公之文而非它人之所能作無疑矣方氏所據石本與杭本又自不同則疑傳寫之誤而歐公所疑官稱之誤亦為得之但愚意循恐當時既諭刺遠州亦未必更帶侍即舊官也方氏所駁世俗偽造誣謗之書卽令所謂別傳者洪

褒善辯諮云別傳載公與大顛往復之語深誣退之其言多近世經義之說又偽作永叔跋云使退之復生不能自解免吳源明云徐君平見介甫不喜退之故作此文方氏又云周瑞禮曰徐安國自言年二十三四時戲為此今悔之無及然則其為徐作無疑矣但君平字安道而方云安國未知便是君平否耳然靈山石刻張繫所撰其間載韓公問大顛云西國一真之法何不敎人顛云敎人達性離與明貴嗔驕慢不生嫉妬此亦釋子常言初無難解但韓公素所未聞而頗中其病故雖不盡解而適亦有會於心耳又載韓公責云人生貴處各有定分何得以三塗之說誣人而顛答云公何不常字侍郎之任而來此為官耶則恐其有謬誤或其徒所附益也

愈啓（或無此二字）孟夏漸熱（下或有伏字）惟道體安和

愈弊劣無謂坐事貶官到此久聞道德切思見顏（切杭作竊據石本如此切乃懸切之意此下大率多以石本云）緣昨到來未獲參謁儻能暫垂見過實為多幸（杭本無儻能以下十字）巳帖縣令具人船奉迎日久竚瞻（帖杭作貼久當作夕竚據石本作佇）不宣愈白（據石本無愈白字令據石本此下具銜姓名下云上顛師四月七日）

愈啓或無此二字海上窮處無與話言側承道高思獲披接專輙有此咨屈儻惠能降喻非所敢望也惠字疑衍或下有然字而并在能字之下諸本及石本皆誤至此一二日却歸高居亦無不可旦夕渴望杭本無儻惠以下二十七字而有此句來晴明不甚熟儻能乘閒一訪實謂幸也十八字今按此句以下乃下篇語定从石本不宣愈白據石本無愈白字今據石本與前書同但云六月初三日

愈啓或無此二字惠句至辱答問珍悚無已所示廣大深迥非造次可諭杭作量易大傳曰或無易大二字曰一作云書不盡言言不盡意然則聖人之意其終不可得而見邪據石本意作旨無而字邪作也○今按易實作意邪而無終而二字大氐石本亦自多誤也後放此如此而論讀來一百遍一字疑衍蘇氏所謂凡部蓋指此等處耳不如親口顏色隨問而對之易了據石本如此但無親字○今按親下當有見字而兩本皆闕故不敢增而空其處以俟知者杭但云不如親面而對之是亦蘇氏所謂凡部者然親字乃方本之闕文面字乃問字之誤筆而又脫去口顏色隨易了六字耳此句來晴明旦夕不甚熟儻能乘閒一訪幸甚旦夕馳望杭本已見上篇此不復出愈聞道無疑滯行止繫縛

苟非所戀著則山林閑寂與城郭無異此从杭本但郭作陰今據歐公語據石本止下有所字縛下有愛戀字所下無戀字及則字而著字下復出著字及與字異下有邪字皆非是其用邪字尤不當律令亦所謂凡部者也但或疑非字下當有有字言於行止繫縛若無所戀著則靜閒一致語尤明白耳或又疑非當作有則語意賓主尤輒然未知孰是又諸本皆無不敢輒增改也大顛師論甚宏博而必守山林義不至城郭顛杭見上或無師字自激修行獨立空曠無累之地者杭無義字城作州非通道也自或作以然細考之與下文激修行四字皆可疑或又以也為矣而并非通道四字屬於行字之下又以獨為自道而立下有於字皆非是勞於一來安於所適道故如是於杭作于適方據石本與杭本並作識今得眞石本考之乃如此然則方之所考亦不詳矣蓋適猶便也與唯適之安之語用字略同言一來雖勞而既來則當隨其所便無處不安也道故如是即所以結上文道無疑滯之意方以如為此亦石本誤不宣愈頓首據石本無末三字今據石本與前二書同但云大顛禪師七月十五日不知韓公之於大顛既聞其語而為禮益恭如此何也

昌黎先生外集卷第二

昌黎先生外集卷第三

送汴州監軍俱文珍序 并詩。

〔隴西公董晉爲汴州陳留郡節度使治汴州俱文珍爲監軍公爲觀察推官文珍將如京師作序詩以送之時貞元十三年也〕

今之天下之鎮陳留爲大〔漢書音義曰留本鄭邑後爲陳所并故曰陳留今屬汴州〕屯兵十萬連地四州〔陳留郡宣武節度使所治汴宋亳潁四州隷焉〕左淮右河抱負齊楚濁流浩浩舟車所同故自天寶已來當藩垣屏翰之任〔屏翰或作翰屏〕有弓矢鈇鉞之權皆國之元臣天子所左右其監統中貴必材雄德茂榮耀寵光能俯達人情仰喻天意者然後爲之故我監軍俱公輟侍從之榮受腹心之寄奮其武毅張我皇威遇變出奇先事獨運偃息談笑危疑以平〔危疑或作疑危〕天子無東顧之憂方伯有同和之美十三年春將如京師相國隴西公飲餞於青門之外〔於或作于或無青字〕謂功德皆可歌之也命其屬咸作詩以鋪繹之詩曰

奉使羌池靜臨戎汴水安〔或作閒非是〕沖天鵬翅

闊報國劒鋩寒曉日驅征騎春風詠采蘭〔束皙補亡詩曰循彼南陔言采其蘭采蘭以養親也〕誰言臣子道忠孝兩全難

送浮屠令縱西游序〔或無浮屠字縱下有上人二字〕

〔公嘗送文暢師序曰人固有儒名而墨行者墨名而儒行者至是送令縱又曰其行異其情同君子與其進可也二序大抵同意故公集中雖與澄觀惠師靈師盈上人無本師廣宣僧約高閑大顛之徒莽皆取其行而不取其名焉不然則排釋老爲虛語矣〕

其行異其情同君子與其進可也〔或無進字非是〕令縱釋氏之秀者又善爲文〔又上或有而字〕浮游徜徉跡接天下藩維大臣文武豪士令縱未始不褰衣而負業往造其門下〔衣或作裳〕其有尊行美德建功樹業〔樹或作植〕令縱從而爲之歌頌典而不諛麗而不淫其有中古之遺風與〔有中或作中有古下或有人字風下或有可字〕乘閑致密〔或無此四字而有及字〕促席接膝譏評文章商較人士〔或作士人或作人事〕浩浩乎不窮愔愔乎深而有歸於是乎吾忘令縱之

爲釋氏之子也其來也雲凝其去也風休方權而已辭雖義而不求吾於今縱不知其不可也盍賦詩以道其行乎

與路鵠秀才序 〔送路鵠贈別二序語意無倫脫誤不可讀知曰自河南令爲博士於公所歷官次亦不合故併闕之今从其說刪去〕

贈別序 〔說已見上〕

送毛仙翁十八兄序 〔直齋表論顧感狀種蠡議毛仙翁序皆最末見決非公文撲杭本之有外集者表狀亦不錄足以知其果僞也今並刪去〕

昌黎先生外集卷第三

昌黎先生外集卷第四

通解 〔洪慶善曰通解擇言解鄠人之對或云皆少作陳齊之云通解之手者也下皆未當此雖少作然亦本訛也通解雖不見於正集然亦趙德文錄中所載當知其爲公文也〕

令之人以一善爲行而恥爲之慕達節而稱夫通才者多矣然而脂韋汩沒以至於老死者相繼亦未見他之稱〔他下或有人字○今按此句疑有脫誤〕其豈非亂教賊名之術歟〔亂或作害〕且五常之教與天地皆生〔地下或有而字非是〕然而天下之人不得其師終不能自知而行之矣故堯之前千萬年天下之人促促然不知其讓之爲美也於是許由哀天下之愚且以爭爲能迺脫屣其九州高揖而辭堯由是後之人竦然而言曰雖天下猶有薄而不售者況其小者乎〔或作爲下同〕故讓之教行於天下許由爲之師也〔爲之或作之爲下二語同〕自桀之前千萬年天下之人循循然不知忠易其死也故龍逄哀天下之不仁觀君父百姓入水火而不救於是進盡其言退

就割烹（就下或有其字非是）故後之臣竦然而言曰雖萬死猶有忠而不懼者況其小者乎故忠之教行於天下（忠之上或有其字非是）由龍逄爲之師也自周之前千萬年（周或作殷）渾渾然不知義之可以換其生也（或無以字）故伯夷哀天下之偷且以彊則服食其葛薇逃山而死（之下或有人字服或作伏且以彊則服一句疑有脫誤）故後之人竦然而言曰（故或作於是）雖餓死猶有義而不懼者況其小者乎（義或作死或作強）故義之教行於天下由伯夷爲之師也

是三人俱以一身立教而爲師於百千萬年間（或無百字）其身亡而其教存扶持天地功亦厚矣（存下或有於字功上或有而字）嚮令三師恥獨行慕通達則堯之日必曰得位而濟道安用讓爲（用或作從）夏之日必曰長進而否退安用死爲周之日必曰和光而同塵（和光而同塵或作同塵而和光）安用餓爲若然者天下之人促促然而争循循然而佞渾渾然而偷其何懼而不爲哉是則（或無則字）三師生於今必謂偏而不通者矣（或無必字謂偏或作爲偏矣作也矣上或無者字）嗚呼今之人其慕通達之爲弊也且古聖人言通者蓋百行衆藝備於身而行之者也（而上或有通字）今恒人之言通者蓋百行衆藝闕於身而求合者也是則古之言通者通於道義今之言通者通於私曲其亦異矣（古之今之下或並有人字）將欲齊之者其不猶矜糞丸而擬質隨珠者乎（或無其字或無不字或與其矜二字）且今令父兄教其子弟者曰爾當通於行如仲尼雖愚者亦知其不能也（或無亦字也或作邪非是）曰爾尚力一行

如古之一賢雖中人亦希其能矣（賢上或無一字）豈不由聖可慕而不可齊邪賢可及而可齊也（也或作邪○今按恐上句無邪字下句也字却當作邪）今之人行未能及乎賢而欲齊乎聖者亦見其病矣（一作也）夫古人之進修（人或作中非是）或幾乎聖人今之人行不出乎中人而恥乎力一行爲獨行且曰我通同如聖人（我下或有周字疑衍）彼其欺心邪吾不知矣彼其欺人而賊名邪吾不知矣余懼其說之將深爲通解

擇言解

火洩於密而為用且大能不違於道可燔可炙可鎔可甄以利乎生物〔乎或作於〕及其放而不禁反為災矣〔或無其字下二語同〕水發於深而為用且遠能不違於道可浮可載可飲可灌以濟乎生物〔乎或作於〕及其導而不防反為患矣言起於微而為用且博能不違於道可化可令可告可訓以推於生物及其縱而不慎反為禍矣火既我災有水而可伏其焰能使不陷於灰燼矣〔陷或作蹈或作焰〕水既我患有土而可遏其流能使不仆於波濤矣〔或無可字〕而言既我禍即無以掩其辭能不羅於過者亦鮮矣〔於過或作其失過下或有失字〕所以知理者又焉得不擇其言歟其為慎而甚於水火〔言上或無其字而字恐誤〕

鄠人對

〔新史孝友傳唐時陳藏器著本草拾遺謂人肉治羸疾自是民間以父母疾多刲股肉以進或給帛或旌門閭善乎韓愈之論謂父母疾烹藥餌以是為孝未聞毀支體者也則公之此論有益於時俗多矣○鄠胡古切京兆縣名〕

鄠有以孝為旌門者〔為字疑衍又疑是而字〕乃本其自於鄠人曰彼自剔股以奉母疾瘳大夫以聞其令尹令尹以聞其上〔按尹謂京兆尹令字恐衍下同〕上俾聚土以旌其門〔或無其字〕使勿輸賦以為後勸〔以為或作欲為〕鄠大夫常曰他邑有是人乎愈曰母疾則止於烹粉藥石以為是〔或無愈字或無上字母下十二字新史作父母疾烹藥餌以是為孝○今按是字或是事字按下文又有未聞字此未聞字恐衍或是若夫字之類〕未聞毀傷支體以為養枉教未聞有如此者苟不傷於義則聖賢當先衆而為之也〔聖賢或作賢聖〕是不幸因而致死〔而下或有且字○今按此句上是字疑是且字〕則毀傷滅絕之罪有歸矣〔滅絕一作絕滅〕其為不孝得無甚乎苟有合孝之道〔苟或作若合下疑有乎字〕又不當旌門蓋生人之所宜為曷足為異乎〔或無足字〕既以一家為孝是辨一邑里皆無孝矣以一身為孝是辨其祖父皆無孝矣然或陷於危難能固其忠孝而不苟生之逆亂〔生之劉仲忧謂之當作於〕以是而死者乃旌表門閭〔表下或有其字〕爵祿其子孫斯為為勸已矧非是而希免

輸者乎曾不以毀傷爲罪滅絕爲憂或作其憂非是不署於市而已贖於政況復旌其門

河南府同官記或無府字記謂永貞元年愈自陽山移江陵法曹獲事河東公言裴均時節度荊南也後五年始立石則元和五年也記亦趙德文錄所載呂夏卿以爲可信者其敘事筆力非公不能誠公之作矣

永貞元年貞元二十一年八月改元永貞愈自陽山移江陵法曹參軍是歲八月憲宗即位公量移江陵法曹參軍獲事河東公江陵節度使裴均字君齊河東人公嘗與其從事言或無公字

建中初天子始紀年更元大曆十五年正月改元建中命官司舉貞觀開元之烈或作例或作列非是羣臣惕慄奉職命材登良不敢私違當時自齒朝之士而上以及下百執事百下或有吏字官闕一人將補必取其良然而河南同時於天下稱多獨得將相五人或無同時二字方無將字○今按下文所記實爲宰相者三人裴筠未爲眞相故特著其官職戎馬之盛則此處宜有將字方本誤也故於府之參軍則得我公裴均也於河南主簿則得故相國范陽盧公邁字子玄范陽人於汜水主簿汜水名前漢波兵汜水汜音凡○則得故相國今太子賓客滎陽鄭公餘慶字居業滎陽人下相國上方無故字今按所謂故相者猶今言前宰相非亡沒之謂方本誤也於陸渾主簿則得相國今吏部侍郎天水趙公宗儒字秉文鄭州人相國今一本作今相國於登封主簿則得故吏部尚書東都留守吳郡顧公少連字夷仲蘇州人故下一本或有相國字今以下文考之非是盧公去河南爲右補闕其後由尚書左丞至宰相貞元九年五月邁自左丞同平章事至十三年九月罷鄭公去汜水爲監察御史佐山南軍其後由工部侍郎至宰相罷而

又爲餘慶去汜水爲監察御史史傳逸之建中末山南西道節度使嚴震辟餘慶爲府從事貞元十四年七月自工部侍郎同平章事十六年九月罷爲郴州司馬永貞元年八月復以尚書左丞同平章事元和元年五月罷趙公去陸渾爲右拾遺其後由給事中爲宰相中爲或作中至貞元十二年十月宗儒自給事中同平章事十四年七月罷顧公去登封爲監察御史其後由京兆尹至吏部尚書東都留守貞元十六年五月以少連爲京兆尹十八年六月自吏部尚書爲東都留守我公去府爲長水尉其後由膳部郎中爲荊南節度行軍司馬遂爲節度使均去府爲長水尉史傳逸之貞元十

(九年五月均自荆南行軍司馬爲本軍節度使)自工部尚書至吏部尚書三相國之勞在史冊(在上或有布字)顧吏部慎職小心于時有聲我公歷欝而沈窞開亮而卓偉行茂于宗事脩于官嗣紹家烈不違其先(均曾祖行儉祖光庭)作帥南荆(帥或作扞)厥聞休顯(開音問○)武志既揚文教亦熙(亦或作既)登櫰贊元其慶且至故好語故事者以爲五公之始迹也同其後進而偕大也亦同其稱名臣也又同官職雖分而功德有巨細(或無官職字分作則屬之下文而無而字)其有忠勞於國家也同(忠上或無有字家下或無也字而有亦字)有若將同其後而先同其初也有聞而問者(或無有字)於是焉書既五年(謂元和五年也)始立石刻其語河南府參軍舍庭中(語下或有于字)於時河東公爲左僕射宰相(時或作是)出藩大邦開府漢南(元和三年四月均自荆南召爲右僕射是歲九月庚寅出爲山南東道節度使漢南謂漢水之南)鄭公以工部尚書留守東都(元和三年六月餘慶自工部尚書爲東都留守史傳逸之獨見此記又見公上留守鄭尚書啓及送鄭涵校理序)趙公以吏部尚書鎮江陵(元和三年宗儒檢校吏部尚書爲荆南節度使)漢南地連七州(山南東道管襄鄧隨唐安均房七州)戎士十萬其官宰相也留守之官居禁省中(宇下或無之字)歲時出旌旗序留司文武百官於宮城門外而衙之江陵故楚都也戎士五萬三公同時(時盧顧死矣故止及裴鄭趙三公云)千里相望可謂盛矣河東公名均姓裴氏

記宜城驛

(或作宜城驛記下或有愈代姪孫作五字宜城襄州縣公嘗有楚昭王廟詩云丘園満目衣冠盡城郭連雲草樹荒猶有國人懷舊德一間茅屋祭昭王與此記合)

此驛置在古宜城內(下或有復出宜城字楚昭王畏吳遷於鄀鄀即宜城)驛東北有井傳是昭王井(或無昭字)有靈異至今人莫汲(開元二十二年初置十道採訪韓朝宗以襄州刺史兼山南東道襄州南楚故城有昭王井傳言汲者死行人雖暍困不敢俯視朝宗移書諭神自是飲者亡恙也更號韓公井)驛前水傳是白起堰西山下澗灌此城壞(或脫壞字)楚人多死流城東陂臭聞遠近因號其陂臭陂(臭陂上或有曰字)有蛟害人漁者避之井東北數十步有楚昭王廟(或無昭字)有舊時高木萬株多不得其名(或作始)歷代莫敢剪伐

尤多古松大竹于太傅于頔帥襄陽或無陽字遷宜城縣幷改造南境數驛材木取足此林舊廟屋極宏盛今惟草屋一區然問左側人尚云每歲十月民相率聚祭其前廟後小城蓋王居也後或作復其內處偏高廣員八九十畝號殿城當是王朝內之所也城或作城朝或作廟多輒可爲書硯自小城內地今皆屬甄氏甄氏於小城北立墅以居甄氏有節行謂甄濟元作御嘗以書請於公乞書甄氏父子節義見公答元作御書其子逢以學行爲助教元

和十四年二月二日題

題李生壁 李平

余始得李生於河中今相遇於下邳或作邽非是洪慶善云下邳貞觀中屬泗元和中屬徐自始及今十四年矣始相見吾與之皆未冠未通人事追思多有可笑者與生皆然也今者相遇皆有妻子昔時無度量之心寧復可有是生之爲交何其近古人也近下或有於字是來也余黜於徐州將西居於洛陽泛舟於清泠池泊於文雅臺下西望商丘或作州非是東望脩竹園入微子廟求鄒陽枚叔司馬相如之故文清泠池文雅臺商丘脩竹園微子廟皆在淮陽郎梁孝王城鄒枚相如皆孝王之客也久立於廟陛間廟陛間或作廟丁或作廟下陛間悲那頌之不作於是者已久頌之或作之頌那商頌祀成陽之詩睢陽有亳城湯所都也其後武王伐殷以微子奉商祀有正考父者得商頌十二篇於周之太師以那爲首隴西李翺太原王涯上谷侯喜實同與焉涯或作渥○與音預貞元十六年五月十四日昌黎韓愈書

昌黎先生外集卷第四

世綵廖氏刻梓家塾

昌黎先生外集卷第五

除崔羣戶部侍郎制 舊史云羣元和初為翰林學士以讜言正論聞於時九年遷禮部侍郎十年知貢舉取士三十餘人選拔才行咸為公當轉戶部新史不載其為禮部遷之也公掌綸誥一年唯外集有此制一首則其文遺逸多矣李漢云收拾遺文無所失墜信乎

勑地官之職邦敎是先必選國華以從人望
具官崔羣體道履仁外和內敏或作內和外敏清而
容物善不近名從容禮樂之閒特達珪璋之
表比參密命弘益旣多羣元和初為翰林學士歷中書舍人及
貳儀曹升擢惟允藹兹令德兹或作此藹然休聲
選賢與能于今雖重雖或作惟重或作盛擇才均賦均或作秤
自古尤難往愼乃司以服嘉命可下或有云云字

祭董相公文 董公名晉祭丁或有汴州字公時為汴之觀察推官晉薨之三日而斂既斂而行於行之四日公從喪至偃師而汴軍亂少文公與一時將吏共為文以祭於喪之將行也其名位具載本篇然陸長源孟叔度皆死於軍亂之日惟公獨免者也

維貞元十五年歲次己卯二月乙亥朔某日
節度行軍司馬檢校右散騎常侍兼御史大
夫知使事吳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陸長源吳縣開國或作吳郡或無食邑三百戶字度支營田判官檢校金
部員外郎侍御史孟叔度觀察支使監察御
史裏行丘穎觀察推官守秘書省校書郎韓
愈等謹以少牢之奠敬祭于故尚書右僕射
平章事隴西公之靈嗚呼天高而明地厚而
平五氣敘行萬彙順成交感旁暢聖賢以生
雨水于雲漬水于坤或作神蕃昌生物昌生或作生庶
有敘有因天睠唐邦錫之元臣肶肶元臣肶肶或作肶肶語○肶詩辭其德孔碩不謟不笑不威不赫
不謟不笑或作不容不謟或作不陷不酷或無不笑二字前連丁文不威為句下文其辭丁引出不辭二字與上求字叶不求其盈或作滿不致其斁爰
立作相立或作物訏謨實勤出若無辭疇德之閒
德或作得帝念東土公其來撫乃守洛都貞元十六年三月晉為東都留守乃藩浚郊迺去厥疾迺施厥膏不
知其勞鰥寡以饒維昔浚郊厥亂維舊昔或作若

戮亂維舊或作維亂舊政或作亂雜政舊有狡有狂其羣孔醜公
其來矣為民父母為民或作公為非是父誨其義母仁
其愚既變既從孰云其初孰云或作親去或作親云非是自
邇徂遠混然一區公來自中天子所倚公令
不歸誰佐天子公既來止或作既來至止或作公來至止令依
行狀更定東人以宇公既殁矣人誰與安濁流渾
渾有闗其郛塡道歡呼公來之初今公之歸
公在喪車旨酒既盈嘉肴在盛音成嗚呼我公
庶享其誠尚饗

雷塘禱雨文此篇乃柳子厚文此不當錄

祭石君文或作祭石濬川文石洪濬川也河南人為京兆昭應尉逐葬于死所故曰客葬泰原也公既誌其墓又同宋景為文以祭之

維元和七年歲次壬辰七月二十七日右補
闕宋景國子博士韓愈謹以清酌庶羞之奠
敬祭于石三學士之靈或無敬字惟君學成于身
名彰于人知道之可行見人之不幸見人或作知命
或作見命不上或無之字不事顧讓以圖就功如何奄忽

永喪其躬此四字或作以喪其良能下或有知微有議四字或作不負長已誰
知口有義何害口今按諸本皆無文理疑不足據曰景與愈與游為
久或無曰字景下或無與字愈下有也字為久作日久自君之逝相遇
輒哀傍無強親子孩妻姬或作稚姬古文姬字然義亦不近
敢忘分濟念力未任客葬泰原孤寵誰附奠
以送訣悲何可窮尚饗

祭房君文房次卿字蜀客公嘗誌其父武墓有子曰次卿卽君也次卿卒于京兆興平尉文曰吾未死無以妻子為念其恤孤之意厚矣

維某年月日愈謹遣舊吏皇甫悅以酒肉之
饋展祭於五官蜀客之柩前或無維某字愈作某或無日字
於一作于嗚呼君廼至於此吾復何言於此或作於斯若
有鬼神吾未死無以妻子為念嗚呼君其能
聞吾此言否君上或有房字尚饗

高君仙硯銘并序

儒生高常與予下天壇中路獲硯石似馬蹄
狀外稜孤聳內發墨色幽奇天然疑神仙遺
物寶而用之請予銘底

仙馬有靈迹在于石稜而兖中有點墨迹文字之祥君家其昌(應劭武紀注大宛舊有天馬種蹋石汗血蹏同蹋石謂蹋石有迹言其蹄堅利朱新仲謂銘語本此○宛平聲)

高君畫讚(此篇從蜀本録之今按疑非公所作然姑存之)

君子温閑骨氣委和迹不拒物心不揚波澄源卷璞含白瑳瑳遺紙一張德音不忘

潮州請置鄉校牒(東坡潮州廟記謂始潮之人未知學公命進士趙德爲之師自是潮之人篤於文行延及齊民至于今覽編易治此郎公請置鄉校之意也)

孔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齊上或有而字)則民免而無恥不如以德禮爲先而輔以政刑也(或無則字禮字)夫欲用德禮未有不由學校師弟子者此州學廢日久進士明經百十年間(百十年閒或作百十數年非是)不聞有業成貢於王庭試於有司者(貢試下或並無於字或作于字)人吏目不識鄉飲酒之禮耳未嘗聞鹿鳴之歌(或無目與耳字)忠孝之行不勸亦縣之恥也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今此州戶萬有餘豈無庶幾者耶刺史縣令不躬爲之師里閭後生無所從學爾(或作耳又或作矣非是)趙德秀才沈雅專靜頗通經有文章能知先王之道論說且排異端而宗孔氏可以爲師矣(師下或有友字)請攝海陽縣尉爲衙推官(或無官字)專勾當州學以督生徒興愷悌之風刺史出己俸百千以爲舉本(舉或作學)收其贏餘以給學生廚饌

直諫表(說見第三卷)

論顧威狀(同上)

昌黎先生外集卷第五

世綵廖氏
刻梓家塾

昌黎先生外集卷第六

順宗實錄卷第一 起藩邸盡貞元二十一年二月

方本不載實錄云諸本順宗實錄皆以附外集然李漢序謂又有注論語十卷傳學者順宗實錄五卷列於史書不在集中則知實錄固不必附也○今按李漢之說據當時而言之似未為失然其為害已足使筆解亡逸無復真本實錄竄易不成全書是則皆李漢之為也方氏不察而從其說既已誤矣況今去公之時又益以遠比之當日事體又大不同故其片文隻字名為公之作而決可知其非偽者皆當收拾使無失墜乃為眞能好公之文者固不當以一時苟簡之論為限斷而直有所遺也故今於實錄姑仍外集而詳加按定庶幾益足以見公筆削之大指云○舊史公傳云時謂愈有史筆及撰順宗實錄繁簡不當敘事拙於取捨頗為當代所非穆宗文宗嘗詔史臣添改時愈壻李漢蔣係在顯位諸公難之而韋處厚別撰順宗實錄三卷且公進實錄表狀所云乃監修李吉甫以韋處厚所撰未周悉令臣重修而舊傳反謂所撰不當處厚別撰三卷誤矣新史又云自韓愈為順宗實錄議者鬨然不息卒竄定無全篇按路隨傳文宗嗣位隋以宰相監修國史初韓愈撰順宗實錄書禁中事太切直宦寺不喜訾其非實帝詔隋刊正隋建言衛尉卿周君巢諫議大夫王彥威給事中李固言史官蘇景胤皆言改修非是夫史冊者褒貶所在匹夫善惡尚不可誣況人君乎議者至引雋不疑第五倫為比以蔽聰明臣宗閔臣僧孺謂史官李漢蔣係皆愈之壻不可參撰俾臣得下筆臣謂不然且愈所書已非自出元和以來相循逮今雖漢等以嫌無害公議請修示甚謬誤者付史官刊定有詔摘貞元永貞間數事為失實餘不復改漢等亦不罷由是觀之則公於元和十年夏進此實錄後纔一刊正是文宗朝所特攻者貞元永貞間數事耳舊史以為韋處厚別撰者固非而新史又謂卒竄定無全篇者亦非也司馬溫公考異云景祐中編次崇文總目順宗皇帝實錄有七本皆五卷題云韓愈等撰五本略而二本詳編次者兩存之其中多異同然則是非取捨後世安所折衷耶終之唯公之信而已此新史所以采掇無遺且以公為知言也歟

史臣韓愈撰 或無此五字

順宗至德大聖大安孝皇帝 德下史有弘道二字 諱誦德宗長子母曰昭德皇后王氏上元二年正月十二日生 正月戊戌生於長安之東內 大曆十四年封為宣王建中元年立為皇太子 史云大曆十四年六月進封宣王十二月乙卯立為皇太子 慈孝寬大仁而善斷留心藝學亦微信尚浮屠法禮重師傅引見輒先拜善隸書德宗之為詩并他文賜大臣者率皆令上書之德宗之幸奉天倉卒間 倉或作蒼 上常親執弓矢率軍後先導衛備嘗辛苦上之

爲太子於父子間慈孝交洽無嫌每以天下爲憂德宗在位久稍不假宰相權而左右得因緣用事外則裴延齡李齊運韋渠牟等以姦佞相次進用延齡尤狡險判度支〔貞元九年五月以裴延齡爲戶部侍郎判度支〕務刻剥聚斂以自爲功天下皆怨怒上每進見候顔色輒言其不可至陸贄張滂李充等以毁譖朝臣愯懼〔○愯所江切〕諫議大夫陽城等伏閤極論德宗怒甚將加城等罪內外無敢救者上獨開解之城等賴以免德宗卒不相延齡渠牟上有力焉貞元二

十一年癸巳德宗崩　景申上卽位太極殿冊曰維貞元二十一年歲次乙酉正月辛未朔二十三日癸巳皇帝若曰於戲天下之大寶惟重器祖宗之業允屬元良咨爾皇太子誦睿哲溫恭寬仁慈惠文武之道秉自生知孝友之誠發於天性自膺上嗣毓德春闈恪愼于厥躬祗勤于大訓必能誕敷至化安勸庶邦朕寢疾彌留弗興弗瘳是用命爾繼統

俾紹前烈宜陟元后永綏兆人其令中書侍郎平章事高郢奉冊卽皇帝位爾惟奉若天道以康四海撫建皇極以熙庶功無忝我高祖太宗之休命〔倉猝召翰林學士鄭絪衛次公等至金鑾殿草遺詔宦官或曰禁中議所立尚未定衆莫敢對次公遽言曰太子雖有疾地居冢嗣中外屬心必不得已猶應立廣陵王等從而和之議始定　絪〕上自二十年九月得風疾因不能言使四面求醫藥天下皆聞知德宗憂感形于顔色數自臨視二十一年正月朔〔辛未朔〕含元殿受朝〔元或作光〕還至別殿諸王親屬進賀獨皇太子疾不能朝德宗爲之涕

泣悲傷歎息因感疾恍惚日益甚二十餘日中外不通兩宮安否朝臣咸憂懼莫知所爲雖翰林內臣亦無知者〔舍元殿至日益甚四十一字史云德宗不豫諸王親戚皆侍醫藥獨上臥病不能侍德宗彌留思見太子涕咽久之〕二十三日上知內外憂疑紫衣麻鞋不俟正冠出九仙門召見諸軍使京師稍安二十四日宣遺詔上縗服見百寮二十六日卽位〔丙申卽皇帝位於太極殿衛士尚疑之企足引領而望之曰眞太子也乃喜而泣〕上學書於王

伾 杭人 頗有寵 伾下或有複出伾字 王叔文 山陰人 以碁進俱待詔翰林數侍太子碁叔文詭譎多計 譎音決 上在東宮嘗與諸侍讀并叔文論政至宮市事上曰寡人方欲極言之衆皆稱贊獨叔文無言既退上獨留叔文謂曰向者君奚獨無言豈有意邪叔文曰叔文蒙幸太子有所見敢不以聞太子職當侍膳問安不宜言外事陛下在位久如疑太子收人心何以自解上大驚因泣曰非先生寡人無以知此遂大愛幸與王伾兩人相依附俱出入東宮聞德宗大漸上疾不能言伾卽入以詔召叔文入坐翰林中使決事 詔下或無召字文下或無入字使下或無決字 伾以叔文意入言於宦者李忠言稱詔行下外初無知者以檢校司空平章事杜佑攝冢宰兼山陵使中丞武元衡爲副使宗正卿李紓爲按行山陵地使刑部侍郎鄭雲逵爲鹵簿使 或無兼字紓或作杼逵或作達 又命中書侍郎平章事高郢撰哀冊文禮部侍郎權德輿撰謚冊文太

常卿許孟容撰議文　庚子百寮請聽政曰自漢以來 以或作已 喪期之數以日易月而皆三日而聽政我國家列聖亦克循奉罔或有違況大行皇帝酌於故實重下遺詔令日至期而陛下未親政事羣臣不敢安宜存大孝以寧萬國天下之幸不許是月昇泗州爲上州

二月辛丑朔中書侍郎平章事臣郢門下侍郎平章事臣珣瑜檢校司空平章事臣佑奉跪曰大行皇帝知陛下仁孝慮陛下悲哀不卽人心聽政事故發遺詔令一行漢氏之制令陛下安得守曾閔匹夫之小行忘皇王繼親之大孝以虧臣子承順之義猶不許壬寅宰臣又上言曰陛下以聖德至孝繼受寶命宜奉先帝約束以時聽斷不可以久從之

癸卯朝百寮于紫宸門杜佑前跪進曰陛下居憂過禮羣臣懼焉願一覩聖顏因再拜而起左右乃爲皇帝擧帽百寮皆再拜佑復奏曰陛下至性殊常哀毁之甚臣等不勝

惶灼伏望為宗廟社稷割哀强食　景午罷翰林陰陽星卜醫相覆碁諸待詔三十二人（三或作四）初王叔文以碁待詔既用事惡其與己儕類相亂罷之　己酉易定節度使張茂昭可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餘如故（或無使字可史作兼）河北節度自至德已來不常朝覲前年冬茂昭來朝未還故寵之　辛亥（史作卯）詔吏部侍郎韋執誼守左丞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賜紫（侍郎）（史作郎中左丞史作尚書右丞）初執誼為翰林學士知叔文

幸於東宮傾心附之叔文亦欲自廣朋黨密與交好至是遂特用為相　乙卯太常奏禮云喪三年不祭惟祭天地社稷周禮圜鍾之均六變天神皆降林鍾之均八變地示咸出不廢天地之祭不敢以卑廢尊也樂者所以降神也不以樂則祭不成今遵遺詔行易月之制請制內遇祭輟樂終制用樂從之又奏禮三年祭宗廟今請祫祔廟畢復常從之

辛酉貶京兆尹李實為通州長史詔曰（詔下或有詞一道字曰下或有京尹嗣道王字）實素以宗屬累更任使驟升班列遂極寵榮而政乖惠和務在苛厲比年旱歉（或作暵）先聖憂人特詔逋租悉皆蠲免而實敢肆誣罔復令徵剝頗紊朝廷之法實惟聚斂之臣自國哀已來增毒彌甚無辜斃踣深所興嗟朕嗣守洪業敷弘理道寧容蠹政以害齊人宜加貶黜用申邦憲尚從優貸俾佐遠藩實詣事李齊運驟遷至京兆尹恃寵强愎不顧文法（文或作乃）是時春夏旱京畿乏

食實一不以介意方務聚斂徵求以給進奉每奏對輒曰今年雖旱而穀甚好由是租稅皆不免人窮至壞屋賣瓦木貸麥苗以應官（或無成字）優人成輔端為謠嘲之實聞之奏輔端誹謗朝政杖殺之實遇侍御史王播於道故事尹與御史相遇尹下道避實不肯避導騎如故播詰讓導騎者實怒遂奏播為三原令廷詬之（原或作泉非是）陵轢公卿已下（陵或作淩）隨喜怒誣奏遷黜朝廷畏忌之嘗有詔免畿內逋租

實不行用詔書𢖍之如初勇於殺害人吏不聊生至譴市里讙呼皆袖瓦礫遮道伺之實由間道獲免 壬戌（共慶善云史作寅誤）制殿中丞皇太子侍書翰林待詔王伾可守左常侍依前翰林待詔（書或作讀依前翰林待詔史作充翰林學士○今按前云上學書於王伾後云以侍書得幸於上則此當以史作侍書爲是）蘇州司功王叔文可起居舍人翰林學士又以司勳員外郎翰林學士知制誥鄭絪爲中書舍人學士如故又以給事中馮伉爲兵部侍郎以兵部員外郎史館修撰歸登爲給事中修撰如故登伉皆上在東宮時侍讀以師傅恩拜

昌黎先生外集卷第六

昌黎先生外集卷第七

順宗實錄卷第二（起二月盡三月）

二月甲子上御丹鳳門大赦天下自貞元二十一年二月二十四日昧爽已前大辟已下罪無輕重常赦所不原者咸赦原之諸色人中有才行兼茂明於理體者經術精深可爲師法者達於吏理可使從政者宜委常參官各舉所知其在外者長吏精加訪擇具名聞奏仍優禮發遣舊事宮中有要市外物（下或有闕字）令官吏主之與人爲市隨給其直貞元末以宦者爲使抑買人物稍不如本估末年不復行文書置白望數百人於兩市并要鬧坊閱人所賣物但稱宮市即斂手付與眞僞不復可辨無敢問所從來其論價之高下者（其論疑當作與論）率用百錢物買人直數千錢物仍索進奉門戶并脚價錢將物詣市至有空手而歸者名爲宮市而實奪之嘗有農夫以驢負柴至城賣遇宦者稱宮市取之纔與絹數尺

又就索門戶仍邀以驢送至內農夫涕泣以所得絹付之不肯受曰須汝驢送柴至內農夫曰我有父母妻子待此然後食（待或作得）今以柴與汝不取直而歸汝尚不肯我有死而已（有死或作必死）遂毆宦者街吏擒以聞詔黜此宦者而賜農夫絹十匹然宮市亦不為之改易諫官御史數奏疏諫不聽上初登位禁之至大赦又明禁又貞元中要乳母皆令選寺觀婢以充之而給與其直例多不中選寺觀次當

出者賣產業割與地買之（地上與字恐誤或資產業是本文後改作割地而傳者不去舊文又誤增與字）貴有姿貌者以進其徒苦之至是亦禁焉貞元末五坊小兒張捕鳥雀於閭里皆為暴橫以取錢物至有張羅網於門不許人出入者或有張井上者使不得汲水近之輒曰汝驚供奉鳥雀痛毆之出錢物求謝乃去或相聚飲食於肆醉飽而去賣者或不知就索其直多被毆罵或時留蛇一囊為質曰此蛇所以致鳥雀而捕之者今留

付汝幸善飼之勿令飢渴賣者愧謝求哀乃攜而去上在春宮時則知其弊常欲奏禁之（奏或作東）至即位遂推而行之人情大悅　乙丑停鹽鐵使進獻舊鹽鐵錢物悉入正庫一助經費其後主此務者稍以時市珍翫時新物充進獻以求恩澤其後益甚歲進錢物謂之羨餘而經入益少至貞元末遂月有獻焉（遂或作逐非是）謂之月進至是乃罷命右金吾將軍兼中丞田景度持節告哀於吐蕃以庫部員外

熊執易為副兵部郎中兼中丞元季方告哀于新羅且冊立新羅嗣王主客員外郎兼殿中監馬于為副　三月庚午朔出後宮三百人　辛未以翰林待詔王伾為翰林學士

壬申以故相撫州別駕姜公輔為吉州刺史前戶部侍郎判度支汀州別駕蘇弁為忠州刺史追故相忠州刺史陸贄郴州別駕鄭餘慶前京兆尹杭州刺史韓皐前諫議大夫道州刺史陽城赴京師德宗自貞元十年已後

不復有赦令左降官雖有名德才望以微過忤旨譴逐者一去皆不復叙用至是人情大悅而陸贄陽城皆未聞追詔（聞下或有於字）而卒於遷所士君子惜之　癸酉出後宮并教坊女妓六百人聽其親戚迎于九仙門百姓相聚讙呼大喜　景戌詔曰檢校司空平章事杜佑可檢校司徒平章事充度支幷鹽鐵使以浙西觀察李錡爲浙西節度檢校刑部尚書賜徐州軍額曰武寧制曰朕新委元臣綜釐

重務爰求貳職固在能臣起居舍人王叔文精識瓌材寡徒少欲質直無隱沈深有謀其忠也盡致君之大方其言也達爲政之要道凡所詢訪皆合大猷宜繼前勞佇光新命可度支鹽鐵副使依前翰林學士本官賜如故（賜如或作餘如）初叔文既專內外之政與其黨謀曰判度支則國賦在手可以厚結諸用事人取兵士心以固其權驟使重職人心不服藉（或作籍或無籍字）杜佑雅有會計之名位重而務自全

易可制故先令佑主其名而除之爲副以專之（除之疑當作除已）以戶部尚書判度支王紹爲兵部尚書以吏部郎中李鄘爲御史中丞武元衡爲左庶子初叔文黨數人貞元末已爲御史在臺至元衡爲中丞薄其人待之鹵莽皆有所憾而叔文又以元衡在風憲欲使附己使其黨誘以權利元衡不爲之動叔文怒故有所授　庚寅制（曰字或有）門下侍郎守吏部尚書平章事賈耽可檢校司空兼左僕射守門

下侍郎平章事鄭珣瑜可守吏部尚書守中書侍郎平章事高郢可守刑部尚書守尚書左丞平章事韋執誼可守中書侍郎並依前平章事　癸巳詔曰萬國之本屬在元良主器之重歸于長子所以基社稷而固邦統古之制也廣陵王某孝友温恭慈仁忠恕博厚以容物寬明而愛人祗服訓詞言皆合雅講求典學禮必從師居有令聞動無違德朕獲纘丕緒祗若大猷惟懷永圖用建儲貳以承

宗廟以奉粢盛爰舉舊章俾膺茂典宜冊爲皇太子改名某仍令所司擇日備禮冊命初廣陵王名從水傍享至冊爲皇太子始改從令名　丁酉吏部尚書平章事鄭珣瑜稱疾去位其日珣瑜方與諸相會食於中書故事丞相方食百寮無敢謁見者叔文是日至中書欲與執誼計事令直省通執誼直省以舊事告叔文叱直省直省懼入白執誼執誼逡巡慙赧（乃版切與赧同）竟起迎叔文就其閤語良久宰相杜佑高郢珣瑜皆停筯以待（郢下或有鄭字）有報者云叔文索飯韋相已與之同餐閤中矣佑郢等心知其不可（或無不字非是）畏懼叔文執誼莫敢出言珣瑜獨歎曰吾豈可復居此位顧左右取馬徑歸遂不起前是左僕射賈耽以疾歸第未起珣瑜又繼去二相皆天下重望相次歸臥叔文執誼等益無所顧忌遠近大懼焉

昌黎先生外集卷第七

昌黎先生外集卷第八

順宗實錄卷第三（起四月盡五月）

夏四月乙巳上御宣政殿冊皇太子冊曰建儲貳者必歸於冢嗣固邦本者允屬於元良咨爾元子廣陵王某幼挺岐嶷長標洵淑佩詩禮之明訓宣忠孝之弘規居惟保和動必循道識達刑政器合温文愛敬奉於君親仁德聞於士庶神祇寵眷固不協從是用命爾爲皇太子於戲維我烈祖之有天下也功格上帝祚流無窮光纘洪業逮予十葉虔恭寅畏日慎一日付爾以承祧之重勵爾以主鬯之勤以貞萬國之心以揚三善之德爾其尊師重傅親賢遠佞非禮勿踐非義勿行對越天地之耿光丕承祖宗之休烈可不慎歟時上即位已久而臣下未有親奏對者內外盛言王伾王叔文專行斷決日有異說又屬頻雨皆以爲羣小用事之應至將冊禮之夕雨乃止迨行事之時天氣清朗有慶雲見識者

以爲天意所歸及覩皇太子儀表班行既退
無不相賀至有感泣者　戊申詔曰惟先王
光有天下必正我邦本以立人極建儲貳以
承宗祧所以啓迪大猷安固洪業斯前代之
令典也皇太子某體仁秉哲恭敬温文德協
元良禮當上嗣朕奉若丕訓憲章前式惟承
社稷之重載考春秋之義授之匕鬯以奉粢
盛爰以令辰俾膺茂典今冊禮云畢感慶交
懷思與萬方同其惠澤自貞元二十一年二
月二十四日巳後至四月九日昧爽巳前天
下應犯死罪者特降從流流巳下遞減一等
文武常參幷州府縣官子爲父後者賜勳兩
轉古之所以教太子必茂選師傅以翼輔之
法於訓詞而行其典禮左右前後罔非正人
是以教諭而成德也給事中陸質中書舍人
崔樞積學懿文守經據古夙夜講習庶協于
中並充皇太子侍讀天下孝子順孫先旌表
門閭者委所管州縣各加存卹　庚戌封皇

太子長子寧等六人爲郡王（寧寬宥察寘寀等六男也）
癸酉（當作丑）贈吐蕃弔祭使工部侍郎兼御史
大夫史館修撰張薦禮部尚書薦字孝舉代
居深州之陸澤祖文成博學工文詞性好詼
諧七登文學科薦聰明强記歷代史傳無不
貫通爲太師顏眞卿所稱賞遂知名大曆中
江東觀察表薦之（江或作浙）授左司禦率府兵曹
參軍兼史館修撰貞元初爲太常博士四年
迴紇求和親使送咸安公主入迴紇以薦爲
判官改授殿中侍御史累遷諫議大夫十一
年冊迴紇子薦以祕書少監持節爲使還久
之遷祕書監二十年吐蕃贊普死以薦爲工
部侍郎兼御史大夫持節弔贈卒於赤嶺東
迴紇辟吐蕃傳歸其柩（辟字恐誤）前後三使異國
自始命至卒常兼史職在史館二十年著宰
輔傳略五服圖記寓居録靈怪集等　景寅
罷閩中萬安監先是福建觀察柳冕久不遷
欲立事迹（立或作以）以求恩寵乃奏云閩中南朝

放牧之地畜羊馬可使孳息請置監許之收
境中畜產收或作牧令吏牧其中羊大者不過十
斤馬之良者佑不過數千不經時輒死又斂
百姓苦之遠近以為笑至是觀察閻濟美奏
罷之　丁卯命焚容州所進毒藥可殺人者
可或作所　五月己巳史作戊辰無五月字以杭州刺史韓
皋為尚書左丞左或作右　辛未史作五月己巳以右金
吾大將軍范希朝為檢校右僕射兼右神策
京西諸城鎮行營兵馬節度使叔文欲專兵

柄藉希朝年老舊將故用為將帥使主其名
主或作在而尋以其黨韓泰為行軍司馬專其事
　甲戌以度支郎中韓泰守兵部郎中兼中
丞充左右神策京西都㭊行營兵馬節度行
軍司馬賜紫　乙亥追改為檢校兵部郎中
職如故　甲申史作丁丑以萬年令房啓為容州
刺史兼御史中丞初啓善於叔文之黨因相
推致或無因字遂獲寵於叔文求進用叔文以為
容管經略使使行約至荆南授之云脫不得

荆南卽與湖南故啓宿留於江陵。宿音秀留音溜
久之方行至湖南又久之而叔文與執誼爭
權數有異同故不果尋聞皇太子監國啓惶
駭奔馳而往是日以郴州員外司馬鄭餘慶
為尚書左丞是日史作癸未　乙酉以尚書左丞韓
皋為鄂岳觀察武昌軍節度使以尚下十八字史作以右丞韓皋為鄂岳沔蘄團練觀察使仍日係甲辰下　初皋自以前輩舊
人累更重任頗以簡倨自高嫉叔文之黨謂
人曰吾不能事新貴人皋從弟曄幸於叔文

以告叔文故出之　辛卯以王叔文為戶部
侍郎職如故賜紫初叔文欲依前帶翰林學
士宦者俱文珍等惡其專權削去翰林之職
叔文見制書大驚謂人曰叔文日時至此商
量公事若不得此院職事卽無因而至矣王
伾曰諾卽疏請不從再疏乃許三五日一入
翰林去學士名又與歸登同日賜紫內出彩
笏賜登而叔文不霑文珍等所惡獨不得賜
今按而叔文下數句重複不可讀疑因後來修改已增新字而不去舊文如前買乳母之

例也蓋上文已有俱文珍等惡其專權之句則此不當更有文珍等所惡五字有不當字卽不當更有獨不得賜四字若并有此九字卽上不當有不當字且此文珍等字上亦合更有脫字譌誤甚明今當削去文珍等以下九字則語意明白無復可疑矣由此始擢以衢州別駕令狐峘爲秘書少監峘國子祭酒德棻玄孫進士登第司徒楊綰未達時遇之以爲賢爲禮部修史引峘入史館自華原尉拜拾遺累遷起居舍人大曆八年劉晏爲吏部尚書奏峘爲刑部員外判南曹累遷至禮部侍郎峘之判南曹晏爲尚書楊炎爲侍郎峘得晏之舉分關必擇其善者與晏而以惡者與炎炎固已不平至峘爲禮部而炎爲相有杜封者故相鴻漸之子求補弘文生炎嘗出杜氏門下託峘以封峘謂使者曰相公欲封成其名乞署封名下一字峘因得以記焉炎不意峘賣之署名屬峘峘明日疏言宰相炎迫臣以威臣從之則負陛下不從卽炎當害臣卽或作則德宗以問炎炎具道所以德宗怒曰此姦人不可奈欲杖而流之炎救

解乃黜爲衡州別駕貞元初李泌爲相以左庶子史館修撰徵至則與同職孔述睿爭競細碎數侵述睿述睿長告以讓不欲爭告或作者○長告謂長假也泌卒竇參爲相惡其爲人貶吉州別駕改吉州刺史齊映除江西觀察過吉州峘自以前輩懷怏怏不以刺史禮見入謁從容步進不袜首屬戎器或無袜字或又作抹非是映以爲恨去至府奏峘舉前刺史過失鞫不得眞無政事不宜臨郡貶衢州別駕上卽位以秘書少監徵未至卒峘在史館修玄宗實錄一百卷撰代宗實錄三十卷雖頗勤苦然多遺漏不稱良史初德宗將厚奉元陵事峘時爲中書舍人兼史職奏疏諫請薄其葬有答詔優奬元和三年以修實錄功追贈工部尚書新史初峘受詔撰代宗實錄未就會貶詔聽在外成書元和中其子太僕丞丕獻之以勞贈工部尚書是月以襄州爲襄府按元和郡國志作襄陽大都督府恐襄下當有陽字徙臨漢縣於古城曰鄧城縣

昌黎先生外集卷第八

昌黎先生外集卷第九

順宗實録卷第四（起六月盡七月）

六月乙亥（乙或作己）貶宣州巡官羊士諤為汀州寧化縣尉士諤性傾躁時以公事至京遇叔文用事朋黨相煽頗不能平公言其非叔文聞之怒欲下詔斬之執誼不可則令杖殺之執誼又以為不可遂貶焉由是叔文始大惡執誼往來二人門下者皆懼先時劉闢以劔南節度副使將韋臯之意于叔文求都領劔南三川謂叔文曰太尉使某致微誠於公（某或作闢）若與其三川（與其疑當作與某）當以死相助若不用某亦當有以相酬叔文怒亦將斬之而執誼固執不可闢尚遊京師未去（尚下或有以字）至聞士諤（士或作貶○今按士上當別有貶字）遂逃歸　左散騎常侍致仕張萬福卒萬福魏州元城人也自曾祖至父皆明經官止縣令州佐萬福以祖父業儒皆不達不喜書學騎射年十七八從軍遼東有功為將而還累遷至壽州刺史州送

租賦詣京師至潁川界為盜所奪萬福使輕兵馳入潁川界討之（入潁川或作入潁州）賊不意萬福至忙迫不得戰萬福悉聚而誅之盡得其所亡物并得前後所掠人妻子財物牛馬萬計悉還其家為淮南節度崔圓所忌失刺史改鴻臚卿以節度副使將兵千人鎮壽州萬福不以為恨許杲以平盧行軍司馬將卒三千人駐濠州不去有窺淮南意圓令萬福攝濠州刺史杲聞即提卒去止當塗陳莊賊陷舒州圓又以萬福為舒州刺史督淮南岸盜賊連破其黨大曆三年召赴京師代宗謂曰聞卿名久欲一識卿且將累卿以許杲萬福拜謝因前曰陛下以許杲召臣如河北賊諸將叛以屬何人代宗笑曰且欲議許杲事方當大用卿即以為和州刺史行營防禦使督淮南岸盜賊至州杲懼移軍上元杲至楚州大掠節度使韋元甫命萬福討之未至淮陰杲為其將康自勤所逐（勤或作勸下同）自勤擁兵繼掠

撫武作權循淮而東萬福倍道追而殺之免者十
二三盡得其所虜掠金銀婦女等女或作人皆獲
致其家代宗詔以本州兵千五百人防秋京
西遂帶和州刺史鎮咸陽固留宿衛固或作困李
正己反將斷江淮路令兵守埇橋渦口埇音勇
江淮進奉船千餘隻泊渦口不敢進德宗以
萬福爲濠州刺史萬福馳至渦口立馬岸上
發進奉船淄青將士停岸睥睨不敢動諸道
繼進改泗州刺史爲杜亞所忌徵拜左金吾
衛將軍召見德宗驚曰杜亞言卿昏耄卿乃
如是健耶圖形凌煙閣數賜酒饌衣服幷勑
度支籍口畜給其費至賀陽城等於延英門
外天下益重其名二十一年以左散騎常侍
致仕元和元年卒元和元年當作貞元二十一年年九十萬
福自始從軍至卒祿食七十年未嘗病一日
典九郡皆有惠愛　癸丑韋皐上表請皇太
子監國又上皇太子牋尋而裴垍嚴綬表繼
至悉與皐同贈故忠州别駕陸贄兵部尚書

故道州刺史陽城左常侍　贄字敬輿吳郡
人也年十八進士及第贄大曆八年及第時年二十又以
博學宏詞授鄭縣尉書判拔萃授渭南尉遷
監察御史未幾選爲翰林學士遷祠部員外
郎德宗幸奉天贄隨行在天下擾攘遠近徵
發書詔一日數十下一日或作日百非是皆出於贄贄
操筆持紙成於須臾不復起草同職皆拱手
嗟歎不能有所助嘗啓德宗言方今書詔宜
痛自引過罪己以感人心昔成湯以罪己致
興後代推以爲聖人楚王失國亡走一言善
而復其國至今稱爲賢者陛下誠能不恡改
過以言謝天下臣雖愚陋爲詔詞無所忌諱
庶能令天下叛逆者迴心喻旨德宗從之故
行在制詔始下聞者雖武人悍卒無不揮涕
感激議者咸以爲德宗剋平寇難旋復天位
不惟神武成功爪牙宣力蓋以文德廣被腹
心有助焉累遷考功郎中諫議大夫中書舍
人兼翰林學士丁母憂免喪權知兵部侍郎

復入翰林中外屬意旦夕竢其爲相竇參深忌之贄亦短參之所爲且言其黷貨於是與參不能平尋眞拜兵部侍郎知禮部貢舉於進士中得人爲多八年春遷中書侍郎平章事始令吏部每年集選人舊事吏部每年集人其後遂三年一置選選人猥至文書多不了尋勘眞僞紛雜吏因得大爲姦巧選士一蹉跌或至十年不得官而官之闕者或累歲無人贄令吏部分內外官員爲三分計闕集

人以爲常其弊十去七八天下稱之初竇參出李巽爲常州刺史且追其行巽常銜之至參貶爲郴州別駕巽適遷湖南觀察德宗常與參言故相姜公輔罪參漏其語參敗公輔因上疏自陳其事非臣之過德宗詰之知參洩其語怒未有所發會巽奏汴州節度劉士寧遺參金帛若干士寧得汴州參處其議士寧常德之故致厚貺德宗以參得罪而以武將交結（以武當作與武）發怒竟致參於死而議者多

言參死由贄焉（司馬溫公云贄傳曰德宗殺參贄有力焉按贄請令長舉屬吏狀云素由私昵所親轉爲所賣其弊非遠聖鑒明知乃解參之語也及參之死贄解救甚至當時之人見參贄有隙遂以己意猜之史官不悅著因歸罪於贄耳唐小說云竇參所寵青衣上請者參死沒入掖庭因言陸贄誣陷參事德宗乃下詔雪參此說與舊史同）裴延齡判度支天下皆嫉怨而獨幸於天子朝廷無敢言其短者贄獨身當之曰陳其不可用延齡因欲去贄而代之又知贄之不與己多阻其奏請也詆毀百端翰林學士吳通玄故與贄同職姦巧佻薄與贄不相能知

贄與延齡相持有間因盛言贄短宰相趙璟本贄所引同對嫉贄之權密以贄所戢彈延齡事告延齡（戢通鑑作譏或作譏戢彈或作彈戢）延齡益得以爲計由是天子益信延齡而不直贄竟罷贄相以爲太子賓客而黜張滂李充等權（按史滂充皆以論裴延齡得罪此但著黜滂充等而上文不言其所以得罪之由蓋脫漏也）言事者皆言其屈（皆或作多）贄固畏懼至爲賓客拒門不納交親士友春旱德宗數獵苑中延齡疏言贄等失權怨望言於衆曰天下旱百姓

且流亡度支愛惜不肯給諸軍軍中人無所食其事奈何以搖動羣心其意非止欲中傷臣而已後數日又獵苑中會神策軍人跪馬前云度支不給馬草德宗意延齡前言卽迴馬而歸由是貶贄爲忠州別駕滂充皆斥逐德宗怒未解贄不可測賴陽城等救乃止贄之爲相常以少年入翰林得幸於天子長養成就之不敢自愛事之不可者皆爭之德宗在位久益自攬持機柄親治細事失君人大

體宰相益不得行其事職而議者乃云由贄而然溫公云凡爲宰相者皆欲專權安肯自求失職不任宰相乃德宗之失而歸咎於贄豈人情也贄論朝官闕員狀云頃之輔臣鮮克勝任過蒙容養苟備職員致勞睿思臣小經慮此乃諫德宗不任宰相親治細事之詞也贄居忠州十餘年常閉門不出入人無識面者避謗不著書習醫方集古今名方爲陸氏集驗方五十卷卒於忠州年五十二上初卽位與鄭餘慶陽城同徵詔始下而城贄皆卒　城字亢宗北平人代爲官族好學貧不能得書乃求入集賢

爲書寫吏竊官書讀之晝夜不出經六年遂無所不通乃去滄州中條山下州或作洲非是遠近慕其德行來學者相繼於道閭里有爭者不詣官府詣城以決之李泌爲相擧爲諫議大夫拜官不辭未至京師人皆想望風采想或作相云城山人能自苦刻不樂名利必諫諍死職下咸畏憚之旣至諸諫官紛紛言事細碎無不聞達天子益厭苦之子或作下非是而城方與其二弟牟容連夜痛飲牟或作弁容或作客二字或作弁客人莫

能窺其意有懷刺譏之者將造城而問者今按此二句亦衍一句疑亦以修改重複而誤也今當削去譏之者將四字城揣知其意輒彊與酒輒上或有彊與生字客或時先醉仆席上或時先醉臥客懷中不能聽客語約其二弟云吾所得月俸汝可度吾家有幾口月食米當幾何買薪菜鹽米凡用幾錢先具之其餘悉以送酒媼無留也未嘗有所貯積雖其所服用切急不可闕者客稱其物可愛城輒喜擧而授之陳萇者候其始請月俸常往稱

其錢帛之美月有獲焉至裴延齡讒毀陸贄
等坐貶黜德宗怒不解在朝無救者城聞而
起曰吾諫官也不可令天子殺無罪之人而
信用姦臣即率拾遺王仲舒數人守延英門
上疏論延齡姦佞贄等無罪狀德宗大怒召
宰相入語將加城等罪良久乃解令宰相諭
遣之於是金吾將軍張萬福聞諫官伏閤諫
趨往至延英門大言賀曰朝廷有直臣（或作直言）
天下必太平矣遂偏拜城與仲舒等曰諸諫

議能如此言事天下安得不太平也（或無也字）已
而連呼太平萬歲太平萬歲萬福武人時年
八十餘自此名重天下時朝夕相延齡城曰
脫以延齡爲相當取白麻壞之慟哭於庭竟
坐延齡事改國子司業至引諸生告之曰凡
學者所以學爲忠與孝也諸生寧有久不省
其親乎明日謁城歸養者二十餘人有薛約
者嘗學於城狂躁以言事得罪將徙連州客
寄有根蔕吏縱求得城家（縱當作蹤）坐吏於門與

約飲決別涕泣送之郊外德宗聞之以城爲
黨罪人出爲道州刺史太學王魯卿李儻等
二百七十人詣闕乞留住數日吏遮止之疏
不得上在州以家人禮待吏人宜罰者罰之
宜賞者賞之一不以簿書介意賦稅不登（賦稅或作稅賦）
觀察使數誚讓上考功第城自署第曰
撫字心勞徵科政拙考下下觀察使嘗使判
官督其賦至州怪城不出迎以問州吏吏曰
刺史聞判官來以爲己有罪自囚於獄不敢

出判官大驚馳入謁城於獄曰使君何罪某
奉命來候安否耳留一兩日未去城固不復
歸館門外有故門扇橫地城晝夜坐臥其上
判官不自安辭去其後又遣他判官崔某往
按之（或作按或非是）崔承命不辭載妻子一行中道
而逃城孝友不忍與其弟異處皆不娶給侍
終身有寡妹依城以居有生年四十餘（生或作甥）
（或作男）癡不能如人常與弟負之以遊初城之
妹夫亡在他處家貧不能葬城親與其弟舁

尸以歸（舁音輿）葬於其居之側往返千餘里卒時年六十餘　戊午以戸部侍郎潘孟陽爲度支鹽鐵轉運副使其日王伾詐稱疾自免自叔文歸第伾日詣中人幷杜佑請起叔文爲相且摠北軍既不得請以威遠軍使平章事又不得其黨皆憂悸不自保伾至其日坐翰林中疏三上不報知事不濟行且臥至夜忽叫曰伾中風矣明日遂輿歸不出　戊子以禮部侍郎權德輿爲戸部侍郎以倉部郎

中判度支陳諫爲河中少尹伾叔文之黨於是始去　乙未詔軍國政事宜權令皇太子某勾當百辟羣后中外庶僚悉心輔翼以底于理宣布朕意咸使知聞上自初即位則疾患不能言至四月益甚時扶坐殿羣臣望拜而已未嘗有進見者天下事皆專斷於叔文而李忠言王伾爲之內主執誼行之於外朋黨諠譁榮辱進退生於造次惟其所欲不拘程度既知內外厭毒慮見摧敗即謀兵權欲

以自固而人情益疑懼不測其所爲朝夕伺候會其與執誼交惡心腹內離外有韋皐裴垍嚴綬等牋表（垍當作均）而中官劉光奇俱文珍薛盈珍尚解玉等皆先朝任使舊人同心怨猜屢以啓上上固已厭倦萬機惡叔文等至是遂召翰林學士鄭絪衛次公王涯等入至德殿撰制詔而發命焉（詔或作誥）又下制以太常卿杜黃裳爲門下侍郎左金吾衛大將軍袁滋爲中書侍郎並平章事又下制吏部尚書

平章事鄭珣瑜刑部尚書平章事高郢並守本官罷相皇太子見百寮於東朝百寮拜賀皇太子涕泣不答拜　景申詔宰臣告天地社稷皇太子見四方使於麟德殿西亭

昌黎先生外集卷第九

昌黎先生外集卷第十

順宗實録卷第五 起八月盡至山陵

八月庚子詔曰惟皇天祐命烈祖誕受方國九聖儲祉萬方咸休肆予一人獲纘丕業嚴恭守位不遑暇逸（或作給今從史）而天祐匪降（匪史作不）疾恙無瘳（無或作弗今從史）將何以奉宗廟之靈展郊禋之禮疇咨庶尹對越上玄內愧于朕心上畏于天命夙夜祗慄惟懷永圖（惟史作深惟）一日萬機不可以久曠天工人代不可以久違皇太子某睿哲温文寬和慈惠（慈史作仁）孝友之德愛敬之誠（愛敬或作敬愛或作仁愛今從史）通于神明格于上下是用推皇王至公之道遵父子傳歸之制付之重器以撫兆人必能宣祖宗之重光荷天地之休命奉若成憲永綏四方宜令皇太子即皇帝位朕稱太上皇居興慶宮制勑稱誥所司擇日行冊禮

永貞元年八月辛丑太上皇居興慶宮誥曰有天下者傳歸於子前王之制也欽若大典斯爲至公式揚耿光用體文德朕獲奉宗廟臨御萬方降疾不瘳庶政多闕乃命元子代予守邦爰以令辰光膺冊禮宜以今月九日冊皇帝於宣政殿仍命檢校司徒杜佑充冊使門下侍郎杜黃裳充副使（仍命下二十一字史無）有大命思俾惟新宜因紀元之慶用覃在宥之澤宜改貞元二十一年爲永貞元年自貞元二十一年八月五日昧爽已前天下應犯死罪特降從流流已下遞減一等　又下誥曰人倫之本王化之先爰舉令圖允資內輔式表后妃之德俾形邦國之風茲禮經之大典也良娣王氏家承茂族德冠中宮雅修彤管之規克佩姆師之訓自服勤蘋藻祗奉宗祧令範益彰母儀斯著宜正長秋之位以明繼體之尊良媛董氏備位後庭素稱淑慎進升號位（或作位號）禮亦宜之良娣可冊爲太上皇后良媛宜冊爲太上皇德妃仍令所司備禮擇日冊命宣示中外咸使知聞　壬寅制王

伾開州司馬王叔文渝州司戶並員外置馳驛發遣　叔文越州人以碁入東宮頗自言讀書知理道乘間常言人間疾苦上將大論宮市事叔文說中上意遂有寵因爲上言某可爲將某可爲相幸異日用之密結韋執誼并有當時名欲僥倖而速進者陸質呂溫李景儉韓曄韓泰陳諫劉禹錫柳宗元等十數人定爲死交而凌準程异等又因其黨而進交遊蹤跡詭秘莫有知其端者貞元十九年

補闕張正買疏諫他事得召見正買與王仲舒劉伯芻裴茝常仲孺呂洞相善（按史王仲舒下更有韋成季三字今詳下文有成季字則此處當有此三字亦脫漏也○茝昌亥切）數遊止正買得召見諸往來者皆往賀之有與之不善者告叔文執誼云正買疏似論君朋黨事宜少誡執誼叔文信之執誼嘗爲翰林學士父死罷官此時雖爲散郎以恩時時召入問外事執誼因言成季等朋讌聚遊無度皆譴斥之人莫知其由叔文既得志與王伾李

忠言等專斷外事遂首用韋執誼爲相其常所交結（常或作嘗）相次拔擢至一日除數人（或無至字）日夜羣聚伾以侍書幸寢陋吳語上所褻狎而叔文頗任事自許微知文義好言事上以故稍敬之不得如伾出入無阻叔文入至翰林而伾入至柿林院見李忠言牛昭容等故各有所主伾主往來傳授劉禹錫陳諫韓曄韓泰柳宗元房啓凌準等主謀議唱和採聽外事上疾久不瘳內外皆欲上早定太子位

叔文默不發議已立太子天下喜而叔文獨有憂色（書上或有皆字）常吟杜甫題諸葛亮廟詩末句云出師未用身先死（按杜詩用作捷或作戰）長使英雄淚滿襟因歔欷流涕（○歔音虛欷音希）聞者咸竊笑之雖判兩使事未嘗以簿書爲意日引其黨屏人切切細語謀奪宦者兵以制四海之命既令范希朝韓泰摠統京西諸城鎮行營兵馬中人尚未悟會邊上諸將各以狀辭中尉且言方屬希朝中人始悟兵柄爲叔文所

奪乃大怒曰從其謀吾屬必死其手密令其使歸告諸將曰無以兵屬人希朝至奉天諸將無至者韓泰白叔文計無所出唯曰奈何奈何無幾而毋死執誼益不用其語叔文怒與其黨日夜謀起復起復必先斬執誼而盡誅不附己者聞者皆恟懼皇太子既監國遂逐之明年乃殺之伾杭州人病死遷所其黨皆斥逐叔文最所賢重者李景儉而最所謂奇才者呂溫叔文用事時景儉持母喪在東都而呂溫使吐蕃半歲至叔文敗方歸故二人皆不得用叔文敗後數月乃貶執誼爲崖州司馬後二年病死海上執誼杜黃裳子壻與黃裳同在相位故最在後貶

執誼進士對策高等（執誼京兆人建中三年中進士第貞元元年中賢良方正直言極諫第一人）驟遷拾遺年二十餘入翰林巧惠便辟媚幸於德宗而性貪婪詭賊其從祖兄夏卿爲吏部侍郎執誼爲翰林學士受財爲人求科第夏卿不應乃探出懷中金以內夏卿袖

夏卿驚曰吾與卿賴先人德致名位幸各已達（已或作以）豈可如此自毀壞擺袖引身而去執誼大慙恨既而爲叔文所引用初不敢負叔文迫公議時時有異同輙令人謝叔文云非敢負約爲異同（約或作終非是）蓋欲曲成兄弟爾（弟疑當作事）叔文不之信遂成仇怨然叔文敗執誼亦自失形勢知禍且至雖尚爲相常不自得長奄奄無氣聞人行聲輙惶悸失色以至敗死時纔四十餘執誼自卑嘗諱不言嶺南州縣名爲郎官時嘗與同舍郎詣職方觀圖每至嶺南圖執誼皆命去之閉目不視至拜相還所坐堂北壁有圖不就省七八日試就觀之乃崖州圖也以爲不祥甚惡之憚不能出口至貶果得崖州焉

永貞二年正月景戌朔（戌史作寅下同）太上皇於興慶宮受朝賀皇帝率百僚奉上尊號曰應乾聖壽太上皇冊文曰維永貞二年（二或作元非是）歲次景戌正月景戌朔皇帝臣某稽首再拜奉

罔言臣聞上聖玄邈獨超乎希夷彊名之極彊或作疆非是猶存乎罔象豈足以表無爲之德光不宰之功然稱謂所施簡冊攸著涵泳道德感於精誠仰奉洪徽有以自竭伏惟太上皇帝陛下道繼玄元業纘皇極膺千載之休曆承九聖之耿光昭宣化源發揚大號政有躬本示儉政有二字疑衍慶裕格天恩翔春風仁育羣品而功成不處褰裳去之付神器於冲人想汾陽以高蹈體堯之德與神同符其動也天

其靜也地巍巍事表無得而言顧茲寡昧屬膺大寶懼忝傳歸之業莫申繼述之志夙夜兢畏惟懷永圖今天下幸安皆稟訓所被而未極徽號孰報君親是以台臣庶官文武之列抗疏於內方伯藩守億兆之衆同詞於外請因壽曆以播鴻名臣不勝大願謹上尊號曰應乾聖壽太上皇當三朝獻壽之辰應五紀啓元之始光膺徽稱允協神休斯天下之慶也

元和元年正月甲申太上皇崩于興慶宮咸寧殿年四十六遺誥曰朕聞聞或作觀死生者物之大歸脩短者人之常分古先哲王明於至道莫不知其終以存義順其變以節哀故存者不至於傷生逝者不至於甚痛謂之達理以貫通喪朕自弱齡即敦清靜逮乎近歲又嬰沈痼嘗亦親政益倦于勤以皇帝天資仁孝日躋聖敬爰釋重負委之康濟而能內睦于九族外勤于萬機問寢益嚴侍膳無曠推

此至德以安庶邦朕之知子無愧天下今厥疾大漸不寤不興付託得人顧復何恨四海兆庶亦奚所哀但聖人大孝在乎善繼樞務之重軍國之殷纘而承之不可曠闕以日易月抑惟舊章皇帝宜三日而聽政十三日小祥二十五日大祥五或作三非是二十七日釋服方鎮岳牧不用離任赴哀天下吏人誥至後出臨三日皆釋服無禁婚嫁祠祀飮酒食肉宮中當臨者朝晡各十五舉音非朝晡臨時禁

無得哭釋服之後勿禁樂他不在誥中者皆以類從事伏以崇陵仙寢復土纔終甸邑疲人休功未幾今又重勞營奉朕所哀矜況漢魏二文皆著遺令永言景行常志夙心其山陵制度務從儉約並不用以金銀錦綵爲飾百辟卿士同力盡忠克申送往之哀宜展事居之禮（居或作君非是）布告天下明知朕懷　七月壬申葬豐陵謚曰至德大聖大安孝皇帝廟曰順宗

昌黎先生外集卷第十

昌黎先生集遺文

聯句

有所思聯句（此下三聯句見孟東野集）

相思繞我心日夕千萬重年光坐晚晚春淚銷顏容 郊 臺鏡晦舊暉庭草滋新茸望天山上石別劍水中龍 愈

遣興聯句（說見上）

我心隨月光寫君庭中央 郊 月光有時晦我心安所忘 愈 常恐金石契斷爲相思腸 郊 平生無百歲岐路有四方 愈 四方各異俗適異非所將 郊 駑蹄顧挫秣逸翮遺稻粱 愈 時危抱獨沉道泰懷同翔 郊 獨居久寂默相顧聊慨慷 愈 慨慷丈夫志可以耀鋒鋩 郊 蘧寗知卷舒孔顏識行藏 愈 朗鑒諒不遠佩蘭永芬芳 郊 苟無夫子聽誰使知音揚 愈

贈劒客李園聯句（同上）

天地有靈術得之者唯君 郊 築爐地區外積火燒氛氳 愈 照海鑠幽怪滿空歘異氛 郊 山

磨鼋弈弈水淬龍蝹蝹 愈 太一裝以寶列仙
篆其文 郊 可用懾百神豈唯壯三軍 愈 有時
幽匣吟忽似深潭聞 郊 風胡久已死此劒將
誰分 愈 行當獻天子然後致殊勳 郊 豈如豐
城下空有斗間雲 愈

遺詩

同竇 牟 韋 執中 尋劉尊師不遇 此詩得於五竇聯珠集公時任都官外郎同洛陽令竇牟河南令韋執中以訪之元和五年也詩以同尋師爲韻人各一首洪氏年譜亦見

秦客何年駐仙源此地深還隨躡鳧騎來訪
馭風襟院閑青霞入松高老鶴尋猶疑隱形
坐敢起竊桃心

春雪 今按此詩得於文苑英華其後卽以正集中春雪詩首句云新年都未有芳華者系之疑亦公作也已上並方本所載諸本所無者今悉存之諸本更有遺文一卷方獨取贈族姪嘲鼾睡三篇餘並不錄今並附見于後其可疑者亦但存其目而不載其文云

片片驅鴻急紛紛逐吹斜到江還作水著樹
漸成花越喜飛排瘴胡愁厚蓋砂兼雲封洞
口助月照天涯瞑見迷巢鳥朝逢失轍車呈
豐盡相賀寧止力耕家

贈族姪 上或有徐州字

我年十八九壯氣起胷中作書獻雲闕辭家
逐秋蓬歲時易遷次身命多厄窮一名雖云
就片祿不足充今者復何事卑棲寄徐戎蕭
條資用盡濩落門巷空朝眠未能起遠懷方
鬱悰擊門者誰子問言乃吾宗自云有奇術
探妙知天工既往悵何及將來喜還通期吾
語非佞當爲佐時雍

嘲鼾睡 李希聲家有退之遺詩數十篇希聲云皆非也獨嘲鼾二篇似之錄于末

澹師晝睡時聲氣一何猥頑飈吹肥脂坑谷
相嵬磊雄哮乍咽絕每發壯益倍有如阿鼻
尸長喚忍衆罪馬牛驚不食百鬼聚相待木
枕十字裂鏡面生痱㿔 ○痱音肥㿔音溜痱㿔腫病也 鐵佛

聞皺眉石人戰掻腿孰云天地仁吾欲責眞
宰幽尋虱搜耳猛作濤翻海太陽不忍明飛
御皆情怠乍如彭與黥呼寃受葅醢又如圈
中虎號瘡兼吼餒雖令伶倫吹苦韻難可改
雖令巫咸招魂爽難復在何山有靈藥療此
願與採
澹公坐臥時長睡無不鑠吾嘗聞其聲深慮
五藏損黃河弄瀆瀑梗澀連拙鯀南帝初奮
椎一竅洩混沌莊子應帝王篇南海之帝儵北海之帝忽中央之帝混沌

相與甚善儵與忽謀報混沌之德曰人皆有七竅以視聽食息此獨無有嘗試鑿之日鑿一竅七日而混沌死迥然忽長引萬丈不可忖謂言絕
於斯繼出方袲袲幽幽寸喉中草木森茶蓴○茶音本蓴音付草木叢生也盜賊雖狡獪亡魂敢窺闞鴻
蒙揔合雜詭譎驕戾狠乍如鬭呶呶忽若怨
懪懪賦形苦不同無路尋根本何能堙其源
惟有土一畚

畫月

王盌不磨著泥土青天孔出白石補兔入臼
蝛蛙縮肚桂樹枯株女閉戶陰爲陽羞固自
古嗟汝下民或敢侮戲謿盜視汝目瞽

贈張徐州莫辭酒

莫辭酒此會固難同請看工女機上帛半作
軍人旗上紅莫辭酒誰爲君王之爪牙春雷
三月不作響戰士豈得來還家

辭唱歌諸本注云此篇恐非公作今姑存之

抑遏敎唱歌不解看豔詞坐中把酒人豈有
歡樂姿幸有伶者婦腰身如柳枝但令送君

酒如醉如愁癡聲自肉中出使人能逡隨復
遣慳恡者贈金不皺眉豈有長直夫喉中聲
雌雌君心豈無恥君豈是女兒君敎發直言
大聲無休時君敎哭古恨不肯復吞悲乍可
阻君意豔歌難可爲

知音者誠希古詩不愁歌者苦但傷知音希

知音者誠希念子不能別行行天未曉携手
踏明月

酬藍田崔丞立之詠雪見寄

京城數尺雪寒氣倍常年泯泯都無地茫茫豈是天崩奔驚亂射揮霍訐相纏不覺侵堂陛方應折屋椽出門愁落道上馬恐乎韉朝鼓矜凌起山齋酩酊眠吾方嗟此役君乃詠其妍水王清顔隔波濤盛句傳朝殞思共飯夜宿憶同鐙擧目無非白雄文乃獨玄

潭州泊船呈諸公

夜寒眠半覺鼓笛鬧嘈嘈鬧浪春樓堞驚風破竹篙主人看使範客子讀離騷聞道松醪賤何須恡錯刀

飲城南道邊古墓上逢中丞過贈禮部衛員外少室張道士 中丞謂裴度也

偶上城南土骨堆共傾春酒三五盃為逢挑樹相料理 音○料聊 不覺中丞喝道來

池上絮

池上無風有落暉楊花晴後自飛飛為將纖質凌清鏡濕却無窮不得歸

記

監軍新竹亭記 按此文恐非公作今刪去

書

答侯生問論語書 公作論語傳未成而歿見於張籍祭詩詳於洪慶善之說甚明今世所傳如宰予晝寢以晝作畫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以三月作音浴乎沂以浴作沿子在回何敢死以死作先難甚鄙沒然為伊川之學者皆取之

愈白侯生足下所示論語問甚善聖人踐形之說孟子詳於其書當終始究之若萬物皆備於我反身而誠是也苟有僞焉則萬物不備矣踐形之道無他誠是也足下謂賢者不能踐形非也賢者非不能踐形能而不備耳形言其備也所謂具體而微是也充實之謂美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充實則具體未大則微故或去聖一間或得其一體皆踐形而未備者唯反身而誠則能踐形之備者耳愈昔注解其書而不敢過求其意取聖人之旨而合之則足以信後生輩耳此說甚爲穩當切更思之愈白

墓誌

相州刺史御史中丞田公故夫人魏氏墓誌銘丁或有任字○今按此篇不類公文且云元和八年則又非少作其非公作無疑今刪去

啓

皇帝即位賀宰相啓

愈啓伏見冊命皇帝以閏月三日嗣臨大位以主神人含生之類孰不蒙賴相公翼亮聖明大慶資始伏惟永永與國同休愈下情不

勝慶躍限以所守不獲隨例拜賀謹差某奉啓不宣謹啓

狀

奏汴州得嘉禾嘉瓜狀方本有之以附嘲鼾睡之後云此篇見文苑英華蓋爲董晉作董晉行狀亦可攷

右謹按符瑞圖王者德至於地則嘉禾生伏惟皇帝陛下道合天地恩霑動植遍無不協遠無不賓神人以和風雨咸若前件嘉禾等或兩根並植一穗連房或延蔓數榮異實共帶既叶和同之慶又標豐稔之祥感自皇恩微彰何極於造化親逢嘉瑞小臣喜遇於休明無任

皇帝即位賀諸道狀

伏見勑命皇帝以閏正月三日嗣臨寶位海內惟新凡在臣庶不勝慶幸惟俯同下情未由拜賀但增馳戀謹奉狀不宣某再拜或無此三字

皇帝即位降赦賀觀察使狀

二月五日恩赦今月二十四日卯時到州當時集百官僧道百姓宣示訖聖上以繼明之初垂惟新之澤曲成不遺於萬物大賚遂延於四海寰宇斯泰品類皆蘇渥恩普霑遠近同慶蘇渥或作此二字非是愈以藩條有制拜賀無由不勝欣抃之至謹差萍鄉縣丞李某奉狀陳賀某或作於

潮州謝孔大夫狀此篇見洪氏年譜方氏增考云公既南行家亦譴逐二月二日已過商州之南而此狀言七月二十

七日牒則八月作也不知其家何故猶未至潮又姪孫湘亦從公而南故宿曾江口有示湘詩而過始興江口詩謂目前百口還相逐與狀言妻子孫姪未到者皆不相應此狀恐妄也○今按公之到郡既不見年月之實則此狀無由可考方氏引曾江始興二詩以證此狀之妄蓋亦有理但恐或是已過始興留家在後而獨先到郡亦不可知但其狀詞頗類袁州申使狀則又未有以必見其妄故今且存之亦闕疑之意也

伏奉七月二十七日牒以愈貶授刺史特加優禮以州小俸薄慮有闕乏每月別給錢五十千以送使錢充者開緘捧讀驚榮交至顧己量分慚懼益深欲致辭爲讓則乖伏屬之禮承命苟貪又非循省之道進退反側無以自寧其妻子男女并孤遺孫姪奴婢等尚未到官窮州使賓罕至身衣口食絹米足充過此以往實無所用積之於室非廉者所爲受之於官名且不正恃蒙眷待輒此披陳

疏

憲宗崩慰諸道疏

愈言上天降禍大行皇帝奄棄萬國伏惟攀慕永痛哀感難勝某承詔不任號絕限以官守拜慰未由伏增惶戀謹差某奉疏不宜韓愈再拜

題名

長安慈恩塔題名已下並方本所載

韓愈退之李翱翔之孟郊東野柳宗元子厚石洪濬川同登

洛北惠林寺題名

韓愈李景興侯喜尉遲汾貞元十七年七月二十二日魚于温洛宿此而歸昌黎韓愈書

謁少室李渤題名

愈同樊宗師盧仝謁少室李拾遺

福先塔寺題名

處士石洪濬川吏部員外郎楊仲舒弘中水部員外郎楚相叔敖洛陽縣令潘宿陽乾明國子博士韓愈退之前試左武衛胄曹李演廣文前杭州錢塘縣尉鄭紘文明元和三年十

月九日同遊

嵩山天封宮題名 歐公跋語附

元和四年三月二十六日與著作佐郎樊宗師處士盧仝自洛中至少室謁李徵君渤樊次玉泉寺疾作歸明日遂與李盧道士韋濛僧榮並少室而東抵衆寺上太室中峯宿封禪壇下石室遂自龍泉寺釣龍潭水遇雷明日觀啓母石入此觀與道士趙玄遇乃歸閏月三日國子博士韓愈題

歐公集古跋尾云右韓退之題名二皆在洛陽其一在嵩山天封宮石柱上刻之記龍潭遇雷事天聖中余爲西京留守推官與梅聖俞遊嵩山入天封宮徘徊柱下而去遂登山頂之武后封禪處有石記戒人遊龍潭者毋語笑以黷神龍龍怒則有雷恐因念退之記遇雷意其有所誡也其一在福先寺塔下當時所見墨蹟不知其後何人摸刻于石也

送杜兼題名

河南尹水陸運使杜兼尚書都官員外郎韓愈水陸運判官洛陽縣尉李宗閔水陸運判官伊闕縣尉牛僧孺前同州韓城縣尉鄭伯義元和四年九月二十二日大尹給事奉詔祠濟瀆回愈與二判官於此迎候遂陪遊宿

愈題

華嶽題名 此文刻於金天祠石闕昔人嘗集華嶽題名自唐開元至後唐清泰錄爲十卷此文雖未必盡出公手然筆削之嚴要非公不可故錄之

淮西宣慰處置使門下侍郎平章事裴度副使刑部侍郎兼御史大夫馬總行軍司馬太子右庶子兼御史中丞韓愈判官司勳員外郎兼侍御史李正封都官員外郎兼侍御史馮宿掌書記禮部員外郎兼侍御史李宗閔都知兵馬使左驍衛將軍威遠軍使兼御史大夫李文悅左廂都押衙兼都虞候左衛將軍兼御史中丞密國公高承簡元和十一年

八月丞相奉詔平淮右八日東過華陰禮于
嶽廟總等八人實備將佐以從

昌黎先生集遺文

世綵廖氏
刻梓家塾

朱子校昌黎先生集傳

新書本傳　宋景文公

今以李翺所撰行狀皇甫湜所撰墓誌神道碑舊史本傳資治通鑑洪興祖所撰年譜程俱所撰歷官記方崧卿增攷年請考其同異詳略附注本文之下以見公之行事本末而文之已見於集者不復載云

韓愈字退之鄧州南陽人七世祖茂有功於
後魏封安定王父仲卿為武昌令有美政既
去縣人刻石頌德終秘書郎李白作文公父仲卿去思碑云

南陽人而公常自稱昌黎李翺作公行狀亦云昌黎某人皇甫湜作墓志不言鄉里又作神道碑乃云上世嘗居南陽又隸延州之武陽而舊史亦但云昌黎某今校新史蓋因李碑而加鄧州二字也然考漢書地理志有兩南陽其一河內脩武即左傳所謂晉啓南陽也其一南陽堵陽即荊州之南陽郡字與諸同在唐一屬鄧州者也元和姓纂唐書世系表有兩韓氏其一漢弓高侯頹當玄孫騫避亂居南陽郡之堵陽九世孫河東太守術生河東太守純純四世孫安之晉員外郎二子朞恬隨司馬休之入後魏為玄菟太守二子都偃偃生後魏中郎穎穎生播徙昌黎棘城其一則穎當裔孫尋為後漢隴西太守世居穎川生司空稜後徙安定武安至後魏有常山太守武安成侯耆徙居九門生尚書令征南大將軍安定桓王茂茂生均均生晙晙生仁泰仁泰生叡素叡素生仲卿仲卿生會愈而

中間嘗徙陳留以此而推則公固穎川之族尋後之後而不得承鸞之系矣而洪興祖所
撰年譜但以鸞之後世嘗徙昌黎遂附新史之說獨以楷陽爲均州小有不同耳及其再
考二書而見公世系之實則遂諱匿不敢復著仲卿會愈之名而直以爲不可考令固不
得而據也唯方崧鄉增放引董逌說以爲鸞乃韓暖韓休之祖而公自出於尋援與二書
合其論南陽則又云今孟懷州皆春秋南陽之地自漢至隋二州皆屬河內郡唐顯慶中
始以孟州隸河南府建中中乃以河南之四縣入河陽三城使其後又改爲孟州今河內
有河陽縣韓氏世居之故公每自言歸河陽省墳墓而女挐之銘亦曰歸骨于河南之河
陽韓氏墓張籍祭公詩亦云舊塋盟津北則知公爲河內之南陽人其說獨爲得之公詩
所謂舊籍在東都我家本厘穀則必以地近而後嘗徙居耳但據此則公與昌黎之韓異

孤而每以自稱則又有不可曉者豈是時昌黎之族頗盛故隨稱之亦若所謂言劉悉出
彭城言李悉出隴西者耶然設使公派果出昌黎也則其去藉陽已歷數世其後又屢遷
徒不應舍其近世所居之土而遠指鄭州爲卿里也方又引孔武仲之說亦同董氏而王
銍以爲公生於河中之永樂今永樂猶有韓文鄉則其說爲已詳蓋其世系雖有不可知
者然南陽之爲河內備武則無可疑者而新史洪譜之誤斷可識矣愈生三歲
而孤隨伯兄會貶官嶺表會卒嫂鄭鞠之李漢
序云先生生於大曆三年戊申三歲而孤見祭嫂文及乳母誌會事見盧東美誌洪譜云
盧志所謂宗兄乃大宗小宗之宗舊史以爲從父兄誤矣又云舊史大曆十二年夏五月
起居舍人韓會坐元載貶官柳宗元先友記云會善清言有文章名最高以故多誹會旣

卒公葬家北歸葬會河陽建中貞元間復避地於江南韓氏有別業在宣城因就食焉見
歐陽詹哀詞復志賦祭嫂及老成文示爽詩愈自知讀書日記數
千百言比長盡能通六經百家學行狀云讀書能記它
生之所習墓誌云先生七歲好學言出成文○今按復志賦云值中原之有事兮將就食
於江之南始專專於講習兮非古訓爲無所用其心則公之爲學正在就食江南時也
擢進士第洪譜云貞元二年丙寅公年十九始至京師見祭老成文歐陽哀詞
荅崔立之書五年己巳有上賈滑州書六年庚午有河中府連理木頌七年辛未有送齊
暤序八年壬申登進士第時年二十五見上邠君牙書唐科名記云貞元八年陸贄主司
試明水賦御溝新柳詩公名在榜中見與陸員外書舊史云大曆貞元間文士多尚古學

而獨孤及梁肅最稱淵奧愈從其徒游銳意鑽仰欲自振於一代洎舉進士投文於公卿
間故相鄭餘慶頗爲延譽由是知名是年有爭臣論九年癸酉博學宏詞試太清宮觀紫
極舞賦顏子不貳過論見上考功崔虞部書及與韋舍人書十年甲戌有省試學生代齋
郎議方改此議當繫十一年試宏詞下未詳是否洪譜又云是年嘗歸河陽省墳墓見祭
老成文有贈張童子序十一年乙亥又試宏詞見答崔立之書有三上宰相書皆不報是
年去京師遇潼關有感二鳥賦既歸河陽有畫記遂自河陽如東都有祭田橫文○今按
八年以後此年以前又嘗遊鳳翔以書抵邢君牙不得意去有岐山詩洪程皆定爲此年
六月誤矣會董晉爲宣武節度使表署觀察推官
晉卒愈從喪出不四日汴軍亂乃去依武寧

節度使張建封建封辟府推官操行堅正鯁
言無所忌 董晉行狀云十二年七月晉拜宣武節度使受命遂行韓愈實從公
行狀云董公辟公以行得試秘書省校書郎爲觀察推官墓誌云先生三十有一而仕神
道碑云十四年用進士從董晉平汴州推官舊史作巡官○洪譜云二狀載公入汴在十
二年丙子與史合而誌碑所記皆後二年殊不可曉豈今年辟公以行至十四年始有成
命耶亦不應如是之緩也方攷蜀本樊本無三十一而仕之文但云歷官二十有七年爾
然自公卒之年逆數之亦當以十四年三十一歲爲歷官之始故公入汴雖在十二年然
水門記十四年正月作石本猶但稱攝節度掌書記前進士韓愈是辟命猶未下也計之
是年辟命乃下故碑誌之言如此不當以命下之緩爲疑也○今按公入汴之年洪方得
之碑誌所計年數若以命下之日言之亦未爲失但云十四年從董晉平汴州則誤矣又
送俱文珍序亦在十三年安得言十四年乃入汴乎要當以公之自言及二狀二史通鑑
爲正拼正在躁其攷之或有未審不足據也舊史之作巡官則程記已辨其非矣○洪譜
又云十三年丁丑公在汴有復志賦送汴州監軍俱文珍序十四年戊寅公在汴有天星
詩水門記楊燕奇碑十五年己卯董晉行狀云二月三日丞相薨公從喪行四日而汴州
亂有汴州亂詩歷官記云汴軍亂愈家在圍中尋得脫下汴東趨彭城愈從喪至洛還盟
津度汜水出陳許間以二月暮抵徐州節度使張建封居之于符離睢上及秋將辭去建
封奏爲節度推官試協律郎至冬建封使愈朝正于京師見歐陽哀詞是年有此日足可
惜汴泗交流詩答李翱書上建封書論晨入夜歸事後又有諫擊毬書賀白兔狀徐泗濠

節度掌書記廳石記崔翰墓誌十六年庚辰春公朝正回徐有歸彭城詩夏去徐西居於
洛陽見孟東野書及題下邳李生壁按公與東野書欲至秋辭去而題李生壁在五月十
四日則不待至秋而已去徐矣舊史亦云公發言眞率無所畏避豈竟以此不合華建封
之知己亦不能容邪公既去徐而建封卒翌日徐軍亂見白樂天哀二良文在洛有與衛
中行書冬公如京師
調四門博士 洪譜云十七年辛巳公在京師以調選三
月東還見與盧汝州薦侯喜狀將歸有贈孟東野房蜀客詩是年有送李愿歸盤谷序李
楚金墓誌公自去年冬參調竟無所成而歸今年冬再往十八年壬午春始有四門博士
之授爲博士日嘗謁告歸洛因遊華山即答張徹詩所謂洛邑得休告華山窮絕壁著也
李肇國史補云愈好奇與客登華山絕峯度不可返發狂慟哭爲書與家人別華陰令百
計取之乃下沈顏作聱書以爲肇妄載豈有賢者輕命如此考公詩則知國史補乃實錄
也是年有送陸歙州序上巳日燕太學聽彈琴序與崔羣書施士丐墓誌馬彙行狀
遷監察御史上疏極論宮市德宗怒貶陽山令
有愛在民民生子多以其姓字之 洪譜云十九年癸未
公年三十六自博士拜監察御史時有齒落哭楊兵曹陸歙州修詩及與陳京給事書稱
稔議論推停選舉狀苗氏墓誌又上李實書稱前守四門博士時已罷博士未受御史之
命書云愈來京師於今十五年蓋公自貞元五年從鄭滑間復來京師至此十五年矣實
錄於實誣之不餘力而此書乃盛稱其所長此又不可曉也方攷唐制凡居官以四考爲
滿公在官踰年耳不知何故而罷罷而復遷行狀墓碑皆只言選授四門博士遷監察御

史而此書稱前官又以文投贄於李實似若不得已者是固嘗罷博士而別遷也李是歲七月公猶任博士乞免停罷狀謂臣雖非朝官月受俸錢可以考也罷免之由不可詳究然恐不至於媚實以求進也或云德宗末年不任宰相所取信者李實韋執誼輩耳公蓋未免於貶身以伸道也然公天旱人饑狀專指李實而言其情實錄又於實一辭不怨獨於此書抵牾如此又公年十九始來京師在貞元二年也至貞元十九年實十八年矣今云來京師於今十五年洪雖以再至言之其實牽合也併誌所疑以俟知者○洪譜又云是時有詔以旱饑蠲租之半有司徵愈急公與張署李方叔上疏言關中天下根本民急如是請寬民徭而免田租天子惻然卒為幸臣所讒貶連州陽山令幸臣李實也見進學解及祭張署文舊史云愈嘗上章數千言極論宮市之辨貶陽山令疏今不傳則公之被黜

坐論此兩事也方致云公陽山之貶寄三學士詩敘述其詳而行狀但云為幸臣所惡出宰陽山神道碑亦只云因疏關中旱饑專政者惡之則其非為論宮市明矣今公集有御史臺論天旱人饑狀與詩正合況翔湜皆從公遊者不應公嘗論宮市數千言而狀及碑誌略不一言及也然行狀且謂為幸臣所惡而公詩云或自疑上疏上疏豈其由則是又未必皆上疏之罪也又曰同官盡才俊偏善柳與劉或慮語言泄傳之落冤讎又岳陽樓詩云前年出官由此禍最無妄姦猜畏彈射斥逐恣欺誑是蓋為王叔文韋執誼等所排矣德宗晚年韋王之黨已成是年補闕張正買疏諫宅事得召見與所善者數人皆被譴斥意公之出有類此也憶昨行云伾文未擢崖州熾雖得赦宥常愁猜是其為叔文等所排豈不明甚特無所歸咎駕其罪於上疏耳洪兼宮市旱饑兩事言之而又不考韋王始

末故為申及之○洪譜又云以公詩攷之蓋以十九年冬末貶官二十年甲申春始到陽山時有同冠峽貞女峽和張十一功曹送劉生謝李員外諸詩及別知賦送楊八弟歸湖南序區冊序答竇存亮書王弘中燕喜亭記

改江陵法曹參軍

洪譜及歷官記云廿一年乙酉正月丙申順宗即位二月甲子大赦八月辛丑改元永貞遷者皆追回愈為觀察使所抑判能江陵府法曹參軍事見八月十五夜贈張功曹詩及張署墓誌河南同官記洪又云公以今年春遇赦夏秋離陽山俟命於郴者三月至秋末始受法曹之命見祭李郴州文時有郴州祈雨及郴口諸詩自郴至衡有合江亭及謁衡岳廟詩自衡至潭有陪杜侍御遊湘西寺及湘中諸詩自此之洞庭有阻風贈張十一詩至岳州有別竇司直詩赴江陵途中寄翰林二學士詩又有送孟琯序荊潭唱和序上李巽

書鄭夫人殯表及五箴序云余生三十有八年則其歲蓋是年作所謂幕中之辯蓋謂在荊州時臺中之評則謂為御史時也

元和初權知國子博士分司東都三歲為眞

洪譜云永貞二年丙戌正月丙寅朔改元元和時憲宗即位之踰年也公年二十有九其春夏猶在江陵有李花寒食出游夜歸贈張十一鄭羣贈簟答張徹諸詩六月自江陵召拜國子博士還朝後有豐陵行游青龍寺贈崔立之送文暢諸詩城南諸聯句及祭十二兄岌文并墓誌二年丁亥春公為博士有元和聖德詩并釋言行狀云宰相有愛公文者將以文學職處公有爭先者構公語以飛之公恐及難遂求分司東都而公作周況妻韓氏墓誌乃云從兄俞卒開封尉愈於時為博士乞分敎東都生以收其孥於開封界中敎畜之飛語自釋言所解之讒而竟不能解故以兄喪

爲辭而求去耳時宰相鄭絪翰林舍人李吉甫裴垍也公以夏末離京赴東都有酬裴十六途中見寄詩是年有張中丞傳後叙答馮宿書盧於陵墓誌三年戊子改眞博士見行狀有酬崔十六少府及東都遇春詩與少室李渤書裴復墓誌新史渤傳云洛陽令韓愈遺渤書公時爲博士五年方爲河南令未嘗爲洛陽令也

改都官員外郎

卽拜河南令

洪譜云四年己丑公年四十二改都官員外郎守東都省神道碑云除尚書都官郎中分司判祠部行狀新舊史皆云員外郎送李正字序亦但云都官郎碑文誤也方攷公除都官六月十日也制辭亦作員外郎○洪譜又云神道碑云中官號功德使司京城觀寺尚書斂手失職先生按六典盡索之以歸誅其無良時其出入禁譁衆以正浮屠歷官記云公判祠部日與官者爲敵惡言罵辭根籍公牒乃上書留守鄭餘慶乞與諸郎官更判不見允在東都有游嵩洛諸題名送李翺侯參謀和盧汀錢徽與竇韋尋劉尊師諸詩送李正字歸湖南序幷詩鄭涵校理序祭薛公達文幷墓誌京兆韋夫人墓誌河南府同官記五年庚寅按河南縣令神道碑云魏鄆幽鎭各爲留邸貯潛卒以橐罪士官無敢問者先生將擿其犯以壯朝廷斷民署吏俟令且發留守尹大恐遽相禁有使還爲言憲宗悅曰韓愈助我者是後鄆邸果謀反東都將屠留守以應淮蔡又有上留守鄭公啓時公以論事失鄭公意既令河南軍人有罪公追而杖之事留守不悅公以啓辨明且力求去見集中行狀云改河南令日以職分辨於留守及尹故軍士莫敢犯禁疑鄭公卒聽其言故軍人畏服如此也在河南有感春詩燕河南秀才序送石洪序幷詩及月蝕招揚之罘河南令舍池臺諸詩張圓墓碣盧殷墓誌

遷職方員外郎

洪譜云六年辛卯行尚書職方員外郎是年春公尚在河南有送窮文辛卯年雪寄盧仝誰氏子諸詩送溫造序乳母誌至京師有酬盧雲夫望秋作石鼓歌復讎狀盧丞房武畢坰墓誌

華陰令柳澗有辠前刺史劾奏之未報而刺史罷澗諷百姓遮索軍頓役直後刺史惡之按其獄貶澗房州司馬愈過華以爲刺史陰相黨上疏治之旣御史覆問得澗贓再貶封溪尉愈坐是復爲博士

洪譜云七年壬辰二月乙未以職方員外郎復爲國子博士年四十五舊史云愈因使過華上疏理澗公自去年以來未嘗出使或云郎公起職方時過華審其事遂疏于朝爾進學解云三年博士冗不見治舊又作三爲博士按公貞元壬午授四門博士元和丙戌爲國子博士丁亥分教東都今年又自郎官下遷凡四爲博士矣此先言暫爲御史權言三爲博士則自丙戌而後三歷此官也若云三年則自元年夏起召至四年春尚爲博士首尾已四年矣方攷云丙戌初除丁亥分敎自不必釐而爲二其爲博士實二遷也當作三爲爲是○今按上句言暫爲御史而此言二年博士正以其居官之久迺爲言恐當作年爲是然亦未敢必也○洪譜又云是年二月有論錢重物輕狀新志云自建中定兩稅而物輕錢重民以爲患於是詔百官議革其弊方攷以爲此議在穆宗卽位之初通鑑附之長慶元年秋爲得其實今年初無此議也惟會要載元和六年二月制謂建中後貨輕物重許諸道所納見錢五分量留二分餘三分兼納實估匹段或當時有此議然亦非七年也況公六年二月尚在東

都洪譔矣○洪譜又云是年有石鼎聯句贈劉師服詩祭石洪文李素石洪墓誌路應神道碑
既才高數黜官又下遷乃作進學解以自
諭執政覽之奇其才改比部郎中史館修撰
洪譜云此除在八年癸巳三月乙亥舊史云執政覽其文而憐之以其有史才故除是官
時宰相武元衡李吉甫李絳也是年有答劉秀才論史書及烏氏田氏李廟碑鄭儋神道碑
李虛中董溪息國夫人墓誌
轉考功知制誥洪譜云九年甲午十月甲
子爲考功郎中依前史館修撰十二月戊午以考功知制誥是年有元微之書田弘正書
送張道士序劉昌裔神道碑王適孟郊扶風郡夫人墓誌十年乙未公知制誥有和庫部
盧曹長元日朝迴及寒食直歸遇雨二詩與李絳書進順宗實錄狀舊史云愈撰實錄繁

簡不當敘事拙於取舍按退之作史詳略各有意削去常事著其繁於政者其褒善貶惡
之旨甚明當時議者非之卒竄走無全篇良可惜也史又云愈說禁中事頗切直內官惡
之往往於上前言其不實此言是也是年有與柳公綽二書論淮西事宜狀說見明年又
有捕賊行賞表藍田縣丞廳記獨孤郁衛之玄墓誌徐偃王廟碑
進中書舍
人初憲宗將平蔡命御史中丞裴度使諸軍
按視及還具言賊可滅與宰相議不合愈亦
奏言淮西連年侵掠得不償費其敗可立而
待然未可知者在陛下斷與不斷耳執政不
喜命有人詆愈在江陵時爲裴均所厚均子

鍔素無狀愈爲文章字命鍔誚語囂暴由是
改太子右庶子洪譜云十一年丙申正月丙戌以考功郎中知制誥遷中
書舍人丙申賜緋魚五月癸未降爲太子右庶子行狀云盜殺武元衡公以爲盜殺宰相
而遽息兵其爲懦甚大兵不可以息以天下力取三州尚何不可與裴丞相議合故兵遂
用而宰相有不便之者月滿遷中書舍人後竟以它事改右庶子時宰相李逢吉韋貫之
也其云月滿遷中書舍人者蓋唐制臺郎滿歲則遷公以去年冬知制誥至今春竟一歲
矣李漢云收拾遺文無所失墜公掌綸誥一年無一篇見收者失墜多矣唯後集有崔羣
戶部侍郎制一首爾○今按行狀通鑑洪譜論淮西事宜狀在去年知制誥時而神道碑
新史則在遷中書舍人之後但行狀言公所論有殺宰相事乃在去年六月而狀中實無

此語若狀果在六月之後則不應全不言及則是此狀不惟不在十一年正月之後亦不
在十年六月之後也故通鑑直以繫於五月之下行狀敘事雖實而記言則誤碑文新史
固爲失之今當以通鑑爲正○洪譜又云是年有酬盧雲夫曲江荷花行周況妻韓氏墓
誌王用碑科斗書後記
及度以宰相節度彰義軍宣慰
淮西奏愈行軍司馬愈請乘遽先入汴說韓
弘使協力元濟平遷刑部侍郎行狀神道碑及舊史云十
二年丁酉秋以兵老久屯賊未滅上命裴相爲淮西節度使以招討之丞相請公以行
賜三品衣魚爲行軍司馬從丞相居於郾城軍出潼關公請先乘遽至汴感說都統弘弘
說用命師乘遂和公知蔡州精卒悉聚界上以拒官軍守城者率老弱且不過千人亟白

丞相請以兵三千人間道以入必擒吳元濟丞相未及行而李愬自唐州文城壘提其卒以夜入蔡州果得元濟三軍之士爲公恨蔡州既平布衣柏耆以計謁公公與語奇之遣白丞相曰淮西滅王承宗膽破可不勞用衆宜使辯士奉相公書明禍福以招之彼必服丞相然之公口占爲書使柏耆袖之以至鎭州承宗果大恐上表請割德棣二州以獻遣子入侍丞相歸京師以功遷刑部侍郎詔公撰平淮西碑其辭多叙裴度事時先入蔡州擒元濟李愬功第一愬不平之愬妻出入禁中因訴碑辭不實詔令磨公文命翰林學士段文昌重撰文勒石是年有送殷侑序祭張署文并墓誌及東征往還酬唱諸詩晚秋郾城夜會聯句爲刑部時有舉錢徽自代狀十三年戊戌四月鄭餘慶爲詳定禮樂使奏韓愈李程爲副是年有李惟簡墓誌權德輿碑

憲宗遣使者往鳳翔迎佛骨入禁中三日乃送佛祠王公士庶奔走膜唄至爲夷法灼體膚委珍貝騰沓係路愈聞惡之乃上表極諫帝大怒持示宰相將抵以死裴度崔羣曰愈言訐牾罪之誠宜然非內懷至忠安能及此願少寬假以來諫爭帝曰愈言我奉佛太過猶可容至謂東漢奉佛以後天子咸夭促言何乖剌耶愈人臣狂妄敢爾固不可赦於是中外駭懼雖戚里諸貴亦爲愈言乃貶潮州刺史既至潮以表哀

謝帝頗感悔欲復用之持示宰相曰愈前所論是大愛朕然不當言天子事佛乃年促耳皇甫鎛素忌愈直卽奏言愈終狂疏可且內移乃改袁州刺史初愈至潮問民疾苦皆曰惡溪有鱷魚食民畜産且盡民以是窮數日愈自往視令其屬秦濟以一羊一豕投谿水而祝之是夕暴風震電起谿中數日水盡涸西徙六十里自是潮無鱷魚患袁人以男女爲隷過期不贖則没入之愈至悉計庸得贖

所没歸之父母七百餘人因與約禁其爲隷洪譜云公以十四年己亥正月癸巳貶潮州刺史宰相疑馬宿草詔出宿爲歙州刺史時宰相皇甫鎛程异也公被謫即日上道便道取疾以至海上據宜城之驛記則以三月二日過宜城據瀧吏詩則以三月幾望至曲江據謝表則以三月二十五日至潮州據祭大則以四月二十四日逐鱷魚其自曲江至潮以十許日行三千里蓋瀧水湍急故也方攻乃云謝表及祭神文皆止云今月而逐鱷魚文正本皆但云年月日則公之到郡實不知何月日也況自韶至廣雖爲順流而自廣之惠自惠之潮水陸相半要非旬日可到故公表亦云自潮至廣來往動皆經月則公到郡決非三月而逐鱷魚亦未必在四月二十四日也○今按道里行程則方說爲是但與大顛第一書石本乃云四月七日則又似實以

三月二十五日到郡也未詳其說闕之可也○洪譜又云公自京師至潮有路旁堠至藍
關示姪孫湘武關西逢配流吐蕃食曲河驛次鄧州界過南陽瀧吏題臨瀧寺至韶州寄
張使君酬張使君惠書過始興江口感懷贈元十八協律初南食貽元十八答柳柳州食
蝦蟇別趙子諸詩及宜城驛記潮州謝表祭鱷魚文請置鄉校牒賀冊尊號表是年七月
己丑羣臣上尊號大赦十月己巳準例量移改授袁州刺史召拜國子祭
酒洪譜云十五年庚子閏正月穆宗即位公以今年春到袁集中有酬張韶州端公及
韶州留別張使君二詩至袁有袁州謝上賀穆宗即位賀赦賀冊皇太后賀慶雲五表舉
韓奏自代狀滕王閣記九月召拜國子祭酒而閣記乃云十月袁州刺史者蓋命下在九
月受命在十月也有祭湘君夫人文祭文所謂復其章授者公為行軍司馬時賜金紫今

為祭酒姊復其舊也自袁趨京師有次石頭驛寄江西王中丞閣老仲舒詩至江州有寄
鄂岳李大夫程及題西林寺故蕭二郎中舊堂詩因話錄云蕭穎士子存字伯誠為金部
員外郎惡裴延齡之為人弃官歸廬山公少時嘗受金部賞知及經江州遊廬山訪金部
故居因賦此詩留百緡以拯之行次安陸有寄隨州周員外君巢上詩手康陽賢有題廣
昌館詩至襄州有醉中留別李相公詩以冬暮至京師是年有南海廟碑與孟簡書論黃
家賊事宜及典貼良人男女狀又崙夷狀請因改元大慶遣使宣諭仍擇經略使撫之又
有柳子厚及姪孫滂祭文墓誌○洪譜又云行狀云公入還祭酒有直講能說禮而陋容
學官多豪族子擯之不得共食公命吏曰召直講來與祭酒共食學官由此不敢賤直講
奏儒生為學官日使會講生徒奔走聽聞皆相喜曰韓公來為祭酒國子監不寂寞矣公

在國子有雨中寄張籍詩舉張惟素自代又請復國子監生徒狀論新注學官牒薦張籍
狀請上尊號表轉兵部侍郎洪譜云此除在長慶元年辛丑七月時有舉韋
顗自代狀李郱張徹祭文李郱鄭羣薛戎墓誌○今按方氏增收論錢重物輕狀當在此
年秋鎮州亂殺田弘正而立王廷湊詔愈宣撫
既行衆皆危之元稹言韓愈可惜穆宗亦悔
詔愈度事從宜無必入愈曰安有受君命而
滯留自顧遂疾驅入廷湊嚴兵迓之甲士陳
庭既坐廷湊曰所以紛紛者乃此士卒也愈
大聲曰天子以公為有將帥材故賜以節豈

意同賊反邪語未終士前奮曰先太師為國
擊朱滔血衣猶在此軍何負朝廷乃以為賊
乎愈曰以為爾不記先太師也若猶記之固
善且為逆與順利害不能遠引古事但以天
寶來禍福為爾等明之安祿山史思明李希
烈梁崇義朱滔朱泚吳元濟李師道有若子
若孫在乎亦有居官者乎衆曰無愈曰田公
以魏博六州歸朝廷官中書令父子受旗節
劉悟李祐皆大鎮此爾軍所共聞也衆曰弘

正刻故此軍不安愈曰然爾曹害田公又殘其家矣復何道衆乃讙曰侍郎語是廷湊恐衆心動遽麾使去因泣謂愈曰今欲廷湊何所爲愈曰神策六軍之將如牛元翼比者不少但朝廷顧大體不可棄之公久圍之何也廷湊曰卽出之愈曰若爾則無事矣會元翼亦潰圍出廷湊不追愈歸奏其語帝大悅轉吏部侍郎洪譜云長慶元年七月鎭州亂殺田弘正立王廷湊命深州刺史牛元翼節度深冀以討之十月命裴度爲鎭州四面行營都招討使元翼爲廷湊所圍（二年）

（壬寅）二月赦廷湊詔愈宣撫歸而牛元翼果出行狀云公還於上前奏與廷湊及三軍語上大悅曰卿直向伊如此道由是有意大用授吏部侍郎○今按伊先大師謂故鎭帥王武俊也○神道碑云方鎭反太原兵以輕利誘迴紇召先生禍福譬引虎豹雖血氣今所患非兵不足遽跡陳得失○今按此數語不可曉它書亦皆無之未詳何謂恐有誤也○洪譜又云是年有次壽陽驛次太原呈副使吳郎中次承天營奉酬裴司空鎭州路上酬裴司空重見寄鎭州初歸諸詩及韋侍講盛山詩序論變鹽法事宜狀二年壬寅九月轉吏部侍郎行狀云凡令吏皆不鎖聽出入或問公公曰人所以畏鬼者以其不能見也鬼如可見則人不畏矣選人不得見令史故令史勢重聽其出入故勢輕是年有鄆州谿堂詩竇司業祭文墓誌楚國夫人墓誌黃陵廟碑時宰相李逢吉惡李

紳欲逐之遂以愈爲京兆尹兼御史大夫特詔不臺參而除紳中丞紳果劾奏愈愈以詔自解其後文刺紛然宰相以臺府不協遂罷愈爲兵部侍郎而出紳江西觀察使紳見帝得留愈亦復爲吏部侍郎洪譜云（三年癸卯）六月以吏部侍郎爲京兆尹兼御史大夫勑放臺參後不得爲例十月癸巳爲兵部侍郎庚子爲吏部侍郎行狀云改京兆尹六軍將士皆不敢犯私相告曰是尚欲燒佛骨者安可忤故盜賊止遇旱米價不敢上李紳爲御史中丞械囚送府使以尹杖杖之公曰安有此使歸其囚是時紳方幸旦夕且相宰相欲去之故以臺與府不協爲請兩改其官紳旣復留公入謝上曰

卿與紳爭何事公因自辨數日復爲吏部侍郎○神道碑云復爲兵部侍郎日銓不鎖入吏選父七十母六十身七十悉與三利取才財勢路絕○今按碑失兵部一節此兵字當作吏字不鎖入吏郎謂前織吏出入事三科取才未詳其義疑銓法有此語或是有脫誤也○洪譜云公爲京兆有舉馬摠自代狀賀雨又賀太陽不虧表祭竹林神曲江祭龍文再爲兵部有舉張正甫自代狀是年有羅池廟碑送鄭權序并詩祭馬摠女挐文并李于女挐墓誌韓弘碑論孔戣致仕狀長慶四年卒年五十七贈禮部尚書諡曰文洪譜云（四年甲辰）正月敬宗即位二月有王仲舒碑四月有張徹墓誌八月有孔戣墓誌是年公沒年五十七行狀云得病滿百日假旣罷以十二月二日卒於靖安里第公屬纊語曰某伯兄德行高曉方藥食必視本草年止於四十二

其殊愚食不擇禁忌位爲侍郎年出伯兄十五歲矣如又不足於何而足且僕終於牖下
幸不至失大節以下見先人可謂榮矣明年張籍祭公詩有云去夏公請告養疾城南莊
籍時官休罷兩月同遊翔又曰共愛池上佳聯句舒遐情又曰公爲遊溪詩唱詠多慨慷
城南莊在長安城南公之別墅也池上聯句集中無之遊溪詩即南溪始泛三首是也又
曰公有曠達識生死爲一綱及當臨終晨意色亦不荒贈我珍重言傲然委衾裳其於死
生之際如此○神道碑云遺命喪葬無不如禮俗習夷狄畫寫浮圖日以七數之及拘陰
陽所謂吉凶一無污我○今按此事可見公之平生謹守禮法排斥異教自信之篤至死
不變可以爲後世法而諸不載蓋不以爲然也愈性明銳不詭隨與
人交終始不少變成就後進士往往知名經

愈指授皆稱韓門弟子愈官顯稍謝遣凡內
外親若交友無後者爲嫁遣孤女而卹其家
嫂鄭喪爲服朞以報行狀云公氣厚性通論議多大體神道碑云朝
有大獄大疑文武會同莫先發言先生援經引決考合傳記低徊正色伏其所詞墓誌云
公洞明軒闢不施戟級平居雖寢食未嘗去書怠以爲枕餐以飴口講評孜孜以磨諸生
恐不完美游以詼笑嘯歌使皆醉義忘歸嗚呼可謂樂易君子鉅人者矣碑又云內外惸
弱悲撫之一親以仁使男有官女有從不嘗於己生交於人己而我負終不計死則庇其
家均食剖資雖微弱待之如賢戚人詬笑之愈篤未嘗一食不對客閨人或盡見其面退
相指語以爲異事未嘗宿貨餘財每曰吾前日解衣質食今存有已多矣每言文

章自漢司馬相如太史公劉向揚雄後作者
不世出故愈深探本元卓然樹立成一家言
其原道原性師說等數十篇皆奧衍閎深與
孟軻揚雄相表裏而佐佑六經云至它文造
端置辭要爲不襲蹈前人者然惟愈爲之沛
然若有餘至其徒李翱李漢皇甫湜從而效
之遽不及遠甚從愈游者若孟郊張籍亦皆
自名於時墓誌云先生之作無圓無方至是歸工抉經之心執聖之權尚友作
者跋邪觝異以扶孔氏存皇之極知人罪非我計茹古涵今無有端涯渾渾灝灝不可窺

校及其酣放豪曲快字凌紙怪發鯨鏗春麗驚耀天下然而栗密窮眇章妥句適精能之
至入神出天嗚呼極矣後人無以加之矣姬氏已來一人而止矣○按知人罪非我計此
句中必有脫誤疑當云人知人罪非我所計○方氏附錄程子曰韓愈亦近世豪傑之士
如原道之言雖不能無病然自孟子以來能知此者獨愈而已其曰孟氏醇乎醇又曰荀
與揚也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若無所見安能由千載之後判其得失若是之明也又
曰退之晚年之文所見甚高不可易而讀也古之學者修德而已有德則言可不學而能
此必然之理也退之乃以學文之故日求其所未至故其所見及此其於爲學之序雖若
有所倒著然其言曰軻之死不得其傳此非有所襲於前人之語又非鑿空信口卒然而
言之是必有所見矣若無所見則其所謂以是而傳者果何事耶○今按諸賢之論唯此

二儒為能極其深賾然復考諸臨川王氏之書則其詩有曰紛紛易盡百年身舉世何人識道眞力去陳言誇末俗可憐無補費精神其為予奪乃有大不同者故嘗折其衷而論之竊謂程子之意固為得其大端而王氏之言亦自不為無理蓋韓公於道知其用之周於萬事而未知其體之具於吾之一心知其可行於天下而未知其本之當先於吾之一身也是以其言常詳於外而略於內其志常極於遠大而其行未必能謹於細微雖知文與道有內外淺深之殊而終未能審其緩急重輕之序以決取舍雖知及沒以行道濟時抑邪與正為事而或未免雜乎貪位慕祿之私此其見於文字之中信有如王氏所譏者矣但王氏雖能言此而其所謂道眞者實乃老佛之餘波正韓公所深詆則是楚雖失而齊亦未為得耳故今兼存其說而因附以狂妄管窺之一二私竊以為若以是而論之則於韓公之學所以為得失者庶幾其有分乎

贊曰唐興承五代剖分王政不綱文弊質窮蠅俚混并天下已定治荒剔蠹討究儒術以興典憲薰釀涵浸殆百餘年其後文章稍稍可述至貞元元和間愈遂以六經之文為諸儒倡障隄末流反刓以樸剗偽以眞然愈之才自視司馬遷揚雄至班固以下不論也當其所得粹然一出於正刊落陳言橫騖別驅汪洋大肆要之無牴牾聖人者其道蓋自比孟軻以荀況揚雄為未淳寧不信然至進諫陳謀排難卹孤矯拂媮末皇皇於仁義可謂篤道君子矣自晉訖隋老佛顯行聖道不斷如帶諸儒倚天下正議助為怪神愈獨喟然引聖爭四海之惑雖蒙訕笑跲而復奮始若未之信卒大顯於時昔孟軻拒楊墨去孔子才二百年愈排二家乃去千餘歲撥衰反正功與齊而力倍之所以過況雄為不少矣自愈沒其言大行學者仰之如泰山北斗云

文錄序

趙德

昌黎公聖人之徒歟其文高出與古之遺文不相上下所覆之道則堯舜禹湯文武周孔孟軻揚雄所授受服行之實也固已不雜其傳由佛及聃莊揚之言不得干其思入其文也以是光於今大於後金石燋鑠斯文燦然德行道學文庶幾乎古蓬茇中手持目覽飢食渴飲沛然滿飽顧非適諸聖賢之域而謬志於斯將所以盜其影響僻處無備得以所

遇次之爲卷私曰文録實以師氏爲請益依
歸之所云實或作實

記舊本韓文後　歐陽文忠公

予少家漢東漢東僻陋無學者吾家又貧無藏書州南有大姓李氏者其子彥輔頗好學予爲兒童時多游其家見其弊筐貯故書在壁間發而視之得唐昌黎先生文集六卷脫略顛倒無次第因乞李氏以歸讀之見其言深厚而雄博然予猶少未能究其義徒見其浩然無涯若可愛是時天下學者楊劉之作號爲時文能者取科第擅名聲以誇榮當世未嘗有道韓文者予亦方舉進士以禮部詩賦爲事年十有七試于州爲有司所黜因取所藏韓氏之文復閱之則喟然嘆曰學者當至於是而止爾因怪時人之不道而顧己亦未暇學徒時時獨念于予心以謂方從進士干祿以養親苟得祿矣當盡力于斯文以償其素志後七年舉進士及第官于洛陽而尹師魯之徒皆在遂相與作爲古文因出所藏昌黎集而補綴之求人家所有舊本而校定之其後天下學者亦漸趨於古而韓文遂行于世至于今蓋三十餘年矣學者非韓不學也可謂盛矣嗚呼道固有行於遠而止於近有忽于往而貴于今者非惟世俗好惡之使然亦其理有當然者故孔孟惶惶於一時而師法於千萬世韓氏之文沒而不見者二百年而後大施於今此又非特好惡之所上下蓋其久而愈明不可磨滅雖蔽于暫而終耀于無窮者其道當然也予之始得於韓也當其沈没弃廢之時予固知其不足以追時好而取勢利於是就而學之則予之所爲者豈所以急名譽而干勢利之用哉亦志乎久而已矣故予之仕於進不爲喜退不爲懼者蓋其志先定而所學者宜然也集本出於蜀文字刻畫頗精於今世俗本而脫繆尤多凡三十年間聞人有善本者必求而改正之其最

後卷秩不足今不復補者重增其故也予家藏書萬卷獨昌黎先生集爲舊物也嗚呼韓氏之文之道萬世所共尊天下所共傳而有也予於此本特以其舊物而尤惜之泉本云吾少居漢東年十五六時於里人李堯輔家見一弊筐弃在壁角中有故書數十冊因得韓文於其間皆脫落無次序吾略讀之愛其文辨而意深當是時學者方作時文天下之人無道韓文者予亦將舉進士以餘祿利未暇學也逮來於李氏而得之以歸補次成秩而藏之數年始及第遂官于洛而得師魯與之遊因出韓文而學之自後天下學者亦稍稍近古吾家所藏書萬卷然獨韓文最爲舊物君爲吾愛惜之可也○今按泉州本乃汪彥章所

刻此序復與諸本不同不知何據其所謂君者又不知爲何人也今姑存之以俟知者

潮州韓文公廟碑　蘇文忠公

匹夫而爲百世師一言而爲天下法是皆有以參天地之化關盛衰之運其生也有自來其逝也有所爲矣故申呂自嶽降而傳說爲列星古今所傳不可誣也孟子曰吾善養浩然之氣是氣也寓於尋常之中而塞乎天地之間卒然遇之則王公失其貴晉楚失其富良平失其智賁育失其勇儀秦失其辯是孰使之然哉其必有不依形而立不恃力而行不待生而存不隨死而亡者矣故在天爲星辰在地爲河嶽幽則爲鬼神而明則復爲人此理之常無足怪者自東漢以來道喪文弊異端並起歷唐貞觀開元之盛輔以房杜姚宋而不能救獨韓文公起布衣談笑而麾之天下靡然從公復歸于正蓋三百年於此矣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濟天下之溺忠犯人主之怒而勇奪三軍之帥此豈非參天地關盛

衰浩然而獨存者乎蓋嘗論天人之辨以謂人無所不至惟天不容僞智可以欺王公不可以欺豚魚力可以得天下不可以得匹夫匹婦之心故公之精誠能開衡山之雲而不能回憲宗之惑能馴鱷魚之暴而不能弭皇甫鎛李逢吉之謗能信於南海之民廟食百世而不能使其身一日安於朝廷之上蓋其所能者天也其所不能者人也始潮人未知學公命進士趙德爲之師自是潮之士皆篤

於文行延及齊民至于今號稱易治信乎孔子之言君子學道則愛人而小人學道則易使也潮人之事公也飲食必祭水旱疾疫凡有求必禱焉而廟在刺史公堂之後民以出入爲艱前守欲請諸朝作新廟不果元祐五年朝散郎王君滌來守是邦凡所以養士治民者一以公爲師民既悅服則出令曰願新公廟者聽民讙趨之卜地於州城南七里期年而廟成或曰公去國萬里而謫于潮不能

一歲而歸沒而有知其不眷戀于潮也審矣軾曰不然公之神在天下者如水之在地中無所往而不在也而潮人獨信之深思之至焄蒿悽愴若或見之譬如鑿井得泉而曰水專在是豈理也哉元豐七年詔封公昌黎伯故榜曰昌黎伯韓文公之廟潮人請書其事于石因爲作詩以遺之使歌以祀公其詞曰公昔騎龍白雲鄉手決雲漢分天章天孫爲織雲錦裳飄然乘風來帝旁下與濁世掃粃糠西游咸池略扶桑草木衣被昭回光追逐李杜參翱翔汗流籍湜走且僵滅沒倒景不可望作書詆佛譏君王要觀南海窺衡湘歷舜九疑弔英皇祝融先驅海若藏約束鮫鱷如驅羊鈞天無人帝悲傷謳吟下招遣巫陽犦牲雞卜羞我觴於粲荔丹與蕉黃公不少留我涕滂翩然被髮下大荒

昌黎先生集傳

世綵廖氏刻梓家塾